集部第七四册目次

含英閣詩草十卷

〔清〕鄭熙績撰

清康熙含英閣刻本

序

昔夫子論詩興觀羣怨極於事父事君夫詩三百篇皆古忠臣孝子[illegible]作也忠孝之外别無所謂興觀羣怨屺岵陟思几筵生感以至聚居獨[illegible]欷愉彿鬱皆有纏綿悱惻之意使人讀其詩想見其人蓋求忠臣必於孝子非徒鳥獸草木工吟咏已也汪郡鄭子懋嘉年少負儁才戊午秋余識其文闈中高華典則藹然純孝之言顧未嘗以詩名及罷春官遂肆力於詩歌樂府古文詞即寄予數詩屬最

乎唐人風格余竊歎懋嘉年未三十銳意詩文如此其進當無已時也乃披其全帙一吟一咏皆有纏綿悱惻之意繚繞筆墨間蓋自其大父水部公解組里居掛休園以詩文自娛尊人侍御公繼之文行籍籍朝野稱兩公既即世懋嘉孤幼所謂園亭竹樹幾鞠同茂草矣懋嘉過而傷之手加整葺與一二同志唱酬其中於是緣園之盛復倍於前日嗟乎方水部公掛休園豈僅園亭竹樹俟游觀資觴詠已哉蓋將使子孫世守之無忝先

業也使非得懋嘉爲之孫且使懋嘉不能光大而式廓之則雖園亭竹樹無恙於祖若父無與也乃懋嘉承彝其先已如此是故攀條履石畢熱輿者先人之手澤也堂楹書史覩感不勝不容已者先人之留貽也良朋佳客

唱和乎其中若者可以羣感舊懷先悲從中來若者可以怨懋嘉之詩昔懋嘉之孝思爲之他日出而事
君又豈有異理哉吾嘗登蕪城眺望蕭提竹西諸勝所謂歌樓舞榭已荒草迷離無復向時名勝而鄭氏休園獨

鬱然不改其舊盛衰興廢之數固有待人而持之者歟雖然水部父子既並祀瞽宗其名德昭然在人耳目實有不止於是者懋嘉益光大而式廓之忠孝所感較園亭竹樹當必更切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懋嘉其勉之哉

旹

康熙乙丑嘉平月上浣之吉睢州友人方象瑛渭仁氏書于金臺玉署

序

余不佞浪跡長安者凡十有餘載未敢對薦紳先生一字言及於風雅華不能言也重畏夫作者之多而言之無益也並不敢序人之詩又長夫讚之不工讚之不合擯彼騷壇名宿之怒也序詩郎以言詩也愈不敢也丙寅夏六月蓮生崔轉運公遲余廣陵建隆蘭若中有詩最之選孝廉鄭懋嘉崔之年家子也常語僕云吾友鄭晦中侍御令嗣懋嘉英年高才善詩歌兇墨揮毫字字必原本忠孝大有

關於名教焉且虛懷善下而喜聞其過可與上下乎古今非世俗之婿歟與讀可同日語也爰走一价以槖其稿鄭子即出其所藏以示讀之卒業變色而起曰思深哉迫乎其不可攀也儼乎其不可即也淵乎其不可測肅乎其不可狎也崔公知言哉夫天下詩人多矣然求其詩之有裨風化若鄭子者指不多屈今讀含英一編雖題花品月而忠君愛闗之心未嘗少弛選石看雲而懷先念祖之思未嘗少減壽山問水而表揚節義彰憧

流離之念未嘗少怠夫如是無惑乎
崔公于簿書鞅掌之中一二爲倪生
道也鄭子洵當世之名流而能世其
家學者也余用是獨與之問響尋聲
揣唐摩晉語刺刺焉不肯休也間嘗
過其園亭商確詩詞鄭子必投轄開

樽酒酣耳熱相得甚歡有狂呼大叫
不可一世之概鄭子蕭然抑然恂恂
莊莊殊不以當家自命片言隻字必
推敲底于工而後止故其日盧而學
日進海內之名公鉅卿習聞其名而
歎服焉豈特倪生之言云爾哉茲因

其集之成也爰述數言以弁之重忠
孝也存風雅也樂鄭子之不自滿假
而可與上下乎古今也若以倪生爲
阿私所好有類世俗之諛與讚也是
豈知余不敢言詩之初意哉

旹
康熙丙寅嘉平月除夕前五日松江
年家眷弟倪匡世永清氏拜手書

序

憶前丁卯與　鄭超宗李龍侯梁湛

至三公結社邗上後締影園在城南

水渚花藥分列琴書橫陳清潭秀埜

碧樹滿目余與超老絡繹東南主持

壇坫海內鴻鉅以影園爲會歸庚辰

園中黃牡丹盛開名士飛章聯句余

爲徵集其詩緘致虞山定其甲乙一

時風流相賞傳爲極奇二十餘年後

再過廣陵兵燹之後已爲寒煙茂草

矣晤超老弟水部士介公相與感慨

涕泣不能言未幾而水部公嗣君駿

中侍御成進士蜚聲于蓮山楓殿之

間經濟文章海內共仰水部公葺休

園以娛志優游泉石重與余二十年

觴咏其間固自樂也又幾何時而公

歸道山丙寅秋余年七十又六矣復

過廣陵得晤懋嘉憶懋嘉兒時侍盡

父英氣逼人今年未及壯已爲名孝

廉賦嘉州花香之殿矣暇日飲余于

休園曰某樹某丘吾先祖之所留也

丹雘如新花木蔚秀則懋嘉修葺式

廓之蓋無忝手澤而不徒事遊觀有

如此者憶懋嘉賢矣哉夫通德之里

代有傳人而懋嘉更能丕振前人之

業酒酣燈炧低徊數十年事髣髴如

前塵舊夢追溯當年歷歷在目則余

之老殘尤可歎也懋嘉日坐休園中

抒情徵事緣物托情製爲詩詞遂各
成集余受而讀之上溯騷雅下倣唐
宋兼庾鮑之長盡蘇陸之致洵足以
陶鑄古今矣而一往纏綿悱惻舉筆
而不敢忘其祖父昔人謂杜陵之詩
原本忠孝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
其懋嘉之謂歟夫古之爲詩者必有

獨至之情輪囷結轖于中而復發于
言也人不能解而巳不自喻苟徒爲
是蚓竅蠅聲儷花鬬葉也者即謂詩
可不作而作亦何以爲詩哉懋嘉老
詩可以觀矣懋嘉既負驚世之才而
不充詘于富貴聲利之途復懷先德
舊覩余如痴日以影園休園前言往

事相詢進而與之言溫溫踖踖如也
而讀其詩金春玉應佩實咀華有單
諸孱易之思無流僻么急之態經云
詩言志歌永言則他日立朝之業嬴
渢乎始基之矣余耄矣歸營菟裘吾
將老焉紙隐竹屋時諷花嶼之詩吟
含英之句追三世之話言懷兩園之

故蹟留連感嘆當復憶記乎抄六十餘
年事以志君家之盛茲先序其詩以
述余懷而未有當也　冒
康熙丁卯春分後三日七十七歲雉
皐巢民冒襄拜書於邢上之河亭

倉英閣詩草諸家選評

天下詩觀二集選評

鄧孝威曰僕最與鄭士介木部暨其兄超宗贊可弟詩言延直諸公詩酒倡酬遊處甚暱而次嚴侍御則乙未春始相見于京師後次樂賁盛音問稍稍疏闊今令嗣懋嘉孝廉挺出與都人士論詩詩皆工麗高健俊逸淸新無體不備無美不收而與僕飮酒休園賦詩爲樂追思往事荏苒已三十餘年矣僕有重葺休園詩四首貽贈懋嘉云水部投閒地重來草自劃竹松頻寫籟花鳥最開顏徑轉收群石樓高得遠山爲詩追祖德暫擬閉柴關　江山苦雨僕天氣轉增炎却向幽園步爭看碧草纖一亭圍樹正廉水到秋添鄭瑚倩方切潑杯曉共拈　淹留因月上酬和更燈挑魚氣盤林蟄鳥聲犯斗杓長宜谷口聚專精鄰園招好待霜潑後邀看萬葉觀　老樹從人賞疎籬決歲荒新除蝙蝠窟重認菊松廊潑洞蕆精舍空簾納牖香招邀眞有異三世愛清狂殆句句實錄非虛語也

天下名家詩成選評

宗梅岑曰鄭君懋嘉爲吾郡知名士其樂府古體若秀軒朗卓然自成一家且中多關係之作斷屬必傳不比風雲月露之篇徒爲目前欣賞而已其近體排律絶句風格似摩詰襄陽有碧林野屋落日氣淸贍巾獨步時聞鳥聲之致今選若干首入名家詩威全諸海内當爲有目共賞諒不以予言爲阿私所好也

斯堂詩最選評

倪永清曰予聞懋嘉孝樂聲名已久及過廣陵訂交一見如故命苹論文出詩刻贈意與甚豪絶無貴介氣及讀其倉英閣詩草㵎芳軒近詩以及北遊雜詠南旋偶刊諸刻風華掩映意旨飄揚朝野推許歷有年所其尤不可及者嘯月吟風自有一段忠摯之言溢于紙上蒋山問水别有一種寧静之氣僕其筆端他日廟堂賡筆定有可觀也因拔其尤者若干首載斯堂詩最中

百城烟水詩選評

徐矅庵曰俊老而著書蝶晨所之必訪其山川之名

勝人文之秀傑與夫園亭臺榭之幽異槩爲登眺流
連遇其詩詞之卓越可傳者爲載入百城烟水集中
以壯奚囊行色今夏過廣陵聞休園爲蕪城勝地并
聞鄭君懋嘉名籍甚因與班荆道故一見如舊相識
以七言近體見贈僕因和韻奉答云水部園亭御史
堂喬林曲巷鄭公鄉堦前好雨瓊瑶潤座上薰風錦
繡香舊德傳家名閥閱新詞賦就奏宮商不因連連
肩輿滑須共樽前坐夜長畱飲酒酣下榻休園復爲
五律紀之云舊業經新葺多君肯構功樓臺猶矗矗

竹樹亦戎戎幽洞藏天小餘花傷酒紅杖藜頻過雨
六月有涼風因爲點定花嶼草若干首莊樓詞若干
首入僕集中以見懋嘉好客畱賓與僕賡倡之槩爲
不可忘也

國朝名家詩待選評

王仔園曰吾友鄭子懋嘉水部士介公之文孫侍御
聯中公之令子也士介夫生解組歸里創休園以詩
文自娛課令嗣聯中公成進士爲名御史兩公皆以
文行高天下後兩公相繼即世時懋嘉孤幼園亭竹
樹幾鞠爲茂草懋嘉成名夜手加整葺更從而恢擴
之同人嘆其孝思能繼前人之志余爲論次其詩若
干首以休園三友圖及讀侍御諫草二篇冠冕其集
端正以見懋嘉光大式廓之功爲不可及也其他一
吟一咏皆溫厚和平纏綿悱惻時有憂時構俗之意
溢于言外非賦性忠孝以天下爲己任者不能余故
樂爲之表彰焉

天下詩觀三集選評

鄧孝威曰友章聲氣固有淵源鄭氏自趙宗職方士

介水部兩公爲邗江風雅領袖至今談影園黃牡丹
故事輒爲流連神往今懋嘉以英手妙才承其後好
尚風雅所交多舊德名流作爲詩歌詞賦勝雅英特
傑出一時較昔時諸作夏覺與年俱進其發聲王謝
奚疑以語師六太史定不河漢予言也

含英閣詩草總目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棐訂

花嶼草　總目　含英閣

孟門行

塘上行

燕歌行

枯魚過河泣

夢遊滄海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

花嶼草　卷一目錄　含英閣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棠評

樂府

擬述帝德

欽惟我皇允文允武肅乂哲謀敬天憲祖肇舉府廷南邦式舞雲漢天章播及下土

昭代豐功偉烈駕軼古今揚扢休明正須此等燕許手筆

擬述諸軍用命

張皇六師震震闐闐風雲斯集如山如獄自東自西自北自南兵不血刃奏凱而還

兵重番皇出風入雅頌有古人朱鷺鐃歌之遺

擬述天下太平

不自九州遠至無外海波不揚功侔覆載文明於昭道德尊貴德萬斯年子孫永賴

極得頌歎之體裁之情唐凱歌集中幾不復辨

聖人出

聖人出天地開文明於鑠雲漢昭回生其府者如登

春臺熙熙、皡皡何知、咸懷貴賤、不羅貧富、無術出作人、息莫往莫來、帝力何有于我、帝力何有于我哉

想見不識不知擊壤而歌之、樂令我神遊于中天盛世、

君馬黃

君馬黃色、維央臣馬、蒼來東方、兩馬相逐、剩驟貞云誰、騑云誰艮區之、別之、豈不賴孫陽區之別之賴孫陽吁、嗟乎櫪下、伏驥空彷徨、

古人云得一知巳死且不恨又云士爲知巳者死可見知巳自古爲難無或乎伏驥多而孫陽少也

上之回

上之回千萬來、車彭彭、音震震、旗蔽、空天爲塡、殺蚩、尤戰百勝、落櫬、猶含、春應泰岱、封肅觀聽、天下平四海定、

眞雅勁拔如巖如鉻

艾如張

瞻前顧後、動中殺機、生面黃雀、離羣奮飛、以求口實而、忘其危、甫有溟海、是爲天池、鵬怒飛來、莫辨高卑飲、食衎衎以遨、以嬉所、居者廣、與世相懸、不見鳳凰有時、來儀下民、其贍親炙其輝、苟無輕出何險弗夷、

潛身養晦方爲威鳳祥麟彼貿昧輕出者安蹈機阱而不知傷也此詩可爲墨戒

巫山高

巫山高高極天、西障白日、雲雷衝、大江東流、一縷烟、自下望之、欲上不得、精魂懸室家、何處淮南淮北荒田、團從軍到、此伊誰儔、忠孝自命、羅肯捐舍、生報國讎、其巔巫山高高極天、

見危授命殺身成仁何代無忠臣烈士但一腔熱血不肯爲不知我者輕還耳細玩此詩甚有寓意

將進酒

吹龍笛、擊鼉鼓、白雪、歌迴風舞、鳳爲炙、麟爲脯、酒如

池、飲如牯、夜以繼日、莫予阻、萬歲千秋不可數、愛君忠君有艮輔、惼惼規箴此狂瞽、沉酒麴蘖、不敢言、無怠無荒足千古

如讀一篇酒誥令杜康劉伶輩緘口卷舌不敢復言

有所思

有所思不在岩之阿、有所思不在水之涯、山高流長淺且阻、相思有夢寄烟霞、我所思兮在皇古、許由洗耳遺巢父高、極高兮淺、極淺皐陶稷契何容數

渥渥洋洋超然塵壒之外士君子生逢盛世固不必作絕人逃世之思然何可無此見趾

白鼻騧

男兒不得志磊落寄行藏置酒賓高會歌舞邯鄲倡
怒馬寶雕鞍驅馳周道旁一言吐肝胆千金立解裝
文君當壚旁窕窕容輝煌相從日夜醉醉卧酒家床
門外馬驕嘶春風花柳香

詞氣英偉眞會高逸令我想朱家郭解一流人

折楊柳

楊柳垂千尺春風盡日吹一枝不忍折留取宿黃鸝
不愛黃鸝宿偏愛黃鸝鳴枝上黃鸝鳴驚予夢不成

句句眞打起黃鶯一絕紹宗落想更高人一層

琅琊王

琅琊復琅琊大道連狹斜朱門車馬衙自古羨豪華

前題

豪華有時盛豪華有時歇不見琅琊王浩歌空對月

前題

對月徧徘徊悲歌哀且思不知今夜月還識昔年時

盛衰興廢之感今古同然令人覽之不忍卒讀

紫騮馬

拂鞍紅淚落流道紫騮嘶非關戀芳草似惜錦障泥

前題

回首望朱樓遥見紅粧影馬上與樓頭目窮心愈緊

情景悠然耐人尋味不盡

隴頭流水

隴頭流水嗚咽潺湲自東自西一去無還

前題

隴頭流水流無盡時載將愁去徧滿天涯

前題

隴頭流水共流湯湯我思古人何日能忘

一江春水向東流流不盡許多愁我欲長吟此二句閣筆水濱

焦尾詞

君恩敢忘友義最重士當困阨負才莫用赤驥犁牛
百鷙一鳳險阻顛危視天夢夢忽其知之相與薦之
既維薦之又能羨之展如之人實獲我心闢辟相感
是謂知音

士伸于知己而詘于不知己千古同一慨嘆嗟乎不遇中郎故埋没于爨下者獨一焦尾耶

紈扇詞

四時相代謝炎涼感情懷不有新者來安得往者故新者良可樂故者忽可惡不念及是時亦曾蒙眷顧

堪與婕妤怨團扇歌並讀令人感慨係之

君子行

竹不擇地生竹生地自良動節中含虛擁映君子堂
君子有旨酒鼓瑟吹笙簧亦曁同心友相期示周行
衣裼懷明珠將以奉君王願從借一言照乘增輝煌
三徑多蓬蒿芝蘭產其旁何當一採擷終焉不改眷

擧蘭擷蕙全體芬芳君子比德于玉作者殆自爲寫照耶

陌上桑

青青陌上桑枝葉相扶疏雨露長容輝窈窕當城隅
採桑誰氏子髣髴秦羅敷翠袖垂不勝金刀轉踟躕
邂逅彼姝子白馬鞭珊瑚羞聞桑間詩不忍立斯須
漢水廣且深錯薪刈其蔞何以寄情懷盤老絲縈紆

說得大義凜然覺此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之語更爲嚴肅正大

箜篌引

樂亦不可極憤亦不可深樂極淫其志憤極傷其心
鮑焦蹈海死汨羅屈原沉胥日殉忠義千古存其眞何來一狂炎被髮入河津妻戲不及止倏忽無斯人
斯人亦已矣空畱絃上音

嘈嘈怪事急當以此中正之論救之

雞鳴歌

雞鳴夜未央風雨聲蕭蕭獨處念良朋所難道路遙
路遙亦有極芳年不再來今日桃李花明旦陌上埃
安得及盛時爲樂相徘徊燕昵想嘯音永夜常苦短
燈燦酒猶在同夢曉風斷今夜復何長雞鳴夜未央

來日苦少去日苦多古人秉燭夜遊亦同此意茲篇中多名言非泛作靡明風雨聞聲起舞可比

昭君怨

人生若朝露顏色如斜陽與其幽閉死毋寧絕塞行
漢家天子貴宮壺充姬姜威信示遠人何惜一王嫱
我生命不猶涕泣徒悲傷行行辭漢月望望星河長
所感明主恩畫工正典章殺不償愚痛知君恨未央
哀哀意轉平臨風再舉觴燕燕冢王孫蕭木炎嘗涼
飛仙留不住花貌倏摧殘朽骨知何處何如青冢芳

明妃絕塞之行千古傷心恨事君子讀書至此未有不嘆惜歔欷潸然流涕者此作偏云與其幽閉死毋寧絕塞行朽骨知何處何如青冢芳令讀者發泄爲笑作詩須發得自家議論出乃佳若徒

習見相誇香塵費須千篇一律有何出人頭地處化腐臭為神奇乃善于翻案者

別離曲

落花辭故枝落葉謝高柯東西南北風吹之當奈何
少壯貪功名一劍辭雙鬟僕僕朝出門暮宿古黃河
有夢向邊塞無夢返其家紅顏在閨闈不語對疊花
思維別離景悽痛傷客華淚濆不能流擬轉成吞嗟
淒淒重淒淒孤月天之涯

黃前八句令人慷慨悲歌至後十句不覺哀其欲絕矣

大隄曲

大隄有遊女結袂顏如玉春風吹羅裳窈窕步遷遷
幽香入我懷挹之動盈掬豈不成情愫禮義信孔篤
陋彼溱洧風淫靡成薄俗江漢廣且深烟波時極目

一洗鄭衛之音想見端人正士

採蓮曲

江南好採蓮淺水蕩輕舟小妹坐船尾阿姊坐船頭
舒手採芳華避人還獨羞採蓮莫採葉葉上淚珠流
採蓮莫採子子中苦心抽採蓮莫採根根內絲綢繆
願得並頭蓮採之貯床頭魂夢相流連我思正悠悠

詞調雅瑟風致翩躚是真唐人樂府之遺

江南曲

南浦生芙蓉蓮塘十里紅夾岸多楊柳飄蕩隨春風
越女尋香至蘭槳漾波中貪看鴛鴦成對對不顧輕
舠流向東

才情新麗筆致飛揚絕無俗態發其毫端

梁父吟

呂牙釣渭濱伊尹耕莘野商周一布衣何以操天下
惟其濟功名乃至超用舍臥龍不終潛毋乃非聖者

頗有出師表肝膈一抒寫悲哉漢祚移痛哭憂民社

識議高超可與尚論千古當與杜少陵丞相祠堂詩並傳

遊子吟

垂白倚門閭遊子千萬里努力事功名不念我老矣
嚙指未回車碌碌紅塵裏願藉天邊鴻尺書寄吾子
豈望身便歸但望行且止行止猶有方行行曷其已

至性之言讀之令人酸鼻古人云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正謂此也今之汲汲于仕進碌碌于行道者何可不讀此詩

節婦吟

鴛鴦亦有匹鴻鴈亦有雙妾身事君子大義誠昭彰
栝栢摧風雷天地為慘傷恩勤一朝絕孤雛還何將
不念君之子久矣侍君傍
撫孤死節原有兩義此程嬰所為告難于公孫之一死也茲見淹留貫為撫孤匪徒偷生人世而已

青青水中蒲

青青水中蒲白石擁其根根淺得所托聊以悅王孫

前題

青青水中蒲根淺節復柴顏色敢自愛聊以奉君子

前題

青青水中蒲下有雙背鮮欲風藻荇交聊以樂天真
每首各具一意如芸閣藏悤位置都雅步步引人入勝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明月慘不輝豈繫無清宵淚坐垂簾幃

前題

自君之出矣淒風晝夜寒豈繫無陽和空床衾枕單

前題

自君之出矣魂未與君離夜夜魂夢中拐子說相思

前題

自君之出矣總未與君隔一日十二時子裏共魂魄
詞采遒麗風韻悽朔離情別緒讀之令人酸楚

昭陽曲

鏡裏蛾眉似舊時分明窈窕妬花枝如何輦路生青草雨露恩波別有私
入宮見妬猶夫入朝見嫉此能怨而不傷詩句清新婉轉可思

塞下曲

白草連天沙積荒寒星幾點月如霜十年征戍三更夢不聽長離也斷腸 悉前一名長離

聲調凄而壯如聽峽猿三兩聲

踏歌詞

金屋粧成不耐春女奴邀伴向東鄰那朝鬥草輸金釧覓得奇花一朵新

前題

姊妹相將踏艷陽艷陽天氣日初長怪他蜂蝶花間繞不解傷春直恁狂
詞采秀逸宛如少女樓頭望殘月下

孟門行

吾聞孟門之山能推車前既推車後復驅又聞孟津之水能覆舟前既覆舟後復游名利敺人盡如此誰爲静者能反求反求在我亦易足食可供魚居種竹文章得失寸心知釣譽沽名徒碌碌君不見世情之險險于山太行孟門何足言

見道之言知矣之語我欲書一通置之座右

塘上行

塘上草生春萋萋塘下菰蒲出水齊荇葉田田平山絲女兒浣沙若耶溪青雲與作頭上髻碧雲與作身上襦紅雲與作腰下裳白雲與作佩上琚借問女兒年幾何十七未足十五餘下里沉埋千古艷一朝流落到姑蘇黄金爲屋玉爲牀珊瑚帳裏鬱金香三千粉黛俱短氣蛾眉嬋娟爛燁煌四座勿喧聽我吟此吟不哀能傷心蘭閨多少如花貌月冷烟寒何處尋

學既該博詞亦風華寄托遥深讀之令人悽惻

燕歌行 凡七解

今夕何夕登君堂椒馨酒消銀燭煌美人起舞飄羅裳纖歌婉轉調宫商笙簫嚶嚶鳴鳳凰朱絃洞越聲曼長風淸露白月中央夜静芙蓉發艷香醉酒飽德思無疆再拜祝君壽而康樂不可極情難量請歌騶虞追陶唐遺風于秋被八荒願言到處勤農桑歲歲登堂稱兕觥

氣象弘敞音節鏗鏘書之龍跳天門鳳鳴阿闕迥非耳目近觀

枯魚過河泣

擇地而蹈不可處擇人而交不可與禍福倚伏終茲茫海天空曠誰爲主君子立身有典則寒暑陰陽不能賊惟無死法生自寬順受乾坤刑與德君不見枯魚過河泣淚潸悔不潛身入

古人云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此關歷既深之言今觀此詩首二句吾請以書諸紳

夢遊滄海歌

茫茫莫辨天與地遠際微明浮積氣十洲幾點蒼烟凝愁浪騰空如鼎沸冷然御風將翱翔天吳馮龍相徜徉西極崦嵫東扶桑日月兩丸襟帶旁琛宫貝闕萬寶藏璀璨炳燿呈文章目酣意飽不可名一息千古道心生綿想莊周蝴蝶夢栩栩蘧蘧誰是真

其夾寥蕩曲折逼人纔見何等高超胸襟何等空闊迥非經生拘墟之識似此說夢大是解人

東飛伯勞西飛燕

東飛伯勞西飛燕云誰之思不可見洞庭秋水渺無涯千里陣雲齊帶厲厲來燕去愁茫茫閱歷關山道路長妻在湘南君塞北相思有夢亦荒唐秋且盡春復歸伯勞飛燕還相依天涯處處生芳草不信王孫眼獨迷

逸情高致一擬樂府便自凛後來集由其筆妙

含英閣詩草卷二目錄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蕭子棐評

四言古

擬勵志三首

假余小子幼稱孤孽愛護長識形早影孑操心至危
慮患殊切知命樂天閉門守拙夜半尹唔其聲嗚咽
衣德緒聞何年罔缺

前題

小子何知敢期顯揚父兮早逝母稱未亾先型既遠
大業云荒躬承基緒黽勉蒸嘗經營拮据夙夜不遑
時廑祖訓永矢弗諼

前題

昊天惻予書香積闕安國豈經克承先志戮意九秋
家聲弗墜三試南宮壯懷未遂鶴趾棲籠馬悲伏櫪
言淺情深能無長喟

言簡意永罔非仁孝之思洋溢成章想其胸
中肇底曾無一字來令予許斯真詩之上品

懷古

尚懷古人襟期浩蕩其守至堅其施彌廣余影無儔
俯仰無作泌可枕流清可濯鶴可登廊廟可居丘壑
悠悠我思從遊願學

所懷如此其有古人不見今人之恨吾知後之視今不啻今之視昔也

懷隱

尚懷高士十畝閒閒簪冠野服追適田間溪泉滴瀝
鳴如佩環遠峯横翠薜若螺鬟翔泅從之覩面殊慳
可望難即仰止高山

兼葭之詩妙在恍惚影響懷隱之詩妙在委曲顯明彼以神行此以意遇也

懷師

我所北面古之君子不慕浮名不希膴仕研究諸經
貶漁列史文做先秦詩追正始変擬登龍人爭御李
緬想遺風高山流水

落落數言師之品行文章俱出非親炙之而能若是乎

懷友

我有良朋天懷曠達不貴鼎鐘不嫌衣褐守不能奪
志不能奪念彼不交豈堪寥濶寤寐思之如饑如渴
豈無他人遐哉超脫

伊何人哉我欲賦杕杜以招之歌凰來而愛之矣

擇友

慨彼交誼朝盟夕寒乘車戴笠陌路相看我今投分
交必期端傾心握手瀝胆披肝逢危不避舍死無難
似茲道義可結金蘭

惟擇友者能交友懸老見也如此古道所以為君留也

贈別

金門送客小艇浮川飄然拂袖翹若登仙山桃帶雨
驛柳含烟五湖泛宅一棹安眠鳥棲淺樹雁返窮邊

餐松茹栢可以長年

別肯不作褻眎語作括淡語人與詩俱高情與境俱遠矣

休園自題三首

宅後荒園先人菟裘歸田解組杖履優遊知足知止
不伎不求高臺眺遠水閣盟鷗池迎邢水地近玉勾
園名自署心追日休

前題

愚公之谷隱者之居門屏棟客架列藏書心無榮辱
口絕臧否蒔松種菊聽鳥觀魚山林經濟城市樵漁

只空詩酒不稱幽居

前題

蕭然小築欲擬于眞依山結宇傍水垂綸岩邊對局
花下留賓淵明載酒公瑾攜醇琴逸叔夜棋彷陳遵
雖非綠野可遠紅塵

疎疎落落冷冷陰陰不知是休園詩是輞川畫首交戀老而遊休園者未此神怡未入休園而讀戀老者讀此神往

春日園居

條風應律草木知逆疎枝影動冷蕋香清李桃競秀
榆柳敷榮耕催布穀歌囀鶬鶊但尋眞樂不逐浮名

書齋春滿彷彿蓬瀛

偏能於尋常景物寫得天眞爛漫故知目前妙境不少但未許粗心浮氣人攬取耳

夏日園居

攤書北牖踞坐匡牀芳蘭吐穎高柳成行千章樾蔭
數畝蓮塘魚遊密荇蟬噪幽篁胸無俗擾人在清涼
科頭跣足泉石徜徉

高卧北窗傲然羲皇上人境地自足千古都被胸無俗擾人在清涼八字勘破眞乃見道之言

秋日園居

碧天如洗爽氣横秋山凌草積雲到嵐浮晚烟淡遠
夕照清幽霞明西苑月映南樓風思懷葛淵慕巢由
焚香開卷于世何求

胸有萬卷書筆無一點塵方能作此等詩筆有一點塵胸無萬卷書卽不許讀此等詩請質諸作者

冬日園居

寒林蕭瑟靜掩柴關偕緣悉遠塵念俱删竹風一陣
梅月半彎冰凝池水雪疊遠山詞宗屈宋史尚馬班
何以破寂特此閒頒

四時惟冬最靜此種靜理淺躁者不能領取須讀書養氣者游泳而出之

含英閣詩草卷三目錄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棐評

五言古

蜀岡晚望 廣陵詩會題

散步出城阜披襟過林麓夕陽偏山阿青靄堪娛目
進遲陟崇岡綿延勢如伏巴江地脈通蜀嶺天險逐
北望海門潮南瞻風步舳萬木蔽明霞千巖落飛瀑
芳草綠萋萋野花紅簇簇含哺處老農擊壤歌童牧
戶戶急新畬村村聞酒熟來茲幸有秋慎勿厭饘粥

慈禧之色溢於行墨可謂詩中有畫結語慶幸中有儆警侈靡忍大得風人之旨

文選樓拜梁太子像 廣陵詩會題

廣陵多舊刹森列環如堵城北有高樓輝煌奎壁聚
創與自蕭梁英奐增廊廡帝胄雅崇儒丹鉛薄圭組
刪定萃菁英文苑傳規矩王業久成灰芳躅式茲土
我來瞻遺像昂首爲君俯憑弔讀書臺風流冀千古

說到王業成灰方見文章爲不朽盛事憑弔情深詞非泛設

壓休園三友圖追憶先大父 有序

先大父方言法行不集與世浮沉惟日優游
園林以老書賦詩爲事所繪休園三友圖身
倚靈壁石手扶黃山杖案列大理石屏以是
稱三友焉不幸先大父捐館後繼述多難每
一披圖不勝悲悼庚申七月七日値郝家壢
厦之期復懸此圖於堂音容難再想像徒存
拭淚寫懷不自計其詞之工拙也

憶昔余祖存追隨欣繞膝質疑趨庭前課業開書帙
勵學朂余勤持身嚴若律繁華戒勿攖交友蹇遊佚

祖訓日諄諄欽茲如穀率忽驚泰山崩小子承纘述
親族反相推煢煢莫我恤傷哉孤孽身伏處悲蕭瑟
誦讀越三更伊唔惟一室昊蒼不我遺羈薦慚鴻筆
余祖逝七年居諸去何疾披圖瞻拜展遺像猶貞吉
彷彿親儀容聲音不可詰命名友居三石杖屏各一
靈壁何鏗然金聲兼玉質九嶠黃山材森立辭斧鑕
更有天然屏水落而石出月小與山高蘚鬢賦其實
精靈聚一圖世寶眞無匹但願子孫賢綿綿傷勿失
敘述存亡否泰之際字字淚痕披拂遺圖叮嚀世守纘綿仁孝之言其入人者深矣

讀先大人諫草 有序

先大人入臺六月疏凡十上以趣 朝月寒
卒於官所遺諫草大史黃忍菴年伯序而梓
之迄今披讀之餘淚濕紙上漫述數言以寫
余哀焉

我生何不辰少小卽廬墓稚孫失先慈終身悲孺慕
吾父早立朝誦習鄙章句入讀中秘書出像當世務
今上首臨軒臺班欽簡諉兩朝荷 主知抗疏無
回護報國在親賢安民先去蠹直糾如派私閭里除

首賦額値廣掄材士林氣爲吐権關淸吏胥商賈群
爭渡薦舉別有無激揚澄仕路謐贓請爲寬暮夜絕
貽賂鳳米願從捐兵民息輓輸音戍非刑有宛民蠹革
沾雨露折獄辨無辜哀矜釋疑誤京畿多刁頑巡視
嚴誣訴游手墮豪強斂跡皆惶怖莅任六月餘群黎
爭歡呼音互淋漓媲宣公愷切同賈傅四海想仁風八
方祈甘澍豈知未踰年蘭蕙天不祚穗帳返維揚士
民羣致賻頂香奉主行 文廟賢祠祔三代直道遙
於今復重遇嗟余扶櫬歸涕淚傾如注轉盼十五秋

隙駒不可駐先型雖邈然舊業朔無數音度諫草餘燼
編蠹懷猶若昭蘭臺百尺高柏府千尋樹後裔嗣前
徽將無失故步
侍御立朝建白諸疏士農工賈無一不戴其德迄今俎豆屢屢鄉人猶稱頌弗衰懸老此作可謂洋而有體約而能該者矣

賦得今日良宴會

明良際一時守拙依川谷戢翼從所遭匪云疑箕濮
柴門野蔓封幽函蠲其獨有友聯翩來就我避旻鴉
林鳥正交交庭松方謖謖石上流淙淙水中月漉漉

金樽倒不窮晝夜皆堪卜列坐雜叙戀清音進絲竹
風雅墜有年於今方得復吾揚盛華筵酒會徒徵逐
不爲篤坐宣即爲禮法役宴會此爲良高談盡詞伯
冠蓋宣閤中有此雅集自是廣陵佳話詩亦瀟洒出塵與題相副

題友人風木永思圖

元廬閣廣夜白日歸虞淵哀哀者誰子欷假呼旻天
自陳生彌月吾父即棄捐鞠育以有成實惟母氏賢
和熊賛夜讀斷機儆朝惰劬勞未少報何勿駐華年
傷心對書史血盡蓼莪篇鮮民何用生怙恃兩無全

所以嬰早白未解人世歡應機繫永思偏乞詞人言
詞人善爲悲吾懷報爾宜表墓與旌閭不如文字傳
余方愧无年亦共金石前五十慕不衰大孝心所憐
哀音悽惻令人發卷不忍竟讀昔人謂讀陳情表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吾于斯作亦云

善慶禪林叢蓋茂和尚說法

披榛入古林窅窕如名嶽空香何處生法雨此中渥
吾師升雲堂文衆演妙樂一唱振羣迷再疏開衆覺
縱鳥適飛翔遊魚嬉漲滑恐怖出三途歡欣離五濁
伊蒲薦紛紛天花來遝遝音莫遝也滅食給諸僧分財導

來學嗟余久塵氛至此心如濯
選佛場中寫得機趣洋溢令人生無量歡喜非有夙慧者不能

題喬松圖贈閔象南受生

緬懷上古人書疑傳過實偏交當世士蘇苦文勝質
童時聞閔翁聲名甚洋溢何意當吾世猶有曩哲出
余祖水部公與翁爲膠漆縷縷表公行事事爲予述
春風徧江淮善行歷星日安喬如翁者高位爲表帥
凶歲不足憂貪夫亦受律天不佑吾民使翁終遺逝
表彰莫能窮稱頌多仁術吾聞鶴髮翁幽居而貞吉

善寫千年松亭亭如舉群請舉以似翁幣贄同雲房

稱頌從世好中寫出自是言之非諛流俗有此翁可謂舒舒俊俊者矣

贈吳道行先生

峨峨天台松千里起霞霧其中有真人輝映若華玉
手把淨名經心理無絃曲豈乏經世才守道自潤篤
田文手焚券不待馮驩告流俗棄嬰孩哀視若子孳
日為鑄金錢乳哺隨所欲奔馳不辭煩勞怨豈辭居
貞行啟後人法言鎮流俗令子珪璋群起庭受矜束
騤騤出天閑驅馳良驥足吾揚須隱君追思有芳躅

天章賁紫泥善士知所勗

維揚連年旱潦饑饉游瘵賴二三賢豪共倡賑貧育嬰諸義舉每歲所活甚夥篇中詳述盛行允堪風世

鳳凰篇贈魯桐門近齋昆玉

暘谷有丹穴鳳凰偕來儀朝飲沆瀣氣暮棲琅玕枝
九苞襲金錯千里攬德輝翱翔玉除側舉翮遊天池
飛鳴先後間南北相唱隨會風聯雲路聲名兢真齊

妍秀朗潔如披鶴氅行雪中

送友人之豫章

芙蓉泣曉露送君臨古渡揮淚掛後帆徘徊復回顧
非無鴻鴈來尺帛情難訴相知貴以心悠悠何足慕
歲月老容顏霜風促吳斑九谷恣探賞五峯窮躋攀

九疊谷五老峯皆豫章名勝地

莫負樽前約扁舟道故山應有新詩
千百首期君草關互相勸

交情別緒寫得懇摯非泛常臨贈之作

秋日壽友人雙壽

露華湛高空秋山濯新翠井梧動涼飈瓜宴敷人事
梁孟再齊眉懿德表天瑞瓊蕊方仙姿蘭蕙同臭味

雨雨芳馨標清峙珠湖涘膝下有英雛瑚璉看主器
承歡盡色養家修兆登仕嶽祝期無涯德門俟旌異

壽詩難得如此雅潔

述懷

僕本素心人不解逢時策嚴寒事遠征雨雪悲行役
曠覽長安道驅車如絡繹翩翩多少年曳裾王侯宅
自慚拙言詞杜門研摹籍好學慕徒工所獻空樓斥
敢擬蘇季裘刖同卞和璧徒濺愛日情莫展謝天闕
歸乏軒冕榮林泉聊自適長吟忘庸俗坐臥標百尺

好友樂班荆與居惟三益相規毋自欺相勉毋自畫
有志事竟成終不爲彼易但願惜分陰銘華休泯滅

不抗不卑却寫得品行卓卓出其步趨聖賢動
中規矩所以言之親切有味不以造溫爲工

題卓火傳先生傳經堂

余聞苕霅間篤生多奇士廖賡賴人傳匪獨藉山水
中有卓氏祠俎豆三君子祀與溯淵源遜國忠貞始
爰府早建言南昌請封彼堪嗟國步移抗節金陵市
後裔遯于荒薄視青與紫名儒相繼與獵徒繙書史
考訂惟六經百家皆櫛批四世有文孫詞壇執牛耳

聳巘振西陵八代文章起朝野願識荆賓朋爭御李
今嗣余石交蘭譜舉相倚示余米雪文清言更如綺
五世接薪傳近今洵莫比獲獻未可方謨遐差足擬
賢母嗣徽音節孝旌珂里徵言遍四方孝思真無已
未獲登公堂溯洄徒佇止何年鼓櫂遊瞻拜願爲紀

音語質實今讀者生敬信心
如此手筆直爲一代史才

丙寅之秋蝗不爲災賦此志喜

我行自田間飛蝗驚徧野南畝將集場汝來何爲遽
且聞邑侯賢汝當退三舍咨嗟問土人暫憩茅簷下
父老笑語旋告君且竊者蝗初甚不仁食稻多盡把
昊天爲斯民忽降嚴霜打近復接秋霖尸積積驗臊
處處慶西成村村賽神社戶戶雖倉箱人人舉杯斝
聖人御萬邦雖蝗災亦假我聞亦暢然揮毫樂抒
寫

惟其留心民瘼故願目禁懷寫得可歌可泣此
風人之微旨未詞喜之好音可爲知者道耳

嚴霜行

秋霜司肅殺百草盡爲薪上天專愛育復折豈不仁
水落始石出百日存其真歲寒能自立松柏與青筠

苞根不鋤去黍稷何由陳寒暑惟代謝氣象乃能新
即如今夏旱四野積飛蝗各欲充其腹爭抱田間蝗
遺徒更繁衍滋蔓盡爲殃昊天恤農人恐其勢將猖
白露凝然結連夕降嚴霜詰朝視畎畝蝗尸委道旁
婦子祠田祖穎粟仍無傷不有茲凜冽豈復登倉箱
譬之王者起賞罰貴持平小刑施獲朴大刑用甲兵
凶殘須殄絕良善乃安貞似此嚴霜雖肅殺可助帝
德之好生

是極大議論似從蘇
子厲法禁篇化來

含英閣詩草卷四目錄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棗評

七言古

喜吳菌次年伯雨過休園

梅子黃時雨不惡佇看新漲平池閣菰蒲淺處樂潛魚楊柳陰中慵舞鶴荒園寂寂車馬稀吳興太守不忘微衝泥却蓋穿窮巷淋漓岸幘排荊扉磊落高懷傲逸興劇爭烹葵情自勝濃陰好待晚晴看瀾熳朱霞逗蘿徑歌咏棲鳥盡歸來高談雄辨奔風雷行行且止感君意殷勤頻覆掌中杯

著紙蒼翠欲滴定然一幅輞川雨景

天都雲歌題家千里畫

吾聞黃山不與五嶽齊巋然特立仙真棲三十六峰衍枝蔓四千餘仞窮攀躋存丘丹竈老猿守處士白鸞瑤草迷中有最高處是名天都峰下瞰列群巘縈繞雲重重攢露碧螺髻毛髮皆虬松有時日落雲奔上歷樓閣處罡風蕩潟潟滾滾秋湖生費眖盡沒爲

平壤前後遊人千百言擬議追摹皆鹵莽吾家實文
之後千里翁筆精墨妙山靈通移榻十年不肯出朝
烟暮靄盡形容哲士乘箕何太早表章名勝殊未了
得此藻繪懸壁間坐臥身如在縹緲此中何處翁舊
居神明之舍傳鼎湖我欲從之問靈皋冥接日日披
此圖

氣格蒼老摹寫盡致高與千里畫並屬家珍傳之不朽

梅花嶺醉歌 廣陵詩會題

陽和乍轉試東風出郭平山在望中夾岸垂得猶繫

馬高臺誰解憶吳公一天水荇傳名勝三月烟花堪
寄與 嶺係明太守吳公秀所築環嶺樹梅臺榭極盛今皆毀舊傳其聯云小艇漫移芳霽來一天水荇重門淡鎖不住三月烟花 闕大業誰官今已非竹西亭榭埋荒
徑松陰侯處鳥嚶鳴紅杏初妍梅蹟生嶺上歲梅餘
素彩古槐堤畔聽新鶯漁舟歷落依河渚遠眺徐行
過別墅永日攜樽桃李。園勝遊雅集偕同侶曉殤亂
遠蜀岡前返棹虹橋誰管絃夕照空林縈紫綠狂歌
真惜醉青蓮

風景情緒信手拈來備極一唱三嘆之致非泥酣千古歌行者不能臻此妙境

蕪城行 廣陵詩會題

崔巍雉堞枕平原車挂轊兮人駕肩強藩自漢稱雄
富 蕪城係吳王濞書都 鹽市蓮雲鼓樂喧崇墉朱甍如朝霽渙
葵依井榛橫路歌臺舞榭盡荒穢晉馬魚魚誰復護
隋家天子幸江都錦纜遙牽冰雪窮紗渺離宮三十
六花堤都陌望模糊繁華極盛罹兵革瓜剖豆分爭
若奕幾代承平復亂誰廣陵風景全非昔迷樽螢苑
盡沉蓮不見玉簫歌舞人廿四橋邊惟牧馬竹西亭
畔可樵薪 興朝休養三十載服庶紛摹增百倍奧

地羅紈爛若霞徹夜笙歌沸如海朱門粉黛耀明璫
綺席蛾眉列幾行異味克庖窮水陸萬錢一舍祇尋
常城中暴殄娛宵旦誰惜窮鄉罹水旱年來轉徙已
紛紛千村一望炊烟斷更有天災疫窮生鵠衣菜色
多猙獰繪圖有意無由達需毫漫賦蕪城行

他人作此題止鋪張最底繁華耳此獨歷數盛衰關心水旱寫蒿目撫膺之言知作者隱憂非淺

七夕詞仝高小郁鮑孟次簫書思吳侶張家叔
有章建遠賦

迢遞銀潢分天碧烏鵲橋成傳此夕沉李浮瓜列綺

羅蘗城兒女群歡傳紛紛語笑上針樓畫說今宵會
女牛邂逅相逢鵲漏促顧將河水永更籌隻星燦顧
男州渚終歲勤劬今罷杼天上佳期亦復然人間何
怪多愁楚靈辰難覲敵芳筵私語無人祝比肩暮暮
朝朝願舒合兩情長久似星懸曉鐘初動趣雕輦淚
灑橋頭雨若泫鸞鶴爭歸送別離彩雲未散同舒卷
纖軿錦幄集仙英暗渡何曾風浪生寄語世人休乞
巧由來愚拙也公卿

風華旖旋中時發警世語豈僅以駢麗為工

夏日休園對雨集字 有序

先大父雅嘗詩詞自製牙牌籌籤內二千二
百字色異朱藍韻分平仄每當園居之暇借
友分韻集字以代世俗牛譚之戲積每趣庭
多以此為恒課庚申季夏下榷休園時值
有章家叔祖過訪忽遇風雨留飲小齋偶出
詩牌漫集七言古畫一首載觴斯見之請固
知貽笑於大方也

長夏炎病氣鬱蒸雨來逢暑清涼宇漸闊天際懸虹

雷烟霧漫漫遠竹塢圖茂過鶯萬木聲狂風忽送千
山雨軒庭畫濕似泉流叢葉低垂如折斑鳥鵲紛飛
寄續林蹋兔戲浴修翎羽霎時雲散快新晴觴影舒
傾日過午寄傲陶潛臥北窗扶節謝傍臨南潛留君
斗酒析群疑玉屑霏霏頻拂庭羽扇綸巾破俗塵論
文卓識空今古紫薇閣畔聽鶯歌紅蓼池邊觀鶴舞
雪顧冰桃映落霞三星燦爛懸當戶酒闌花影滿庭
除斗蒋參橫明月吐

是日晴雨遞更烟雲百變尺幅中曲曲繪出集字難得如此淋漓盡致如有畫工在手

讀高祖居貞公絕命詞 有序

先高祖諱桓字居貞歙縣人初與方正學先
生同學洪武初舉明經累官至河南汝寧道
參政靖難兵起提師三千人勤王至滁州州
牧已降閉城不給一粟糧盡被執明成祖遣
公姪道同往說公降道同公由辛未進士任
番禺令欲取山東道掃史未至京嘗命而自
恩曰吾忝一郡賢書進士始今日乃忘君恩
反以不義說叔耶遂收纓而死公見成祖辭

胥不屈死之後蒙旌表雙忠專祠崇祀臨刑

絕命詞附誌於後詞曰我本庸儒得蹈天日

渺渺藩臣勤王赴敵一戰遭擒此歷難屈嗚

呼我兒命淪刀戟甯粟恥飡泰廷誰泣龍飛

九天孤臣陷桎早鐵吾身寬依帝側吾骨誰

收吾忠誰白永訣數言自狀自述

黃山峚嶭號天都毓秀鍾奇多蘊哲余祖崛起自長

齡明經奏對龍顏悅無何授職侍泰藩正誼明達追

董轍累擢分符治汝寧藩翰軍餉期無缺忽聞靖難

起紛爭一旅勤王明皎節百萬貔貅已倒戈三千甲

士終難折燕王聞之心勝驚遣使罷兵來徃說阿姪

甯命不勝悲投繯先死不爲蟣兵陳江上絕無楹一

戰遭擒臣力竭背縛辱罵九闕前孤忠直接常山舌

傷哉黨禍漫瓜延子姪親朋俱喪滅獄底摧殘不少

移從容就義心如鐵千秋不朽孰爲儔自狀堪悲誰

與訣事遠年湮黨禁弛專祠特表雙忠碣我來白嶽

掃荒塋青塚纍碑凝碧血展讀擒年絕命詞淚痕漬

漬鮮嗚咽

靖難大節得此煌煌鉅篇可與日星並耀匪特
家乘不朽抑且國史有徵此等著述關係非尠

讀伯父天玉公殉難贈言有感

吾來自昔篤忠貞一旅曾摧靖難兵權盡乏投身被

執臨刑慷慨殊錚錚甯子遠任番禺令聞命含悲心

惻驚投繯就義身先死表忠祠內雙題旌宗支接遷

籍邗上清白家傳代有聲叔姪南宮同入彀維時碁

望亦崢嶸超宗家伯祖中癸未第三人天王家從祖伯同登癸未進士人稱大小鄭云

慘罹兵革變超宗伯祖以保障江淮又安桑梓後伯爲亂兵所害閣部史公特疏請卹

父膺符任浦城三載循良徵課最續承特簡志澄清

繼膺國步已危弱將相猶然水火爭悍卒驕兵無守

志鬨風解甲畫趨迎仙霞樹幟稱嚴邑練習殘兵纔

一成報國有心嗟無力隻手難扶大廈傾城亡與亡

甘碎首碧血徒留身後名海內轟傳眞御史詩篇投

贈皆公評天生忠烈紹開國祖武其繩侍九京　聖

主右文修勝史表傷行且慰精誠二十五齡垂不朽

伯父盡節時年甫二十五捧讀哀章淚欲盈

起處從前篇靖難說起不特章法直逼龍門且見一門忠貞與有明國運相終始夫豈細故序次森嚴足當

詩史

飼鳥行

狂風摧枝落簷瓦瓦片離簷雛鳥下赤肌黃口知向
人悲鳴啾啾如告者幸承汞草得生全習慣摩僮過
不憐畢以授童爲爾職時其食息如母焉朝夕防猫
復防鼠童子僕不遑敢處喃喃日祝羽毛生我兒勤
勞爾翀舉三月羽毛生漸豐凌雲奮翮摩蒼穹食烏
且猶衛近敵丈夫安得困樊籠

傳寫細事妙能筆
筆精神字字古勁

苦雨歌

旬日一見天氣清須臾四角雲沉冥我方整冠欲出
戶行行且止留中庭庭前沼內芙蕖麗未經吐艷俄
飄零宛似秋霜殺百草幾荷萎落水清冷草木非不
喜浸潤久淹復爾嗟吟娛園居避客安寥寂多時亦
嘆籠中翎戶外忽驚聲剝啄朋儕招我共揚舲滂沱
竟日雨如注屐齒何能涉水汀婉謝東君須改約否
則擔榨過草亭堪嗟飲酌艱難尚如此若彼澤畔哀
鴻豈忍聽

林木空蒙良朋載酒園亭主人致足樂也忽念
澤畔哀鴻乃知志在憂民忍杜門作沉酣了事耶

送宗鶴問之任池陽

近代才人傳七子少文之後推約美麟經蔚冠崇文
壇詩賦盈笥年足紀花月春江吟最工將軍武庫君
能擬廓廓士習長去聲安窮君任池陽流足砥樂育菁
莪棫樸歌門牆盡是新桃李釣臺彭澤景殊幽秋浦
樓中長徙倚選勝尋芳杏花溪首蓿盤中樂偏旨惜
别河橋折柳枝渺渺予懷隔江水扁舟祖道布帆輕
驪駒唱闋君行矣　大廷選日簡青綸博洽如君洵
莫比　內名徵書指屈間應與　熙朝成信史酌酒

送君君莫辭鵬程九萬于茲始

端嚴莊雅乃帶瀟灑風流
是其骨秀非關詞勝也

呼燈夜讀忽聞童子私言語雖鄙俚不經因之
有感率成此詩非從解嘲亦自明其志而已

啾啾栖鳥爭歸樹明月淡烟籠曉霧呼童哀火連張
燈待向窗前閱武庫童子聞呼足不前逡巡緩步穿
庭戶口中唧唧怨東君夢唔何苦連朝暮男兒得志
在乘時駟馬高車人望附羨彼位高更多金生平闇
未覩章句主人堅欲徙南宮九載青僮如韋布譏鼓

三鼓尙不眠胸中似有烟霞癖不如吹謁且逢府尊
盼青雲能振羽工瑟其如不好何功名恐被詩書誤
乍聞心亦覺爽然徐思此輩眞庸獨讀書豈獨爲題
柴希聖希賢吾所恭祖述周雜願着鞭稚圭鑿壁窺
鄰舜囊螢映雪古今傳。攻苦下帷終必遇。弋獲壯夫
恥不爲紛紛印綬何容數賦詩慷慨復高歌童子聞
言如作寤

如許感憤以諷諸出之幾於夢芙怨
焉皆戒文章最得詩人諷刺之體

題孫物皆明府霽園燕居圖

宣州奇石無雕鑿層叠天然勢嵯峨色如白雪瑩如
氷玉山窈窕藏幽閣中有名賢恣徜徉袷衣棕笠石
方床右攤縹緗左女史雙鬟捧硯侍丹黃腑富文章
羅二酉士林欽仰若山斗功被生民德著鄉邦節立
言垂不朽盲左公穀列几筵周秦六國肆蒐研一日
去取堪千古倦來支枕擁書眠北窗自謂羲皇上對
語時聞呼石丈觸成大業國門懸示余奇文共欣賞
憶昔余祖葺休園杜門課讀不聞喧愛茲眞率素心
友朝夕爲君欵啓軒汲泉烹茗銷長夏曾君分韻燈

陰下荷香清夜集平山堂船一曲留風雅屈指蓉華
二十秋勝事驚看逝水流緬懷祖德今難再追隨猶
幸從君游思君午少矜青紫韜晦許日療顛任解組
忽懷張季膾板輿奉母歸田矣忠孝能兼近代無霽
園殊勝輞川圖捻揭未盡傳佳麗景仰高風足楷模

敘次不苟杳起伏有波瀾此眞李杜家
風不比元白創體具眼者自能剖辨

阻風行

江行正值秋將老人人盡道秋江好傳聞霜降木痕
收波濤不作多行潦乘興挐艇踏秋山秋澂山色翠

如髮江干攤比子帆集遠望舟行亦等閒迄于欲閘
金陵渡臨流恰值封姨怒松杉古木似龍吟風霾晝
晦洶堪怖篙師解纜指于前今日風波亦渺然載輩
使舟如使馬習慣扁舟日往還余爲揮手謝舟子君
不見江豚出沒波心裏又不見銀濤雪浪驚人魂一
波未平波復起勸君繫艇且逍遙疾風暴雨不終朝
停午會見天開霽須臾管取試輕帆舟子聞言忽大
笑片帆飛渡人何敢似茲倔强終淹留茅舍妻其今
夕寄信曾聞言欲往從遂觀江上多船艦與其涯岸

甘岑寂壹若江南樂鼓鐘余聽此言爲色樂巨浪拍
天心目眩生平從未臨淺淵破浪乘風余不羡未幾
日晡風亦恬晚霞漸起映霜葉潜清沙白江波綠擊
楫中流景倍添因呼僮僕爲汝說保身有道推明哲
今宵共抵石頭城先後登舟同一艤舟子聞言喜亦
生服余先見頗分明吁嗟乎持躬涉世類如此豈獨
江上風波珍重行
中有至理名言讀此如聽老立身行世只是
一懸字懸不易得要自素位居易大學爾來

送友人落第還西川

君不見夫雲中鴒矯然自飛還自落肯如雞鶩食可
呼應予亦得相攜縛丈夫摧折愈堅貞不習人間拜
與迎歸卧藍田餐我玉子美曾被去矣行
節短情長令人咀味不盡所
謂咫尺而具千仞之勢者也

含英閣詩草卷五目錄

舟次送春
舟過丹徒有懷張子韋存
喜方旦伯父晉關東粵旋里
早發邗關有感
和韻送談孝先丁內艱還豫章
墨池閣社集分得新字
雲山閣晚眺分得朧字
蕉水夜集分得螢字
語石聯句分得階字

邗外泛舟
舟過邵伯鎭有感
題露筋烈女廟
舟次邵伯紀事
舟泊既定雷雨竟夜悽然有作
阻風秦郵口占
秦郵返棹步家叔建遠原倡奉答
晚泊邵伯鎭步家叔建遠韻
題友人書畫舫

吳菌次年伯秋日過訪賦詩作字分得池字
吳菌次年伯再過墨池閣小飲分得花字
園中秋前一日仝茅天石高小郤鮑孟次又集
休園看月下木芙蓉共限秋字
夏日偕楊西亭高小郤鮑孟次談孝先諸子集
玉照亭訂真率會五簋約限九青韻
中秋後五日賦得月上淨疎林
暮春瞿子旡可還小園留飲即席分得一先韻
重葺休園集字　有序

語石
墨池
蕉水
蓮樓
得月臺
金鵝書屋
綠雲廊
逸圃
一梻草亭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彙評

五言律

園居

端居何所事惆悵晚春時疎竹橋書案飛花點硯池

夢回鶯喚早堂靜燕歸遲獨坐茶新熟臨風讀楚辭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律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然中四句亦有專言景者第恐寒瘦堆疊多無足觀必從少陵入手則情景渾融錯綜惟意所嘉神明古法固不獨園居一首為然矣

重過友人園亭

盈疇鳴宿雨當霽發重青異色殊他日頻來似作經

避人時敗徑適意偶增亭獨記溪橋上依然勒舊銘

蕭疏閒廣語語是重過景象當從王孟諸詩得來

秋日登平山堂感舊

極目登臨處山河迥不同昔爲歌舞地今作梵王宮

白日悲荒塚黃花笑晚風年年隋苑月幾代亂離中

登臨憑弔寄慨獨遠

平山贈別

祖帳郵杯久征車促馬前銷寬揮別淚分手惜離筵

秋近河橋柳寒催驛路蟬西山如有夢應到水亭邊

唐人送別詩如復送王孫去其如春草何如江月隨人影山花趁馬蹄如回風醒別酒細雨濕行裝皆情緒纏綿淡逸中有餘韻吾欲取懸嘉秋近河橋柳寒催驛路蟬數語雜入諸句中也

偕友人北郊散步

出郭二三里荒村有酒家雲深宜種竹徑曲盡栽花

斜日曛紅葉驚風走白沙隔籬新放菊相共醉流霞

眼前之景寫來便成絕妙之詞詩之以清贍勝者

山居

山居斷塵思閉戶即巢由寄傲榮新閣論交憶舊遊

晴窗來燕語春浦戲魚鉤近悟窮通理翛然樂自幽

襟期散朗不染一塵當與摩詰酬張少府作並讀

送康玉家叔還新安

同籍新安郡遷移獨未還寸心懷白嶽君棹返黃山

松菊尋荒徑琴書掩舊關何年勤邪思覓勝一追攀

一氣渾成清真樸老絕有工部風味

喜康玉家叔入泮寄贈

邇德多宗彥如君不世才麟文新試彩鴻筆舊登臺

謝草三更夢江花五夜開培風原有翼計日到蓬萊

康玉食貧力學宿爲歙邑知名士曾受知于學使者已冠一軍復爲有力者所排擠今懸嘉極口揄揚力爲推轂始獲遊泮而愛惜期望之意溢于言表此種憐才之意當令天下孤寒之士皆爲感泣且知將來立朝而能以薦引賢能爲心者必吾懸嘉也

公車南還目擊饑民有感

齊魯連千里應賡雲漢詩農家頻遇歉井稅半流離

根掘蹊無草皮傷樹鮮枝鬻兒堪未得金盡客歸時

流離之狀確是車中所見讀之令人悽然

其二

哀怨獨倪旎隨車忍厭號揮囊羞杜甫爲食愧黔敖

量力難居德憂時未任勞百錢貧半飽亦足當投醪

昔年齋中侍御僴俗憂時封章屢上花驄繡斧儼然古直指遺風今懸嘉目擊窮黎矜恤之情形諸篇什亦何家學克承紹箕裘于不替也

歸故園

到家無可喜喜及送歲春車可勞疲騎花能慰主人

去當黃耽落歸及綠餅新無恙琴書列翛然手拂塵

洒然塵外有得者之言也

華園

避人成别墅疊石搆幽蹊徑改憐新篳樓開見遠帆

山鶯教覓駛乳燕學呢喃最愛蕭齋僻清吟只一函

風神淡蕩讀之
真覺靜氣迎人

脩禊前一日休園偶集分得歌字

足雨花凌序新晴鳥試歌客懷歸鴈急時癸公車返舍笛韻

落梅多地登蘭亭勝時如春暮何懷憂思蚤祓先日

擲清波

翔翁歌轉疏調絃詹眼前丘壑即景抒寫自有天
然佳勝五六句着修禊事點染有不即不離之妙

花嶼草　五　五言律　含英閣

四

步韻寄懷太史方渭仁夫子

禮闈三試援養翮且圖南晨起鳴新舞宵征伏舊驂

追隨猶悵違離别更何堪仰止高山切常思奉塵譚

删去枝葉
獨存真詩

獻賦傳無敵陳詩既有年御試題乃齋幾玉衡賦省耕詩名儒登講

席彩筆侍經筵玉署開千卷金蓮撤九天師門重立

雪青史已成編時修明史

方太史寄懷原韻期許甚遠箴規殊切如莫辭鳳
雨夕常對綺羅筵世業紫書帶家聲倚木天等句
深得古人贈言遺旨懇摯和章復警切有味可
見師弟契合遂洽宜乎闈中有針芥之合也

把學山房待月看梅花偕高小郄鮑孟次誠年

先家叔遠通兄觀公即席限燈字

青陽驚過半投轄共挑燈雨霽呼梅友雲開待月朋

隔簾疎影亂入坐暗香凝此會恭真率高吟愧未能

花前限韻名句頗多高小郄寒香生院院疎影散
春燈鮑孟次簷際光初下枝頭香漸濃誇先青
梅留古道白髮有良朋鄭建遠石假楓作燈梅倚
[illegible]燈鄭觀公雪消香作影淡月初凝昔足使
[illegible]不孤花神欲舞妙在懋嘉隔簾疎影亂人座
暗香凝佳句有以敵之宜乎把翠山房擅一時風
雅勝
事也

鮑孟次攜樽過休園再集即席共用禊字

花嶼草　五　五言律　含英閣

五

園林新雨後開徑剪蓬蒿綠暗環池梅花明夾岸桃

論文重對酒聯句更焚膏共喜燈清近相期振羽毛

是日桃字俱新警奪目小郄石徑全開竹園花半
是桃孟次鳥聲仍布穀花信已含桃春先開軒吟
菉竹稀運看新桃建遠白雲含遠岫紅雨落山桃
觀公風生三徑草雨漲一溪桃懋嘉綠暗環池梅
花明夾岸桃或以鮮妍見長或以穎秀
擅絕真所謂芝蘭滿室琪玉生風者矣

新筍

朱櫻初薦後玉筍盡牽裙裂土洵無敵超籬迥不羣

心虛甚受采勁節足凌雲會見瑯玕展隼亭號此君

咏物雅貼氣
象更自不凡

郊遊卽事

數椽蕪城外青葱放眼舒林深宜野鳥水涸少潛魚繞架花如錦長堤柳似梳登臨多逸興淡勿詠歸歟

麗醉泉湧逸興雲飛
自是瀛州得意之筆

郝園卽事

奇幽來別墅纔徑草萋萋宿雨花偏麗新篁綠正齊山中無隱者林下有人兮散步長橋畔遙聞征馬嘶

姿態翩躚風神駘宕望之
如雲中白鶴天半朱霞

法海寺逢僧坐話

曲徑通僧舍迴廊花木低黃鸝爭野樹紫燕啄香泥說法全眞性談空盡覺迷勞勞塵境裏何日遂幽棲

襟懷高曠中有見道之
語讀之令我塵慮俱息

送別方鬻先世兄歸里

匹馬來燕市邗關暫駐驄神交千里外敘別一杯中遠水連天白霜楓映日紅臨岐猶執手極目送歸鴻

通體淸雋遠淡引人入勝結語悠然
無盡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致

瓜渚夜泊

舟行遠雨霽擊楫浪花浮日落畫楊暮春深芳草柔

千山迎雉堞萬派捲龍湫夜聽潺湲近渾疑環珮幽

高華雄渾風
味不減盛唐

渡江望金山

岧嶢橫江口孤峯鎭舊圖鳥飛天路近僧定寺鐘閑澎湃疑觀海岐濤欲撼山中流長砥柱回日擬躋攀

何句是望中語何等雅貼
與泛作登金山詩者不同

舟泊莒城偕友話舊

獄囊春流迴垂楊夾岸青村烟含夕照漁火雜疎星面壁悲前事揚舲憶舊經戊午應京兆試卽坐此舟篁洲應有夢幻想未全醒

摹寫暮景如畫俯仰嵐
遠有擧得中流之槳

虎丘懷古

古刹嗟非舊曾聞劫火焚金身重炳耀玉殿復崔嵬蔚叢今灰矣雄圖安在哉最憐歌舞罷猶自說蘇臺

弔古一往情深昔杜工部臨滕王亭子有寂
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之慨玩中後四
語與之同意

千人石

嶄然一片石橫側盡成峯覽勝無虛日尋山不伏筇

歌喉如覩碗入面似芙蓉春色看將暮琴樽處處莛

風景權是于人石衆易他處不得而羣致秀潔皎如玉樹臨風

古鶴澗

古樹婆娑狀遥如覆蓋雲枝柯垂帶綬薜荔落續紛

碧澗縈亭曲紅英繞砌芬三仙留鶴馭禋祀薦膏焄

貼切鶴澗寫景逼眞讀此如坐我三仙閣上

劍池

鬪試魚腸劍當年殉闔閭祖龍曾發塚白虎守荒墟

池影淡千尺巖懸裂丈餘姑蘇麋鹿後泉下亦欷歔

詩氣甚雄寓言極遠

講臺

臺傍有可中亭宋文帝午後飯僧僧律道午不食文帝云始可中耳生公日日麗天爲中今天云中何得非中帝大喜亭名可中以此

生公曾說法棒喝覺頑愚世俗多皮相拘儒盡守株

登臺無可語聚石自爲徒妙辨天顏喜亭傳日未晡

卅茂高老無一軟塵之詞五六二聯晉妙能爲生公傳神

三泉亭

眺遠眞無際亭幽别有天綠蘿穿客戶丹壑瀉流泉

徑爲依山曲堂因讓石偏標題多遥句碑記草芊芊

能以快筆矜出的境令人咀味不盡

小武當

殿閣雲峰裏盤回到石門旌旗羅日月劍屨鎮乾坤

地僻苔痕古山空鳥語喧幽人高臥處靜對欲忘言

精湛雄渾直臻盛唐佳境

登上方山望太湖

直躡草峰頂洪波接遠湖九龍環古寺一塔聳青霄

落日浮明鏡飛虹挂彩橋披襟復長嘯心耳滌塵囂

通體完渾三四語更警當是唐人佳句

登錫山飲泉

欲踐名山約泉尋第二泉寺高依石立樹古傍池懸

陸羽堪持贈劉伶不棄捐清漣鑑毫髮飲罷更流連

秀傑爽健字字精神名泉得此題咏其品第當不在中泠下也

遊秦園二首

名園依絕巘峰頂見遊人日麗花香襲風和鳥喚頻

草堂春寂寂夾道水粼粼小立溪橋畔凭欄下釣綸

落落詞高飄飄意遠不意輞川圖竟可于詩中遇之

其二

古木浮空翠參差勢接旻天桃猶些能眠柳正含春
浴鷺依池宿飛鳧戲水親杳然迷出處歸勝問來津
二律翩躚秀逸如三春楊柳濯濯生新玩結
末二聯恍疑身展所之已滨入桃源中矣

舟次送春

離別未三旬青陽忽作賓芳菲紅已盡榆柳綠猶新
古士多題詠佳人寵組紉今朝風雨甚知爲過殘春
筆端輕逸無含毫構思之勞
而題情已自曲暢詩中能品

舟過舟徒有懷張子韋存

憶昔同蘭諸君名振帝都遺珠因鼓瑟獻玉且吹竽

學摠東西風人傳大小蘇春風消息近策馬共長驅
華豔工穩
字字矜貴

喜方旦伯父督關東身旋里

星使開驄驛乘風過石頭迷遙如萬里別久似三秋
東嶺銘奇績南天賦勝遊懸知珠返浦明月載盈舟
通首步驟秩然
一結尤爲得體

早發邗關有感

咫尺鑾江道經年始一過曉烟隨遠棹初日漾晴波
撫宇嗟今少彌縫較昔多再來人似舊側目奈君何

三四確是曉行之景五六留心民瘼幾欲
爲民請命當與少陵石壕吏諸篇並讀

和韻送談孝先丁內艱還豫章

送君振手別遠出反道家風木悲無已滂沱淚有加
匡廬山在望彭蠡浪浮花萱草雖鶯萎椿庭且慰嗟
纏綿悲惻讀
之悽若繁絃

墨池閣社集分得新字

池荷浮翠蓋雨過色逾新閣敞全消暑禽喧不長人
尋山來謝屐漉酒藉陶巾風起瓊珠濺微波漾白蘋

雲山閣晚眺分得朧字

高眺逢新霽雲山點碧空明霞千里外夕照半樓中
槐蔭盈衣綠榴花刺眼紅晚烟迷遠樹蟾影漸朦朧

樵水夜飲分得螢字

卜夜饒幽興啣杯傍水汀紅燈高閣列碧沼亂星明
盡道娛金谷渾忘度玉繩披襟溪樹裏閒坐數流螢

諸石聯句分得階字

散步延花砌當軒異石排涼風生北牖明月映東階
飲藉清談洽詩逢險韻佳竹西歌吹沸雅集讓吾儕
是日勝流雅集佳景媚懷四作曲曲繪出同人既
筆苦思懋嘉攄毫立就雖各有警句而氣格高超

丰神俊秀終推懋嘉為獨步誰讀數過
㶑㶑多姿不異坐我于濟風明月中矣

郊外泛舟

出郭天如洗山遙列畫屏看花常扶伴載酒共揚舲
浪起平沙白烟飛斷壑青新涼殊可樂一座未全醒

劉文房五言中如東風吳草綠古木剡山深諸句
色相消空超然獨步若波浪起平沙白烟飛斷壑
青亦何善嗣
天寶餘音也

舟過邳伯鎮有感

梅雨邗溝漲輕帆掛短檣洪波平古鎮雪浪洗堤塘
問水憂方切為農慮正長舟行無過訊蕭瑟愧詩囊

淮揚水災已及十年蒼生幾于魚鱉宜移念時艱
者觸緒慮之也末以感慨作結氣體自高不同纖
弱之
調

題露筋烈女廟

墟里村烟直荒祠傍水涯貞操甘餓蚋勁節不驅蚊
廟貌千年古烝嘗百世芬標題懷舊蹟膜拜仰欽君

盡洗鉛華獨存體質
當推詩家最上一乘

舟次過風紀事

將次秦郵驛風狂吼急濤漕艘多漂沒舟子盡呼號
巨浪驚千疊輕舠等一毛拚頭兼晏起此際驗吾曹

電掣雷轟波騰浪沸舟人皆驚心動魄此際
能靜坐恬吟非有幼安學問者未足語此

泊舟既定雷雨竟夜悽然有作

飄搖驚乍定小艇傍危檣電掣雷聲過風馳雨陣狂
終宵舟泛泛拍岸水茫茫涉險徼天佑匡扶未敢忘

于風濤初定之中衛口皆是
佳句吾服其識量過人遠矣

阻風秦郵口占

烟波浮畫艇彷彿水雲居昨夜驚風迅今朝解纜徐
奇詩惟旨酒進食有嘉魚忠信平生志波濤莫浪噓

筆墨和潤有得
心應手之樂

秦郵返棹步家叔建遠原韻奉荅

風雨連宵急新晴放棹迴夏蟲鳴岸切水鳥逐舟來
眺遠濃雲散帆飛落照催木天雖舊業何日許追陪

府無點塵出筆
自爾新穎絕俗

晚泊邳伯鎮步家叔建運韻

訪泊來村市千帆集蹟殷水邊浮落日天際隱輕雷
漁火明還滅孤舟去復回莫辭今夕醉相慶荷栽培

停舟暮景歷歷如畫而詩亦明
秀明潔逸異軏茁以為古者

題友人書畫舫

依山成別業臨水問樵漁浪不驚魚鳥舟惟納書書
四時烟景異一榻栩風徐爲涉波濤險移來傍岸居

流麗飄逸擬其詩品在右丞蘇州之間

吳藺次年伯秋日過訪賦詩作字分得池字

柴門無俗駕雅會似南皮蓮屋書千卷揮毫墨一池
詩成吟白雪賦就寫烏絲竟日渾忘倦探奇慰所思

引恭容文雅之儒坐權槃修竹之間促席分題篇池染翰洵稱韻事三復斯作如見解衣盤礴揮毫疾書之樂令人神往無已

吳藺次年伯再過墨池閣小飲分得花字

秋尋臨水榭徙倚日西斜杜若含新藥芙蓉發舊花
高吟驚鳥雀落筆走龍蛇歷月邀相映開樽興正奢

王烈登山林泉動色嵇康入座左右生輝不有嘉賓焉成雅會然非賢主人投轄留賓誰能繼乎原還與故舊翁贈懋老詩有云記說舊時留硯在應知好客是家風之句洵實事非虛譽也

閏中秋前一夕全茅天石高小鄒飽孟次又集
休園看月下木芙蓉共限秋字

荒園非蔣徑猶幸集羊求日落霜花艷蟾明月桂浮
尋詩頻命斝乘興復登樓來夕還相訂重逢一半秋

懋嘉俊氣飛騰英姿倜儻攜事之暇每與二三同志或攜手春林或泛舟秋澗或挹清風于亭杪或傲素月于樓頭詩成數步語輒驚人是夕分題諸作雖多傑出之章而思周藻密處處合拍不得不推此爲獨步

夏日偕楊西亭高小鄒飽孟文談孝先諸子集
玉照亭訂真率會五簋約限九青韻

避人棲小築客至共譚經池水浮明鏡雲山列遠屏
榴燃侵檻赤草茂逼簾青酩酊洵真率翻嫌我獨醒

淡而彌旨真而不率五言律之最有風格者

中秋後五日賦得月上淨疏林

清輝纔幾日雲樹覓沉沉木落風生席山空月滿林

二分秋漸老五夜醉還吟不減南樓興開襟論素心

句句有題却無牽合之迹由其不寫題貌而寫題神也

暮春瞿子見可過小園留飲即席分得一先韻

忘機常閉戶鑿石引流泉欲避塵氛遠難辭卜築偏
鶯聲迎客轉蝶舞繞庭躚花下逢高士開樽辨聖賢

恬雅之至幾於無聲色臭味而一種清新之氣宛如山翠撲几觴其不食人間烟火者耶

重葺休園集字得十五首 有引

壬戌暮春余自南宮被放初歸未免有情誰
能遣此爰葺休園稍加葺治刪彼草間之榛

蕪平我胸中之壘塊書業重新先型式廓落
成之後各就其中集字寫懷此無聊之極思
覓者悲其遇而憐其情則可若以詩目之知
不足供識者之噴飯也

休園

谷口傳佳勝依林結圃幽調高懷李謝客至識羊求
念廼成三徑絡先詠四休脩然能自得城市即丹丘

篛石

我愛忘形友襟期與世懸愁多因性癖情不為名牽

曠達惟耽飲疎狂半類禪寒山一片石對語可窮年

墨池

水閣浮前沼流泉暗暗通敲詩尋舊侶排悶沐新桐
未解琴中趣惟吟松下風墨池遺蹟在書法憶南宮

樵水

避塵棲別墅守拙掩荊扉池泗潛魚遍林空野鳥歸
垂綸緣有待負米志無違豈若桃源客携家隱釣磯

蔡樓

莫悵知音少南枝興轉清斷虹收宿雨返照送新晴

坐久魚偕樂機忘鳥解迎可憐折屐客未悉此中情

得月臺

百尺攢雲峻登臺景倍饒雀飄麥粉墜哭瓦聲音霄
水近蟾明早風清笛韻遙無雙亭在望興廢同南朝

金襲書屋

叢桂環書屋斜廊草蔓封金襲青覆覆玉足影落落
快覩凌雲雁驚聞泣露蛩莫愁秋漸老文史足三冬

繞雲廊

散步尋幽逕紅橋亘水塘愛蓮驅鷺落植柳待鶯黃

雨過泉留韻風來藕送香重門洞開處胸臆借長廊

逸園

亭後留荒圃蕭然處士家未能知稼穡且學秋桑麻
白日聽歌鳥清宵鼎鼓蛙知休心自逸何必讀南華

一拂草亭

懷古師先哲茅亭峙竹西同雲千里合稼雪萬烟低
訪友留新句尋梅憶舊題歸來惟一拂琴鶴亦忘携

銜書軒　衛濟川書齋有六鶴鶴能銜書因以名軒

閉戶開書卷惟卿傍几筵秉軒何足羨銜羽自堪憐

近玩儔尼烏哀鳴頻暮暉會頻辭漏下栖隼任翩然

雲山閣

憑高一遠眺萬緣擁柴關倦鶴忘飛舞林鶯數往還
山嵐青似黛雲影翠于鬟遙望江南好神遊茂苑間

不波航

欲切持危念平居禀巨川似登青雀舫如坐木蘭船
不待垂楊繫寧因錦纜牽江潮波浪急此處幸安眠

四香堂

通德前叢遠嘉名樹此堂著書開北牖槐疏憶南牀

五柳風猶在三槐澤自長誰知蘭麝外身內有奇香

玉照亭

欲覓羅浮夢林間增草亭經營成祖志結構述先型
泉石因人異芝蘭繞砌馨淒悲風木恨無復奉趨庭

十五首中一氣所成或自寫照或自寫情咏物而不泥于物咏景而不專言景如入多寶船光怪陸離精華射目但可名其色象非貧素家所有也尤妙在悵先成書處處是仁人孝子之言必傳無疑

休園雅集十首 有引

壬戌之夏六月晦日余方避暑荒園獨坐蕭齋閑則開卷自怡倦則枕書熟卧雖居城市中頗有山林之意一日剝啄聲聞延有章叔祖將之任桐鄉過余言別偕友携樽張燈晝夜兼卜對奕鼓詩快談雄飲東方將白遊興未闌雖遜西園之盛集殊高北郭之冶遊章成十詠以紀其事

爲愛幽居僻蕭然獨掩關閑瞻雲出岫靜看鳥飛還
書債猶多負塵緣可盡刪會心何在遠揚意自開顏

其二

杜門甘守拙蕭傲樂天真忽覺聲來遠俄驚語漸親

幸非觸熱客真是素心人氷雪相持贈新詩可破塵

其三

靈鵲巡簷噪呼童速啓軒雙魚仍滿几二仲共窺園
草茂渾迷徑陰濃儼若村不須栖泌水即此是衡門

其四

世態多翻覆吾儕貴慣交但能情著水何必語如膠
機息偕鷗泛堂虛任鳥巢北窗留共卧罹識不須嘲

其五

靜對渾無事閒將清著烹林間排石案松下試棋枰

勝負終何涉胸懷亦不平旁觀雖袖手黑白自分明

其六

傍午炎塵熾開襟淺柳堂紫薇方吐艶綠竹已過牆
暑向詩中避風從靜裏涼科頭還跣足賓主兩相忘

其七

閒庭消永晝徙倚日初斜眺遠迎新雨登臺送落霞
玉盤全乏藕金井牛浮瓜散步清池畔頻驚擲水蛙

其八

曲檻饒幽勝層層覆綠蘿筵開亭歇晚酒聖不辭多

碧沼橫菱芡清香集芰荷擕依金谷數相對醉顏酡

其九

莫悵蟾蜍隱蒼茫景倍幽客心猶畏夏蟲意預知秋
璣炬明河漢璧輝燭斗牛幾廊看不厭此際可忘憂

其十

高閣張燈處飛潛似恐侵遊魚牽水荇棲鳥語淺林
淡淡銀河迥沉沉玉漏深傳杯將達曙惜別爲知音

合前十首宛似少陵何將軍園林詩看破世局打破疑團方得此解脫語而魚鳥親人花木悅性覺有無限淋漓景色縈繞楮墨間賢主佐賓當與此詩共垂不朽矣

新秋雨後墨池夜坐二首

平堤新雨漲淺處有盤渦蛺蝶驚濤汎蜻蜓掠木波
風歛千丈木月浸一池荷清夜殊幽興何妨載酒過

其二

虎霽秋林好梧桐葉未彫沙明手月白燈焰奪星杓
螢火臨風亂蛩聲向夜驕酒闌登眺遠爽氣拂雲霄

詩亦有新秋雨後之致快讀一過覺爽氣拂拂從十指間流出

秋日集晉桐門漪園賦得露色未成霜

清秋饒爽氣把臂共登臺楓葉紅猶淺芙蓉落更開

瓊漿仍可挹青女欲相催莫漫悲蕭瑟南枝繞嶺梅

楓葉芙蓉一聯如流水而出結句更悠然意遠妙不容言

秋日集張子顧艮彷園同吳丞峯程修來項逸

僅限韻

花陰日影明秋色覺含情寥歷征鴻度參差暗絲橫
高談霏玉屑好句擲金聲良會何辭晚挑燈興倍清

閒閒鋪序竟有木到渠成之妙柏其用筆似書家倪雲林手法

秋夜讌集聖臣二弟書帶草亭聽歌賞菊

草木驚秋老茱萸正及辰清歌能錯客艶舞最怡人

影向壓前亂詩因醉後真花叢留坐臥分韻豈辭頻

其二

浥露花逾潤迎霜艷更開邀賓情爛熳顧曲意徘徊
永念觴鷄句同卿鸚鵡杯今宵挤達曙銀箭莫相催

詩之真摯者雖於艷麗此能兼擅其長固是遺性達情亦由琢字練句

題張子衡書北郊新園步吳壘峰諸子韻

名園臨曲水絕勝習池遊石疊千岩秀雲旋萬壑秋
長堤堪徧歷短句未能酬欲覓山公醉難辭謝展愁

其二

北郭多丘壑此中我舊遊葵心仍向日柳色盡驚秋
位置矜風雅賓朋互倡酬憑欄增俯仰鳧鶩尚悠悠

再步諸子原韻

石壁嶄然立迴廊繞舍偏籬分三徑菊客醉九秋天
曲度鶯聲合歌停鳥語連主人殊選興詩酒日盤旋

又步前韻

高閣浮空翠虹橋望裏偏鶴疑沙際月魚樂水中天
近覧平山勝遙瞻蜀嶺連笙歌留客處乘燭未言旋

一丘一壑一鳥一花位置天然都有幽趣不必入張氏園中已覺能君我情寫生妙筆一至於此乎

甲子元旦書勗二弟聖臣

甲子喜重過期君奮琢磨超宗先伯祖以前甲子魁天故云重過懷先
曾咸慨稽古悔蹉跎有志徒然耳無成奈若何和允
應莫負相對發長歌

孝友之思溢于言外撫今思昔感慨情深

賦贈通州刑守成公

燮理家聲著箕裘世澤新公係成相國子隼旟先海甸熊軾
鎮江濱大業龍文見訐謨鳳羽伸廟堂懷卧治琴鶴
件朱輪

其二

東南民力竭赤子望來蘇九載神君庇千秋杜母圖
白狼欽鳳羽黔首樂騶虞報最看槐棘天香擁擬呼

氣象崢嶸非無郭郭套語似此應酬詩亦非苟作者

賦送徐曜唐之潤州

徐陵天下士古道照橫流人羨陶潛菊詩清宋玉秋
驪駒歌谷口桂楫艤江頭相顧頻相問何年續唱酬

其二

知有煙霞癖非同世俗牽金山留帶處鐵甕洗兵年

展爲尋幽嬾書因攬勝稿莫輕臺上燕鶯起洞龍眠

前首遠致關遐後首高懷磊落斯人得此詩一日足千古矣

張庭有妹丈東郊祖餞即席賦謝

欲繼先人志端居趾繫雜芻筵陳北郭雅樂沸東郊

舊業懷蘭署窮經愧草茅賦詩銘德意兼用解吾嘲

繼志述事學問經綸俱在筆端讀之令人肅然起敬

秦鄰東陳子堯章時約公車同行

豈爲求溫飽先型未敢忘一經傳世業萬卷壯行裝

馬瘠偏衝雪裘單更積霜桑弧男子志跋涉莫彷徨

莫避傲骨畢露于此想見司馬題橋祖生擊楫氣概

汜水遇雨

積雪連天白晶瑩若琱輝淖泥艱馬足霪雨洗征衣

颯颯風聲遠寥寥人語稀驅馳敢辭瘁但願志無違

盤根錯節乃別利器長途風雪亦聊以試英豪耳杜工部云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吾于此亦云

平河橋夜發

寒雞初唱罷風駕已宵征不辨郊原路惟聞車馬聲

板橋無履跡村店少人迎望斷淮陰道炊烟一縷生

曲盡夜行情景僕宵身歷其境快讀一過益歎此詩之妙

雁行聞雁

逐隊離村市驅車渡淺汀寒星搖水白殘月逼燈青

浪湧纖新徑途迷憶舊經道聞天際雁嘹唳訴飄零

整練之中復爾疏逸絶似襄陽風度

枕上不寐口占

輾轉難成寐多應客思侵瞻依紫念切見女繫情深

未作經年別先懷隔歲心從行方夢藝欹枕自長吟

忠孝之情俱從孝慈中流出摘景逼真又其餘技

峒峿曉發

客行逢歲暮倍覺旅愁添送冷知霜重收寒望日遲

艱辛應自慰晴雨向人占猶幸年來輸村村有酒帘

寫得旅恨落莫都不作歎與語從子姪堪自慰耳

李家庄暮景

不識青齊道殷勤問老耆沙汀鶩宿鶯古樹集寒雞

路險嗔車緩風高覺馬遲反輪田舍樂婦子慶雍熙

渾樸蒼堅的是少陵一派

偕友和蒙陰壁間韻

將炙蒙陰境昏殘點點迎憂府僚利濟獻策鄲縱橫

漸覺春風近其如別思盈文園同此渴覽聚對君烹

意氣激昂極備
仰斫衡之致

過張夏

茲土傳張夏因賢始得名雲迷千嶂合日麗萬山明
危石嶄嶄立溪流泯泯清追思文學地景仰不勝情

雄壯渾雅真蕭書人襟懷
過眼溪山豈肯忽忽放過

望晒山

覽盡諸峯勝茲山獨賞心青葱連嶂遠蒼靄接雲深
廟貌頹風雨松陰積古今何時登絕巘憑眺豁塵襟

工練蒼老俱
真初盛口吻

德州遇雪

同雲方密布飛雪已沉沉甚慰農夫願殊傷遊子心
近枝紛玉蕊遠樹盡瓊林暫憩茅簷下村醪手自斟

確是詠雪佳如玉樹臨
風閬苑風流不覺自露

阜城喜見新月

一別經千里清輝迥不同高懸蒼冥上隱約白雲中
未覩明如鏡先瞻影似弓觴盈應悟此吾道豈終窮

淡雅絕似岑嘉州
結語寄意更遠

雪後曉行

晨厭雞聲早催人駕短軒欣欣迎曉日落落數晨星
雪積千村白烟飛一縷青回看止宿處燈火尚微熒

胸懷曠達志趣清幽無
經史選出遊文章日進

抵都有感

有懷期欲獻萬里謁　君門蘇季裘雖敝張儀舌尚
存軼羣慚驥驥振翮羨鵬鵾莫厭長征苦驅馳盡
主恩

詩有乘風破浪之氣有志
者事竟成當操此為左券

入都志喜

帝闕黃雲曉　宸居紫氣生西征聞解甲南望慶銷
兵萬國琛球集千官喜起賡草茅慚靖獻簪筆賦
神京

英詞偉論顧盼自雄以此
應制確是開元大曆遺響

渡黃河

憶昔賓興役于茲三渡河南天鴻鴈少北道雪霜多
歲月催行役韶華委逝波升沉知有命慷慨發長歌

語極現成不減
到江陽岸之句

暮春友人携樽休園即席賦謝

可惜三春暮南園始一過竹林重把臂花下復清歌嘆我逢迎少高君道義多卿杯追往事忍使鬢空皤

感慨處蕭蕭風流絕不稱露圭角極得詩人溫厚和平之旨

書齋坐雨述懷

風雨侵書幌炎涼辟息分違時能守拙開卷敢辭勤花事猶如故人情未若君何年修健翮冲舉復凌雲

讀炎涼辟息分一言壯士爲之裂眦達人爲之解頤想見此君胸中是何等器識

奉輓黃門許筠庵叔岳四首

盛代多名彥黃山秀獨鍾汝南推國士斗北仰儒宗孝友傳三箴岳父暨兩叔岳人有洛中三箴之目文章薦二龍僉悲哲人萎歌杵不聞春

其二

宿影雖壇重知名四十年宿影亭試牘制義久爲人戶誦家絃友昆欽並美花萼羨爭妍方槩蒼生望俄驚鶴悵懸木天歸棹急躑躅淚潺湲三叔岳方黃書中秘聞病請假歸里已不及見故云

其三

珥筆刪三載昌言不憚頻　聖朝真諫議渠閣舊詞臣饑溺憂方切安危悲獨親叔岳雖病猶以縣饑極溺爲懷九原如可贖人願百其身

其四

想像音容遠追思慟倍生論文留來道余時以建議文載正息爭余有家難叔岳爲正言解紛千載泰山仰一朝天柱傾流風知不墜蘭桂接箕纓

憶今追昔刺刺不休其音凄清其節悲促使人讀未竟而涕欲流所謂情生文文亦生情也

步友人韻送扶曦家叔返武陵

話別情難遣奚堪歲暮時才高多士忌金盡少人知

直追憐同調冰懷恕所思春帆須早掛莫待柳垂絲

其二

娟嫉由來久誰憐國士寒鑠金千口積推轂萬君攢投筆心猶壯論文興未闌饑年追須賈仰面對君難

時扶叔爲人所排擠故云想李綱鈔之中復爾悲歌慷慨今有才不遇者讀此俱爲感泣彼嫉妒見長之輩適自形其狹隘耳

夏日園居和友人韻

浴罷憑欄望蒼茫夕照斜檻樓求侶燕雨洗壓枝豝閉戶休三夏論詩擬五車連篇酬唱穩歸路莫辭賒

平淡中饒幽秀之色是從荊關之極得來非
若他人一以直率成章遂謂不假雕琢也

滌園避暑集字

窺奇窮石徑借傲憩書堂鄰女親波飛泡魚樂釣香
風柔思蝶趣鶯渺映山涼茂樹忘炎暑清謳一舉觴
妥神爽爽幾于飄飄欲仙
得之集字中尤推催事

夏日友人招飲方園集字

觀湖來執約蓮槳蕩舟櫓梵唄含幽想水蜓聚硯涼
池閣客鷺浴柳茂任鶯藏午夢南窗穩披襟樂渺茫
雍容恬雅彷彿兩漪
梧桐風來楊柳之致

七夕偕叔扶犧建逸窓仲豈偕諸公共賦

今夕猶前夕胡爲壘綺羅雲輕無綵馭月皎失傲河
天上離愁少人間別思多由來傳話柄其若柳州何
是日相戒勿用乞巧穿針腐談
慦慕此詩妙在不離不即之間

中秋後一夕休園賞桂共用十四鹽韻

九秋方過半漸覺硯風尖粲圃羅金粟開樽對玉蟾
氤氳來帝闕馥郁繞書簷賓主情相洽詩罰醉後拈

其二

招邀浮桂醑觴琢喜能兼坐久香盈襲杯傳興倍添

分題寧憚險角酒豈辭嚴列坐如星聚應須太史占
廣陵木犀絕少名園間植香色寥寥遊賞者每以
爲憾惜老特自姑蘇載數十本樹之家圃先聚列
一室邀同人賞其中賓主香醉興酣流連不能
去一時相集風雅之會倡和之什甚多俱載別集

奉和太史許來庵叔岳題棲碧山堂原韻二首

春堤千樹柳含綠未垂陰曲澗逢迎艇茅亭峙石岑
閑尋溪畔侶靜聽水中音到此忘塵世渾無人語侵

其二

憑眺何辭久言旋日半曛潛魚爭戲浪健鶴欲摩雲
空澗殊非俗蕭疏過不群長吟題壁句彩筆吐氤氳

眼前景象信手拈來盡成
名句令我想見終南佳境

過朝天宮舊館　有序

丁巳之秋余應江南省試覓寓朝天宮畔忠
烈祠中時余年幼孤弱每爲宵小所排擠因
易姓名鍵關其內羽士杭君見余攻苦不休
私問小童童爲述其大畧及撤棘不售羽士
亦爲浩嘆迨壁丙寅歲以他事過秣陵復尋
舊寓羽士仍以舊姓相呼茗椀慇懃兼以來
歲省試相訂余語之故且告以戊午會提京

聞杭亦報然而喜因之有感而賦

重過下帷處淒然淚欲潸天今憐我儒人昔侮予孱名姓從新易詩書掩舊關羽流仍記憶語故一開顏

[點睛升沉無限悲涼感慨序中曲折盡致詩亦不漏不溢行止自如]

重九前一日登燕子磯

勝蹟臨江口登臨亦快哉連天濤似雪駁岸浪如雷石壁千尋立蒲帆三面開不辭風落帽直躡最高臺

[雄渾高爽卓然盛唐都無一毫草率之迹故妙]

夜發真州

返棹發江上輕帆帶晚烟郡舟齊擊柝孤艇獨鳴舷戍鼓遥村發殘燈竟夕懸旅懷多輾轉側耳聽潺湲

[語語是夜發真景詩中刻畫可謂畫態極妍]

雪後偕友人看杏花

瀲灩摧層城春林生艷倩輕寒留上巳積雨失清明纔弄緋桃色旋飛白雪英過君同載酒看屐惹山行

[絕不作意而一氣渾成之中可以壓倒元白]

乙丑送有章家叔返桐鄉署

送客西陵去乘槎帶晚潮雖然憐短鬢尚急快春霄客久歸棚樂送窮詩倍高登臨應紀勝慕眺莫辭勞

其二

產薄耆微俸裝輕伏遠行青箱猶故業白袷尚閒情應有新桃李無憂舊甲兵論文千里合未可斷嚶鳴

[殷勤篤厚若慰若勗古道照人不比尋常交誼]

午日雅集休園

競渡觀如堵吾儕獨在斯幽居無熱客雅集適良時榴火欣當戶蒲根快出池相看兒女戲糭臂互纏絲

[亦只尋常景物寫來偏覺生新總是筆無一點塵俗耳]

自誓 有序

余性佩直與人交多率真進言或謂恐以此觸嫌犯忌空從簡默因服膺此語詩以自誓

涉世如桴海波濤簇片帆積多見忌好好庶無讒行已憑真朴通神仗至誠君言洵藥石為爾佩三緘

[自誓處都是自勵蓋推之性自是不移]

自戒 有序

余性剛駁每遇事多據理直行或謂恐以此召怨招尤盍從忍耐因再拜謝之詩以自戒

甲午十二月鑄涌假觀閱竟還之書此誌之

天地綱常重吾儒力仔肩衷雖虛若谷道必直如絃
卑牧安人後撝謙祇自全守雌黃老訓百忍可無愆

忍字有是非得失須看此等忍法為何如

過瓜浦舊寺和壁間韻

蘭若崗塵隔山僧揖我停香雲留几席全碧耀窗櫺
寇至全無擾神依信有靈何須飛錫去幽勝足繙經

五穀氣味平淡沖和終古莫厭若山珍海錯不能有嘗有不嘗數嘗亦必生憎讀此等詩者自省

友人携妓過休園看竹分得十四寒

予散貪看竹更問主人安橫落繁中熱蕭疎起夏寒

良朋方載酒好雨即鳴澮況復添詩侶花間下彩鸞

起句翻新結句取致三四佳雅五六流動風格蕆無間然

偕友荷亭坐雨共用三肴

十畝足菴茅亭開水一坳清蘋魚潑潑灌木鳥嘐嘐
雨過繁香合雲遮遠岫交圍丁能致客蓮實進充庖

雲泉花鳥寫得作意濃人更用圍丁作曲終雅奏何共擬起橫生天真爛漫也

丙寅季冬步友人韻送家叔繁修歸黃山

折柳對盤餐歌驪與未殘論詩崇脈直按律豈容寬
木落崗餘翠楓凋葉剩丹黃山名勝在登眺莫辭寒

七言律

中秋前一日偕諸子再集休園共用中字
中秋後六日偕黃羲文張象麾魯桐門夏次公
秦帷式盧阜崖湯映台魯蒼舒陳東生戴占
渭同諧諸子休園雅集共限元字
壬戌九日登高感懷
彭雲客年伯以詩惠贈步韻奉客
癸亥元日
詠走馬燈
癸亥仲春招妹丈張子韋存休園觀梅承以新

詩見贈步韻奉答
休園梅花盛開率　先大父　先大人像爼豆
其中因念老樹婆娑皆先大父所手植而先
大父仙逝荏苒已十年矣追溯當年瞻依膝
下不可復得愴然有作
園居有感
夏日雨過休園集字二首
偕顧九恒吳皇階夏鳳岡魯近齋同諧諸子集
休園共限十四寒韻

中秋後二日集諸石室觀劇即席偕二弟共用
樓字二首
賦祝太守崔蓮生年伯二首
送張子韋存妹丈偕余妹返京口
賦祝郭自瞻先生
九日雨中登樓遠步張子韋存原韻
喜馬嚴沖太史月雪枉顧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甲子除夕都門有感二首
乙丑上元有感

元宵旅舍偕陳子兗章賦
病榻不寐偶成
南陽以東目擊水災有感
七夕舟泊淮陰
秦郵過友舟迎賦諸
賦祝堇遠寐叔四袞三首
徐臞菴諸集四香堂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夏日偕表叔汪聖木家叔有章禁修堇遠諸公
夜集休園共用收字

原缺第十葉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彙評

七言律

書室初感雨中漫興

懶居有訓凜前編容膝何妨卜築偏坐擁百城恣研悅窗開萬卷任漁畋香芸辟蠹消蟲跡芳草侵堦懷鶴眠斗室初成逢雨露臥聞蓮漏滴涓涓

詩有一種清氣浮于毫素對之宛若新桐徐引晨露初流

友人拾賞並蒂芍藥賦贈

曾聞宛奕刻花華豈若將離並發葩齊吐芳心分向背各矜紅艷妬天邪折來贈容非相謔開未嘗曾莫恨差我有良朋堪對此雙懷彩筆麗於霞

咏物之詩妙能精切真雅可謂巧慧天成

賦寄家伯淡菴學憲

芙蓉峰接絳帷開多士如雲盡楚材（時衡文三楚）羽觴風馳清四野龍文朝起映三台屏藩久藉功偏重臺閣爭須詔又催何日得循陳玉屑片帆飛渡洞庭來

辭峰飈豎逸氣雲浮克共所謂可以鐘鼓詞林笙簧文苑

賦贈李廣庵年伯兼壽

秀拔衡山第一峰翩翩熊軾暫相從時任司馬署府篆澄懷
展鑑饒千頃浩氣凌霄薄萬鍾積異久聞傳沼譜恩
渥應許注泥封稱觴麋有揚州鶴好借南飛引興濃
半嘉州之清拔王右丞之溫潤是詩兼有其勝

友人移贈洛中牡丹賦謝

茅齋無可著羅綺未得名花釋恨看誰向王家移幛
錦忽從天外落霞丹芳華似獨憐遲暮培植能先及
歲寒須信明年三月後燕城欲作洛陽觀
清思雋致秀色可餐

謝友人贈白兔

玉衡星向碧叢沉耆老方沾雨露渥玉衡星散爲兔王者恩及耆老則白兔見自昔奇毛徵上瑞于今遐足實中林山間特贈
雲英遇江上樊饒月魄侵伴我丘園宜與爾繁華絕
處有退心
昔人謂子美咏鸂鶒詩凡是籠中水鳥俱可假用未免太泛似此咏物可謂典切不浮

隱居漫興 廻文集字

清風旻竹咏前軒曲徑蒼苔鎖古園疊嶂月陰花皎
攸水旋螢火夜屯屯更幾倦鳥樓栖穩夜靜哀猿掛
樹翻棠與辱志吾谷隱酒謝高臥偃荒村
宛然一幅村居夜景昔人謂摩詰詩中有畫若此寫景正恐畫亦不能到也

公車南還宿遲遲中口占

烟水含青入翠欲一痕村郭出郵驛誰家亭衙荒連
棟是處風塵晝掩扉雨後猶看花片片春歸不見燕
飛飛封田麥浪入爭慶塵喜江南綠更肥
神骨俱清更多沉着

公車初歸聖臣二弟招飲觀繡毬即席限香字

金臺漫擬賦長楊猶喜淹留到草堂玉蓋無心傳異
種琪花有意殿春芳攜樽不遜名妃勝府傳西郊咏牡丹處開
雪偏憐衛女妝棠棣共歡今夜拔楊期聊秋惹天香
于咏物中想見作者自命而期望意溢于言表友愛情濃于此見之

步韻賀家兄覲公新遷

欲避塵囂卜宅幽峰陰濃處枕溪流傳經自昔貽書
帶世德于今須作求共說鶯遷逢九夏遙期鶚薦在
三秋金門賜第他年事彩筆應題五鳳樓

措詞命意處處雅貼消帮善須善辭

友人招飲方園賞牡丹即席限湖字

時從雨際踏春蕪花事將闌興未孤翠積萬叢連北郭波涵千頃擬西湖名花合奏清平調佳客堪留雅集圖我欲此中謀結夏嚶嚶先聽鳥聲呼

一氣渾成不假雕飾自是盛唐一派

避暑平山堂舟中偕友集字

舟泛平山遊蜀岡招邀勝境納新涼風飄柳影渾無暑露裛荷衣別有香殘處笙歌依書舫數聲鐘磬出

僧堂可憐車馬勞勞客誰似吾徒泉興在

項眉山先生集字詩有詩不如人好字稀之句遊春偶集字佳語吾欲以此詩贊之

遊棲靈禪寺集字

杖頭偶挈泛湖船消夏何須載綺筵度曲蓮房驚宿鷺彈琴竹院聽新蟬烟籠古寺荒三徑日麗平山識五泉回首斜陽歸去晚望中微月映霞巔

右丞詩有云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讀之矜躁俱釋吾于是作亦云

題友人張氏蓮花別墅集字

早秋清泛水亭邊瀟灑荷香拂綺筵高臥烟霞留石韻遊聽款吹傳冰絃松風忽斷三山雨柳浪還過九曲泉野老忘機惟習靜閒看浴鷺傍池眠

集字中難得一氣渾成絶無補綴餖飣氣習所以爲佳

重過張氏別墅集字

買棹河濱續勝遊扶筇信步到林丘蓮塘繫艇鷗猶泛水檻投綸釣未飲支枕漫成蕉鹿夢忘歸且向圃農休臨池戲寫黃庭字覺若書空只寄愁

通首閒適想見作者胸次高人數倍

夏夜偕友對月和韻

避暑相將過石林塵除散步共開襟月移半壁樓臺影風定疎枝藻荇深螢火間從花底見蟬聲時向樹頭吟清宵對此渾忘倦詩句悠然更會心

良宵雅集曲曲繪出快讀一過定如灌[illegible]

夏夜飲履聲堂觀荷和韻

水榭雪藕列芳筵碧沼芙蕖磬昔年題句漫矜追麗事傳杯不異泛湖船香風冉冉花如語蟬影沉沉葉似鈿爲愛主人開白社署名應繼遠公題

秀骨之色撲人眉宇

贈僧菅十

誰云城市不山林蘭若逢君一撫琴揮塵清談欲慧
性映階明月想禪心法書工妙推三絕戒律精嚴守
四箴僧有道行兼工書法欲慕蓮公開白社應知陶令許追尋

起句超忽逼肖風格直擬襄陽

弔史道鄰先生墓

真主龍飛自北平棘門壩上盡無營倒戈所向傳三
捷樹幟徒聞守一城隻手希扶天柱折寸心欲挽地
維傾身殲國事雖無補忠義煌煌凜若生

忼慨悲壯足與題事相副史公九原有知當爲首肯

題梅花嶺蕭孝子祠

劈過堂前憑弔淚梅花嶺畔氣蕭森烹肝豈羨三牲
養刳腹能全五鼎心孝子割肝救母母病霍然奇行驚天推至性
專祠乞地表徽音余祖水部公偕合郡紳衿請于太守乞地爲祠祀之先賢古
墓堪鄰比忠孝同昭烈士衿祠旁即史公墓

忠臣孝子天然並峙詩中特爲拈出梅花嶺上有此勝蹟足爲蕪城生色矣

題露筋烈女廟和壁間鄭滄菴兵憲原韻

劈日清波起縠紋片帆飛渡疾如雲林邊落落留祠

翠殿角荒荒集鳥羣玉骨不須增彩繪冰肌只合薦
清芬停舟快覩高賢詠追和猶然凜見聞

作此種題不敢輕易落筆是詩樸老清堅一洗習調堪與滄菴先生壁間作後先頡頏

庚申上元觀燈和韻

昌運欣逢祀九天傳柑戶戶列芳筵未觀帝里笙歌
盛猶見蕪城笑語叢臚畫千村衣短褐春來萬井食
榆錢六街燈火雖爭勝惟願同登大有年時方饑饉故漢豈年
之祝

憂時覊俗之語出之燈火喧集之時昔范文正以天下爲己任想當如是

重葺休園有感有序

休園者　先大父水部公著書習靜之地也
先大父解組歸田即以杜門謝　先大人爲
事及　先大人成進士蘭書中秘　先大父
專以著述自娛故選言省錄詩詞蘭集皆以
休園名之著述之暇間構亭閣池榭以供遊
憩南北士大夫過邗者咸往來題詠其中勵
自　先大父　先大人玉樓召赴遂致金谷
荒蕪休園與廢變遷幾有不堪回首者穢雖

感慨係之亦徒付之無可如何而已迄已未暮春敬公車返舍復過休園載覩一草一木皆係 先人所手植其水其丘曾為 先人所釣遊未免有情誰能堪此由是重加葺治漸復舊觀移榻下帷悲喜交集率成四章以誌感焉

重覩休園百感生頹垣斷井不勝情疏池復整閒丘壑闢地仍鋤舊棘荊十載螢窗悲有待一庭雀躍喜無爭優游豈是吾儕志珍重 先人手澤營

其二再疊前韻

春來無處不花生解語迎人若有情金谷再題推李謝輞川重繪待關荊詠茅掃徑揮鋒去插槿編籬息蟻爭三策下帷師董子臨文條焱費經營

從來盛必有衰美難為羅玉山既廢不聞復有玉山金谷云荒何得更稱金谷想嘉心傷留覘志在肯堂見曲木之用雲屐為念匪愛乎泉之樹石不以與人匪直美乎遊觀實有當于仁率愛為羅毫作踐俾覩者知想嘉之能繩武非僅與舉人詞客賞遊觴詠徒擅風雅之名已也

休園落感下帷讀與

荒園何幸又重新花木爭妍值暮春草闢清幽擊寂泉流曲折響潺湲靈和風數葉張緒谷口高踪慕子真閉戶詳云多歲月分陰宜惜可書紳

其二再疊前韻

欣聞鶯舌隔簾新無那東風欲送春綠樹覆池枝影濕紅泉激石水聲鄰園林式煥吟偏麗酬唱頻增樂自真倦讀推窗蒼翠滿高懸蘿薜若垂紳

廣陵臺榭不乏巨觀大都為遊豫宴遊之地懸嘉航龍以守先業勤下帷為急賈愚相去奚啻徑庭而四律亦復姿態橫生直逼唐人風調

雨過丹陽

靄靄春雲覆女牆霏霏纖雨送孤航數聲野鳥驚人啼兩岸黃花笑客忙何處鳴檣空赫奕漫無善政謀農桑流離載道思良牧願借前籌立義倉

遊覽所之關心民瘼他日立朝風采于此已見一斑

晚泊洛社

喜看風正一帆輕又值潮生兩岸平幾點鳧鷖依渚宿數家燈火蘸波明村醪曲曲漁歌遠石磴層層夜柝清莫笑停舟徒擊柝更兼鼓吹有蛙聲

秀潤之色如春山雨過嵐氣皆青

題海烈婦祠

毘陵郭外放生池池畔煌煌烈婦祠百代馨香歸枌黛千秋廟貌仰蛾眉懷貞不解帝春鳥飲恨惟聞泣子規欲賦招蒐猶未得古碑湲處漫題詩

寫得烈婦儼然如生祠內作者雖多終推後來居上

舟過無錫遇風志喜

嵯峨勢接晃王宮塔影干霄峙碧空山色葱葱迷蛾展水門客客掛漁量奔湍桃浪三千里歸息鷁程九萬通想為姑蘇春欲去芳姨特送一帆風

襟懷雄曠落筆不作錚錚細響

晚抵虎丘不得登眺

重雲疊疊擁孤村歸息風檣遇雨痕一片晚烟籠茂苑千條弱柳鎖閶門山塘訪泊天將暮石岸維舟且漸昏入耳吳歌堪共醉燈前今夕且開樽

筆墨和潤詩有藹吉之氣

偕友人初登虎丘

春暮停橈向虎丘傍君看展共尋幽朱欄掩映開翁舍翠竹蕭疎傍酒樓郁石坐看如畫裏登崖遠眺似空浮亭臺是處堪欣賞秋欲任吟最上頭

紀遊詩每在切景寫事不得泛泛作山水習見語若朱欄掩映開翁舍翠竹蕭疎傍酒樓蕭何真可謂虎丘佳境無一字虛設者矣

題顧烈婦祠兼弔嚴義夫

桃來疑獄說飛霜巾幗鳴冤矛舖堂一劍流丹成不朽千秋血碧有餘香輕生祇為全夫死守義還教塋婦傍節烈雙輝堪重峙吳人應與春烝嘗

通首遒練之中復極森秀一氣渾成全不覺追琢之跡近體詩難得如此自然

弔五人墓

巨鐺矯詔出鸞坡正士端人陷網羅聲狡附懷匡奏少閭闔扶直義聲多從容就桃無難色慷慨臨刑有浩歌古墓至今傳姓字五人千載仰嵯峨

詠得五人有氣色洵足義風千古

登胥門弔伍大夫祠

離離荒草滿城隅遺祠欣瞻伍大夫為父復讐能破楚代君雪憤更強吳奇勛未許標麟閣直諫翻成賜屬鏤莫鬧孤臣常憤憤乾坤正氣賴公扶

表揚忠孝正大昌明音揚節吉作子胥論容外闡鬼哭聲若伍大夫聞此詩必當含笑泉下

友人招遊支硎諸山三首

溪橋曲曲水潺潺士女紛然雜往遝法界莊嚴羅萬象香烟繚繞擁千山籃輿絡繹來何遠紅袖翩躚色更殷瀑布疑從雲外瀉窮源直上欲追攀

盛唐七律克實光輝種種備美至老杜則正中有變大而能化縹奇越險不主故常變也神動天隨從心所欲化也後人學杜率多勘覈未徹師襄失真懸揣摹之瑕每與同人論詩必以唐律為宗宜吳門耙遊諸作因為震蕩今人不可當倪也

其二

汾潭禪院倚山隈峭壁巉巖合復開古柏麥霄含翠黛孤杉蔽日有藤芊水流石徑騎如雨泉落峰頭響若雷闢道支公曾遁跡達僧立語且徘徊

語語自然句句奇闢疑之唐人當賜岑嘉州得意之作

其三

峻嶒怪石枕山蹊謝屐難登倚手攜護設松風荒寺北況沉落日曉峰西仰瞻勝蹟行忘倦遙望丹丘意欲迷乘興莫辭歸棹晚夜遊携飲醉如泥

三詩調高法老真是盛唐風格

友人招遊上方山

風雨蕭蕭隔復淒忽追曉霽任登臨千層栁浪迷天碧十里花黃徧地金古渡橋頭無酒舍重巒高處有禪林三吳保障人爭祀赫赫聲靈亘古今

音節高亮氣象弘昌一派靡靡之調

重遊虎丘

舟過長堤復逗遛三泉亭畔與悠悠殘碑自昔標名勝新碣于今有唱酬石可悟兮聞羽化劍能飛也只池留何時重買吳江棹擬向名山續舊遊

首尾一氣斷轉悠揚有致綠枝頭流鶯百轉之妙

返棹言懷兼值送春 時諸吳門乞大中丞援例具題請封事竣面還

遠望燕峻接稻畦萱庭今喜志無違 家慈今始與封 龍章再錫千行墨 先嚴先慈昔受單封故云再錫 鳳誥遙頒五色輝稻府猶然傳舊草蘭臺漫擬嗣前徽回時正值春將去載酒花間一送歸

佳氣鬱葱昇思洋溢

吳門初歸鄒千乾一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追棹春醲客共歸吳欲漸遠聽保稱雙柑喜對黃鸝酒一座欣看白袷衣妙選輝煌文易莂新詩敏捷句

如幾談天應就鄒君語轉盼雲霄振翮飛

香倚可人朗誦一過覺有芬芳溢于紙上

步韻風謝鄒子乾一

學飛猶自類鵰雛豈有文章重帝都折東開樽頻走
鹿憂時苦雨厭啼鵑春花似錦來金谷秋水為神坐
玉壺羽扇綸巾君不愧詩成如繪輞川圖

骨秀神清自是風塵外物

休園晚眺送陳堯章之秦鄒溉東宇

樓臺拂拂繞薰風滿日雲山入望中薜葉高懸垂暗

綠榴花初吐綻新紅請纓欲釋淇黔憤借箸期抒大
小東別我孤城遠令節遙知歌笑舞筵同

三四新穎五六闊大一首之中憂國憂民之意隱然言外非尋常風雲月露之篇可擬

午日休園漫興

照眼榴花映綠蒲南園處處鳥呼雛風搖絲擲嬌如
舞露滴新荷潤若珠立命無須長命縷銷兵何事佩
兵符繞庭徧植忘憂草戲彩萱堂捧玉壺

貼切午日寫景用事無一不確又能翻新見長鳥推為合家能手

仝家叔祖有章兄觀公舟中喜見新麥

一帆飛渡更無前李鄒同舟豈偶然隨姿正黃知有
歲新禾未插已豐年掠波輕燕迎風舞戲水鳧鷖逐
暖眠童牧散歌田畯喜含毫漫寫薜蘿箋

寫舟行風景衝口而出皆是和平莊吉之音言外更有一段樂民之樂意固非行吟澤畔置蒼生于度外者可與同日語矣

偕有章叔祖新城夜泊

扁舟如葉影如萍高下漁燈繞水汀夏木陰陰啼宿
鳥綠楊隱隱度新螢入簾明月窗櫺射隔岸鐘聲靜
夜聽壯志不堪追往事對君只合話西泠有叔家于湖故云

泊舟夜景宛然在目末二句撫今思昔未免感慨係之

有章叔祖歸自粵東建遊叔招飲郊園限林字

脩隄新柳結層陰遊客南歸別思深粵嶺雲山供嘯
詠長江波浪逐謳吟有叔粵遊詩篇甚富一經自昔名東粵二
阮于今嗣竹林歌吹竹西猶未減芳園竟日喜追尋

遊別臺台之意溢于言表而詩思清俊殊而多風

園居偕友論茗

靜憩虛齋暑氣清時名原謝更誰爭性成松桂幽巖
靜香引芝蘭石室生倚枕夢回僧榻隱忘機覺後狎

鷗盟投枯破悶從吾好蟹舡逢君喜共烹

細玩此詩知能于脱香色嶷聞領取妙味者

雲山閣偕友眺遠

子猷訪戴到林丘乘興同登最上頭山色有無天際外雲峰變幻望中浮平臨萬木啼黄鳥遥望千帆起白鷗極目蕃蘺名勝地不須明月也應樓

通首俱是登閣遠眺下筆極有分寸當與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之句並傳不朽

初夏夜飲暴池閣

一片明霞映夕陽茂林修竹鳥迴翔山圍卜夜歸新

醖曲檻迎風試晚涼隱隱芰荷方出水田田蓮葉巳生香畫船莫悵人歸遠洗盞何妨更徜徉時有友人泛舟後至

語語切初夏句句切夜飲一字移易不得中二聯有雨滴梧桐風來楊柳之致

廣陵濤競渡　廣陵詩會題

廣陵非復昔時濤疏瀹頻頻送晚潮疊鼓催開催眺伐能猶誰見擁旌旄紅舒榴蕋人爭妬綠泛蒲樽飲正豪一自楚人傳競渡未能免俗亦揮毫

絕不從競渡鋪張渲染只就時事作感慨體言外有感慨悲歌憂時之意末只將弔屈一點作收可謂畢人所詳

泛舟法海寺分得林字

榴樽縱飲傍鷗岑遥望橋頭祇樹林畫舫隨波流泛泛新篁浮翠影沉沉悲絲半是巴人調時鬧舟繁絃聒耳故云抱膝誰爲梁父吟醉後招提堪邦步閑來松下聽幽禽

意閒境遠想見畫人濃致

吳園次年伯讌集休園共用一東韻

平林積翠漾晴空草閣傳杯逸興同樂道愛蓮思茂叔狂吟種柳憶陶公風迴樵水層層碧霞映雲山處

處紅樵木雲山小閣扁額重過休園增感慨新詩寄我氣如虹

園翁年伯詩作重修休園詩見寄淹潤明秀當是許郢州一派

蓮舟即事分得芊字

黄梅節屆雨逢絲絲綿縈臨風倍爽然十里芰荷香散馥一堤芳草軟芊芊綺窗拾翠侵波影畫舫題詩綴錦箋人唱采蓮多逸興歸來明月映洲前

風調婉然定如出木芙蓉天然佳麗

送許筠菴叔岳入都舟中言別

欣黔首向京華帝里迢遥一望臨青瑣初承新飛
華金臺重看舊時花憂民莫若先蠲弊報國還應更
觸邪桑梓流離堪人告直言無隱且忘家

莊雅不佻彷彿唐人應制諸詩末二句以桑梓流離望給諫憺切數陳淡得古人贈言之遺若一味贊談便失風人之旨矣

其二

扁舟相送泊孟城無任依依離別情蝶隱萬家烟霧
遠水連千里暮雲平河橋楊柳人爭折畫舫驪歌酒
漫傾莫厭滂沱沙邏孤預傳霖雨沛蒼生

離情別緒一往遥深雜之唐人贈別詩中幾不復辨

寄懷同門馬殿中太史

迢遰金臺氣誼真紵衣縞帶獨相親時同侍側聆揮
塵每過論文掃積薪愧我青衫歸故里羨君彩筆冠
群倫屋梁明月與思切雲樹蒼蒼又一春

憶人之作最難得真摯語二作文情潛逝寫得肫篤金蘭畫如懸肩絕交論可不作矣

其二

帝城握別正春殘途接泥金反倍歡最喜王陽今在
位渾忘貢禹未彈冠雙魚遠寄龍蛇字一卷遥頒珠

玉盤渠閒戀華君獨步戀無赤幟並詞壇

不作嶔崎悲鳳之言而欣幸意篤然言外于此見懇摯交道之真自命之遠覺昌黎三上宰相書猶未免唐人習氣

墨池閒燈渠

連旬霪雨快初晴折柬攜樽續舊盟芍藥欄前鶯舞
蝶垂楊陰裏聽啼鶯樓臺影倒流獨競燈燭城侵焰
倍明卜夜荒園堪共醉參橫斗轉月三更

湖亭初霽之景摹寫最工五六刻畫墨池燈影更覺悠然可思

咏池中白鷗

羽毛濯濯自離群偶傍寒塘陣獨分雪上佇臨留跡
去沙中忽地有聲聞幾成尺帛傳蘇武書罷黃庭羲
右軍原約蘆花全伴隱從驚便避蕭秋雲

典雅精切題字不可移易少陵咏物諸詩獨步一時得此足堪繼響

虹橋觀水限觀字

河源傾注浪漫漫問水虹橋賞大觀近岸已無芳草
路小流惟見婆花殘雲斂頹按紅牙板雪藕輕浮白
玉盞田舍堪嗟皆淹困蕪城敗哭半悲歡

竹西觀荷限荷字

曲徑疎簾擁白波亭臺迴異舊時過碧筩酒勸携蓮葉紅藕香親纖芰荷三老盡悲禾黍沒六郎偏愛雨滂沱竹西歌吹疎繁盛爲念蒼生可若何

維揚古稱澤國近受水患更勝于昔而絲竹遊且猶不絶宜爲有識者所深憂若二詩之風華秀美固其餘技

寄懷民部姚陟山夫子

策對天人振帝畿御爐香繞近臣衣紫薇久藉文章重夫子初任中翰粉署新傳譽望歸桃李盈門多雨露芝蘭滿砌競芳菲贈依無那雲山遠翹首金臺夢欲飛

高華雄渾許品應在大曆以上

和韻奉答姚聚中世兄

偎舟朝發鳳凰臺握手知君鄴下才堂上樽開推北海筵中賦就媲東萊金昆並美輝煌映玉樹爭榮次第開魚書遠寄興懷切愁聽秋風蘆荻哀

一首之中交情世誼宛轉如話觀彼作渭北江東語對此有霄壤之別

中秋前四日集豫桐門濟園聽秋蟬用一先韻

卜築清幽遠市塵天香亭畔斂芳筵青雲渺渺聯征鴈綠樹陰陰噪暮蟬隔苑砧聲催木葉盈庭秋色繞玲瓏瑤臺半霧烟娥面擁共平原待月圓

詞調分韻固屬樂事實心悉嘉節景寫來逕字不青故空幾于題無剩義若虞與會更復豪邁不懽以貼切中秋前四日見長也

閏中秋對月

長空淑氣擁金波令節秋中喜再過天上羽衣猶欲舞人間珠步復聞歌廣寒桂子香須落太液蓮花色更皤想爲霜娥前抱怨猜嬋添得九霄多前月中秋無月

昔人鬧子昂明月懸高樹長河沒曉天但秋不切春可見昔景寫事貴于移動不得若此清華典麗不僅于移動不得也

遊和友人上元新市觀燈原韻

萬家燈火賦圓靈我獨分藜對硯屏是夕邀予未赴畫閣崖歌人似玉隋橋車馬客如星烟迷不夜城俱碧月映中宵觀更奇爲念東南民力竭擁時頓覺酒杯停

不侈談艱擧筆管之詞而獨寫蒿目時艱之處具由作者胸次不同

重陽前一日偕友人登高分得塘字

芙蓉落老菊初黃預約登高躡此岡絕壁蓮由行徑路流雲帶潤小池塘詩成正好題湘竹茶熟偏宜煮石床明日不須同別勝共來山畔佩芙囊

典雅清穠飄然有凌雲之思尤妙在切重
陽前一日與九日登高不同方推合作

登文選樓憶池陽亦有昭明書願喜宗德同乘

傳其地

兩地相傳帝子樓憑臨遙思結滄洲假人夢落衰葭
水覽勝情滋苜蓿秋命酒恰宜青嶂合著書堪與勝
山留丹黃今古推同調願假長風互校讐

曲折如題奇懷曠遠覺古人
良友俱在清音爽節之間

公車就道述懷

聞道徵書出帝州閶闔修阻應旁求天人擬上三

千字著述常懷十二樓經圖必先培士氣籌持尤貴
釋民愁研衛莫厭多延瀾四字教陳任去留

看其胸中是何抱負眼中是何
覩處量經生拈弄筆墨者所能

拜辭先大父水部公先大人傳御公墓有感

追溯詒謀世德新敵衰如故懷先人靠依予舍悲難
再展拜荒窀淚滿巾諷讀風聲吟虎豹離離車聲臥
麒麟邁延欲去頻回首嶷望松楸倍愴神

仁孝之思蔚然溢于言外想
見夕陽衰草徘徊丘壟時

拜別家慈

曾聞華徵說承歡欲依春風徵羽翰廿載貞操廿茹
蘖三更篝火慰和尤君親承敢分岐報忠孝移來實
一瓶有子裝離惝書指斑衣課博母心安

語語從至性中流
出自然悽惋動人

拜辭失岳大令念修許公及拜別家岳母

家聲自昔號烏衣坦腹東牀許奮飛鶚薦三敢名弋
萑鵬程萬里事仍非掄才月旦推青瑣椽筆風雲重
紫薇瞻拜靈輿多感泣晨昏何計慰慈幃

其而不率質有其文自是一等
渾金璞玉之作人不能擬也

留別瑩臣二弟

把酒歌驪賦別詞慇懃屬望是連枝詩書食報雖天
意得失由心貴自知跡下無人須覲勝閨中有妹惧
晏吝臨岐剌剌非饒舌孝友期君慰所思時弟久已分爨故云

寫得母弟兄妹豊側纏綿
不知情生于文文生于情

留別內子

樸被輕裝上帝畿衝寒雨雪正霏霏雞聲茅店勛
相憶馬跡長安暫羈遲誦謨渾忘天易晚甌揚末卜
日常依家春報路對黃嶺豈放蘇家不下機

燕姬中復露另藏本色此
中悲憤俱有掬珠自知

留別同學高小郊德孟大家兄觀公諸子

聯明風雨憶建林角韻分題共衙徘三載揣摩聯易
去一宵話別意偏長文章自古推求是窮達由來易
彼蒼若同旅人離索况燕臺春色滿詩囊

愈淡愈真愈樸愈老覺一切雕琢粉飾
者無此氣骨末句竟是唐人名譯

斷別汪聖木表叔建寧家叔

憶昔髮髮嘆子身下帷攻苦出風塵十年聚首誠堪
格三世論交誼獨真闔內叮嚀多弱息堂中珍重有

慈親感君肩鉅相期切許我忘家侍 紫宸

只如序說家常寫託親故而情文斐
畫令讀者意感神傷詩之最真摯者

建建家叔招飲方圓祖餞郎席賦別共用先字

玉屑霏霏降自天是日大雪名園祖餞列芳筵上林未覲
花如錦高閣欣聯柳欲棉千里驪車驚馬後三年獻
賦休人先驪歌唱罷難辭醉此別應須各勉旃

領聯景中有情一結更
爾淡厚處實各盡其妙

界首阻雪

攬轡登車嘆別離那堪風雪重淒其千家茅舍成堆

玉萬獨垂楊盡挂絲春色仍邀花信早寒水未勝客
行遲今宵應有蕪城夢猶是依雀膝下時

語亦在人意中但覺情真味
苦焉遊子者何堪三復此章

寶應阻雨

極目長堤路正遙驊騮馳驟試輕軺雨師好客留三
舍風伯催人近九霄漫有茅簷堪信宿愁無佳句負
連朝難辨頓覺塵氛遠開卷挑燈慰寂寥

客途阻雨真實苦境偏寫得
典致淋漓足見胸襟高曠

過韓侯釣臺詩以弔之

此地登臨憶昔賢韓侯雖往釣臺傳塵埃一飯人難
視富厚千金報偶然滅楚成功翻名稱王齊請就已
招忽未央宮闕今安在憑弔王孫尚可憐

結處遠邁一筆前六句分
外精神此青家托裏法也

曉發望東山

帝京迢遞路間關閱歷方知行路艱風色促人學手
足霜華落鬢老客顏南飛群雁鳴偏切北遠征人派
獨潸遙望家山高可仰景行私淑願追攀

詞句恬雅聲調鏗鏘所謂
掬獨之極反歸平淡者乎

和壁間女子韻賦此志感

蕭郎清吟與正酣遺間成鼓已連琵最憐錦半悲流
水淚惜紅顏怨落花萬里從征依舊業三更逐隊恨
琵琶斷子屬和徒題壁未卜他年龍鋒紗

因和詩想到詩之完竟此種意況難堪卻是事情所必有者故妙

棗陰淪茗

午夜轔轔促塞輿侵人寒色五更初田家有歲歌登
室烽火無驚息羽書旄積山蹊聲湍急馬蹶石濺足
腳騶蒙陰清茗堪消渴肩鳶猶衝賦子虛

結句合到著上匪夷所思如此使事乃爲靈妙

過羊叔子故里

歇馬羊流日未晡前賢遺蹟半荒蕪斯民直道留今
古太傅殘碑問有無緩帶輕裘傳鎮楚長江浮筏紀
平吳請看道左循良碣能似當羊墮淚乎北道德政碑碣甚濫

弔古傷今心中眼底㧾有一段憤懣不覺流露筆端卻又出之蘊藉

望岱步太史方夫平原韻

岱嶽巍巍馬首東仰疑呼吸與天通嵯峨俯綴青齊
小縹緲遙瞻北海空派引流泉成汶濟支分峯石鎮

兗兼趣章我欲凌峯頂一統河山盡望中

抑量身泰岱絕頂目空一切實實寫得出來

山行憶舊

勞人草榻正徘徊何事鑾聲着意催策馬流虞山徑
險照來惟旅輕巢回石門處處猶連棘古廟荒荒催
積來最是昨宵殊夢幻曲江引領醉仙階

中有羈情景如見吾曾經此乃歎此詩之真末以佳夢作結與會亦復淋漓

入都重謁方夫子時任明史纂修官

登龍三載望呼嶸釋帳重瞻感倍生青史已開新事

業黃扉仍積舊家聲福庠獨信文章業師弟相逢意
氣傾南郡知名持流近旅云門下有康成

喜晤工垣許芻菴叔岳自秦闈典試回都

工穩中他殊宕之氣自是文采風流

帝簡持衡奉聖恩知人得士馬群空瑤璣歷歷歸獨
網茸木紛紛入藪龍淨掄三秦推燕日文開八代推
鎮風騷中道日蹊驗睨廳有封章建 聖經

正而揚花風雅忽然斡念痌瘝知其百心民瘼久矣

喜聞壽伯父新授烏臺賦賀

輕輿褰騎逐風塵又作長安獻賦人自愧獨看隋苑月相招同醉帝臺春繡衣珥筆家聲振白簡趨朝氣象新驄馬行行知共逐逸聞都下重埋輪

前半寫得殷懃後半寫得肅然委婉嗚咽筆下一時俱到

壬戌禮闈初場紀事

南宮　詔下選場開多士紛紛盡楚材角技爭能誰入彀齊驅並轡孰登臺文苡上輕星河影劍氣遙連雲漢同橫掃五千衡彩筆惟期珍重出塵埃

其二

好學當年泳武公詩言堪繹義難窮首題贈彼淇澳一節心存元善無紛騖次題子張問仁一節世福王仁有近功三題聖人治天下四句一德成孚歌喜起四題帝庸作歌七句萬邦作則憲明聰五題惟天聰明一節其疇五事全于敬六題覲日泰五句稼穡艱難入告同七題君子所其二節

爾時向爾鑒眼其揣摩靴甚可知想其文心真有躊躇滿志之樂

二場紀事

聖德神謨靖八荒儒生何幸與賡颺兢兢保泰追堯舜翼翼虞懷邁禹湯表題滇南蕩平不受尊號移孝作忠抒素志論題以孝事君則忠引經折獄守王章封姨埃爾增惆悵信宿風虐問未央午餘太風

字字貼切風題真覺筆歌墨舞末二句點景雖目風沙令我不堪回首

三場紀事

戰罷名場興未闌詩思躍躍並文瀾都俞吏載賡歌盛世陛今傳湛露歡第一問泰交講幄弘開逐學懋第二問君學儀型聿著化原端第三問教化循良吏得農桑慶第四問吏治第五問農政太息無煩擬治安

三場俱融會題意入詩不覺其巧彌覺其妙真可前無古人

出都門　聖駕謁　陵獻芻口占

耆定功成七載餘鐃歌競唱擁鑾輿止戈爲武　皇仁追策士崇文　膚慮虛燕市懷鄉情漫切江干歸客梯方紓龍頭未卜知難屬計日言旋慰倚閭

詩有臺閣氣象都不落板重一派由其崩審而後疎也

落第歸迤志慨

遊絲百尺繞晴空輕薄桃花逐曉風薊北春雲愁漢漠江南山色影重重難難自愧儒冠誤追合處悲吾遺塵獻玉君門懸再刖不堪搔首問天公

詞華底發氣郁炎開綠桐之
淒清終不似無腸之鬱勃

壬戌暮春休園再集

黑貂裘敝客初還三徑荒蕪久未刪水漲前谿流曲
曲竹含宿雨淚斑斑玲瓏巧簇花堆玉慈翠過鋪草
結環潑倒自悲過白眼酣鄰頻許共開顏

眼前景物寫來總覺淒
其言爲心聲于此可驗

書齋即事拈得入庚

偃仰書齋爽氣生曲廊淺處午風清宿藥映水紅偏
艷垂柳橫空綠有情支枕漫成蕉鹿夢逃名欲傍園

農耕園林雨過如新沐散步池邊數落英

是幽獨無聊情緒亦是清靜
觸悟機關一時索解人未得

定耕燈集

山園夜飲靜無譁叢竹參差秘晚霞壓幛千重雲似
墨華燈四壁火如花焚焚星斗聯銀漢累累珠璣纔
絳紗雷電頻催詩酒興恍疑風雨還仙槎

形容曲盡有一氣揮成無
摹擬之迹筆力雄健乃爾

夏日納涼偶成

雨過園林煙翠低角塋淺處隱黃鸝風翻柳影開青

眼石咽泉流漲碧谿萬事登堪閒裏老千秋莫向卷
中還豈長正好談詩句指日南薰又欲西

冷冷閒閒若不經意出之而已曲
折盡致五六二語直可作格言讀

墨池燈集二首

軒高虛敞覺涼生載酒西園暑氣清夏木森森饒野
意柳蟲隱隱作秋聲燈依綠樹明無定月印紅橋影
有情緩步長堤沙逕白令人如向玉山行

其二

洗盞移樽傍水汀銷聲定面要新萍白雲萬疊如堆

雪紅燭午條似列星熱客披衣趨北郭幽人揮羽話
西泠連宵風雨多秘姊催撤殘燈聚草亭

月色燈輝人情物理一經拈
出便恰當不移是寫生妙手

秋宵對雨偕流子堯章夜話

蘭窗幽豁竹几橫殘編舊業擁如城淒清夜雨蕭蕭
下淅瀝西風漸漸生自念總情空草水秋云寡合薄
聲繳知心且共連牀話不覺燈殘已二更

只是眼前情景眞實寫出耳惟
其眞實寫出遂成絕妙好詩

秋夜聽蛩步楊子西亭原韻

韶華躑息又驚秋壯志千霄近已柔四壁蟲吟如共
語半輪蟾影似垂鈎哀音可助羈臣嘆苦調能添思
婦愁聲我書齋眠不得宵教歲月付星流
寸陰之警病着使
來可念下惟改苦

七夕病榻口占

葡萄荏蔓綠垂絲花底層陰送晚颸忽報人間逢令
節共傳天上值佳期久要反覺輪烏駕輕薄何嘗重
別離多病茂陵猶病管爲憐隔歲賦離詞
清徵茂稚穩無一字近俗久要
一聯酸楚從前書案尤推妙手

賀李子敘樹捷南宮兼送北上應　廷對

芙蓉闕下拜恩初御柳絲絲入望舒馬帳高懸遺四
壁蘇鞭鑿刺惜三餘詞華直媲張平子劇切堪侔陸
敬輿壯不如人余自媿願君名姓冠傳臚
先見正大中有清新雋逸
之致不似今人作酬應語

秋雨竟日溝澮皆盈居民盡在水中由乎日濬
漁不修故也詩以紀之

荷花驟雨漲邗溝茅舍爭飛雜亂流百道蹄涔侵蟻
蟻千家飄泊嘆蜉蝣林花片片紅猶落逕草茸茸綠
更抽莫怨一枝棲未穩及時桑土畫綢繆
只一詩題偶人拯溺之
心畫露詩更悽見人情

偕楊子西亭把翠山房翫月有感步韻家杏

風塵落拓詠歸家樓閣依山望自覓獻賦無緣聯玉
笋高吟有客共金罍千尋夏木陰方茂百尺愁城醉
始開郤怪清虛丹桂影婆娑何事倚雲栽
感慨而有含蓄
者更悠然可思

輓王仔園孝廉三律

猶憶尋芳逸石眼春江夜月醉花前廣陵同人有
春江花月社題

笈敏妙追摩詰潑墨雲煙勝輞川一慟羽騫成大孝
九京奔訃恨終天長安聞尊公訃
哀慟數日遂卒時予獨墊歸擬登
未與親含倍黯然

其二

策援劉黃豈易收竹西壇坫擅風流人推大雅題金
谷天促修文賦玉捷楊舫不聞新著作亭誰恭舊
朋儕最惜白髮慈親老日對靈幃泣未休桐舫又一
草亭俱仔
園別業
齋名

其三

扶攜歸來傍水谿白雲踏踏雨淒淒秋中再閏時拈
韻巧夕重逢疑倡題（閏七夕中秋仔圖 香樺首倡詩會）地下有知悲
鯉也墜殞無主泣麟兮詩篇未竣名山業好待金昆
續纂梨（府煕詩稿未成故云）
（昔節淒苦情意纏綿不啻夜猿三聲能使愁腸百結生众乃見交情懋嘉篤于交誼如此）

秋夜偕高小鄉甥孟大錢月天家叔建甌家兄

親公雨集休園共用秋字

長廊寂寂暮烟浮知巳聊盃聽雨幽花下蛩音齊泣
露天邊鴈字正橫秋舉朝方慶昇平樂夜戶珠簾啟

閑憂我風雞衣嚴縈線夕烽無警任悠游
（偶然賓會不忘桑土綢繆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吾欲以此移贈）

中秋前一日偕諸子再集休園共用中字

園林烟鎖影空濛秋水盈谿曲徑通幾處寒砧驚戶
外半窗蕉雨響庭中昔愁重話炊香稻新醒頻開剪
燭蕉相訂來宵多逸興南樓風月古今同
（描寫景物逼面有遠致預期來宵與會更自盎然）

中秋後六日偕同諧張象菴魯桐門夏次公泰
惟式盧卓崖紹秋方魯蒼舒蒙東生栽占韻

諸子休園雅集共限元字

真率漸非北海樽漫勞車馬過衡門金莖未現金波
飲玉兔還升玉露繁誦讀有懷籌利濟浩安何日慰
黎元林泉豈必陳絲竹觴詠幽然靜不喧
（敘友生之樂勤將物之感墜中諸窩抱膝長吟令我一往情深）

壬戌九日登高感懷

金風颯颯老梧桐落葉盈堦掃不窮籬畔初開延壽
客鬢邊又插辟邪翁曲江賜宴鬪馳馬（是年九月殿試）樵木
揮絃送遠鴻令節登高增感慨强將短句付詩筒

（累點九日景感懷處獨淡最得重輕去取之法）

彭雲客年伯以詩惠贈步韻未荅

曲臺拔幟冠名場坊表居然邁古狂東粵三年歌阜
魯南天百世奉烝嘗大魁叢禁徵寒學重席龍樓識
義方（謂令嗣訪濂先生也）尊非不遠承月旦時吟佳句誌無忘
（氣象蒼皇音節弘亮足爲奎閣文章）

癸亥元日

驚見桃符戶戶新蹉跎又值歲華春近承先業惟千
卷遠紹宗支只一身獻業自慚同季子舞衣權戲慰

慈親居蘇雖列難成醉且學當年臥雪人是日大雪

龍武船開承歡養志在在見諸篇章如吾黠嘉與可移孝作忠者

詠走馬燈

當陽久已廢鎗兵楮國何爲復請纓隱隱旌旗留畫伏重重車馬蔚宵征未申號令三軍肅但奉烽煙萬甲明羨爾轉輪能有策貔貅環繞不呼庚

遊戲筆墨乃作如此起韶由其識通而才贍也

癸亥仲春招妹丈張于章存休園觀梅承以新詩見贈步韻奉答

蕭疎自適不虛奇繞屋孤芳靜對宜閉戶漫營陶令宅長吟時誦杜陵詩兩催新柳含金蚤雪壓庭梅放玉遲我愛曲江風度好樽前樂與泛霞卮

亦疎曠亦靜淡詩品人品俱見

休園梅花盛開奉　先大父　先大人像俎豆其中因念老樹婆娑皆先大父所手植而先大父仙逝荏苒已十年矣追溯當年聆依膝下不可復得愴然有作

憶別音容已十年敬瞻遺像儼如前愧無鼎養承庭訓徒有椒馨列几筵舊栁迎風猶解舞新梅着雨倍增妍獨悲色笑非疇昔不禁花間忽泫然

仁孝之思永矣而出真率之至愈覺婉轉動人

園居有感

曲巷逶迤遠市塵蕭齋靜掩樂吾真人偕莫逆多翻覆天道難知任屈伸草木欣欣猶似舊年華歷歷喜重新穿池引水非無意擬向橋頭下釣綸

一園而壘案得失若循環然此中可感不獨臺池花竹禽鳥蟲魚俟遊覽之樂已也

夏日雨過休園集字

煙鎖南園萬木深知時雨過個幽尋獨垂壓翠遮雲徑榴吐新紅艷適休久滯樊籠憐舞鶴閑來別墅聽鳴禽虛齋靜掩渾忘寂短句吟成一撫琴

其二

小橋一曲隱山阿旁有迎人出水荷銀杏垂枝渾似鸎金衣穿柳恍如梭草堂處處排蛙鼓石徑時時發蜩歌此地橋樽堪卜夜只嫌蕉葉雨聲多

將園中景物寫得如許花簇如在山陰道上覩秀爭奇應接不暇

偕顧九匡吳遠昔夏歷同會近齋同諸子集

休園共限十四寒韻

綠蔭園林雨露繁名花鏡秀殿春殘詞拿太白三章調飲擬平原十日歡但爛青燈常角韵何須紅袖共凭欄醉來起弄清輝影應有文星犯廣寒

何句軒真宇字瀟灑高談警座玉樹臨風此章兼有其勝

中秋後二日集語石堂觀劇即席共用樓字

亭臺歷歷望中浮煙樹迷離景倍幽舉爾徵歌來北里偶然聯興集南樓笙簫似聽霓裳曲燈火如同清夜遊今夕月華仍爛熳廣寒應未下簾鈎

花嶼草　七言律　三十八　舍英閣

其二

吳剛猶幸未全修月殿清輝分外幽楊柳陰中紛舞態芙蓉花下轉歌喉登殘擊鉢吟遙使漏盡傳杯興正稠此夜廣陵增勝事遊人不羨十三樓

健麗則難清穩則難麗遇此等題而能清能麗何原足以難之

賦祝太守崔蓮生年伯

恭代豐功美請纓邗風甘雨偏蕪城御屏姓字昭彤管漢詔賢良冠郡聲衆影一行仙仗入絃歌十邑口碑盈政政俗美庭多暇循于時聆塵訓清

其二

茱萸燦燦映芳筵異政紛紛煥錦箋積奏循瓜超漢傳教興絃管頌周年桃迷瀛海三千會詩積平山六一篇樓日　璽書褒課最佇看補袞　帝廷前

此如唐人應制諸詩中鄭具有氣骨不似他家專作南山獻壽之詞

送張韋存妹丈偕余妹返京口

積雨連宵喜乍晴扁舟相送不勝情江山望裏風波靜昆弟傳前美語盟自昔芝蘭聯譜誼於今蘿蔦篤姻盟揮毫願獻多男頌瓜瓞綿綿出甕城

花嶼草　七言律　三十九　舍英閣

真摯之語自覺娓娓入情懋老固篤于昆弟之誼者

賦賦郭自贈先生

淵明籬畔菊初黃獻壽群登有道堂策杖看花聯紫氣傳家美業貯青囊名山久著三千字大秋爭推六一章敬于壺成當代士謂令嗣商山諸昆玉芝蘭繞膝進霞觴

宛然寫出一龐眉壽叟高人來逸興翩翩捧壺九如五福

九日雨中登樓遊步張于韋存原韻

尺素遊將慰我憂懷人兩地各登樓隔江山色連雲遠倚砌花陰帶雨幽聽林間鳩語滑欣瞻天際鷹

行浮英君兄弟藝聲早救卜行看向黑頭霜令兄素翁太夫子

步韻難得如此恰當微吟數過便覺此詩之渾成

喜馬嚴冲太史肖雪枉顧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邗水欣迎長者車停驂踏雪顧吾廬論文數數來銀鹿嗜學般般僻蠹魚北海樽無千日酒南官甏擬萬言書椒花獻節勞人意喜共高吟畢歲除

平平鋪敘若不經意而趣味無窮總是寫得真切耳

除夕都門有感

衙寒踏雪事征車迢遞鄉關問久疎閉戶那知新歲

月挑燈惟檢舊詩書萱庭擇欉心徒切黎閣稽經志未舒共道今宵發曆盡羈懷難與夕俱除

其二

跋涉何辭謁　帝畿售琴燕市嘆知希新交落落情難洽故舊般般事已非偃仰豈容安驥伏翱翔終擬學鵬飛休言鴈塔題名早今計年華半古稀

無限感慨淒涼標嘉虛年且如此能不動人老大之悲

乙丑上元有感

拂面和風漸覺春蕭然古寺共誰親鳴珂爭慶傳柑節伏案應同剌殼人百結愁懷聲寂寂半龕佛火影燐燐故園今夕梅花放遙憶庭闈益愴神

蕭寺岑寂雖堪故園景物可想況念切庭闈此時何以為情耶

元宵旅舍借陳子堯章韻

挾策偕君駐帝京晨昏相來慰平生郊圻傳權金吾禁燈火開同不夜城　主聖人齊歌有慶數奇我獨哭無成濁醪難致今宵醉開卷依然對短檠

旅況寂寞庶幾開卷可消最得支愁之法

病榻不寐偶成

蘭若鐘聲午夜殘迴腸無那夢還醒照人寒月荒荒白伴我殘燈隱隱青旅病每因悲隻影客愁原不為窮經時叔于副宗支如幾憂難繼同患遙憐憶鶺鴒時弟聖臣亦未舉子故云

三門寫盡病中不寐神情迨其舉出一箇愁字來

登任城太白酒樓和徐文長原韻

太白高樓鎮大河留題風雅感人多虛瞻撲路齊州色俯帶滄浪擣子歌酒保已知成耗響詩名誰與挽頹波坐攜朝市紅塵客日日憩前一望過

悉予情深自是文人本色東聯
與醒傍子勞人其今通身汗下

南陽以東目擊水災有感

風塵歷偏泛扁舟排纜長河古渡頭蔬濟不辭勤

帝念懷襄無日釋民憂哀家鴻雁多黔首森森烟波

滿綠疇太息東南狗飲極狂瀾願遇救安流

苦月傷心如同太息於念
時艱可與飄子戚參讀

七夕舟泊淮陰

兀坐蓬窗暑不支西風乍轉送涼颸針樓此夕傳佳

會客舫今宵動旅思雪浪影連銀漢渺洪波流迅鵲

橋遲雙星尚且多睽隔豈獨人間嘆別離

舟次景况宛然在目
結語更有餘味可思

秦郵遇友舟迎賦謝

金臺消息望空奢驥目家風起白沙擊楫徒然虛歲

月散奇只合話桑麻輿裘都市慚無色彈鋏歸來幸

有家知己河干欣握手相逢切勿罔京華

擊調悲壯氣色崢
嶸不減壯陵秋興

賦祝建建家叔四袠

猶憶藏詩祝大年趨庭曾步九如篇歲華荏苒雖非

昔風景依稀倍勝前再見彩雲歸綺席望將青鳥集

芳筵癸丑之秋先大父曾賦三律祝建叔三十初度即命照韻步韻奉祝今故詩中及之稱觴

更進無疆頌舊韻新拈綴錦箋

其二

草閣開樽納晚涼蓮塘雨過藕生香碧筒滿勸千秋

酒綵翮頻飛百歲觴海內金蘭多入譜階前玉樹已

成行願將天半銀河水滿向銅壺比算長

其三

笙歌迭奏鼓頻撾滿院蟲聲入夜譁洗盞傳杯忘主

客高吟麗句結雲霞兩廊柳色垂青眼四壁花燈籠

絳紗從此期頻應計日提攜大斗醉君家

祝壽之詞能如此推陳出新何
必作壽詩讀何必不作壽詩讀

徐臞庵讌集四香堂以詩見贈步韻奉答

高士停車過草堂仙蹤來自水雲鄉詞壇爭識蘇名

直作製新分翰墨香獨手論文成雅集周郎顧曲叶

清商與君重訂蘢圖約把臂聯吟日正長

高華流利渾灑自如真有
亭淺賦匪弓燥手柔之槩

夏日偕表叔汪聖木家叔有章建遠謝公夜集

休園共用牧字

雲山萬壑擁書樓新緑參差一望收聽曲蠶疑塵世遠地偏惟覺島羣獨甲煎論古談方劇午夜敲詩興倍由最苦竹林剛聚首驪歌又欲過扁舟（府有叔將返桐鄉署）

（懸景寫情亦在人意中却有一種意味在字句之外此謂詩趣）

雲間沈子天唐以詩見贈步韻奉書

高隱梅華三十載何由邗水識見君名花惠我陽春調雅集推君白雪詩（蒙示花間唱和書什）疏瀹精圖歌治術爰勞均役賴鴻詞（天老著有木刊考均役碑二書）宮詹繼起真難弟（謝今兄釋堂年伯也）指日天章出鳳池

（起得岸異通首一氣直下筆不停機妙妙）

喜汪聖木表叔聯舉雙麟

香風隔夜已先偏預卜麒麟錫自天善積允宜瓜瓞瓞祥開重見慶綿綿藍田喜兆三珠樹錦穩欣看並帶蓮一歲兩逢湯餅會敬拈詩句伴金錢

（一筆著想如觀光閩佳氣此等題寫得秀逸如許應推作手）

丙寅仲春重過樸碧山堂追懷許筠庵叔岳因步壁間韻二律以誌感焉

寂寂園林未語鶯重登臺閣不勝情潮波歛灔非前沼石徑嶙峋異昔行（園係新葺落成故云）村犬似疑新客吠老梅如待故人明山林經濟今猶在（園有山林經濟匾額）追念黃門感倍生

其二

山堂曾憶共傳杯拂石尋詩拭積苔峭壁仍然當徑立天桃依舊遶亭開仁言膏澤流千戶直諫聲名動八垓我到西州應慟哭不堪回首是蓬萊（園有亦是蓬萊匾額）

（句句是重過句句是追懷掩映處有輕雲籠月之妙）

紅橋泛舟觀荷共限紅字

蜀嶺隋堤一水通漫教小艇試薰風陰陰荷色通天碧燦燦荷衣漾日紅越女車停山寺外吳歈舉徹草亭中繁華此地人爭愛誰念民艱疏濬工

其二

長河曲曲遶城通香稱殊憂杼軸空竭葦普聞悲夏日揮絃今始詠薰風盈堤垂柳侵衣綠夾岸新葉刺眼紅我愛六郎歸棹晚小橋明月影如虹

（因目前之物華追念當年之民力此公心服廻不猶人畫一種風流欣君處今人想見張思曼當年）

扶曦家叔至自西度祖廟留飲卽席賦贈
蓬蒿三徑許誰開花下逢君共舉杯話舊十年虛鬆
曠論心一夕對青楊學室天象談何切（扶叔精於天官家言）綜
送飛鴻韻不哀　聖主右文多雨露好將梁棟應栽
培
（通首風華典雅高逸生新不是尋常筆墨）

喜憲仲家叔欲邑冠宦過邪留飲賦贈
高文奪錦甚堂堂淺信詩叢有墨莊氣湧如瀾波自
瀧神清似水座生涼座鳴竹䆳聲名攜雁塔應看姓

字香更芙謝庭多玉樹斑衣起舞列成行（謂仲伯叔書是玉也）

其二
竹林好鳥解相依把臂聯吟帶夕暉作戚安仁堪寄
興聞歌子野欲忘歸迎秋絡緯聲聲截愛客流螢點
點飛同室芝蘭欣聚首何妨沉醉卧香幃
（朝望之意狀洽之情勤勤懇懇自能泌人心脾）

扶曦家叔以詩城戚懷許四章索和依韻來答
彈鋏休歌未有家奚囊到處筆生花南國卜夜春將
莽北郭攜樽日字𨷻相國祠邊春牧馬攜星攜畔任

栖鴉與以自昔皆首處栖笑癡人說改觴（用宋文帝改觴故事）

其二
廣度瀉灑灘池平誰綖虹樹聽語鶯鳧庭離宮遺故
址誰家別墅譜新聲業華銷歇人如夢聚散浮沉踏
似萍飛折碧筒頻勸飲欲澆壘聚豈辭蠡

其三
品麗名家笑語香平山堂外柳成行高踪六一風流
遠殿鄉三子佳麗藏未傍多傍堪侶鳳架敷衍字模
求凰（二句答原倡意）陳情舊習相沿久其採遲靡贈芍章

其四
阿咸屢顧咏歸來日傍萱庭學舞萊芍藥青傳金帶
瑞荷亭今傍玉句開（小園與玉句洞天近）呼童掃徑迎三益分
韻敲詩和七哀送德木萬題壁事登臨莫令壯心灰
（四首格律而來蘊蓄中有豪邁之氣可謂仲令人一往情深）

迎金陵瞻拜卞忠烈公墓題此於祠壁以誌景
仰之思
晉代先祠積草新偶來瞻拜乏明禋神栖電穸千年
肅氣振乾坤萬古新二千鹿親爭取義孤忠報國業

成仁一門忠孝垂青史愧殺當年背主人

芙叔之色非徒之氣不覺透露於五十六字中

登雨花臺

弔古登臨意自閒故人招我踏秋山臺空近夕客觀

照客盡無懷許諾問歷霜但祭雙塔下崖聲如出萬

松間丹楓二片孤臣淚正孝祠前樹樹爽

寫景處能使未登臺者如睹乃為寫景入神至於憑弔孤忠又其餘事

喜友人重訂竹西詩會共用裙字

不墜風流又見斯壘壇真廢若為期叢翠共叶襟中

散待月斉度杜牧之白露為霜人來遠嶺雲不雨夜

何其詩瓢若挽淘良會莫怨繁華異昔裙

領袖風雅真會物然五六用經入化必如是乃許用經唯在唐人亦不多見也

題吳蕳芙年伯種字林

文章太守羣推覲草劇聲華重衆數偶態尊鱸欣拂

袖縱情詩酒業言歸名山大業千秋重邀屋奇花三

逕群種字林邊堪同年樹前玉屑言霏霏

使君風流於今僅見有此雅人旗致不可無此錦心繡口以揚花之可云恰與題事相稱

題吳蕳芙年伯藕薌舫

開軒臨境尚留餘只似李舟岸上居況更不懸徐孺

榻恰情府做右軍書為耽歷水巢窠舫早歷承明守

故廬舜還情情談竟夕滿樽磊塊已全舒

輕快者易直率此偏曲而緻由其手敏而神閒也

閉戶有感

閉戶無端疑畏叢書叢未掃卜多翻六時但理花間

課五字惟憑夢裡拈難計未能營兔窟藏身聊爾學

魚潛韋編三絕新周易損益爾推不卷簾

宛似夏蘧畏畫戟乾傷屬景象三復斯作如置身於中者矣

吳同譜魯桐門年兄

詩酒多君數倡酬冷然為我破離愁花間煮字藏書

閣柳下開歌載酒舟玉樹已悲榮未茂芳蘭何意枠

先秋令千載以歌知作記才名豈無奈初成天上樓

追維往事意感神傷者寫於文情人琴之感不自抑其寫之哀痛乃爾

贈高士騰若鶴儕

幾屋歷窮足跡遊無歷歷湖海況扁舟五車堆可娛長

晝二頃聊堪樂有秋池上新涼河上露山中明月水

中樓揚盞任覓渡棲侶盡靡何須待白頭

高風遐致若近若遠使我動蒹葭秋水之思

丙寅除夕前一日逢曉壽伯父誕辰賦此遙祝

欣聽紫氣滿蕪城仙樂遙聞動太清薇閣文章傳令望繡衣蹇諤振家聲南天舊紀懸魚守北闕新歌驄馬行猶子趨庭慚玉樹椒花春酒祝長庚

洗盡介眉之詞極得家庭頌禱之體所以爲佳

丙寅除夕感懷

歲月同驚臘裏更形單我獨歎煢煢弟久客居故云家聲久替憂難繼主器猶虛愧此生愧腸有儀陳粉荔畢髒

無計破愁城今宵拚醉椒花酒拚閉偏空帶宿醒

一種承先啓後之思逼出清新俊逸之句而又貼切除夕感懷是謂當行

丁卯元旦喜雪

臘歲欣聞布瑞霙詰朝臺閣易蓬瀛珠璣滿目爭來集珪璧盈階羨自成萬慮欲捐親佛火六花堪煑試茶鎗中郎有女吟詩句學寫空春繡縢呈女方六歲詩能成誦案筆塗鴉故云

妙于應酧襟香之中寫出如許閒情逸致真覺人似我兩非筆無點塵者未易臻此

定舫觀梅濱壯丹亭即席紀事

原缺第五一葉

含英閣詩草卷七目錄

五言排律

含英閣詩草

廣陵釋熙林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棗評

五言排律

瑞麥十二韻廣陵詩會題

聖主勤農事來麰降自天塲形歸井舍蔔面荷生全
煦日開千畝甘霖滄百川耕耘欣有歲雨露喜無偏
肅肅將盈握芃芃迥越阡同根莖旣令異隴穎多連
不但雙岐秀仍瞻九穗稍祥宜書史冊瑞可寄詩篇

婦子祠田祖公堂祝獻豜萬邦歌肆埼億姓沐豐年
圖浚　仁君慶還徵太守賢漁陽謳頌補威召豈徒
然

氣格渾融丰神朗秀絕不襲拾漢唐以來故事
覓彼塡砌者無自矜博洽者眞有雅俗之異

送任楚材年伯之任木天十四韻

夙負龍門望欣從西丈游一經綿舊德兩世契新猷
華髮珊瑚架文高翡翠裘詞華兼屈宋敎化昉陶歐
造士歌莪樸遴才別騄騮發祥鍾令子毓秀實名流
鵰鶚欣同薦鶼鶼愧獨留南江推大雅　北闕應旁

求　丹詔承　天眷徵車出　帝州鸞鑾趨玉署筵
曜親金既入直陪鴛鷺趨朝拜冕旒秘書窺石室大
業重瀛洲桃李攀轅切芝蘭繞膝浮仙舟從此去元
禮正堪儔
一時榮遇而代交情寫得詳悉復能
骨大孫然精采煥發足爲排律楷模

送太史許筍菴叔岳還朝候補黃門二十韻

攬轡登車切澄清快可期簪聯鵷鷺序旋集鳳凰池
賦擅三都譽文馳四海知金臺傳矩矱玉署式容儀
聖主開言路詞臣改諫司丹書催五兩　墨詔擁千

騎駢　命歸青瑣論思重赤墀敷儔今昔徽嗣繼
前規愈謂廟廊器群稱耳目資趨天欣有力濟世喜
無私擊搏如驅隼除奸似剪茨　九重須渙汗萬非
泳思施筆草青蒲奏吟成白雪辭趨　朝乘月早退
食自公遲抗疏匡衡意抗辭汲黯遺披垣增國士邪
水失良師杞憂誰疏汲桀善執孜孜孜賦寬難待新
綠貰不時始知君去就實係衆安危佇驚千秋業功
名勒鼎彝
凡作排律極宜冠裳博大不得作小家語茲作抒
辭典麗音調鏗鏘當與宋員外和龍紛事寓直作
並垂
不朽

輓池貞女二十韻

閨貞貞至性母教幾曾朝潔志齊梁孟清修擬惠班
寒門原素族令質更未顛斗室藏身密鄰姬見面慳
雖然聯素士尙未賦關關蕩子方行役役軍久不還
力勤貧女織報上望夫山弱歲辭香奩終年冷鬢鬟
葉秳悲永絕湘竹淚空潸埋骨南天遠招魂粵嶺艱
殷親催從葉薄命願投繳泉壤樂爲守李桃羞與攀
夙昔同宿草生不羨飛鸞談笑全高操從容就大閑

綱常明皎日志行托幽蘭遥憶余姑節曾聞旌詔頒
過門雖異轍視死實同般
余姑年十六許字文學程
君起善程以救父死殷江
姑節踰髮過門立嗣絕
柱死棠思　旌表孝貞
奇烈眞堪嗣芳徽許共扳
詞文爛熳悲歌淚潺湲邯衛鳳斯下諸詩盡可刪
序大貞女芳規懿行詳細親切歷歷如畫直可
一篇行述篇末以程烈女陪結不惟得作者表揚
姑母之體亦蒙得太史公作
傳筆意詩中有史筆此金信

夏日借家叔祖有章建遺蹤集休閒有感集字
得二十韻

夏日堪憑眺高樓接大荒薄雲含遠樹積翠鎖垂楊

遙望千峰碧平臨萬木蒼撫今悲往事憶舊損柔腸
攀折時興歎匡扶未可忘園林猶暢茂臺榭歷風霜
共約來松舍相將過草堂鳴蟬咽曉露宿鷺浴蓮塘
掃徑如新沐開軒若野航荷香留坐臥素志任行藏
雨久添朝爽霞明暗夕陽閒居容嘯飲雅會進壺觴
酒數辭金谷詩成繞曲廊倚欄觀鶴舞拂檻聽鶯簧
吐韻君多麗論文我欲狂欣承青眼故說白眉良
落照收殘暑輕颸送晚涼泉流穿石澗聲響出幽篁
莫厭中宵短還驚永晝長黃庭沉醉後戲寫在山房

昔人稱曲江排律含清拔于蒨翰之中寓神俊于莊嚴之內迥非他家可及今得懋嘉諸排律讀得曲江遺意而茲作得之集字尤為僅事

人日友人招飲借家叔有章建達兄祝公讌集西郊草堂分得九青

南浦連西湫荷鄉界鄰汀客陰成酒國孤舫聚賢星
日暎留餘紫烟縈襲亂青推窗風習習發棹水泠泠
濯足尋磐石披襟就草亭當歌驚宿鳥飲炬趁流螢
有美分紅燭無懷臥翠冥吾儕拚一醉勝事即堪銘

高懷逸興美景良辰寫來饒有畫意

送太史汪悔齋老伯冊封琉球二十四韻

帝德包區宇　皇仁播海隅扶桑均玉帛弁服仰弘
謨守土中山舊輸誠世子傳彭湖沾大造綸府擢鴻
儒　聖武驚曉室文章耀寶珠鰲身浴溟瀆鵬翼錦
雲扶島嶼清車指蓬山起嶽呼九州投赤縣室肆案
昆吾珉琱金璆蒲瑁瑚彩貝鋪黃麻宣蜃市花筆吐
瀛壺黿鼉環螺警蛟龍擁舳艫趨象梯闕隻肅慎獻
雕弧木國雀符靖波臣貢典孚歸帆衝閩霧仗節拱
神都盡續鑄麟閣奇功邁虎軒山河垂帶礪竹帛表
馳驅博望仙槎幻群舸蒟醬誣封侯萬里重絕域幾
人徂風學名無愧新恩禮獨殊綠堂歌白首裘綬破
青鬚閒風歌咸鳳乾坤舞孝烏爽衣陳碩囊負芻進
屠蘇破浪當年志窮荒此日謨採風應有紀拜獻代
河圖

如入龍宮鮫室萬寶璀璨令人目眩魂驚不啻東坡海外文字

東巡恭紀十韻 有序

歲次甲子時維孟冬欣逢
聖駕巡狩東南播柴岱宗望祀嶽瀆道經　闕里風釋

真　先師　頒褒幷而減賦稍覲　沛欵給
而推恩敉罪備詢臣民利弊撒尾從之秋禁
周知稼穡艱難禁閭閻之供應考虞帝省
方類巡之盛按夫夏王觀民補助之仁誠哉
今古媲隆允矣後先並美神人慶洽遐邇歡
騰敬陳五字藉言恭紀千秋盛典
泰運符三五　新綸出禁中省方勤　睿慮清問切
宸衷輝耀龍旂繞逶迤鳳輦通霏雲隨翠幄佳氣鬱
蒼穹令肅欣無擾時和慶屢豐豫遊咸被澤征蹕盡
花嶼草　六　五言排律　含英閣
呼嵩有幸瞻堯彩何修覲舜瞳恭鳩趨父老竹馬走
兒童未覓瑯琊勝先觀泰岱風四方羣望幸權忭普
天同
百代奇逢千秋盛典非如椽
大筆不能寫得如許堂皇
播宋恭紀十韻
稽古躬巡狩非因封禪行龍飛臨日觀虎步御霓旌
圭璧千官集懷柔百職迎特牲陳香佑羣望告昇平
捧冊雲霞麗開軒日月明八音調鳳管三獻叶鸞笙
呼吸通天聽馨香達　聖情封松卑漢代樹石陋秦

廷不尚神仙術安知方士名山靈應有格萬歲祝同
聲
肅穆顯昂弘音亮節覺相如
封禪一書究竟是諛非頌
南巡恭紀十韻
帝念東南重臨流涉夫河鷁舟翔鳥雀鳳舸走黿鼉
溜水鳴銀漢朧嵐獻碧螺青揚沾雨澤吳越戴恩波
帆正牙檣度潮平錦纜過輝輝初日麗靄靄晚風和
御札奎章炳　天顏喜氣多珠宮欽錫命寶額仰嵯
峨　溫語留仁愛　宸遊撫薦疴覲臣欣就日願進
花嶼草　七　五言排律　含英閣
九如歌
曠典殊恩得此一頌揚
國龍恩采與恩波盡極
釋奠恭紀十韻
歷代尊儒術羹牆接聖傳壽宮時問道闕里從隆先
後典僉謀合鴻文　睿藻宜推崇綸萬禩誠哉冠千
年襃贊金聲集趨蹌玉珮連尼山開講席洙水煥經
筵至義揚前聖　弘恩耀後賢四方歌化日九宇頌
中天廟貌馨香永松楸雨露濡士林皆仰德撒澄豈
徒然

重道崇儒原是彦蔵千古之事
躬逢其盛者文章自足以傳

恭呈劒府王龍巖祖臺三十韻

西川鍾淑氣南國仰賢良樞業家聲舊文風世澤長
末天芻藻火石室琢珪璋樞密恭戎務恩威闢土疆
德能綏士女功乃著旂常江右謳歌起荊南節鉞揚
肅清播七澤惠愛展三湘政教柔荒服旬宣靖遠方
兩邦兼統帥百職盡勵勤帯屋沾膏雨潢池息犇浙
芃芃枝棣茂翩翩羽毛翔士習成蒸變民情胥樂康
五雲連太甲八座近文昌指日金甌貯清時玉燭彰

往年先子在夙夜哲人旁翰墨賡接討琴樽共徜徉
寅恭期有慶黽勉矢無忘令志未霜降同心蘭蕙芳
嗟余旋觀僩渺爾未成章學業遺編集觀摩歲訓詳
傳家餘白簡奕世守青箱狀寀多觀歷艱辛備已書
偶然叨膀末俾獲嗣書書抱夷經三獻投珠暗獨傷
未能羅武庫無怪頌名芳久切登龍願深慚桂馬藏
邁征虛歲月天日仰輝煌垂念故人子頻詢門下郎
敢遲山斗問多恐禮儀荒幸托栟教廣終期雨露瀼

前段貴爲得體後幅敘入
情排偶之中難得如斯盡致

歸園感懷賦呈太守崔蓮生年伯二十韻

廨性怡空谷清時詠卷阿不才空若此有命待如何
生事歸漁釣篤言康雉羅人誰逢世拙天假讀書多
幸未荒三徑猶堪樂一窩青陽餘蝶夢柳影正鶯梭
水泛琉璃服樽傾鸚鵡螺閉門時獨掃問字或相過
念舊垂青盼披帷啓綠蘿巷遺滋宿草秋兆振殘荷
聽雨喧涼吹穿林勞亂柯幾年枯散木一願潤洪波
鴻寶能輕授陽春鮮和歌驚席承剪書燕石未礱磨
矢利衡知已窮途矢靡他龍門懷日月魚腹畜江河

豈敢言從好將無費揣摩晝吟聲朗朗在讀舞傞傞
壯志雖消歇浮名任轗軻君親未得報歲月肯蹉跎

起伏頓挫虛實相生排律
不覺其排真乃游刃之技

含英閣詩草卷八目錄

含英閣詩草

卷八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棠評

七言排律

蕪城懷古十二韻

霸圖王迹看興廢剩水殘山自古今吳楼濟渠通玉帛隋營宫殿恣奢淫朱旗蔽日龍蛇動錦纜垂虹鼓鼙沉妙麗一時窮耳目風流千載起謳吟雷蘋秋雨黃昏暮月觀春花白晝陰空立董祠存漢代獨留蕭寺表禪林木蘭院圮鐘聲寂芍藥亭荒草色侵廿四橋迷屯野火十三樓外時寒砧聽柴楊柳如愁黛并瘠關廂倚捧心回首橋華橋易感放歌天壤恨難禁迷觀肆志堪游乃得意忘言欲撫琴聞道昭明讀書處高山流水有餘音

句句所劃蕪城實處寓雅真處之中一種憑弔儀皆隱然言外而至諸語覺讀者種子迄今未墜也

過迷樓舊址感懷十六韻

繁觀千古興亡事衰敗由來盡屬迷瓊宮瑤臺窮靡麗臨春結綺亂虹霓前車既覆無能戒後轍相尋不

可稱昜帝荒淫甚世主項昇智巧設罼黎千門宮禁
猶云隘九殿堂靡尚厭低樓閣崔嵬連日月洞昇窮
究脊東西真仙到此歸無計大阮來斯窮欲啼纖貝
彌縫霞佀錦蛾眉髣見月如圭須臾一炬成焦土委
燕千年作町畦秋老枯楊鳴獨鴈春濃芳草牧羣羝
只餘叢棘飄螢火無復空梁落燕泥斜塚魂飛中夜
紫雷塘夢斷五更雞風流灰燼山卿日歌舞香銷水
泊堤在昔榮華雲冉冉卽今愁予雨淒淒九原應悔
紅塵誤百劫難逃青史題從此遊逸須瞻破窮奢荒
徑總成蹊

盛衰興廢之故序得寥然後之覽此詩者皆當
求爲鑒戒若徒以淹博目之未免失作者意矣

詠影園瑤華集有感得十二韻 有序

瑤華集者原影園黃牡丹而作也影園廼
先伯祖超宗公讀書之地在西郊中廼之側
勝國時稱極盛四方名流往來邗上者無不
賦詩飲酒其中倡酬詩篇甚富而瑤華集則
專載黃牡丹詩幾于盈寸 先伯祖𢇁名易
書彙成一帙藏寄廬山錢牧齋宗伯爲其甲

乙丈第宗伯取粵荒黎美周先生七律十首
爲最因以金卮勸黃牡丹賞最五字相贈一
時傳爲美談故有過廣陵而不識鄭超宗先
生者人以爲俗不可醫當是時文章聲氣之
盛如此曾幾何時遂遭兵燹影園一木一石
蕩然無存雖欲問諸土人覓其故址亦不復
記憶矣嗟乎盛極而衰一至此乎 續生也晚
未逢其盛偶檢舊書得瑤華集一帙反覆展
玩不忍釋手未免有情誰能堪此聊述數言
追紀當年之盛亦欲令覽是詩者知影園廢
而名尚傳奇花萎而詩尚留典型云亾而文
章聲氣尚不可泯沒而已至于詞之工拙非
所計也

文章聲氣足千古池館繁華有幾時今昔升沉雲變
幻盛衰欣戚夢迷離當年菀苑推英俊舉世名流屬
指麾家在蕪城稱閥閱園成西墅甚委蛇攜觴北海
賓朋滿樂奏東山絲竹隨郿鄔玉津徒縱酒徵詩金
谷漫成詩瑤華彙句奇葩顯玉尹分班品藻奇嘉會

正傳才子賦後都忽嘆晉人委干戈滿地園亭磨烽火連天臺榭移燕麥兎葵生曲徑烏啼鴉集枯枝桃黃已入莊生夢泡影空教邯氏悲幸有咏歌終不朽名花勝地總堪思

慈宗職方學問人品久爲士林欽仰後以保障江淮又安桑梓嘗曰嵐言爲鄴兵捍弃所害聞者莫不寃之今蘭稿華集並美合登文殊初集二集贈由開詩餘叢刻省令人想見名士風流想慕爲風雅苗香空其序述觀切乃爾至于詩之激昂悽楚咏嘆之外諷諷乎猶有餘悲恰與題稱非泛作者

登平山堂懷古十首

山川大抵因人顯風雅從來借筆留此日翩翩傾士女當年觴咏頼蘇歐尋幽佛占棲靈寺從勝人登其賞樓古塔一竿垂地立長江匹練逐東流青來天際羣峯揖爽入秋空萬象收風月有懷何落落烟花無主自悠悠文章在昔推壇坫愛慕而今動謝游行樂衰翁存舊蹟揮毫太守續新歡

崔蓮生年伯作郡守重加修葺賦詩紀勝

堂前楊柳參差綠檻外烟嵐縹緲浮弔古不禁神獨往感時誰與氣相求

懷古諸作盖于言表觀彼泛泛序述遊覽之業者真有雅俗天淵之異細玩首二句須知作者自命當在何等

秋夜依園讀書感蛩鳴而有作

古人恨不見今人今古茫茫未可親一卷詩書能不朽千秋名字豈全湮文章顯晦關嵐運吾道興衰感鳳麟絃誦有時通寤寐高深于以達精神三秋鍵戸星河靜五夜挑燈典籍陳露下草庭蟲切切嵐來蘭室響頻頻凄清似寫蕭騷意斷續如悲獨身幾度湊沉啼怨女忽然激發泣孤臣中宵感物渾無夢廿載窮經舞爵晨上苑花明空爛熳下帷茶昔待陶甄何年豚望離殘簡有日千將躍巨津瀆海鯤鵬看變化一鳴驚徹九重閶

想慕幼年失怙能掃除袁馬窺意詩書日以紹先爲念今已羣空冀北而猶攻苦下帷舜舞形諸歌咏將來所至寧可易量耶

清明郊遊紀勝

東風送暖春無邊花作明霞柳作烟拾翠佳人曲江曲踏青士女前灘前香車倚埜流蘇顫畫舸交疏繡幕懸官妓盤龍金絡索王孫驕馬錢地錢簾歌白雪筵瑶島妙舞紅英落玳筵隋代嵐流應未變吳都氣象想當然繁華易盡催更漏歲月如邊逐少年及此

青春名不立啣杯欲問泬寥天

藻采高華運掉輕速嚴金戛玉之中饒無板重堆砌之態固緣才高亦由筆妙

偕友虹橋觀荷晚宿棲靈禪寺分得一東韻

平山堂上望崇墬歌吹遙朝興不窮夾岸垂楊窈窕綠沿堤菡萏淺濃紅霞明一水胭脂淡香散千枝粉黛空畫舫縈紆翔彩鷁長橋委宛落瘦虹明艷爭注朱簾影纖手輕舒碧玉叢詩酒流連波影內管絃斷續夕陽中張燈入夜星河燦度曲通宵律呂工人似羽衣攀桂子飲如鯨怒吸荷筒似茲北郭開樽日何減西湖醉暖風信步尋幽歸棹杳不妨高卧梵王宮

典麗之中兼饒風韻不徒以鏤金錯采動人

含英閣詩草卷九目錄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彙評

五言絕句

蜀岡秋興

錦江富春色五采瀾天章歷盡數千里秋濤到此岡

貼切蜀岡處有不即不離之妙

登平山堂

晴空交寵翠歷歷見江南手種堂前柳人同六一來

今古一相接長歌懷采薇憑弔情深往往如是

梅花嶺踏春

高臺民自力治行表吳公春信何偏早嚴寒氣已融

開口言民自力方見吳公惠政與春風俱達後人自立生祠碑記不虛匯而民踏之今之為民牧者對此能無汗顏耶二十字中儘有含蓄

宿上方寺試第二泉

夜靜山齋空幽人披露誦拾取松下枝汲泉和月煮

黃山谷品茶詞有云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二語可以衷觀此詩

法海寺休夏有客過訪

梵宇重陰裏遥聞鐘磬音納涼人不見試向芰荷尋

一時清興適與景會真覺別有天地非人間

春晴

遲日遲新霽芳菲遲早春忽聞聲喚急知是寶花人

語不刻畫而意自着題此爲大方

夏暑

炎病人皆避禾苗藉此昌新涼雖可愛未若共年康

讀此敎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語更高數倍

秋爽

夜沐林間雨朝融草上霜忽思蘇子語疋練寫秋陽

含心處正不在遠此爲得之

冬溫

茅尾雖妨帽遲簷可負暄非無獻君意萬里隔金門

一片愛君之心隱然言外想當將來筮仕必有可觀

清風

緩帶起飄颻微波帶晚潮莫愁花易落林木未鳴條

詩亦有輕裘緩帶之致

明月

春月生人喜秋料令客悲團圓皆可樂哭與豈非宜

語直而意達所謂以少許勝人多許者

時雨

已慰豚蹄祝應無患未珠欣聞田可力新報共農夫

言外有先憂後樂之意想見作者利世婆心

快雪

佐酒紅牙板禁寒白氈裘雖非高士臥亦不下山樓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絶句中寫景絶佳者首二句可以繼響末二句自謙處更能切題意故妙

民謡四首

西得是斛穀輸官免敲朴忽聞改徵錢三斛值一斛

其二

本是東家兒賣作西家僕賣子當官錢官錢猶不足

其三

昨日完新糧詰朝追舊欠有口不敢言輸心完兩疋

其四

私橐已滿百公帑更盈千官吏何太勤一年徵兩年

慨歎少負異才豐權並金買玉之眷而尤留心民瘼往往形之歌咏而以利濟天下爲己任者耶

山花甫旋口占十首

幽花態甚妍行路愁偏惹吁嗟落拓人不是看花者（花是落莫場花亦所遭不幸矣思之慨然）

山溪

猶是清溪渡潺湲忽有聲山流知客意故作不平鳴（不平者溪耶有鳴其不平者耶）

山行

好鳥鳴嚶嚶野花飛片片花鳥似憐才仍作春風面（想到花鳥憐才眞覺大地山河一片模糊淚眼）

山茶

歇馬半山阿共試蒙陰茗休嫌味太清能令醒者醒（名利場中不可無此醍醐灌頂語）

山月

蛾眉方半輪穿櫺亦何杲願藉蟾蜍輝免容衣顛倒（雖是旅人無聊之言亦自寫得清曠閒適）

山雨

泰岱起層雲甘霖徧寰宇但望慰蒼生不厭泥塗苦（處處民物蘇復可想他日立朝風度）

山霧

徧嶺復似雲如雨亦如霧日出收層陰誰云晝長暮（在曉思明否極而泰絶大道理借小題寫出妙妙）

山雪

春寒釀六花大地瓊瑤積山也解人愁一夜頭看白（此非好奇總是爲愁字十分着色耳）

山雞

初鳴雖未三德堪標五誠哉祖逖言聞聲當起舞（舊事使來覺生新可愛由其筆妙故能化腐爲奇）

山雉

飲啄倚凡鳥誰憐知者希文明應有會莫傍野田飛（寓意爲詞在淺深隱顯之間令人思味不盡豈甘久居人下者耶）

竹苑

遶舍盡琅玕心耳滌塵俗不聞空谷音惟聽琴聲續（淡遠超逸直可與竹里館絶句相頡頏）

荷汀

避暑水亭開入窗擁萬綠香氣入詩腸坐作采蓮曲（紙上猶有餘香當境不知何似）

松林

嘗遠麋鹿羣披襟坐林薄欹枕不成眠濤聲來萬壑

細細體認覺身入詩中并作妙畫一幅

桃塢

遲步武陵源紛紛落紅雨中多問津人翻笑痴漁父

翻笑痴漁父妙想得未曾有不止以翻案見奇懸遠似有感而發

梅嶺

花占百卉先人坐百花上梅月美雙清高吟浮春釀

一圖幽趣一片樂境令我神往其間

柳絮

乍見柳條青無何又飛絮燕子欲留春點點啣將去

二十字中藏無限淺情詞家會得此意可以用之不竭

調鶴

丈夫不得志頗爾樊籠物莫復鎩羽悲且養培風翼

詩有直而妙者直則愈老此首可見一斑

釣魚

洗耳漱清流錦鱗吹細浪垂綸不事釣伴護原非望

非真正恬淡心胸不能強作此等語

蜂衙

蜂蠆本微物秩然具綱紀拱背獻蘭香尊君有至理

拱背獻蘭香五字有其精細亦格物至理也

蛙鼓

爾形何痴肥爾腹殊貪饕渾不辨公私宜然康兩部

釘嘲似諷如笑如真真令此輩何處討生活

鶯歌

枕轉舌如簧金衣號公子知音儻戴顒斗酒雙柑裏

戴顒知音得懸嘉此詩竟成千古知己矣

蝶舞

高下態翩躚頻有香復郁莫愁風雨多且向花房宿

慰藉偕借之意俱有悲老希淺于情者

螢火

當陽身反隱入夜競餘輝笑爾星星焰焉能照客歸

可爲失時見小者棒哉真令物壞之子眼界一空

蟬唱

避世忘機阱高吟借一枝螳螂猶見妬頓令蔡邕疑

全身遠害之慮如此借手名場熱客未之思耳

雷塘

錦帆曳珠玉盤槃侈龍舟太息繁華地荒荒牧馬牛

虛樞而發古今同慨不獨雷塘孤塚始令人弔古情深

迷樓

大業離宫勝君王空自迷宇文兵變後斷碣尚留題

君王空自迷千古荒淫一言勘破當日昏昏奈何不聞此言

登臺

層臺干青雲去天異尺五試作登高呼山響應無數

氣槩軒爽亦如登高而呼

咏廣陵濤

奔飛起匹練倒注連天河洗淨甲兵氣江淮秋不波

可作一首銷兵頌不得作絕句觀也

題聖臣弟秋聲閣

喧妍駘宕中獨作淒清響吾心淡若秋時與氣俱爽

讀之如有清風颯然入我襟袖

竹苑偶吟

不借樓臺勝幽然尚以遠此君無俗韻要擘送清音

境雅人雅自應有此雅淡之詩

含英閣詩草卷十目錄

七言絕句

玉鉤斜弔古

廿四橋春泛

苿萸灣觀送別者

虹橋避暑

友人戲拈二絕送之吳門舟中依韻奉答二首

吳門返棹再叠前韻二首

友人見贈硏山賦謝

柳堤

霞嶺

岡巒

秋興

新月

雨中看梅

秋日山行有感

虹橋暮景

河上風帆題畫八首

帶雨春鋤

竹塢觀烟

秋林夕照

遠寺鐘聲

宿鳥歸林

樓外晴嵐

寒枝積雪

送俞子潔存游滇三首

都門寄懷表叔汪聖木

都門寄懷家叔建遠

都門寄懷家兄祝公

和壁間江右女子韻二首

長清縣失去衣囊紀事二首

過晏平仲故里

和壁間入閩女子韻四首

都門聞汪聖木表叔舉子口占二首

邗關晚眺口占二首

枕上紀夢口占五首

冢頭梅八首

含英閣詩草

廣陵鄭熙績懋嘉著
邗江同學諸子彙評

七言絕句

玉鉤斜弔古 在梅花嶺吳公臺下係隋煬帝葬宮人處

殿腳隨行女數千黃沙青冢半嬋娟香莫無限傷心淚都付東風泣杜鵑

悲貲横生郡又出以香檮之筆讀之令人悽然泣下

廿四橋春泛 城西三里舊有板橋題日烟花夜月相傳即隋之廿四橋也

柳鄲鶯嬌春色饒竹西歌吹引蘭橈烟花夜月今何處畫蹟猶傳舊板橋

忽而玉簫金管忽而野鼠寒鴉爵馬魚龍繁華難久此蕪城賦之所以作也是詩言雖有盡而意實無窮

茱萸灣觀送別者 漢吳王濞因茱萸村鑿通海陵煑海水為鹽因名茱萸灣在府城東北十五里

疏鑿首傳煑海功茱萸曲水繞城東河橋折柳逢人別愁聽驪歌一闋終

首二語貼茱萸灣三句貼送別末句是觀送別者細玩愁聽二字含情悽惋有曲終人遠江上峯青

之勝

虹橋避暑

飛虹留影亘池塘夾岸芙蕖冉冉香長晝偶來修竹裏科頭箕踞聽鶯簧 不愛竹西歌吹却聽修竹鶯簧此種清境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友人戲拈二絕送之吳門舟中依韻奉答

奚囊書劍掛帆輕煦日和風江上行解纜却逢春欲暮綠楊處處有新鶯 眼前好景寫來自然入妙

其二

欸乃聲聲促曉烟驚人殘夢更啼鵑錫山此去堪登眺約客攜琴一試泉 到眼溪山不輕放過想見看柂扶筇之樂

吳門返棹再叠前韻

一篙流水盪舟輕爲愛溪山緩緩行極目胥臺頻弔古更攜斗酒聽啼鶯 興會飈舉押鶯字較前作更爲典麗

其二

細柳疎拋掛暮烟杜鵑開掛不關腸歸帆載橋吳江水避就平山共品泉 錫山之水與平山之泉得慧老一番品題足稱佳話當與歐公水記並傳不朽

友人見贈硏山賦謝

三寸居然萬仞全枝峯疊巘積雲鮮羨君脫贈無留戀却笑寒酸是米顛 坡公謂文與可篔簹谷竹數尺也而有萬丈之勢吾于是硯亦云

得堤

十里絲絲暑碧烟春鶯饒罷又秋蟬蕭條處士門庭

內會否隋宮錦纜牽 翠寫綠陰如畫楚父蘆人幾于呼之欲出

霞嶺

蜀嶺烟疎放晚晴朱霞綠樹最分明要時青靄迷川陸促得歸人歷歷行 二十八字中都能畫出變幻令人不可端倪

閒望

慢卷窗簾別有天遙來蒼翠柳晴川漫疑雲際飛來雨還是前村舊井細

假是無中生有眞有影
是如雨吐氣若雲之妙

秋興

紅蓼如雲列水隈蘆花似雪又重開東皋緩步渾無
伴天外飛鴻結陣來

少陵絕句乏百而錦城歌者獨唱其贈花卿一首
可見作者如杜少陵尤難兼衆體之長今觀慈老
諸絕類多有聲有色之作
何其能萃諸體之長也

新月

挪影含風拂芰荷一鈎又見出岩阿別來影落知何
處養得清暉比舊多

少陵詩有云賦詩分氣象詞非虛語相傳慈文是
文與有賦新月詩後皆以爲詩讖細玩新月之作
知慈嘉將來所就必能顯
揚前人未竟之志事矣

雨中看梅

春寒二月尚重裘喜得梅花朵朵留檀暈最宜津潤
色窗前翻厭與晴鳩

卻是雨中梅花寫得更有
精神不僅以翻案見長

秋日山行有感

烟嵐變幻幾奇峰信步扶筇西復東行到水窮雲起
處方知深入亂山中

含蓄不盡意
中似有所感

虹橋暮景

隋堤疎柳夕陽斜簫鼓紛紛傍酒家遊莫橋頭待明
月蕪城今已撤悲笳

亂離之後歌舞太
平樂處正是感處

江上風帆

百尺樓高接太清蕪城烟木望中明孤帆天半頻來
往多少勞勞宦客情

關心今脈勞勞塵壒者
何知眞正可悲可憫

帶雨春鋤

綠蓑青笠雨中鋤春水桃花兩岸舒柳下嶺眠茅舍
靜荷犂擡首足長沮

竟是一幅帶雨春鋤
圖所謂詩中有畫

竹塢曉烟

憑高四望野烟籠竹塢蕭蕭曉照中應信子猷看不
足漢林長嘯引秋風

夕陽烟雨修竹清風對
此今然欲悟何必子猷

秋林夕照

萬木陰陰盡日刪秋來黃葉亂風剗夕陽日染霜楓
醉指點雲封暫掩關
平林新霽暮山欲紫悲哉秋氣客子最難爲情

遠寺晨鐘
南朝精舍幾多存日苦蒲牢吼世尊看破物情今古
幻何如高眺倚清罇
古寺鐘聲最能喚醒塵夢此詩喚醒一切不啻古寺鐘聲

宿鳥歸林
日落寒林鳥雀忙一枝須擇慎回翔門前高柳成千
樹不學淵明亦徜徉
困於而不擇所托者讀此能無慚愧

樓外晴嵐
青峯日日對江南總與平山一樣撥庾亮不知清晝
趣只因明月一時酣
借明月反映晴嵐不落正面又是一種筆法

寒枝積雪
袁安一片歲寒心伏枕高樓可快吟滕六遠遶千樹
白怪他留處有瓊林

暮句寄意甚遠不當草草讀過

送舍子蒲存遊滇
西冷才子舊知名遐送薰城意氣傾籍約論交相見
晚那堪折柳送君行

其二
六詔峰烟近已收觀輪仍未撤貔貅　大廷若問寧
邊策好將君家借箸籌

其三
策馬蠶叢行路難連雲飛棧歷千巒喜君名勝多遊
承示我如傾珠玉盤
送別詩言情者什九若是經濟風雅兼而有之正不多覯

柳門寄嶽表叔汪聖木
頻年作客在三湘貪看黃花十里香我去燕臺君送
合相思依舊是他鄉
氣骨聲調逼真盛唐

都門寄嶽宗叔建遠
欲托南鴻寄短函無端別淚灑征衫未知酒醒更殘
後尚憶長安有阿咸

情詞眞切不比泛泛
然屋梁明月之懷

都門寄懷家兄硯公二首

雪案螢窗吮筆時箇中甘苦只君知臨岐何獨艱辰
晤感我徘徊重別離

其二

草閣觀梅月上遲天倫相聚共敲詩風塵碌碌無佳
句聊寫羈懷寄所思

詞亦近人獨覺情思兼摯是
知從關切處寫來所以懇至

和璧閣江右女子韻三首　附原倡并序

女子自題壁間云妾本于氏江右人母早亾
父于空公亂軍失散不知飄零何所妾于戍
午被擄從軍往雲南今復自粵回京題詩壁
間妾希奇遇竊恐多情君子見之于此又添
數行淚也詩云廿載韶光付水流空將離恨
鎖眉頭琵琶夢斷難鳴後薄命紅顏哭未休
堪悲巾幗逐萍流柳色傷心古陌頭望斷嚴親音問
杳吞聲飲泣幾時休

其二

風塵蹤跡似星流血淚潸潸濕馬頭縱有多情思拯
溺滇南征戰未公休

其三

命薄由來說女流綠珠守志墜樓頭當年若解如歸
義何事從草怨不休

前二首情致纏綿後一首
大義激發眞得風人微旨

長清縣阻雪失去衣囊紀事

長途風雪嘆多違暮夜偏逢梁上人挈去空囊君莫
笑公車蓋類阮家貧

其二

飄飄六出沒鞍韉浪跡萍蹤祗自憐失卻衣裘當與
共應須還我舊青氊

客途愁苦偏有如此怪事
供其諧笑讀之可以解頤

過晏平仲故里

瞻顧遺風已邈然晏城何獨土人傳千秋似重憐才
意欣慕前賢願執鞭

端用史公意一種不
盡之感隱躍行間

和璧閣八閩女子韻四首　附原倡并序

妾閩嗜名家延平著姓十三織素左賦嬌
女之詩二人結襪新婦褒恭軍之配何異莫
愁南國得嫁有侯庶幾弄玉秦樓相迷蕭史
方調琴瑟頓起干戈夫死于兵妾乃被掠舍
羞辭故里魂消劍浦之津掩面强登輿腸斷
西陵之路茲當北上承隔南中爰題驛舍數
言聊破愁城百端嗟乎昔日熏香染翰粉印
青編今茲濟血濡毫綃封紅淚秋墳鬼唱恙
似蛺猿三兩聲青塚魂歸敢擬胡笳十八拍

詩曰野燒孤狐北風哀細馬氈車去不回紫
玉青陵悵已矣泉臺當有望鄉臺　那堪驛
舍又黃昏樺燭三條照淚痕鈿像迎津沉故
鈿相鄉青塚一歸魂　昨夜嚴親入夢來教
兒忍死誓徘徊會嫡死後支情薄誰把文姬
贖得回　不道臨時死亦難强歡歡笑泪偷
彈同行女伴新梳掠皂帕羞頭壓髻鬟
顏紅命薄古今哀道遠鄉關夢裏回縱有高峰堪極
目羞容報上望夫臺

其二

飲馬荒村日漸昏離愁萬種拭啼痕遙憐忍恥從軍
者難慰泉臺九折魂

其三

沒蹟香車去復來木蘭花謝自低徊文姬有日身鄉
漢可似相如完璧回

其四

誰謂成仁取義難留詩粉壁任譏彈有才無蹟千秋
恨豈獨明妃泣玉鞍

無限感傷悼惆不作風流罷蒂
末首詞最義正確有關係之言

都門閻汪聖木表叔舉子卜占

金臺久未接鄉書忽覩佳音與倍舒自卜他年成大
器遙知此日慶充閭

其二

投檄玉燕兆非虛世德應教慶有餘不知休風堪嗣
美焉能户户頌關雎

蒂句矢願公普冀乃一片婆心我見猶憐何
兒老奴之語未可與河東獅子同類並議泉

邢關覡觀卜占

懸脫邢圖日已斜羅襦熊熊穀栖鴉篤師佑客宣罰
集無復佳人列絳紗

其二

明眸皓齒盛當府書記風流杜牧之太守憐才難再
得令人感泣有餘思

忽驚太守憐才一段佳話覺心
中眼中便有多少感慨悲凉

枕上杞夢卜占

九年蹭蹬困蒿萊筆底江花五夜開得意不知身是
夢歡然遽覆掌中杯

其二

三刖雄心未肯降青燈夢破影幢幢成名更喜吾兄
共花萼爭輝宴曲江

其三

絳帳依稀若有無冠裳蘭酢漫相呼夢神翻解憐才
意不使儒生屬望孤

其四

上林獻賦憶遽陪夢裏看花亦快哉爲問囊螢窗下
客昨宵曾否到金臺

其五

譽髦偶爾著先鞭後載終須待大賢莫笑痴人徒說
夢相期蚤夜共挨研

理所應有之境從爲夢幻之思已自難堪且有白
首窮經弄此夢亦不可得者又將何以自解耶

萊綠蘭蠟梅人首

不是清江買酒家寒從別種一枝斜欣看鐵石人猶
在能染霜毫賦此花

其二

種色疑分落下來好從殘臘認花魁芳心不待春風
轉雪壓寒枝一片開

其三

翠閣紅爐炭又終獨禁搖落試西風樓頭莫爲香憐
惜玉笛憑吹夜月中

其四

千尺孤松竹數竿好盟金石締寒風生一片窗前
月香色分明兩樣看

其五

數雪凌霜色未凋百花叢裏獨標嬈見看金甲重重

瓊瑤拜盛恩御紫袍

其六

勁骨疎枝絶比倫裵家孤石致崚峋窓前月落參橫後莫猜寒香誤美人

其七

蝶畫蜂叢好護持含英閣畔殿新枝江南不數西京盛可是黃家絶妙詞

其八

一枝春已占先聲鼎殿叢華總一名自是盡殊八有

意不將凡卉殿群英

首首是冬日題梅㢠向春來不得字字切責梅㢠向紅白綠萼不得是眞體描清絶處

今樂府二卷

〔清〕吳炎　潘檉章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潘子今樂府序

余與潘子生同物同志長同業又同隱也予長潘子二歲万己卯庚辰閒余從家叔父南村先生舍遊笠澤王氏而潘子亦從其先尊人貞靖先生舍慶莊吳氏相距二里許諸往來二氏者向潘子稱余亦向余稱潘子余於是始耳潘子距三年而余稍稍挾中書君與時賢從事而潘子亦來余於是始目潘子是時予已薄制舉業謂非吾曹用武地及與評子譚輒儀歐蘇兒韓柳弟班楊凡左史特家莊而奪之席於是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自以潘子類我潘子亦以余為潘子即識余與潘子者謂無弗類也用是卒與世相枘鑿無所概見又三年而陵谷變于窮西吳與潘子不相聞者二年無何而余遘閔函潘子來唁已收涕問潘子云何潘子亦曰予云何予曰天其或者厄我以百年而數倍報之乎潘子曰偭乎兵忌之言也因出所謂歌詩大都悲慈怨怒不啻雷霆飆而風雨集矣明年而家叔父東離先生為逃之盟於溪畔而潘子輒來予亦數過潘子與潘子日益親歌詩益多又五年而余遂舍營湖上鶯湖潘子故所家也雖退耕北溪別業頗時時歸省其母夫人輒過余潘子或四五日不至予輒命棹過潘子一日酒酣潘子謂予曰息壤在彼而徒與子老四聲為唐後人恥余矍然曰不敢忘也雖然何遽廢詩夫詩亡而後春秋作則詩者盛周之史而春秋者衰周之詩也女不覩姬姜不為不知色鼎不嘗熊掌不為不知味詩不續四始不為不知詠歌史不做春秋不為不知紀述也潘子曰善房中鐃歌所托者之難也請與子我行自東悲土木諸山諸章則本紀之權與乎古漆梁舊內曲伯温兒國有君又年表世家之本也代闕爭蹟獻星作而禮樂郊祀書具矣龍惜珠作而河渠書究矣大寧思雨搜奪前後揭業作而堤防書飭矣梳蒐有謠而律書陳矣採珠有怨而賦役食貨諸書晰矣欽明有獄紅鉛有獄而刑書密矣他若雷老厄不如之作也傳開國臣之初也東角門星犯座之作也傳遜國臣之烈也和尚頭玉泉寺之作也傳靖難臣之過也老臣泣留提督之作也傳忠世名藏之盛也悲晉庄武城數明月凋之作也傳殉國諸臣之忠也把滑之歌楚宗之哀可以訓宗室照德宮建烏侯可以箴外戚而後君歸覈儲林也望三台射東樓責宰相也折柳枝豹房樂譏佞幸也裏土諫椒山檐重直臣也雨歌妓三娘子刺將帥也閨中帖客夫人戒宦官也楊漆二五人墓壯游俠也韓貞女妻熟夫廣列女也大小東穀嘁窩痛朋黨也齋宮惡方技也罷南交封關白警四夷也夫吳子之志如此則其辭之工拙音之高下且不必論而況予乎然其善善惡惡合春秋之旨雖予亦無弗同也若無弗同則余又何以譽吳子假令樂府出而有識者取吾是非而是非之則可濟乎史事者不既多哉吳子名炎字赤溟原名錫玠字頤庚邑之莊鎔人

同學弟潘檉章撰

吳子今樂府序

余雖不能詩然好言詩自漢魏六代被于三唐
國朝作者崛興洗宋人之陋獨樂與擬古調未
文正詠史之作得少陵遺意惜其體弱不能起其文害輿
吳子言而然之余又好言史好讀左氏司馬書即弱其崇
輿若班若陳猶有良史之風范氏冀累已多自晉以下無
識焉而司馬通鑑綜荀袁諸氏之長雖以簡勝要亦編年
之善也嘗與吾子言而然又然之然余固不能為嘗作通鑑
後紀起有宋以引蒙古其入 國朝則為長編顧彙實錄
家傳旁及輶軒列成數百卷而吳子適過余深言編年之
體往往一人一事而跨越數世文易牴牾義綜貫又況律
歷兵刑之事本末不備故自漢以來守太史公家法本紀
年表猶編年之綱而世家列傳其目也予竊欲續史記述
漢太初以後迄宋祥興本紀略具而載棄纂輯未遑卒業
今以予之志盍相與為明史記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取材
于長編而析表於廬紳先生及世之能言者以成一代之
書余又聞而然之吳子善詩與史皆十倍於余而其好之
篤則余不敢多讓也草創且半同志者或謂余兩人固無
徇名失實之病然所屢既多王侯將相有權力者且草創
之臣見聞多臨于其慎諸兩人謝不敢私念是書義例出
入必欲覽之當今取信來世故不得已而托之於詩則今
樂府所為作也解題二卷余暇之而吳子成之其詩則吳
子倡之而余和之既成而讀之相樂也已而遂相為序不
敢輕乞名公長者之一言蓋非序今樂府之難序吾兩人
詩之變也而漢後無樂府紀傳書表史之變也而司馬遷
後無能方史記者明興三百年間聖君賢輔王侯外戚忠
臣義士名將循吏孝子節婦儒林文苑之倫大官郎祀禮
樂制度兵刑律歷之術粲然與三代比隆而學士大夫上
不能為太史公敘述論列勒成一書次不能為唐山夫人
者流被之聲歌鼓吹風雅今予兩人故在且幸未老不比
之任將以誰俟乎因相與定為目凡得紀十八書十二表
十世家四十列傳二百為明史記而又相與疏帙事及赫
赫耳目前足感慨後人者各得數十事潘子為題予為解
予為題潘子為解損之又損以至於百為今樂府而歆歌
騎吹雅頌不在焉已之冬成十三年之春成十七三閱月
而余百章悉成後三日潘子亦悉成交相示有同有異有
詳有略即兩人未知以為孰善也者及以問同人則各善
之善之欲從而擇之予兩人不應則醵貲而授之雖欲不
梓不可得已潘子乃來言曰余兩人方為史而樂府先成
遽以問世懼世之以余兩人為[illegible]獵而并觀也故非予不
能序予非予不能序予也且自樂府成後半歲而得紀十
書五表十世家三十列傳六十有奇蓋史事已過半矣予
與子固可謝息壤盟也至樂府之工拙則知詩者能辨之
余兩人意固不在是無相訣也潘子言既別去適夜風雨
憶始交潘子迄今十五年家國之傾蕩親故之存沒蹤跡
之聚散歲月之遷流悲從中來可不斷絕而予與潘子幸
無恙且頹稍有所著述予雖蹇產敢不執鞭縷從潘子後
哉因述所與潘子往復之言而為之序其和余兩人者家

叔父南村先生王子寅旭也寅旭又助予兩人爲史所作十表皆出其手家叔父及寅旭尤惡名今樂府成皆不肯問世

同學弟吳　炎撰

權門犬吠權門好官自我爲笑駡誰從論嗥以南嗥以北權門有竇恣出入由簿都成天地黑徒令志士空歎息一朝權門冷落車馬稀摩犬猜猜失所依犬兮犬兮良可悲　右權門犬

椒山膽何壯哉一月官四遷遠自狄道萬里來君恩一何渥臣心安敢灰一腔熱血不敢冷九死百折終不回宜與夏曾同日死不顧權奸怒若雷捐此七尺軀上報明天子忠臣之心聊復爾刀鋸鼎鑊甘如飴十罪五奸義不移疏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膽何用蚺蛇爲　右椒山膽

右二詩見鈕玉樵觚賸係從鈕易庵貞白樓稿中錄出易庵亦潘吳同志是當時和作不僅吳南村王曉庵兩先生也附係於此我邑前輩風流之盛略可想見同治壬申秋九月邑後學凌泗錄畢並識

今樂府目錄

吳江　吳炎赤溟　著
潘檉章力田

梳篦謠　述蜀民之苦兵也民謠云賊如梳軍如篦土兵來更如剃

豹房樂　紀諸義兒之寵也

囊土諫　美張指揮英也

思悲婦　傷寧庶人之違婦言也

留提督　美楊文忠定變也

金水橋　爭大禮也

田石平　紀田州功也

欽明獄　紀李福達之獄也

探珠怨　紀珠池之沒也

帝南巡　紀世宗奉承天也

躋獻皇　紀稱宗入廟事也

孝童年十三　感崔鑑也鑑父嚴娼而虐其妻鑑刺殺之告于官詔特赦妻

建昌侯　哀二張之不得死也

雨搜奩　感王趙曾銑事也趙成銑敗鬨經何罪焉

撻門夫　嘉趙文肅之抗直也

淳安奴　美徐寄也事見續藏書

椒山膽　傷楊忠愍也

雨歌妓　評張少華王翹兒也少華制注直翹兒劇徐海少華事見馮元成集中

桃宗寨　譏遣將之怯也

前揭梁　美劉漢涉河戰功也

齋宮　紀世宗宮修也

射東樓　傷嚴氏父子也

縛板升　喜俺荅欵塞也

啼鵑血　刺張江陵也

惠山婦　美烈婦之衛夫也夫為虎得婦奮而奪之夫遂活見王元齋傳

後揭梁　疾邊帥冒功也

封關白　刺石司馬誤主封貢也

商無礦　美商城令與王衡衛也

銅柱高　紀平播也

大哉言　美歐陽太守也

哥莫愁　述兩宮慈孝也

哀楚宗　紀沈郭之爭楚事也

大小東　悲黨人也語見條樁野抄

鵝鸛關　譏李寧遠棄地也

三娘子　美酋婦勤順也

馬上枇　悲劉杜也

紅鉛獄　紀庚申之變也

移宮驚　閔楊忠烈也

客夫人　紀妃乳媼亂政也

驅馬閶陽道行　悲熊經略也

寧遠捷　美袁中丞也

五人墓　譏公卿之不如市人也

罷觀軍　頌毅宗初政也

東江怨　哀島帥也

悲貫莊　傷盧忠烈也詳盧公行狀

今樂府

吳江吳炎赤溟
同學潘檉章力田

古濠梁

聖人出日月明仗三尺游濠城門者不識將軍驚譽之沐之以為甥將軍擇甥得天子駕六飛龍王業始將軍之功比義帝義帝滁陽祀　聖明澤含萬世

數語中英雄巨眼帝王厚澤千載如見

韓真女

韓真女從軍七年猶處子揮手辭峨嵋轉掠昆明裏贖身費十鍰生得還桑梓爺娘已死兒歸容顏半非聲尚侶君不見北邙蕭蕭土花紫髑髏眉邪蒙面死前木蘭後韓氏

二千年間兩韓子

令我長讀

雷老

東丘夫婦何哉忠臣死君妻死夫更有侍婢收遺孤寄兒漁家身未死既身竊兒土窟裏欲渡不渡桑江水乘浮槎食遷于七日夜波不起夜半聞人聲自言雷老是引兒東向兒　天子天子抱兒泣且捫將種未絕雷老恩賜衣名兒不可得此老恐是東丘魂

善寫鬼神情狀

舊內曲

東南馳狐北走帝來為君壽今日大樂與天相守簫鼓何嘈嘈笙竽何閒閒青歌訪無佳哉玲　帝言卿昔為我兄今為我臣我侍兄力使我新居殿何沉沉我有舊舍勿灑勿埽還當時兄日入月出客既醉中涓扶掖來舊京御榻鼾睡醉不知須臾半醒王知之驚起向榻百拜呼萬死天顏咫尺臣敢爾小心惴惴　帝所喜長安甲第崇隆起鍾山崔崔江水瀰瀰　帝言與兄相知世世子孫長命無衰誠矣哉

千古盛事

危不如

東角門開帝在御屐聲橐橐前度詔問為誰被自言老臣是危素　天子忽念文天祥七十老翁心膽破報恩幷和州祠死不早何懼為猶不見燕都馴象猶戀胡不飲不食雙淚俱危不如素不如可憐一致猶區區

愧然千萬危素

東角門

東角門達皇孫金川門　天子奔北為王南為虜出鄴壇自愁苦白面書生空翩翩五十萬師輕一羽冀逐燕燕高飛高飛入帝幾呼豎子澄胡不知

可憐可恨都不為子澄出脫

雙梅怨

諸藩平天下寧寧不寧殺子澄禮樂作天下樂樂不樂殺正學　帝言朕家事先生勿勞昔臣言死即死草詔義不可先生魂從惠皇先生骨留　帝鄉雙梅樹種道旁青青者非董楊嗟女種生教坊日夕望涕數行十族為之夷遺骨糊得藏孫枝上一葉　聖恩量難嗚呼　聖恩豈可量

忠厚

中丞舌

成王走周公帝二三孤臣死不避顧為臣臣良臣安可為
顧為忠臣身亡族寧足悲臣舌尚在天能嗤臣舌雖割心
難移宮中屍不可別地上書不可滅金川玉屑留人間何
綠獨割中丞舌

丞不死矣

牛化虎

寶香山中夜風雨騎牛歸來忽化虎忠臣靈爽天所憑魍
魎當之不敢取北平地勢天下無內遷自可鑄兵戈時來
不得顧骨肉徒薪曲突原良圖臣言不用燕果入臣死猶
慚有餘青廣孝欲殺　成皇憐三十年閒養力士

卓忠貞決無活理但　武祖憐才意自不可沒

血影石

夫死羅刹磯婦死通濟門婦先夫死夫不負江上小塚埋
貞魂夫血碧婦血赤孝陽河水明激激東流直繞都門石
夫人血影千年識

此亦千秋筆也

星犯座

客星夜犯紫微急孤臣朝披緋衣入　帝心忽動重索之
歷問刲刖如雪色君亡身殉未足奇大功不就天所為
帝能剝我腹磨我肉剝我皮不能使我不為厲摩神百鬼
啻披靡見不君趙襄仁豫讓死新君憐忠臣故君知國士
臣自報智襄子

到此覺哀錢戚靈多無用處

伯溫兒

伯溫知興兒知廢高臥不作飛龍御國事反覆臣可誅檻
車更入長安去臨行別姻戚曉曉何多辭　天王自神武
魏徵義不為今日死生分己決不記北平宮中對奕時嗚
呼此真伯溫兒

燁燁有生氣

金川門卒行

金川門開一卒哭入門出門義不復拋我舊時戈披我垂
上書書中無他言但道忠孝當何如勞勞勸駕何其愚君
不見燕山卒調衛不肯行清遠卒上書請息兵一卒死路
旁一卒生為卿不如金川門卒白首猶橫經卒乎卒乎卒乎安
可輕

髮大章真是衣擊人

故葛衣

君衣緇臣衣葛君臣相見淚流血緇衣新葛衣故師弟相
從嵩空峯河西君傭依莊浪夷布冬裘茵居土補鍋蒸焉
又何人天漢龍飛夢猶壯全家滅葛衣罪餘錢買酒寧共
乞兒飲不能鼯鼠出見留都官傭且死嘆主人辛無埋我

赤濱謂子云作程史列傳當伯夷傳體若有若無

讀此詩都不能道熱矣

我行自東

衡山路非家土有龍蛇蜿出其所群蛇從之亦無處故東
非我東西非我西南非我南北非我北西洋一使為我出

莫且相前何太急哀哀猜向衡山泣
斯時齊黄安在
和尚謠
姚和尚誰教汝殺人汝所殺人多忠臣誰喚汝歸來歸來
誰肯與汝覩汝車汝爲汝公汝侯不識汝面但識汝頭卷
子不作和尚騶和尚不了爲汝蓋
老禿直得一罵
太宰怨
還我太宰司設網罘顏衡犀胡散喜頭搶地漢天子我主
人世世服事不敢作他計三百餘里食土之氓爲奴作奴
還爲胡耕胡兒好殺難與同處我獨何辜使我爲虜我既
爲虜當與漢仇張弓挾矢使汝漢兒不得休呼嗟肉食無
良謀
悵惘不盡意請
把滑歌
前人失脚後人把滑還有從人汝謀莫發樂安城中空無
人狗亦不敢吠雞亦不敢鳴但坐　天子來親征當使使
人至京師索衣與馬我兄我嫂乃肯相假今日滑不得把
綁今兄嘗笑欲啞庶人有力能拔山何缺骨化銅缸下
當與燕王旦夫婦歌並傳但彼是自述故多悲涼
此是代述故多悔恨結句更使作賊者心冷
虎顧彪
成王百戰有天下　太子能仁漢王武　帝言漢王真類
我我欲易儲何不可讒夫在側言翻翻父子深恩幾不全
四瀆謳吟向鼓國可憐髮白難重神龍威擾可狎　明王
私義可奪虎彪趙肆天意合留鄰一使爲卿發數字能使
社稷功何緣不遣書生活
斛大紳原是南蕃人此詩却自關係不小
折柳枝
折柳枝鼓復肆　天子不及臣爪牙大司馬楊復息　天
子不及臣羽翼服王服冠王冠鶴方壽心所觀擬通侯擇
女子亡誰何心獨喜臨邑書生躋膂翻手生人覆手死
鮮衣怒馬長安市枉使惠文安足比
疑即氣燄乃爾
罷南交
漢廷士多侏儒罷交趾意則郍征之不足棄有餘坐令千
里非皇輿關平失北衞疎安南叛南藩孤稱仁說義何有
無何不爲　天子埽穹廬四夷之守當何如
贊捐之輩不得開口
玉泉寺
天下平可微行　聖天子何自輕塞尚書當勸我楊學士
胡不可明月下天顔開思卿言朕故來老臣惴惴心徘徊
伏莽竊發識可危玉泉寺駕不遑社稷靈吏所詡寄言謝
相君始知卿愛朕
西楊有光矣
閣中帖
有明及六業、天子方九齡亦頗既小豎何以致太平皆
言有聖母垂拱當宮庭盛德幸自謙委心任公卿十日辭

閫帖還以驗所得是三相公俾食徒營營不能彌禍機瑺
勢遂得成一朝失　聖母社稷欲傾始知　聖母力乃
與太姒并

聖母固聖矣三相君何在

伐樹枝

司禮先生共天下（時王振爲先生黃字稱）國子先生不相借明倫堂
前樹陰一枝可伐禍可嫁錦衣使何彝彝受縲絏猶從
容昔年斷骨事自援何妨荷校成均中諸生號泣奔且仆
宮中獨憐會昌奏少年　天子知不知且放先生賀務男

徵兩關由兩中得春秋之旨

悲土木

夜出北郭門朝度居庸關關前風雨不可度驅斥將相行
蹣跚朝發懷來城暮宿土木營營中金鼓慘不起黑雲四
匝鴉鳴一龍墮孽孤鷲雲端暫下猶神靈交龍隱火有
天意邪顏自博千秋名　來與再入萬方喜一日欲逢兩
天子可憐肉食隨小璫究韓胡兒爲前死

字字斟酌

國有君

國有君虜不聞虜既聞還爾君舊君來新君喜來安門兄
讓弟盛德直與唐虞似誰其訣者史　太子滿廷御賜暗
不言何雖獨令于謙死

忠肅當此亦難爲辭

妾無夫

烏啞啞啼樹枝空房婦當若悲婦見夫方組時婦執喪妾

生兒兒初生妾乳之兒能言婦教之兒讀書婦當機月方
落雞初啼黃泉下當知之兒爲郎婦入京君遇不諫兒何
生兒能死諫大義明大風雨雷砰砰黃沙塞晝晦冥謂兒
死兒更生兩年獄千秋名無夫吟不忍聽座中何人能不
淚零何當巾幗中乃有生程嬰

盤中詩言至情此詩言大義自覺後來居上

龍惜珠

塞飛秋當奈何木石百年彈爲河至人無欲能有珠沸鐵
下灌龍其逝決口可塞功最多能有欲人可制人有欲死
不避神功續爲徒區區千載嘉名竟誰是

當以冷語銷奸雄威鋮具見救世熱腸

奪門功

奉天門夜半開鳴鐘鼓千官來新君西宮去舊君南城回
諸臣受當貴兄弟無嫌猜奪門功拜封速中興功意有獄
郤人閒淚不敢哭何事官高心未足全齒他年同反覆

徐武功心死矣

徵君歸

山中客來帝是誰爲者石武清天子虛左群臣驚皇皇
天語何丁寧驕驕便可登公卿早知宮僚臣不行李衵公
心不喜救徵君但給米中山帰來鶴廐恥曾作武清門下
士

赤濆作史於本朝理學諸公極力推許獨不滿吳
徵君陳白沙自是公論

玉玲瓏

景皇讓天下　后亦還故宮猶子念舊恩宮物使得從珍
瓏玉繫腰歲舊色不同服繫既有年并出深宮中睢盱小
人態借此求先容奉詔重詰（問）但坐王珍瓏　后閒使來淚
下翩翩傳呼使者語汝一言欲言哽咽未及得言採玉中
玉投地下淚不可止爲我繫（華）碎持送井底念我未亡人行
復爾耳

小人懷大（樣）体往往如此足使壯士立髮

楊漆工

誰從皇帝歸　帝曰袁錦衣誰張　皇帝感　帝曰門指
揮門指揮何彝彝後（先）殺錦衣後殺相公千官袖手盲且聾
朝廷若無楊漆工何人敢訟袁彬功

千官屢死

裕陵思

皇皇裕陵爲國親征一年遯沙漠六年迴南城　聖躬試
百難天下方太平遺詔止殉葬盛德通幽明特此付東閣
閣臣皆失聲思我裕陵裕陵誠可思從今不用殉夫妃

聖德真可思

伏闕爭

於穆　憲皇事親有度以道勝私人無間言昊天不弔喪
我嫡母山陵之議不可以口（解一）廷臣據禮以補袞職　天
子柔嘉假汝顏色殿外諠（諠）諠繼之以泣帝命勿遽惟予尚
有母恐不可得（解二）臣曰禮有關不敢逃責（絕）　帝孝不匱
則　母后之格　母后聖善命命以出百僚拜蹈願　皇
太后　陛下增壽千億（解三）大義既明大禮既成惟　天子
不矜惟諸臣是爭度越昔者民莫能名傳之後世以爲先
業（解四）　孝皇所歎乃及大臣體國不忌以成我　先君予
當與官師共稟厥美建詔我後人（解五）乃葬仁壽更卜之吉
更作之域惟在天之靈毋敢干嫡兩朝之議亙亘（一）永古
莫與京是以其德傳稱（解六）

君聖臣直漢唐以來有此否

新會潮

新會潮子復午貞婦屍上復下繞仇門聲轉怒仇已誅碑
更立貞魂猶逆潮頭泣

寫生手正不在多

太監來

皇帝來融不止太監來蹶然起問爾何爲然但知汪太監
不知有　天子南征北伐伏此兩鉞問鉞何名陳鉞王越
小璫微言大璫罰　天子神明寵潛奪淳于優孟何多言
尚不及阿丑滑

直敘自老

廷無人

廷無人小豎恥寶易官詔可止外廷何不言謗諸復扇扇
廷無人可柰何纍纍若若何其多天下只有王尚書

簡而盡

昭德宮

紀妃娠兒萬妃怒兒當爲龍娠不墮西宮六年神所護所（佛）
恭漢後閒貴妃妃言何不令我知當令紀氏還我兒兒還
昭德毋可移一十八年太平主至今圍史生光揮呼嗟責

妃何怨為

冷甚

望三台

三台没相君入三台明相君行貴妃為之妹中涓為之兄
宮中秘樂拌鍋者臣安民太監掮牌公可行以死報國國
欲傾胡為乎徘徊道上猶望三台星嗚呼三台燭燭兮
天王聖明

万天康枉做小人矣

老臣泣

漢室九葉宜昌　聖主東德當腸燭若朝日齊光元老唇
歌明良臨冠宛轉道藏一宣夏官尚書再宣御史大夫使
殿太坐人扶平臺下潸日晡天顏咫尺歎愉兩賢秘計同
紆君臣道合無私將順不癈箴規大夫有疾思歸　天子
歎息獨悲家人父子等情何如主人留賓禮意惆款可侍
老臣泣淚盈盈此身莫罔死生天道謙尊愈光思深澤厚
難量避退際會圖歷髏骨俾也可忘一客騎箕先行主人
鼎湖遊仙留看急去猶嫌老臣惆悵自悔　天子胡不萬
年

君臣之義多哀之感使我留連不置

罪寄宰

專主事無忌諱獨不畏　皇后嗔乃敢言二張罪宮中請
疑應諾人　天子能伸直臣氣下獄不受刑復官須臾事
南宮夜遊詔二張大張獨對心徬徨免冠觸地不可止右
右遥知為費陽

真善叙事

西涯側

東登東山以望西涯西涯傾側使我歎嗟維彼二相不㧞
于邪莫裨衮闕拂衣還家亭亭竦峙其名紛葩何為委蛇
志願獨乖樂哉殊樸樂志願獨乖解一謂爾如山其石巖巖
謂爾如斗下民所瞻類形匿光東西蜿蜒浮雲蔽日黃霧
蔽天政出小豎官以賄遷爾乃獨留伴食其間樂哉殊復
樂伴食其間解二中書赫赫晨入暮歸回首湘江荒草離離
鵜鴂啼罷更聞子規日月焰爍狐兔驚摧予失其黨顏西
何施悔不早去使我重疾解三蕭蕭白楊幽幽重泉行當適
此攜躬自悔易名之典泣荷諸賢祖道都閑何不一言

亦演作傳欲以事天正配胡天錫因予言吏之類
予曰天王泉下猗君矣余曰向有西涯側一章奈
何

梳髭謠

武皇御天極小豎亂其綱潢池起如蝟借號於蜀方文官兵
不可恃隱患用土兵千里無狗吠百里無雞鳴兵賊互勝
直一縱復一橫南行到滇西到泰北到楚不見官軍殺兵賊
但見悲風苦雨屍骸相支柱賊梳我軍篦我土兵來更薙我
我不為賊苦復苦我欲為賊義不可親戚已盡一身難獨
完不如早向黃泉下

悲涼中不乏忠義

豹房樂

大內樂不如豹房樂豹房左右皆我兒番僧樂工恣諧謔
長安城頭日已晡百官候朝前且卻　天子尚枕錢寧眠

爾曹禍福寧可作豹房樂不如宣府樂豹房部城中尚聞
諫官言暌聘宣府兵精食足天下稀臣能發兵十万為君
坑那顏定沙漠山川麗時萬物豐普婦女綽約勸君盤桓
殊不惡江彬已進寧可殺諸兒復道江南樂木蘭可為船
青絲可為笮蛟龍勢盤拏黃金自相錯江流晚魚酒夜酌
紗舞清歌動心魄江南樂何如豹房樂

南村以此詩太近識訕不得詩人忠厚之旨余謂
諸義兒幾壞天下直敘正兩快人然南村忠厚赤
溟激烈兩人心事可見

囊土諫

踧踧踖踖囊土當驛當驛何為願車駕勿出發章逆圖傳
者急 陛下南行當遇賊臣欲不言安可得臣非不知死
者當生者明識不忍見頭足生荊棘臣諷亦本進閹官有
土囊盛血帶污天子驛法司阿義兒小臣愛 聖德鐵柱
折御溝溢凝雲陰陰白日黑天地塞南行之議乃可息用
臣言碎臣骨九京深深含笑入土囊留血當化碧

前人無為承恂撰作傳此詩可補之

思悲婦

思思婦婦箴可悲思我佐命臣一何愚愚婦當為后婦獨
悲悲婦也我思逐鹿鹿不可得南昌城中宮為草廟為秋
不聞婦言亡我國

饒鼓遺音

留提督

江提督勿鹿鹿有詔留請就縛閒關者安所得詔答言上
奉 皇太后下奉相公教汝是關外健兒相公縛汝汝不
知汝能博虎不畏汝一力士力大如許京師嘵嘵夜相語
今日百萬爭起舞縛江彬天乃雨

楊文忠計擒江彬不動聲作史者概欲抹煞張
桂之罪也得此詩一洗豁甚快

金水橋

金水橋號叟士左順門呼二帝九關嶽嶽閶闔閉小臣無
力回天意白日忽霣雷霆威百八十人血殿地十九人死
餘者生夜郎交趾無帰計大禮議徒紛紜繼統訓胡不聞
天子不忍忘死父臣豈敢欺生君

今我吁奈何

田石平

田石平安南何不平安南險且遠徒殺中國兵相君勤遠
略幕府先內寧功高自生謗浮言豈足憑縛宸濠封賞薄
韓諸黨議喑喑田州經歌何不樂盧蘇王受皆容作臣能
使南人不復反不能逢聽與蓄

璁萼固可畏然田州事陽明處置亦草草

欽明獄

李福達作賊兩見脫外臣欲殺內臣活郭公私書馬公發
貴人黨賊賊不拔諫官讙讙皆可殺帝言汝曹自可殺張
寅何為及我議禮臣議禮臣在 帝側為 帝清問無失
入此曹有口善羅織用我四人情可得不然 獻經難廟
食張手李非乎是言張者生李者死不死猶應配千里法
官棄棄空書行欽明大獄須新律汝曹有耳聞何為敢觸

新貴人貴人能撥　天子嗔貴人言是張實

結語嘉甚

採珠怨

使珠為累不足以飽腹使珠為金不足以濟貧水何生珠
使我勞苦生珠尚可採珠枝我池水百出珠不可得珠生
無時我飢更急飢亦不悲溺亦不悲誰使珠還使我離悲

樂府聲調人知壞於齊梁不知李長吉輩鬼怪語
一出沉深雄渾之氣銷蝕殆盡何意得此等古調
於廟廓中

帝南巡

帝南廵岵舊藩匪畋遊相寢園　帝之發車偈偈望南雲
中心怛　帝之止舟巽巽旌合沓馬騰被　帝之行百靈
俱恐勞民疾馳驅　帝之至萬國會雲團團星晰晰上顯
陵謂玄宮氣佳哉鬱以葱亭　上帝配　皇考歌嘉樂錫
難老望山川徧羣神福滂洋瑞應臻嘉禮成駕將北召父
老賜酒食發永天德音降神既安勿遂彝渡崇澤矜　皇
心嗟流離發帑金還京師與不遠日七十往復反經純德
氣究國奏悲宮以南祔江漢阻荷天庥光以雨漢勃靈波
不興雨寢合　皇心寧四瀆澤　帝所膏舉大事民勞勞
尊亦聖孝繇於天騰歡歌頌萬年

亦以得綱體序中歌不得焉矣

蹕獻皇

天子崇本生追王心未已奉之太廟位可躋不論君臣論
父子先稱皇後稱宗誰贊者郭翊公奉養事聖日益崇昭
聖寂寞難與同百官稽首受成事無人敢言調雨宮昔年
伏哭亦草草不見殿前腥血猶殷紅

一出一入字挾風霜

孝童年十三

孝童父都門商胡為不行賈北到遼南到荊與揚但坐賈
得邯鄲倡邯鄲倡難與處父愛新人母遭箠楚兒行自學
會晤見母涕泣哽咽不得語兒潛行挾利刃至倡所倡方
低頭洒埽口何喋喋從旁刺之洞右脇倡究歸兒徬徨投
人者死兒可當兒行入公堂府尹南向坐兒北向前置詞
為母救人死不悲汝年十三為母殺人誰教汝為呼吏前
勿苦此兒此兒純孝當令　天子知既減死行且編戍關
外兒可去兒未去街鼓鼕鼕赦書至

過真淒作不獨以此擬為工

建昌侯

仁壽宮母天下建昌侯威可炙一朝失勢同孤雛今日挾
人罪不赦罪不赦當奈何助我者少譏我者多兄死囹圄
中弟死長安市　聖母空彷徨不能庇兩弟黃金侯作門
白玉牒作堂依倚中宮勢出入生輝光生前不謹死不葬
富貴何如寵下蠶

富貴適

兩搜套

前搜套王威寧後搜套曾中丞威寧倚中官小試功乙戌
中丞倚少師少師新見聲套可搜出師自有名套不可搜
師未出要用先殺夏與曾兩君功名士憲氣選自顧上有

滄浪天下畏黃口兒丈夫生死不可知無罪斬頭西市下猶勝床頭宛轉時嗟少師悔何爲

桂州因石塘死極爲有題目比什溪後來如何

權門犬

天子門虎所伺相公門犬所吠犬吠喧喧虎爲怒何事小臣言退虜汝能退虜汝可行加汝官畀汝金出門但見仇將軍仇將軍夫之黨愚秦相公數不受　天子賞虜向玉關去使望都門歸車中銀故在闔外事已非　天顏咫尺面顏覥靦幸明明聖死可免茘波萬里行蹇蹇從今勿觸權門犬

大洲終爲嚴氏籠絡想亦悔此舉耶

淳安奴

行至淳安門感彼徐氏奴徐氏兄弟別産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其季寡無所得但得跟蹌老蒼頭寡婦涕泣婦言無憂奴年雖老猶能爲主作馬與牛婦入房索簪珥賣得銀兩鏁使奴行賈販入山其利數倍往復還歷二十載徐氏良田美宅參差淳安間爲主教兒爲兒娶婦老奴可死義不負奴且死出兩楮楮上何所書爲兩郎析家計無他語黃泉下報主人寸縷粒米奴不取獨不見伯耶仲耶馬斗力盡還遑遑兩郎肥牛狀馬駁駁官街行

此奴不朽矣

椒山膽

馬市開誰當言大臣不言小臣言退退狄通豺虎邊萬里牽不死中歲忽回還　皇恩何以報願擊斑社奸諫書夕入朝受杖血虎糢糊神獨王椒山有膽直怖死丈夫不倚娼蛇狀長安西市天茫茫奸臣肉食忠臣歎觀者太息涕數行椒山之膽方罔張仰天大笑日無光向闕再拜願陛下壽千霜生時無益聖明臣死不敢忘

忠臣之義忠臣之言

兩歌妓

祖兩呼冠入吳飄以怨冠入趙官軍繫弧走不發坐見千里壘枯骨僂耶賊乘耶直臣巨艦爲城橋爲國蔣生一行情始得謂景勿陸梁不聞以降謂直勿偃蹇不聞乘己叔直未來業先至不用官軍用歌妓五年劇賊妓可制幕府論功誰者是女戎獨勝古所云不見當滄吳計

人但知徐汞有翹兒不知汪直亦有張少華黎天下兵力不能滅賊大功乃出自兩妓胡宗憲將略安在

桃窦寨

關門開胡婦入致之關下貢可得欲歸不歸胡騎索送叛兒問台吉强邊患問朱笈叛兒亦不來邊患亦不入關出關胡婦死大雅帶劍空費長安米區區媚婦安足倚

寫出滄倒行事且憤且笑

前搗巢

漢兒莫悲胡莫舞雲中新將智且武我欲殺胡勇可賈胡南寇漢北往輕師夜夾沙漠伏胡兒歸來獨惆悵書峰口休作衆漢家今有霍嫖姚豐州城休作帳漢家今有李飛將

詎得動人

齋宮

真人真御德被八荒天下已治憂無邊年 出入天門羣真相存窮覺有無以究道根 軒轅九皇並駕翱翔下視濁世網于紕纏 要言不煩至道可為上天篤祐踐昇朕師 貽我大藥來自帝庭其光燁燁服者先升 寇謐屏息年穀屢豐朕師告我惟修玄功 惻茲羣工佐朕以勤爰肄齋宮爰授青文 朕有好爵載酬爾勞蓬萊方壺及爾偕遨 朕在高宮寢食帝所比及千年我顧見汝

讀此覺遊仙諸詩如嚼蠟矣

射東樓

射高山矢弱山峰悍射東樓樓還自傾棲平田履草米小兒名字依稀是 高皇靈爽來告臣況有華亭相君指嗟高山山高何遠遠不記銘堂上今安時今日富貴忘此為眼昏神悴不能識 聖意諸司關白但遣東樓如樓雖高其已朽冰作山不能久一矢集其巔衆矢注其杖 天子尚念修玄功御史自索逋逃藪東樓倒南山崩黃泉下負我婦婦言在耳當年何不聽

進言人往往相機希旨但報老賊當適人意耳

縛椒升

秋風獵獵吹邊沙腹裏千里無人家夕烽烟烟烙雙闕苛戈百萬無休歇為漢患者中行說教民墾田積粟收智士與漢共謀漢可敗要當塞雁門扼居庸據上谷據雲中契丹踞跋先投雄漢兒匍匐叩首稱乃公板升桀黠且某吾小酋欵關大酋取伐謀不在戰能制胡兒妻與子前得汝妻今得兒汝欲得兒問汝妻妻言漢還我兒我當世世稱臣互市不敢復為非鼓咽咽送兒去醇酒肥羊兒大餔錦衣繡業充滿路羣胡夾轂喜復好從前背漢真大誤那吉生縛椒升貢議成西塞寧

餔揚中有微詞讀者當知

啼鵑血

張江陵何汲汲馮璫猶在可再入父死何辭啼不得李文達議可師羅倫小子無所知爾曹安用殺我為寧國生自罹酷萬言空托中丞牘相公不閑身死獄毛 人勿饒舌宮袍錯詡啼鵑相公不知身牽腕 帝留相公相公何不啼 帝厭相公相公欲啼不得啼 骨肉未寒事已非一朝失策千古識不然社稷攻國史猶光輝

赤溪真愛江陵者

惠山婦

昔有劉平妻力能殺虎夫不活今有惠山婦生夫逆向虎口奪夫死虎亦死夫生虎亦生猛虎避徙婦此物豈有靈王山人能紀婦事不紀名聞者足伕千秋驚君如夫臣如婦夫不可負君可負何人奪君出虎口更着衣冠拜虎後此書安如惠山婦

余家向藏趙孟頫畫劉平妻殺虎救夫圖生氣凜然赤溪有題作極悲壯與此作俱有關係

後擒梟

出自燕都門遙遙望邊土劇哉邊野青身手射虎朝隆隆

漢營鼓夕燭𤇆胡庭火　百萬健兒爭避虜使我邊報獨愁
苦春風起邊草方萌胡兒來至我欲歸耕欲耕未及得耕
夜半何人來襲我營驅我弱兒老婦踏踏前頭行安如囊
我是漢兵兵未接數騎傳呼漢兒怯將軍獨歸兵不歸畫
作板城城下血何事將軍翻奏捷腦毛大曾八犯級纍纍
猶可算問汝何從得級陣亡官軍頭作賊不殺群羊殺羖
羅可憐繡衣空灑泣獨不聞丞相事姑息

請到此處便覺無可挽回

封關白

萊陽烽火何迭迭倭奴十萬來朝鮮朝鮮委命請下吏援
師合沓工退避長帥辱將軍諱封貢使司馬計貢亦不肯
來倭亦不肯去朝鮮君臣泣涕如雨使受誅倭始歸捷書還
向京師飛不聞將軍得倭級但見平壤城外枯骨高如丘
堂堂漢司馬空受倭奴狂譏

閱史至封倭一事便知早有今日

尚無礦

他縣無官尚城有不作中官門下走他縣有礦尚城無中
官雖恐如我何鳴者蹋列看仗中官在堂肩輿上觀者如
播邑沮喪縣官有手不污錢縣官有膝如鐵堅捫羅攀萬
礦何處一縣赤子今安眠中官抑何恐縣官自有疏縣官
不懼中官懼中官嶽嶽縣官折共角

樊大价大有氣色

銅柱高

銅柱一何峩峩今汝蠻矢不敢發馬不敢過明有中丞漢
伏波不見兩銅鉦千載相嗟峨

神似武溪行

大哉言

誰言拔金可富國中使斷斷虎傅翼一使方歸一使出南
到滇南北遼北赤子嗷嗷惜不得　帝御隆宗門夜檄傳
視朝　天語龍傳曉復索小璫攖君義不同伴食中書檄
還急大宮王言天下聞引領無縣沾聖德吾不知歐陽太
守作何狀嘗甘之稅獨傳三十日

是時天下只一歐陽太守耶

哥莫恐

燕何美美莫來啄皇子燕何翩翩莫來啄皇孫燕無力使
梟入我室我室不毀梟可執但當殺梟勿傷我燕燕巢深
宮　帝所眷都門書誰使云狂男子語不倫令我父子涕
下一何疐疐　帝言汝是我兒我是憐兒兒勿悲況有相
臣能護之羽翼已就難可推燕耶梟耶雖有狡計安所施

兩宮仁孝

哀楚宗

孰言楚王真王者沈四明孰言楚王假王者郭江夏莫問
楚王真與假但較兩人官高下言真是言假非郭公掛冠
去寃轉黃河滔若無皇太子骸骨那得歸戕中丞罪當誅
亂天漸復何如不見　憲宗時漢陰收養子伏法何當傷
國體今日安知楚王是可憐楚宗御帳死

較官高下一語冷甚毒甚

大小東

戴大束朝署空倡小東講席空佳名自標當得貴人罵獨令四桑寒士夾穀來趙風清流禍炎精缺元祐碑汴都血大東小東莫鏡舌南陵北陵草空活黨人之罪難可脫

鐵筆可畏

鵝鸛關

鵝鸛關前千里地朝廷那知閫外棄驅得居民六萬人此外流離不堪計將軍歸來仍敘功遍侯貴戶還加封李家父子敗公事虛名百戰何隆隆諫官嗜史官聾若無劉生諫猶留河東後世誰知割地功

可以史矣

三娘子

北方關良馬入誰其為者關氏力關氏力制單于塞外無烽火塞內閒望竿長城交馬如通衢如通衢安可恃頭見貢使心中得心中恃自反覆且看將軍穿蹋踘

長慮卻顧當時應自有人相公司馬中不可得耳

馬上檄

劉將軍杜將軍閫外矯矯虎臣數奇不得關國邑可憐頭首從他人馬上檄來何急四道兵倉皇出經略虛將朝議寒何由將軍兩深入兩將死兩將生死者未知白首處生者坐得全歸名寄語從軍者香火難為情

真可灑泣

紅鉛獄

椅 聖皇御天下鼓朣朧朝降赦中官撤商稅罷二百萬餉餉邊下深宮閒晴薄中夜鉛端惕息無假借何由一月問忽聞鼎湖駕紅鉛是何藥相公言不知不知猶自可賞當欲何為汝官誰家官汝食誰家食為朱氏耶為鄭氏耶汝欲進隸安可得汝曹異殺孫宗伯千秋自有董狐筆思我 聖皇空灑泣

專責醫應使當局頓首

移嘁鶯

乾清寧居選侍慈慶宮 太子避選侍不可居太子不可避移宮何功亦何罪 天子仁孝天下知賈生吮吮揚生去猶言安宗社不如安選侍當時相公何憒憒應恨 恭皇不作帝

何功何罪一語便堪斷案

客夫人

車如水馬如龍不趨天朝趨魏公綬若若印纍纍不候天顏候客奶 國母千秋何寂寞客奶兩旬行宴樂宮中久知客奶尊恐使龍袢中夜落自言魏公是我夫崔生是我兒魏公為帝我為后公死不嫁兒可為何物老妖嫗幾令宗社危盈盈殿陛間曾無鬚與眉

難道俱是寺人

驅馬閒陽道行

驅馬欲何之南奔閒陽道遼左方未平將軍歸何早我欲借兩表可知我欲借援師援師來無期昨聞遼東戰流離不可見遇士卒死相連長君面勸君無浪戰今日果何如兵敗亂不復涕泣亦已過生民百遺一但可獲入關可憐兩太師不戰而自還一帥倚中人一帥無所恃朝廷

殺黨人一帥死西市
芝岡可含笑入地矣

寧遠捷

邊火明邊笳驚秋高馬肥胃頓入眼中已無寧遠城寧遠城堅不可下書生意氣還憑陵撫循將與卒勞苦如弟兄男兒七尺寧作格鬥死何當隱忍寄悵偷餘生兩晝夜攻不已雲梯折衝車起一砲發震十里名王血肉化泥滓北人為琥南人喜舁屍歸去中有數錦衣何况十萬鐵頭子捷書入奏功當封不封袁公封魏公袁公汗馬何足數自有魏公書策深宮中魏家諸兒言不敢負阿翁

太鋪張店

五人墓

尚公坐辟兒趨清流士受周吏部灑別淚尚公闌檻車吏部行吳民驚毛聞喋喋無聲校尉言尚公語嗟鼠輩勿嘯聚謂汝豁出　天子假逆豎那敢爾五人呼萬人起校尉血濺泥裏此五人良非愚慷慨死真大夫虎丘南飇以馳巍然者尚公祠祠未成冰山傾山南土低乙千塵基下新碑樹巍然者五人墓

可使狐鼠銷魂壯夫生色

罷觀軍

奇用寺人多魚漏師唐設觀軍九帥以危後王不戒國史國惟我　聖明能己之念邊方撤協防衣浣濯倚織作紹瑞昔何裁裁今何諾諾畏我　聖明勿作惡有君如此忍負之臣若負君罪當治臣兮臣兮其如台

壞天下尚有人在莫專罵無鬚兒

東江怨

袁中丞受指揮相君不能復遼陽先殺毛將軍可憐毛將軍外無拙蜂援內無葭莩親崎嶇棄島間微功還殉身男兒思報國豈得無中人中丞出奇計島帥同孤豚中丞死相君嗤毛將軍復誰怨

留毛未必成事殺毛反勝耶

悲賈庄

賈莊下骨為野不知誰殺盧司馬盧司馬賊所憚家可破命可拚帳下健兒盡星散司馬一身猶轉戰身死還令羣賊驚箭鏃刀痕見生面是時人言兩丈夫北者何人南者盧但知盧公死不負　天子莫問他人生與死何况盧公有賢弟前悲賈莊後祠諸九原搤手笑相視兄弟子欷歔青史揚命論何如報國語

不問他人正為若輩

走夷陵

駕出神都門推轂送元輔　天子親賦詩寵崇邁前古百官望塵趨都民相顧語潤彼濟池恭然愛彼　慈父旌旗摩蒼天金鼓震黃土羽林數十萬戢戢行伍誅賞將天威願指從官府信臣反宿將不敢自言苦南征何遲遲逆逗至三楚幕府坐大小飛將跋扈躑躅一無餘殺戮屬為莽去難而就易殺賊不如撫自撤白虎險逆失全蜀户大帥撤東行為計亦已左當關無一夫出蜀復入楚賊由襄陽來我向夷陵去我水賊從陸我舟賊用馬吁哉路兩

相逢長賊甚于虎賊去猶可言賊來不知處徒擁百萬兵
不發相撑拒楚與杞四面官軍自逗怒不是無顛兒星散
婦賊部空城雖獨居幕府淚如雨戰死那可得當時誤謝
閉仲天自引決一死斷　明王俛面向黃泉啗此話門扭
當年形勢瞭若指掌

播政殿

有人從南方來狼如狼貪如羊量鐵用斗白滿崔黃金不
脛走入堂佳官勤高價不者與見經大道帶長劍見賊行
老藏蔚闢泰闢誰者當要知烽火連　帝怒臣欲言之賊
在旁臣欲不言恩將亡臣竟言之亂延方朝政慎勿舉開
戶飽用膳遊進　聖明亦何補獨不見刈南人填天下
悲夫若曰中向以山對此亦難共讀

沮南遷

鍾山氣何佳哉美人子當南朱欲來復未來使我心徘徊
三九之際當季世賊在帝旁撓大計汝曹果是于臨安見
賊何爲頭搶地美人何不南南人距以吟美人不果勞我
心美人猶在北北人行作賊美人不來安終極
乙矣勿復道

紅閨銘

蒼天已死朱天當升三九末世犬不吠雞不鳴瞎兒騎馬
翔神京閣汝公公方飲酒不可違閣汝伯伯方高臥不肯
出　帝傍徨上空堂驅龍子殺鳳凰　帝寂寞入紅閨旁
無人淚雙落龍齒指指滴血滴血襟上書上云救百姓下
云臣可誅試問拳曲者二十尚不足十五顛有餘玄都危

從何太狐其餘肉食昏當誅但向瞎兒馬前叩頭索索乞
賤軀瞎兒行上殿衆賊階下趨盂盈自云姍冉冉自云妹
瞎兒大笑言生小作賊不識皇帝貴但願飽得汝曹金與
珠須臾琅璫聲反縛歸囹圄一日內一萬十日十萬餘汝
渴飲汝溺汝饑啖汝妲汝曹莫嫌穢汝家　帝何如　帝
不負我汝負我我當代帝加汝誅公耶伯耶死路衢妻爲
賤作婢兒爲賊作奴嗚呼嗚呼念我苟活不得識　聖主
汝曹宜爾安足吁
到此悲憤哭罵都無用處想作者亦無可奈何聊
復爾爾

劉復興

長安土工劉復興直與賊坐百盞顏酒酣大罵快人情爲
言　先皇真聖明汝曹蠅蚋猶營營拔刀擊案四座驚賊
子局縮何屏營低頭掩耳不敢聽乞汝佩刀當引決莫令
異日青鉞此曹拜跪泣嗚咽自是微軀貪苟活安足污
壯士手中鐵
酷似此曹自供語

蕪城歎

清淮流蕪城下顧見穹廬張四野誰言法公真死者反手
覆城當復我賣刀驢賣犢
漢以下不能辨此詩

書嶓山

滇南大馬橫行郡下淮南小狐來穴我社大馬慊慊嘗苦
貧小狐綏綏佈殺人鼓盪嗌天險奪大馬小狐東走越神

龍在泥求蠖活龍已離淵飛不眂龍子五龍孫六拉沓北
征何處宿四水西流東逝波狐乎馬乎奈汝何
拔劍臨風灑爾而泣
京口鹿
南人有鹿北人四羅鹿自深藏羅當奈何狐行朔野制于
腥羶鹿生南土不願北還
寓意深遠風人之遺
十八翁
豫章東朔風江水曾揚波神虎不在谷中道逢網羅雖懷
故山志已在天一隅羅人為我喜行人為我傷所作無一
成徒死稍彷徨彷徨問蒼穹長謝十八翁
神似陳思

仙霞關
北風吹關馬滿野鐵頭按轡入關下關門蕩蕩無抱者匈
如雨裏破合集持作缶沉沉海中豪多錢些於狗龍行蜿
蜒狗行撲朔龍自入天狗下迎狢狢勿喜夜潮隆隆鼓復
起莫言是狗雛今定成龍子
是南北朝歌謠最佳者
寧夏王妾歌
龍起桂山瀰漫滇水烟瘴之部為彼驅使解一燕趙壯士勇
俠輕非捐棄故鄉數多悲解二有美一人來自雲間萬里相
見流涕被顏解三顧問美人慷慨不止君愛高爵妾入泥裏
解四客行依主願得主彊主不念客慷慷多防解五自君南來
關君兩心婦女狼藉苦不可陳解六潛行求君不在苟活猛

獸入檻胡不求脫解七明明日月光照下土雖則晦還復其
處解八河西竇融棄恭奔劉與國無極世為通侯解九君當自
知胡不努力中山小狼不可為德解十借君佩刀為君引決
望君功成來收我骨解十一成敗之期豈不在天寧可玉碎毋
為瓦全解十二烈烈寧夏令名不朽願聽頌屑慚彼妾婦解十三
何物女子便足千秋耶
明月洞
龍莽塵何浩浩本欲揚子水那食桂林草朔風達勃山作
地桂林守者坐待縶司馬渡河同就吏枯魚相對泣不乞
釜中漉作書寄應龍南征慎出入白者虹碧者血腐肉烏
可食安用埋吾骨埋骨猶自可題字羞殺我石裂骨亦啼
不化桂林土

中有瞿張二公吟之或出
南滇霧
瀰波如屋鐵頭可逐瀰波如山鐵頭復還健兒尚卧鐵頭
已過不畏白銅歸適逢南滇霧南滇若無霧大魚那得去
入江出瀰疊逢逢不信大魚終可能
隱語不必索解人

今樂府

吳江潘檉章力田著

同學吳　炎赤溟評

古濠梁

天地開蕩羣陰日月出列宿陳白龍游困濠城翼以飛龍蛇分朝為九夫長夕為貳室甥公子帳下多豪英資之雲雨升重旻諸子不才徒紛紜遺息尚有惠妃存生不稱王沒為神滁之水兮來如雲黃金為階白玉門何以薦之春江蘋　聖朝崇報垂千春嗚呼聖朝崇報垂千春

予作世家于滁陽興廢之故三致志焉然未若斯之感慨英多也

韓真女

嗚呼韓氏有好女問女年幾何十五顏有餘解我珮珥簪挂我湘綺襦束帶搴親朋顧問此何如女伴相怪笑謂我何所須蜀冠方縱橫驅我遂南征南征亦不遠渡瀘向昆明轉戰點蒼山年苦為他人千金買寶刀卧起如弟兄潔身亮不易豈慕健兒名道逢季父泪如綆鄉音漸改是耶非盡賣鞍馬贖兒歸丁寧勿道隊伍知到家爺娘冢纍纍上堂惆悵埋峨眉黃鵠單飛邀雷端究頭七載鳴辛酸得配賢雄何所嘶嗚呼韓氏有好男

比木蘭詩反覺今勝于古

雷老

天哀將軍忠不斬將軍祀門下誰報恩生死兩女子極知生難不如死辛苦為存肉一塊主公破賊辛雪恥太平城南鼓聲起昨日將軍濺血地稱抱真兒男子事江中何有遺黨剖而食之甘且旨雷老汝豈通丈人與我相逢之濱手提將種還至尊賜衣忽去識何必世人不識稱神靈但願兒壯上報君妾當下逝從九京

如此說雷老最是

舊內曲

燕山平天下寧樂飲殿庭呼徐兄韋弟兄今君臣倨僂拜起敢自矜絲竹音感　皇情舊內何惜居舊人君有賜臣萬死　帝座威嚴何可止酒亂旨賓既醉卧榻何人竟鼾睡頭觸地不能起解眠猶驚天子氣臣心惴　天顏喜詔謂有司營甲第甲第崇表大功去天尺五能相通君臣間無嫌終始相好不相捐日與月長與一子孫世世同休戚

曲折通古中山得此為開生面

危不如

九欹春虞韶舞象蹴城涕如雨徐自燕首獨賴此身已遠事偽朝今日何顏奉真主老臣誰汝危素履聲高天子怒危乎素乎兩不如胸中織史何區區平生誤道文信國一死方愧余丈夫

東角門

漢家內憂七國叢太常不進摧懸令誰真將者字九江白溝河南捷書張　帝曰叔父無加誅謀人骨肉何其疏投戈解兵那可得殺身易耳奈誤國觸不聞晁氏危劉氏安九原之下猶斷顏一時奸臣千古忠哀哉史筆何相蒙

足令伯淵心服　吳東蘇曰當
典齋黃傳並讀乃見力田史識
雙梅怨
雙梅樹下有方公墓魂何食瑩臺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
問祀者
傷正學者多矣此獨意在言外渟蓄無限
中丞舌
中丞立朝一片鐵力請上方誅妖孽垂從吾言禍本絕
聖人舉事多違節但恐後來滋假竊一死當為千秋設周
公成王面相折吾舌可斷書不滅請看階下光為蜺侍兒
更實領中血
潘子作練景列傳力辨探舌書之之譌此猶未免
傳疑亦詩家之體也
牛化虎
若有人兮曾崖披羽衣兮褰帷傾耳但聞狂颸雷雨一何
冥迷童子告余前路鵂鶹造樹爭啼平生豢龍自喜倉卒
騎虎何疑上書竊効徙薪交淺言深見譏北平襟帶邊徼
南昌股肱京師即使舉國內遷天心成敗難期覽彼金川
門事禍生肘腋充危念彼管仲事譬夫安可為嗟哉
高生騁說遠慕逆連解圍王氣自在燕分人謀成功何施
乙矣　高王養士神靈當鑒知之
伉直勁利極似曹家樂府
血彩石
侍中為忠臣妾真忠臣婦烏鳶為高飛河邊骨不朽大夫
再拜方從容羅剝礫頭死何有妾心不以有如石嘔血成
形石中碧市人瞻仰誰當鐵霧鬟烟鬟來向立湘娥斑
斑臨水泣招魂葬昔何許何如昇石侍中祠千古忠魂同
一處
星犯座
客星犯太史占緋衣晨扶鵷鶴寒遠殿進　帝夢之長安
門前驚行尸（句中七平大昇古人罕能措手）精靈九死猶不替上為甚芸
下為厲瓜蔓誅竟何濟生不逢趙襄子
伯溫兒
帝言卿是伯溫兒朕是　高皇子汝父帷幄功卿何苦如
是璟言殿下何為爾不記宮中爭局戲當機那敢讓餘地
蘆溝河驍騎死　帝座移良謀棄殿下能殺我一身不
能逃萬世後之一字臣是伯溫兒不顧事　高皇子
吳南村曰古樂府無此篇法自力田創為之覺問
答之外不能贊一語
金川門卒行
金川門主者誰衆心懈事難為苟叟士決如靡傷（矢守身）
苦卑新朝開舊臣入獨吞聲走荊棘擁儒冠脫戎籍薺黃
族同時赤願為死安可得彼何人兩見辟城門在有如日
幸莫汙吳市卒
自遣極當
故葛衣
神京覆臣可死死不死為智士君王行臣可生生不生為
忠臣雲門僧耶溪樵一朝師弟宮中逃龍不上天蛇失穴

一蛇去之中野號河西儵獨愁苦出亦復羈旅入亦復羈旅金城邊塞葛縷縷莊淚夜宿湜如雨亦知狐表美無度終道新衣不如故

我行自東

遜國事奇尤莫奇于從亡諸賢此詩足以發之

日月不居大運有廢興衛山岸嵩望與天弃皇穹震怒雷雨馮馮惟念古人遜位巖耕歌以言之大運有廢興解一我行自東蟂龍在我東都城萬仞其門九重圜寢翼翼嚐佳蔥蔥我無六翮奮飛莫從歌以言之蟂龍在我東解二我行至南猰貐在我南蝮蛇緣樹毒霧漫漫飛鳶墮水觸眼風腥自我托足日即于頑歌以言之猰貐在我南解三我行至北玄狐在我北儵忽含沙令我因惑流澌在塗羆熊窟豎羊腸詰曲車傾馬踣歌以言之玄狐在我北解四我行至西虎豹在我西隅目高眶搏人以嬉猿狖相索羣然我追翻然去之羅網何施歌以言之虎豹在我西解五

周聞昭曰惠宗出亡千古疑案讀潘子所述本紀可稱信史此篇又上薄騷雅矣

和尚誤

和尚誤耶汝何故緇衣誦經又何故磨牙好殺人今日裯頂頂尚存嵩山寺長安事歷換物色偶然爾時來不得誇奇謀飛龍鳳雨斂依起鳴騶爭道少師來徒步安知和尚是故人不顧爲之友阿姊不顧爲之姊和尚誤耶和尚屋欲死歸作西山塔下灰無人更澆一杯水

徐禎起曰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如此方

可言樂府

大寧怨

聖祖時大寧始入中國填以壯王控扼山北使我營屯力作射獵爲衣食奈何靖難之師棄我如遺跡契丹三千騎自言藉兵力多用金繒可餌之何乃割地以資賊奪我田疇驅我妻與孥令虜畜牧生蓄息我既陷沒東不到遼陽西不到上谷關門局狹往見侵逼白雲紅螺皆異域煌煌芊庭戚不能驅三衛　聖王重小信毋乃輕大計燕京不得伸右臂圍陵所蔽一牆耳何况書生善蹙國開平獨石遠之棄獨不聞太宗雪恥禽頡利置酒西宮呼萬歲

周其凝曰大寧之棄英主之失也南交之罷庸相之誤也讀二詩真令人扼腕撫膺

把滑歌

逼側逼側河深水滑前人尚可復人殺我解一生長兵間有力如虎自矜天策同符聖父解二黃屋警蹕骨肉覬與豈敢覬覦恃兄至仁解三嗣皇戚親上兵伐謀朝爲叔父夕爲纍囚解四辭彼金牀蹋霜與露逍遙城中曾不悔悟解五

直接漢魏無一纖靡之響

虎顧彪

君不見魏室危疑閒射虎一言能自全又不見明庭章奏填顧彪一語父子安使者馳以尚駕車馳馬使者勞我心太子馳以北駕車馳馬太子暮安息戚不戚在　聖孫立不立在監國

折柳枝

金吾大權輕相假淺淫騎虎竟不下歲夏五月　上毅村
折柳大誅無亂者前有御史後有司馬各各斂手爲首爲
啞𥅦邑生休得色　明天子無姑息諾諾復爾爾盈庭仍
拱嘿慎莫信膚臣膚臣工賁國我思忠臣忠臣誠可思尚
不畏天子寧畏紀指擇身死族已滅當得倚阿誰

罷南交

有所思乃在銅桂之南裴爾雕題勞師再三因而郡縣之
郡縣之何不擇良有司爲我拊綏但見刀筆吏剝民日益
肥明珠翠羽帳孔雀珊瑚枝朝入中官橐暮馳長安市若
飛蠻夷非孝子不走險何爲借問誰大將一二紈綺子前
軍遇伏奔後軍格鬥死當時政府何不言叩頭但進珠崖
計止戈未賜漢皇詔乞盟先遺城下恥廟堂不棄將帥棄
傳之國史誇武事張英公毛髮豎力請發兵坑豎子又恐
功高謗易起吾欲不言懷不能已已焉哉中州無辜十万
士死作富良江上鬼

顏雪雕先生曰竟是一則史論

玉泉寺

張公子范太監倉𤧍根閑何暇老臣惶恐再拜迎君何非
時夜辱臣老臣數日魂不寧玉泉寺羅弓矢白龍魚服遊
小豫且得制猛虎離山市人乘其敝彼何臣哉數稱太
平不是唐堯耶可微行顧堯帝爲堯不爲漢成白金文綺
徽勞卿始知老臣是嬰嬰

不說出塞公得詩人忠厚之旨

閣中帖

術斂中涓制㫾除腹所司請問革昧初外政干者誰因緣
勸駕功耳輅夾轂馳是時天下平君臣面嗜咨刑餘雖竊
弄太阿未下移一朝堯疑際大權歸房闥口銜天憲出安
能先倒持區區閣中帖防微計良切出納皆此曹徵實何
由聞當時顧命臣唯阿稱明哲不聞宰相檄但聞太后詰
在昔任守忠韓公自有說兵加王振頸惜哉不早決

伐樹枝

天下忠臣李先生海内儀刑大司成憶昔建言出百死淋
漓折脅階前地何泉閹豎騎如雲先生有耳如不聞平居
訓迪有廉恥此曹安得通款昵一朝荷校太學門清議所
激諸生奔先生教士得士力上書伏闕豈顧身　天子別
勅賀會昌不是奉勅那肯行先生歸諸生喜不堯寃下
養能活薛夫子嘿嘿言官但拜跪

咏太學事開口便類太學謠見其才無所不可

結出薛夫子見朝廷有人

悲土木

風驚兮晨興竊乘輿兮戚靈非是議兮親征百官號泣兮
且行六師籍籍兮寒心風獵獵兮摧前旌弁狐兔兮縱橫
黑雲如蓋兮壓營軍一夕兮數驚謂當旋軫兮紫荊胡遣
迴兮路杳寘寘兮柰何復拒沒兮寇浸多望懷來兮日
將晡戀輜重兮以御觵萬騎合兮一呼我馬飢兮我卒痛
并無泉兮草木枯乾刺乘斂兮欺我以和移師而奔兮天
假強胡精騎蹂兮銳兵接鼓聲絶兮弧矢竭左行殪兮右
隊滅無賢無愚兮同爲膏血首既隕兮心猶熱傷翠華兮

永訣　君何為兮嵯峨魂飛揚兮求索　亂曰天命苟若
此兮誅國何為　陛下萬歲兮臣又何悲

董誦孫曰寫得其陰慘駭激都以不徒作討王振
露布為高

國有君

土木狩國無君北人喜南人驚大同守國有君南人喜北
人驚無君而有君一言填紛紜乃知社稷重不是君為輕
繞關清風店慟哭擁駕出又聞野狐嶺慟哭拳車別　上
皇已成一關人留為可汗那可得氏剌悔禍非好名奉迎
不費一束帛君看建炎祈請使交馳燕山定何益鶺鴒之
歌千古淚謙不死虜不至此殺謙今日隳虜計嗟乎熱血
洒何地

想見定變速碁臨安真社稷臣也

妾無夫

青鶴鳴且悲何必同林棲鳩鵲養且均何必是同生妾身
自有夫妾夫自有子悽悽一執手慊慊遂沒齒空房夜辟
纑雛兒讀父書書中更何有忠孝光門閭兒為尚書郎出
入金輝光青驄絡馬頭盈盈還上堂長跽白阿母復儲兒
當言不惜死闕下但恐負母恩阿母大拊掌兒能復何憂
天風寡四塞知是兒爺因夫為忠臣父妻為忠臣母黃泉
重相見各道不相負

是母是子寫得聲淚俱有

龍啣珠

黃河世為患誰能得中策厥朝東慨漕憂乃在咽嗌鳴呼
張秋潰司農為跼蹐　帝曰貞往哉慎思禹故跡自濟踰
河沁往往投牲璧謂龍何不仁狂流久為逆强弩射不廻
何況填木石吾聞龍有欲頷珠光所惜沉鐵可制之中夜
改龕宅擒乎奇成功至今師良畫人能制毒龍不能神神龍
神龍固無欲變化安可窮哀哉金齒摘禍生南城封世人
各有珠貪者隕其宗

至言可銘

奪門功

南城垣猶可越奉天門猶可奪諸人自為富貴計攙舉樞
座何太急曹石功當封于謙功當死不見持節取外藩但
聞交章復太子閤門仗方齋殿上鐘光越　代皇言哥自
好　其皇言弟無事西宮本以正終何乃蒙之惡謚君看
東安道上交讒時何如咸陽馬前驚隳死

徵君歸

忠國公前有宋蔡京楊龜山後有吳徵君朝下詔書夕受
幣憂為國家戌戲事虛左不關吐奇謀南陽一言終優禮
設館餽百牢　聖王果重儒不肯拜宮僚先求觀秘書秘書
亦何有宮僚義不汚不見天祿閣失身莽大夫徵君歸何
緩徵君奉何急日奉一束粟月請一束帛始知此公非迂濶

直窮到底令徵
君何以解嘲

楊漆工

臣為君斷足君為臣拊背辛苦北歲一較尉不死喜穿手
反死全吾第一身衣衣肉在職楊漆工何敢爾問汝誰主

使當道南陽李漆工諾諾幸覆死獄門不害午門害大呼云是指揮指神明昭鑒安可欺小人當死死不避門指揮錯教計不如漆工勇且智一言併脫三人罪請看活袁彬去去金陵道越明年春門自倒如何後來乾清獄坐令焉家危高老

引謹亦好

玉玲瓏

出宮門不願歸還入府帳欲悲奩中無金鏡還視座上無黼扆妾有玉玲瓏曾著君腰肢他人但願富貴妾抱此玉長相思長相思上承九廟神靈下畏黃口小兒聞有他人言拉雜推沉之寧作井中泥勿為他人生光儀寧作井中泥勿為他人生光儀玉碎不復全妾生亦何為當時七年

事東宮自知之君為王妾為妃當時七年事萬世行知之

陳鶴客曰如見天寶宮人訴上皇時事俯仰欷歔

裕陵思

欝陵樹兮青青肅帷幕兮冷冷旨酒清而不御歌吹咽而無聲願殺身而從之兮重　先皇之不近婦人

造意措詞每高人數等此篇可謂深于愛君

伏闕爭

惟慈懿后母儀三十年中人由說尊無兩全殿庭聚訟齊容穆熙明矣哉

激用成聖德兩宮如一孝矣哉皇心有違曰仁壽宮小大伏闕號泣以從會此群志廓夜悲衷仁矣哉

得體　沈雪樵曰似頌似贊曲盡樂府之變

新會潮

潮聲一何悲中有含冤尸潮聲一何怒中有報仇婦生不能殺仇身死猶能繞仇門魂來江潮青魂返江潮平李翁李翁能埋我潛投南海魂無所飛揚上叩九閽訴磔狗報夫死不負表閭樹石垂千古獨不見錢塘江素車白馬大夫魂不能報吳聲猶吞

太監來

今日樂莫樂酣醉無九衢蒼龍為拊席玄武為提壺朱雀奏琴瑟白虎吹笙竽前呼天子來叶吸不一顧後呼太監來怙然便安坐太監復何為堂前猛虎步頭上垂金貂手中把黃斧自言仗兩鉞將兵助威武吾欲竟此曲此曲意良苦陛下三千年臣為梨園主臣欲言之太監怒

施又王曰此是滑子滑稽傳

廷無人

掖廷中乃有人既生汪直何生懷恩廟堂上豈無人雖有余青神尚有王三原三原天下直忠義朝政不可胡不攝語罷尚書獨封事中官歎息一人是呂黃門張承業此曹多自命豪傑精心能與明主結利器緣之遂倒竊寧可搢紳虛無人不可使汝輩輩見奇節

戴耘野曰讀宦者傳至懷恩王安事感歎尤深當聖祖時何以中宮無一賢者耶此其故可思也此

篇真非苟作

昭德宮

三十六宮蛾眉　天子夜幸唐兒蒼龍加腹何奇燕飛豈

容喙天皇皇九廟監視主器莫若長子六載辛勤調護女
徒雖無胡組掖庭自有張賀天心或啟貴妃朝服獎賀佳
兒何獨不令吾知不令汝知猶可朝為鳥鳥同樹夕為雲
泥異路西宮惆悵自憐無子如月經天有子如星隊淵經
天月不晝圓隊淵何時復還但願　皇子萬年譬若泰山
嵯峩攙人動搖孔多黃鵠一舉奈何

程杓石曰可被管絃

望三台

宮中好珍玩大璫爭市販紙糊一閣老自言臣姓萬奉上
陛下樂一桙曲房後庭娛清宴道逢小黃門晛晛申情款
不道老司禮郄起無人歎朝看相公門冠蓋霧如雲暮看
相公門羅雀自生塵相公何所說老臣死報國廻顧腰下
符已為他人奪五里一長望十里一佇立相公不顧三台
明三台明則奸不行但願南箕與卷舌翕翕簸揚人志惑
軒轅光掩太微庭宦者盜踞帝座側三台不見天下亂相
公此時當復入不然胡為五里一長望十里一佇立

言似太盡似傷忠厚然巧言卷伯諸詩正不嫌其
盡也

老臣泣

五日對平臺十日對便殿中興　聖主急太平老臣只恨
相如晚一宣劉司馬再宣戴大夫左右卻避不敢前語久
始聞喚人扶白金重錦尚方儲承恩下階日已晡戴大夫
不敢言疾劉司馬為請骸骨不道家人父子情即言主人
堅留客客何祗死欲辭去二客相顧歸不得丈夫生逢知
己主便當闕下死報國繞闌騎箕尾又聞上鼎湖老血有
血灑欲枯夜深猶夢陳訏謨太平本登可奈何主人留客
逐者奴不來安得米山草堂詩

米載陽曰覺空同草堂歌尚多時調

罪壽寧

李主事折檻爭要為朝廷安壽寧不知觝觸金夫人　聖
明猶豫加重刑奈何使吾殺諫臣勅令就位堯舜仁中外
歡喜呼更生　君王不好遊讌飲今何處貴鶴歌吹蛺蝶
舞後宮逶遲花間去獨召大張瞋目數國家棄汝猶腐鼠
近侍不得聞餘語遙見免冠觸地一何苦吁嗟乎承天道中
新君怒廷尉獄門命如縷忽憶南宮淚如雨乃知主事
猶生我

西涯倒

謂公如北斗輕雲掩其口謂公如泰山跛手遊其巔西涯
草纍紊歌謠動京師昔送華容歸今餞雒陽去身為顧命
臣不退亦不語拜朝嬰禍同甘露猶言委蛇善調護中書
堂中但安坐湘江鷓鴣啼不住平生讀書數萬卷到老只
解孔光傳李廣祠額元不可何為獨頌玄莫觀

茆茆推敲幾不餘力妙在擒縱如意

梳篦謠

東家抱兒竄西家挈婦奔賊來猶可活兵東愁殺人況聞
府帖下大調土司兵此物貪且殘千里無居民掠人時作
爨折屋持作薪莫言少為貴國威當免輕無功害尚小有
功憂更深問誰作俑者必有林中丞蕭條夔子國城郭為

荆榛賊如梳兵如篦羅徊來更如剃保寧賊未除霸州賊
又熾騎（賓）馬須快劍須利從今作賊無反計

客兵之害言之深切讀者可為寒心

豹房樂

帝何在豹房中金鼓聲日鼕鼕外四家走如風兕檻虎射
圍熊過錦隊樂無窮誰為此江國營歡未已離深宮西安
門從小豎居廬閽郄宰輔愺忘歸家宣府大將軍揚威武
犯霜露不言苦上高王跋跋扈遺南巡繫以組帝歸來白
幟舉卧豹房傳遺語天下事是朕誤

顧茂倫曰一結近厚

囊土諫

帝無南巡南方不可以行聞有九江之蛇礪齒睢盱將噬人
又有短狐在君側像忽射影天地昏鵲去當蹕者誰予自
言世世宿衛臣右提三尺刀左挾一囊土有血不敢污車
輪明知吏議當就誅舉朝盡是彤耶寧獄死諒不葬白日
為晦冥（寞）苑中海水與山平石梁斷絶鐵柱傾閶闔道無光駕
不行乘輿伏閣尚有人吁嗟言官胡不聞

思悲婦

思悲婦不用婦言獨有愁苦山出黃雀亦有巢雀欲為鴻
不能高巢傾墮地哀哉勞黃石磯折篙檣洪都城咽金鼓
梟子四梟母五鄰國悲號安知處屬累王先生幸念故妃
賢招其貞魂歸收其白骨遺

此亦何愧古人

留提督

天門開楊公來際昌時撥樞機遣師弄禁兵時事同獻敕
有一狂生上書刺議政府楊公得闕之涕下何槩槩行當
不負良規思復念之舊君無冢嫡新君憂反側十萬軍散
一紙（紙）書填定只仗三寸舌玩弄股掌間不費力士力坤寧
宮朝服入北安門中旨出縛虎昔何緩今日復何急須年
元旱雨勿謝滿城盡道相公雨大禮亦不諾斥之勿復語
死報

孝皇臣不負天門開楊公去

隱括本傳便自奇絶

金水橋

璁不死萼不死夜乞錦衣數力士金水橋南爭仗義不言
繼統言繼嗣伏闕誼讙不可止諸臣自呼 高孝皇 聖
心但念興獻帝撼門大哭者誰是元是新都少師子諸臣
狼藉伏下死不死猶遣戍萬里大禮說終當行明倫書編
加恩悔罪可憐有陸澄自言曾師王守仁

刻甚 大禮說未辯是非但迎合者不得無罪

田石平

語汝蠻莫反當避王總制總制來汝當死更汝活 天子
賜但存土知州不用漢法治尺兵亦不調斗粟亦不費群
奴持顙顧殺賊從今那欽生他計八寨誅斷犄角盧布伯
休嗟喑（書）五溪淫涅伏波死遂使兩江變復劇田石平復傾
田水清復濁善後從古難何况黎與莫新建封雖可削慎
勿言田州錯

任事之難非審時事者不能道

欽明獄

昔有代州妻名緺太原衙錢處作逆身不死無人敢道真
姓氏養子兩三人出入郭虒第黄金刻刀頭青絲纏馬尾
驀馳塞下手殺人平明還醉長安市郭虒何頻頻家從大
禮起匿人不敢問問者馬御史侯言但當費我尺一紙不道
滿朝抗章譁不止郭侯猶自可奈觸張與桂蜚語入禁中
不復任廷尉午門對簿胥諸公從此張寅不姓李欽明獄
同文獄衣冠駢首盡駢逐貴人羅織猶未足四十年後亂
在蜀張耶李耶奸始燭武安在者自當族國史尚削龐公
牘獨不見漢張角

老吏斷獄自無遁情

採珠怨

合浦珠池深千尺六月入水寒徹骨何物老蚌胎夜光令
我年年採不息我非雪質冰軀那得百琲真珠少監督責
充私槖縣官所得纔錙銖其下嘗有驪龍卧觸之身首分
須臾前人病死後人溺以命易珠何所惜猶勝東鄰困徭
役兒女典盡無顏色五嶺家家起為賊獨向珠池死亦得

與捕蛇者說同意　又似張籍

帝南巡

顯陵何美美大峪風以寒衆口徒嗷嗷安知　帝所觀疾
驅馳兮從百官贍純德兮龍之蟠繚以周壖神孔安暢歌
暢舞享祀虔玄宮不北遷宮南　皇圖既固兮如山如川

躋獻皇

不稱宗何稱考既稱考當入廟受命不在登大寶祝融之
威天所告經始𦘦下壬戌詔豈憶　康陵十六年今日升
降何草草獨不言新鬼大故鬼小請看郭武定何如劉誠
意武定有懸孫獻皇有孝子于以配食光錫類皇東武德
及文始為　天子父方知貴但欲追崇無極已胡為春秋
譏逆祀

史遷作封禪書止為武帝本紀地耳而褚先生用
此補之可笑也潘子作郊祀書直述大禮齋祠之
事而後　世宗本紀大政大議在焉且以比武帝
雄才大畧亦畧相當子竊以為得史法故識於此

孝童年十三

悽悽復悽悽阿母閤中啼孝童入門來執手何依依蕭艾
不共林梟鸞不同棲阿父重聲色新挾大梁姬行當棄汝
就黄泉不能低頭受榜箠孝童前致詞阿母且勿悲腰下
三尺刀拂拭生寒輝宛轉蛾眉子墮地須臾時出門四五
里將去復來歸殺人義當死莫令阿母坐見疑呼吏航母
縛母不殺人兒所為牖下三尺刀上有血光腥持此請廷
尉廷尉躊躇不忍刑縛此上司冠司冠滅等謫戍倫端門
喔喔金雞鳴乃知　天子明且仁憐兒為母非博名借問
兒安居門户接天衢十三學劍兼學書悲歌慷慨燕市徒
却笑秦武陽十三隨荊軻瞠眦不中孝童奴孝童烈烈五
尺軀何不為天子取單于

徐介白曰與赤溟作同一敘事同一擬古便覺各
出手眼各有天地此二子所以為可傳無疑也

建昌侯

建昌侯作事誤昔為虎今為鼠新人嘗苦貧舊人嘗苦富

玉田秦和高門戶　君恩反覆何可數昌國惴惴猶連坐昭聖在時不得語昭聖沒後葬無所家貲千百萬身死子孫餓寄聲後來者但視我政府

府故張氏第也可為炯戒

兩捜套

受降城跨三面東勝州控兩面榆林堡當一面牧馬漸南下坐失門庭險守之不足何有戰二千里地水草甘匈奴因之刼諸畨渾脫飛渡寧夏畢(平)不備山北備河南屯田築堡無長策侯騎直逼偏頭關捜套何紛紛後有曾中丞前有王威寧小試紅鹽池封侯竟成名大出定邊營未捷身首分權臣在內寧不聞乃知少師力不如中貴人

套事得此功罪自明

權門犬

郭中有犬嗺嗺郭外有犬嗺嗺郭中有犬能噬人郭外有犬不噬猳麒麟觸之嗟復嗟朝叩帝閽入夕辭相府出水衡無輓車司馬無導卒擕持白金往復還但可單騎宣手勅勅中督戰非爾職安能驅人共殺賊路出德勝門白骨何累累臣言不效臣罪當治　聖恩高厚江下沾衣涕淚之行不顧歸謂之何

悽惋不堪竟讀　程杓石曰寫趙內江心事逼真

淳安奴

淳安徐氏奴行年五十餘籌策雖壯筋骨枯顧謂阿母勿嗟呼母乃謂我牛馬力不如我猶能逐利東西效馳驅母脫頸上璠令奴轉販如賈胡往時食無魚今來出有車為兩郎君起大宅雖何沈沈臨九衢其中參差臨金珠阿寄乃無一粒儲道逢徐氏郎下馬盈盈趨一朝老且死手出兩紙書書中家計析錙銖可憐一兒身無襦嗚呼今之人口詩書大冠長劍名為儒妻賀事報改圖何況煢煢六尺孤此曹牛馬羞為徒獨不見淳安奴

痛快

椒山膽

椒山膽大於身不畏丞相父子嗔使公為虎丞相為鼠齧猷義兒膽烈(裂)不得語藏公膽血化碧地下猶報應生德剖公膽甘如飴求死不得有賢妻　詔問二王兮臣罪當誅臣不能令親親他人能令親踈臣頸可斷膽不磨

兩歌妓

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潮但為薩摩王使我督府日焦勞嵯峨樓船千丈高首吳尾越倏忽隨風飄當復思中國之倭必有女子之戎不用快馬健兒但用黛綠粉紅傾城笑未已股掌弄兩雄稽顙天皇呼胡公珠玉餌真奇謀殺己降安得倏(倭)狡兔盡走狗烹兩酋縛兩妓愁為國事死何求江水竭恨不休

桃宗寨

受降新平堡自言居奇貨數騎逼城索張目不得語(解一)萬馬縮如蝟漢兒但搖頭俦語相驚恐奔命無時休(解二)遣之弭邊患留之抱空質空質既已去邊患亦不弭(解三)但求紓右衛不顧輕中國大明帖九垓胡婦囬面泣(解四)身辭白登道血濺黃河側時此惛諸部勿背黃台吉(解五)寄謝漢太師

叛人那得來縱收咸平閒羽書終歲馳綱六犬馬歸主人顧得主人強誰能識此恨惟有李贊皇解七

以古調傳今事真筆端化工

前撥巢

軍中有一劉俺答聞之心膽愁軍中有一漢吉能聞之驚破膽暮馳黑河畔朝襲東勝川驌驦文馬鐵鍜鞍手中大刀奮如湍叏如霹靂拓弓弦左射右射蹀血前名王貴人馬頭懸肥牛大羖當朝餐豐州廬帳為寒烟還聞慟哭涉陰山劉將軍何飄忽攫虎子據虎穴從此漢兒戰不怯輕騎夜夜斫氊幕惜哉生不逢驃騎大軍出提携王龍埽月窟

批又王曰鐃歌少此雄激

齋宮

卿雲顯見四緯若一瑞木靈芝元氣所植　帝在齋宮潔誠禋祀休嘉砰隱曰惟玄庇光芒夜燭拜受神丹桃實如瓜服之永年專精鍊氣讀仙經黃金可成天下寧戡狄來服瀛島平侍臣晉筆撰青文斟酌零露甘且馨白雁白鹿走盼員寂寥冥感若有馮誰為仙者陶仲文寵異不數欒將軍柏梁既災建章營修玄之功誰與倫但願　皇帝三千春

可入郊祀歌

射東樓

高山不推自崩東樓不扶自倒平田有米覆以草繡衣蔓占小兒先宮中有物能神語曷不除奸待明主莫言多錢可關使一朝猛虎化為鼠燎原火不可當倒海水一何狂誰謂阿儂智不如公子引去西市傍然臍自青笑鄙鴇八百胡椒無用處鈐山堂中老書生勢利何如枝上露獨不記歐陽語

縛板升

雲中跡降那吉降那吉致俺答擒之不跋真良策襲我冠裳戴我德何物叛兒教汝稱兵還我叛兒當歸汝孫汝孫未歸縛板升傳頭槀街揚威靈從今保塞稱外臣貢市以成國體尊國體尊外患弭但當飭我介冑張我弓矢積我錢穀修我營壘安不忘危古人所青奈何守邊者苟且幸無事歲劉軍實奉驕子無人更為百世計嗚呼餌敵還自餌禍福倚伏皆如此

此古人所以思頗牧也　顧茂倫曰此詩具見經濟之才

啼鵑血

老臣報國誠專忠孝無兩全諸公莫學羅倫我自學李賢古來金革行權吉典亦宜然山人不識宮袍鸑道啼鵑痕嗟哉吳生一言膏以明自煎卞生有淚斑斑名與日月懸

冷刺

惠山婦

賢哉惠山婦見夫不見虎虎擇錫奪之何不可馴虎如馴狸搖尾竟捨去負夫歸來且安坐斗酒嗚嗚相勞苦君不見劉家婦能殺虎夫不再生亦何補惠山清流激千古東海勇婦又馬數精誠開金石猛獸不敢侮猛獸猶自可苛政

能殺汝

復搗巢

赤羽從東來云是將軍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堅壘功失亡亦不多下言搗巢功髑髏血模糊皂囊從來來云是御史奏奏中更何有上言敵來冠官軍坐束手下言敵去復但竊漢兒首行閒功罪辨者誰但飛城郭是人民非舊時屯田草棗棗父求死子夫求死妻不知將軍收遺尸收遺尸何狼藉小賜金帛大封伯御史捉脫爭不得從今以後但截人頭去殺賊俾亡健兒何足惜報功闕下死塞北猶勝空作板城城下骨吁嗟乎舉朝蒙蔽亡遼東國史模糊將軍功

自評　予作李寧遠傳功罪頗不相掩此題若出邊人之口恐尚有不忍言者

封關白

天上有火星地下有石星除石星斷禍根（用董蘇語吉甚）關白雖可封不聞彼國自有歲君王子雖可出不聞彼國為我外臣小西飛騎馬過關門但坐護語許和親和親不忍聞冊命終不得島中老撻失禮義箕踞敢對使者嗔麋餉八十億用兵十萬人關城平壤乃僅存石星死東事成關白死東方平

尚無礦

顯皇帝時尚城令樊君少慕海忠介為人初下車嘿不聞聲發奸摘伏威稱神明（解一）開礦使者來闖如熊虎有司折腰迎蒲伏供具樊君當之嶽嶽不為下（解二）他邑有礦尚城獨無鳴騶升堂先以肩與使者色沮亦莫我敢訶（解三）謂君好手不污金錢謂君良自苦百姓復可惜億萬之命賴君一言（解四）北上銀臺旗艱哉何巍巍緣崖捫葛登日暮空歸東山不效劉亦已焉哉（解五）賢哉我思樊君令死者復生橫遷莞蕭令治行遠聞郡國討吏莫知我樊君倘（解六）璽書未及下翻然長辭歸視親疾以身殉之天道無知使樊君無兒（解七）二縣之人家無相舂何以祠之學宮之中千秋萬歲俎豆無窮（解八）

桐柱高

銅柱高高於萬仞山夜郎及且蘭開國三千歲不與中州通人烟西北連雲皆鳥道可以橫絕黔楚滇玉壘山奔豺虎死然後封疆蟠錯其間上有海龍挿天之階囤下有婁山棧石之重關飛鳥騰猿尚不能踰健兒欲上愁攀緣水丹何潺潺十里九曲行嶄嵓仰攻肉薄一當百窮崖四顧但長嶽問汝作計何逆天不早面縛死軍前但見長圍四面合夜分營火高連連又見黃金散盡犀苗去不遠銅柱高高于萬仞山使人念之駭心魂摩崖勒銘空中起箐林茂密無人闕其險也若此嗟我神兵自天而下胡為乎來哉銅關鐵塞尤嵯峨一夫大呼千人不能過所守或非道何異銜與衢朝見蝮蛇夕見鴟梟狂顧動齒負險以驕天塹雖云固不如事　皇朝銅柱高高于萬仞山

太似樸做然才情游戲自出青蓮之右

大哉言

郡守得銘如霹靂宰相得銘但封壁挂壁尚可反汗奈何

窋寠自天雨不滂沱君不見田太監猶力爭大哉王言其
出如綸惠我昆陵惟歐陽君
　類謠辭又類易林奇絶

哥莫怨

篤幸啓祥宮傳呼哥兒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泣下
一何漣漣哥但莫恐罪不汝連汝知我慈我知汝孝無聽
讒人翩翩令我父子兄弟不得全亂曰晝不見日出夜不
見月與星閉門塞牖舍大獄將與哥兒出語人勿復重紛
紜探懷中勅持受闔下淚不可禁身在危疑中胡為羅織
我侍臣有一妾男子撞我宮入我門捂之杖下勿傷我
聖皇心彷徨空殿下聊復耳耳撥棄勿復陳
　調稍泥古命意自高　慈孝苦心聖人作用持未
許要假借耳

哀楚宗

哀楚宗何睢盱穿就漢陽死不還武昌居宮中大馬化作
騮凰凰却抱兩烏雛獨不聞今漢陰昔申春龍蛇到死不
分明漢庭誰能識假莫
　楚事難言如此猶為得體

大小東

大東何偪仄小東何嵬峨人皆集于菀謂我集于枯羽翼
雖成畏彼網羅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同我者賢乎異我者
愚歸乎歸乎其吾黨之徒乎
　榜標之習氣運使然賢者不免

鴉鶻關

鴉鶻關乃在鴨綠之西寬奠之東縣官令我輸租稅耕田
築舍其中天蒼蒼野芃芃禾黍未穫笳鼓逢逢披我鋌鉾
張我弓守我妻孥不敢自言功我初來時髮未燥及今養子
成老翁窮冬肅殺草木方枯忽逢宮軍來驅我老幼踏踏
行渡河流澌浮漂骸骨載塗新鬼煩冤舊鬼啼呼可憐丁
男不復還已聞窮苦乞為奴昨日雞犬邑今日狐兔區橫
街何廣廣拱手棄青腴將軍論功果有無位通侯爵公孤
偏裨不敢議議者尸街衢鴉鶻關三百里割地之賞猶莫
比開鐵嶺遼瀋棄何為反坐諸臣罪
　可謂婉言微中

三娘子

萬國來進如期矯矯者虎臣不如一閼氏皮幣陳佳哉紛閼
氏自歸靜如齊心漢降長公主不能堅和親翩翩燕遠梁
豈非後宮身鴻雁塞北生願向北南飛非為塞北寒隨陽
志不移萬國來進如期

馬上檄

兒何在桑乾河弟何在醫無閭妻子何在供轉輸宣大請
買馬甘涼請具車車未具師已出遼陽數萬人相公一行
壘河水咽咽野火熒熒梟騎轉戰沒驚馬彷徨鳴朝鮮一
枝猶浪死何但枉殺兩將單兩將軍不再得五星門日光
赤穿遠有兒只觀望元是伊家竈下養
　結語可當李氏羑書

紅鉛獄

忠言利在逆良藥利在苦服餌求長生翻為醫所誤爵非

王子喬紅丸胡餡詞但聞賣柳泌不聞賢道古一月堯舜
德龍髯忽中墮宗伯討賊義懷如握蕭斧棊門有白梃曲
房有美女旁人莫浪語忌器難投鼠
忽作平調亦自深中事情
移熾鸞
慈寧宮移妃子熾鸞宮移遷侍　先朝顧命猶在耳小臣
有官非鄭李安危所發猶嚙矢不問中書門給事极門叫
呼攀樹驚　帝言彼髯真忠臣忠臣安可為一言竟殺身
安社稷計獨苦安選侍是誰誤道侍自有女天子自有母
不見小南城哽咽傳　天語
客夫人
生男且勿喜生女且勿憐君看客夫人眠坐宮家其一虔心
許阿父願得成公姆新歡從門來舊歡從閤去其二一夕就
歡宿通夜刺促語如聞外庭論不得儂與汝其三彈汝仗下
馬打殺鸜鵒鳥願得寒蟬不復鳴鳴亦無人曉其四雞香夾
道來寶馬如游雲借問貴人誰云咸安宮其五五日出外舍
趼跣羅道周大兒呼作虎小兒呼作彪其六阿兒前祝母九
千歲官家散金錢中官那得比其七有何涎涎尾飛來逐皇
子語汝燕莫啄行當自啄矢其八儂家大道北數家大道南
家戶自相當生死莫相捐其九慎惱奈何許宛轉梓宮前始
憶何婆語其十
組織客魏逆事纖悉無遺都不鄙瑣深有讀曲子
夜之餘風
驅車閶陽道行

公無渡河公欲渡河蕩平遼陽今當奈何渡河尚可入關
大難啗啗之口安望生還
熊王冤獄得此吐氣
寧遠捷
鐵頭子雖多如我遼人何遼人不愛身與家阿父死三岔
河阿兄死廣寧獨身雖存猶羈旅要為國家守危城城下
火酣酣遙知可汗營城下砲重重自名大將軍大將軍一
何神動如雷散如星一發牛車裂再發連騎崩但見骨都
當戶血肉為黃塵十里之內無留行阿堅斧翦走且驚起
兵三十年不如遼人難與爭袁副使如父兄已破賊不言
功大將軍昔當封胡為者魏上公父上公子到侯幕府行
賞及蒼頭行間使兒空碌碌獵犬何曾嚼肉
可歎
五人墓
北司囚天獨坐南牙勢成水火緹騎四出如虎鉤黨一何
紛紛片紙取逮數人吳有廉吏周君騎迺責之千金千金
百家之產傾城醵相勸彼何虓虓來厭五人一呼當弃叩
頭請命中丞中丞有耳不聞緹騎銀鐺怨怒若曹違詔猶
可不畏東廠族汝平生遨遊燕市阿誰敢觸魏字不謂吳
儂乃爾周君傍徨獨苦父兄誠非愛我東身逮歸圜土東
廠聞之心危閉門切責崔兒何滅博浪一椎五人請死不
辭下從專諸要離虎丘之旁纍纍元是東廠廢祠
罷觀軍
唐有魚軍容九節遼師皆無功來有童太師十六州地竟

難為內弄文墨外弄兵白日一炤皆潛形　帝曰閫外不
中制慵將聞之心膽碎分守鑾罷監視出宰相何人真無
識

歸過宰相自不過免

東江怨

遼南垂麗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東江可牽制何一
短老公自言五言能蕩平奇功先殺毛將軍殺毛將軍鼓
可厭島軍奪島餉島軍不肯歸投掠渤海上驅我爪牙為
仇讐彎弓內向使我奔命不得休遼無東顧憂麗無北顧
慮兩國釀酒喜相賀潰墻直薄都城下始知謀國真大誤
毛公死世所冤袁公死人不憐山中宰相何多智一言竟
能殺兩賢

直筆可畏

悲賈莊

劉門驚急入衛盧溝斷趙堡潰誰養冠主者誰盧拚命嘈
齒碎君已辱含死悲賈莊非錦城兩人死一人生邮典加
僞耶真十年後論自明悲賈莊昭日星

隱語可思

走竟陵

誰啟兵作賊闖內徵調急誰毆民作賊新餉多措克中毆
果何人歛撫總措國誤國己當誅反求仗劍出杖劍出
天子喜都門餞　宸章賜坐前席非常禮上至天下至地
鄉尊之不中制車千乘騎萬匹旌旗陳光耀日瑪瑙山戰
方疾白虎關陰遽失賊既逋兵亦撤賊重來空馳檄釋蜀

冠圍左華難之長竟何及避襄陽走竟陵江之廣勞我心
襄陽墻雉陽鸞哀盟梅非干城獨不見一死猶令人主諱
生時誰敢訟公罪

二語深

德政殿

皇極殿先生坐　聖王自重賢師傅德政殿先生留小臣
一言大臣羞既舉廉又竭秘寵賂雖章奈若何君擇相猶
擇醫庸醫不去病難為武林譎死亦足臣言不中國之福
言既中國何賴軍名裴度名竟敗行人去渺未還不及小
璫進一言小璫言大臣誅生憐死捐竟何如

篇中多用熊公奏疏語當取温州傳並讀之

沮南遷

乙巳南遷議徐公不用于公用不然臨安遂為宋甲申南
南遷議言者李公沮者光不然靈武猶為唐世事成敗那
可齊前人之戒後人師　天王自為社稷死撫軍何不奉
太子國有千官無一士當年婁許竟誰是

識議獨超

紅閨詒

有龍矯矯兮去而上升一蛇從之兮哀彼寺人毀棄冕服
兮　高皇有靈寧毒余體兮勿傷下民有君無臣兮為死
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辱我德音

琴操之變凡為臣子者讀之能不痛心

劉復興

燕山飛來大嘴鳥彰義門外啄復吁直排闥首入被庭中

書五人四人生其餘赴死亦多有遷竄使入黃巾手何人
家面政府堂滿口頌德皆麻害歸來置酒神揚揚何二男
子上我床拔刀斫業呼復狂敵岸一舉畢百觴座客遷延
不須避自言大明土工是親曾給役深宮裏德政殿前長
引袍御榻不施雕漆俊衣經澣濯席垢敝是時日晡花影
徙大官進膳四五品皆役太府猶傳言批答方勤不遑餐
況聞蔬食憂民飢集出語人泣復數諸卿平昔侍從臣有
君如此寧不聞忍復反顏事他人請以佩刀早引決勿待
收京污斧鉞坐客聞之皆嘿嘿男子揮手徑趨出咄哉雖
鳴不附翼但存姓名有人識

結妙甚緣情比事惟張文昌王仲初稍彷彿白傅
而下罕能措人

蕪城歎

可憐瓜步山接新城南望不忘君其一武騎千羣來限長江
願作張睢陽其二蘇韋白面誰史家予生死奉公祀其三城上
狐莫野啼聽我廣陵歌其四

豬山

既與禹共天下偏地職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輿玉輦不知
處黃旗紫蓋渡江太豬山高兮無極烈火燒空兮焦石燭
龍無光不照地猩猩怒號向人立我縱言之復何益主失
勢兮恩為讐客操柄兮羊化虎帝飛當之亦幽囚豬山高
兮不可攀美人一去兮不還上無結綺之層樓下無景陽
之深井外無奄豎兮內無妃嬪荃獨迎狩兮得其正不學
宋徽欽何問晉懷愍是以其謚為聖

忠愛之心溢于言外雖騷九辨而後僅見此章

京口鹿

京口鹿十十五五乃在學宮中嗜汝幽州兒身騎白馬高
纏髻左手把雕弧往來射鹿西復東嗜汝神鹿相呼入林
去雖有網羅蔽天將安施十十五五御苑鳴麑幽州兒去
時不知神鹿乃在學宮中朝出暮歸誰能逢鍾山鹿乃在
林樹中廚人尚復得烹醢之海昌鶴乃在園圃閒獵者尚
復得係累之鯉魚乃在西苑海水中漁人尚得鯉魚膾嗜
汝賢智士各各有出處明哲保身復何所苦

顧棋水曰體物之才保身之智于此見之

十八翁

孔雀床南來十里一哀鳴中林橫被鷙鳥攫羽毛摧折無
儀形鱗溪山千萬重閩海使不一一通賊賦詩寧撒何忽忽忠
魂但憶十八翁十八翁從此辭千年化鶴猶床歸明知黃
冠那容得柴市吾師文信國遺書恨恨不極

仙霞關

南望嶺何嵯峨仙霞關一夫守萬莫過仙霞關同姓忽尋
干戈仲霞關[illegible]河魚腹疾奈何仙霞關其二解莫倚勢若建瓴仙
霞關但能守者何人倭霞關羊腸化為砥平仙霞關哀哉
大命以傾仙霞關

用古之妙能使境與事皆奔赴之此筆力所至

寧夏王妾歌

網網華亭鶴栖止越王臺閩君有兩心故使關君懷一作[illegible]昨
日居籠中今日摩蒼天念彼籠中侶失路成棄捐觚壁百

尺井何當復來還解二城南亦有虎城北亦有虎兩虎相與居無親為誰怨解三狡兔阿誰邊走狗復可憐妾非愛富貴願得死君前解四拔劍斬仇頭著我漢家衣男兒欲作健安用低頭為丹山有威鳳振羽來何遲寄詩帛下人令名千載期解五

明月洞

桂林高下不可折灘水難以涉美人佩我通犀章何以報之死封疆側身南望蒼梧雲路遠莫致涕涔淫張生同死死不孤自云相國門地殊楠萇噴噴誇忠臣勿謂南朝真無人忠臣身雖可殺忠臣名那可沒墓前題字魂不識霹靂一聲天地裂遺骼已北還臣心終南懸恨不逢漢家都尉翁左賢五嶺一綫開青天

可與謝皋羽冬青行並讀

南溟霧

南溟霧埽不開錢塘潮期不來魚拂翳泣橫水龍之去雲為沛潮重來霧已埽搧扶桑日杲杲

感舊集十六卷

〔清〕王士禛輯
盧見曾等補傳
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刻漁洋山人感舊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川嶽鍾其秀靈必有文章極盛之會以抒洩其菁英贊勷之氣其發爲詩歌朝廷之上用以鼓吹休明其散見於山林槃澗之間碎璧殘金都堪寶貴

而又必有人焉爲之別裁僞體彰微闡幽以論定一代之作而使之必傳於後選之昉於梁昭明太子尚矣近代以來元遺山之中州集錢牧齋之列朝詩選朱竹垞之明詩綜亦其人也我

朝詩教聿興跨明軼宋顧猶未有選人百年奄忽宗尚遷流正始遺音邈焉莫遠羽翼接武諸賢陳迹湮沒有識者至齎里而不滿者乾隆丁巳嚴友揚州嘗與馬君秋玉論及此事自維謭陋不足揚扢

風雅而頗瞻當代選之又久以多於之則仍未有其人乎溢思焉辛未冬以公役至京師謁崑圃黃太子於家出所抄漁洋先生感舊集見示拜受而卒讀之其搜剔也廣而不濫其擇也約而不遺竊謂

此書傳我　朝之詩與人與俱傳
矣蓋治興之文正當我　朝詩人
初盛之會遯世之遺老興國之碩
彥無不萃會一時先生以應運望
精詣發介胄登壇坫宏獎風
流自非淹雅鴻儁則無由登龍

序　　三

門而長聲價是於我　朝之詩人
雖不盡於是集是集中名家之詩
亦非是集之所能盡而人之以詩
鳴于我　朝之初盛而必傳於後者
已囊括而無遺後先生而起者
如有志於　本朝詩選舍是集將

焉歸乎嘗考　國初時錢宗伯
牧齋有吾炙集葉侍郎　訒庵
有獨賞集施侍讀愚山有藏
山詩具體仿均與茲集勢驂靳
三書者今或莫舉其名先生之
存也是集亦僅有手序而未流

序　　四

傳其書詎意殁後四十餘年猶
為宗工之所購求珍秘以轉授
於予馬君秋玉又不翻而還於
余即不忌久要慨然任剞劂之
事此蓋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為
也於是不遠千里延淄川老友張

孝廉檢邨　至署採集攷實以
長夏簿書餘暇秉燭操觚仿
遺山以下各詩選之例大系之以
小傳而述所緣起如右以貽之至
集之名戢舊則先生有取於曹
子桓之言死生契闊之情自序云

序　五

之盡矣拍予官揚州日憶平山紅
橋為先生脩禊賦治喜之地亦
嘗與諸名士觴詠至間雖文采
風流未見後先輝暎然當時高
懷逸韻猶彷彿還之於槃薈林
壑之間乃忽忽十餘年已成陳事

嘅予敘述茲集亦不覺忽焉感
舊喟然而三嘆也乾隆壬申夏
六月德州後學盧見曾撰

雅雨山人　盧見曾印

序　六

原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之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敝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祗見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盌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鬬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歷窰所製至或下劣僕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杯椀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盌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為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盌爭視之萬歷窰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於芳草鬬雞之酒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嗟咨歎賞而已是可歎以諭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之執友往來過從先人誡彝尊曰某蓋博通六藝二十一史者也某蓋讀書萬卷者也及年二十餘游湖海知名士酒闌賦詩贈酬倡和不乏四其若年若恒不若父事兄事之人輒尋常視之今年且半百與諸君自歷游燕齊晉吳楚閩粵之交始覺後生足與當意二十年前先輩之盛轉戀舊游之可懷則倡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於學無所不博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歿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為無足異茲諷詠之而信其可傳傳之且久後之嗟咨歎賞宜何如矣或曰先生仕為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享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錄何居曰獨不觀夫市瓷盌者邪貴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鬬雞之酒缸足以傳於後而已布衣秀水朱彝尊序

右此序與曝書亭集刻定之本小異今從原本

自序

僕自弱冠薄游京輦浮湛江介入官中朝嘗與當代名流服襄驂駕自虞山婁江合肥諸遺老流風未沫老成具存咸得與上下其議論頗竊為文之訣時年力壯盛無窮愁憂生之嗟加名師益友近在家庭怨忽不自知其樂也頃歲已往才如風昔遂多死生契濶之感康熙壬子秋以
王事于役巴蜀行褒斜谷中回憶舊遊不勝羊曇華屋之痛已而埋舟下峽奉太夫人諱徒跣東歸與先兄考功相依為命未期而考功又殉毋死矣風流頓盡發言莫賞懷昔與考功從容燕語每擧選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憮然久之詎謂中年備歷斯境自考功云亡倏及半載恒欲編綴遺文以報地下嗚咽摧藏輒掩卷而止一日誦魏太子與元城令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又讀歐陽子所作張君墓表敘述河南幕府舊遊以為自君之卒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其與君同府而遊者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死則病且衰如予是也振觸紆鬱不禁流下沾襟也因念二十年中所得師友之益為多日月既逝人事屢遷過此以往未審視今日何如而僕年事長大蒲柳之質漸以向衰歲月如斯詎堪把玩感于柢來者難誣之言輒取篋衍所藏平生師友之作

為之論次都為一集自虞山而下凡若干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什七附焉通為八卷存歿悉載竊取篋中收季川中州錄裕之之例以考功終焉命曰感舊集康熙十三年甲寅孟夏濟南王士正序

刻漁洋山人感舊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川嶽鍾其秀靈必有文章極盛之會以抒洩其菁英鬱勃之氣其發為詩歌朝廷之上用以鼓吹休明即散見於山林槃澗之間片楮碎金都堪寶貴而又必有人焉為之別裁偽體彰微闡幽以論定一代之作而使之必傳於後選之昉於梁昭明太子尚矣近代以來元遺山之中州集錢牧齋之列朝詩選朱竹垞之明詩綜亦其人也我　朝詩教聿興跨明軼宋顧獨未有選人百年奄忽宗尚還流正始遺音逸焉莫逮羽翼接武諸賢陳迹湮沒有求其爵里而不得者乾隆丁巳罷官揚州嘗與馬君秋玉論及此事自維謭陋不足

揚扢風雅而顧瞻當代選之又久以至於今則仍未有其人予滋懼焉辛未冬以公役至京師謁崑圃黃夫子於家出所抄漁洋先生感舊集見示拜受而卒讀之其搜剔也廣而不濫其持擇也約而不遺竊謂此書傳我　朝之詩與人與俱傳矣蓋治熙之交正當我　朝詩人初盛之會遯世之遺老興國之碩彥無不萃會一時先生以應運星精混發介胄登壇坫宏獎風流自非淹雅鴻儒卽無由登龍門而長聲價是故我　朝之詩人雖不盡於是集集中名家之詩亦非是集之所能盡而人之以詩鳴于我　朝之初盛而必傳於後者已囊括而無遺後先生而起者如有志於　本朝詩選舍是集將焉歸乎嘗考　國初時錢宗伯牧齋有吾炙集葉侍郎訒菴有獨賞集施侍讀愚山有藏山詩其體例均與茲集髣髴然三書者今或莫舉其名先生之存也是集亦僅有其序而未流傳其書詎意歿後四十餘年猶為宗工之所購求珍秘以轉授於予馬君秋玉又不期而遇於京邸不忘久要慨然任剞劂之事此蓋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為也於是不遠千里延淄川老友張孝廉榆邨至署採集故實以長夏簿書餘暇秉燭操觚仿遺山以下各詩選之例人系之以小傳而述所緣起如右以貽之至集之名感舊則先生有取於曹子桓之言死生契闊之情自序言之盡矣抑予官揚州日憶平山紅

橋為先生修禊賦冶春之地亦嘗與諸名士觴詠其間雖文采風流未足後先輝映然當時高懷逸韻猶仿彿遇之於琴尊林壑之間乃忽忽十餘年已成往事此予敘述茲集亦不覺忽焉感舊喟然而三歎也乾隆壬申夏六月德州後學盧見曾撰

感舊集補傳凡例

一先生主詩教以神韻爲宗是集自虞山而下凡三百三十三人詩二千五百七十二首遺逸不同性情各異而一經先生選次如命之入大冶淘淬悉化融鍊一色洵選家之巨手也其人其詩悉依原本不敢妄有增減

一先生自序編纂是集在康熙甲寅年是成書已久特未嘗版行於世聞先生歿後其甥孫都御毅菴諱端卽其家摘索原本不得得散帙一束間有目錄抄存此本共爲四大卷載百餘首考功在第二卷末與自序所云通爲八卷以考功終及未序凡五百餘首者

感舊集凡例　一

不合其爲先生晚年定未成之書無疑也今依抄本序次其體爲十六卷補遺各詩無藏每大卷之末者各附正選之後如虞山遺異梅邨鑑諸有感四首入補遺者一今仍敘於第三首庶不失作者之意

一是集所載皆先生同時師友故原本但列名字先生之殁距今幾四十年已多湮沒不傳傳之後世不知其人何以逆其志今爲各補小傳其採集諸書述而不作從明詩綜之例世清洪亦依本例官銜則書其著者寵遇鍾遺之有關於詩與人者亦皆節俱從略

一集中諸公多散見於先生說部其不載與不盡者乃旁搜別書是集本以先生爲主故先生之書俱列在前他所採錄則各標作者姓名於初見一條無可考者就其鄉人訪問如無錫劉雷恒等傳皆顧司業棟高所作是也採集諸書淄川張孝廉元之力居多搜羅幽隱則同里宋編修弼集成而後加較訂則江寧秦孝廉大士也宋編修有蒙泉集張孝廉有書香堂集秦孝廉有抹雲山樓集

一採錄諸書有節刪而無竄易而皆重見存其詳者摘句已見本集仍載原句全篇已見本集則不重錄不見本集者仍錄全篇別見與本集小異亦全錄之數首摘一錄其首句至於序傳大篇節錄其近詩話者或有關大節及文人韻事附見則並錄之本選本傳

感舊集凡例　二

外有可以類及者以補記於末凡此皆所謂其義竊取者也

一詩家議論各有不同如嚴滄浪詩話虞山之所極詆而漁洋亟稱之何李王李皆一代之才而攻之者如徒國竊以三百篇降而漢魏其旨雖同其體則異王孟韋柳其趣若同而李杜高岑其境則異詩以言志人各有其志卽各有其言性情遭際斷不相襲而欲執一格以繩之豈通論哉傳中所錄論詩各條具有微旨願與海內詩人共証之

一是集輾轉抄寫訛誤頗多宋編修蒙泉嘗訂正之復委檢郡之孫采令子謙以校讐之役再三過尚有闕

疑玲瓏山館藏書充棟所與稽者厲樊榭鶚陳授衣章皆博雅君子幸垂渝闕而後授梓毋致有魯魚亥豕之譌是則余所深望也夫

一是集搜輯雖勤而見聞未廣兄以小傳間有缺者書成後所得擬續刻小傳補遺一帙於集尾覽是編者或簡編軼事或桑梓舊聞或邑志家乘名人傳記之所載摭拾既確望郵示以便隨到隨續俾昔賢芳躅悉得表章是又卬須之至切者也

雅雨山人盧見曾載識

感舊集目錄

卷第四

卷第五

感舊集卷一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錢謙益（二十二首補遺十五首）

謙益字受之號牧齋一號蒙叟晚自稱東澗遺老江南常熟人萬歷庚戌進士及第官禮部尚書有初學有學等集（古夫于亭雜錄余初以詩贄于虞山錢先生時年二十有八其詩皆丙申後少作也先生一見欣然為序之中有與君代興之語又贈長句有騏驥奮蹴踏萬馬喑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之語又以詩文定許以入所撰吾炙集所以推獎而屬望之者無所不至余嘗有詩云不薄今人愛古人龍門登處最感卑何山中詞翰從來少白首文章老鉅公未遺許友入關風如何百代論騷雅此論才到阿蒙今將五十年回思往事眞如昨夢一知己也　吳駿公偉業梅村集致負社諸子書余州先生今世之雄唐宋之遺大雅其詩學少陵子美淵諸子編余州而作者也能脈西陵摩雲開而作者也風雅一派合開元大歷其將進歸至古文辭則川太祭酒先生蒼語學六朝首尾之綰靡震川昆陵扶衰起敝崇尚八家而應門分榜晦菴劃宗後學學宗淵源而精研者其在處山乎　余苓蒙復明牧齋詩鈔題詞託旨遙深光材宏富精巽而體婉力厚而思沉音雅而節和味濃而色麗其於歷代百家靡不沾溉規摹而能卓有其勝斯固杜老所云別裁偽體轉益多師近風雅而繫唐宋者歟瞬乃屏除筋技心亦外妙音意發揚振新瞬奚想雲沖有非塵步所能語跋有炎）

感舊集卷一　一

華山廟碑歌題華州郭允伯所藏西嶽華山廟碑

關中汲古有二士郭胤伯與趙崡（趙崡字子函盩厔人朱錄金石文字十卷名石墨鐫華）伊余南冠繫請室攤書葉隊如中廢郭生示我華山碑欲比七發指沉痾展碑撫卷忽起坐再三歎息仍摩挲桓靈之際文頗盛六經刻石正紕謬開陽門外講堂畔車輛觀寫肩相摩鴻都學生競蟲鳥宣陵孝子羣鸛鶩石渠白虎事已遠皇羲篇成世則那此碑傳自延熹載石經未立先鐫磨丈人行可遍秦相一飯禮本先光和郭香香察未遑辨（洪适云東漢禁刻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蔡湛他人之名以為郭香察所書非也）但見濃點兼纖波鋒刃屈折陷鐵石嶄巖高下連嶒嵯古來書佐擅筆妙後代學士徒口呿久嗟石缺淡蝕饞却喜紙本纏蛟蛇墨莊舊物落髯手如出周鼎獲晉殘身領僮奴龍裝治手與心眼爭頻接靈偃細帙巧純緣史明牙籤細刮磋（忠憲假寸郭氏像也）明收藏定可敝鄴架鑒賞況復虞戈我昔遣祭入太學蘚拜石鼓捫白科依稀二百七十字維鱮貫柳存無多晴窗歸撫古則本（宋拓石鼓文足趙古則本）按節自誦昌黎歌去年登岱訪古蹟開元八分半鐫舊俗書刊落許公頌斕斑漫漶餘蝌蚪風霜兵火恣殘蝕此本疑有神護訶聖世文章就熠熠珠囊簡雅共網羅鑄

感舊集卷一　二

書不顧經若典破體豈論隸與蝌兎園郵老議軒頡乳臭兒子評卯軌踳駁指日還見斗焉陵祀海寧先河少小亦思略識字沈淪俗學悲嗚咬況鬬中原戰盡盜竊名字紛么麼搜金剔玉彈屋壁崩崖焚關傾山河汲冢書門猶烽燧新年岣嶁難經過每憐耆舊凌榛莽誰集金石陵坡陀郭髯連蹇翫蝸死老大頭白空嵯哦還碑綠几意惝怳髯乎髯乎奈爾何

松談閣印史歌為郭允伯作

六書繆篆用摹刻大者符璽細印章崩崖古隧取次出鏤金琢玉爭奔藏關中郭髯最好古十年搜討盈篋箱部居州紀作譜牒編次緗帙儲縹囊璀璨丹砂照蟲鳥

錯互金薤堆琳瑯攷正職官本二史貫穿訓故窮凡將
竊取正用史家法豈玩小物塗朱黃憶昔先朝席豐豫
符瑞紛沓徵正祥河清鳳見屢奏賀玉璽又報來臨辟
先帝親御文華門制詔臣下風四方千官鵠列聽負扆
衙牙雙璃聲鏗鏘中官屹立當御座插冠貂尾加金璫
紫泥封坼青裳解金銀縢組開輝煌臨軒手持四寸璽
俯示陛墄周兩旁蟠龍紐螭昇掌握衫袖照燭回虹光
侍臣代奉傳國寶殿中不用尚王郎鴻臚傳制百僚賀
文曰受命壽永昌朝罷君臣咸燕喜南面竝進南山觴
豈知瑞應不虛見中興天以授我皇郭君此書精且良
曷不旨勒玉璽圖訪問禮官纂尚方如服有冕網有綱

螭頭細字注幾行吾詩附璽垂久長命曰印史非夸張
春秋之義微而彰

天都瀑布歌

天都諸峯遙相從迤綿崛屈無梯緣山腰白雲出衣帶
雲生疊巘山重重峯內有峯類彼染須臾翕合仍混同
曾雲聚族雨決溜溪山天水脊濛濛是時水勢猶未雄
江河欲決翻傘垂良久雨足水積厚瀑布倒寫天都峯
初疑渴龍甫噴薄挾石投奔聲磅礴復疑水激龍拗怒
掉尾下拔百丈洪更疑羣龍互轉鬭移山排谷轟圓穹
人言水借風力橫那知水急翻生風激雷狂電何處起
發作亦在風水中波浪喧豗草木亞捩攪軒皷心忡忡
潭中老龍又驚竄綠浪濆洒軒窗東山根撼拉地軸震
旋恐黃海浮虛空亭午雨止雲戎戎千條白練回沖融
憑闌心坎舒撞春坐聽濤瀨看奔衝愕眙莫舒詩思窮
老夫三日猶耳聾

登始信峯廻望石筍矼

三十六峯拔地湧此峯跂之纔及踵臨深爲高地使然
附婁翻能瞰高冢松枝懸度勢獵獵略彴孤騫風從從
石徑曾無飛鳥度茅菴尚有殘雪擁上視近天心氣雷
下臨無地魂魄怵平鋪萬狀盡雲練幻出千嵐似郎壟
邐迤回望石筍矼萬峯矗矗攢穹蒼故知造化善戲劇
遂使鬼物齊開張破碎虛空作苑囿搏捖厚土成珪璋

孤撐扶陷互相詭妥伏殷關不可詳益州二筍何微眇
天平萬笏空迴翔起視大塋限尋丈却立萬仞憑墻壝
高陵巨谷堆衆皺部乳崔陸分毫芒篆雲一點出九子
突烟片縷回池陽心隨神移耳目忘積蘇累塊今安在
中天倘悅游化人步地茫茫窮豎亥錐鑿將無死渾沌
刻畫何當羅萬象經營闢辭記靈異忽漫執筆成晦昧
眼看夕陽信崎絕安知夜半不還吹笑殺區區刻劍人
但認一漚作黃海

春日過易水

驅車信宿驛程闕雙鬢蕭騷春又還易水到來偏易感
酒人別去更相關暮雲宮闕愁心繞落日衣冠古道閒

老大不堪論劒術要離墳畔有青山

寒食後一日作

寒食淒涼作不成春光取次又清明孤臣氣味愁鑽火
故國心情記賣餳苦恨落花隨柳絮謾勞啼鴂換鶯聲
東風誰唱吳娘曲暮雨瀟瀟閉禁城

中條行過潞州作

君不見中條山陽城昔日曾閉關白衣徵起作諫議脫
屩就職無愁顏月俸計口送酒罏諫紙疊置空箱閒歌
呼痛飲夜達旦醉臥客懷不聽還貞元奸佞不可當白
麻旦夕宣朝堂忠臣延頸待誅僇宰相慴伏眠如羊中
條山人起伏閣延英門上飛風霜諫官叫天爭喧豗金
吾萬歲聲如雷延齡不相陸贄免奮臂坐使應天回乃
知酩酊不言有深意務欲撥棄細碎爭崔嵬我過中條
山念君如宿昔君名長比條山雲君心尚似條山石一
代相知李鄴侯千年涕淚追賢輝[illegible]思君
不見可奈何醉君一觴歌生客君不見長安棊局日紛
紛着眼爭如局外人若無衝獄爐邊客誰向中條訪隱
淪[illegible]

題沈朗倩石匣秋柳小景

刻露巉巖山骨愁雨梳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
今日鍾山古石頭

夏日讌新樂小侯于燕譽堂牀若撫徐存永陳開
仲諸詞人並集

寶玦相逢溝水頭長街交語路悠悠西京甲觀論新樂
南國丁年說故侯春燕歸來非大厦夜烏啼處似延秋
曾聞天樂梨園裏忍聽吳歈不淚流

讀梅村宮詹豔詩有感

上林珠樹集啼烏阿閣斜陽下碧梧博局不成輸白帝
聘錢無籍貰黃姑投壺玉女知天笑竊藥姮娥爲月孤
淒斷禁垣芳草地滴殘清淚灑蘼蕪
靈璅森沉宮扇迴屬車轣轆殷輕雷山長水闊欺魚素
地老天荒信鴆媒袖上唾看成紺碧夢中泣忍化瓊瑰
可憐銀燭風前淚留取胡僧話刼灰

撾鼓吹簫罷後庭書帷別殿冷流螢宮衣蛺蝶晨風舉
畫帳梅花夜月停銜壁金釭憐旖旎翻階紅藥笑娉婷
水天閒話天家事傳與人間總淚零補遺
銀漢依然戒玉清行宮香爐露盤傾石碑銜口誰能語
棊局中心自不平欲日更衣成故事秋風紈扇是前生
寒窗擁髻悲啼夜暮雨殘燈識此情

石濤上人自廬山致蕭伯玉書于共歸也漫書送
之兼簡伯玉

兵火句連問訊疎浮囊傳致比雙魚分明已歷塵沙刼
還道人間閱歲書
五乳峯前舊影堂依稀蓮漏六時香若爲化作軍持去

午夜隨師入道場

東海揚塵未暫停餘杭新酒指銀瓶蕭郎若肯攜家住
又是方平過蔡經

冬夜假我堂文宴

歲晚顛毛共惜余明燈促席坐前除風烟極目無金虎
霜露關心有玉魚莫殺絲蕉悲故國花殘紅燭感靈芬
退耕自昔能求壯憔悴荒郊自荷鋤

徐元歎七十初度

皇天老眼戲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
江南留得一徐波
落木蒼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長明燈下須彌頂

雪北香南見兩人

題鄒臣虎畫扇

大癡吹笛度秦關鄒子仙遊又不還破墨烟巒餘黯淡
夕陽粉本在虞山

大觀太清樓二王法帖歌為山陰張爾唯作

神霄天子恢皇綱重鐫閣帖頒寶章干戈久忘熙陵勣
圖書欲壓淳化藏侍書著摹換鉤搨太師京識新璽裝
太清危樓切霄漢乙夜御覽虹光大觀承平過星紀
宣和板蕩垂靖康群名文物掃松漠翰林子墨炎崑岡
駝載唐碑共定武氊裹周鼓殘岐陽冊府秘閣俱已矣
長沙戲魚徒相望新絳潭筆改東庫亮字損本來榷場
二府拜賜傳學故三館審定看堵墻良常新銘不在世
羽陵舊蠹餘幾行君從何處購此本右軍墨蹟非小王
續帖真成廿卷裝萬鐵何似二本良墨并晶光出自紙
筆陣折抹生鋒芒晴窗臨摹挾飛動墨几展玩猶興防
裂紋木真非劉損擬痕銀錠誰低昂從今鑒定歸米薛
不收懸閱嗟梁唐但看鸞翔與鳳翥為用冷金斧硬黃
嗚呼此本不易得摩挲使我神慘傷自從京闕暗戎馬
又使館閣淪滄桑人間西清熠禁苑天上東壁推文昌
甲衣狼籍剔鈿錦戰車迸裂崩琳琅游家蘭亭填塹下
褚摹禊帖擲道旁魯公孝經麻姑字兒童插標叫市坊
白麻何處搏背綵錦綠翻當黃腸奇哉一本獨完好

豈無六丁下取將展卷俄驚標識改開奩先與古墨香
印縫無煩辨分數瘢醬仍與論偏傍何年民宮閣鴟吻
有客山陰投屋梁玉璞金題重關惜精妍歎怪空輝煌
已堪唐陵比玉匣重許漢室開珠囊傷心兩丹失至寶
（[illegible]）
依書史緘篋箱（[illegible]）作歌無才繼
石鼓閣筆載拜颺墨皇

金陵雜題

頓老琵琶舊典刑檀槽生澁響丁零南巡法曲誰人問
頭白周郎掩淚聽（[illegible]）
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閑集教孫女

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如英小名妥詩見列朝詩集中今年七十二矣）

緣天都峯趾度斷凡橋下木梯憩文殊菴（以下補遺）

天都趾右石屏南倚山嵘嶺崿凡嵽嵲壁崩崖觡欲裂異松穴石攢如簪簇蓋數里俄半壁岌岌百丈咸中弁峯蘙移步貌改易蒼翠著面人醺酣崎嶇爲道陟又下摧頹萵足縮復探盤回下梯身入井嘂呼命侶聲出甗僧徒扶曳咸右袒與人負荷長左擔俯躬正恐肱三折側足祗容劍一棫挽葛千尋出洞穴誅茅一畝憩小菴天都東拱勢翼翼勝蓮後負形眈眈上摧趺石宮宅隱下臨莽蒼光景涵靈山削成隱佛土普門應現開精藍清曉梵唄響林樾午夜佛火明烟嵐香象非門來奮迅

神鴉乞食雜嗔貪隨喜幸到文殊座投瞑還同彌勒龕單持澡囊在何許系下一宿吾所慙

古詩一首贈王貽上

風輪持大地辯颺爲風謠吹萬孕遂古唐歌暢唐姚朱絃汜漢魏麗藻沿六朝有唐盛詞賦貞符蘗元包百靈聽驅使萬象窮鎪雕千燈咸一光異曲皆同調彼哉戔戔者穿穴紛科條初盛別中晚畫地成狴牢妙悟探影響指注鬩修詫丈臨雞還井月擬狭號化爲劣詩魔飛精入府焦竊老蔽蔀屋不得瞻穴窔正始日以遠詞苑雜莠苗獻吉才雄鶩學杜餔醨糟仲默俊逸人放言皆翦陶攻辭葩嘈囋襍響歸浮漂江河久迴決屠溺亦勝當公紘取偏張苦調搜咽嘶鳥空而鼠郎厭咎爲詩訞爽亂亦云臆詩病不可瘳（叫）譬彼膏肓疾傳染非一朝嗚呼杜與韓萬古垂斗杓北征南山詩泰華爭岧嶢流傳到於今不得免嗷嘲況乃唐後人塗點誰能逃窮子抵尺璧來人裂復陶淵耀點須彌可爲渠略標昌黎笑羣兒少陵訶汝曹嗟我老無力擁耳任叫呶王君起東海七葉光漢貂騏驥奮蹴踏萬馬喑不驕識字函雅故審樂辨簫韶落紙爲歌詩絳雲卷青霄自顧骨骼馬創殘臥東郊敢云老識路昏忘甦指邀河源出星海東流日滔滔誰點巨靈掌一手擘崩濤古學喪根幹流俗沸蜩螗僞體不別裁何以覲風騷珠林既深深玉河復

迢迢方當剪榛楛未可榮蘭苕瓦釜正雷鳴君其信所操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伊余久歸佛繙經守僧寮棖觸爲此詩狂言放調刁無乃禪病發放筆自抑搔起挑長明燈儼除坐寒宵

登岱五十韻

清晨上泰山下山未昏黑登覽興已賒驅車一何疾我行渡泗水望岳心悚栗原野相抑迎邱陵莽瓮逸胡然類削成未見表嵂崒停車迴馬嶺凝望似堂密岱勢自迴伏羣山各離立傲倈益數峯疊浪見沸潬偃蹇欲不朝顧眄疑旅揖低徊成遲眩登頓猶塌塞紆迴陵絕頂頫仰蕩胸臆天去山不多雲與地爲一衆山斯在下九

點烟屑瑟鉅如牛眠冢細如蟻封疏散如𤓰綴綴聚如
羊觩觩弭伏象環銜奔走敖躍蒸傲俫雖兀傲沒踝不
及滕乃知丈人尊兒孫敢匹敵登登四十里十八盤乃
畢山容濯深秀石狀闘詭特洞壑互相陷同谿競迸遁
穿地山根湧撐天石笋出層峯腰帶雲遶崦嶂蔽日大
冶無不有神功故難詰琢爲研山姿縮放盆池質近松
翡薺崎邐樹紛禾樾戍削衣低昂翩反袖敎仄玲瓏月
斧滿窈窕雲車堅屬連方帖妥颭去忽剖副濃淡尺寸
變向背一瞬失領要苦煩紆追遁恍迷惑何當借宿留
攬采靈異悉坐看下垂雲布滿兜羅色又看崇朝雨飛
練挂千匹烟嵐抉烘染雲海披蕩滿籠拄賦家心極命

畫史筆逝將毀車輪豈獨戴臺筐游借刻畧身世兩
牽率每笑秉燭忙自歎乞火急是時天大旱山枯石將
泐渴游既慳松閎雨渢快悒元若爐香火肝饗走郡國
金錢佐軍備羨餘涸私室神道亦乘除青帝遂失職雀
鼠穿帷帳風雨倒傘欄惜哉吟腸悶致此騎蹇極神心
木天咫明裡在國恤學童舞傞傞齊偶笑啞啞天門開
詄蕩虛寸雲巖息紫紫蠖蟄臣獨爲蒼生泣

送劉織修使朝鮮

箕子紊對檀君祠墓前山色滿城陴知君繫馬無窮思
正是春風麥秀時

題初祖折蘆圖

一葦飄然截衆流廓然無聖語誰酬金陵夜雨嵩山雪
白馬青絲出壽州

彭城道中寄懷里中游好次坡公在徐寄邦直子
由韻

臺頭急雨懷邦直東閣淒風對子由偶到彭城尋舊事
轉於行役起離憂窮紅吾谷楓霜早收淥西湖荻水秋
料得諸君嘗共醉不知曾話阿儂不
料峭西風汴泗間江東應念袂衣寒軟紅三尺新閨夢
撒綠千章舊釣灘拂水鶯花春寂寂彭城風雨夜漫漫
情知五百年閒事銅狄摩挲不忍看
十日京江不滞留故人趣別我先憂蒸蕪蕪作班荆語

短許空期彈鋏游擁髻風情傳後閣胡牀談笑憶南樓
掉頭終擬隨公等浩蕩春波戲白鷗

十月十七日偕孟陽茂初步至寶巖灣楓林爛然
因尋故人瞿元初墓徙倚寺前石橋作短歌記
之

谷林之西石城東竊紅殷紅燒去秋客誰知寶巖灣更
好四山合沓藏千楓岈然一徑通窈窕流丹約赤相蔽
蒙護惜霜風起屏幛包裹錦繡圍房櫳我來步屧如相
引照眼灼爍驚芳叢忽如漁郎造花徑緣溪瞥見花茸
茸又如天台山邊逗好女離立矜春容烟林向背亂朱
碧日影穿漏皆玲瓏背日丹楓畫不出坐臥彌覺此晤

丁道旁宿草故人墓黃土正掩紅葉中追憶生平腹痛
語安得杯酒澆墓道人言此墳古塔址指點邱垤看龍
蹤白楊蕭蕭響空谷長似鈴鐸悲回風沉吟感歎古寺
側斜陽猶照一畝宮寺門寒水石橋下恰有一葉流殘
紅

石田翁畫溪川八景圖歌

吾祖舊題溪川景石翁爲作溪川圖廣陵封君好事者
金陵購得歸于吾揩摩老眼細瞪視夜枕不寐朝忘餔
恍惚移身入畫裏故園喬木風景殊先從江郵見小市
誅茅蓋瓦互架舖洞庭蝦菜朝走集新豐雞鴨暮識塗
楊柳微風颺酒幟杏花小雨提郵沽市旁石橋枕江臥

紅樹綠浪臨交衢青箬裹鹽來浦漵綠荷包飯歸菰蘆
烝徒欣欣有如喜倘免偶步登龍呼茅屋滄洲白映帶
菁聲漁唱相縈紆江流無聲清夜永有人引書仍挈壺
蠻舍中閒訪隱逸斗欄西畔尋生徒原隰坡陀似山麓
行人千于通樵蘇千廻萬抱風氣密中有兆域開青烏
帝鄉白雲封穹樹長江落日懸匏跌流泉夕陽昔相度
江流地勢原相扶柳溪竹里閒阡陌築室穿池連路隅
竹深堂高日清閟琴劍彝鼎羅氍毹紙窗擁書宿燈火
石鼎聯句皆筆學堂中高詠者誰子得非草窗東谷無
北閣燃磚非草草想見閣筆還操觚有竹莊中好賓主
寒水梁玉清若須攜畫歸來水月舫兄弟賞鑒頻歎吁

收藏豈乏牙籤插愛惜寧將寒具涴清平之世忠孝家
有此識字耕田夫吾祖風流良可繼子孫不睹且讀何
其愚嗚呼不睹且讀何其愚

八月十八夜

瀟瀟風雨閣樓螢好是炎涼一曲催裙汗綠痕都未洗
袖稿紅淚半成灰可憐狼藉秋光去誰復抱邀月駕來
傳語姮娥亦惆悵沙才萬白一時回

村莊紅豆花詩

金樽檀板落花天樂府新翻紅豆篇取次江南好風景
莫教腸斷李龜年
寂歷香塵界畫簾小闌綠几供香嚴笑他紅白閒桃李

都與兒郎插帽簷

十月二十夜宿假我堂夢謁吳相伍君延坐前席
享以魚羹感而有述

天荒地老夢魂爽故國精靈信在茲青史不刊亡郢志
白頭猶記退耕時鷀吹江上諭飈發潮湧胥門嫋氣移
鄭重吳宮魚膾饗寒燈一穗閃朱旗

程嘉燧 [illegible]

嘉燧字孟陽江南休寧布衣與牧齋爲友益之
爲松圓詩老有耦耕堂松圓浪淘集 [illegible]

有兩詠一爲陳大𤣥一爲[illegible]松圓大詩[illegible]東川右承近學人[illegible]松圓學[illegible]天[illegible]徐君平人[illegible]時[illegible]不[illegible]且大[illegible]如[illegible]事江[illegible]空[illegible]

如鷹飛水面亂帆鼓葉下吳頭楚尾煉雨皆成雪出獼猿啼中又云玄年華嫩綠相似三月春愁木不如碉飲薊虹月棲紫滿飛片雨亂樹陽羽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浦來白日過城上雪發遊子依依南風色酒人家設千夜艱於舸回湖樓寒酬雪山風塔不縱古作者撿皮山物品爲以店人之詞以點精李杜二家五言近體約而七言陵州七言近體放而之君山而來竹樣謂其格調兼唐才唐氣韵軼之稱許固爲太過半之語抃亦末以爲河中安

登瓜洲大觀臺望金山寺招閔壽卿不至

壓燕南俯西江頭紛堞朱甍照素秋浪楚日車通蜀險
風飄雲蓋入吳愁鄉關晴樹歌黃鶴江寺烟花戀白鷗
念予中流易蕭瑟蘇雲南北古揚州

富陽桐廬道中早春郎日寄吳中朋舊

暮倚城樓江日曛曉過山縣市烟分迴峯凍雨皆成雪
出霧危巒半是雲沙際年光催鳥轉冰閒寒溜動鷗羣

吳江越嶠千餘里春賞何由早寄聞

送沈武仲

四月鰣魚潮水深三山啼鳥海門陰送君莫道無相贈
一片江程見我心

閔舍弟歸東山中親知

故人相望眇天涯久客傷心憶歲華城上雪聲游子夜
縣南風色酒人家郵亭近隔錢塘路歸纜遥牽欲浦沙
鄉國清明正愁絕憑將雙淚濕梨花

歲暮懷孫履和李茂脩

故人不見歲將窮臨別風烟在眼中嶽院夜眠春澗雨
浦樓寒醉雪山風谿南郵使明朝發江北來帆二月通
廿載東橋歌酒伴他鄉殘臘夢應同

過孫履正東林莊居

出郭春流十里賒故人田舍即吾家風情釭面清明酒
節物山頭穀雨茶忽見遠交渾是夢難期世事總如花
尋常歡笑休輕別若計浮生信有涯

同張伯美留宏濟寺印持僧房夜中送平仲渡江

書壁

月落蒹葭明潮生楊柳曙遊子耿不眠歸人渡江去

寄莊將軍

僧榻書廊臥夕曛興來吟嘯每過君梅殘燭燼疎窗雨
雪酒香濃小閣雲茶作松風先破睡湛添山氣待微醺

自從一別蓮花府月下笳簫憶共聞

鮑甥至夜話明發過揚州輒示

昔別今幾時離憂那可說江月三十圓頭毛千丈雪偶
然瓊樹枝來值芳菲節況絕吾宗秀高談寸心折盤中
水鄉味衣上吳洲月去去欲何言然燈念明發時與宗人歲寄佇行
前日遊支硎桃花俄滿枝心知山中人見花遥相思巖
灘瀉碧玉正爾開帆時春風知別意吹柳亂如絲

曲中聽黃問琴歌

曾憐古調背同時廿載心期老曲師爲是嘔情聽不得
鬢邊先著幾莖絲
輕染鴉黃拂鬓鬟鴛雛巧笑鬭雙彎不知水調聲能苦

殘損橫波一寸山

憶金陵雜題畫扇

秋陰瑞客思騰騰木末荒臺盡日登誰信到家翻遠憶
雨齋含墨畫金陵

最憶西風長板橋笛牀禪閣雨瀟瀟只今畫裏猶知處
一抹寒烟似六朝

青門楊柳白門烏秋雨秋陰舊酒壚何處蘼蕪般相憶
練絲風雨晴西湖

臘下風光旅客顏奇情孤絕未能還攜錢日向旗亭醉
醉看長江雪後山

鸎脰湖道中值雨漫興

江南四月棟花風綠雨生寒水氣通吳苑荻殘春寂寂
嚴灘帆遠碧濛濛經時浪迹攤書外盡日風烟潑墨中
莫憶鄉園苦回首江湖隨地足漁翁

雨中遊寶石山題畫

峰採白雨水拖藍萬木含風綠正酣記得松毛初泊日
破船撐笠過湖南

許徵韋白下寄丙午所畫秦淮秋雨索題

六年光景未題詩畫幅如塵似夢時斷雨濕雲休細看
看來容易鬢成絲

李洋河舟中戲為俚體遣意

半似春還半似秋不成佑舫不成遊幸無冰雪傷離思
且有雲山遮客愁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疑葉下吳頭
明年更鼓瀟湘棹老淚憑添萬里流

春盡感懷

一年春盡送春時萬事傷心獨詠詩夢裏楚江縣似墨
畫中湖雨白於絲空煩兒女啼書札應有親朋覆酒巵
明日夏雲徒極目斷魂搖曳各天涯

曾生西齋題扇

石橋明月出西峯同聽南屏隔水鐘昨夜西窗風不斷
半疑巖瀑半疑松

送曹大江行之六合

對客看雲想故鄉憐君何事到滄洲還家明月飛烏鵲

背海輕帆羨白鷗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
貧交此別難為贈欲借殘樽比石尤

虎邱覽古

香臺劍石一邱中雲臥相將海客同啼鳥日光未堰水
歸鴉山照北樓風草芳西子裙腰綠月墜真娘寶髻空
畫底鐵花巖壁去千金休買碧玲瓏

聞等慈師在湖水有寄

經年不見東林遠聞住峯頭看瀑飛古寺正如昏壁畫
居湖都作水田衣相逢不厭陶潛飲細倒松肪貌翠微

題畫扇送石甫之淮陰

揚子灣頭楊柳枝風花如雪正垂絲時清何處無居鈇

空過王孫漂母祠

過易水懷古

層冰積雪沒嵯峨易水流澌自湧波遍史至今疎劍術
酒人從此送荊軻羽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
千古蕭雲京闕下吳儂且莫浪悲歌

七夕同受之坐雨偶吃畢作中峯夜雨因憶拂水
山居舊事漫書以號

山郭孥舟夜別師竹房松關總幽期影堂月落泉鳴唱
無復疎簾看奕恭

四明與諸子別

相逢當別路歸去欲何之江水曹娥廟湖山賀監祠鄉

愁兼雨重旅望入秋悲倘憶江東侶論文復幾時

齋中雨臥 以下補遺

蓽門晨向扃獨寤虛室閒稍稍雨聲生幽情乃相關因
之意自遠窅然響空山神想未云衲行役詎能干撥援
久衰眞該辰忽來還

重赴六合道中寫懷

眞州曉雨送征帆憶昨寒星舞客際三月鶯花離海西
孤舟風日望江南水鄉味透問倫思岐路悲深久漸堪
几杖柴門相待否歸心芳草自能諳

同閒師允龜谿父登北高峯宿絕頂僧舍即事

雙峯徑轉石林蒼攜客捫蘿宿上方澗飲斷虹明積翠
湖飛片雨亂斜陽東來鳥嶼吞江郭西去雲山指故鄉
夜久禪心同寂歷松風諸嶺一何長

雨中晚發臨安雙谿道中作

回首青山入半城碧潭時傍碧巖縈烟中小市開晴翠
樹杪重泉帶雨聲飲馬茗谿漲發問人天目指雲生
試觀萬壑千巖裏何似山陰道上行

送徐女廉之無錫

黃姑灣頭梅作香黃婆墩邊柳漸長但看音信連三月
誰道風烟不兩鄉

瓜洲渡頭風雪欲回南圻不得二首

南圻連山陰復晴江邊雪片柳花明遙看白浪過津關

日暮無人打槳迎
平分南北是江流南圻湘期北圻留惟有南風更向北
爲君留客醉瓜洲

暮春谿父遠訪胥留旬月臨別輒贈

歸人隨暮潮離憂自可識衣上婁城酒帆底吳山色渺
然烟波際回首平生憶嚴江月圓時峽峭風潭黑知君
勞夢魂猶甘水鄉食

西湖

金沙灘頭金色蓮雷峯斜日北高烟輕舟獨自唱歌去
道是無情亦可憐

埜中樓中宋比玉對雪鼓琴余戲作圖便面漫題

時過婁江因訂後期

閒客不見雪流霞在鳴琴茲辰何飄瞥快作崩山音七絃正凝結萬象回幽陰南思九仙遠北望三湘深江水縈後期春氣動前林毋令招隱曲荒塗空古今

題畫

清溪百叠遠含風樵路漁源望欲通一段鄉愁何處著傷春無味夕陽中

夜雨傷婁兄兼懷拂水山居

千古傷心爲絕絃老人流涕過殘年春寒頂洞風牀殷夜火青熒雨屋燃亂落暗泉虛榻畔縈枝晴旲露崖前扁舟欲往愁花事白晝昏昏閒閉眠

周敏仲同客過拂水莊留風山廚酒殽處作

烈風振山石欲落亭午高眠縮雙脚蕭郎和門二客俱好事經年宛如昨青春蒙絲醉白髮綠水華燈蕩朱閣來家船從何處來但說東皋好林薄朱門如山酒肉待却犯頹風抵窮穀纜舟盡日不得去白浪喧豗斷烟郭自巡寒庖有滋葷走問東家無郭索樵蘇猶談亦恆事倚壁呻吟如何作老夫猶云幸免餒且未燒琴思煮鶴

吳兆十首

兆字非熊江南休寧布衣有金陵廣陵姑蘇諸稾

漁洋詩話曰吳非熊兆新安布衣萬曆中與鄭翰卿輩以布衣稱詩有名萬社 歙山閒吳兆字學謝眺[illegible]律[illegible]作門人 說[illegible]長[illegible]夾爲新安[illegible]布衣詩 本[illegible]明詩綜 閒客云非熊詩如清猿夜嘯湘竹秋人[illegible]能如[illegible]學謝[illegible]

及虞山近習學不至州 詩話非熊詩清而能 旋爲而不席出見貫于石谷其風問亦相仿

眞州江口遇張學禮

烟寒江上山草沒江頭路君從邗上來我自龍潭渡敘語未及深斜陽照前樹一雁下遙汀殘鐘出爪步

雨中登清涼臺送曹學佺還閩梅蕃祚之楚

石頭城邊雨濕衣清涼臺上翠霏霏觀朋畢集將何事望遠登高更送歸別復別兮不忍去留復留兮爲少住新漲遙翻赤岸波陰雲低壓青谿樹人生那得長爲聚倏忽還隨落葉分森森帆檣相背發一望長沙一閩越匹馬朝聽梨嶺猿孤舟夜渡湘潭月嶺猿湘月各相思此地登臨非昔時山川不逐年光改家岸臨草色萎

傷離感古堪腸斷況復秋江鴻雁悲

離夜

白露塗蘭階秋燈耿離席風景淒以清情思紛如積朧庭樹光送君立門隙昨夜秦淮月今照板橋客

送熊始至眞州集滄浪亭池館李季宣林茂之同

賦得客字

蛩樹卸城遠誰謂重江隔昨散金陵社復此開閣客林幽荷尖浮池淵寒芰積草藉清尊賞聊慰遠行役

夜發姑蘇寄范東生

微微積螢開稜稜星動不知毘陵道猶是姑蘇夢出林殘月高拂曙秋鴻衆含情極浦望昨日渡頭送

過汪隱君

適渡豐谿水隱隱松明山松色自幽喚溪聲復游泛主人尚高臥童子啟柴關跳聽且延佇落日半林間

酬汪仲嘉積雨見寄登林寺之作

前邨望不遠一雨成離索衝泥欲從從忽枉愁霖作霖雨書沈沈山寺閉門深斯時孤客思非君誰會心

春日遊石蓮山簡許山人

石影空潭裏芙蓉入鏡看不知盤細路似已出層巒重春衣薄松深梵語寒詩題崖蘚破袖拂澗花殘寥見顏公嶺谿連嚴子灘向懷高隱趣於此日盤桓

寄曹能始

聞說官閒思亦閒馬蹄日出不知還落葉滿城秋似水家家樓上有鍾山

送吳師利遊棲霞

忽生遊覽興歲暮復躋攀一棹寒江渡千山是白雲棲霞何處勝江介有碑文須別苔蘚讀前朝事可删

林古度 [illegible]

古度字茂之一字那子福建福清人萃無章子崇正間移居金陵白下北城於孔山年九十餘康熙初卒有詩選 [illegible]

[illegible]

入白門

白門逆遞夕陽開千里闕天一日還依舊客情無別事送人都門武夷山

芳草

春風催百卉草色猶相侵到處沒馬足有時縈客心遠連空漢上寒漾碧波深獨有明妃冢青青恨至今

獻花巖

清旦度危嶺披煙空際行花巖一一在遥天闕兩峯晴霧薄野初散風悲鍾盡鳴正歸松徑好已是別山情

秦淮新漲

秦淮新漲發幾處暗通源春雪消溪岸江潮上水門鍾山青欲滴笛步影空翻最是河干柳依依惱客魂

客來

客來自何處爲言南山頭昨夜片時雨新添春澗流

過孔雀菴訪輝上人

早歲聞初地凌朝識遠尋依然一茅宇宛在下竹林芳草定時積清池雨後深對君論古跡寂寞起幽心

雨後晚登丹陽樓

城上登樓即水邊曉寒迷望入長天不知一夜雲陽雪

涑斷三吳送客船

逢運公看桃花卻別

雪浪山中洲西湖水上逢桃花空地色還似去年客浮
跡隨春禪元言入夜鐘念君無住著飛錫又千峰

春夜同陸不溺允時純于卿兄賦新月

新月出東林清光猶未深依人一片影孤客萬重心夜
淺留孫態春寒助苦吟梅花更幽絕寂寂弄輕陰

同喻宣仲汎舟入華嚴寺渡江水紀興

歸路興不盡順流風復涼船頭載山色夕靄成蒼蒼

同宣仲鷲峰寺樓聽秋蟲

物候推移傷客魂啼螿何意戀山鄉不因落葉林間滿

猶道啼春在寺門

送匡雲上人還廬山

十載參方罷一朝思故山應知塵世苦未若片雲閒白
鹿古精舍青松時閉關定思舊遊處不得送君還

同諸子觀潘稱孝中秘家藏米元章畫焚山圖鮮

于伯稜書遊山詩記次曹能始韻

湘遙情不淺好古意何深況有圖書樂能勝絲竹音光
陰留白壁珍重比南金雲樹見煙色詩篇間赴吟神應
遊上世客似坐寒林竟日不能去因之敦素心

雪夜柬胡彭舉

今歲山城雪偏於昨夜深同為閉户客故自絕相尋

歲暮坐雪

一年期又盡寂寂坐空林試問城中雪誰家門外深客
情看古樹詩思入寒禽莫道春光近春愁更不禁

立春日過萬松菴

萬松通曲嶺殘雪覆寒池今日已春色深山猶未知

過唐宜之湖上

過遊係游舫依然在湖阿春風方自好人日此相過流
水到門響梅花繞屋多翛然物外者不值意如何

懷梅子庾曹能始約遊金陵寺訪月潭法師雨阻賦

寄此柬之

十載金陵住金陵寺未知林僧初有約山雨復過期草

濕城西路泉深户外池題詩問元度悵悵欲何之

嘉善寺

古寺緊中好到來真是禪松聲流夜雨草色積春煙鐘
仆無鳴日碑殘不記年却因荒寂意與客更留連

桃花

幾樹桃花一色紅野人籬落見春風種來無意有偏好
開到多時賞復空可奈蝶蜂舉採處亦聞雞犬數聲中
曾宜潘岳閑居賦別有芳名自不同

蜀僧索書寄曹能始大參因題

自憐經歲臥巖扉每欲題詩懶復違今偶寄將非驛使
峨嵋山上一僧歸

同郭聖僕訪濟朝叔觀宋元人筆跡值通上人至

約過鄰圃王孫

嘗聞潘岳賦閒居坐對名香古法書野客琴尊眞欵洽
山僧巾拂益蕭疎日晴晝永消花竹適意游心類鳥魚
欲罷更尋林水去殘春風景問何如

尋陽別汝叔還閒乘來舊遊

扁舟客思共閒餘分手那堪即到初明月中秋九江水
愁人無暇作鄉書

清涼臺同諸子看梅呈補道

遠思應無盡游情殊未闌况逢三度雪共此一朝看但
愛山中白不知臺上寒友朋各蕭散隨意下林端

雨後無畏過時純堂中訂遊石門

容定頗閒暇日長唯嘯歌鄉心雲外盡春色雨中過堂
靜燕來好林陰花落多還期石門寺遊在碧山阿

揚山紀行

青山三十里歷歷多烟郁碧柳垂近水殘梅開傷門

邵潛二首

潛字潛夫自號五岳外臣江南通州布衣 [illegible]

[illegible]

讀貨殖傳

處世無經業貴在取富殖營營各異致牟利殫毫芒販
脂固云辱雍伯千金裝掘冢信姦事曲叔日以昌卓程
冶冶鑄張氏起賣漿拙哉力田農亦復稱泰陽多財不
市死名譽還飛揚尊顯擬素封結納傾侯王連騎何雍
容鼎食羅中堂意氣恒相矜駉駷生輝光我胡守貧賤
局促安其常

空缶

絕粒非所憂且自倚缶坐何物陶胡奴而欲將人漩

咸舊集卷一　全

感舊集卷二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吳偉業 三十二首補遺十一首

偉業字駿公號梅邨江南太倉人崇正辛未進士及第官國子監祭酒有梅邨集香祖筆記梅邨詩話云嘗與陳臥子共宿問其七言律詩何句最得意臥子自舉禁苑起山名萬歲複宮新戲號魚龍為一聯然予謂臥子詩殊不止此如九龍移帳不無萬馬寶玦誰看九蘭湖中散流圖尚竹林為慘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斷上宮青柳市賓朋別墅在豐丹一月走河人出塞一城秋非容發使四塞山河歸漢關二陵風雨送諸指聯琪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邨耳一沈北雋詠吳梅邨祭酒辛亥元日夢上帝召為泰山府君老病為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許湖灣水月能前知未來理之宜曰公元學之矣何必更問老僧遂平訓前其來作詩於題詩處山上苦曰梅邨之詩始可學而不可能而又非可以不學而能者也北前輩先生精於求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欲助之於山谷簡齋者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門徑也夫虞山某作之詩心義于達于道山之精出生詩如此則其自造詣不如可知識者今之駕之凌物者可及也

縹緲峯

涵峯北云高高與衆山別其下多嵌空天風吹不折插根虛無際縹緲為險絕知徑繞山腰人聲來木末籃輿幾旋步步佳處欣屢歇躋攀路倍艱徑徑攬垂蘿瀕氣凌泬寥一身若冰雪輕心出天地羽翮生勢掃牀底撥殘雲了了見吳越曜靈燭滄波洸漾金光發陰霞俄已變慘澹元氣結歸飾破暝寫斗嶺值虹蜺始知清境杳跡共人鳥滅丹砂定可求苦為妻子牽看君衣上雲飛過松間月

林屋洞

震澤初未定水石爭相攻神龍排石與鬱孳洗虛宮仙人資禹力洞府開洪濛惜哉石函書不救夫差窮大道既已洩國祚於焉終我行訪遺蹟興極探虛空絕徑不可肥自視猶枯筇山神愛傴僂直立畏微躬以之生退怯匍匐羞兒童傳聞過險澀徐衍來天風松炬厭明滅乳竇驚青紅洪厓應常來狀几陳從容何不迎眞馭日月行其中銀房闃幽異匆使吾徒同終當甯餘糧鍊骨如飛鴻路穿三江底境與諸天通南浮瀟湘水西上峩眉峯歸來詫里人兒比靈威翁

廿五日偕穆苑先孫浣心葉子闇允文游石公山盤龍石梁寂光歸雲諸勝

大道無端倪眞宰有融結茲山在天壤靈異蓄不泄萬竅凌虛無一柱支毫末疑豈愚公移愁為巨靈拔劉根作堂奧柳毅司扃鐍誰啟仙人閣祭我漁父枻刻鏤洪濛雲雕鎪大荒雪或人而痀瘻或馬而蹄齧或負藏壑舟或截專車節或象神鼎鑄或類昆吾切地肺庖丁解月窟工倕伐石函封篋糲天廚焚淯潔重陳累甑甄短柱增櫨梲爪斷脈殺削木皮搓桴裂皚皚黃河冰炎炎昆岡爇崚嶒舉碑邪欹錯張嵯峨斗杓聳雲闕一道通筍筈碧藕玲瓏根大螺宛委穴丹梯蹋而上鬱嵂虛皇闕突兀撐青旻插地屏障列一身生羽翰百尺跨虹蜺斷澗吟楓柟颯爽侵毛髮側窺漏日影了了澄潭澈難

磬出烟井乃與人境接迥思頃所歷過眼幾一瞥秦皇及漢武好大同蠛蠓齊諧不能志夷堅不能説鄒桑二小儒著書事抄撮陋襲李斯碑闕補周王碣關仝亦妙手惜未適吳越嵩華雖云高無以鬬巧拙時俗趁妄媠烟巒漫塗抹妄使傖父輩笑我騎驢逕京江吸金焦漢水注大别流峙合而匯奇氣乃二發睥睨五嶽閒誰與分優劣扶杖一邨翁眼看話年月昔逢猶兒童今見已耄耋昨聞縣帖下搜索到魚鱉訝彼白鼉逃無乃青草竭却留幽境在似爲肥遯設當年綺里季卜居採薇蕨皓首走漢廷恨未與世絶若隨靈威去此處攬藤葛予房知難致欲薦且捫舌浮生每漣蜷塵界儘空濶謀兔

妻孥愁計取山水悦入春桃李過韶景聽啼鳩籃輿累親舊同載有二業移生老而健孫郎才且儁彼忘筋力勞我愛賓朋孥過湖曳輕帆入寺憩深樾老僧諧語笑妙理攻鑽鑿曉起陳蔬餐飽食非饞嚙恭唯路宛宛筍蹻行兀兀怏意在此游央記遺七八平湖鋪若茵磐石淺人跡躋躡當其窮扉戶相支遷黝黑穿旬積欲進遺嗔喝側肩從容趾腹背供磨軋下嶙嶸牢上覷崩崖谿巒擠差窄縮火足盤一瞰前奇蔑先過後險欣乍脫歌呼雜謳稚嘻笑視嶔巇君看長安道高步多蹶跌散誕來江湖蒲伏羞干謁頭因石丈低腰向山靈折四月將已近天時旱炎熱揮汗何沾濡鶩飈俄凜冽歸來北窗枕響入幽溜徹不寐話夜深連牀揄衰褐覽處艱出門端居意騷屑陰跡習羈旅逸興貪放達跌蕩焉爽宫游戲天吳窟將毋神鬼怒亟遣風雨奪勝事淌現前得失歸勇怯衰老借故人幸喜兹游决它年子胥濤百里聞咤吡鰌鮪隨風雷頸鎖金牛犁鮫人試非几神女洗環玦硠礚打空灘澎湃濺飛沫噌吰無射鐘噭嘵蕤賓鐵孤客爲旁皇發婦爲悽咽那知掖柁下我輩行車轍再拜告石公相逢慰飢渴既從人間世忍再洪被沒志怪作大言嗜奇秘神物肯學楊焉鑴頗受壺公訣縮之入懷袖弄之置盆鉢戕松龍氣上蓄水雲根活長留文士玩勿被山君竊嵩閒岣嶁峯科斗尊往牒剝蝕存盤

螭捫索嗟完缺此山通巴陵下有神禹札後代文字衰致起龍蛇孽我有琅玕管上灑湘娥血濯足臨滄浪浩思吟不輟未堪追陽冰猶足誇李渤隱從烟霞閒出供時世閱刻之藏書巖千載應不滅

讀楊參軍悲鉅鹿詩

去年敵入壬師燬黄榆嶺下殘兵哭惟有君參策府謀長望寒雲悲鉅鹿君初出入銅龍樓焉支火照西山頭上書言事公卿怒負劍從征關塞愁是日風寒大雨雪馬蹴層冰凍蹄裂短衣結帶試羊裘土銼吹燈穿虎穴高揖橫刀盧尚書參卿軍事復何如宣雲士馬三秋壯趙魏山川百戰餘豈料多魚漏師久謂當獨鹿遷營走

神策毬場有賜錢征東戲下無升酒此時偏將來泰州
君當往會軍前諜尚書贈策送君去滹沱之水東西流
自言我留當盡敵不爾先登死亦得眼前戎馬飽金繒
異日諸生弄刀筆君行六日尚書死獨渡漳河波不止
身雖墮落負知交天爲孤忠留信史嗚呼美人騎馬黃
金臺蕭蕭擊筑悲風來乃知死者士所重羽檄嶽慨胡
爲哉卽今看君悲鉅鹿尚書磊落眞奇才君今罷官且
歸去死生契闊知何處

永和宮詞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
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

豐容盛鬋固無雙蹴踘彈棊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
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
君王宵旰無歡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晏眠
陳娥衛艷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
皓齒不呈微索問蛾眉欲蹙又溫存本朝家法脩清讌
房帷久絕珍奇薦敕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
維揚服製擬江南小閣爐烟沉水含私買瓊花新樣錦
自修水遞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鏁不妒溫成貴
早日艱難護大家比來歡笑同良娣春使龍樓賈佩蘭
往還偶失兩宮歡雖云婕好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
緣綈小字書成印瓊函自署充華進請罷長教聖主憐
含辭欲得君王惱君王內顧恤傾城故劍還存敢體恩
手詔玉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金吾尉
平生游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使
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竇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詔
笑譚豪奪灞陵田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冷落宮車夢
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懌侍臣愁
后促黃門召共游初勸官家伴不應王車早到殿西頭
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讀書少者弟開道羣臣蔡定陶
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漢云王母降離宮
巫陽莫救蒼舒恨金鎖彤弢玉筯紅從此君王慘不樂
叢臺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況經少子傷零落

貴妃瘦損坐匡牀慵髻啼粧掩洞房荳蔻湯溫氷簟冷
荔支漿熱玉魚涼病不禁秋淚沾臆裴回自絕君王膝
苔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啟便房
薤歌無異葬同昌君王欲製哀蟬賦誄筆詞臣有謝莊
頭白宮娥暗顰蹙庸知朝露非爲福宮草明年戰血腥
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蒼黃還向宮家問永王
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絹雀怨興亡自古豪華如轉轂
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將添北渚悲外家已葬驪山足
夜雨衣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
止少當年董貴人碧殿淒涼新木拱行人尚識昭儀塚
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壟昭邱松檟北風哀

南内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槐

琵琶行

琵琶急響多秦聲對山慷慨稱入神同時渼陂亦第一
兩人失志遭遷謫絕調王康並盛名崑崙摩詰無顏色
百餘年來操南風竹枝水調謳吳儂里人度曲魏良輔
高士塡詞梁伯龍北調猶存止弦索朔管胡琴相間作
盡失傳頭誤後生誰知却唱江南樂今春偶步城南斜
王家池館彈琵琶悄聽失聲叫奇絕主人招客同看花
為問按歌人姓白家住通州好畀兒矜褶新更回鶻裝
虬鬚錯認龜茲客偶因同坐話先皇手把檀槽淚數行
抱向人前訴遺事其時月黑花茫茫初撥鵾弦秋雨滴
刀劍相摩轂相擊驚沙拂面鼓沉沉砉然一聲飛霹靂
南山石裂黃河傾馬蹄迸散車徒行鐵鳳銅盤柱摧塌
四條弦上烟塵生忽焉摧藏若枯木寂寞空城烏啄肉
轆轤夜半轉咿啞嗚咽無聲貴人哭碎珮叢鈴斷續風
冰泉凍壑瀉淙淙明珠瑟瑟拋殘盡却在輕籠慢撚中
斜抹輕挑中一滴漻慄颼颼帶肌骨銜枚鐵騎飲桑乾
白草黃沙夜吹笛可憐風雪滿關山烏鵲南飛行路難
猿嘯鼯啼山鬼語瞿塘千尺響鳴灘坐中有客淚如霰
先朝舊直乾清殿穿宮近侍拜長秋咬春燕九陪游燕
先皇駕幸玉熙宮鳳紙僉名喚樂工苑内水嬉金傀儡
殿頭過錦玉玲瓏一自中原盛豺虎煖閣才人撤歌舞

插柳停搊素手箏燒燈罷擊花奴鼓我亦承明侍至尊
止聞鼓樂奏雲門段師淪落延年死不見君王賜予恩
一人勞悴深宮裏賊騎西來趨易水萬歲山前鼙鼓鳴
九龍池畔悲笳起換羽移宮總斷腸江村花落聽霓裳
龜年哽咽歌長恨力士淒涼說上皇前輩風流最堪羨
明時遷客猶嗟怨卽令相對苦南冠昇平樂事難重見
白生爾盡一杯酒錄來此伎推能手歧王席散少陵窮
五侯賓客君知否獨有風塵潦倒人偶逢絲竹便沾巾
江湖滿地南鄉子鐵笛哀歌何處尋

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

駕鵞逢天風北向驚飛鳴飛鳴入夜急側聽彈琴聲借
問彈者誰云是當年卞玉京玉京與我南中遇家近大
功坊底路小院青樓大道邊對門卻是中山住中山有
女嬌無雙清眸皓齒垂明璫曾因内宴直歌舞坐中瞥
見塗鴉黃問年十六尚未嫁知音識曲彈清商歸來女
伴洗紅妝枉將絕技矜平康如此纔足當侯王萬事倉
皇在南渡大家幾日能枝梧詔書忽下選蛾眉細馬輕
車不知數中山好女光徘徊一時粉黛無人顧豔色知
為天下傳高門愁被旁人妒盡道當前黃屋尊誰知轉
盼紅顏誤南内方看起桂宮□早報臨瓜步聞道君
王走玉驄犢車不用聘昭容幸遲身入陳宮裏却早名
塡代籍中依稀記得祁與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俱

未識君王軍府抄名被驅遣漫詠臨春瓊樹篇玉顏零落委花鈿當時錯怨韓擒虎張孔承恩已十年但教一日見天子玉兒甘爲東昏死羊車望幸阿誰知青塚淒涼竟如此我向花閒拂素琴一彈三嘆爲傷心暗將别鵠離鸞引寫入悲風怨雨吟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翦就黃絁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此地縣來盛歌舞子弟三班十番鼓月明絃索更無聲山塘寂寞遭兵苦十年同伴兩三人沙董朱顏盡黃土貴戚深閨陌上塵吾輩飄零何足數坐客聞言起歎嗟江山蕭瑟隱悲笳莫將蔡女邊頭曲落盡吳王苑裏花

東萊行

漢皇策士天人畢二月東巡臨碣石獻賦凌雲譽雨生家近蓬萊看日出仲儒召入明光宮補過拾遺稱侍中叔子輶軒四方使一門二妙頻山東同時異人官侍從左徒宋玉君王重説中家數司空賢三十孤卿需大用君家兄弟俱承恩威儀危涕長安門侍中叩閤數強諫上書對仗彈争流大獄不倖要人怨衛尉挺頸捽下殿中旨傳呼亦裨求血裹劇衫路人看愛弟棄官相追從避兵盡室來江東本爲逐臣謫登裏却因寇作亂離中三年流落江湖夢茂陵芳草西風慟頭顱雖在故人憐髀肉猶爲舊君痛我來扶杖過山頭把酒論文過子由異地客愁君更遠中原同調幾人留司空平昔號佳句千首詩成罷官去戰鼓朱東白骨寒二勞山月魂何處左氏勳名照汗青過江忠孝數中丞孺卿也向龍沙死柴市何人哭子卿只君兄弟天涯客漂零尚是烟霜隔思歸詩寄廣陵潮德弟書來虎邱石回首風塵涕泗流故鄉蕭瑟海天秋田橫島在魚龍冷欒大城荒草木愁當日竹宮從萬騎祀日歌風何意氣斷碑年月記乾封柏梁侍從誰承制魯連蹈海非求名鴟夷一舸寧逃生丈夫淪落有時命莫復悠悠行路心我亦滄浪釣船繫明日隨君買山住

雒陽行

詔書早洗雒陽塵叔父如王有幾人先帝玉符分愛子西京銅狄泣王孫白頭宮監鋤荆棘曾在華清內承直遭亂城頭烏夜啼四十年來事堪憶神皇倚瑟楚歌時百子池邊嫋柳絲早見鴻飛四海翼可憐花發萬年枝銅扉未啟牽衣諫銀箭初殘淚如霰幾年不省公車章後來數罷昭陽宴骨肉終全異母恩功名徒付上書人貴彊無取諸侯相調護何關老大臣萬歲千秋相訣絕青雀投懷玉魚別昭邱烟草自蒼茫湯殿香泉暗嗚咽析圭分土上東門寶轂雕輪九陌塵驪山西去辭溫室渭水東流別任城少室峰頭寫桐漆靈光殿就張琴瑟

願王保此黃髮期誰料遺逸黑山賊岳手龍穰謳足憐
毋愛子抱非徒然江夏漫栽脩柏賦東阿徒詠豆萁篇
我朝家法踰前制兩宮父子無遺議廷論繇來貴佞夫
國恩自是優如意萬家湯沐啟周京千騎旌旗給羽林
總爲北朝憐白象豈知今日設黃巾鄒枚客館傷狐兔
燕趙歌樓散烟霧茂陵西築望思臺月落青楓不知路
今皇興念總帷衰流涕黃封手自裁殿內遙俘三部伎
宮中爲設八關齋來新流水王人戍太牢加璧通侯祭
帝子魂歸南浦雲王妃淚灑東平樹北風吹雨故宮寒
重見新王受詔還唯有千尋舊松栝照人落落嵩高山

題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

蘇門山水天下殊中有一人清且癯麗暑扶杖白髭鬚
鶡冠野服談詩書定州城北滱水瀦白沙郵畔爲吾廬
少年蹀躞千金駒戲策天子來皇都腰韃三矢玉鹿盧
幽州臺上爲歡娛日暮酒酣登徐無顧視同輩誰能如
十人五人居要樞摛金橫玉當胡趨今我不第胡爲乎
有日一廛嘗百廚雜衆馬來吾歸歟七徵不起乘柴車
當時選是昇平餘一朝鐵騎城南呼長刀斫背將人驅
里中大姓高門閭豁答不得留須臾叩頭莫敢爭高腴
乞爲佃隸和請輸牽爺摧子立兩衙問言不答但欷歔
先生閉門出無驢偃臥一榻絕朝餔弟子二人舁籃輿
百門書院今空虛此中閒是孫登居太行秀色何盤紆

楂楠榛栗松杉櫧風從中來十萬株甫臺遺址烟霞俱
流泉百道穿階除幅巾短髮不用梳彈琴橫卷心安舒
微言妙旨如貫珠考鐘擊磬吹笙竽古文屋壁闢禹謨
異人手授先天圖談仁講義追堯夫役來姚許開榛蕪
斯文不墜須吾徒誰傳此圖來江湖使我一見心踟躕
即今絕學誰能扶屈指耆舊堪嗟吁蘇門山下有碩儒
中原學者多沾濡百年文獻其存諸我往從之歌黃虞

通元老人龍腹竹歌

通元老人來何方碧瞳頳面拳毛蒼手披地圖向我說
指點西極天蒼茫視彼萬里若咫尺使我不得悲他鄉
京師公卿誰舊識與君異國同周行九州喪亂朋友盡

此道不絕留扶桑狀頭示我龍腹竹夜半風雨疑騰驤
尾燒鱗蛻飛不得蒼皮保護脣欲張此中空洞亦何有
得無頷下驪珠藏漢家使者通大夏仍來卭蜀搜篔簹
更踰葱嶺訪異種踰上苑棲鸞凰我欲裁之作龍笛
水底老蛟吟不得縱使長房投葛陂此龍偃臥難扶策
可是天教產竹郎入荒奇事誰能識一從海上西南來
中原篠簜多良材淇園已竭蒼生痛會稽正採征夫哀
天留異質在無用任將拋擲作塵埃若有人兮在空谷
采素娟娟不盈匊盡道臃腫勝肥此君無乃非其族
雪壓霜欺直幹難輪囷偃蹇忘來辱郁君豈出子魚下
高人磊砢遭遐日玉筍新抽漸拂雲摩掌自倚束觿曲

苦節長同處士飢寬心好耐湘妃哭吁嗟乎崑崙以外流沙西當年老子驅青犢手中竹杖插成林穀青堪寫遺經讀君不見猶龍道德五千字要言無過寧爲腹何可一日無此竹

雁門尚書行 并序

雁門尚書行爲大司馬白谷孫公作也公代州人地故雁門郡長身偉幹才武絕人其用兵自少精騎射爲詩文且倒將吏心恭士大夫多言其[illegible]不行已出天津西[illegible]程不聞師大濟渡關陜倡勇[illegible]將刀術戰陣以沈毅[illegible]不能得其[illegible]公之出也自命必死願請[illegible]夫人夫人曰大夫報國耶無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沈于井[illegible]其入歲兒以出免餘[illegible]避[illegible]隨民舍中有老翁者養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聞變新入秦得夫人晚乾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護見者泣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余門人爲君作公同里人作[illegible]闕行紀其事余曹識公于朝因感賦此行公嘗爲天下事以[illegible]由是戰且大西[illegible]絕此固天意抑木朽漢未可知以貴公也公之參佐惟[illegible]爲公以明經奏用[illegible]不負公[illegible]闕之[illegible]同門[illegible]名元[illegible]入

雁門尚書受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坐上叱咤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長安城頭揮羽扇臥甲韜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心沈幾好待兇徒變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覆轍寧堪似往年催軍還用松山前尚書得詔初沈吟蹶起横刀忽長嘆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誰由算椎牛誓衆出潼關旌落蕭條轉偏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二崤風雨漸千山雄心慷慨背飛檄殺氣馮陵老撲敵揣韜謀成頻撫劍曼沙力盡爲傳餐尚書戰敗追兵急退守嚴關收潰卒此地乘高足萬全只今天險嗟何及蟻聚蜂屯已入城持矛瞋目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横尸撐距無能識鳥鳶啄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看願逐相公忠義死一門恨血土花斑故園有子音書絕匀注烽烟路百盤欲走雲中穿紫塞別尋奇道訪長安長安到日添悲哽爾足荊榛見眢井髑髏縱斷野若生幾尺枯泉浸形影永夜曾歸風露清經秋不化冰霜冷二女何年駕碧鸞七姬無塚埋紅粉複壁藏兒定有無破巢窮鳥鬥將雛時來作使千兵勢迸去流離六尺孤傷人指點牽衣袂相看一慟與吾弟訣絕難爲老母心護持始識遺民意回首潼關壘高知公于此葬蓬蒿沙流白骨魂應在雨洗金瘡恨未消渭水無情自東去殘鴉落日藍田樹

青史誰人哭薛碑赤眉銅馬知何處嗚呼材官鐵騎看如雲不降即走徒紛紛尚書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無人至今惟説喬參軍

田家鐵獅歌

田家鐵獅屹相向䟫跋蹲夷信殊狀良工朱火初鑄成四顧咨嗟覺神王先朝異物徠西極上林余質攀摳出王闕罷獻煙閣空刻畫丹青似爭力武安戚里起高門欲求君恩示子孫鑄就銘詞鐫日月天貽神獸守重闈第令監奴睛閃爍老熊當路將人攫不堪此子更當關鈎爪張眸吐齦齶七寶香猊玉辟邪嬉游牽伴入侯家侵人新進天閑馬御賜仍名獅子花假面羌胡裴雜伎

猰犺突出拳毛竦跳擲犇犖畫鼓催條忽海上何繇致
異材逸群信超羣其氣無乃如獅寮將軍崇是批熊手
瞋目哮呼天下聞省中忽唱田蚡死青犢明年食龍子
蝦蟆血濺上陽門三十六宮土花紫此時鐵獅飽可憐
兒童牽挽誰能前槖駝磨肩牛礪角霜摧雨蝕枯藤纏
主人已去朱扉改眼鼻沙塵經幾載鎖鑰無能護北門
畫圖何處歸西海吾聞滄洲鐵獅高數丈千年猛氣難
凋喪風雷夜半戲人間柴皇戰伐英靈壯鹵溝城雉對
潺潺秋風吹盡連甍宅鐵鳳銅烏飛不得却羨如來有
化城香林獅象空王力扶雀彈牛見太平月支使者貢
西京并州精鐵終南冶好鑄江山莫鑄兵

題崔青蚓洗象圖

嗚呼顧陸不可作世間景物都蕭索雲臺冠劍半無存
維摩寺壁全凋落開元名手空想像昭陵御馬通泉鶴
燕山崔生何好奇晝畫不肯求人知仙靈飛窈與恍惚
宓妃維女秉龍螭平生得意圖洗象興來揮筆開屏障
赤罽如披渾海裝白牙似立含元仗當時駕幸承天門
霓旗日月陳金根雞鳴鐘動雙闕下藹然不動如崑崙
崔生布衣懷紙筆道衝騶哄金吾卒仰見天街馴象來
歸去沈吟思十日眼前突兀加摩掌非山非屋非陂陀
昔聞阿難騎香象旃檀林内頻經過我之此圖無乃是
貝多羅樹金沙河十丈黃塵向天闕霜天夜踏宮牆月
芻豆支來三品料鞭梢趨就千官謁材丈寧堪世人用
徒使低頭受覊紲京師風俗看洗象玉河春水消流澌
赤幘鳥蠻縛雙帚六街士女車填咽卯鼻般成非闕雷
怒蹄捲起西山雪圖成懸在長安市道傍觀者呼奇絕
性癖難供勢要求價高一任名豪奪十餘年來人事變
碧雞金馬爭傳箭飛人善象教象兵扶南身毒來酣戰
惜哉崔生不復見畫圖未得開生面若使從軍使趙佗
蒼梧城下看如練更作昆明象戰圖止須一匹鵝溪絹
嗟嗟崔生餓死長安陌亂離荒草埋殘骨一生心力付
兵火此卷猶存堪愛惜君不見武宗供奉徐斝仙謝滂

夜直從遊畋青熊蒼兕寫奇特至尊催賜黃金錢只今
零落同雲烟古來畫家致身或將相丹青慘澹誰千年

讀史雜感

吳越黃星見園陵紫氣浮六師屯鵲尾雙闕表牛頭鎮
靜資安石艱危仗武侯新開都護府宰相領揚州
莫定三分計先求五等封閩中惟指馬關外盡從龍朝
書歸諸將軍輸仰大農淮南數州地幕府但歌鐘
北寺譏成獄西園賄拜官上書休討賊進爵在迎鑾相
國爭開第將軍罷築壇空餘蘇武節流涕向長安
御刀周奉叔應敕阮佃夫列戟當關怒高軒哄道呼監
奴右衛率小吏執金吾匍匐車塵下腰間玉鹿盧

聞築新宮說君王擁麗華尚言虛內主廣欲選良家使者螭頭舫才人豹尾車可憐青塚月已照白門花

漫說黃龍府須愁朱雀桁三軍朝坐甲十客夜傳觴王氣移天塹邊書棄御牀江州陳戰艦不肯下潯陽

偏師過采石突騎滿新林已設牽羊禮難爲刑馬心孤軍摧章渠百戰死王琳極目蕪城遠滄江暮雨深

天馬山過鐵崖墓有感

天馬龍爲友雲山鳥自飛宂愁黃紙召獨羨白衣歸長卷心同苦狂歌調已非悲來吹鐵笛莫笑和人稀

與友人譚遺事

曾侍驪山清道塵六師誰武小平津雲旄大[illegible]壓辰動

天策中摧虎豹陳一自羽書飛紫塞長教鉦鼓恨黃巾

孤臣流涕青門外徒使田橫客笑人

登數峰閣禮浙中死事六君子 鴻臚倪公蔣柯溪公興軒周公四川瀛公磊齋吳公簧百公陳

四山風急萬松秋遺廟西泠桃碧流故國衣冠懷舊友孤忠日月表樓櫓赤虹劍血埋燕市白馬銀濤走越州盛事若修陪祀典漢家閒殺祚昭卿

友人齋說餅

含北淡南樹影斜主人留客醉黃花水澳非用淘槐葉密餅寧關煮蕨芽鬧老嘗揉當對酒徵君兼具好烹茶食經二事皆堪注休說公羊賣餅家

功臣廟

畫壁精靈閟氣豪鄂公羽箭衛公刀丹青賜額豐碑壯旗戟傳家甲第高鹿走三山爭楚漢雞鳴十廟失蕭曹英雄轉戰當年事采石悲風起怒濤

思陵長公主輓詩

貴主徵音美前朝典命光鴻名垂遠近哀誄著興亡誕體皇枝貴承休聖善祥母儀推謹肅家法在矜莊上苑穠桃李瑤池小鳳凰鸞音青緒趾魚笏阜羅裳沈燎熏爐細流蘇寶篋香襯期陪禊水蘭館肪條桑纖綫花簪佩紅螭雜珮瓊錫封需大國與仗及迴廊受冊威儀定傳烽羽檄忙司與傳鹵簿掌瑞徽衍璜發宿明河灌[illegible]

垣太白芒至尊憂咻咤仁壽涕彷徨鄺邑年方幼瓊華齒正芳艱難愁付託顛沛懼參商文葆辭還戚勝衣泣未遑從容答傳母倉急詢貂璫傳箭開嚴鼓投鐵見拊牀內人縱使甲中旨票支難使者填平朔將軍帶護羌寧無一矢救忍慟兩宮殃盜賊狐篝火關山蟻潰防迫遂師延撓奔突竄披猖牙纛看吹折槍衛舞莫當妖氛纏象闕殺氣滿陳倉天道真家味君心顧慨慷割慈全國體處變重宗潢肯子除華紱家丞具急裝救須離禁闥手爲換衣裳社稷仇宜報君親語勿忘遇人尚退讓慎已舊行藏國母摩笄刺宮娥掩袂傷他年操信史同日見高皇元主甘從殉君王入未央抽刀凌左闥中脰

就下將吳血形閉地橫尸紫禁汪絕咒㢟又咽嘆儂
徽揚襄禱移私第霖胸進勺漿誓肌封斷骨茹戚吮殘
創死早隨諸妹生猶望二王股肱羞魏相肺腑恨周昌
賊道仍函谷兵來豈建康六軍務面惻四海遏音哀故
國新原廟羣臣舊奉常明珠陳厭翟週柒載輼輬隧道
賢妃冢山疑望子岡衛哀存父老牛祭哭元良詠繼均
杯土飄零各異方衣冠羸博葬風雨鶺鴒行瀝劫歸空
壤浮生寄渺茫玉真圖下髮中伯勸承筐沅浦餘堯女
營郎止孟姜君臣今世代甥舅鄣蔡嘗湯沐鄉亭扶家
門殿省郎淒涼脂粉碓零落綺羅箱宅枕平津巷街通
少府牆盡閉佾妯娌曉坐向姑嫜偶語追銅雀無聊鬪

柏梁豫遊推插柳勝蹟是梳妝蕩落鴛鴦扇茱萸鸚鵡
觴大庖詢勝廠奇卉北花房暖閣葡萄錦溫泉荳蔻湯
雕新獅首炭甜食虎睛糖壯麗成焦土榛蕪拱白楊麋
游鵝鸛觀苔沒鬪雞坊荀灌心惆悵蔡休忘激昂崩城
身竟殞填海願難償命也知奚憾天乎數不臧累歔林
贊語郎芝蘋闈傍步體先從父遺骸始見娘黃泉母子
痛白骨弟兄殤鳳昔銅駝泣諸陵石馬荒三年脩荇藻
一飯奠蒿郊漿食重來路新阡宿草長溪田延黍稷隴
筍臥牛羊朽壤穿螻蟻驚沙起鵠鶬滿楞眠麼社荒葦
折寒塘列剎皇姑寺馱經內道場侍鬟稱練竹小像刻
沈香玉坐懸珠帳金支渡法航少兒添畫燭保媼伴帷
堂露濕丹楓冷星稀青鳥翔幡旄晨隱隱鈴鐸夜將將
控鶴攀龍馭驂麟謁帝閽靈妃歌縹緲神女笑徜徉苦
霧迷槐市雎霓遶建章歸鄰恩五廟涉漢泝三湘柔福
何慚宋平陽可佐唐虞淵贈返日萬里叫飛霜自古遺
兵投偏嗟拂樹妨魯元馳孔亟芋季負倉黃漂泊悲臨
海包含恥溧陽本朝端開闢設制勝嚴疆處順悴恭儉
時危植紀綱英聲超北地雅操邁東鄉新野墳松直招
祇祠柏蒼薤歌雖慘澹汗簡自輝煌謹號千秋定銘旌
百禩彰泰簫吹斷續楚挽哭滄浪

同許九日顧伊人洞庭山館聽雨

曉閣登臨意渺然蘆花蕭瑟五湖天雲深古洞藏書卷
木落空山奏管絃魚市有租堪載酒橘官無俸且高眠
莫愁一夜西風雨笠澤煙波好放船

觀棋 和錢牧齋先生

閒向松窻覆舊圖當年國手未全無南風不競君知否
扶眼吾門看入吳
元黃得失有誰憑上品還推國手能公道世人高下在
圍棋中正柳吳興 [illegible]

送王元照還山 王元照名鑑弇州先生曾孫偶來京師曾為廉州太守也

始與公子舊諸侯丹荔紅蕉嶺外游席帽京塵渾忘却
被人強喚作廉州
內府圖書不計錢漢家珠玉散雲烟而今零落無收處

故國淪亡已十年
朔風歸思滿蕭關鐘罷荒寒點染閒何似大癡三丈卷
萬松殘雪富春山

宮扇 以下補遺

宣皇清暑幸離宮碧檻青琉十二重七寶鑄銅蕉鳴貴
千金磁翠鬪雞紅玳瑁簾開南内宴沈香匣啟西川扇
蟬翼濡來雲母輕冰紈製就天孫織丹霞湧起駕雲軿
玉斗雙成絳節遲王管風銜花萬壽銀濤龍躍海三山
芙蓉水殿琉璃徹内家尚苦櫻桃熱九華初御詠招涼
落葉迴風若霜雪峨眉萬里尚方船雉尾千秋奏御箋
公主合歡嬌翡翠昭容反影鬭嬋娟遭逢召見南薰殿

思陵承跪猶揮汗天語親傳賜近臣先生從游[illegible]風偃
黃羅帕捧出雕闌畫筵丹青掌上看徐海買嫌燈市價
思深攜謝閣閒班自離卷擬秋風忽變[illegible]便而誰人識
聞道烽烟蔽錦城齊紈光竹無顏色石榴裙火照皇都
再哭蒼梧魂在徒[illegible]内[illegible]長[illegible]辟兵符
雨夜[illegible]披[illegible]老眼王宮物中而猶存蛺蝶圖
空箱尚記宮裝[illegible]黃便[illegible]閣花[illegible]香[illegible]車
珠衣五[illegible]奈女[illegible]人斷絕
比來舒卷仍鮮潔千可襟披來玉風不堪補[illegible]片

謁范少伯祠

幾棹滄江學釣魚五湖何必計然書山川禹穴思文種
烽火胥臺弔伍胥浪擲紅顏終是恨非辭烏喙欲何如
却嗟愛子猶難免霸越平吳事總虛

自嘆

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松筠敢厭風霜苦
魚鳥猶思天地寬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車何事出長干
旁人休笑陶宏景神武當年早挂冠

聽朱樂隆歌

一春絲管唱吳趨得似何戡此曲無自是風流推老輩
不須教染白髭鬚
長白山頭蘆管聲秋風吹滿雒陽城茂陵底事無消息
迤邐檀槽撥不成

口占贈蘇崑生

西興哀曲夜深聞絕似南朝汪水雲回首岳侯墳下路
亂山何處葬將軍

題思翁倣趙承旨筆

余山雲接介山遙若霅扁舟景色饒莫笑當時兩文敏
一般殘墨盡金焦

偶成

關河蕭索暮雲酣流落鄉心太不堪書劍尚存君且住
世間何物是江南

題王石谷畫

江南秋老望迢迢紅葉青山色未凋一幅天然圖畫裏

維摩僧寺破山橋

盧世㴶 一首

公字德水別號紫房山東德州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知世將亂無仕進意請歸養母母歿服闋補禮部旋改御史巡視漕運移疾歸入本朝卽家拜監察御史徵詣京師以疾不起卜居平原自號南郵病叟有尊水園等集

公爲余曾祖贈中大夫公諱世淑之胞弟光祿公諱宗彷之曾孫輩負海內文望與虞山錢宗伯牧齋齊名詩以老杜爲宗著讀杜私言杜詩胥鈔牧齋亦云余爲讀杜箋應盧德水之請也精華錄論詩絕句杜家箋傳太紛拏虞趙諸賢盡守株苦爲南郵解人謝山谷後我盧然與漁洋宗派不同故所選止一首程工部正夫尊水園集序德水先生曾自評其文曰予四十年學文只受用得一個奧字先生四十年學道亦只受用得一個快字余曰倘先生之快而不答蓋先生之快如秋隼擊兔真龍變化又如洗風香月之下天水空明中獲花結帆一夕千里何梁如之乃先生之奧則寬若恕其……

古詩

平生多古意古怨與古歡好古生信心懷古發長歎但愧古謊佚不能事馬鞍力微敢續古德寸實如丹望古恩選集足波步驟難古雲亦已消古月亦已殘古有陶家琴無絃最受彈遺東皋帽古蕭蕭老幼安嗟余衰既甚古井不生瀾撰敘身後計學古預製棺棺材乃擲料古朴而長寬一朝爲古人魂魄足盤桓從茲千萬古不受異患干

徐波 九首

波字元歎江南蘇州人有諡簫堂染香菴等集

池北偶談吳中詩老徐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尚在居天池落木菴與中丞雪巖二高僧善牧齋嘗許云元歎之老眼猶明七十年非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南留得一徐波落木菴空紅豆貧木魚風裏……

風雨同默孫登雨公碧鮮閣望梅花

花意寒欲去登樓送所思將分春雨恨似與遠人期野水斷郵路孤煙生竹籬吾徒從此逝忍見豔陽時

過休上人塔影菴

古城俯青灣正與脩林對纖鱗不受釣終日溪流內上人厭塵事長揖謝流輩從知清淨因坐使將迎廢

池館新涼書懷寄漳浦侍御于江上

小池晚雨到古郡秋風初見闃闃靜處時物感貧居作涼稍侵戶荷芬來襲余幽覽無可寄夢想故人書擊柝江城靜凝香華館虛水紋流細簟冰穀疊輕裾傳香童遞代詠摘句狀疎淩其遐歸燕儻亦泣枯魚陳詩因代訊君子意何如

七月望後寄碧上人 與僧詠亡友別後悲害

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師爲譬輿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

再雪

四方白盡天如墨，半啟蓬門看雪立。多智巢禽接翅藏，常恐山麋饑身入。茅柴深火衆蹲鴟，遠客眠山死不飢。豈似吾山枯凍處，戴沙未出燕來遲。戴沙草燕來俗皆山間產

答吳興淩萃燈見哭詩

歸郎零落更何言，預指雙松作墓門。山外有人傳說到，吳興詩句與招魂。
高情徃徃託陳人，哀怨爲貲命意新。要使九原成一慟，賈生投賦弔靈均。
山翠全凋水不歸，吳中名士竟依稀。交游每切人琴歎，未必天文應少微。

送些菴還楚

橫流出沅湘，單舸問吳越。不意好身手，有此閒歲月。蘇臺與聚㕓，西河未解渴。興盡卜歸舟，青山滿啼鴂。我豈乏悲歡，對君難自竭。所恨鮮賢全，未遇溟渤潤。薇蕨長新苗，含蓋仍采擷。既愛身後名，尚求草間活。七十居鄭人，好奇每竊發。無忘此邂逅，儻可備倉卒。

龔鼎孳　二十首

字孝升，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江南合肥人。崇禎戊辰進士。本朝官禮部尚書，謚端毅。有三十二芙蓉齋、定山堂、過嶺等集。漁洋詩話：芝麓先生考功常人詩云：單車特乘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池北偶談：公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也。王丹麓峰今世說：宗伯九材宏辭，數千言丁立就，詞華館閣都不點竄焉。才識兼實，儀當在㮣十漢以前，其鳳才子也。梅郎集龔芝麓序：先生之遭，投冥索，出政事鞅掌之餘，高冰長吟；在賓客填咽之際，當為除揉無累，徵歌對客，囂之京師，談笑方雜沓於前，而先生步繁已邪，執紙筆，赤未振，倚諸若平。適于造近矣，身為三公，而情亦未之節，交盡王侯，而許山澤之游。故人者宿，親勤懸答，後生英儁，宏獎風流，所賞索以稱寡，文出氣力以援如已。其柳但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讀之恩為感動，而況于身受之者乎。

富春渚

橋烏正輕颺，漸指桐君郭。名瞻潛杉崖，歸烟散蘭薄。觸石鮮幽阻，挂席快交錯。豈期迷百折，坦然雲一壑。當時樓隱人，采山諸雅託。緬邈景喬柯，中畬蔦蘿弱。理釣攜遲暮，脫屣躡風諾。風塵有磷緇，寸心詎搖落。將借海上鷗，永圃泥中蠖。

七里瀨

崇臺雖謝登，紆嶺正延眺。攬裳恣緣沿，參覆吹岑峭。曲失前渚陰，多翳晨曜。巨石峙迴雪，鎧豁互吞雷。層房或山椒，敧側吐清妙。運開蟠犨光，智寓要領。誰逝矣磻溪，載詎諸客星調。

十八灘

桂席踰迴瀨，覩面勢斷絕。積石錯中渚，高下出層鐵。蒼茫太古前，坤軸何自裂。巨斧斫崩雲，飄動萬川雪。陰濤如怒駟，歷險轉奔挖。開闔細鍼髮，操縱在一折。回身滲鬧後，徑欸已滅。喘月謝伯昏，對此翻內熱。茲境尚夷曠，探奇趣實悉。一往森幽姝，羣態赴盤錯。大塊厥渾淪，元氣此劇削。何來蛟鼉室，倒向帆影落。怠𧧒

地中起石柱支已弱曲折鎖來注斯理蚩高漢不知天
地曉大槪瑘海嶽險澀到波瀾豈虞舟航薄蕭蕭寒籟
響山鬼嘯虛峽川嶽浩多端何用悲荒寞

彈子磯 用少陵韻

蒲帆挂蒼雲一折水險壯遂劃白日開鼓側蛙背向萬
仞裂氷雪鬼斧愕難狀丹翠懸石根陡絶失依倚伏虎
應倅易飛鳥亦慘悽陰洞谿谽嶺彈丸誰所放猛氣壓
孤舟奔馬銜欲衰飄飄御風人振衣戲神玉嵬巖激江
花烟水互爭讓何景混茫硃靇崖列嶸嶔岩嶺海必
快意洗愁悵

蠶租行追同元次山春陵行韻 并序

皇帝將改元制書詔所司方春重民事王政務急施冰
旱兼盜賊人氣誠傷悲萬方惟正供悉索亦以疲斯徧
五百萬剝肉療飢羸國計在本根毛附先存皮民困泌
失所極溺焉能遲丞相下郡國一切蠲除之先是加賦
意豈不哀窮迫水衡算金錢橋陵方告期濱閩谷用兵
軍行糧艱隨朝廷尚恭儉大事須藉資爾嫌上帝心酉
海寧孰知況復州邑吏鞭撻到孑遺御史大夫言陛下
異聖慈元元樂寬大生息理可爲民貧不獨富斯義古
所持流離與死亡號呼欲向誰固知非得已久大難權
宜我皇本堯舜天聽頃刻移諫行膏澤下千載明良時
煌煌社稷寄輔導良不虧君仁則臣直拜手陳古辭

臨江縛虎行 用少陵虎牙行韻

竹棯芽戟森江國蕭灘白日埋陰色赤兒青巾頭布帽
爭言縛虎沙潭側地平實異谿谷險公然搏人到昏黑
比物豈因氣數致居人恒愁爪牙逼動孤疾弩誰命中
紛紛貪天謂己力撐枝欲使元惡勸寢皮何論六鈞直
天道張弓固有時負嵎猛氣寧終極節看六字消殘賊
麒麟來游夜戶闢飽睡頓露平生臆

萬安夜泊歌 用少陵渼陂韻

石壁陰森埋古城城上野蒿遮荒壘高灘遠吼鬼嘯呼
空城人少虎充實夜來三虎飢捉人即今掉尾驕不出
行子未黑已熒火持梃結伴恒恐失渡涼土卒郊可伏

蒼黃老眼暗如漆沿江戍納仍難還閭勞萬一寬軍律
縣吏催租不敢外鞭撻殘郵忍見血男耕女織固有時
牛車負載爭虎穴獨賬歲看三輔瘡痍誰將荒徵說
夜半發風射短裘月黑江深蛟慈疾

枕上遊釣臺

孤客夢中夜空江人語長前驅防虎穴急鼓過魚梁鳥
味西臺慟羊裘故態狂夢回驚掉臂一卧負滄浪

過小姑

門對清江曲郵連買舶長虬根盤石坼蛎甲綴苔牆落
落支魚筍家家閑樹香此邦曾沃土扶杖望時康

南安道中

青松森古堠離立一何長人代高枝幹兵戈送雪霜龍
鱗晴霧摟虎氣暮天蒼生事崎嶇極空山愼斧斤

高峽山

何處神羊跡偏留岐口峯峽雷眞吼咒江日澹拖龍脊
穴懸春漲魚臺保戰衝上方花雨散淒斷海天鐘

銅陵道中渠風急涉

斷岸緣江曲鳴沙激浪崩關鮫疑右峽使馬下銅陵路
入鄉心疾山連年翠蒸樓船王濬日風利想奔騰

又日同張登子鄧孝威遊海幢寺訪澹歸上人

雨後經行祇樹林石欄橫展碧苔侵佛雲不改清流色
冬日偏宜海國陰過歲白花飛蝶早當時亦棒伏龍深

良辰未肯虛蓮社共飯青精萬里心

和別澹公

茶瓜留客屧邊詩片片蘭香拂磴時春靜石幢流水到
心灰萍海暮鐘知清言捉麈陪支遁白首還家笑總持
未飽荔支公又別嶺南眞自繫人思

白椎巷拜道公叢和若公韻紀感

乍拔宿草淚潸然拔老青山計未全五月幽林花過雨
百年春夢柳吹綿幾時寒菊詩盈袖送我溪橋雪壓肩
筆墨尚留衣鉢在杉林頻許竹扉眠

三月再見雪後

逢春小住爲佳耳快雪時晴亦可憐暉暉風日漸寒食
泯泯花枝空鎖烟赤好江南青絲笮不爾大遠黃金鞭
銜泥得醉且須樂貽桑乘蔭非少年

寄彭禹峯方伯

得時虎隼豈卑棲行省威名播狄鞮屐折圍棋千帳靜
檄成橫槊萬山低軍中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
柔遠古惟恩信重年來象馬儀霜蹄

抵南康後舟中漫興

玉鏡清涵水若空春山澹冶最江東逢憐沙碧蘆蒹外
一抹殘陽古寺紅

三月朔過秋浦

飽經萬壑共千巖三月風花到客衫齋後澄江眞似練

白鷗秋浦送春帆

上巳將過金陵

倚檻春愁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烟銷與懷何限蘭亭感
流水青山送六朝

曹　溶 五首

溶字潔躬號秋岳別號金陀老圃浙江秀水人
崇正丁丑進士官戶部侍郎有倦圃詩藁 池北偶談傳 郎秋岳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自柳開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自好問以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

對酒嚴氏山樓同加須

日光穿溜山峯出久晴不雨終難必褐衣蒸濕厭頻浣
連旬閉戶春將畢落拓萍蹤俗盡疑開懷放意無良術

何期雲散復星移與君海內爲膠漆僑寓迋逐三吳濱
藜牀土釜貧尤甚隔城數武物候殊秉閒相訪休相決
方塘新水碧於染艇翃欲似追風質擊鮮貰酒荷地生
瓦瓶雜坐愛眞率虎邱僧舍茶始芽爲我採致眞無匹
且貪一飽對雞豚隨他百事成蟻蝨愁炎故態那禁得
洗盞淒其翻促膝曾是丁年奉使臣金魚鐵券誇錚錚
忤奸直諫熊與姜熊魚山姜如農比肩論事叢觀叱朝堂盤跚多鉅
公部軀未肯供呵叱入殿雖稀雨露恩當時頗甚風霜
筆寧解皮毀存三身謹頭垢襪不違瓶華開合藥兜鍪
于手除淒勒安家室鑿蹄驕馬嘶動地鈕暗諸營歌欸
藥塞河紙硯勞擢船沿江悉其三河彝樂兒不復禾洗

斥仰天此理焉能詰慨然食肉還賦詩甚愧人呼林下
逃錦帆溼口暫還居更擬深郁種粳秫不爾浮沈屢市
中佯狂竊恐時賢嫉疑照簾前催瞑色苦語沾唇問清
瑟座上雖多懷舊情對酒當歌莫啾唧

鰣魚歌

白沙路日迥孤端吳閶逆接江門寒江郁魚具侵晨集
艘風艘浪來相攢鮮鱗入手耀霜刃腹腴四月沾冰盤
一物還堪紅時令麥秋薦熟黃雲園名從南國圖中見
雖微解土金鑾殿內使朱旗貢船催冰灑漕河香似線
限程晝夜趨燕闕枯魚簸蕩蛟龍窟豈特天炎少雪霜
日久亦令滋味歇至尊含笑命庖人已棠玉筋餘多骨

尚食聊供歲例須進奉每愁中旌鋳只今賊艦江游幾
敗師襄足恒空市千錢未博一餐飽山廚往往留豐豉
安得舉網絕洪流素箸銀絲縱橫至

夜集湖舫各賦席上一物得醉蟹

水國疑霜夜賓筵詠物情山廚徵處儉鄉俗備秋清歸
與季鷹外高懷茂世并侯將陪萊菊味豈羹香櫓官尖
監州趣書事勤學名蟛蜞知族異沙穴驗臍平吳越加
餐好江湖進酒明糖嚌何允步食謝蔡誤儋方法徵雲
釀風規妙析酲嬰醐膏漸滿遺糈距初甄一泥塵瓊卮
非勞鼎鼐烹得眠漁父艇縮舌醉翁評時節金商短壺
觴玉露盈踰官羞廉進近態異橫行央手緊花暖爲庖

素壞傾頗同綸鈞子口福溉餘生

得陳章侯書

細雨章臺老狹斜八年相望隔天涯君如尚憶高陽侶
徑詣餘杭貰酒家

別某使君

知君心在赤城遊爲政名山十載留嚴虎漸看金闕遠
石牛眞玩激江秋風開白芥開鏁甲夜暫元裝夢倚樓
同是滋延恒容輸予蘭槳下滄洲

姜埰 一首

埰字如農山東萊陽人忠肅公瀉里之子崇正
辛未進士官禮科給事中有敬亭集又著紀事

摘謬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已亥後詩文曰餔飥集池北偶談萊陽姜如農如須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崇正末謫戍宣城衛推罪弟故兄弟遂卜居吳郡不歸鄉里終事死道命葬宣城以爲故君未罷環不敢背卯再友張杞作詩記其事南北名士多賦詩之　明詩綜黃九煙云先生詩發乎性情本乎忠孝名實交孚雅鄉盡致幾幾乎先云先生詩大抵取法於紫薇浣花其意同其調不覺其同也詩話公晚歲於爲詩風格一本杜陵其自序云托哀鳴于異鳥感音節于候蟲可謂善于論物者也

按崇正壬午公在揚補科五月中繇三十疏以言事爲首輔怒與行人司副熊開元同下北鎮撫司獄備極考掠幾死甲申正月謫戍宣州衛聞京師陷思陵殉社稷慟哭而南之戍所永平以南陵寓吳門不肯歸會馬阮用事避地嶺浙視髮黃山自號敬亭山人戊子奉母歸萊陽山東巡撫重其名遣使招之先生故辭馬以行辭使者而夜馳遁江南自號宜州老兵歿時屬敬亭未果病革遺命葬宣城戍所口吟易簀歌一章慟血數升而瞑

赴戍敬亭　●

埀死初嚴譴君恩不可攀四方多白馬萬里去黃菅漢

世專投匭秦人自仰關先皇千滴淚獨在敬亭山

姜垓　五首

垓字如須號佇石山人給事中埰之弟崇正庚辰進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有貲存集佇石山人稾池北偶談姜考功如須崇正中官吏部嘗與吳郡與徐孝廉坊及其一日行朝門市委顧徐曰祖孫一世之雄尚有妙題之與徐應聲曰項羽第人之敵雖述垓下之圍相與拊掌大笑市人皆驚　明詩綜詩話如須官行人見驛舍神有況大纛姓名特旋請碑之重嘗勒石思陵兄之乃前兵部大紫名字徐昭法詩所云擊奸官碑碎兵也甲申後避地吳門人葬西山之外爲荷鋤灌園栫棠藥爲中寮所之　挽以于役文集漢公纂表公詩況鬱顧髮無尾三百爲之下

對酒行同秋岳

今晨雨歇天氣新花墅酒樓逢故人塵垢撲面力疲鈍江湖落拓情最眞鷓啼燕語春風好眼底興廢傷懷抱城中朱門百萬家慎勿當筵惜醉飽九州瘡痍殺氣翳何況他鄉易速老割膺爲膠主太切欲詰咨權神志竭朋友膠漆無處無推心結納卽人傑時危那能快意游日暝尚苦趁船別西風儀策升馬驕供給漁奪紛愁絕江南早傳庾信賦河梁未緩蘇卿節往昔出入黃金臺曹冀比肩皆茂才蛇桐方大善許與袖中斗字驚風當使星直廬故散秩兼馬賦詩朝罷回十月承旨詣天壽上陵寢殿祠宮開靈衣一襲色慘憺霜露長體皇心哀此時我行各執事西山爽氣盈蓬萊單騎聯翩分宜瘦國危賢哲須自疾末年朝議嚴紛紛兄弟擊奸計不就黃門北寺血染裾御史中丞疏特救男兒束縛且倔彊

排解滌蕩相先後塌翼亦逐甘愚蒙賊氛晝捲葡萄宮公等流涕仰乘輿我亦喪家竄江東逍彷軀命值喪壞城下枯樹藏蛟龍人生寵辱安可料憂多樂歡成英雄與君對酒莫啾唧一息尚存應努力

唐禮部市樓酒酣贈歌

西北高樓臨大路與君跳躑各四顧吳閶門上烏正啼閶老坊前雨欲蘇謂我契合不輕投解貂換酒邀我住銅盤燒燭達昭春哀絃急管愁殺人英雄蹉跎使憤恨驊騮失主爲酸辛元甲聚喘久難解天地閉塞多黃塵新故語點定殊別安能握手無疎親人生稱意百不惡釣魚種瓜事可作我愁暫理蓬萊裝君歸未具巴江橐

事去堅與侯風雲時來何處塡溝壑願君買屋山塘居
早晚梅前慰妝奩

澹心遊吳雨中同賦懷舊之作

關山迢遞暗隨腸離樹飄零塞北霜公子晚銜松柏恨
美人春帶芰荷香六朝建業思君遠萬里銀州怨別長
白髮歸湖非活計扁舟莫笑老夫狂

秋懷

江山欲改故人情紅蓼野棠愁眼明地發寒花都鑒宅
眺添細雨呂蒙城老憐時值秋醪熟多病偏希藥物平
來日輕舟下吳會親知寥濶慰餘生

芙蓉塞外想溟溟昨夜飛樓江雨零樹杪疎霞層疊見
秋添野騎翠微停乾坤圖繪三山盡吳楚風烟萬點青
烽煙故鄉今更急何由書札寄滄溟

徐士俊 三首

士俊字野君浙江仁和人有雁樓集 今世說徐野君少有敏才[illegible]無所不窺[illegible]爲文詞自出機杼爲詩歌古文與人交如坐春風有所不滿[illegible]不惜高歌慷慨[illegible]遊[illegible]年[illegible]勿作讀書無論多少必自首至末以覽竟爲率[illegible]遇有徐庶之風常謂吳人較以尊引法年近八十著書丹[illegible]如[illegible]

蜀中竹枝

蜀山高高天際齊蜀江清清浣妾衣高唐驛中尋夢去
鬼門關上喚魂歸

秦淮竹枝

桃葉隄頭逆水平輕衫簇簇踏堤行儂家心事流不去
嗚咽秦箏指上鳴
湖水青青浸柳花三山門外莫愁家而今誰更愁如我
獨抱[illegible]千數亂鴉

萬壽祺 二首

壽祺字年少江南徐州人崇正庚午舉人有隰西草堂集 今世說年少自詩文書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illegible]女工刺繡[illegible]皆工絕無不通曉 明詩綜詩話年少多才藝詩亦清逸無勞日徵蕭之嘆

濮湖道中

淮水無聲去東風日夜呼市橋春店馬官驛晚檣烏細
雨連花節輕寒弄柳蹊蕪城前路遠得達石頭無

隰西草堂

深巷柴門無是非閉關偃息看花飛升沈日月此茅屋
俯仰乾坤今布衣回雁浦中雲黯淡射魚海上雨霏微
昔者未了復漁獵滿地江湖人未歸

遠遊館

天外山川湖館清千年日月此中行姑蘇人向湖邊去
七十二峯秋水明

感舊集卷二終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邢　昉三十一首補遺二首

昉字孟貞江南高淳人崇正諸生有宛遊草石臼集漁洋詩話余最許石湖邢孟貞五言詩以為宋柳門庭中人悵未及友其人官松滋時鄉人李君令高淳特屬求其子孫李至訪之則老妻孤孫煢煢孤寡饘粥不繼李賦贈二百金為置腴田其家竟不知出余意也論愁山聞之迸余百計購求久乃得孟貞三十年不徙鄉其從人之窮公與孟貞未定交而能郵其身後令不凍餒以死其誼公多矣至為流涕　池北偶談順治辛丑予避暑揚州于遺詞明中門論近日布衣詩予最推吳兆宣蒼門集須還從邢孟貞第一　明詩好讀伯璞云孟貞詩纔一暢讀讖之今人罕傳　涵南白門京湄山集邢孟貞詩序其為詩以陶謝為宗以評淡為則以輸惻悲涼為致其企而之峻潔也若病鵩若之思歸於其旅體新而引邈也若其藏寒之負況挐而孰竭之矣其寒也故其詩清姚無脇鉄人物之為鄉讀鳥鴿不惜也

神鴉歎

富池驛邊日欲西甘寧廟前煙欲迷僕竿半折廟門壞神鴉散盡風淒淒風捲長波舟去急群鴉飛上檣頭立送客由來歡客心舟人叫舞拋餘粒佑舟斷絕古祠荒無復醮酒刲牛羊江黃何歲無盜賊從此神鴉無肉食神鴉有神長忍飢不向江灘啄人骨

楚江雁

江南八月蒲稗黃天邊雁叫煙蒼蒼歷落沙頭并水際三三五五紛成行當時見雁心悽惻本為思家歎離隔如今繫艇武昌城始知身是江南客木葉蕭蕭下漢川參差鴻雁忽聯翩白雲洲上疎還密黃鵠磯頭斷復連汚口雲深迷楚樹分行作隊紛無數間道瀟湘菰米多

天寒更向瀟湘去

黃州寄杜于皇

草岸風淒日漸微長隄繫艇晚依依十年紅樹辭鄉去八月黃州見雁飛試問臨臯殘址在因尋戰地幾家歸翻憐此夕君思我揚子湖回木葉稀

漢江懷古

會共方城振楚關英雄消盡逝波閒微霜欲下漢陽樹落日初銜大別山蘭杜秋來洲尚綠瀟湘南去竹多斑燒燈崔顥題詩處一眺風煙倍慘顏

九日大別山登高

鸚鵡洲邊草盡黃白沙如雪禹祠荒古來哀怨多歸楚此日煙波正望鄉山翠乍連杯酒色亂離頻過幾重陽眼前不見茱萸紫起傍峰頭數雁行

感懷

幼安昔避地茫茫涉廣川踰海不謂遠一去四十年往往談名理窮究造深元問所與談誰乃是公孫淵口罔論世事聊此相周旋昔德既無損清風久逾宣生世偶相符其當師此賢

溪行歷經與亡友胡印度別處與哀賦此

濺濺溪水側是子門前路涓流亂石間搴裳乃可度憶昔送子廬欵欵平生故樽酹亦時有日晏未遑去相送屋東偏幽林每徐步敧岸注微波殘陽在高樹情因老

易悲欲別恒返顧兹來淡草綠偶刲臨分處子猶耿風
歡子已長不寐流泣但徘徊空惻予懷

與見末別宿舟中作

歎歎園田留漢漢新秋夜夜露濕沙雜流連語初罷解
纜一揮手惆悵月明下岸廻林木正猶似見君舍少壯
各飢寒殘年操耜耘塗田歲不登豈遂薄躬稼

哭胡印度

衆人各貪生同盡靡不然君已扶斯累憑化聊忽還衷
樂復何有顧余未能捐銜悽追往昔再歲逾綿綿茅茨
儼虛位殯宮屋西偏游塵積素几零露被荒阡貧巷氣
悽惻潦縮無流泉生死豈云隔徒悲化者賢

漢陽柳

漢陽城中一株柳映日垂絲官路口行人過盡幾含情
我獨踟躕屢回首樓閣嵯峨江上磯臨風此樹最依依
千行密色武昌岸寂寞曾無片葉飛忽漫相看枝嫋嫋
風霜錯殘色猶好偏憐水曲與江灣不觀青青數枝若
君不見十年寇賊戰城南烈火燒殘更不堪攀條折葉
還來此極目淒清對漢潭

极惠謹出家自黃州來住寶林菴賦贈

微官曾似南昌尉一鉢三年寄一峯卻向青山成遠別
獨餘黃面到相逢設從出世歌衰鳳且典閒潭制毒龍
回首楚雲猶有憶寒溪竹屋定時鐘

酬蔣冷生過訪鳳游寺覽古之作

路入青林折數盤君行訪古一漫漫荒臺空自連雲樹
白浪曾聞到瓦官雨色乍開江岫廻鶯聲欲罷午鐘殘
豫愁歸棹楓初赤卻向丹陽古渡看

口號

蜀江船不到三巴湖南船不到長沙滿地干戈關塞裏
行人那不早還家

高座寺弟介立上人作

黃葉落未盡拾提猶是秋因耽清寂境更上西齋樓風
椿薇遙阪寒景下荒邱惆悵故情歇難爲永日留

答楊無補吳中見寄

避地家屢遷子居宜公墓渺渺懷清風千秋此相遇策
棹詣爾廬情忻任迴泝花飄恰岸芳燕乳殘春暮別離
條圓月盈盈九殷殷豈無風昔歡顛隔平生趣碧草空
復滋白門已非故徒然黯黯心共向滄洲去

同仍三過禪河菴

數里指遥林悠然罷塵氛因循碧溪曲演漾林端雲拂
落水禽去依席山花黃日午一微磬塵中何繇聞

聞左師兵潰至蕪湖久未得家書作

我家近鳩兹清川百里餘鳩兹人散盡不見一行書

寺中送張興公

君有向家路但隨溪上松落日送歸去隔溪聞寺鐘

題瓦官寺

南朝當日瓦官寺每到山門感廢興驅騎倉邊尋古井夕陽重話白頭僧

鄭元白招同陳翼仲秦淮河亭觀漲

長川淼淼接苔磯水檻亭亭日影微浪捲石頭潮正上天低野外雨頻飛乍看碧樹懸漁網無復朱簾鬭鴨圍欲共憑欄更徙倚夕陽風景易沾衣

滸墅乘迅風一日至嘉興作

江路忽緜邈惆悵東風前微茫歷吳縣水上生寒煙夜潮漲溪添夾岸桃花然雲昏天欲雨一鳩鳴桑田越溪轉空碧百里輕洄沿新林吐微月曉色何澄鮮孤舟正

寥落況復聞扣舷

雨宿錢塘江口

帆隨落潮佳向夕野雲昏雨氣來天目江聲出海門山川仍獨往盜賊果猶存即次起長歎飄飄動旅魂

上嚴陵釣臺

已躡千秋跡因登百尺亭湖生兩崖碧天入東峰青獨戍喧江鳥孤槎訪客星長思人代遠幾得此鴻冥

牧童詞

遠牧牛牧牛渡溪水食牛愛草長飲牛愛水美八月茭蒲新綠好放牛散行逐茭草牛多食茭茭始稀茭雞哺子忽驚飛柳條作弓蓬作箭日暮射雞牛未歸

楊龍友還令青田書至言台蕩之遊賦答

括蒼山盡好此地更餐芝不逐神仙令空餘海嶽思春江初解凍賈舶待吟詩花發桐廬縣應同聽子規

賦得春帆宜別家

我向天邊去南行到永嘉離憂孤棹遠歸夢萬山遮故壘猶春望春帆過若邪芳蘅連綠水相送杳無涯

晚泊孤嶼無補還吳門

出郭一孤棹颯然風滿林正當江海處無那別離心孤磬連湖上浮雲夾岸陰明朝高閣上還憶此登臨

桐廬江行雜詩

翠壁動寒沙清江二月楪風吹山縣雨先發木奴花

古樹倚青嶂春雲覆浦殿夜潮空自上不到永嘉江

疊嶂樓

細雨逐溪風桃花滿眼紅春光最堪賞多在北樓中山頭十日雨水向縣城流坐看落花去遙知風滿樓

初冬過胡印度山居 以下補遺

林空苔徑淺殘葉未離樹杲杲日出微披榛得樵路睽離越寒暑容色各驚顧我疑子更衰子歎我非故所求在衣食屢別寡歡聚有酒幾共斟無生良足慕冥心投寂樂積想曠幽素寒溪更相送汩汩流泉注

得伯璣蕪湖書却寄

相逢世難成羈旅庾信平生賦可哀白下窮交幾人在

南州孺子一書來春風草色楊花落門巷鳩兹燕子回
衰髩不堪頻極目汀洲無限水瀠洄

劉　城一首

城字伯宗江南貴池人有嶧桐集明詩綜詩話伯宗次尾皆稱貴池二妙才氣亦相敵也

茶排沖

愛此一徑入投身兩壁開清泉漱石出白日照溪開行
盡無人路惟餘太古山相攜採藥去何日更言還

王　庭八首

庭字言遠一字邁人浙江嘉興人順治己丑進
士官山西布政使池北偶談王言遠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稱罷歸見賓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間

人不知其[illegible]先生世居長水之南[illegible]古人不[illegible]

雨後

落日戍雨餘林樹半昏黑南山白雲開渺然見秋色冷
風何淒淒微微野煙息歸巢鳥更鳴當戶蟲還織惆悵
獨坐時悠悠思何極

秋雨遣懷

抱病身獨閒起行日云晏蕭條空林中靡靡秋雨遍殘
葉踏飢禽荒村吠寒犬虛室靜琴書閒階冷苔蘚欲愁
生計疎還嗟世情淺自適在邱園匪能薛軒冕悠悠歲

月深閒情誰當遣

送褚君培

夕陽送君去浩歌成獨還君來山窗下竹石如我閒衆
鳥自棲息月明溪水閒柴門復誰待呼童方閉關

不相見

故人不相見每恨相別久花落空亭臺蟬鳴滿楊柳涼
月上南園對影酌杯酒在昔同車歸能不念攜手

曉雨

獨鳥鳴南園曉來雨初息空庭生秋陰莓苔長寒色去
來識閒情耳目杳無極何處復懷思悠悠不可得

所思

所思竟惆悵夜寒風雪深嗟君重離隔感此孤曠心將
以路云遠幽夢能見尋翩然發清興為我彈鳴琴柴門
宛如昔相送在南林共言別來意日暮愁鄰砧

懷曹九生兄弟

相思不一見惆悵意如何夕陽渡溪水鳥啼深樹多

坐雨

夜雨昔未歇朝來尚紛紛蕭疎入庭竹坐久更相聞

蕭雲從一首

雲從字尺木江南蕪湖貢生池北偶談蕭尺木以畫擅名江左[illegible]以為杜律[illegible]白樓成遂于案牘中揣入尺木名攝之[illegible]尺木年已七十餘方臥病不得已[illegible]

名山凡七日而林遂絕筆
至今登樓者歎賞不置

梅花下贈唐祖命

同情臥冰雪每覺春來遲何意君作客豼擕在茅茨寒風裂窗紙偶見向南枝獨挈一尊酒髙吟五字詩泥埋雙屐齒甘受烈霰欺我旣不解飲圍爐自支頤孤情懷梅萼爛漫殊未知造物有眞意此花如相期紅紅與白白皆可馨醇醲好會不共賞方知主人癡

陳宏緒一首

宏緒字士業江西新建人兵部尚書道亨子以薦舉官晉州知州有石莊寒崖峪齋等集 居易錄 新建令娛懸才寄陳士業石莊集徐巨源榆溪集鈔本二零南州舊日士業之文暢巨源之文深刻石莊西陽藏洛鈔本留二紀榆溪上流山錢公借宋集有二君氣讀書人名下固無虛士也 士作記聞陳士業負文章重名尤精古文亡友陳伯璣嘗刻其選文曉印軒宋遺民錄亡已曾序予論詩絕句其鉅竿也 香祖筆記陳晉州士業云魏吾有琴銘四句云山蒼水深鴻飛蒼蒼古無人宗惟石佛遠能理會此便是義宗以上人 思山集陳士業文集序稱文詞以其宗其尤工而未嘗有哥安徽君陳士業龍代先徐巨源數人上嘗之為文不務詭奇不促鬼討修俗而自然沛然敢陳巽日遠門下論詩以為其木茫千秋句賦再詳若雄風驟雨之可秋冬寧寂冥而不能已

煮菜

霖地菜色黃泥地菜色綠夜雨過疎籬病葉臥膏沃饑茂二月中撷菜漸何向朝須十餘莖菻須兩三束起挈蒲瓦釜斟酌山澗淥火候勿爺恾當使香味足茅齋複一飽老人無他欲

鄒露十七首

露字湛若初生時廿露降於庭槐因名廣東南海縣學生有嶠雅集 漁洋詩話鄒露詩有云云遺者人日登越王臺云云別人云云摩崖破碑所寫者楊而死今多賦抱琴歌云嚛嚛之桐何叶叶曾以五絃情詩間一彈再變鳳凰鳳凰不來兮我心悲抱琴而死兮當告訓可嗟吾兮當知之 皇華紀聞鄒露衣冠談笑有古人風光所著號五言詩某藝為擅場有名一日學使以恭賀帖猷罴令題露文成意其術大凡五比以大小篆隸楷行書五體為之學使怒其狂露五等露與然不屑 漁洋詩話鄒露狂生也負才不羈嘗徽衣遊履行歌市上旁若無人有過買藏宅詩云云 精華錄爲詩絕句海雪畸人鄒露抱琴來旋歸越有遺音如旋波竹枳皇斷字字幾騷屈宋心

君山懷二妃

眇眇愁予北芙蓉北渚期滕魚分楚珮薦竹禮湘靈寶瑟姬娟淚雲旗窈窕思客從虞廟至會遣二靈知

登九子山

朝看九華雪暮宿九節錄言尋余舍利行傍玉芙蓉雨脚移春殿雲衣挂亂峯悠然秋浦月來對海門松

洞庭

人歸洞庭水心遠百蠻天虹飲吳山雨蟬嘶楚岫烟挂帆明月樹沽酒白雲船來雁紛南向衡陽何處邊

崇山通明水岱三十六峰

崇山通明水巖巖石澄清上有木龍樓歲雉聞鳳聲開琴徛明月月向清溪生三十六峰裏萃仙抗手迎

淮上

離魂飛故國多難從時榮老向雙瞳入春歸百感生愛山頒駿馬酌酒復聽管堪笑無媒橘遥遥淮上情

山中送人歸途已長驅物有歎

勞勞為客倦日日送人歸芳草雨中碧楊花愁處飛崖夫戒春及老少成相依誰能去鄉井終負越山薇

人日登粤王臺

登臺試人日此日謂宜人日照高臺色葉非故苑春青山白雲路綠水流花津醉欲呼鸞去遙遙芳杜鄰

踏青詞

文虹經綺陌夕日貫楊林灼灼懷春女翩翩詠子衿人歸芳草菲鶯語落花深徘日成都客蛛絲縈綠琴

別人

路斜山峭峭鐘斷水悠悠草綠斑騅怨花飛紅粉愁如何雲夢月不共漢江流又送王孫去淮南桂樹秋

寄侍兒青琴　滿□

侍兒嬌的的玉筋蘊蘭衿去日戀攜手自言能鼓琴七盤漢宮舞長袖楚妃吟妾雖名鸞鶴貴兒得卿心

青琴答

君子有所適出門嘶玉驄闌花啼隨僅寒雪問飄蓬拭淚看靈鵲含情認守宮金錢買郟卜知爾客遼東

漢陽

漢陽芳樹古今情送客南浮雁北征天盡水連巴子國月明人在武昌城白雲依舊過三楚黃鶴何年控太清日暮數峯青似染九疑無處采湘蘅

石筠峰、

前身應是摘星翁會向深山傍帝居金簡未窺神禹跡雲根重襲子喬裾六龍不共塡滄海五色何來混太虛聞說朝元秋控鶴巨靈仙掌意何如

過賈太傅宅弔三閭大夫廟

浮湘孤月下靈渠牢落殘雲伴索居庚子日斜遊野鵩端陽沙涵見江魚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勞更上書

夢羅浮

此去樊城望京國定從王粲賦歸歟

仙馭迢迢駕六龍魯陽無力返高春愁餘白髮三千丈歸臥朱陵四百峰谷瞑未生中宿月日斜惟聽上方鐘歲寒蘭芷紛消歇莫令墳西一樹松

皖口值區啟圖出宰當陽

微官君自去楚水日遙遙紫蓋新花縣當陽舊板橋荊吳中酒別南北斷蓬飄郢曲高難和相思一見招

邊馬

天馬應星辰金羈虎豹簡驕嘶春草綠叱撥桃花新逐電係天闕驚蛻出玉津百戰交河道功成還與人

李　晏七首

晏字守翁宣城人南部尚人官中書舍人有蒙齋集

國朝宋文之於時集入牧子訪存彭孝廉賓與夏考功及仲珠黃門丁晦周太學□□徐孝康李進士舍人晏互相唱和所與稱天下當時謂之□□闕下

江南曲

碧雲江上合明月樹端生共訪江南路難為日暮情春
光憐楚袖別怨起秦箏一作龍吟曲當開波浪驚
玉檻春愁促銀河秋浪深樓中直遠望江上采幽尋拾
翠分霞渚投珠共月陰吳山烟際沒越鳥曲終吟送妾
芙蓉岸思君楓樹林
天雞弄海日青雀起吳風草色紅潮合江流碧霧空花
開攜素袖果下結芳菲惜別曾無異懷春怨不同遙持
波際月長照畫樓中
水縠桃花雨風簾紫燕衣流光蕩瀲灩遲日正芳菲平
楚川虹落江樓畫艇歸烟中黃鳥度蘋上白魚飛折柳
方春暮徘徊蠶欲飢

橫江詞

江鳴牛渚磯浪打三山曲何處最傷心春水平帆綠平
帆遠落生暮霞東風自吹桃李花思君不見望江閣夜
夜江潮向妾家

經東阿懷曹子建

昔時曹子建封邑在東阿贈代無祠廟空山對女蘿角
弓悲發險玉食恨乞多小雅斯人志因風發浩歌

吁嗟行

吁嗟恭七尺自顧無行伍入淵不伐蛟登山不縛虎朝
聽鼓頭角暮聽城頭鼓城頭鼓角催少年神武門前羅
進賢自言今日朝天去不識麾中老服虎

宋徵輿 七首

徵輿字直方一字轅文江南華亭人順治丁亥
進士官副都御史有林屋詩草也北踢誤禁聞孝廉勁尚直方父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啟視之名閣丁亥徵南宮關尚藏有字云此兒三十作御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果於康熙丙午遷副憲至二品明年卒官年止五十[illegible]持付集林屋詩草序天下之詩若賴首[illegible]而直方與大樽舒章齊名實曰陳李嶽曰陳宋蓋不敢有所軒輊也

江南曲

明月下揚州青雲渡京口吳兒解棹舟吳女工垂手碧
烟衫子白雪裙臨風一笑桃花春開窗理鬢照明水兩
槳生浪飄紅巾憶昨秋風秣陵路吹到門前烏桕樹白
雁紛紛千里來不見郎舟下江去儂家高樓十二闌長

夜闌干對簾箔垂露如珠挂玉釵雙星自帶秋河落秋
河斜落歷陽西歷陽城北征馬嘶長千作書寄京口今
歲江頭歸不歸

參軍行

檀州軍敗沸南路鐵騎兩山通雲棧九門辛苦坐公卿
按兵不動有高臨玉堂美人何不平上書北闕苦論兵
參軍銜命一朝下當騎夜出長安城是時主將盧司馬
同時兩兵兵力寡不救同士死黃沙別遣參軍向城下
參軍不行司馬嗔參軍既行司馬陳北向再拜謝至尊
曰臣象昇死報恩鼓聲闐闐軍出壘司馬一呼劍若起
三萬邊兒夜合圍孤軍雖勝終鬬死朝廷頗輕死事功

翻疑訟疏多雷同司馬精爽久寂寞絲竿一官成轉蓬
嗚呼國家賞罰未可測歸耕匡廬隱亦得

襄陽曲

襄陽二月花豔時城頭高曳五大旗東風一夜動笳鼓
夾城傳呼丞相歸紅纓金甲光照日霜刀亂揮賊爭出
倉卒誰辨非官軍滿城鼎沸望何及峴山日落黑雲重
大堤女兒哭相送襄王宮殿野火燒何人更起此[illegible]

贈張燕客

我來勾踐國結交張公子華燈夜相迎痛飲從此始三
尺羅袖紅一尺虬髯紫紫髯飄飄拂子肩自言疇昔稱
少年西走咸陽北走燕終南太行相接連此鄉豪寬少

奇士風沙萬里心茫然以茲感歎歸故鄉黃河千尺流
湯湯河堤蓄水出乎地決之可以沈大梁黃龍青雀未
可測果然今日成懷襄酒酣對伎重岸幘重道當年解
音律琵琶絃索誰第一武宗供奉查八十萬歷季年范
昆侖雷轟鐵撥今有誰練川陸曜稱傑出聞君此論多
欷歔河轉星稀未忍歸歸來落月屋梁西臥龍山上烏
亂啼

虎邱

白虎游秦帝千將去楚王空餘一片石夜夜月如霜

古意

碧玉堂西紅粉樓長安思歸憶涼州咸陽橋上三年別
回樂峯前萬里愁秦地烟花明月夜漢家關塞白榆秋
夢魂欲識金微路應逐交河水北流

長信草

青青長信草無意學逢迎不厭淒涼地春來還自生

趙士喆 十九首

士喆字伯濬山東掖縣人副都御史耀之子有
東山詩外 漁洋詩話趙伯濬士喆甲申後避兵登州之招遠山不歸與弟士亮士哲[illegible]海上著不食粟詩[illegible]年謂宮詞春若干卷弟士亮士哲皆能詩　明詩綜詩話伯濬隱山左大社以應復社招鄰里之[illegible]因之集有[illegible]於天下事思上之朝見陳孫新用事知之不果[illegible]紫若殆臨江節士[illegible]之流

詠懷

磨刀苦不利刀利傷人指締恩苦不深恩深反為怨始獨

坐悅然歎命駕適都里都里何繽紛裙屐遊閒子握手
惠若蘭目笑語以耳相得詎不歡達人悲所止寧知君
子心淡淡如明水

擬古兩頭纖纖詩

兩頭纖纖海蜊匡半白半黑野鸛裳膈膈膊膊欲崩牆
磊磊落落嬉中羊

河南行挽錢唐二公作 唐公諱[illegible]泰錢公諱祚徵皆官中州辛巳春賊陷河南諸郡縣兩公死之

河南南陽不可問米賤銀貴人鬼憤萬姓哀哀骨髓乾
金張積聚高于山一朝天狗過梁野雄都百雉如崩瓦
御府瓌奇散綠林名閭佳冶隨銅馬銅馬縱橫勢莫當
可憐源潤變沙場驕兵列戍提戈戲墨吏連城解印亡

嗚呼何日妖氛靖臣節分明功罪定忠節還歸孔孟鄉
君不見汝州刺史伊陽令

補建文帝詩

重耳未還時子犯歸黃土歸者一何樂存者一何苦俯
慚殉難臣仰愧開天祖興亡有代謝此恨無終古懸知
讀史人千載悲壬午

遼宮詞

全晉輿圖屬大遼太宗新莅紫宸朝漢家儀物真堪羨
從此坤儀改姓蕭
聖母仙軿返玉京六宮掩袂淚如傾人間那敢談溫樹[illegible]
天上先皇炤鑒明

銀甕交爭念未平六龍親駕復西征安邊自是男兒事
枉却當年嫁義成
女伴從軍萬里還自言曾到玉門關謝連臺上秋雲捲
遙見河流入斷山
雉尾交輝寶蓋飄欣瞻御像降丹霄天王眉宇傾夷夏
北極宸居夜夜朝
年來南北靖風煙西夏高麗各晏然聞道中朝相司馬
至尊稱叔讓藩邊
玉帛聯翩四十春高公忠信格明神小蘇近作皇華使
又喜龍荒見鳳麟
八月巫閭草半枯繡簾霜重一燈孤人生失意無南北
笑撥琵琶出塞圖
自解衣冠策晉王石劉兩主號兒皇河山不改雄圖盡
白髮宮娥淚萬行
身似風前旅雁孤夜來猶自夢宣呼受降城上如霜月
照見行營寶帳無
昔日文姬落北庭故山雲樹豈忘情歸時恰值炎聯沒
腸斷蘇卿謁茂陵
傳說林牙建義旗乍聞驚喜久成疑微軀願比遼東鶴
一夜乘風到虎思
燕京容易便迎降誤我艱難到海邦草草束裝如夢裏
賜釵忘却在西廳

大梁清禁隔蓬瀛仙恭何來五國城共矢餘年持苦行
漢宮環珮乞來生

酬董樵孫石書過訪

望望羣峯霽色新何來才子訪孤臣燈前看劍誰無淚
酒後揮毫各有神島道不遮鄉國夢狼烟屢變海山春
也知腐老伶仃甚肯向花溪共卜鄰

趙士亮一首

士亮字丹澤士喆之弟

蓬萊閣

東望蓬萊近十年思一遊今知滄海大始信九州浮赤
日波中浴青山水上流荒城潮汐苦晝夜打城頭

張宗英一首

宗英字九畯（集見補小傳）

謁茅仙觀

武林風景異郭外是錢塘日帶蕭山翠雲隨浙樹蒼人烟開井邑客思眼河梁共謁茅師地繙經憶聖鄉

楊思本十四首

思本字因之江西建昌人（漁洋詩話今日春風寸調集若無如江都宗定九建昌楊因之）

（太原趙毖係楊踏花明日値雨云云楊詞云云）

夭桃直上詞

王作粱罌銀作牀流蘇宛轉度年芳夭桃直上春風樹飛入宮中百合香

怨詞

春草日夜綠春鳥飛且鳴感郎千金意猶自覺愁生

對月哀王孫

悠悠隔千里相憶時復吟只此一輪月思君如更深

望湖

微夜只聞雨添來湖上春且欲開鏡爽風細軸簾新弱柳鴻憑夢輕煙浴水神留宴吟宛在遙望拂埃塵

上巳日同子嗣修禊有懷堅白宗侯劉子安倩

三月正三日言從樂茂林飛觴傳水際染翰序山陰絲秉淳清瀏文魚映碧漪登高遐敞周望遠衢蕭森公子居寅亮佳人秀卯金寨棠神早澁識路夢析萊雨散前時事波沈此日音忘憂樹升草有得盍朋簪縹紗赤雲暮迷離芳樹深甫田多雜莠幽怨在鳴琴一日信為別三秋寧自今溪流如可詠寄此被蘭心

春日芙蓉樓訪包叔賢夜飲有懷鄧武郎先生

別來無限恨惆悵一過門恨恨故人事勞勞昔日恩酒頻酌復冷坐久燭還昏今夜樓頭雨花枝寄淚痕

三月廿一日

清尊紅玉酒高臺綠綺琴春風吹百草何處不關心

歸舟暮春

春木興盡奈何春酒不停杯有酒迴嫩葉那朝今結子深青淺綠總關人

春酒

當因中酒起來遲發髻長拋金屈巵今日却憐春夜永任教流醉不推辭

舟發盱江奉答古度

柳發有遠意纷纷思美人春風吹白雪仙掌絕飛塵結廣芳贈承緘書懷袖新別來開流水何地不相親

和韻詞

竹密烟霧濃冷冷切清響坐疑疎雨聲開窗日華上

踏花明日値雨

折得花來不贈人小缾相對一枝春遙憐昨夜行歌處落草沾泥倍愴神

同余岸少昆亞相對道院之作

溪館有古意閒評將無同坐久不知暑道院生涼風烹茶瀹清潔滿罌恩澥瀠忘言一相笑蟬鳴高樹中

望箬嶺 [illegible]

兩山夾青蒼曲路通人馬宛轉絕巘間農猶古松下矮屋前茅茨雞犬如田野囷歌招隱詩客懷聊自寫

史　元 [illegible]

元字弱翁江南吳江人

[illegible]

過青田縣

江闊紫蒼路山遠不見縣城荒石落日邑小入寒林郎家多相負風泉有此心樵談谷底樂蚌語石門深

館娃宮

春草盛蕪路樵夫說苔宮衒勝親不曾步國託秋風石井苔痕緣山村李樹紅蛾眉蛇龍後獨向五湖東

題敬題徐掌大書屋

晚風日落清水潭稻花香秒吹人鮒鱸魚菰米不相負更有纖月生東南日雨簾門徑如此我家何用居林嶽月田時秋得飲酒止須籬落栽黃柑

當塗縣

晚泊當塗縣青山在縣門仙人今已去愁殺謝家村

徐　白 [illegible]

白字介白別號笑菴先生江南吳江人有竹嘯菴詩鈔 [illegible]

桐廬江

桐江無底明夾岸多青松前山從此折雲帆去無蹤日光但照天水與峯巒空山懸類村塢幾家竹雲中雞聲亂鳴泉亦帶桃花紅曾聞異人出于此示其窮我行窮水涯慨然想淳風忘機滅爐竈如日始在東不言何爲者光暉照無窮

吳江竹枝

與郎相約便成陰愁雨愁風直到今儂意一經風雨慣垂虹亭子見儂心

江上遇大兄亦于

百種愁銷一寸腸更罹多難又無鄉與君一世爲兄弟只是相逢在路傍

雨窗思吳去塵

[illegible]雲遥度門雲歸不知路飾英滿溪霞杳映松間趣空如山月靜照子池中樹

南山 [illegible]

南山滿庭戶日對不知名道我無心雲還萬古情新

雨晚方欲秋峰午更明知君不相負寄欲托巖耕

浙江西去

今世求才急林泉總帝臣如何天下士坐對越山春旅

客路猶烏處行付與神龍樣將百折無復問沈淪

獨游

雨後垂楊路東風草際晴用尋溪外響不覺盡清源雲

傍水心寺花開原上村春光先我得相笑復何言

楊補 一首

補字無補別字古農江南長洲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永嘉早秋雨夜

秋夜淒淒雨客思人夜來自覺傷去年秋花東年歸

前年放早離山陣猶前木葉年年落風定蓬根處處飛

今年海國逢商的萬里涼陰逼百粵那堪客病已蕭疏

[illegible]葉春風外雨洞[illegible]復驚人生天意

[illegible]夜雨聲

伍瑞隆 一首

瑞隆字鐵山一字國開廣東香山人天啟辛酉

舉人官化州學正有懷仙亭草 [illegible]有竹枝詞云云

竹枝詞

蝴蝶花開蝴蝶飛鷓鴣草長鷓鴣啼庭前獨有相思樹

落盡相思人未歸

張可度 四首

可度字罽筏江南江寧人 漁洋詩話金陵張可度廬山詩父居黃閣女𡾰峒云云

廬山雜詩

傷心忍更說青蓮天寶年間號謫仙老去夜郎三萬里

匡山書屋尚依然

竹林寺裏聞鐘磬三石梁邊枕木魚試問顛仙何處在

好騎虎豹守吾廬

東林徑路接西林靈運何嘗雜用心自是遠公無妙手

那能鉗鑷作真金

父居黃閣女𡾰峒流水桃花石室中多少男兒淪落盡

神仙知歎李騰空

張爾韜 一首

爾韜字豹南河南順治辛卯舉人

春山

山趾出清流縠紋似秋浦秋浦在城西猿啼石楠樹

呂潛 一首

潛字半隱別號石山農四川遂寧人僑居泰州

兵部尚書大器之子崇正癸未進士有懷歸草

堂課耕堂等集 [illegible]

釋正嵓 十九首

正嵓字谿堂浙江餘姚縣人嗣法三峰住南屏淨慈寺至今其塔在焉有同凡集也北偶讀正嵓禪師詩點瓶子當見其同凡集二卷愛之採數首于此月下由謝鞍場下投淨慈衲朗公房云云別溪舟中望湖入慵來山舊曉云云戲酬友人患日鑄茶云云皆無香火氣麗密秀集中所少遊靈谷寺記山人盼紫堂詩自將啜至有漢道盡我歲湯休帛近獸之流也

由曹娥江進舟剡溪有懷帛公隱處

東行入剡溪溪近行太遙北風吹征帆去速東上潮潮歸潮晴灘舟板行載膠客心得無悶我遊以道遙山程邈先期雲景亂中宵當年結茅士韜隱夫何招古路人不行遺蹟亦寥寥雖犬等麟鳳悠然開紫霄

西臺

文公既死宋逝水不可復謝翺感知己地遠無託足嚴陵有遺臺絕代矯無儔上臨千仞岡散髮晞晩沐手執鐵如意擊石響林谷酒酣狂歌呼歌闋繼以哭異哉嚴謝心寒熱本非族奈以不死灰欲秀已槁木請君觀大運皷鑄如蜉蝣衆盛等一瞬何自傷局促還將一寸心深比萬古淥

出灘

江水出灘口水濶江天空入海三百里洪濤鼓其東凌晨的君一氣來淘滌須臾泄大冶萬象出化工隱躍山海秘欲獻蓋雷同古稱高隱地所貴無兵戎胡爲名利塗雜沓漁樵中吾將問往代曷以置釣翁

桐君山

我觀浩劫初天地俱無形胡爲有動植遂爾分頑靈乃令物我際畫室以自扃騷聞生人化驚異若雷霆季下既傅會空桑尤不經安知物化若不嘗管中蜎維古有神君心境兩俱冥託跡蒼桐腹獨啟元牝庭吾昔慕奇勝卜隱尋崢嶸風駕參子氣瀣瀹連滄溟初陽吐微巔翠蘿罷揚舲太朴倏以散白雲漸零星孤帆出混沌渺渺若秋萍嗟彼烟波客山風吹未醒

圯橋孺子歌

餅之罄兮罍之恥張炎人兮韓烈士誤試其椎走進履曉知帝師乃孺子躡沛公兮封齊王狡兔未盡廬已烹併楚利兮僨漢資貞憤霄兮義可辭赤松不果黃石期躑躅殆哉留可知進下及兮泌上帥千秋出尼皆可兒

松江道中

蒹葭迷澤國夕渉渺無涯我欲尋舲子人疑在水湄風高尊美處天遠雁飛時為語中朝逸東歸莫後期

黃巖送方孟塘歸寧海

在遠無相識逢人似故鄉溟湖連桂楫春雨別松陽柑折江瑤膾秋炊芷玉香歸歟及耕釣煙水討何長

湖上晚歸

我家北峰裏雲木何依微日暮空翠合飛來沾我衣松

月如有待水禽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隱發清機

聞琴

密篠拂孫石蒼苔橫素琴俄然青松樹爲我成幽吟風靜半溪月泉鳴何處林遥從絃指外一見古人心

柘澤春行

垂老傷時變乘閒汰水濱風花寒食候原草不歸人野哭天難問墟烟火漫新啼鶯芳樹裏又過一年春

春暮過月公山菴

清溪初過雨衣衲受微風一徑松陰裏孤帆麥秀中山幽便靜侶雲懶似衰翁容易春將老當杯莫放空

月下由御教場下投淨慈宿朗公房

御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半湖水一路沿鐘到淨慈

巾子峯候潮

巾子山頭望落暉蕭潮欲上早潮歸我來喜值前峯月又逐煙波下翠微

黃巖小橋甚佳喜題一絕

橘花如雪憶長洲橘子黃時到古甌多謝吳天憐夢遠飛霜釀出洞庭秋

剡溪舟中望謝太傅東山舊隱

吾人名理宗莊老剡縣風流說謝支雖爲神州鍾紫氣惜君未見馬駒兒

態中行將往西粵閒道還楚索筆題此

人家竹樹渺茫間浦漵林巒不記灣安得帆隨湘勢轉爲君九面寫衡山

戲酬友人惠日鑄茶

數日春遊徧若邪入城滿面是煙霞正愁仙福難消受又喫人間御貢茶

赤壁

扁舟絕壁酹西風千古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回顧銅絃鐵板唱江東

寫梅寄蔣渭公

林家三百六十樹今日猶存此一枝欲約君來吞影際爲傳水淺月明時

釋宏智 四首

方以智字密之江南桐城人湖廣巡撫孔炤之子崇正庚辰進士官檢討後爲僧名宏智字愚者一字無可別字藥地有浮山全集 精華錄寄青原山懷愚山藥地二公詩白露空洲又劫灰青原山色自崔嵬風流二老今何在獨問殘陵炙價來　明詩綜詩話先生紛綸五經融會百氏插三萬軸于架上羅七略于胸中早擅詞都之稱人皆然宗鶩之淨社攀府古詩嘉靡前五律亦無淺響卒然名家　檢討孫中峨若霭云密之十歲能爲詩文十[illegible]庚辰成進士授檢討又孔炤撫楚劾賊作時相繫獄密之伏闕訟冤乃得解與陳臥子吳次尾侯朝宗輩以公接武東林主盟復社爲馬阮所中傷幾不免晚隱於釋若[illegible]歩詩古文雜說各數十卷通雅物理小識均[illegible]古

跋清明上河圖

謹託西湖憶汲州莫同山市昏爲樓珍藏自惜良工苦

山家萬里高峽浪千尋誹共青天外衆猿聞夜吟

山居

晏起不褰頭看花踏曉日南山與北山遊遍無人跡

釋寂吾一首

寂吾字文石

送生公

天涯芳草歇江上客舟還身與孤雲逈情同白鶴閒越鐘聞隔浦吳雨暗前山看取風帆緩依依古渡閒

程先貞三首

先貞字正夫山東德州人官工部郎中有海右陳人集滄洲詩話正夫侍郎紹之孫也有海右陳人集才情不及盧德水而深穩過之如曹代歡詩也刺秘歌火進行諸篇皆有逸氣　池北偶談程工部自作一棺題曰休寧菴自作銘刻其上酒酣便自臥有詩云敢屋蕭然容四周愚人息矣望人休百年恍惚夜鐘夢落事紛紛已到頭廣柳何時罷去訪獨醒此夕訴間愁相煩推客來欣賞莫待遠訴土一抔　按余會叔祖德水公海右陳人集序余於唐人中最愛張謂乃幾欲上口輒思其初恐未得其微祇得其率獨吾友程正夫謂然有王孟柳韋風流余喜誦之以為緊石生我大二水同器而不相入而高山深澤氣間相通此必有其命者矣小子以為苑茶此解何以酒詩人門戶之碣

和陶形影神

形贈影

浮生函大塊與汝無離時斤斤守尺寸心事汝知之我方欲學道殷勤念在茲庶幾企聖賢寡過以爲期里閭鮮清議悄悄多憂思汝其輔相我勿使世人疑俯仰何聊賴情發見乎辭

影答形

落地與君遇憐君多蹇拙周旋弗暫捨使我心愁絕君悲我亦哀君歡我亦悅奈何抱骨骸與世相乖別恭言歲華徂身敗名當滅誓將辭君去如火離炎熱萬變不能離受累何時竭祝君強恕行我豈終薄劣

神釋

在昔重先幾見微而知著世態變浮雲非一朝夕故人爲物最靈惟吾實豫附二子愼勿喧傾耳聽我語陶朱邈黔婁於今在何處彭殤爭壽年終亦難常住何如汗漫遊塊然委運數當下一杯酒中廚催治具自任生前毀誰要死後譽屋漏無愧怍掛閭堂堂去邪說日充塞予輿滋恐懼此事頗難能試返何思慮

余𤇍一首

𤇍字生生號鈍菴四川上帝神人有擁前野草愚山[illegible]

[illegible]

元日遊下鍾山節事

上日淹留客登臨興幾長無人覺來往牢落對湖光煙際雲相接空庭屬渺茫浦中帆片片望衆應春陽

譚宗一首

宗字公子浙江餘姚人

古意

長口嘆嗟出行遊路遠莫致中道愁回車不覺徑已黑
天陰鬼哭聲啾啾春水方船下湘漢秋風驅馬經陵郎
丈夫際遇會應爾閭門兀坐空咿嚶

渡錢塘

早歲便經此蒼蒼今滿頭影搖天際傷名逐鷺旁洲吳
楚張鷹思青徐范蠡遊無邊感檣櫓飄忽又杭州

歲舊集卷三全

感舊集卷四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徐夜 八首

夜字東癡一字嵇菴初名元善字長公後慕嵇叔夜之爲人改今名山東新城縣學生有徐東癡詩選 漁洋詩話徐東癡余叔祖季木公外孫與余兄弟爲中表作從兄弟詩學陶韋嘗刻意似孟東野余目之爲冥征孤鶴又東癡春詞云一層楊柳一層風五里桃花十里紅但見出門皆流水遭人多半在蘇東青入湘鈞深復深非淵社日亦依引明湖詩鈴兩闕舍預辦叙頭關草金當嫩小姊太常生記折梨花古城日出天猶非馬足暫休不肯是驚嘗戲馬臺連司馬橋云云一代才華怨落花云云又和余秋柳句云爲討使人西去日不堪流涕北征年居易然東癡少時作樂府云憶昔舟深淺樓高高去何處長白黃山人業琵琶當爲講之 池北偶談東癡年二十九棄諸生隱居東皋鄭潢河上採門止宋遊振市有米桃柳杜子春之風

秋柳

搖落江天倍黯然隨堤雅亂夕陽邊誰家樓角當霜杵幾處關程送晚蟬爲討使人西去日不堪流涕北征年孤生所寄今如此蘇武魂傷漢使前

朝發溪西路

禾影日初出山家早啓塲野煙樹凝碧水草石流香路亂篠藏征峯迥見雁行卜居猶恨淺攜夢入官楊

山南路

漸入雲深處循溪不肯停爲誰甘寂寞終日愧山青

春詞

戲馬臺連司馬橋城門開處馬蕭蕭君臣遊覽飛花盡惟見秋千入碧霄

一代才華怨落花西清圖內賦新茶年年指點風流業猶自垂楊綰暮鴉

孤山坐放鶴亭下

巋然一嶼水周環想見高風物外閒墓上梅開春又老亭邊鶴去客空還書無禪草逢當世祠有賢名擅此山買斷西湖皆宋土羨他生死太平閒

富春山中弔謝皋羽

晞髮吟成未了身可憐無地著斯人生爲信國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疑向西臺猶痛哭思當南宋合酸辛我來憑弔荒山夜朱鳥魂歸若有神

春日感懷

霜餘燒短草還青薪火相催更不停除却文火消傲骨惟應醇酒近頹齡中年絲竹傷何極上日鶯花醉未醒可惜風流猶正始更無風景在新亭

董樵 二首

樵字樵又字亦樵一名黌字樵谷山東萊陽縣學生 漁洋詩話董樵江東懷古詩云春風吟嘯勞河坐寒雨淒涼散蟆衣又春風公瑰集細雨吕宗娛樵有集三四十卷爲余論定未及報而樵亦又樵游登郡閣夢倪氏仁宣高其人製方竹爲杖道之倪有絕句云愁入蒼梧斑竹枝瀟湘渺渺水雲思分明記得華清夜駐雨鈴鈿獨學時 古懽錄董樵闢地後棄諸生作道人游於成山從宋先生纘堯學得其指授有詩數百篇 明詩綜詩話董生高蹈之士甲申後移居大嵩海崖口荷蓧入市易米人莫知其住處縣有科甲要於路欲與言生棄薪道左避去吞村頭當駐與公揖無旦慕不復爽紳士取棄薪以歸曰此高士所遺也生從此不復入市其詩含雜梅雅惜不多傳

江東

江東行殿已荊榛翠瓦參差有菜[illegible]向波從官矜上第
西清封事主分鄰春風鳴咽鳴珂地寒雨淒涼散蠟辰
惆悵歸來終窮趣功成甘作布衣人

同安江上

三月同安道桃花夾岸明春風公瑾墓細雨呂蒙城歸
雁青蘋寄浮鷗意自平可知寒食近布穀已催耕

周　安一首

安字安節江南吳江人有草閣集 [illegible]

[illegible]

秋日同包朗威登靈巖小憩落紅亭作

策杖登靈巖杳靄霧氣接谿流昨夜雨風墮前林葉苔

滑不可步石溜歷鶯睫采與蹤高問嶺然嵐翳滅林巒
開晚晴滿天白雲次娟娟松帶清皎皎寒潭潔遙望雲
濤裏共悅風甚捷稍憩落紅亭四顧景殊絕目擊興未
已鐘聲上方微忽清塵土心皎若冰與雪遂公香閣開
異契金仙說

月夜懷此山禪師兼寄張文通

熊耳投蓮社相攜出虎谿雲山忽開阻月落雪川西露
下花空白松高鶴共棲遥驚臨照內江海有征鼙

俞南史一首

南史字無殊號鹿牀江南吳江人山人安期之
子 [illegible]

[illegible]

治圃

學圃非吾事時窮逐汝曹初知鹿門逸終覺漢陰勞業
薄資家食儲多長野蔬栽培天地意功力計纖毫

靈巖館娃宮

松閣白石舊蒙恩猶有青苔憶屐痕煙露晚將香徑隔
鐘聲淒冷下山村

懷徐元歎 以下補遺

樹暗川原綠問堂[illegible]已陰我愁一水潤君又萬山深遠
對芳蘭渚空思薜荔吟名高身不出花下且彈琴

送史弱翁

五湖煙水暗一棹正中流不見片帆影已同千里遊貧
居愛閒遠客路入深秋各有殊鄉意風霜莫滯留

熊文舉一首

文舉字公遠[illegible]江西南昌人[illegible]木進士官
吏部侍郎有江雁草[illegible]

[illegible]

偶成

十年歸夢客匡山不為鶯弦擬倦還輸與黃巖僧補衲
滿天風雪未開關

孫廷銓 三首

廷銓字伯度號沚亭山東益都人崇正庚辰進士官大學士諡文定有沚亭集漁洋詩話孫文定詠息夫人云熱古空有恨兒女祭成行排語令人斷腸又詠父示山叔辭來賓后傷猶徘掃瓶下微霜一時賓客多致焉不過拼以悍孝工君易鉢文定作也最執詩云凋京絲甲將歸馬漢時遂春白射牛時以為工

送季千里司榷杭州

杭州別是片帆風越嶠吳江四面通試問子皮歸隱處
五湖煙水至今同

錦帆何處竹西闌近說西湖柳亦殘君去那須憐畫舫
依然晴月兩峯看

六漫牐守風

湖上風煙午未闌湖邊行客意徘徊扁舟不及黃頭子
敧乃隨波放鴨來

孫廷鐸 六首

廷鐸字道宣號夢果道人大學士廷銓之弟崇
正壬午舉人官陽江知縣

閒關

性拙畏城市孤意馳山居褎種常苦之遂令此願虛不
耕復不讀悠忽已夏餘念之懷百憂中夜步階除會心
豈在遠奚必嚴吾廬晨起辭覩皮杜門境已紆忻然若
息肩俯仰皆自如竹樹拂清暑蟬聲亦蕭疎隔俗即邱
壑何必慕樵漁

憶家沚亭兒避暑柿巖

避暑來柿巖晨出大峪道入谷已陰森數折氣愈好嚴
壑自湛深水聲發幽奥十里悉溪中白石淨如掃臨水
開柴門小亭謂新造風雨忽然來南山飛懸瀑暝色澹
如秋炊煙起晚竈我意方悠然同伴呼酒到數杯歡相
持聊足寄笑傲

予閒關久仲秋十九日家沚亭兒招往柿巖感賦

山間多勝遊奚必事一室雛鳴卷我書戴星開蓬蓽渡
瀧越西陂東方始上日旭色散澄嵐曉風亦瑟瑟禾黍
交阡陌感氣齊結實歲月渾如流俯仰忽自失循溪數
十轉亭午近衡泌竹樹饒清嘩峯巒蒸翠岸入門歡相
持訓詞頗周悉出處貴蕭散何事宜執一聞之再三歎
心跡俱清逸輿來卽命觴意到聊染筆

中秋前二日歸自西河過花公亭

盡得西山勢逶迤似赤城夕陽猶返照初月已生明人
靜嵐煙合林空蜻蜩鳴獨游思素侶安得一班荊

登南宮同任瑞子步壁間韻

靜侶恰冬日相攜上翠微高原伏地脈絕壁敞巖扉山
市寒煙合香臺古木圍醉歸騎借馬嵐翠濕人衣

趙氏城南蓮池

種魚沼已好況復開荷塘遠斂衆山色近收菡萏香石
城喜夕雨古寺宜朝陽更是主人妙頻過醉不妨

吳懋謙 三首

懋謙字六益別號華華山人江南華亭布衣有苧菴集 漁洋詩話云六益絕句余山山人不出山嗬拝與白雲閒當年入洛常勞苑說劍縱橫側目閒 江鮑聲價說余以懋謙訪余郡分奔被酒自誦其所作逝五平詩則若出金石覽風時意致道上不可復及 明詩綜朱伯虎云六益老上之才託跡林阜究心業篠泥水自藏雅多慷慨激剛滿灑諸調之語於和平之音貞元天寶大歷鴻烈說英鐵囊白云六益五言未當不於建安而籍力出諸作者之上

閒舟中吹笛

空江微微月東出何人舟中吹鐵笛傳呼隔水不知名寂寞滄江迴夜色吳音越調㨿悽愴遠遊客子思故鄉燕子梨花春已暮欲歸不歸空斷腸

琴臺

千仞琴臺上披襟望翠屏雨來幽澗白風急暮山青露鳥栖丹閣神龍下洞庭霸圖空寂寞吹笛不堪聽

人日

落日萬家春春回草木新江潭花似雪歲序日為人高宴親朋聚疎雜鳥雀馴守元甘寂寞海畔合藏身

張一鵠 一首

一鵠字友鴻號忍齋江南華亭人順治戊戌進士官滇南司李有滇黔詩禁臚集 漁洋删集張友鴻歸自雲南在京口詩卷自題詩云別一山川氣候更過經萬里不勝情歸來孟焱詩卷畫特標霞記述行役之作然又撰人絕句西南諸國滇為大六詔新開鎮道平應憶松江釆紛鄉將老眼看昆明

辰龍關

天地金湯險谿來王氣鍾五丁開絕塞二酉抱神龍亂眼奇峯過驚心暑瘴重興亡千古在立馬倚長松

顧開雍 一首

開雍字偉男江南華亭人

舟行即事

黃霧如雲午未開平沙衰柳自潆洄無端遂與湖山天北天南一雁來

吳騏 二首

騏字日千江南華亭人有顧領集 明詩綜吳六益云日千詩法隨意轉 詩話日千力追正始其詩渾厚不佻

少年行

紅玉鞍橋碧玉驄樂游原上柳絲風詔求季布今何處只在三千奴僕中

王光承 二首

光承字玠右江南上海縣學生有鎌山草堂詩集 居易錄予嘗有蓼中三詠王玠右吳名東海上時復帶經鋤自是高人非閒隱與徐昭法余孝章皆吳中高士也 明詩綜朱朗詣云玠右詩淡宕峻拔超然獨上

西陵

范蠡屯兵處相傳在上岡龍文來鑄浦虎氣歷錢塘月照殘軍壘風生古戰場大江同往昔列國幾興亡

十月二十日早耕

平下來年種雞鳴出短扉天空孤月小河轉列星稀遠

張宸三首

宸字青瑚江南華亭人官中書舍人遷部郎汪鈍翁堯峯文鈔張青瑚詩集序略曰吳梅村先生讀書稍行於世長歌數千言大息其不可幾及所居與予比鄰數用文字相商確間出一篇示予未嘗不瞠目而擊節也蓋其體貴有合於所謂氣格者然而官不甚顯著年不及壯期最後遷戶部郎輒困頓以歿其女夫金生名宗者捐貲謀梓其干卷乞余序之

楚中秋思

日落長沙楓樹紅斷猿啼處暮雲空可知昨夜鄉關夢
身在寒煙萬點中

八月江潮起暮寒青楓浦口角聲殘更吹龍笛家家雨
一夜巴陵去住難

將發銅雀臺過漳河

躍馬向三臺揚鞭漳水隈寒沙勢空濶獨鳥意徘徊舊
積流銅瓦秋風起霸才潺湲流不盡楓荻自悲哀

錢德震一首

德震字武子浙江海寧人查容集送錢武子南還華亭客中好山水上策無如荷耒耕不如梅塢尖山耕鋤如捋鋤從此生

送白東谷學士祭告孝陵南嶽

鹿德隆虞秩崇儀簡楚征驛亭珠仗麗江路錦帆明弓
劍悲天塹松楸對石城纍纍千古事歸脈百官情望岳
河雲樹瀟湘引澤蘋朱陵神宅迴蒼水玉書清亭用前
芳近祠看圭幣榮山川雄勝賞典禮邁精誠向月懷仙
署經秋討使程偶過溢淄上太傅舊知名

錢芳標十二首

芳標字寶汾一字葆馚江南華亭人丙午舉人官中書舍人余氏倪璐餘少司寇斲與大人雅天童求予大師為其衆僧謝題額錢君中州得皆不答一紙頑老矣自古顧社園而錢宋仔了名最盛字寶汾復易名芳標字葆馚獨華麗清有名史館中書舍人下帷大雅以官中書舍人終而假歸戊午以博學宏詞薦舉上以臬司起一日方與諸生論中有借寓門者一紙書云自天子求舍人舍人視之猶不能為懷乃歎曰奈何家且恐於禍不測故與諸奈舉者一倡不求從白雲青山鶴自去矣指天竟山以老教趨遊戲徵笑而逝　今世所傳曰湘瑟詞興會飆舉斜行　現存湘瑟集錢氏傳於鈍翁家舊藏酬唱之作集中所作錢氏以名而猶十為序子友萩請之其情旨以深其旨指也綺靡而不能傳夫情之至而一不平自得者與工於詩以醇其志廉

夏日韓山人過寓話白鶴寺有宋石門畫壁諸勝

韓故善六法常為余潑墨因題長句

長安苦暑塵十丈牛車砰砰囂難掌韓生過我脫帽談
泠然如挹西山爽落溪溪水敞鏡秋白鶴寺頂松風幽
孤亭峭立尚人境何為六月思披裘十一壁繪千萬壑
中間髮影垂珠絡石門之後誰繼作韓也弄筆煙霞落
五湖迢迢接三泖我今搔頭苦不早鵝溪絹好腧糜深
臥遊且擬東軒琴

擊鮮行

吾鄉城郭滄溟畔親故朝朝擊鮮宴樂事滄溟未足誇
嘉名丙穴無勞羨滬瀆灘平斥鹵多主人結網勝燃波
蒼茫直下馮夷宮煙雨常聞欸乃歌河魨販後蘆芽茁
春潮蹴岸春雲熱筐覆吳趨窖裏冰刀飛少婦廚中雪
已道鰣魚色似銀況兼石首臙金鱗麹米漬成𩹉枕脆

鼓叢調出箭服新此時魚稅充公府津市鳴鐃復撾鼓
淺筏輕刀弄水兒高檣巨舶開洋賈別有泥沙困篠且
脂膏然炬骨專車索髯力廢千夫敝嚈腊家分半載儲
揭來島嶼孫盧擾斥堠傳烽後三洲都護旌旗只戒羅
漁郎罠罟空施巧蕭蕭戍角滿汀洲寵留寒星烱不收
無復釣鼇陳水犒帷看驅馬散沙鷗海錯經年不到眼
充物臨淵那供餼一片鑾鈴沾食指脈百錢半破中人產
舍人頗領滯燕臺比日王餘賦強裁張掾秋風頻悵望
馮生彈鋏未歸來挑燈與客論終夕話罷滄桑感疇昔
下箸誰消易水鍔解錢且換灤河鯽近喜波臣靜不揚
東南早晚撤邊防盤餐飽飫故園味醉臥溪梅野竹傍

內直雜詩

槐廳宣直朔雲凝匝叐琉璃罩尚冰催寫清寧春帖子
中官呈樣拂吳綾
丹砂印重繞箋勻賜成朝解拜表頻不信狼毫窮島筆
蠅頭慣搨衛夫人
法曲何勞部役師水嬉角觝陛前時虞階但奏朝正伎
假向伶工舞柘枝
紫鞬濺汗賁龍媒盡本駛從帳殿來聞道三驅猶講武
今朝移駐昉廚臺
霧雲進歷沸前部闕闔開會百僚先賚諸王歸邸第
荔羅封裹出重霄

新鑄寶硎上 慈寧宮縮銀鈎做石經六刷于陽案上
潤金泥填罷喚填青
軒皇鼎就久乘龍東觀緗函感 府容史選詞臣搜故
事宮碑當照 孝陵松
學士三朝老佩魚聽鐘襆被共周廬宵分細話龍興事
松杏山頭見捷書

舟行太湖

載酒橫塘路晴和破客顏忽驚天上坐知出具區灣洲
渚春烟渺鳧鷗夕照閒中流問漁者何處是包山

長椿寺病馬行

招提二馬一馬病腕折蹄長氣猶勁伏櫪雖虛千里心

脫韉翻適長林性人言此馬初買時射堂陳孔蹀躞馳
雙蹄夾鏡耳批竹青絲絡黃金羈孟門坂峻羊腸滑
駿足蹶頹一朝廢昔誇金埒雲滿身今類長坂冰傷骨
負騎駕鼓力不任豢養邵依丈道林天晴放飲井泉白
春晚臥嘶閑草深窮不見長安城中千鴿騎飛塵蹴天
光照地長鞭短策無不施嵛老旋隨敝帷棄又不見將
軍鐵騎來涯洼東行渡海西流沙苜蓿雖銜不遑食功
成歸印歸虎牙何如此馬辭驂服縱病還同塞翁福身
閒早得華山歸害去龍勞冀野牧乃知不材造物憐
棄見斷梗散金無用之用世罕識達哉莊叟何其賢

彭孫貽 一首

孫貽字仲謀一字羿仁浙江海鹽拔貢有茗齋
集 明詩綜云貽上云仲謀 [illegible]

虞臺寒食怨 太僕盧節字貫臺湖西杜鵑臺之處上明年寒食虞人劉相齊獨以杯酒酹某下哀詩賦此

虞南草枯向南樹吹作虞臺塚傍土望帝思君君未歸
帝靈顏江寒食雨紙錢濕煙飛不起五父荒墳石無主
虞人江上共招魂瘴海青蠅弔泉戶平原門下客劉生
沽得梨花一杯乳獨洒西州淚數行滴入泉臺草根苦
嶺頭孤兒望臺哭跪問道傍雙石虎何處龍蛇綿上灰
浩浩東風鷓鴣[illegible]

徐之瑞一首

之瑞字蘭生浙江臨安崇正丙子舉人有橫秋
堂稿 明詩綜詩話云[illegible]

懷隱

至性本高簡謀身拙黨里伍俗既非好役役良難已自
悅清泉人華陽事經史凝著碎塵巾逍遙隨杖履一朝
家室忘依然若生死所以灌園農老不畜妻子

馮如京一首

如京字秋水山西代州人崇正戊辰恩貢歷官
廣東布政使有秋水集 [illegible] 山西通志如京[illegible]

[illegible]

過榆林

榆塞還沙漠英圍果壯哉河流分朔氣山厚蓄雄才許
國身何在捐生志未灰一從百戰後荒塚半蒿萊

方夏二首

夏字南明號蓉春子

天池

岡巒鬱紆盤林壑莽回互嵐氣何沖深秋色露晴樹傾
澗懷往煙奔泉引來霧中有天然池淵淵淡渟注漱流
澄遠心拾級諧幽步石門蒼蘚積石屋藤蘿聚貴者力
勢兼據截壘卯墓白石回冷光青松指直路慨念泉下
人還思川上喻況當秋序中萃物漸非故空潭無盈縮
林影有朝暮躭遊意增悽徘徊久延佇

卓禺一首

禺字肖生號海嶁浙江瑞安人 [illegible]

竹枝

嚴陵灘水清照影六管灘頭濁似泥一樣高灘兩般水

那識郎心歸不歸

胡周鼒一首

周鼒字其章江南太倉人官給事中有葵錦堂集（陳其年維崧檢討[illegible]）

秋日登惠山

不扣靈泉已十年空山寂寂澹人煙藏雲古寺飛秋葉帶雨寒棋上晚船往事盡歸流水外殘碑猶臥故臺邊更逢野老前溪話獨鶴一聲心惘然

李藻先六首

藻先字薇臣江南寶應縣順治丁酉舉人右通政茂英之子有甲申詩湖外吟南遊草（有明人集甲申[illegible]）

種桃

舊桃花滿枝新桃始三尺虛空翦明霞搖波弄春色綿邈溪元圃仙歷難測識非無椿與松可為貞士式溪上凡幾家來茲中藏稼穡自有雲根生負鍤胡云力

獨步過田家

市行畏逢人村行得恣意因懶策短藜蹣跚信所至夕花夾岸迴孤煙泄茅茨田夫如太古見只話農事春省

野碓閒歲熟壺榼具生長大澤間未嘗識官吏對此悔夙昔惘然湛遠思堯田何必脫石戶豈非智

竹谿草堂

懷葛已緜邈遺俗在湖濱我欲浮家至老作此鄉民漁父為東舍圃客為西鄰手把樹藝書雨雪務質春飲杯味不厚種竹用不神福心縈世棄允與予相親

牧牛詞

累世為農家既耕亦已牧水田生力薄常恐惧良犢朝驅上高坂暮歸越深麓坂高不可飲麓深不可宿頗厭多勤勞夜臥幸得熟妻孥慰壺飡磨圍嗤野腹亦有牛口歌但歌年歲足

載菊過湖上

老至仍多癖東皋想畫圖霜華復村村蜂蝶并江湖勸酒惟農父連天豈守奴芳菲無限意深伴草堂孤

過門前小溪行間老屋中機杼聲

村居水為垣動觚待舟楫農務畢西成我亦閒步屧沿扉簇野紅莫辨是花葉促織有餘音機杼果相接作苦不惜力當此近冬月水國少蠶桑蠶聲久已闕粟死衣帶間致使王風歌闕之不忍過未能卽變帖浮沈失自知負古四民業

吳綺一首

綺字薗次江南江都拔貢官湖州府知府有林

蕙堂亭皐等作（令世說吳儂尖語湖州[illegible]）

為林鐵崖題畫

無數羣峯巔墨池白雲如絮擁茅茨纔似那樓斜日後

道場山北雨來時

釋通潤一首

通潤字一雨江南吳縣人居常熟有秋水菴集（有學集一雨法師塔銘師姓鄭氏蘇之西洞庭山人狀貌古樸風規閒雅方內名士如程孟陽李長蘅諸公[illegible]）

文字無不耐俗此可以知師矣

初夏

黃茅屋子蓮花峰屋邊梧竹青蒙茸早眠晏起不經意

夜半月明催打鐘

釋海明一首

海明字瀨愚一字破山四川人住嘉興東塔寺後歸蜀有破山語錄（明詩綜詩話[illegible]）

山居即事

幾年勘破是非關小結茅茨擬住山圍裏竹雞晴引子

崖前石虎老生斑一條心事兮弦直三個柴頭品字攢

法法拈來皆活句更餘何事可躋攀

閻爾梅一首

爾梅字調鼎號古古江南沛縣舉人有白耷山人洴置草堂等集（[illegible]）

雲中懷古

晉王遠主會雲中地在沙南石井東自昔戰場成遇禮

至今兵氣滿寒空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

白豹黃狼隨意射永乾濁浪激西風

陳洪綬一首

洪綬字章侯浙江諸暨人明國子監生亂後自稱老遲亦曰悔遲又曰老蓮（漁洋詩話陳洪綬以畫得名亦能詩有憶舊絕句云[illegible]）

憶舊

楓溪梅雨山樓醉竹塢茶香佛閣眠清福都成今日憶

祈宗皇帝太平年

宋存標二首

存標字子建江南華亭人（梅村集宋直方林屋詩草序道[illegible]高隱著書豪擬選唐人數[illegible]詩並進海郡簡尚余余錫[illegible]兄弟以宋[illegible]三宋也）

擬薛嵩遣紅綫和冷朝陽

翠黛紅顏損淚痕尊前何客不消魂莫言此去如飛鳥金合牀頭是舊恩

琴清堂詩

明霞起天末獨坐理瑤琴商風生遊響四壁流清音綠綺金徽麗星文玉軫深碧漢澄元夜皓鶴舞空林庭除滿梧葉積蘚照秋陰青桐高萬仞曾招鸞鳳吟感君從變下移置玉山岑無以報知己泠泠鳴素心

宋之繩一首

之繩字其武號紫雪江南溧陽人由翰林遷江西參議有載石堂勸天館守頑軒等集（陳伯璣允衡國雅集[illegible]）

感代

紈扇輕敲白板扉軟苔遊雨綠成圍燈搖香影依依見月靜街聲點點歸當代未銷三楚恪回身重憶六銖衣閒尋何事非如夢莫是閒情夢亦違

劉逢源十首

逢源字津逵直隸曲周人（漁洋詩話中記聞得詩友劉津逵[illegible]民也）

九日登赤壁

九日至黃州昕然獨西笑赤壁落吾手於焉恣遊眺一杖陵層崖劃然發長嘯把酒呼魚龍踞石登虎豹小亭遺像存長髯側烏帽卓哉東坡叟煌煌神光照萃兒戲弄兵蟻鬭何足道想公弔古心還為後人弔鶴影落寒空笛聲來遠棹杖策下荒岑江煙起漁竈

詠懷

少年不自量意氣何崢嶸思一吐奇懷歷抵漢公卿中歲事乖違烽煙暗兩京遂戢飛揚志殊深林壑情家貧迫衣食不敢薄躬耕頹然一野老井臼困柴荊每赴雞豚社閒尋鷗鷺盟陋巷甘偃蹇聊以善自名

歲暮有感和陶

畸人不偶世僻性耽林泉本無經濟術坎壈何足言石田薄有秋食指漸已繁耕稼豈不勞庶以免尤愆故友半淪沒酒壚邈河山委巷閉蓬蒿鄰里絕往還禽尚有遠志惜為婚嫁牽一日復一日長往竟何年白髮盈鏡中形隨大化遷餘生如過鳥歲暮增慨然

郭泰

博帶雍容七尺身遨遊郡國攬人倫如何下士驚相慕

只做先生折角巾

阮籍

登山臨水興何窮故壘推頹落照中醉發狂言呼豎子英雄老淚濕秋風

种放

賢母相將老一邱石田茅屋豹林秋昭文司諫新銜貴爭似雲溪老醉侯

補鍋匠

高隱昔傳磨鏡客奇蹤今見補鍋人若將姓字留天地雖作巢由亦外臣

山行

寂歷空山鹿豕蹤石梁苔滑杖孤笻岸花零落隨流去秋到溪南第幾峯

閒身

豪氣誰能橫九州晚年生事在林邱紅旗黃紙非吾事白髮青蓑亦伴愁地耳拾來充早饌天吳綴處補寒裘時人莫笑謀生拙杖履閒身可自由

贈臨安卿

劫火洞庭今幾年南天悵望暗風煙變名吳市同梅福與矢聊城憶魯連三徑歸來亦偶爾一樽相對各淒然知君不是烟霞客別有深情託杜鵑

馬之驦　三首

之驦字旻徠直隸雄縣人漁洋詩話近日□中作詩多文北江都土滴州之鄭有詩後補吾張瑶又擬張秋志君勤馬雄縣馬之驦丰江都諸能詩不待之參從人曰吾以凝宋作衛官吳朗調冊布中吳謂無人人自不知耳按勝州萬西閩風倫直省詩增三溪之技為能縣承余轉運揚州日屬之旋與余同被逮抗辭不屈事因得白以病僅右股乃運左腕作書畫益奇絶然竟以窮餓死余哭以詩曰乞米鴻臚饑死板僦閒散太丞勝衷來咸不為劉黃卜縣字誰迎杜甫來啼落清莆兩將軍叢空書作玉樓開年來東老愁偷遲況見殘零傑對才被風流處都如孝前老迂倪未景奇再散千金周村林已殘右臉史臨池眼生瀨遊湛元日歸採居成對簿揭見說淮南傳故事遣又事悲少人知又京口視篤亭應瑞為若翁河關官子初木之奇也罷官後挑老人蔣湘帆衡以其見山樓詩見示予為題老漁圖小照云披圖重認舊同官白眼為誰謝世難烟月一竿輸君手而今真作老漁看僧下燎中之文士也附記於此

漫興

莊子卮言屈子騷笑啼聊用慰吾勞星躔步驟方相戾項領兒童且自驕短簿反加長簿上河曹難效馬曹高愁來看劍杯從引不厭頻持八跪螯

揚舲館詩

坳堂杯水瀉升流平地安瀾浪不侵曾得莊生滑稽意大言不及小言深

秦鹿成禽漢籙膺當塗典午遞衰興漁郎曾向秦流見依舊桃花笑武陵

戴重　一首

重字敬夫江南和州貢生官湖州府推官有河村集明詩綜戴重□□□□□□□□□□杜乞叛□□□□食□死按楊尤思和州志□子任道民詩御敬夫性至孝砥行修名邑傑儒者而行也前經學淡泊倜大略能書善畫文下筆數千言立就甲申近對春坊耀七春拔貢第一授湖州府推官既後歸里和合山狀不二史龍延命倬同不食而卒鄉人私謚文節先生子務旃本孝無忝毅孝皆以布衣終詩務旃別號鹿門山無孝尤見稱於時

釣魚臺

青山殘白雪西日到東谿不釣魚來少天門雁去低梅花開始折蔬飯裹誰攜共說東風好窮年客未栖

卓人月 一首

人月字珂月浙江仁和貢生有蟾臺蘂淵等集 沈北湄謂武林卓珂月崇禎初作七字大人頌錯綜成章甚有理致明詩綜謂珂月才情橫溢所撰蟾臺文稿帖而詩亦不爲格律所拘

秦淮竹枝

兩岸高樓倚白榆樓頭人面映蝦鬚雨絲風片有時有雲鬢烟鬟無日無

東吴竹枝

光福楊梅血色斑洞庭茭實八珠環天生兩種堪消夏何必吳王消夏灣

杜 漺 五首

漺字子濂號濟村山東濱州人順治丁亥進士官河南參政有修來園詩選 漁洋文略杜公墓誌君生而倜儻精于七言歌詩謫李蘇黃米蔡諸家書法而敬家世不肯自託而漁獵斜大令之神詩有奇氣頗山谷徐渭陶望齡陳眉公諸擬闊雅以君詩爲人以爲定論君風流儒雅常欲樂作品常昨不可擬

松下讀焦贛易林

大道託書契煩膚鄙與元重傷至人心冥搜契天言上逆推須體以揣大易根筮莩具啼笑詼諧洞明昏動變達物象神明闔靜存作息義文庭寢食先聖獎寓言繫混沌斯論良已究掩卷思退藏貞悔窮其源嗒然松下人身世徒淵翻

白雲山寺中有娑羅樹一木其枝葉垂地則禪師生

白雲峰裏老衲袈裟春前自翦山茶芽閒持錫杖破毒霧喜背金丹搖落霞窈窕青蒼披羅子參差紅白杜鵑花我以無生叩尊者葛藤不斷如溼麻

初暘谷

初暘洞口青蓮石屐齒久歇生莿藜滿谷秋房叢山小一溪春草陰雲依倪公不來空愴恨謝客已去誰招攜欲躋東蒙指本末褰衣跣足踏玻璃

檀州

白檀山下隼橫飛蘆管秋風叫鐵衣清洞南來賓雁少縣邸北向射人稀漁陽太守收殘郡驃騎將軍擁帝畿莫羨油幢雙畫戟十千未耦野鴻飢

閱兵

蕭蕭羽葆塞雲屯閱武堂開七萃存腰裹秋風驕玉埒匍匐春槐醉刀痕金鉞裲重將軍賜紫罽裘深國士恩叢薄射彪天漸黑猶呼千炬獵黃昏

馬 澄 四首

澄字源思山東安邱進士 漁洋詩話安邱馬文奉源思名源思有白丁句坐愁人頻欲聞鶯春日長卧了

溪上獨坐偶成

長夏林泉靜蕭然意所忻乳雛何委委柳絮故紛紛空
響傳人語深溪抱夕曛不知城裏事蕭瑟似離羣

德開春日視耕有作次韻寄之

舊業柴桑薄初貧藉雀親時來憩草閣常自緬春谷飢
鳥隨耕下穠花照水深幅巾方竹杖可是折腰人

春日料理藥物示吳奴

雨歇涼生野望新竹爐書帙散清晨飛花入戶狂留客
敧帽臨風笑問春滿岸紫枯休作賦楊雄口吃不如人
年來大有文園病藥餌經心賴汝真

窗前櫻桃

櫻桃能結子慰眼滿窗中帶露千枝濕凝津一色同鳥
含含五畝手摘火珠紅每到蠶桑月金盤定不空

雛雞 以下補遺

貧家亦有事早起飼雞雛雞雛二十餘一一聽我呼跌
宕如走丸見食競相趨粱粒豈必多所快給斯須其母
延頸來兩眼何瞿瞿呼子集牖下躑躅此踟躕黠者登
母肩弱者伏母膚鼓翅土中嬉飽滿忘其愚

邵象升 一首

象升字曙戒江南山陽人順治乙未進士官付
諭調外終大理寺副丞有散音入燕嶺游白雲
草堂諸集 [illegible]

[illegible] 刻成撫然曰乃今可報子友于地下矣

江上雜興

白門霜落柳條枯誰買銀鱗過酒壚萬里行人千里雁
夕陽相對下菰蘆

邵象隨 七首

象隨字季貞象升之弟拔貢生泉博學鴻詞官
太子洗馬有西山紀年集 [illegible]

渡魯明江

混混無崖岸中流別魯明蕭條人不見澎湃水空縈自
適當年意誰期後世名翻憐陵谷事嗚咽聽江聲

過武勝關

驅馬雄關上中原獨俯臨靈山龍窟遠淮水朗陵深一
道開南北千尋峙古今從來形勝地空復紫人心

滎澤渡河

驛路傷新鬼心驚古戰場爭名連廣武分地限滎陽落
照林煙白吹沙野渡黃可憐天上水空為客蒼茫

檇李道中

八月江南草木黃采蓮聲斷采菱長分湖地盡吳江縣
一路看山是越鄉

金華道中

一逕煙雲鳥道還高盤如蟹越中山不知過盡山多少

猶在啼猿萬木間

贈程穆倩

病後相逢邗水涯，歲寒雪壓客廬斜。縱然淡盡人間事，又寫青山過酒家。

懷張虞山瓊州

何處望瓊州，中原地盡頭。蠻烟山萬點，海霧蜃千樓。身世乾坤外，生涯日夜浮。更堪烽火急，消息斷高秋。

張養重 四首

養重字子體，號虞山，別號柳冠道人，江南山陽人。漁洋詩話：淮陰張養重虞浙東過廣陵，謁余推官署。余亟問曰：夙愛足下「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平生如此好句復有幾？張退謂邵季貞曰：夙昔快意之作，不意阮亭一見便能道出。

登嚴陵釣臺

不肯徵官屈故人，羊裘千載尚垂綸。此間閱世滄桑久，幾度看人作美新。

山村

村落千叢水澀窮，家家耕鑿上皇風。百年無與人間事，老死深山古木中。

晚江雨行

風急打頭寒，扁舟夜下灘。亂山行不盡，愁殺雨漫漫。

春日將渡江留別

話別空支半壁燈，故人相約過延陵。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去就黃魚分野饌，行看紫筍挂山藤。

他時遙憶求羊侶，花滿晴簷向日蒸。

宗元鼎 二十二首

元鼎字定九，號梅岑，別號小香居士，江南江都人。有芙蓉齋、新柳堂等集。漁洋詩話：門人宗元鼎詩以風調為主，酷學才調集。七言如來遊雲語詩說作去被人留酒重頹醉香滅佳人半背寒消酒倚肩。絕句如楊帝塚云云、揚子江云云、新亭云云、吳宮曲云云、雨中訪舊虞叢云云。　分甘餘話：宗梅岑居東原，其詩風華掩映，自成一家。嘗詠吳江顧樵小畫寄余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酒篘。日暮江南堪畫處，數聲漁笛起汀洲。余報之云：東原佳句紅楓樹，付與丹青顧愷之。把玩居然成兩絕，詩中有畫畫中詩。顧字樵水，亦名士。　今世說：定九處東原草堂，秋日燕去巢空，巢泥時時落汙几席，乃命童子探巢投水，流之復斂泥然泥詩臨嘗梅花堂有古梅一株，時人爾之宗郎梅。

三月晦日東陵度

回思春甚長，幾度清樽賞。空餘此日心，春事已長往。晚蕙還新芳，好鳥弄餘響。莫言一夕盡，未盡猶駘蕩。知君多懷抱，獨坐垂書幌。

寒食晚歸

榆火春深暗柳村，野人新酒熟柴門。家家碧樹黃牛暮，處處荒煙斷壠昏。況有晴泥銜燕子，那堪芳草憶王孫。南樓一路朱闌曲，桃李千株照水繁。

冬日過甘泉驛

記得當年來古驛，馬鞭帶雪繫樓前。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肩。忽見荒堤摧暮草，空傷衰樹沒寒煙。風塵滿目深惆悵，却望誰家寄醉眠。

過山中

東風吹雨度香芸，遠近煙嵐曉未分。一徑濃杉沈碧影

半溪流水漲輕紋來逢鶯語詩從作去被人留酒重醺
莫道十年名計苦輸農幾度說耕耘

無題

昨夜流酣今未解曉來春倦尚難支那知失卻釵頭鳳
倒挂紅梨樹亞枝

登吳陵城樓

城外村梅映酒旗故園花落重相思愁腸已向春來斷
況值輕寒醉醒時
獨倚層闌欲望休江南煙月動春愁青山碧水無窮盡
捲入吳雲去不收

煬帝塚

帝業興衰世幾重風流猶自惜遺蹤但求死看揚州月
不顧生歸駕六龍

揚子江

帆去天涯勢不回龍笳何惜渡江來香車若到長干路
後主荒宮花又開

對絳桃有感

曾記江頭醉買春七年珍重絳桃身誰知今日花間酒
不見當初種樹人

山寺見燕子

為訪遺蹤踏野煙繁華虛擲石橋邊無端舊日梁間燕
古寺相逢獨愴然

甘露寺北軒追和杜牧之原韻

獨步迴廊遶檻行鳥啼花謝正關情感深落月前朝笛
愁絕垂楊故國笙帆影東南迷水氣梵音朝暮雜潮聲
重來十載題詩客依舊人間浪有名

遣悶

簾幕輕陰寒食天桃花含笑小亭前春來情緒空斜倚
眼底流光太可憐總是茶香熏永日一從詩好度經年
誰知憑仗銷愁處翻引愁源逐逝川

九曲池

宮聲已不返池水尚潆洄翻盡安公子須量泛幾杯

新亭

東晉江山落雨秋新亭人上昔時遊徒聞王導神州語
周顗先收作楚囚

百尺樓

素縠翩翩月一鈎陵雲風致想高樓江南歌舞尋常事
便逆曹彬下蔣州

寄阮亭先生

淮南風景幾人知好是清明細雨時酒冷香殘腰帶減
詩狂他日想工組
休從白傅歌楊柳莫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
江樓齊唱冶春詞

雨中留鄒麗農

新開蘭蕙正芳菲初到鰣魚入饌肥正是風光好三月
如何抛卻渡江歸

吴音曲

璧月庭花夜夜重隋兵已斷少阿衡麗華膝上能多記
偏忘牀前告急封

隋苑

内苑樓高夜宴休妥孃憑眺雅娛愁門臨御路三千柳
簾捲吴山十二鈎

古意

沈沈煙柳汴河邊行到郵亭雨岸蟬當日征人含淚語
分明為約只三年

黄雲 五首

雲字仙裳號舊樵江南泰州人有桐引樓集悠
然堂稾 今世說黄仙裳長身玉立能詩文善談論往返鄉城能進俗人稍不合意輒詆罵之人多目以為狂不恥也 揚州府志本傳雲弱冠補諸生少以詩文名家與概尚其晚年益貧而著述辭翰召長君力於詩教東南言風雅者必宗焉 孫仙裳子陽生字祀陵號柳沙與□□並 與李□□詩與鄒魏叔子為作序

讀書堂與諸生講禹貢

園居新雨餘薰風扇高帷碧篠紛冉冉芳草何萋萋疏
解夏后氏反覆隨刊辭始粪而終雍高下功異施乃粒
在蒸民八載亦以疲當其過門日中心常苦悲崩父殛
羽山逢顧吸吸兒天地竟平成永孝安可定起家於司
空踐祚卒總師卓矣萬世功蒼吴齊巍巍誰為無父人

把卷增涕洟

見早梅

亂麥埋霜雪北風摧草萊如何野橋畔映水數枝開泰
色衝寒見陽和犯臘回幾年嗟晚暮含意對江梅

前溪

諸灘滙前溪奔騰下巖壑二月落山花隨流到南郭

陸無文示姑孰山水圖畫為蕭尺木筆

翰墨風流自足傳幾人窺䆮少晨煙何當也學蕭公子
漫寫青山換酒錢

武康前溪

黄鳥啼殘百舌鳴前溪隊隊踏歌聲誰人更續前溪曲
少帝風流萬古情

張 琴 七首

琴字桐峯江南揚州人康熙癸丑進士授内閣
中書未仕卒有涉園耐菴等集 漁洋詩話門人張琴淵靜沈默作歌行踔厲風發而不失矩矱 揚州人無知其工詩者余取其詩入感舊集 揚州府志本傳琴尤留心經濟嘗有淮黄交會開濬海口諸議及漕運鹽法諸當事多採其言而行有成效

桑乾河

昔日渡盧溝相傳是桑乾今行下落東方知淵源竟貳
出天池伏流馬邑灘實從雷山陽渾流乃急湍雲中
水盡會太行勢始蟠昨晨過懷來磐折隨山巒兩岸石
陡削收束推波瀾蛇車涉茲水飈怒聲多端崖根鐵色

奇紫黑如馬肝臨崖恐墜崩躡足亦踟躕僮僕供達途
深旣行路難此河不身歷焉知說非謾遠遊苟有得無
畏彼旅單

督亢陂

嘗怪死荊軻西獻督亢陂漸離生送別永訣易水潺髮
筑當寒風悲歌甚瓌奇古人心期許俠烈傾肝脾相信
惟死生誼爲兒女悲挾匕入函關秦有累卵危遺恨不
早決謀畫徒險巇此陂近荒廢父老猶嗟咨故亭不復
存極目心淒其烈烈太子丹孤憤動天維何謂馬生角
成敗定雄雌

彈琴峽

千峯泉共流至此山獨通怪松無寸土隨勢恣曲直大
石蹲虎豹小石奮羽翼纍纍數轉間水石相淜迸驅車
夏日過如聞人太息絃急似欲續靜聽心惻惻上鐫彈
琴字年月不復識此地盜賊後道路久荊棘游者日以
稀行者徒匍匐風酸畏虎在何致緩行色遠會見幽趣
徽回權器刻尚憐千古人賞心游八極

出塞

我生非偶然從征山雪天出門不回首匹馬即抽鞭一
矛丈二長兩弓四五弦北斗肩後出光搖鐵甲寒將軍
中夜來北風鼓聲鼕幽黑虎豹隱魂魄蘇門懸行枚出
巖驅飲馬沙中泉舉頭無所見月上關門煙

子昂六馬圖歌

子昂畫馬能畫骨軒軒紙上眞龍出六匹神駿不一態
骨相權奇形滅沒相傳子昂善唐馬韓幹之上曹霸下
至今人識宋王孫筆勢飛騰氣瀟灑此馬神肖昭陵圖
想見眞主來天都煌煌拳毛騧炎炎什伐赤黑闥旣擒
滅支胡亦褫魄更有青騅特勒驃騰空飛練驚波濤又
見紫燕白蹄烏追風越塊秋天杳竇氏薛氏無一生六
馬橫行四海平太宗功成駿骨靈陵前勒石垂丹青向
非乘運附聖主長鳴伏櫪悲荒坰我展此圖推崇杞房
公魏公亦幸耳牝牡驪黃誰辨此未遇其人則已矣

昂兀刺倉

開倉境外勞全藉丁男力丁男無一存倉上長荊棘

曠闊

愁時獨登臨萬里皆雪積闊外有空山閣中多鳥跡

潘陸一首

陸字江如江南吳江人僑居鎭江明詩綜魏憲白云江如四壁蕭然而北海之座恒滿其詩淸澈翰暢鍾譚興而國音漸衰江家定崇

生米鎭

古鎭風帆落天涯倦客回白雲生鶴嶺眞氣挹峻崖
海軍書警殘黎野哭哀青青霜岸樹記取豫章材

李沛一首

沛字平子江南興化縣學生明少師春芳曾孫

有平巷詩集 揚州府志本傳沛幼負才尚志以忠義自許久困諸生鬱鬱不得志遂棄舉子業專攻古文詞尤長於詩與叔弟沂交相倡和日究論漢魏三唐之旨遂假以詩名沛恃氣高亢不能隨流俗動與物忤以其不得於中者發之歌詠故嬉笑諧[illegible]怨憤悲慨絕聯不平之氣具於詩見之

歸

昔去火西流今來又及秋山川滋舊恨風雨結新愁蕭瑟仍悲楚苞根孰念周傷心兩黧黑不為敝貂裘

李瀅

瀅字鏡月一字鏡石江南興化順治乙酉舉人春芳曾孫沛之弟有敦好堂集 安雅堂集[illegible]游前序李子鏡月前所游癸巳見之於京師未幾別去言將有名山之游游必從廬山始余作詩送之忽忽十有六年矣去冬相見白門出其詩一卷曰此吾近游廬山作也子為我序之吾友施愚山官廬陵數以書來招游廬山而盛稱李子之詩為廬山登臨之冠惜乎余老且病不能一往而覽其篇什如對五老之高寒而聽泉流之洌洌也視李子之所得為孰多乎 揚州府志本傳瀅絕仕進肆力於詩古文詞遍游名山大川足跡所至詩文盈囊[illegible]多所發明

窪樽堂懷古

誰驅怪石來突兀峴山上天漿時斟酌古昔相摩盪緬溯昔時人觴詠偕少長而我獨登臨寒泉淨塵想不見石樽詩空聽獨禽響

吳興天聖寺看趙文敏管夫人畫壁

吳興城北天聖寺承旨當年讀書地松石蕭疏恣遊戲筆墨淋漓見元氣閒中更有管夫人畫得疎篁滿幽砌我來散步到齋堂丹青剝落形微茫賴有鬼神呵護力槎椏竹枝猶半牆非煙非霧位置異雲中帝子來瀟湘古檜閣下還徜徉朔風颯颯吹篔簹美人已往不可見獨有翰墨流芬芳况值干戈亂離後海內遺蹟多淪亡得此數筆同琳琅愼勿棄置侵氷霜

眞州古意

眞州大路接江滸揭來城市同村塢幾曲悠悠巷盡溪到處鼕鼕插秧鼓家家種竹千萬竿檀欒百畝眼中看江南山氣日夕好江流浩洶增波瀾炎天十日閒坐臥衰落愁人揖涕唾艓子翻飛尚未能會心濠濮情無那火雲烈日照城闉此地曾經戰伐塵文公北去苗公死千載江楓愁殺人

李沂一首

沂字子化一字艾山號壺菴江南興化縣學生春芳曾孫沛之弟有鸞嘯堂集 明詩綜宗子發云艾山與物無忤酒酣[illegible] 雅論遠 詩話啟正間詩家多惑於竟陵流派中州張[illegible]鄱陽[illegible]論詩有宗[illegible]艾山專之也 揚州府志本傳沂幼孤事母孝不求進取以詩歌自娛深入盛唐大家之室江淮南北言詩派者以為依歸性和平[illegible]於物無所競晚好神仙聞茅山中有道士[illegible]從之歸鄉人[illegible]不返矣

聽楊懷玉彈琴歌

楊君善彈思皇操自言崇禎末年作強之再三始肯鼓拂絃沈吟淚先落引商振角時扣宮八荒蕭摵同悲風天地愁慘白日凍啾啾鬼哭空庭中絃鳴指咽絕復止黍離麥秀傷人情感時述事語不明四座慷慨誰能平

楊君本是西蜀豪幼精馬鞅兼弓刀三巴健兒好顏色
立功好著團花袍是年天子郊宮蒼還宮三歎古樂亡
爰命廷臣定樂章侍臣聞詔俱彷徨或薦楊君通律呂
徑來天上調宮商便殿侍坐近玉扆賜食得比中書堂
鼉鼓躍乾坤改垂老飄飄適東海手金囊崇散無餘
惟有先皇賜琴在陽山客舍長莓苔重門小苑碧桃開
靜簡道書春寂歷細爇栢子雲徘徊滄浪之水何清清
波底墜雪白鷺明布帽青鞵又西去日暮相思空復驚

周立勲 三首

立勲字勒卣江南華亭縣學生 明詩綜張安先云勒卣工詩善賦下語如九曲明珠耐人尋索詩話松江舊有十八子社唐人格當文敏及吾鄉馮祭酒與焉崇正中勒卣偕陳夏諸公倡幾社首推勒卣六人以詩古文辭相砥礪今所傳右中文選是已詩發抵方閣老四長與松江教諭葳社諸子周旋而元變歿勒卣人或尚之答曰勒卣一生有其氣不肯作酒肉貴人笑其詩文恒以既出之歷其人不與尋不免遠客死臥于史以詩云松栢西陵路芳草北邙花春風夜臺路千勒向誰家寒食史亦有詩云哭羽明珠擁對孔君家願與君流一時鵬斷人何處風雨蕭條燕子棲又云山陽笛前罷時情契閒出巧落不平縱使未堪軒冕貴何妨白髮老京兆數日殺怨學勒向君白君時同其前不可缺未罪彌縫若何勿白唁用諸月轉入學而界之為祀儒祠祭焉

舟次黃州寄懷諸子

攪衣涉沙磧日落黃州城魏祖旌旗盡吾家事業更薄
遊分數予因別念平生無限悲秋色孤鴻向客鳴

野坐

殘霙滿地此荒郊不盡斜陽與客愁直北諸山來大野
近南一水入寒流蒼涼浦樹先秋變寂寞煙波向晚收
獨坐未堪思往事雁聲今已到秦樓

曉發德安城

宿雨蒼然霽愁人向曉看玉沙平欲暖雲夢杳生寒屢
渡溪聲合長征樹色寬如聞神女珮遙隔幾層巒

陳瑚 一首

瑚字確菴一字言夏自稱七十二潭漁父江南
太倉崇正壬午舉人有確菴集 有學集確菴集序嘉隆之間吳中文章家以醉華滸靡為能事崑山歸熙甫始其樸學言稱古昔與其弟子篇拜讎誦倡道於荒江寂寞之濱於是吳中有歸氏之學速及百年而確菴陳子挺生於百里之內趣履名行磔瑯樂衡舉者確然奉為大師人皆曰確菴子今之歸熙甫也

送王石谷

臺城秋草暮雲殘六代興亡雁影寒無限傷心金粉地
憑君畫出與人看

孫永祚 二首

永祚字子長江南常熟人崇正拔貢生鼎革後
屢薦不起有雪屋集 有學集孫子長詩序余嘗論子長之為人蓋有三變少壯而豐華掞藻英發頡頏縣英英俊人也長而規言矩行舍瑟瓦色溫溫恭人也晚而拄冠解組隱居教授生徒負販講論不席番番若廢人也井邑遷改人世交變而子長自如樵漁錯出易衣非食而若村日以傳善遠日以富

春日寓百花洲

城外湖聲入夢頻江流送得暮愁新一身多病猶為客
二月連陰不見春麋鹿上荒臺空過雨花飛茂苑已成塵
可憐洲畔青青柳只拂尋常渡水人

過松陵

橘柚秋風十里程垂虹亭下水蕪平龍梳急雨長橋過

遮卻吳江一半城

陸貽典

貽典字勑先江南常熟人有元要齋稾 亦樂集陸勑先詩序讀勑先之詩者或驚其搖筆弄角以發其節奏或觀其繁詞縟說以炫其文彩或愛其食跖祭獺排比其華以爲其詞博而不知其根深蒂厚以性情爲精神以學問爲骨力並有志於綺情綺靡之習而非以纖花間草頭倚相上者也　馮定遠班鈍吟集序勑先余之嗜士昔康熙點絳下語多驚人十年以來於書多所窺其於詩律蓋深探精微以發揮義所有之或比之謝花非也

送袁重其王石谷之金陵

江流無恙布帆風斗渚應參主客中四座一時齊卷舌有人拄頰望雞籠

紅豆花詩和牧翁先生

花前今昔事難陳不飲真辜頭上巾試問湘潭歌一曲相思至竟為何人

畫山光樸酒濃醉鄉日月問無功我來已是看花後若木瑤華是夢中

陳祺芳一首

祺芳字子壽江南常熟縣學生有韜菴鷗波等集 昭文縣志云有祺芳生平所依歸威跡武人家淵源戶下戶客皆一時聲流故文章有遠氣

冶城戲題

落照依芳樹餘霞映畫簾侵行金鳳幛輕語玉箏纖水接銀河迴山明蜀峽尖粉垣低隔處通夢有江淹

馮班一首

班字定遠江南常熟人有鈍吟集 池北偶談馮定遠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論文多前人未發　居易錄馮班詩以才調集爲法子行賢字輔之詩學白樂天有自得之趣與吳天章善　明詩綜錢受之云定遠詩沈酣六代出入於溫李小杜之間陸勑先云定遠詩敦厚溫柔指意深優其制有體比興不淆　詩話夢正詩人善言風懷者莫若金沙王次回定遠稍後出分鑣並驟次回以律勝定遠以絕句見長次回全學溫李而定遠多師其源出於才調集也

畫屏

時勢梳妝色色新吳娃偏自小腰身修蛾雲髻能多少枉向楊林賦洛神

尤侗一首

侗字展成號悔菴一號艮齋江南長洲人官永平府推官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檢討有西堂集 漁洋詩話尤悔菴工樂府早歲作讀離騷諸傳奇流聞禁中使家法曲人間編排付當年韓部頭人悔菴作明史樂府數十首後按察州甄西往往驚出其上又嘗作外國竹枝百首　曝書亭集尤先生墓志先生年八十二猶康強甚飯相地於宮山之陽營生壙自爲之志結兩舍曰亦草山房余爲分書率年八十有七　韓元少撰有懷堂文稿西堂全集序先生自秋波詞進御才子名士之目受　兩朝聖人之知讀離騷樂府教坊內人鐫之管絃爲稚樂何其盛也

天寧寺

古刹先朝外道場三千精舍費公房繡幢翡翠遺宮線寶鼎芙蓉隱御香風動琅璫搖落日碑殘屭贔臥寒霜開山百歲多荊棘處處伽藍似洛陽

宋實穎一首

實穎字既庭號湘尹江南長洲人官典化縣教諭有讀書堂老易軒玉磬山房等集 池北偶談長洲宋既庭作熙朝紀年圖論其義甚正　識鈴既庭與宗弟畸三俱以詩擅知名時稱大宋小宋或謂大宋何如人予言阮思曠都不及兵長退少而能撮有諸人之勝　今世說既庭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才名早著年三十以公車至京師自名公卿四方遊士無不持謁到門以望見

滿天春恨在蘼蕪

王若之 一首

若之字湘客山東益都人明戶部尚書基之子以父任歷官河南參議有慧業軒集 漁洋詩話王湘客[illegible]

[illegible]

曉止山寺

風雨松堂集燈殘徑不明倦遊方託宿深夜罷將迎都已離人境何緣有世情石流高枕上寂寞道心生

汪膺 四首

膺字元御號玉涼居士江南長洲天啓丁卯舉人有寸碧堂集 [illegible]

晚步

山水有真意澹然心目閒流雲過飛鳥擬盡心亦閒[illegible]

泉滿清聽高人時掩關元言速日夕歎息未能還

雲巖春望

帆轉越溪漲草生香徑繁風吹太湖水月照桃花源

書所見

老子無心嘗釣磯水邊竹徑山中衣持竿忘卻魚吞餌目接歸鴻高下飛

除夕

童子撥爐煨晚芋山鄰炊米餉春盜何嫌折脚鐺中味只似天臺退院時

侯方域 一首

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有壯悔堂集 漁洋文略西山倡和[illegible]

[illegible]

答任王谷

下馬臨牀快一逢名流誰似彥升雄東明哲事人還在北府新詩調最工朱省兩行開落日烏衣雙燕坐春風同時不憶今寥落沈范徒高佐命功

侯方巖 一首

方巖字叔岱祭酒恪子方域叔弟 [illegible]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趙進美 十首補選一首

進美字韞退山東益都人崇正庚辰進士官福建按察使有清止閣集 漁洋詩話韞退官山西有詩百餘篇余取其[illegible] [illegible]

戍暮行

戍市發暮雨雪紛客聽我歌須勿嗔使酒罵坐人無與吾獨騎瘦馬暮馳兩門道逢故交下馬立勸我加餐飯我入戍閣大笛何所爲明日折節讀書今日射鹿飲血南山陲

北望

行者敗滿荒草新兜鍪山下野戍吞楚天向北空雲樹除却歸鴻未有人

聞笛

星河氣靜大江深長笛颯指度夕吟風滿山城初入破月明楚客欲沾襟不堪春至惟高枕忽作秋思散遶林到處金戈連畫角此聲淸怨怨鄰亭

微雨

冉冉兩舟鳥信風木蘭花落綠陰通便別漢上多遊女空別青樓細雨中

寶應

開道君王有射陂漁樵荒草令人悲垂楊尚駐東風急倦客停帆見雁時

石門

石門寒色雨冥冥遠起漁歌越客聽短棹天涯自惆悵亂鴉啼過女陽亭

雨中晚行

平野曠無際短橤凉似秋鳥啞過林雨人語上灘舟極浦生漁火寒鐘遶寺樓泛槎非異域乘險不須憂

對酒

南風吹孔渡薄暮起寒波聽雨閑門少沾襟向爾多客懷淹伏枕歸路遶橫戈徒作勞人歎長吟金叵羅

早發進賢

郎子驛前野水斜鍾陵城闕啼鴉自憐道上嘶疲馬何人花邊巾小車日從林氣凉猶淺雨濕山嵐漲若加少年讀書慕往事曾聞八月有浮槎

昌邑

楚水連千帆中流起暮煙波濤滄旅夢竹樹入江天稚子夜鳴柝漁燈寒放船猶共對浦火新月猶猿前

微雨山行

微雨何處來勢與蒼山遠石横知瀨急米出覺雲淺人鳥不分徑水木共成岸更入深林幽自愛餘風著

上清宮

迢遞陟絕巘晚色靜閒里閑知雲上下幻失峯終始鳥喧紅泉邊雨止青松裏習習幽谷風蕭蕭寒溪水顧愛煙嵐深因識清淨旨何須吹玉笙乃是瑤壇子

烏栖曲

烏求安栖風激共枝相顧鳴喚踟躕心悲感受紫霜騎日暮渡河馳短歎微吟何所思但願有酒斟酌之佳人勸我黃金巵稍揺象板聲參差寒衾仰視夜何其天低

月淡星氣垂三十不足二十餘日賞登池之策泰風詩縱酒任歌若有託歲月既去令人疑遠庭冰雪清縹緲長庚明城頭馬嘶吹角聲門緊荷内為用兵

大孤山

谷風乍起蚕蟬語細雨時飛楓葉涼湖上青山晚無數輕帆更過大孤塘

盤塘

盤塘風急野煙開白鷺依洲水遠迴晚發中流聞櫓響小舟載得社神來

春詞

捲簾攜趙瑟紅樓日暮看芙蓉春帳薄遮帷晚舟寒可

憐不相識空住小長干

開窗捲羅幌冉冉暮雲碧園中雙蛺蝶飛上茱萸陌紅雨濕素帆月落横塘客

竹枝詞

遠堤烟接木蘭船細雨寒燈孤葉邊聞道長干消息近從今夜夜對潮眠

遠樓修竹碧琅玕樓上何人夜倚欄獨唱竹枝聲未盡石尤風起蕩舟難

武昌登舟

遠浦丹楓照暮天棹歌漁唱總堪憐清霜笛裏千門雁明月刀頭萬里船到岸江聲晴自落近城山色晚方妍荻蘆無際疎鐘起回首寒雲大別邊

廣陵懷古

爭奉華林聚螢遊空傳嘯相領揚州青巾結陣兵先破白水露江氣已收五馬渡椿遠晉漢千家燈火剩隋樓遺民猶自歌表樂日落風煙接石頭

南康登樓

返照濛濛閣寒煙淡淡分拔空何所有一半是匡君

賦得楓葉微紅近有霜

郭外西風遠岸斜長林秋靜有啼鴉微寒已入南湖月遠色初分落溜霞千里題書驚白雁重陽疎雨映黃花洞庭木葉傷心日寂寞懷人在水涯

龍泉

惆悵溪橋古樹涼天涯行李豈能忘已知山意多秋雨自聽泉聲到夕陽

蟂磯

石靜蛟寒雲氣遲月明古木夫人祠蘋花風起晚潮落江畔獨行應不知

雨

水天汎遙角竹立更夷猶露下洞庭葉寒生鄂渚秋碧雲凝薄暮芳草隔中洲彷彿雲風起娟娟不可求

武昌雜感

人生貴令名志士豈苦貧披褐彼誰子散髮行負薪遺命請寢郢逮及十世親十世雖云遠飄忽如輕塵渚宮昔邅逶章華亦崎嶇尸觴從太清梁竹號鬼神朝為粉黛居夕與狐兔鄰時運有代來何用常悲辛濁醪尽我顏樽盡聊復斟令名尚不希富貴安足陳

晉室既板蕩江表遂播遷勢弱難自存找刺盡除吏雖擁天塹險終無百里奇綸鑑也上游授劍乃應親與酣黎壁蓋慷慨歌老驥揚於出江口山蜀行兵氣旌旗暗汀淼漢飛鳥逆[illegible]方[illegible]已而[illegible]尸雜戎軒清笳動哀吹呼嗟晉陽甲永為千古戾

朔風墮白日水立天昏暗江漢失禹功歲暮蛟螭尊怒蹴巨浪勢欲無厚坤[illegible]亦瀰[illegible]變化隨山根舟楫

不可恃客意離與論遠望者舊里丁彼漢廷也我懷沔上翁長歌歸鹿門

出郭見鷺集向野汀煙亂竹埤倚離根曲曲帶江岸瘦男行行錯衣結不及嘗北婦鳴夕春散髮垂兩肩十年春年實麻田困水旱昨日黃耕牛吏呼夜未半扁舟破百家千里供一餐無乃戍士勞自覺民生賤北鄰長蒿藜骨肉各散散存餘千戈身敢起征輸嶽荒獲竄碩鼠

微雨 以下初道

霜風送涼雁悔不當盛年努力事弓劍

鸚鵡洲間春草深江氣空濛沒遠岑漁舟莫泊風柏岸流鶯欲語煙滿林

畫竹

記得君山古廟前沙鷗如雪水如天數叢帷在蒼崖下風雨繞晴便有煙

劉孔和 二十四首補遺二首

孔和字節之山東長山人大學士鴻訓之子有日損堂集 [illegible]

元璐爲行伍被係中有感昔五代衣敘今為何年今中申已殺已知魂嗚爲死不忘討賊爭求卻殺之利有關於史事之不可不傳於世云

李陵

萬物各有知胡爲恃自強人生畏少年意氣多分張報國扶白刃主志摧臣腸不如學盃蠱終死在帝鄉

感石竹

偶吉廬陵羅景綸獨從花木辨天真離騷遺梅詩詠寶端蕭鬱邑今不辰武后採山牡丹出山崩見竹[illegible]遮戎芀枝今不數勾滿丹砂產已貧何必汝穎多奇士安知燕趙生佳人吁嗟乎造物既如此令人浩歎瞻蒼旻南窗石竹一百種烏能剗滅同千春

瓶梅

偶借東鄰瓶將來瓶裏有爲寄清香合長日繰枝寒歷落門前數菌條對古短閉門三十日春色未曾聞

大風行

連朝捲地北風惡穀旋吞陽昏白日腳黃沙如雨窗戶閉慘澹蔽塞天垂慕求書閣牛似徐坐嬰氣蟠胸愁蹙淚驅逐漠海鬪鯤鵬九萬扶搖轉羊角針針麿塵下點鶉衆與獄兇狞舟營蘭筋駿馬赤不定將軍箭折弓蹉跎不知何處起狼煙發從今日古兵落將土豈堪事爭戰飢腸那復文瘟疫汚人無計逃元規惭吝家人向嗚嗚沛宮高會羅進爵萬乘歸來誰悲謡誰作歌隆準人老不讀書氣骰拓猛士猛士守四方千里相望心如昨

兔死狗烹對雉騎吁嗟淮陰不可作

過訪幼蓮書圃

堦前修竹緣成林侍子清朝拊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詩意題係聽小史彈琴首二句小史石紋苔色上窗紗綠茗初煎更筍芽遲日園林花氣合十分蝴蝶在人家

題趙吳興調琴啜茗圖

秋宮蕭蕭古衣裳靜女無愁黛亦蒼不點珠瑩和月色絹頭已作百年涼

厓山遺恨捲黃沙彩筆王孫非憶家忍向卷中摹舊事直須簫殺後庭花

七夕與邸將軍話舊兼爲手談

伏生之卑大將出生來所志唯馬革慕中已多指咏功羅場血戰不勝筆堪笑再謁典施教不如王世羅執戟別君十載一瞬間歷盡鋒鏑與枯極背貴那可入韓翟晴白聊足嘲吳刻多君談笑貫索中出待明光何密然昨聞廣武拜軍師聖主懷邪大人吉如今驅策真市人賠賠怒蛙誰與軾願君橫臂障東海莫教鄉井生荆棘安有健婦把犁鋤但見春林巢小鳥從來接水公內安隱憂不在河北賊夜涼滑白戲談事更向局中閑摸急已知文犛能辨賊不待當場辨白黑贊君斂手推枯秤論兵艾艾終羞吃滅敵料應如覆局沙場不使遺一匹

君功自得勒燕然我詩空須錦屑織
小舍直生齊中溜排此語
塗林多奇貴未麗無定名豈並義不稱姘世運自驚莫
爲勸學死聊漢寄居生贊事摺作酒迁談蟹兆兵三食
徒衎衎萬物弗庚庚何如武侯桑堪補作荒經

庚辰先相國文集成感賦 州

夫詩極於悲思而騷起於怨憤切己則痛難言則深
忠臣之志孝子之心其揆一也樂革以息懷而克中
山甩錯以壤頂而退申相無素行之交有功設之譏
亶其難矣然顏子疑于拾麋伯奇惑乎掇蜂事有偶
然可爲君父諱也所悲若生前邑鬱沒闇不彰故微

之紀實必待香山東坡不作葉文而爲溫公欣然樂
流他如元公浪跡殘括澹蒲及於元晦始獲洗滌豈
非市淵志謙則勁手炸古而予孫紀述又多難惑耶
幸者先相國表狀盡出一時蕪許倪公一傳尤能比
物連類寄隱闡幽君子有言足當鄙議若夫先相國
詩文直抜素心不蒙秦漢唐宋之迹百戰而一戰勝
該匯手而十行如綷操奇策于之壇濯魄文殊之境
窮達齊致哀樂不傷蒼當自號四素主人聊以明自
得云爾敢效柏梁之歌者取其句自爲章以合遺事
而列隱情欲使後之君子知其意在明晦之間也哀
哉歌曰

維生几几貌業供堂我祖耕刻蹦達變以天下綫游婚
三畫夢吞廢九師明水雨賦一唱坪嗟嗟已比手中著
玉堂清冷臥日覘庚庭直筆書其咨皇皇四杜發東陲
鮫龍百萬挾鯤鰤沃焦磨巿鉞引礎湟決潤潤相吞吏
圖籍流溼五日饑扶餘愛淚空杯梓歸來但見冢纍纍
玉門已入甘伏雌是時豺狼在宮幃遂與蒂武光前施
逐迯風雪抱哀鴟龍飛名字謂金甌登車躍欲澄清斯
有戎于莽尚其臲痛哭一路孤之摩右之左之將宜之
天將祚宋徒爾爲鄭朋之足跂且跂心如在棘無蒭枝
退食豹袖尚委蛇加人於膝怒亦齎按野史列傳相國以光年四月入論府九月下獄朝爾加
人於徐公淵嶽也咄嗟就獄非李離臣父之清畏人知野張三面王

感甞付汝勿淚路兵甲不有蔵今林有程艇門一放湖
風波[illegible]所贊守代無欽血跡行[illegible]王來
踏苑前後夜歌娥吹簫竟何[illegible]馬尾悲斗牛秋潮水
流澌大顛維徑逢呂黎跛老非仙藥肉芝鳴呼耆老上
騎箕孤兒何處呼槑惡千年元杌終留碑蘇僧與祇解
者誰萊前石馬高以危

雪中歌

我如五尺假蒼松苦心未免容翠蟲水水絲葉凍不死
托勢已盡三十弓未見飄瞥瓦溝亂顛覺沙際流杭蓬
到千偶肖六一法鶴毛鵲尾將無同何人把[illegible]意蜀叟
雪中畫地書從戎

雜諷
乃服管幼安遺亂不著書皁帽映東海濯濯風有餘豈
獨右移答巢以修形軀不惠而不夷仲元當何如
少陵詩鵰情右軍書趁媚譬如今雅琴乃見古鄭衛軒
輊久不作紛紛弄文墨此語固頗高何以度衰季多巧
傷元化偽古愈堪畏強擬皇娥篇勦取岣嶁字不如求
真至幸瀉皆可味
世談神仙事往往惝未安捫日求盤燭疑信良皆難此
道貴艱苦抗舟上急湍火以藏深淵水以埋陰存但根
庸妄輩匍匐求崑崙何物覆箱籍累累日以繁吾儒匿
相賊所以尊乾坤乾坤斧元化當開大盜門

松柏堅而壽巖石靜而完能經能自引龜息無所營方
之彼仙人當作如是觀松伐石且琢熊窟龜亦鑽千秋
消盪盡神氣何棲蟠淮南叛諸侯趙高賊宮官神仙固
有此何足容褒彈固之謝來學甚勿食馬肝
長兄齋中蜀海棠一本姿態此殊便使同作
金谷園中謬作家碧雞坊裏厭繁華魂銷深院霏微雨
光散晴窗旖旎霞輕翠數枯依幹葉新紅百洗襲枝花
遙知潛思經營際已許龍詩著絳紗
凡劍行
凡劍斷牛不斷鼠何況吳江二尺水虎豹驚啼狐狸笑
光攝人閉兒女子赤堇不用鳴者去十年精鐵誇傀儡

白日欻欻吹晶光玉瓌金鐔修飾美淺理幾經礪鵜淬
雙臘猶疑湛清洸何須蛮景與排精能陪老伕峯濤裏
於今匣底罷蛛絲空思一抉浮雲起老伕拔之發長嘯
心傷微弱如吾爾力所難制神為徒喏爾凡劍英鋒止
泰山不見雷不聞一髮掩昨豆光羿能射日不射月
古來壯氣消沫第稜公之竹曹之蒸怪爾依然草木比
夜深燈暗鳴吾屋不復飛騰願終伏滾滾何必動星文
蝕盡土花秋雨綠
歸故居留別長兄
離居白晝夢旌旗學掣強弓似健兒卻笑歸來文弱甚
下簾終日篆煙垂

十口投生共一邨亂離絕處古風存依依三月誰能別
聽盡殘鶯語自吞
誅生避地叢成聚鳥解高飛猨解攀何似冉家好兄弟
同心畫水釣魚山
讀孟東野詩
古花眩元化當時無木格古鼎羅鬼蜮當時無光澤誰
謂烈婦容幽靜而妍媸雖無列仙才渺渺逝空迹借問
虎豹宮僧坎結松珀
華嶽五千仞真氣不盈尺二儀鑄造時凝如李中核黃
河不為脈太行不為脊君看纖碎手提有媧皇石
憂甚

暗螢明燈供攪人夜深獨坐最傷神一經徒守才無益
八口不搘家又貧名士此時唯捕室狂奴他日竟垂綸
可憐庭守蕭條甚半折珠璉似此身

入山

富平一戰敗宗卿歸華山平仲志不遂亦竄青城閒天
地既反覆智勇皆淪遷遁觀自昔人蹤之迹非難文隱
氣復柔衰亂多神仙意此巖壑中咸益清都班雲光照
瑤席桂露潑金函誰能躡羊腸危棧凌飛湍

將進酒

將進酒渕以清秋風漾醆光盈盈半庭黃落拾餘果一
畦老硬接殘葵貧家無絃亦無竹獨有涙管吹商聲勸

君勿作哀音聽中有至語和且平人生慎莫作窮籠鷄
蟋蟀依隨浮明人生莫作驛旁猴風風雨雨觀將迎或
作伊呂乘鍾鼎或作沮溺身耘耕仕者此酒錢之去隱
者此酒掃之行一醆落手萬事輕明朝天轉黃河傾英
亭蒼寒亦存迹舜桀湯紂猶傳名如君不去復不行爲
君移調歌礧礧

寄蟹來

高旋湖邊秋有思寄來霜蟹勸持匡得之處白板升庭
悲我月明杯滿時怒態蠔山如可攀忘情蟹蛄不相疑
茂陵司馬文章伯那用都亭遣悲知

贈凌五雲畫册

霜翎翠葉闘幽細十幅秋光意亦遐蜂抱花鬚驚鳥見
藤牽石骨得苔遮一枝不奈成凄斷數點無因想淡嘉
拆作屏風剛數曲自支寒枕看橫斜

送長兄之金陵

豈復雲山意干戈滿吳會況予强臥時空憶天涯外
一別籬菊前露下浩不收秋冬難爲懷何以行扁舟
汴路既零落白門復蕭索欲賦哀江南遙遙不可得
故宮萋寒蕪豆絲想崩坼惟有孝陵樹垂湖堪再拜
江氣日夜發暝暝厖森煙念之何時歸歲暮當來還

讀史仲彬遜國致身錄感賦

明初殺運烈不除趙三十載還相屠以仁守之眞不足

雖有節士謀多疎哀哉中山誠意輩已盡大計環領徒
瞽吁聖祖智數不能輔使作眞覺之齊僧鬼門一出四
十載歸來老佛猶鄉願寓身萬里伏瀛幽泰伯不得終
封吳物葬西山一坏地豈有方護之疑乎當時二十有
二人在右食侶相攜扶未必才智似孫趙不可及若武
子愚一百餘年士氣盛摧傷太過今如無千秋直史不
可滅帝在均房應慶吉

得諜後縱奕數日 以下補遺

弈以遣愁悄匆匆豈到欲心存有所用事故未忘機内
外山蛇閒頻顧看燕飛恨無兒子輩奇勳泰淮淝

聽王清臣度曲又贈

雪堂微月影朦朧若弱莚中樂句工已許來年仍小泊

未須催睍唱玲瓏

王遵坦 八首

遵坦字太平山東益都人明太僕少卿潆之子入

本朝隨肅王平蜀官四川巡撫卒於閩中有願學齋集 漁洋詩話云遵坦門下士學出許學陽川作漁樵朋輕刈公子節之創和雜名難項王本紀云英雄竟以成眾論咒哉帝王亦有甚哀大不用乃考楚歌疏悲未央宮是知仁與不仁異哉已漢王亦細事後下何必更悲歌楚客昔勞較若何詠古詩千古世間銅史文虜抑闔戰干年出洛術曉山初痛翌跳珮晚叔恩照九霄叔徵嶽頭聯中生前錫落花明月入樓放新蘊棲梓仙子古城斜抹上京階 原易錄王太平有味備手相詩云字每數其工又當作釋品詞數十篇

雪浪灘

午枕不可覺醒此驚湍絣推雪耀昏夜殷雷喧夏晴壁

則磊落士所鳴恒不平笑彼清冷潭泯泯含微明

倪元鎮良常國良常故張伯雨結名

雲林千秋人伯雨一容姿豈必薄茅經處忠昔見隨神

龍蛻其角鬬館蔡仙師稱詩傲六代盡貫山水奇不見

寫良常跡遺復軒履樹根拏岸脫輕鑄歘竹杖有如古

郁落移當我庭排以彼身世際驟然亂離時中豈無不

平落華乃靜爽因見賦者懷萬朱一萬識才也如斯人

窮餓天何如汝曹當太平但解厭肉糜

讀仙苑編珠

二許功夫父子傳三茅修鍊弟兄緣真人自說仙家世

那得孤寒到日邊

戲詠佛手柑

斷此黃金體施諸祇樹林度人難下指合掌卽傳心味

向駢枝悟香從反覆尋禪天有真訣巨擘祝森森

古意

銛風來北方塞向戶以修與言有懷璞氷霜鮮良謀陟

高騁遠矤人煙爰浮浮大雅伊可懷差峩山與邱山邱

今蕩摧羣口方嘶啁姬旦困狼跋羲郊絕麟遊臨河三

滌觴下照舌在不偃松無直枝弱泉多洑流徙倚岩之

傍專氣以致柔

班馬膠圖史尚禽腐蒿萊故鬼嘻新鬼大化遞相催崔

嵬望高原邱冢焚紙灰著書以成名保身亦已頹況於

貴達士覺樂忘其哀夷猶豪華場逍遙繁吹臺壽盜季

倫貲封生茂先才纔見鑄石麟王柳俄已開思歸就零

落博物幸贍該終焉賴此乎廣川不能災

神岱萬古青蒼天玉作梯我昔秘孤駕五里窮杖藜去

去過黃峴行行指深谿地靈人鬼雜遲留情理悽颯颯

既雲征磴斷更攀躋泉從巔崖來松湧與泉齊迴瞰城

郭內蠛蠓亦雞醯滄海東漭泱崑崙西拱朝鴻濛瀕氣

留凡語不敢鑴所以泰祖龍片石乎無鐫歸來謝逝人

慎勿輕吟嘶

寄成子

歸雁去何極翩翩吹不停煙低屯野白竹僅過溪青夜

虎豹避驚波直下魚龍曲中山水不分明似是衡山
與洞庭日出長風送舟去獨流江樹深冥冥三湘山水
多奇削九池十洞皆縣邈嶽峯七十有二峯紫蓋獨不
朝衡嶽萬里江天木葉稀行人相見各沾衣寄言此日
南征鴈一到春來早北歸

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

素節乘雲夢淸秋下渚宮哀音生地籟激楚入天風落
雁過山急寒蟬抱樹空傷心千里目愁絶百年中郢路
元依北江門久向東有人宗國恨何地灑孤忠

賦得老鶴萬里心用心字

何來千歲鶴忽下九皐音一自仙人去摧頹已至今臨

風時獨舞警露亦長吟乍識人民異還悲歲月侵寒飇
連北極急景向西岑寂歷依空帳紆迴失舊林三珠天
外冷甲子世間深尚想蓬萊日終思弱水陰神州迷再
舉帝闕杳千尋多少乘軒者知同一寸心

江上

日落江津送伍員秋風瀧上別徐君倘來圯下逢黄石
便去山中看白雲

古俠士歌

曾作函關吏雞鳴出孟嘗只今猶未老來往少年場
廣柳車中人異日河東守空傳朱家名字人知否

衡王府

賜履因齊國分封自憲宗能言皆詔子山澤盡疏封地
號東秦古王稱叔父恭穿池通海氣起榭出林容嶽里
生秋草牛山見夕烽蛇遊宮內道烏啄殿前松失國非
奔莒亡王不住共雍門今有歎流涕一相逢

韓　詩十首

詩字聖秋號固菴陝西涇陽籍三原人官兵部
職方司郎中居易錄偶看鄭燃用悼亡友韓聖秋雅人某氏好臨泉背溯人以洮僞於蘇書韓詩所以對曰學漢正統閣儀表表而斥以賊帥犴待其妻書罪工抑何足道辭有詩紀其事云誰如大傅千年後數到端從武溪開

臘月廿四日送伯璣還燕除

晴雪尚在地推蓬江上看別君二百里逆我隔年歡潭
尾堪修史淸時肯入官問心應自爾終日望琅玕

汴梁懷古

草昧難爲造兩河秋草深十年嗟故邑中土竟平沈魚
麗周王殿蛟盤相國林牟駝沙照眼酸棗月穿心高岸
增荒棘孤郵對晚碪微波傾萬骨斗粟倍千金頓失我
門路猶留鐵塔陰戰場悲落日亡國問從禽陵谷須臾
變乾坤自古今白頭鋒鏑後揮涕不能禁

南峯篇

揮手啟閶闔揚肴動星辰秋毫見萬里一點窺三秦麗
農接蔥嶺茅龍降天神凌峯墜月瀾捫嵯停日輪森沈
黄河倒冥邈青海鄰勢高復飛動容秀藏屈伸雷雨升
半腹猿鳥危全身石馬鳴秋漢毛精禮太眞仙人掌宛

在司冠冠方新已覺雲無力從教地少親陰晴變嵐氣
都邑正蜂屯衙卿去恍惚武帝祠紛綸巾箱事何杳箭
括門有褪巢風搖絕巘潤淼沿葛巾中原劍宴廊大荒
莽埃塵芝草壓霜雪澗水流冬春百靈携餘想四嶽甘
外臣上來心膽肅歸去夢魂辛長嘯三峯頂飛仙挾主
賓

瀨隔

瀨隔江烟路輕裝過古城龍舟先擊鼓估客坐吹笙碧
草人千里黃河鴈一聲東風王愁思莫遣汝雞鳴

八月初二日夜飲句水濱納涼全仲明融點

酷暑困我二十日明鏡之水吹清風入秋已經一句過
秋暑㒶虐如與我仗客還叔不得感句韻何異東流灃
白浩清江心地潤水光山色烟浪中對岸人家燈火出
賈船遠照紅相通晴按其小入次衣杳茫茫入峽字空
紅照副話明能更罗以思谷疑耳高貯此心清不覺寒
思我何故徒從爲又心肯兄久滯京耕彖未免傷吾躬
終南已隔數千里頗知一半成故途千生依然尚如昔
安能一介移三公高節其反成其實我今夕間秋蟲
興來作詩自愛惜名當品出貴力雖亦深野曠不可立
知有此處藏紫莊

再過故園問柳

湖花三日心太勞今來思爾臨白泉三月見花花色喜

霜禽林中拭羽毛南枝北枝各有待淡雲淡雲分低高
夜深忽聞歎息語山高月小江飛濤浮生夢覺亦無事
挪杯對爾先握覓美人自傷顏色改琵琶怨曲珍珠槽
大絃小絃花下落曉風好鳥歌瀏驟

潭居詩

六載余陵客三遷仲蔚居已甘建業水遂亦麗華居歲
月沈煙靄功名付草廬達生聞道晚高枕一牀書
雨晴一般好況是雪當空皓淼露松碧清溪蕭瀾紅山
童擧芋熟酒客卧辭雄策馬高臺立淒其見故宮
儀鋭青雲晚愁同春草生江湖雙雪鬢日月一柴荊副
使留兒舊將軍指客情上都微管在遮莫老庾卿

鶴林寺和陳明卿蔣八公兩先生荀餅絕句

鶴林東閣香嚴竹勢壓成都石筍斜枝上杜鵑紅未了
山僧錯認是拈花

闕名一首

憶故山鄉里

昔歲亂方始驅馳來茲山愛君鄰里好不自知變遷依
依鄰巷門澹澹谷口烟撰採不相聞百家飲一泉人而
有異同性情無不然灑掃今我居日夕相周旋無事忽
離別及今已四年死從兩有之何能保自人寄言我鄰
里爲我復加餐終當與爾遊來去山之巔

吳顥一首

頴字見末號薊雪江南溧陽人順治壬辰進士官潮州府知府有蓊英堂集 [illegible]

孟貞過農山堂

攜手出北門春林隱湖邊渺渺水氣高空際飄漁船鸕鷀自為族隨風相往還上有幽人廬榛莽穿慈煙飲食無妄營時人謂曰賢與子別三載懷我多詩篇千家在渟湖若茫亦復然夜月滿芽茨敲枕聽潺潺領茲清遠心如古東皋焉相與歌復歌睇穜湖上田

彭而述 十首

而述字子籛號禹峯河南鄧州人崇正庚辰進士官廣西布政使 [illegible]

別滇中僚友之官粵西

滇雲歷盡見嵯岈九郡還從嶺外看此日西南成內地大明行臺本流官千山盡角荒城落二月春風客路寒薄海爭傳文帝詔尉佗早已繫長安

寄衡守胡君

滇南氣候古來偏靡莫山河棘僰田蹊畢荒城棠毀外華風邊月漢唐年虎關舊扼巴黔險蛇徑纔通楚粵天萬里懷人秋葉下衡陽何處雁書傳

西粵送南鼎甫北上

嶺南送客值初秋萬里征鞍此壯遊白露蠻江洞木葉黃沙羯鼓下營州銅標未撤雲中戍鐵券新頒海上侯此去盧龍還弔古英雄若個是田疇

登飛山觀舊戰場

孤筇此日躡飛山腳底芙蓉霄漢間偏霸宜稱百粵長奇峯直壓五溪蠻佛前螢火元猿嘯樹裏經聲老衲還回首沙場雄劍在川原依舊鬢毛斑

再登黃鶴樓

飛樓縹緲著江干霜鬢登臨憶昔年隔岸春城來檻外亂帆斜日到尊前山連秦蜀開荊甸水下東南盡楚天回首滄桑生感慨孫劉興廢幾茫然

郢渚別趙侍御赴滇南

春城煙雨酒盈卮大別山前賦別離黔郡猶傳泰歲月昆明舊識漢旌旗千盤路吐檳榔鳩一線天開瑇瑁池他日益州來驛使武昌雲樹是相思

關嶺懷古

天限滇黔設此關卓刀泉下水潺潺殘碑草沒斜陽外戰壘雲深斷岸間後主乾坤留日角武侯功業盡征蠻可憐華夏三分土一去荊州竟不還

中秋前二日粵署桂花盛開同胡方伯黃觀察衡

僧破門飲

桂林恰值桂花開難得相逢共酒杯萬里蠻鄉同作客
一城黃葉此登臺天邊宦跡僧能到嶺外秋聲雁不來
明月況臨金粟夜莫教漏鼓更相催

別滇中友人之粵

鯨海龍荒指顧收鳴鞭今過海西頭嶺南風物齊州外
夜半星辰地上浮

遊節竹寺

六詔凋殘舊戰場青山無恙一松長王孫老去僧祠在
頗耐興亡是夕陽

高珩 十二首補遺一首

珩字蔥佩一字念東晚號紫霞道人山東淄川
人崇正癸未進士官刑部侍郎有棲雲閣集 漁洋

詩話渦合東溟食道人詩云云又念東祭告南岳詩多佳行人到武昌
已作千途奔郡縣武昌南嶽木五千里兩岸層層峰孤城西面山嶺縈
迴一朵明晃洞庭開未入衡州郭先見衡州城城門臨神霧大抵似巴
陵無浄不可無此語見千古天水澄相涵中有數舍楊花放不知名指
香雜衆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響幾月舟行久今別復與開篇首更
斜陽一片大江東南岳雲中望東流海上秋舟風月貫衆若夜在瀟湘
香祖筆記漁侍郎遊山陰道上有句云舊桃古松流水外瀟湘修竹
竹風斜寸安之命黃師寫為一圖 居易錄吾鄉念東高公下筆妙天
下而名亦三氏之學不世頗尚不減萬篇肯廣東坡翁兩一杯聊復醉
人間何論之句作小詞八首與此戲亦紙詞也 山左鬚談
念東和湖湘有詩數百篇予取其絕句集之如聲火夜燈科學士寒
難守半封世間人何與山僧爭碑碑竟不成踏何不可轉馬人簡
努力趨前坐又祭酒茗不一二年龍遠去更秋雨珍細念
東為祭酒久不遷洪文襄戲曰高先生可謂丁酉山安封日何見
六丁六甲果三年始得予在成均四載始遷少詹戲為詩寄念東云
燕市曾聞投六丁從教人笑貳六丁今日還加一今前賢最後

先又康熙庚申高公致仕歸淄川移居松筠巷苦都無相與談之高蹤
詩云戶倚雙藤深巷闌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
兩秀才又念東自作生壙時與康翰林清武飲酒賦詩其中 翰林云
念東侍郎每當飲賦詩必揮座客一人代書紙論累百紙從衍四而不
執筆者每不能辨自聞一遊此樂遂不復問憑當有先生敦此珠璣
而用之如泥沙者乎皆此地遺有雜校谷為刻棲雲閣集十六卷其
不及十分
之二云

清明送客

紅燭煙輕出禁城天涯也復有清明佳晨作客風情借
晴日過鄉意氣生果下金丸年少去水邊珠袚麗人行
讀書燈火無勞乞且喜前郊酒旆連

清明感興

薊草青連孝水濱說中難著宦遊身臨鶯杜曲誰攜酒
走馬蘭臺不當春幾日禁煙餳粥舊昨宵微雨杏胎新

年年未識東風面總爲穠華解設人
翻嫌寒食到匆匆走去情懷漸不同春事頓拋鄉夢外
雨聲全在客心中相爭燕燕東西水欲放梅梢新綠風
最苦衝泥朝鳳闕禁鐘纔斷火城紅

竹

千畝淇園蔓草長連昌宮畔亦荒涼殘枝好向柯亭去
還與人間訴斷腸

偶成

纔展靈樞意自驚久宜百死偶然生已知萬里無多假
日向刀頭劍脊行
社燕已都忘往返雪鴻那復憶東西十年楓下人歸老

丁樹桃蹊路欲迷

候仙園消夏

園林又見落花泥新雨銀塘燕子棲日溢樹心光掩冉樓橫水面影高低堂堂久自知魚計恰恰惟宜聽鳥啼長晝閉門如小劫寬心已過夕陽西

平原道中

天寶平原古戰場神仙節義萬年香向南又見青山色莫把天孫作太行

戲作

莫問麻姑滄海波雲璈且和幔亭歌飛符只取餘杭酒六甲行厨迤邐多

寒食送人

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清明消遣馬蹄中

小酌示客

華筵鐘鼓馬牛風小酌清談興不窮熟睡忘情兼蝶盡閒行無意與雲同年光俱向歌吹換山水能將哀樂空返照超然塵壒外笙簫縹緲大瀛東

蠅

秦庭傳檄爾多能每笑歐陽亦謾憎淨拭銅匜輕點染傷心始解賦青蠅

候仙園有感

素壁熒熒醉墨顛芙蓉花落客淒然何人分我西州淚起對清溪歎逝川

李　敬二十七首

敬字聖一號退菴江南六合人官刑部侍郎

漁洋詩話六合李侍郎敬順治末與余及汪苕文鈍同舉論詩京邸其說甚精余極愛其五言如酒闌亭午後人徒荷雨又瓜步靜滁水清明遠邁行此例數十句皆不減古人李非身謝顧陳獨與余論詩稱為未嘗病辛病中自訂生平詩文若干卷刻之戒其子虎關二十年後乃可印行今三十餘年矣余門人吳高輪倪其婿也屬索諸其子至再不可得今無有知姓字者矣余嘗錄二十餘篇于感舊集刻本或不識涇渭者意在斯乎又李退菴有讀水經注憶洞庭一篇極佳

天寧洲至六合

纖纖蘆上月歷歷船中曉風鳥共一輕江天相與杳雲歸三楚秀山點六峯小滁水迴景游靈巖發新眺

孤館

孤館多雨色青苔被堦墀秋風行步遲元蟬催高枝佇立裁錦字信美將誰思空廊易流響非復覽歛時盛年不自得良觀難重期安得隨陽鳥緘書寄瑤池

四別

風吹棠棃花雨濕滄波路春水浩漫漫征人向煙霧孤帆去何疾江天杳難泝天際望鄉關思君更反顧反顧中心悲微茫恨煙樹不愁道里長夙夜愁江露躑躅洲芷青苹見芳蓀

送李大子約

江水秋正深之子遠何涉席上罷離樽津頭紛落葉風

波雖渺然音問時堪接慎君三咸書猶擬間肏筐

清明泊瓜步阻雨

愁思如芳草春程不斷生停雲連野色過雨挾江聲瓜步新添水清明遠送行強從兴客語歸計羨朱櫻

觀舞

茶蘼朝日處楊柳東風時歷歷雙鵷轉紅羅舞柘枝翻為縈帶勢故作墮釵凝流盼春光滿寧知有所思

微雨

微雨西山來蕭然淨炎埃久之餘蟬霽始覺秋容開美人在何所高興白雲隈此意與誰說清陰生綠苔

憶峨眉

昔夢峨眉山今遇峨眉客手持峨眉篇勸入峨眉宅八十四盤上去天不盈尺古雪四時寒秋雲千里白誰登光相巖笑把星辰摘擲與騎羊人化為蒼嶺石悲看咸月流椅晃風塵翁傾説杪櫂花空香駐魂魄

謁嶽

維嶽起朱陵於天作股肱丹巖留帝碣寶月代神燈七澤泉中落羣峯象外升相如能獻賦封禪已難稱

登嶽

羣山有仙骨出沒御天風歷歷游龍虎蒼蒼煙霧中靈之光可遇福地脉俱通日落千心息還朔鐵腳翁

五峯

五峯五嶽形高下散逶青樹可連雲看泉應挾雨聽幽齋藏註疏絕磴引傳靈見說迴風雪飛花入洞庭

望日亭

祝融峯萬丈春曉更蒼然試望紅輪發方知碧海連乾坤光不定煙霧氣無邊蕩漾扶桑景飛來問石船

過洞庭

湖水連雲秋色清西風況是客中行不堪搖落君山樹飛入湘江作雨聲

過武昌

四時常不絶一碧混無涯擊汰天疑路停橈水是來危洲行處直遠郭望中斜沙勢銜山影波光蕩日華蘆明

空岸雪葉亂晚波霞稍辨武昌樹初飛夢澤鴉客愁增

武溪深曲

滿逕蕪色滿蒹葭欲訪河干叟林端見古槎

春暮桃花飛滿林仙源一去杳難尋何人吹笛青溪上空使相思似水深

洞庭望月

好風臨湖水清光不可分有天涵萬象無地點微雲鄰笛聲相應仙舟影絕羣如何風外雁偏向夜深聞

楊柳青

首路雖未遠到來楊柳青苦是傷心地垂絲帶驛亭畫鷁煙中宿丹樓雲外經劃鮮招網笥沽酒醉林坰海氣

夜藏雨湖光朝見星從知移棹去催影在沙汀

今晨

今晨憺無㨾遠念林中人應銜一杯酒高倚梨花春陶然謂李白猶露京洛塵不知池上月光景爲誰新

春晚

春晚草萋萋流鶯不住啼酒醒亭午後人憶秣陵西愁緒散還結月花高復低緘情書札在珍重更封題

送陸什凡南歸

多病題詩懶故人垂楊流水稱家貧江南幾日舟航到屋裏半牀書畫親使酒酹翻波上月吹簫踏徧市頭塵獨憐去住俱爲客纔得傷春又送春

隄柳

錦隄春煖千絲輕金縷玉蛾無數生若領風光偏有恨不關離別亦多情月明梁苑向人舞花落隋堤空鳥鳴好是長條綰遊騎青青遥接鳳凰城

短歌贈柯左岑

我心欲訪武夷君九曲亭亭那可得有客如從武夷來短衣猶染松霞色仙人千年去不返見子仙才未應遠名山九曲徒幽深見子能譜山水心官舍蕭蕭栽悲竹痛飲祗把離騷讀三伏炎天嬾出門大笑高軒如竭谷同寮終日侍君旁低首歛氣司封京時時飢向李生說舉世無人知我狂

青溪曲

十里青溪半藕花亭臺相向夕陽斜小姑不解傷心事夜夜月明來浣紗

泊蘇州

錦帆何處暗銷魂楊柳風低水氣昏祗有漁歌隔江浦夜潮猶自上胥門

贈周伯衡

江湖幾度去悠悠宦迹飄然似野鷗解道故人詩興劇匡廬山色滿西樓

過準提菴用退之韻

檜柏秋陰石路微荒園草長殘蝶飛老僧學佛兼學圃

莧花雨漬莧葉肥我來踏穿獅子窟繩牀塵滿坐者稀所須月米纔半鉢黃菜撲面劬朝飢去年屋破雪堆席今日墻敧風打扉睡漢世法且不貫縱施廣舌何霏霏龕前大士漫千劫門外枯松徑十圍隨便趺坐即起去休留棘刺橫牽衣快哉白雲如奔馬兀突那復爲人羈

讀水經注懷洞庭

坐倚巴邱俯洞庭君山一十二峯青不聞修竹來仙吹但有孤鴻送客舲欲辨水天惟北斗若當風雨即南溟舊遊浩渺如春夢兀看酈元注水經

感舊集卷五　全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蔣超（九首）

超字虎臣自號華陽山人江南金壇人順治丁亥進士及第官修撰有綏菴集

漁洋詩話蔣修撰不樂仕進自言前身峨眉老僧也後竟歿于蜀嘗遊金陵精舍云云　池北偶談蔣虎臣先生幼聰穎嶷不茹葷酒神夢峨眉老僧而生生數歲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語釋年十五昨有一道人東北門說虎臣有師在峨眉二百餘歲恐其墮落年二十三及第爲史官嗜好山水稍稍遊歷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遊吃虎吃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舟上峽入峨眉以癸丑卒于峨眉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塵寰來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illegible]業人　愚山集綏菴詩集序虎臣天才爽朗到處好古遊心獨造懷瑰瑋抗不肯一語近人且忘富貴重行誼往往與布衣散處雖如大賓[illegible]自落落朝宗息人虎臣皆與以詩傳哉望乎梅村先生二昌論其詩詳矣予故略序其爲人云　按故友蔣衡字湘帆自號江南拙老人虎臣先生猶子工書嘗寫十三經于揚州[illegible]觀余[illegible]江南老拙[illegible]風流千載[illegible]一覽收石

[illegible]御[illegible]人中上宮[illegible]樓馬[illegible]日[illegible]爲裴滿大學士尚公試[illegible]之　[illegible]寺[illegible]云

白土題壁

句曲山深朮正肥石芝開在玉京西龍腰鶴骨無消息
又逐秋風散馬蹄

春日郊行有感

穆綵嫣紅郭外稠花開不待客登樓穗頭鶴髮黃庠客
多少青春是夢游

過舊院有感

舊院花開菜甲稠佛廬燈火點前頭洪拂徙倚初更月
錯認行人是夜游
錦袖歌殘翠袖塵樓空塌盡曲池湮荒田一樋瓢兒菜
獨占秦淮舊日春

金陵口號

處處春風泣墓錢鍾陵雲去樹無烟兒童鬬草鶯牛失
闖入宮牆又一年

登九華東巖

列岫攢峯費化工老僧次第說芙蓉何時拓腳東巖外
補足雲開二百峯

自金山放舟至焦山用蘇公韻

我來浮玉誇奇眈紫濤紅霞滿江南僧居樓閣菜甲列
掀簸出沒凌山三幽人邀我瞰茶蒜杏眠欄艑如春蠶
忽然整帆泊焦洞三詔不起增人慙麗鼎輪囷絕烟大

鶴銘踳駁沈秋潭作見秋科蛤吠歇更欣竹實烏吮酣
登臨水石半沮濕倦臥袒裼忘談詼當時酒肉汙苔蘚
此來清冷餘松龕得非龍神巧護衛亦有蒲筍充肥甘
焦仙蝸牛遺跡在可愧薄俗兢頑貪太乙火鑽石盤透
黃傳匹敵將無堪我欲補祀江滸上投老扶策主此菴

神仙[illegible]諸稱尚志傳先生仙洲黃觀子與隱焦山

文殊院

紫玉屏風敞佛筵諸峯如笏上青天偶來山寺空無主
驚起白猿松際眠

採茶歌

少婦提青籃結伴上茶山山高仰而上手接如飲猱新

茶莢努長幾寸垂頭橛株痛難論採茶歸難火吹候紫綠辨槍旗青金之皮勁鋼之竹笯都籃長耳馱簍辨官哥新辨桂售與貴人消肉膩昨日大倍至時尙摸茶好家茶眼前種野茶深谷討猛虎在前不得輟採茶易來心力竭米不來妾心哀兒啾啾姑餗餗茶客挿金青樓宿妻子雄翠常不足

唐允甲 二首

允甲字祖命號㖟鳴江南宣城人官中書舍人有耕鴟山人集 [illegible]

[illegible]

邀客招飲來鶴亭檃括

晴光淡蕩出林鶯與客攜觴縱目看白浪平鋪帆影沒罡風吹墮酒杯寒殘花野菽園荒蘚破帽疲驢避長官祠卜娶回雙玉筯傷心終始只存韓

再過大來

愛汝蘭陵酒還傾琥珀杯江南好風日同上最高臺世外心期迥山中蘅杜開水仙遊與慣知不厭重來

丁耀亢 四首補遺一首

耀亢字西生號野鶴山東諸城人官惠安知縣有江干集 [illegible]

峪園即事

啼鳥不知止落花無數飛漁樵閑自出烟水澹忘歸野渚紛桃菜晴波見浣衣年華與生計蕭瑟掩荊扉

老馬

老馬關山遠孤鳴聲帶秋西風雙掠耳落日一回頭骨重人難跨蹄輕道未修從來皮相者轅下棄驊騮

老將

老將悲秋落幽燕氣尚雄虬鬚猶拄劒猿臂已傷弓帝寵嫖姚少人知頗牧忠低頭憐戰馬落日大江東

瑯邪臺觀海

海氣東南天半陰三山明滅影沈沈驪珠纔迸波濤黑鯤翅微鳴風雨深寥廓滄桑愁變化蒼茫雲漢杳追尋田橫徐福浮漚盡一葉扁舟自古今

別武夷徐張嵩崇孚錫生兩異人 [illegible]

遯形采藥海南天五岳歸來履已穿異域相逢供萬里名山小別即千年尚平空有烟霞志叔夜終無服食緣換骨崖前回棹去虹橋何處水潺潺

呼谷 四首

谷字得下江南崑山人 有學集朱紫九來詩序今見歸玄門味初翰墨歸元恭示余賞花篇記 得無可刊下齒句得辭之餘其餘天外余亦集如不自然久之乃已

生輓詩和金孝章

有生不諱死倏忽艸與朝達哉陶淵明輓歌以自吊淵明恢黃虞於今代復遺嗤嗟耿恭予焉用心獨勞身無彭澤綬林田莠驕驕皇天方降割黃蘜地不苗晞髮頭無巾何以漉酒醪以此比淵明感憤益無聊東風吹金閶百草遍荒郊要離塚不綠獨有野火燒人生類飄梗壽非金石牢生也誰載歌死也誰永號惟有千載人尚友託神交賓客白衣冠易水風蕭蕭莫聽雍門琴淚下隨寒颸

題浠弱水騎驢圖

騎馬三十載服路京華塵今日騎驢去終南山正春振策雲欲平出門天已寒老樹盤空根下有寒泉冽世事不足言我從此去矣跨驢東都門一笑千山裏

趙　璞十二首

璞字懿侯山西太原人 漁洋詩話趙日新學才調集存無如太原趙懿侯其詩幽絕句云云

虎邱月夜 虎邱夜月云云

綠陰濃護好樓臺獨棹扁舟月下來翹首楚天堪墮淚湛盧何處不重迴

蘇州清明

滿城簫鼓萬家煙暖日條風袚禊天綺陌紛紛迴玉轡香車宛宛墮金鈿須憑竹葉開愁思莫遣楊花到酒船寄語羇人減惆悵風光還似太平年

暮春即事

柳絮如綿白花枝似頰紅短墻鶯乍過幽樹蝶初通事去浮雲外愁生暮雨中飄零應有定不必怨東風

重遊荷花蕩

平湖疊浪渺無津半是芙蕖半白蘋一一遊船歸去盡斜陽吟殺重來人

自慰

詩酒消惆悵雲山慰寂寥既乎錢已盡何日賦金貂

蠡口

白雲蠡口去悠悠兩岸蒹葭水亂流狡兔已隨炎鼎盡怒潮長抱越山浮漁船遠繫棲鴉柳烟野橫開賣酒樓烏喙若堪同樂在陶朱不駕五湖舟

晚霞

謝公清興遠一片綺霞來拂樹露鴉背當筵映酒杯霏微催月上衍漾襯舟迴蕭瑟山樓客繁愁只未開

雨

瀟瀟烟雨思難堪三載春愁我獨諳寄語碧天歸去雁離人多少在江南

贈中興上人

理到忘言色諸空任從流水各西東烏飛烏語齋鐘裏
花落花開法雨中鶴去自能歸鷲嶺杯存應俟過龍宮
本來寂滅無生死莫向人間學轉蓬

彩雲郵秋思寄朱芴裳戶曹

江郭閒望容身惰何事秋光到處逢階上月明寒蟋蟀
池邊露冷落芙蓉那貪殘飴留張翰獨抱焦桐待蔡邕
翹首長安多少恨關山迢遞水重重

歲暮之臨安留別張孟恭葉祖仁

辭家幾載住江東搖落風前逐轉蓬別酒慣沾揮袂處
客愁常滿剪帆中水光遠映寒山白霞影斜侵古廟紅
歲暮天涯心更苦寂寥郵落雨濛濛

桐廬縣

寂寞桐廬縣青山岸岸同人烟椊樹杪犬吠柏林中疊
嶂雲初合孤郵水暗通客星何處是新月正濛濛

下橋

東陽回首又天涯天步艱難國步賒一自下橋橋斷後
王孫惆悵不歸家

冒襄

襄字辟疆一字巢民號樸巢江南如皋貢生福
王時用為推官不就有樸巢詩小三吾水繪園
諸集[illegible]

[illegible]

宣銅爐歌為方坦菴先生賦

龍眠先生髯鬚皤江東故里稱鳴珂平生嗜古入骨髓
玩好不惜三婆娑有爐光怪更奇絕肌膩肉好神清和
笮邊蚰耳藏經色黃雲隱躍窮瑚磨窪隆豐殺中規矩
紅棕甘黛紛當蝌我時捧視驚未有精光迸出呼奈何
恭聞此爐始宣廟制器尚象勤搜羅宮闈風雅厥奇巧
爐鑄精妙無偏頗或云流烏一夜銘寶藏首陽銅枯汁
流酡或云煉銅十二取清液式倣宮瓷非萵犢彝乳花
邊稱最上魚蚰諸耳無相過博山睡鴨真俗醜宋燒江
製咸善訛工倕撥蠟照千古香篝火煖浮金波宜香宜
火宜几席豈惟縈賞堪吟哦百金重購擬和璧崩椎函
貯文犀馱後來北鑄并南鑄道南施蔡皆么麼亂真火
色終枯槁磨治雕鑿蛟龍呵平生真賞惟慨閣同我最
好流江河撫今追昔再三歎憐汝不異諸銅駝一爐非
小關一代列聖德澤相漸摩我今為公作此歌萬事一
往何其多歌成乞公書大字明日更換山陰鵞

小秦淮曲

濃烟綠柳荇横塘明月清秋黃謝莊夾岸絲筝横笛外

誰家小立怨昏黃

欽

蘭二首補遺一首

蘭字序三江南長洲人 [illegible]

贈黃州杜若濟

夏首停舟武昌渡水程直指江南路棲烏不語春夢醒
夢中猶記武昌城壯夫宛轉愧伏櫪淡髮鏡前愁歷歷
范增田光不得意空使後生傳姓字

寄蔣荆名

綠去平堤江水清西風吹浪作龍聲無情草木含愁色
異地同時百感生

憶虞山舊遊補遺

楓落西山悄舊遊至今斜月滿林邱無人獨自看春水
行到前溪不肯流

胡承諾 [illegible]

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湖廣竟陵人有石莊集 [illegible]

肆郎篇

漢家都肆郎緋衣白羽箭一發破巨石馬上橫槊善至
尊亦含笑詔以軍禮見羽林百餘人獨賜上方緝裁闕
羽檄馳繆荷公卿餞受服出都門東甲事征繕連營幾
百里大小數十戰城邑歸版圖羌夷朝北面單正既書
功士卒皆乘傳朝會建禮門策勳白虎殿太常銘彝器
光祿開廣宴晉疏五等爵俾侯萬家縣由來寵貴臣禮
絕疎與賤韓盧不獲免何以答天眷

白馬篇

白馬傳綠轡躞蹀御史府知負漢家恩御史不敢怒頭
上步搖冠腕下同心縷一朝失權勢所憂在門戶鷙彼
採桑妹玉立絕鄰鴇託身在一齊至死無所取

怨歌行

我行在原野秋水明秋日遠人不可思爽氣變鳴律不
怨道里長翻怨日月疾胡不依義馭春花忽秋實所思
在何許乃在長安街論交平樂館買醉劇孟家赤墀謁
天子驅車閶闔出之子來何晚恩愛從此畢怨古不我
知豈復解銜恤長歎不我聞憔悴心如一

詠史歌

梁生歌五噫陶公望三益丈夫貴軒舉焉能老山澤掉
我三寸舌立功存危國一劒擬彌侯片言折秦伯西遊
既無因東說爲上客意氣驕王侯賞賜賤珪璧傾蓋鴻
都門張飲西園宅如何金石聲獨藏孔氏壁

漢主重詞賦公卿頌柏梁平陽進歌舞舊時邯鄲倡詩書一朝賤愛此螢燭光輕軀何微細恩寵不可當少弟領宿衛整軍下西羌漢節臨葱嶺宛馬來燉煌功成登帷幕賞重綠椒房五將皆拜爵三軍盡爲郎寧知海西侯隕身釁邊霸

自岳陽浮江覩兩岸水軍

雄哉巴陵郡橫峙楚天高内瀉長江險外通零桂漕壁斷洞庭波控引上下牢三苗昔已滅積骨齊山尻殺氣復南行戰鼓聲嗷嘈藏犀開洞浦楚鐵鑄霜刀飛鶻黄金勒馱錦明珠袍健兒矜一怒血流滿江皋日彌荆佽飛未許搏巨鼇

雜詩

綠槐覆廣陌結宇連平岡細路遶林陰清池宛在陽嶠然泥滓中芰荷吐清香理感多義蘊道勝貴葆光外物忌修潔内美凌風霜隱几喪南郭避世傳東方二端非所安我道在農桑

金風吹大火衆星皆左旋仁鳥逵伏匿蜩蟲滿山川翠木感秋氣柯葉自相捐賤子昇故業根荄集中田飛蓬時竟野枯葉欲刺天蒙袂向邪族抱璧乞千錢叩門無劇孟長歎以終年

路出青冥上鳴群亂芳菲樽乏餘州杓酒無元石美藉卉就高岡山風飄紅藥薄午一斗醒既空百錢修斗醽

望映川扶醉歸粟里每感於陵言深明止足理不知臺上妓何如羊叔子

深山闢風雲土石據其巔大海納涓澮神龍遊其淵灼灼桃李花隨時吐鮮妍肅肅松柏姿磊砢凌蒼天貴賤因勢會美惡與情遷泗川紀堯禹緇帷薄聖賢物情有是非至道豈其然

昔遊

我昔遊都市相逢皆大賢忠信含瓦石禮法苦拘攣野人駭聞見私心如跕鳶歸來不敢盼杜門盡餘編窮陰閉后土遊景淡山川飛鳥無遐林遊魚豈擇淵哲人覽天道否泰相周旋誰將忠貞姿致之髑髏前慷慨勵言

行皎潔洗坤乾勿謂秦無人所望在棄捐

少年抱洸狷志輕人閉世散木誠不材虚舟誰能繫見人無拜揖語默恥啚嚶時與稀既遊明然行天際一與病法辭所在成詬厲裘裳跡已濡濟物理猶厥狂風振溟海殺氣浮兆蟣君子據蒺藜智士困疏蹠大患若倒懸小患若蹊蹐盡人無相恤憂歎以卒歲

勸農

揉木作耒耜天宗祈年穀耒閑歲再登焉能帝雨粟二氣有虚盈三時多愆躓凡厥職畝人其始爰飭畯計倪有七策霸國貧其半豈不美奇贏無如羅與畔廝胝不自勉詎與致精粢且勿棄脯修餘布成條冠

候鍾居士不至

居士採藥歸澗底無行跡幾年碎火食雲氣生兩腋偶逢負薪侶寄傑道窮客孤飛虛鶴遲遲不可即

夏日郢中集呂工寅宅

多難星霜改留歡此日同注淋家釀熱散髮石林空片雨夷陵黑殘霞夢澤紅瑣枝猶解渴況復對車公

贈鍾居易

此日鍾居士他時二隱林擁性食松子問只數家禽樹葉安禪合溪雲宴坐深一燈無障礙常照妙明心

秋日蹋雪上人

何處息勞侶紺園秋氣清晚風禾黍熟斜日野禽鳴樹葉交深坐藤花照獨行道途雖有注至此已忘名

病起晚涼與客同步林下

長卿多抱病吳客偶登堂蟹眼茶初熟蠶頭藥正香稻風吹暮野荷月上廻塘何事方瞳老圖符進武皇

卜居

宵城夏水北新市泌山東窈窕牟流合參差衆壑同耕田隨楚老蕩槳學巴童於此逃名姓吾寧黃綺翁

至湘潭謝晉玉招飲

曲岸浮烟翠篠依園林深樹隱黃鸝楚人門巷滿湘色遠客歸來梅雨深入座杯觴悲爽盡泊船燈火望中迷應知別後思芳杜青草湖南月影西

舍姪亡後感贈念如上人

隨緣趺坐幾經春貝葉松枝淨客塵此地勝幡期掩室何方金偈待分身虛堂自映清池月晚磬初亡白社人欲洗滯情求攝受從君解脫更傷神

長沙晚春

楚國皆奇秀洞庭雲最多久為江上客無奈晚春何潭影涵芳芷山光帶女蘿紅蘭吹野艇白鳥下清波響絕軒皇樂悲連屈子歌自傷卑濕地喪亂復經過

送蜀中諸子之黔選鄉

帆隨湘水幾重灣漸入蠻夷君長間別酒未醒人已散城頭還望五溪山

梁父吟

智士不必賢審幾如察理勢移權譎中功成捍國疚既定秦趙交兼引燕齊祀陽翟大賈豎秦庭稚孺子名動四豪間氣折三河士傾危濟所務狙詐咸作使開國承家日小人無用矣

豫章行

白楊生豫章根株共偃蹇念我昔廿年渦帝承明遠禾長翼其莖木落糞其本生理相綢繆忠愛人允恩登堂告分首涕泣訣中壺留滯日以久頹齡日以晚門無洛陽客誰勸加餐飯君子不奪觀勞歌聽小宛曾參樂莫逢卓魚哭已晚

覽古

功成不易居自古多危厲吁嗟蕭相國依光日月際起沛贊神謀誅秦決大計樹基嚴筦鑰蒐卒補精銳竭資奉軍實聚族赴行衛洗慮辭禍機極深遠庇厌一言忤龍準天威不少霽太史猶書勳宗臣已械繫豁達漢祖心忠謀鄰侯世有孚如不終所據皆飃巃

子胥讒家禍居約思彌深蒲伏阨窮水崎嶇度吳岑諒哉關東俠淼義皆自洗乞師覆宗國君子薄其心我聞星聚月更道山流余作兵古所慎蹶事失前禽寧為匹夫怒徒遺三軍擒

隋氏竊天紀纖體淪驕溢瑤臺力已殫黃尤兵不戢婦女充行役丈夫死橫衛衛寃填巨海皆是度遼卒中古有賢君為民去愁疾邊吏慎封守戍事討軍實棄田卻走馬閉關謝交質

昔在范文子事君忠且敬南國既渝盟鄢陵復奔命懍然懷宿憂議欲釋楚鄭旁側慮伏戎屏帷或窮詰方休内懼深益還外患勁俛時勝敵歸君侈臣光魏一朝尸三卿公家亦不靖始知老成人畏天以保盛

蒼姬曆寶歷戰鶯鳴岐豐繼體皆恭儉景命日以馳刑措四十年至樂與民同始開穆天子荒宴瑤池中復聞夏庭妖歘起入深宮嬖成前星隕寇來宮室空十五始基命十四卒喪邦安得黍離詩誦彼髯與曤惜哉疏爵日磐石固大宗五服未雲擾階閫已內訌至今西土人不敢斥王躬皆云用讒慝馴致此鞫凶慘潛行邑里悲憤填心胸既根號石父復恨榮夷公

居今或志古匪以義自安所願六合中盡分梟與鸞白玉憎碔砆窮寵惡華丹此時君子心急病不辭難壯士所裂眦庸人含笑看嗟彼雞鶩流朝暮爭一餐

秦皇奮自智廢正謀主嗣符璽既不嚴鹿馬遂易嚮崆峒人俗武函谷關城壯駟鐵奏夏聲六郡選良將民搖主甚孤臣奸豳必喪章邯司馬門軍敗汙水上

古先懋正德德正民歸厚人居其閭者資生皆豐茂適情不求餘量腹節所受支伯讓九州子臧逃林莽中古

稍偷薄救法隨其後衆目振維綱雙户絜樞紐盜從令尹詰裴委使君守奈何季葉人嗛嗛食足狃胥公納宋鼎元惡曾無咎晉臣入魯錦恤鄰亦何有穰穰市井閭悉為重利誘皇皇言仁義乃居七篇首

西江水

水從城下過泉出山中竅通得柘巾稱兼總三篋道我讀萬羨歌千秋寄懷抱

陸文學茶井

茶井覆釜洲至今淪沒久專祠表祇園亂後亦何有清風動孤磬湖烟散高柳

七里瀉

名齊巖子瀨一展東皋眺于藝既蕭散水木更清妙豈
無幽棲者異地亦同調

與諸子飲車兩成詠

人生天所役戚戚欲何求獨有樗散木長爲不繫舟千
變盡如馳二鼠俄已周願免有東役函谷鉄西陬昔時
樗里墓武庫起重樓袂飲夏仲御賁纂韓伯休相邀極
歡娛便橋城東頭橋下雙黃鵠鼓翼若雲浮輕舉杳難
即嘹然小齊州

張仁熙一首

仁熙字長人湖廣廣濟人居易縣張長人隱居著書與竟陵胡君信吳曉競周蘄州顧景星黃公皆當代逸民有名江漢間張張仁今皆尚余諸年八十矣

佛井謠

浴佛井中百尺水出向縣門清若沚斷綆洗洗曉月空
轆轤聲裏官人起二月街頭喚買絲公家鞭撻無閒時
佛井浴佛不浴俗明日公家更徵粟

朱嘉徵一首

嘉徵字岷左別號止谿國人浙江海寧人官
府推官

入棧溯清江河第一盤

青山意無盡白雲何年封客行亂雲氣起滅千萬峯清
江貫其裏溜水清溶溶東流還入渭勢下黃河銜征鳥
相背飛舉翩凌夾邛繩怨託微波歷亂無春冬

雞留坡第二盤

行行不覺遠石路緣溪長車坂已九折猶與前山望荒
哉風鳥逝寶雞鳴陳倉光景動世民秦霸業以昌縹緲
空坡上一絕若流光我來春芳節山風吹雜香還復理
蕙帶飄然約我裳

渡斗河三渠第四盤

人生飄若寄久客更無賴旅食溪之雲衾枕即湍瀨渭
水屢漸棠三渠深以大瀑水慣侵衢久之與湖會懸溜
堪達石穿崖乃溯湃至人慎細微胸中無芥蔕縱之王
百川長懷而忼慨

鳳皇山第七盤

鳳皇山下路巖谷一何深下有千尺淵上有松柏林林
中多鵝鵠因爲鸚鵡吟此鳥獨聰慧慮患深高岑養子
巖石際危巢與雲侵飢啄松柏實渴飲天池陰何以嬰
蔚羅能言擲一金寄語巢中侶刷羽馴素衿

廢邱歷陳倉山第九盤

山險至此盡秦民半晉守廢邱見舊屯陳倉殷猶溺弱
漢相犄角壯哉此門戶南山市夜郎東道通荆楚衍壁
泉足雖益都稱天府今日詢遺甿十不存四五又復死
於寇子遺飽豺虎廢白貽阿誰先疇不復土直視千里
道行客淚如雨

沿黑龍江行馬數二十四嶺第十二盤

滿山多白雲縷縷出石扛驅馬飲澤中澤水空蕩漾石路初如掌屢進乃升降百盤勢益雄凌高氣奔放岳花不一色水態紛萬象飛瀑拂屏崖霞光臨綠仗危橋凌競行始識風濤壯世境此爭勝山川自遙曠

武關第十三盤

武關道益隘林巒生虛籟浮雲遊子情悠悠卷飛旆日月如雨九郄行石壁外鎖鑰西南徼勢與函關會天險不可登地險自雄大百年成霸圖大風起豐沛

馬道驛漢蕭相追韓侯信於此第十四盤

淮陰不得意撫劍一長嘯去楚不成功歸漢又不報豎子笑英雄長途空浩浩明珠遺路傍按劍失光耀騏驥走鹽車王良莫施巧憐才獨蕭相國士真同調登壇振義聲一軍皆驚踔目空萬人敵乃罷城南釣明主善用才老馬夜知道

雞頭關第十五盤

雞頭天下險舉手捫雲關崇山不可極積水無顛瀾凭高摘星漢盈盈衣帶閒雖石爾何怒鷙擊以宏觀乘翅樂燕趙扼吭逃魏韓羅鷲與鵰鷹不足磨朝暮泰關久失險此石空盤桓

閬中

曾聞屈平子絏馬閬風巔余行巴西道羣巒赴一川錦屏出江面四水相貫緣嘉陵走千里遙映川上山左倚文城翠右帶蟠龍偷佳氣鬱蔥發仙靈以萃焉欲招清光來寫此遠遊篇

靈山坡

靈山一何峻不與羣峯齊羣峯狀突兀羅立勢崔巍山高不極俯之常自卑我行及山半六月方摟摟僕夫以況悴慷慨前致詞川北苦徭役石田少人治十家供四馬丁男輸官塞縣檄如羽下不得顧家私峻坂苦難上想其鞭撻之

巨梁峽

凌晨發崖口雲日相蕩汰倏忽千丈虹吞江與江會濤怒詎肯降巨石自雄大鱷魚空暴腮飛鼇轉狼狽達人理輕裓閒情弄湍瀨風波無定頗如在溪山外

觀瀑布

峽口碧氤氳瀉落垂霄紫壁立萬仞峯噴薄一何綺手攀神農蘿岸滿莞時撫我欲凌危磴如墮復如倚丹梯相貫緣一絕若飛矢雪花滿澄潭照我青玉几響寂終澀然余懷正如此

九龍灘

渝城日日雨雲亂無處所有似東西人乾坤同逆旅平明肅嚴駕解纜及停午放舟清江曲灘聲闞如虎牽笮泝九龍石立紛然怒雨歇江波澄髣髴數人守渼畫日南珠臨淵不得語

進峯三灘

三日下渝江石勢如逐鹿峽水咽不流泝舟何剌覔秋雨未收潦金風一以肅客子思授衣號寒歌獨漉獨漉不可歇水深而泥溺上灘復下灘世事如轉燭長吟續短吟枉絶還成曲

龍門灘

瀇瀁發九江膐沸龍門首江光何瀲灔晴峯出其右崖壁抹如黛鬖𩮀結戶牖或黃或丹朱紺綠亦時有了了巖上松白雲相與久此是龍門灘巴峽鎖其口咄哉古人言扁舟落吾手

羅廣子

羅廣復羅廣水勢懸數丈百人呼邪許轇轕不可上吁嗟吾百口寄命於虎掌物微幹亦豐藉茅理無爽椎泰起匠夫壞菖垂一紡勢或重泰山鴻毛亦可仰千金不垂堂先民以爲像

松溉

永川風日好秋林吹雜香薄霧漲巖麓遥海同蒼茫日上朝雲歸客子仍艅艎江南多春戲洛水映明妝愛而不可見共此千尺光水國有佳人雲波橫洞房傾城一巧笑蓋世爲樂方清風擧我腋凌波共翺翔

折洄子

寧食九江水莫飲符陽泉共此一江水清濁以判焉濆流蕩餘穢泉味抑何鮮二水合符流廻漩無停淵水深而土厚民食得所天津流一明秀文學加雲煙居然自風俗往往稱吏賢旋艫折洄渡永言著斯篇

田家雜詩

田父班草坐高話皇初事迂亦有微尚不爲繭絲計土地得耕桑豺虎息狂噬衜良刻上第流冗鮮淫滯三日賦冬官什一輸井稅窮鄉長雞豚乘肉備釣駟野外少遺賢亭落若無吏

爰居駭鐘鼓山鹿思豐草人生蓋有適稱心故言好三季事縱橫薄俗任機巧上勢列宰衡下董鄉三老故廢詩書文傾身營一飽高者尚清談誤國亦匪小世事若

蟣蝨爬梳不可了多謝諸老翁推襟送懷抱

涉灞水

遊人西去蜀灞水復東流宦拙思江總辭家已白頭

淮南英王歌

淮南英布呼俊雄棄楚歸漢花從風一朝天子盟帶礪𥻆妾倚笑春閨中須臾韓彭盡葅醢主疑少妻顏色改告密行復起蕭墻龍顏畏戰淮南强吁嗟强弱無常勢上計不成出下計富貴浮雲與波逝

終南山

終南八百里一半夕陽宮久罷君王幸青來雨後峯

會　蜿十八首

晩初名傳燈字庭聞後更今名江西寧都舉人

侍郎二漁子有金石堂詩集有學集有青藥詩序曰侍郎二漁有才子曰傳燈字庭聞[illegible]夕而行墨之間吾[illegible]

出塞過青銅峽

高原無樹影大壑走春聲候雁傳烽戍紛紛繞萬城

萬頃湖

客行天地濶落日復江湖涌樹時高下林煙乍有無諸峯隨雨沒片月照帆孤漸及漁潭宿菱花滿舳艫

揚子橋

三山風日好忽憶廣陵濤到此舟偏逆相看月漸高楊歌喧浦溆戰血銹城壕直覺姜才後明星偃大刀

壽邱

大江風獵獵小港水潺潺鐵甕一樽酒壽邱何代山烟波臨雨濶花月及春還愁絶離人眼憑高望澰關

晴川閣

大別排雲住楚山一望開亂流爭歲月孤嶼下樓臺高浪沱潛出夕陽嶓冢來湖南征戰苦幾處角聲哀

松楠峯送樊清溥孝子歸仰天池

碑詔衔夷峽朝元漢武祠高霄割涇渭特地俯幽岐人語泉流出春山月下遲君歸天池隱莫羨帝王師

二十八宿潭

玉井窺天出三峯下夕陽松梢流瀑布潭影落星光河湧秦關小渚分漢畤長春泉迴不動對我一蒼茫

麻平寺逢友人楚至

空山留古寺下馬忽逢君蜀道無長轂征衣有杖雲湫邊鳴細雨谷口上斜曛客自瀟湘至猿聲已慣聞

漢中寄懷唐采臣

頗怪殊方鎮故人偏寂寥邊隅無警急薄宦且逍遙臺武軍難飽狼山馬易驕六州臺百尺俯仰自雲霄

亂後重相見窮途信累君猶憐江左漢化作隴西雲牛酒喧沙磧羌戎寄漢軍清秋吹觱篥昏晝共誰聞

喜入大孤

到此無天地湖山入望虛秋風失彭蠡雲氣自匡廬笳聽三邊雁歸收萬里書所親能劇飲吾弟有園蔬

經漢光武白水邨

莽莽舂陵起大風漢家鼙鼓萬山雄誰從洛北收朱鮪再向河西服竇融

宿馬嵬

濯錦明河萬里開上皇羽蓋自西來那堪此地青青冢更待紅塵蜀道回

西湖燈夕夢得下二句續成

絶塞天空雁幾群榆關南北渭河分秋風八月黑山動吹落黃沙無數雲

得弟蜨信

京口三秋後新安二弟書他鄉貧至此故里任何如道路風霜苦親朋戰伐疎春歸應不遠悲喜卻躊躇

馬當

旱魃侵雷港奔濤激馬當江空秋氣早水宿火雲長鳥喚吹寒雨乾坤走夕陽萬山迎棹入垂釣坐鳴榔

同僧登赤壁

看碑尋赤壁採菊到黃州雁氣回秋渚江聲向酒樓蘇軾[illegible]兵戈雙淚眼吳楚一孤舟蕭瑟匡山客應隨慧遠遊

武昌南樓弔古

炎風吹楚甸英盼到南樓大別猿啼斷長江血淚流陂撼蕩劍興甲第換公侯為問銅駝陌繁華去幾秋

紀映鍾二十二首

映鍾字伯紫一字伯子號戇叟自稱鍾山遺老江南上元人移居儀眞有眞冷堂詩集池北偶談紀伯紫[illegible]

別家

離發了把付東海春雨逆舟過石頭豈有英雄懷爵祿若爲仙佛自風流花開京口開如夢淚灑文山總不收底事天涯頭易白楊花空滿閱江樓

望中冷第一泉歌

百泉盡生巖石裏獨有中冷出江底洪波軋軋浩無涯中露一泓清洸洸世人棹舟尋不得郭璞之墓微可識嚴冬霜落金山高玉柱千尋透江底我從江岸望江心美人不見江流深停雲悽悽日杲杲崩猿助我生悲吟歸飲轆轤山上水更聽松風滌雙耳首陽長往汨羅沈天寒月落人誰是

悲歌行

鷽鳩囿知南有鵬竈鼃素昧北海若天生形氣各自域大小豈得相凌拓大夫有目營四海丈夫有胸出寥廓

千金弩折豈傷人百尺樓頭看山酌何來僬僥三尺強妄窺琮璧梯宮牆函牛之鼎宗廟重擲以腐鼠人神傷吁嗟小兒強解事不如守拙餐蕨薇風塵莽蒼道途遠子去西陀我東阪君不見重耳困時遊五鹿野人盛土餽之意亦足

眞州漁父歌

眞州漁父艇十尺日日維舟汀草碧看盡江南一片山往來只在菰蘆側短布爲余甕作枕臥對桃花萬株錦笑歌響靜羅綺閑明月當頭舉杯飲漁父十年江上漁江上漁人識面疎有時得魚還自放心同流水歸空虛

畫馬行

君不見夏昇獻馬長丈一首高九尺足亦七項內隱起五寸急貫脣抵腹不受羈紲粹人立聖人撰策祀馬祖剛之夕月清涼山儼若天帝臨人間賜名飛越峯圖形同寺中凡馬見之悲鳴蹴踏無所容又不見漢皇歌太乙貶唐宗乘六馬乾坤再開創蓋乎只數曹將軍經營慘澹難名狀此絹何人作二馬嘶風齕草昂昂者放浪難乘陂澤遊骨骼翅雄氣瀟灑拋光輔王士元後來更有宋王孫未識此馬誰氏筆緣索脫落形神存若使當御英雄人雷轟電駭奔天門即今壁上觀魁然勢欲動請君早起拂塵埃恐有汗流夜漬黃金鞍

觀白石翁三丈畫卷歌

石田畫卷長三丈郎發幽深氣块莽大山來銜小山出大溪渟泓小溪急山迴溪互密濛濛大松小松查枒橫何支具中有過丈餘始蟠朗孤亭似有人來徃從此山川又奇奇絕　變成巒峭千流萬嘉排空來龍湫鳥迫倚天開流瀑雨日不暇晴當年落筆何奇哉人觀此翁畫乎妙在然不知翁也未嘗從思坐一室忽然盤礴神明開天地依岸萬形失呼索乎未發太華東南峯未撥洞庭波發封黃山即山水即水何時更得開心胸石田翁落筆茫茫人不測不知翁也何所得畫成水石不異人卻救衆世無人識

千秋行

君不見濟水多伏流密穿太行過兗豫乃其出地勢莫當百泉灼突飛空注我觀英雄人剛果嘗不泄一朝大故當前頭憤不顧身志何决李元禮陽道州其人與骨俱朽矣爽爽生氣橫千秋

七月六日方爾止金山草堂對酒歌

天上雙星未渡河秦淮流水秋生波金山草堂最疎豁短牆風到吹烟蘿我從江南從江北相思不見中情多今來喜得話疇昔比鄰客亦關柳過[illegible]竹聲琅琅響寒玉雲陰漠漠垂庭柯六街禱雨禁屠割君家生菜盈坡陀小烹佐酒雜乾腊懷抱傾吐捐沈疴人生動即千里隔江山況復連兵戈相逢縱飲意良足清涼不異棲巖阿牀頭鶴冠已交臥嘩睨顏色何人酡芙蓉花開塘水淺醉來起舞同高歌城頭飛雨時一至安得大地呼滂沱

雁門關

太原城北路直與雁門連秦月秋鳴鏑胡人夜控弦地岡經百戰山勢鎖三邊西望銷兵久淒其弔戰泉

贈劍與張幼量作

寶劍太陰精神淵百鍊成萬年宅后土雙氣薄攙搶自得真人佩能令大塊平摩挲劇處女目攝走荊卿

禹日

大木百餘尋老死橫磵壑不遇樵蘇人秋風自錯落

秦淮夏日詞

六月秦淮氣自涼八窗敞受午風長椒杆晝靜無人語
堂背紫懸綠樹光

剩水殘山樂事多少年能唱後庭歌搊箏撥阮嘈嘈起
月落城烏奈樂何

片雨過城細草薰江山如畫鳥空聞誰家樓上穿針坐
一片秋雲似舞裙

遊下邳留侯

泗渭房精氣已關與人年少出雞雞橋邊仙使英風動
天下安危局外觀龍種寸絲懸雉母狼秦百二藉猴冠
封留碑敬亦常過只了留中五世韓

寄紫淀翁

岸草濛濛碧客心愁未終春歸荒睛水麥秀行船風野
廟悲無主人烟日不同故園櫻筍節知予念飄蓬

渡黃河

黃河接東海道路遠且長白楊風蕭蕭火彼落日荒孤
城蘆荻中四顧徒皇皇病馬嘶寒烟老烏立平岡中歲
勞于役筋力匪故常嗚咽無匹儔翦滌多盡傷魚鹽藏
聚土取瑠亦侯王英雄皆瓦礫感此悲浪浪

觀音門采香草作

石頭形勢重南都金粉樓臺列畫圖古柏六朝神雨度
夕陽三月女蘿孤貴妃學士閑鈴苑天子詩人壓顧廚

絕代風流飄落盡晴香行殿冷蘼蕪

湯林董自至

修竹籬邊到兩鬟無錢買醉且茶酣卻思六七年前事
玉版曾同祖老參

悲吟

賣春維陽市不逢嵩山客蒼蒼山下雲日暮松楸碧我
憐王景略甘為苻堅畫英雄悲不遇貌遇良可惜

學圃歌

我為東湖樵子學南山圃相逢大道傷雪涕悶勞苦我
逢冬青樹再拜不敢斧予有東陵瓜屢潰深秋雨生事
尚飢寒吟詩坐蒿堵

答元白惠絕句

梅花如雪下荒廚賀監高懷念老夫何日短衣隨李廣
空山一矢斃於菟

寄匡山道者

自占東南第一峯秋燈隔水白雲封謝公心雜陶公醉
瀑布聲邊臥次宗

顧孟游　一首

孟游字與治江南江寧貢生河南副使璟之曾
孫當選官棄去今世說孟游性嚴介任俠擲死友與前明宋比玉蕃眾戮孟游走刻哭之從石巢兩州應試于王古文早夭孟游刻之行世止于司直好諾客離秦淮死無遺者孟游合繪理長曹參功臣官實更分宅與居玟罪瓶氏學窘處時祭之北宋俟失求得之行世又周葆羅劉公粗幾殊及利公閣寂挾其地在錐詠存之其高致類如此　有學集顧與治遺宋題詞予初識與治見

其感儀岸序華甚妍雅晚年屢陷坎坷困于羈孝無子窮老以死維
愚山紀紀其事又屬其友方爾止輯錄散失彙萃手自排纂刻而傳之
漁洋論詩九原猶有生氣存與論之詩所以存與論也　愚山集題與
論傳藝滿少陵秋雨中十歲作詠花詩散逸闕然不完於一處攻古
文詩亦行草此時覆自爲所鼻笑素貴賤無不試賦時皆應之晚年閑
居以書易素茗成市將歿前一日猶爲新竹大書從容如平時

夜投祖堂助公房

向晦止行邁回策投香林登嶺絕樵訊蔽榛聞梵音徑
窮及荆戶剝啄驚棲禽老僧具主客入夜披爐襟悲哉
山中侶一出各飛沈而我復何事十年述此尋空山澹
無言來者成古今

杜濬二十一首

濬字于皇號茶邨初名詔先湖廣黃岡人明副
榜貢生有變雅堂集漁洋詩話杜茶村僑居金陵貧甚屢客廣陵甲辰人日大雪時猶卧無事于選

茶邨之清言晚年己巳七夕余北上京師諸人祖于招賢寺酬作賦五言
茶村有句云記逢人日雪遊我昨窮愁詢此也又于吳承熊于思云云
莫過散身爲之以爲二十年論此無公一東又茶邨從人入蜀云古爲
淮南葉他鄉劍外州不敢古作
按茶邨與同鄉周斯名宗観鈴贈於泰淮舊鬧出有金嘉席上爲余贈
鼓吹詞茶邨遂起攬之曰難似如我僧此從吟席舉筆直書立成云歎
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爲之傾倒晚年貧甚其從淮遊闕客死金陵陳
淪浦鵬年作守爲發之於天下門之[illegible]而十論詩藉爲從得人多所論
詩有[illegible]然[illegible]有[illegible]備購其集而焚之鄉人[illegible]獲得其詩[illegible]行世[illegible]且
堂集[illegible]及十之三云

感遇

吾求古賢意冥如隔羅縠遙遙得譬喻坐覺意言足莊
周喻屍守騶韓喻治玉各秉天機我不遺人事辱世間
內食兒可以喻食肉誰肯四面看豈分中與角
桃李番庭我蘭茝設日叢所以楚中橘遂爲天下聞在
遠既難訪越鄉竟無鄰常恐化爲枳枝葉非我眞

夏夜聽公允彈洞庭秋思

楚國有君山君山在湖裏西風凋山葉葉下洞庭水落
葉還在湖誰若遊游子十年離故鄉悲從朱絲起

贈黃甫及

杜陵寂寞將欲死劉郎贈我淮南子淮南爲人卓且眞
磊落不染半點塵讀書一目數行下說劍凛凛如有神
雲霄不乘韓信釣徐泗正與黃公鄰橋邊墮履奧味合
臺上落帽風致親如此之人恨不相逢早吳宮未埋幽
徑草京都繁華未銷歇健兒身手各未老於今萬事皆
雨散才士相看惟有歎我曹變化誰能如學仙學佛猶
可爲

雨後集含露堂言別

桐柏交陰脩蕭然雨後秋過從舍別緒一笑隔時流古
意淮南葉他鄉劍外州十年對知己今日更淹留

寄胡考緒太史

野客天邊抱郝窮卻聽蘇闍憶名公詩成晉代衣冠後
別在秦淮簫鼓中想見雪兒歌折柳莫辭春酒學鄂筒
劉郎到日應相問虎氣龍身注草蟲

燕渚舟中偶成

一雨連三月閑眺趁晚晴春風吹岸草未遠石頭城

蘇子瞻

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嵋幼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

問君談水東之勝

但愛深泓鳥愛叢君談句句合幽蹤憑將背與青山誓

老號詩人杜水東

元夕江樓看月

星火夢瓜洲燈時得勝游難逢今夕月復比大江流碧

浸三山影煙含萬古愁夜深誰擊楫吾道在漁舟

聽彭石琴

江雲飛不盡流水上空堂寂歷人誰在颼飀曲自長哀

猿吟雪嶺匹馬弔沙場此意吾能識憑君鼓數行

真州雨泊因傷亡友金沙于子秬

江路逢秋雨客衣增森爽真州山不斷瓜渚酒猶殘歸

鴈寧醉滋蘆花覺自乾故人今宿草回首悵交歡

冬夜宣城梅杓司過訪留宿寓齋

北風今夜急吹月已成霜愛月嫌風色開樽閉草堂故

人宛陵秀襆被況相將歲晚同夢寧知更漏長

道中見梅花

山杏花何日下春芽若前萊幾株松心知不及中峯宿

今夜何門寺外鐘

[illegible]殿

六朝風多葉盡飄蕭蕭猶自見前朝黑頭江令殘碑在

不記君王舊姓蕭

同前民坐月峯頭

覺日蕭梁賞不稀邀君重上坐相依無因卻說花花恨

月色鐘聲共翠微

磵邊

紅葉無風猶著樹青松終日自生煙鐘聲出塢清如水

早有幽人立磵邊

白鹿泉

萬壑枯時獨此泉支笻能不愛涓涓夜深一綫流孤月

落石穿林去杳然

夕陽

憑高恰遇夕陽還盡見山前山後山身在山中能幾日

轉憐飛鳥向人閒

清明客瓜渚作

又值清明節春晴只苦風鄉關誰我遠野哭與誰同亂

世紛依舊江天馬雁輕浮多少淚半落酒杯中

送王元亭北上

濯水揚洪波自有沙棠舟借問將焉之北行到幽州秋

風何習習秋雨何流流彼舟中人於我交綢繆方當

來作理余遽送邦溝官未必乞來自笑余何求下請誠

則拙談藝固其優感君道野從深勤相周送酒必絕

品排食必精饌勝境必我招佳句必我投燠時貽我葛

寒時貽我裘記逢人日雪邀我吟窮愁豈獨棄簪纓居

然忘貴游人生意氣合豈在千金酬揮手送君去此義

今悠悠

感舊集卷六全

感舊集卷七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余懷 二十四首

懷字澹心別號曼持老人福建莆田人有味外軒稾（漁洋詩話余澹心[illegible]）

褚河南書枯樹賦歌為孝升作

涼颸颯颯山烏呼丹青滿堂招酒徒烟黃露白木葉下芙蓉畫泣三千珠主人好客思芳草金鏤玉粲供潦倒湖海風塵濁酒杯江南楊柳新亭道昨夜楓林叫鳳凰朱襄苑畔明月光庭梧欲作瀟湘雨岩桂先催建業霜秣陵鮫淚落秋水中綃又有雲[illegible]泥中一卷宮題詩六朝詞賦初庾信平生蕭瑟庾子山婆娑枯樹動江關君猶如此吾何及繁絃急管天應泣臨池者誰褚潭洲請纓瘦健拔老淚銀鉤鐵畫更嫵媚行間自帶英雄氣宮羽紛泣八法工文皇齊賞君臣同豈知北晨亂天紀[illegible]淚烟從好書出賦十本餘漢南搖落增欷歔古人不見令人惜吾曹毋以忘頭白今宵泥醉太常齋況公寶軸皆奇才嗟余坎壈真潦倒十年夢到[illegible]鄰又欲夜半風雨來樓前江潭淚雙落

偶成

風雨十年夢乾坤一病身已知隨燕雀莫問舊麒麟太白非因渴淵烏不照春桃源空有路無復避秦人

長干秋興

夕嶂倚增翠殘陽遠送行砧聲隨落葉笳吹滿歸城野水今年濶鄰雞昨夜鳴躊躇征戰地重見古人情

和陽炯伯見贈

種瓜何地是青門愁見濛濛八表昏芳草故都春閉戶落花寒食夜開樽荒雞鳴處誰能舞舊燕來時我尚存雨後不知山徑滑遲君雙屐印苔痕

謝公墩

高臥東山四十年一堂絲竹敗苻堅至今墩下蕭蕭雨猶唱當時奈何許

孫楚酒樓

江南城西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後李白醉千年不見紫髯公

二十四航

古來蕭蕭日暮雲古航愁殺大將軍錢鳳何人敢不飲二十四航空[illegible]

朱雀航

紅旗曾掛大航西日落蕭蕭疎鳥啼野火陰雲空滿地橋邊風雨夜淒淒

雨花臺

雨花臺上草青青落日猶銜木末亭一綫長江三里寺
千年鶴夢九秋螢

勞勞亭

蔓草離離朝送客驪駒愁唱新亭陌夜深苦竹啼鷓鴣
空簾獨宿頭皆白

帝王廟

帝王將相一杯酒落葉啼烏霜滿樓祠廟英靈今在否
鷓鴣飛去月纖纖

陳三品石

陳宮花午夕陽開三品官從輦道來一自韓擒兵入後
至今白石生蒼苔

夜泛胥江

月色照吳縣盈盈江上花寒雲送歸雁遠浦動樓鴉暮
笛長吹客棹眺早別家不知芳草路來往是天涯

返櫂山陰道上

昨夜河亭笛聞吹向夕陽殘花隨片雨舊樹老千霜世
亂[illegible]與道窮只堂鄉酒船空載月拂袖踏滄浪

登臥龍山

海嶽岑山京來捫帶雨痕竹梢三里寺桑葉幾家邨遠
浪搖江島長擁入縣門舊時王謝宅今日只啼猿

高樓對酌愴然有思

建業千尋碧不知春復秋平生惟獨往茲夕喜同游天
地心歸處古今人倚樓名山支手板百尺聽江流

吉山夜宿

殘雪積巖阜暮鐘來寺門犬吠白雲徑馬嘶黃葉邨山
尊聊可醉旅夢不知喧前路崎嶇甚寒流落履痕

述遊詩

衡嶽閒游遍徹殘至今煨芋東曾餐山人何事輕衣紫
笑絕桐江一釣竿
紛紛花柳映沙隄豈有千金購馬蹄痛哭江陵張相國
孤墳猶在洞庭西
一杯江水謝東山賭墅蕭蕭渾是閒莫怪老僧頻捉鼻
也曾譚笑到人間

雨中集飲周忠介公蓼花與如須懷舊作

雲旗一片過西臺鐵笛橫吹第幾回茂苑花開堪過日
寒山鐘斷好銜杯心觀蟻[illegible][illegible]吳老淚銜河嶽八哀
歌舞美人臨北渚自騎天馬渡江來

贈曹秋嶽

野田漠漠揚花飛老我孤雲無所依漂麥自傷爲學苦
[illegible][illegible]笑殺知音[illegible][illegible]秋月[illegible]淺漠漠苑春風今是非
一從[illegible][illegible]瓢可辨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紅別不歸

自松陵至檇李舟中雜詠

一河春水漾桃花小艇隨風日未斜蝴蝶紛紛滿芳草
獨憐遊子不歸家

庭鶴不自得步影心悠悠本是雲霄姿聞人耳目求餉
我一握粟令我失滄洲斂翮發清唳寄聲謝同侶清若
有餘樂行矣毋自憂

人生如繫瓢況與憂患居曉月耿天上夕陽流前除初
聞蕙蘭香當門行欲鋤早歲勵志節顧盼已無餘何當
向屋坐塊若枯池魚仰面語日月爲我立踟躕龍飛易
爲淵共下鮮遊鯈不然高鴻冥凌風遊太虛安得效段
馬結束在鄉閭

將雞警當曙老馬識路歧蟋蟀候十月自來覘牀帷夜
聞蟋蟀鳴小物亦知時如何青雲器獨坐理亂絲戶外
賊橫陳抱書向經師子陽井底蛙邊幅以自持鹿門識

時務卧下伏奇姿班世變儒雅超獨蕩滌之姸女在中
閨[illegible]在睡

持戈爲君婦亦君惟不終解珮綰君帶爲君成淺笑君
子今德心如秦晚鍼縫蔡降于桑鳴鳥亦翻風嗁[illegible]
臥[illegible]蔚當耀蒲宮所以大人心龍蛇遊其中我懷蘭
相知後有陳仲弓寒參千載上俛仰眾徵躬

早成抱壯心賊輌守徽角滿眉蔭廬中孤居晤明哲古
人愛獨善還留中帳精昔當等身微言或茂絕始知
名姓書不爲英雄設左綰衣有人對之解鬱結懷中一
刺攜三年成漫滅

家有昆吾劍其氣如虹璋籠滄古獄久用潰瘟奇光風
雨宵空壁月中飛青霜乃知古名器皆有神明藏如何
萬古心祠祝爲文章破劍作耕刀鐵存而劍亡

大道喪千載昔人所同悲紛紛輸驛應新陳代相推峨
峨鳴劍珮燁燁擒華辭鳴鐘擊傳疑意氣傾一時如彼
遠行客日日行路岐榮名汨民秉鑒君矜等爽假寐昏
旦中冥然已無知何必臨化際篤恍難自持

龔　賢　七首

賢字半千別號柴丈人江南上元布衣有草香
堂集還山集叢半千像贊人推其老自剛然大名不可逃俗不可向半千畫陶然學眾大敗散逸無中宮清前以上
按半千工畫嘗倣梅花道人筆意常自寫小照作掃葉者狀因名所居爲掃葉樓題詩用小印二於幀末而不署名

扁舟

扁舟當曉發沙岸杳然空人語綠烟外雁鳴海色中短
衣曾去國白首尚飄蓬不盡荊軻傳蕭蕭易水雄

江上夜歸

身老慈爲客迢迢返舊京扁舟無定宿中夜趁湖行月
落草堂寺鳥啼石首城酒醒殘夢斷冊顧不勝情

久不得韓畕消息

千里投遼海已別日偏多穫上聽猿住江鄉倚虎過衰
病吾自谷[illegible]病如何短翮依然在空房鎖薜蘿

訪介弟過邗上

相逢知不易一拜淚潸然此地久亦草吾生俱蘇年囊
空出詩卷居冷動炊烟斗倚今誰在尊前各自憐

訪王賜于清涼寺

諸君傷寂寞隨雨過青山古寺有誰到幽扉正未關烟平溪林樾風止辨游溪處閣閣鐘罷高僧相對閒

冬日棲霞寺中作

山中常宴起偶被老僧催下去逆溪叟獨歸尋釣臺鳥飛林雪散鹿飲澗氷開深省聞鐘罷高天盡劫灰

鶯聲

我愛鶯聲好能諳隱者情水邊啼忽斷飛上越王城

王猷定吾

猷定字于一別號軫石子江西南昌貢生太僕卿止敬之子有四照堂集今世號于一遭亂居廣陵窮愁著書力追大雅海內能文之士翕然推之客死西湖[illegible]啟夫人[illegible]梁川河彪刻其遺稿行世　明詩綜詩話于一以古文詞自負對客齗齗津津有餘[illegible]一[illegible]原[illegible]未[illegible]人異[illegible]為取有進[illegible]數語之妙者其行清精淡若有通神

北固

大江東北望半壁下孤城古寺風烟積春濤日月生人稀同石靜帆遠覺湖平五夜招提夢三山空外行

清明夕仙招同方翔于臯遊狼山

清明天氣佳集侶狼山遊數里見峩峩山遠心已周須臾臨絕壁十丈峭且幽巨靈何代斧積鐵無寸柔懸溜滴蒼崖稊鷁聲啾啾絕頂肆遐矚乾坤共綢繆海水流下天天盡水不休遙望三吳影一抹青無浮臨風發長嘯半劍如孤舟

軍山看月

日見海天低夜見海風苦海水浴天時星辰皆作雨孤月下海中清光散諸嶼閣盡山中人月明自終古

韓畕 四首

畕字石耕直隸宛平人有天樵子集漁洋詩話韓石耕備述其越客死西湖有句云春愁當二月酒渴起三更　池北偶談石耕善琵琶尤工五言詩　明詩綜詩話石耕樂琴所操北音壯作兒女之語終身不屑彈覽江湖以終今之[illegible]猶存也五律清隱頗見名家

望天台

望裏天台近羣峯秀幾重迴看青嶂斷忽有白雲封絕壁垂樵徑春泥陷虎蹤石橋今夜月應為照長松

春夜不寐作

又是鶯花候東風幾日晴春愁當二月酒渴起三更燈在渾無寐鐘殘忽自驚空窗殊未曉角角早雞鳴

雨中送春

綠草踈籬映水濱清溪寂寂四無鄰一絲細雨仍飛燕幾日殘花又送春多病翻愁今夜酒傷心如別故鄉人明年容跡知何在早向天涯慰苦辛

夜

出門寒轍有向間清宵白雲多在天歸人已絕四郊靜老樹葉頻風淒然門前即是寒溪路坦步徐吟過古渡長橋立久人不知明月相隨自來去

費密 二十六首

密字此度四川成都人流寓泰州有燕峯集 北池

[illegible]

山中

采藥不知還偶來身郎閒月過燒薪處雲滿起雲山猿

冬菊

欲寒藏果熊羆老見斑蒼蒲石上節久餌駐朱顏

九日已陳事黃花未改妍寒枝當北牖野色耐霜天酒

凍徵君側氷流故老前懸蘭無數好春雨各娟娟

聽解二彈琴

自我傷寥落空懷大雅音忽從遷客指重見古人心谿

澗潺春雪松風出暮林秋鴻休再鼓幽怨已難禁

涔縣

春山青復青春水綠復綠花開不見人何處滄浪曲

觀漲

微風度城上滿城花盡開閒攜一壺酒花落滿蒼苔

遠山近山流一泓共入江中爭蕩激西馬千蹄不敢過

誰知此水皆涓滴城頭日暮放歌回寸心一片沿青壁

杜宇

蜀叢一時盡哀啼萬古傳悄辦依百鳥流血滋青天瘴

雨雖人消春風佑客船此時來耳畔何處不潸然

北岸山齋

山勢龍蛇盡空濛入望遙平原開白日翠雁掠青霄一

月舟為宅千峯雪未消故鄉從此遠揮涕向蕭條

鄱陽湖

昔去湖水深來日湖水變湖水無定流搖出湖口縣

朝天峽

一過朝天峽巴山斷入秦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暮

色偏悲客風光易感人明年在何處妻子共沾巾

黃州元日

鄉關渺西極道路春風生寒衣猶袖縫飄飄獨出城方

舟臨江皋舉族南中行沙鳥相顧飛翩翩向人鳴

隱者

老翁久深隱結屋巖石間春日采芳茝夕陽行亂山無

事入城郭獨自棲遲便欲隨芒屨白雲相與閒

空宅

春氣生寒月色似啼龍繡閒隱雙扉老人一去空留宅

花落苔深蝙蝠飛

古琴

古琴久不理塵積斷痕斑為君彈一曲明月滿江山

別友

既來不甚歡去亦無乃輕吾且行鼓瑟子何多遠情山

寒滴竹露屋靜聞松聲幸有石門在四時會鳥鳴

贈客

莽跋涉沽內常懷一飯恩鐵椎報公子寶玦贈高人抗
手自茲別悲歌西入秦可詢王景略捫虱向誰論

江夜

復載羇人夢烟波異縣行老禽為蚌蛤野鴨護鴛鴦且
自從容去無妨淺淡裝相思在何處幽鬱意偏長

識舟亭

漁舠夾岸浪花腥烟樹霏微草自青春去何人記蹤跡
故衣重到識舟亭

涇縣雜詩

故人無禽慶五嶽何時行共道黟山好能娛隱者情櫂
歌起清夜野服過秋城卻慮逢邨女猶存賣藥名

異境絕塵俗從容到寂寥市人尊鹿豕邨路出烟霄溪
水胡麻飯寒蔾細藥苗隔林聞好鳥乘興石欄橋

浮溪

日暮入邨落松杉客坐新雞豚散在野兒女聚觀人禮
樂餘三代藤花隔四鄰家山獨烽火流落至今貧

訪車口

七日五縣路三百六十灘山深無人至好鳥相綠蕭松
樹大十圍箱葉如瀛州山中有隱者抱朴鬚毛斑

客

負笈出巴蜀裘弊類賦狙那能隨北雁長自客南徐春
事賞人早幽棲僻好愚閒來掃落葉席地坐開書

平居

故園不可到春風吹閉門雲移峯頂寺花落雨中邨事
觸人過少山深禍自尊無書傳弟子聊繫任乾坤

翟邨

二客乘秋艇翩然過古邨不緣喪家久勝地足銷魂水
族甘魚蟹山居長子孫此中忘貴賤來往翟公門
更欲求佳處何能勝此山田園當盡裏婚嫁遠人閒灌
口峯千疊彭門水一灣江南無屋住吾意亦須還

徐振芳一首

振芳字大拙山東樂安縣學生有雪鴻樓評淮
海諸稾

宮詞

夜夜空庭望女牛綺窗人靜數螢流羊車又過宮門去
斜月疎桐一院秋

顏伯珣六首

伯珣字季相山東曲阜人河間府知府允紹子
復聖六十六世孫恩貢生官壽州州同有祇
芳園集

按河間[illegible]年[illegible]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贈琴客李子

西北有佳人顏色照東國魯門一鼓彈萬籟盡欲息乃

知能事豈有極道高空令世人惑山月冷冷秋水清能使無勞勝有勞眞勞乃是無勞出陶亮獨垂千載名古來賢達惜不早有若意氣能澆倒不辭疎放軼邪壑安知富貴縈懷抱寒天高高鴻雁急憶昨促膝風雨入霓山梧葉凋已半泗曲黃花放將及玉壺青絲故須挈去不辭今來不揖君不見龍潭東當白栗灘輕舟簸蕩窟穴寒夜久燈前大魚出請試百曲爲哀彈

感懷

春遊忽欲䔩歸騎已蕭然煙嶼猶啼鳥花溪不放船離筵歌舞地別淚盤陽天未可聞吳詠相思落雁邊

獨居懷吳六益

茅屋連清曉相思意甚長冬林明霽景山竹裂寒塘薄俗才偏忌高名老善藏無由論舊好愁思過滄浪

有歎

世事悲三載風塵晦一蹊全身非禮樂遊地祇江湖野曠駪騑病城寒鳥雀啼故人且羇旅莫向舊家棲

早秋

高館秋風落孤城有所思衣裳寒水外心緒暮雲時石隘溪聲急關深雁度遲柱巖一茅屋幽獨與誰期

十六夜對月

稍晚層崖遠還高絕岸樓楓林凝湛湛谷鳥動啾啾輪拂清砧緩輝添夜露稠茅堂兩蘿薜坐對玉繩流

顏光敏十七首

光敏字遜甫一字修來侚珣胞姪康熙丁未進士官考功郎中有樂圃集應作詩話剏修來書法揩一時寸韻亦有功知清且闕身騎櫂背上青霄云云捉江天際揚帆一島稱云云長千寸何離沙居高出霞云云 張書年集顏君慕遠君長身席領早慕衛請書斷泉係情開出新意特排漢飄南北朝應家元明諸家之長有集若干卷爭歸翦騎射尤耽山水尼崩對歷必命寓予為圖世孝友勤于穡暇居歸以種讓人立朝遇攻事保復不阿有一暴未嘗自矜也年四十七卒 丞山集頭係本特序京師筆下品傳什不得修來集之也元言知太常寺機七言如象兩地震浦篇皆秦鬱雄高出入于王孟昌黎之間性偉百德謝城王阮亭特滄溟謂余曰吾鄉從來吳梁當讓此人夫向之所為逸詩者余既見之李民矣而今觀之其有類于夜無疑也

江南詞

江南春色遠遠見大江流江流無停意春色安可留沙棠之舟泛城郭舟上紛紛雜花落不見其人空渺然日

暮芳洲搴杜若

易水歌

易水寒流幾千載沙磧滿前風物改波濤零亂倏明滅中有英雄舊時血六國流亡徒紛紛二百餘年有此君屠狗賈酒豈殊衆高義先死樊將軍蕭蕭白浪秋風起白衣相送秋風裏變徵繁音不可聞離人按劍髮上指蜂準豺聲辟萬人嗚鏡魋戟羅九賓匕首一出無人色爲渺須動咸陽塵不啻死君亦因奮大撇螳蜋爭敢怒燕家太子眞可人甘心委肉當餓虎君不見漸離矐目終伏質子房報韓竟夼逸生死一酬國上恩智勇何須論得失榆次客邯鄲生大言浪得千年名傴僂老死安

足遣我欲吃之謝慶卿

春日山中

杳冥何所極路盡一峯開滄海溶溶皆羣山衮衮來祠前明寶氣刼外俯沈灰惆悵書門迹鳴鑾遂不迴

絕巘餘亭古尋遊引興新蜂聲山向午日氣水浮春坐愛薔薇發行憐翡翠馴淮南招隱未芳草憶何人

次衛河

莽莽衛河濱孤城對古津風沙連塞地鞍馬去鄉人日落帆前樹烟含廟口春客心從此異忽見柳條新

漫興

野曠渾連水人閒屢出遊暗蟲鳴夕露涼蜷上沙洲池靜蓮房落園深梀葉秋兒童不相問爭弄倚灘舟

雪

四更雨聲絕莽莽散平湖物色返虛照連山看漸無邨墟孤戍火浦溆守橋烏不見戴安道遙憐清夜徂

過石門攤道人故菲

重來如昨日相望在山椒倦馬投門巷春風長藥苗市門有[illegible]遶海估颿颿舊侍雙童在園人作牧樵

[illegible]春泉

芊綿春草色寒食滿天涯亂水鳴孤徼高城落片鴉輝波動日蔡蔡樹交花笑逐東方騎黃冠任自斜

金陵紀行

大桁山南行且涉朝嵐未散炊烟接遊人不來春草長柔下黃鸝若對去

身騎龍背上青霄路盡峯廻出麗譙雨氣全吞幽壑樹風聲直送大江潮

天際揚帆一鳥輕四邊銀屋海門聲巨鼇已散扶桑島卻怪神山兩岸行

春江薄熱水閒腥北渚商羊舞不停明日柳綿須打落高樓靜對萬山青

楝樹馨香覆稻畦日斜人散子規啼春風解盡貧酋鐸重到長干路轉迷

南郭浮屠高出霞下窺黃屋如金砂四十門中響空籟吾將獨步青蓮花

桃花水漲江魚肥漁子維舟趁釣磯得錢沽酒旬日醉不知雙槳生苔衣

牛首棲霞擁百層鄉書每訊幾時登曾探華嶽天池水不用仙人萬歲藤

邱石帘 一首

石帘字子廉號海石山東諸城人官高要知縣[illegible]

答丁野鶴

傳來消息未堪論誓老名山不出門只當我今行腳去

水雲與盡卽歸邨

陸叢桂 八首

叢桂字沖默山東東平人官吉安府推官有菘窗適夢南行等集（國雅集沖默子理學史學皆有深詣發為吟咏乃其緒餘讀其詩即可以知其學其人之蒙求亦然吳炎然沖默家而坦放沉于道鶴山稱以明同阮嗣宗之達而不至于放沖默有焉）

馬上口占

夕陽禾黍晚秋風霜氣纔深葉已紅無數溪流沃夜雨青山一路馬鞭中

吳興別友人

歲華行欲盡離亭靄將夕寸心歧路間日落南潯客

夜半聞鄰人漉酒

隔戶聞春雨誰家漉酒聲耳邊墻上過心想甕頭清兒女槽間守眞珠滴到明朝來尋紀叟準擬杖頭輕

下清源遇寒食

孤情日日夢烟霞別有閑心傷若耶二月折殘河上柳一春開遍雨中花黃鸝箇箇催行樂杜宇聲聲喚到家剛近吾廬寒食近莫教啼鳥怨天涯

今朝況自去故壠但相望羅綺驕寒食鶯花怨夕陽東風猶昨日春色是他鄉無限桃花水安能載恨長

歸里答友人問

身自勞勞心自閑徑來只似看西山行藏此日君休問又住一年松竹間

蘆花被

老人生長深山泊不解詩書不辨耕漁竈出煙朝飯熟蘆花綿被舉家清纖東楚楚騎羅綺睡去悠悠入化城值得詩成脫手去溪邊重聽葦蕭聲

送半山和尚歸敬亭

秋氣如何也不閑道人心在兩溪間懸知衆鳥孤雲外一點青芽是半山

周肇 三首

肇字子俶江南太倉人有東岡集（梅邨集太倉十子詩序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雅道漸衰吾黨宋相承通經學古為高然或不屑屑于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為詩問海內十子為周肇子俶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抃懌民王曜升次谷顧湄伊人王攄虹友自子俶以下皆與余同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者士推夏兄弟劃為兩王子孫）

詠海蛳次韻

清明紅蘸色嫣然買向漁莊趁小鮮半寸雪花圓鈿甲幾層香肉捲螺鈿曉浮沙堰蝸涎外夜落春湖蚓穴邊倘與何郎門下議不教楚蛤獨流涎

寄顧偉南

[illegible]禍㨿迭文采風流共所思花落江城家國恨[illegible]水荒涼知十年世事全萍梗四海交情半鬢絲[illegible]傷新子弟參軍不復紫髯時

觀獵詞

別峪桃花積雪輕燒豬宴罷火分明華清既水前頭浴

有芝屢集[屢易鮮紛事中宗垣原郡同年瑞士兄長千也為予仿倪黃諸大家山水十幀真元人得意之筆又自題絕句多首 古槐堂集太倉王氏詩選并芝屢集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行雲入懷舒卷自如詞翔雲清幾結心曲芝屢先詞也 按原本字迹漫漶泯泯成 先大夫同年進士官御史大發罪忌題以別別 先大夫珍之小子不戒為有心人攜去晚乃別得小幅亦徵黃大癡高風皇靈真入古人之室者故式訪獻仲當推先生之畫為本朝第一信不誣也]

壬辰北歸居楓橋別業

歸來投別業雞犬一庭前香重千門樹湖吞萬井烟鴉
夷寒食廟鰕菜夕陽船倚似曾平路黃沙獵火天

讀山翁太師新蒲綠依韻柬寄

江頭老父話興亡蒲柳春光又十霜徒有子規愁望帝
更無鸚鵡憶明皇唐陵麥飯悲寒食漢臘桑門祝上方
指示傷心盡流涕講堂鐘鼓暮雲黃

王撰二首

撰字異公江南太倉人有三餘集[今世說王異公古貌蒼潔生平不妄交交必然身以之]

夜宿山樓

重重烟靄望中收漁網參差古渡頭木葉凋時孤雁遠
月華高處一橋浮湖公屐冷山無恙白傳船空水自流
話盡淒涼十年淚秋風殘醉臥南樓

山行

山樓晚起雨初晴幾處淙淙澗水聲喜得湖平波浪息
小船雙櫓出銅坑

朱克生二十六首

克生字國楨號秋崖江南寶應國學生有環溪
秋崖等集[說鈴朱秀才克生少時讀殷教前牧一者幾數千言與之論詩中酬頗推重列朝詩選錢氏不答直語答曰他時稱有著述名必此郎 揚州府志本傳克生攻歌詩尤肆力于詩嘗作武夷山賦王阮亭見而賞之許為名聞一時擲城王阮亭長洲汪鈍翁竹垞東之推許維崧六海內風雅溯來稱故人才華更殊渦]

遊長慶寺

地僻山僧少林深白晝昏螺江晴近郭烏石翠當門竹
溜通廚遠沙禽浴水溫海南春事早布穀滿江邨

寄懷陳兆臺

君不見吳山路隔錢塘水閩江復阻仙霞關手裁雙鯉
託尺素水窮山斷出復還憶昔草堂與子別淮南桂樹
明秋月今歲重看白露薄梧桐葉墜雁腸寒越王臺上
夌高盼經年不見沙場雁天涯遊子徒悲歎

武夷九曲櫂歌十首和朱文公原韻

偏舟一葉過山靈三十六峯春雨晴曲曲溪迴忘路遠
停橈時發櫂歌聲

一曲津亭入畫船江天落月滿平川大王峯畔浮雲散
兩岸鐘聲水晚烟

二曲晴溪萬仞峯亭亭玉女若為容曉來妝鏡臺前見
霧髮雲鬟翠幾重

三曲靈巖暫繫船天開一線自何年迷來滄淺無消息
架壑仙查更可憐

四曲藏峯月半巖千林露下碧毿毿乘潮載入仙牀去

無數浮鷗亂碧潭
五曲雲窩幾許深烟横蒼嶺失平林一聲長嘯汀天暮
明月澄潭鑑此心
六曲深巖路幾灣白雲無意出松關不聞鐵笛吹殘月
惟見蒼屏老鶴閒
七曲溪流上淺灘天壺峯曉霧中看昨宵一雨水添尺
百道飛泉面面寒
八曲峯巒勢漸開芶洲蚱石浪千洄山頭石鼓中宵奏
宴罷瑤池西母來
九曲長林望杳然千邨桑柘俯寒川避秦漫說桃源好
此地桃源別有天

延平竹枝

鎮日龍津風雨狂千家樓閣水蒼茫由來此地無寒暑
四月鐔州尚正黃
入市朝沽文筆筍臨溪夜拾石鱗魚儂郎有約桂花發
昨日新來蒼峽書
社鼓啼罷鷓鴣鳴將樂人家白苧成門外不停江浙客
三關嶺路斷人行

雲陽驛

女牆背水夜烏啼賈客千帆宿夢溪白露荒邨線塘路
秋風衰草建陵西畫船津鼓吹寒角塞雁江城颭羽旗
旅客懷人心獨苦金鶯池上夕陽低

鶴柴

松風聲瑟瑟孤亭當落日獨往看南山不知鶴飛出

青樓曲

二月二日江雨晴滿山楚雀柳塘鳴誰家少婦樓頭笛
吹落梅花石首城

雨後渡江

斷雨出殘虹江明霽映空林傾揚子月帆挂建康風水
落魚龍蟄沙晴雁鶩叢蕭艖無限好身世羨漁翁

題澄心亭

誰知昭武署偏此林塘幽暮雨生山郭人烟集戍樓流
螢聚復散泳鴨沒還浮不盡鄉關思重經蟋蟀秋

江行

江頭水漲沒沙隄十幅江帆落月低細雨寒湖人不見
兩山叢竹鷓鴣啼

夏至

一月鐔州雨不休客中夏至似深秋烟沈樓閣龍山暝
水沒沙隄劍浦流鴻雁那傳江北訊鷓鴣偏動海南愁
荒城落日空明[illegible][illegible]道扁舟可自由

次蒙山絕頂

振衣凌絕巘倚石立霞表矜睨羣峯低俯瞰平疇窈蒼
除生煙嵐足底巢猿鳥歷歷青齊路杳杳徐兗道遠與
岱宗連近望徂徠杪嶢巖拱帝闕丹碧勝蓬島上方闕

鈴鐸下界割昏曉霽色識滄溟水光接浩淼履高風自
雄近夕日微渺地遠禽聲絕歲古碑文少堅冰曲澗峻
積雪陰崖皎春盡無穠桃夏初見萌草削壁直千尋環
崿自重繞身世等浮雲神仙隔縹緲危蘿杖攀緣險阻
懼傾倒居民盡山川方土辨了了自有天地來幾人縱
登眺惟傳孔仲尼一視東魯小

題劉松年關山雪圖

古絹一幅如秋水縮就秦關幾千里蒼松老栝參差生
長峯峻嶺崔嵬起咫尺同雲布四野飛飛朔雪乘空下
渭川漁父尚橫舟藍關過客猶驅馬我恨風塵困北燕
壯心悲激錦鞍韉片時吹我太華頂三峯翠色羅尊前
騎龍直欲上青天碧雲笑拍洪厓肩誰為畫者劉松年

梅花書屋

一月掩柴門草深人徑滅不知花落盡戶外堆殘雪

西城宮詞

欒大新封五利侯朝朝東望幸滄洲可憐芳草坤寧殿
不御龍車二十秋

陳釪 四首

釪字共相號氷壑江南寶應人有采園詩鈔 寶應縣志釪與朱秋厓司李喬陶汪蘧初盛唐人詩老中天然述號陳出入中晚宋元鎔鑄成家三人者皆酬詩詠脈時類林

嘯亭

聲從靜中生風來鳴空谷幽人久不言長嘯振林木

柳陌

不生武昌門不長灞陵岸無人折長條只有風吹亂

古意

莫射天山雁莫打湘江魚不惜魚與雁但惜信音疏

送友人歸江州

潯陽南望天連水大孤小孤黃葉稀一片歸帆江正好
滿江烟雨鷺鷥飛

吳嘉紀 五首

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江南泰州布衣有陋軒
集 分甘餘話吳野人家泰州之安豐鹽場地濱海無交遊而獨喜為詩其詩孤冷自成一家其友汪舟次江都往來海上因見其詩歸之余來廣陵近與四方之士交遊獨知有吳野人獲君遠寄數大篇何惜然其詩簡淡高古其人為我野人樸如信余前言果當歲命也 居易錄泰州布衣吳嘉紀居東淘苦吟不交當世予見其詩五古其詩序姚使三首書及之遂記之其選皇生應陳詩簡淡近之

自題陋軒

闢門二十載霜雪滿頭顱泊亂從當世萍飄自老夫空
堦苔半掩頹壁樹今扶寥落無鄰舍乾坤此室孤

訪道隣上人

上人年七十寄跡古城隈花落客行少鐘殘門未開此
身能寂寞前日始歸來留我同趺坐斜陽在薜苔

元日

物物漸親類鄙鄙皆向屋東遲今日至老態一番新處
亂何妨賤躭吟敢厭貧柴門溪水外漸懶訪于人

送孫無言歸黃山

故鄉亂後尚留松久待山翁策短節殘畝薄田今有主一間茅屋在何峯藥苗不見裁今採樵父多於落日逢我欲巾車來問訊只愁處處白雲封

南湖

野風吹樹樹可憐連邨近郭無人烟有客偏留窮途客薄暮又在南湖船亂烏匝樹下夕照細泉漸灑歸秋田平生哀樂殊多事醉聽山鍾鳴喚人

九月十五夜聞新鴈

亂水不喧風蕭然新鴻今夕到溪前遠遠衆影冷穿露各咽一聲秋滿天月色中飛枯木葉蘆花下泊釣人船

又逢此地少禾黍旅夜栖栖應自憐

送吳仁趾歸句曲

幽居間在翠微間歸去漁樵任往還斥徑鳴蛙揚于水門前月出大茅山

寄吳介兹

黃鵠悲儔侶江岸徘徊飛如何同心人咫尺與我違舊宅通秋草寒蟬鳴落暉聞君遠歸來兒女啼無衣別此懷故交題書問渴飢再拜開素書中情何依依嗟我茶與蓼味苦情者稀

送周雪客遊新安

三秋尋老友千里去新安地主雲中候天都馬上看蓬

生黃帝竈鶴唳呂公灘登眺須扶醉深山瀑布寒

王勾斜

莫歎他鄉死君王也不歸年年野棠樹花片路傍飛

爲吳爾世題漸江上人畫

漸公乘化去墨蹟留人寰展對清秋時空中來翦山雲爭靈奇觀者欲躋攀嚴際林逍近峯頂深靄淡幽谿吳生廬位置于其間我願持竿來與君相往還

登康山

康公急友難喪名無摧顏夙昔懷高蹤荒邨始躋攀木葉下淮甸冥鴻去不還俯仰何所遇但有江南山想見浩歌時清風庭戶閒

終歲羈人寰登臨忽生趣夕陽游游欲倒上城頭樹同人接杯酒言笑答塵務草根來蛺蝶沙渚前鳴鶯龍鍾不還鄉羞見東南路

康山宴集送王黃湄遊豫章

迢迢遠遊子兒童扶病身登高花刺眼勸酒淚霑巾猿狖啼深夜江湖正暮春飄蓬今更遠何日御歸秦

野泊

野渡人歸盡沙田鴈自呼船停楓葉落月沒客身孤何處鳴刁斗衰年在道途但能免憂斥飄泊敢辰吁

汪　楫二十九首

楫字舟次號悔齋江南儀徵籍休寧人由賴檢

教諭舉博學鴻詞授檢討歷官福建布政使有

悔齋集 [small-print notes, largely illegible]

登燕子磯

突兀大江東登臨曲磴通怒濤迴萬里老屋受長風水落山根白霜濃樹頂紅分明雙羽翼終日看飄蓬

中秋夜施愚山先生招集龍山

邀月層巒上傾樽畫舫中水明全滅燭風過一推篷獨樹無棲鳥圓沙有釣翁夜闌休惜醉清興更誰同

西山紀遊六百字呈同遊施愚山少參高阮懷同學

西山蟠西江厥惟神仙宅逶迤三百里往往用游屐使君發高興逍遙飽紅岸披烟出大夫休沐許三夕倉皇裹糗糒折柬到逋客維時丁未秋正逢重陽節天氣忽暄暖披爽雜絺綌同調得三人無慮嚶與寂惻聞兵燹餘茫刹尚蹤百前期亦難窮謂險慎所適香城山岩嶔翠巖名尤赫兩地騁夙懷循途更探索所行猶康亂澌遠得向躋遊絲常覓面瘦藤能從石絕壁恣盤紆緬懷巨靈擘逢樹競折枝危徑寶輕策路迴失鄉導草偃尋人跡嘆息苦少暇大水遠澗濤波濤溺空山平憤生恍惚碰屋結構牢造化及瑣屑怨憶窮搜人賞春形役役辛苦謀一飽觀此得無感芽尖時復逝蟄蛹轉迴崇日落山花殷猶餘數峯赤逶迤入靈境殿閣晃金碧老衲髮垂領原委能具說伊昔典午朋雲公北卓錫宓至鸞蒸黎焚香化雉堞至今山中人大半是所活又云前山隅舊是猛虎穴道士張道遙以杖逐此物其人已羽化其處尚突兀晨起尋遺蹤排雲踏山脊巨崖落寒風颯颯蕩精魄石筍垂丹梯古洞立積鐵冬氣周四時靈曜不得烈拂壁瞻畫像低徊難遽別蔡經洪崖井境巖正飛雪只疑奔湍閉仙馭同出沒溯流尋高源叢岈生蕩潏一石尤倔強臨水自挺拔虎聲通巖谷此非趾同列闡幽賴使君錫名補其闕根無磨崖力拱容言滿碣鐘鳴翠巖寺倚杖盡覽踏抵來丁雨霞嶺上傳呼快僕夫急長生貫勇待明發未見顏色好已忘筋力劣跋足盡重繭飈舉爭健鶻山果不知名披荊叢相掇陟險尻幾蹬所進殊朴訥危坐無多言亦足滌煩熱倔蹇下山徑亂雲相抵突霏霏出烟霧未雨道先滑蒼茫翠微裏何從辨虹霓嗟余誤塵網繾綣見白髮丈夫不得志此身等蝶蠖神仙吾所慕愛來不可撥山水乃微祥勝遊賴提挈載筆陳此詩聊以誌歲月

同愚山阮懷登香城舊址

萬籟不終寂晨光復暉暉鐘聲斷殘夢理策登崔嵬出
林逢蛺蝶宛轉沾人衣蘼蕪泣輕露蚍風徐徐吹山僧
指高原云是古剎基九樓十八殿鳴磬聲參差三十九
峯雲次第來無時天意存我欲驚境有轉移石隙出敗
瓦蒼黝流古輝覽此三歎息大化渺無私幻滅道傍葵
勿賓山中芝把酒但長吟歸去修茅茨

峽江逢陸沖默舟不得泊卻寄

雙槳凌風下急湍紆廻山勢正欹斜推篷相望不相見
無數白雲秋水寒

荊樹行爲無可大師賦

青原荊樹人共傳舊是山僧亦藤杖安坐不復需扶持

倒插崩崖屹相向上圓七尺下逾瘦外堅中空徐珠相
無端飛電披蛟螭奼緣千年倏凋喪行蟻爭盤錯節陰
飛鳥不宿枯枝上老幹抓死摧虛空根鐵燕客徒惆悵
藥地老人卓錫來紛紛花雨隨風颺生成誰非造化力
轉移只覺神明王朽柯一夜發三枒蕭瑟空山忽異狀
孤根依舊恭丹崖柔條直欲凌青嶂槎枒老松一萬樹
咫尺風濤不敢壯稱也江湖逃逋客經歲棲棲困塵块
每過名山輒放歌得逢神物驚無恙鷓鴣嶺半數摩挲
黛色霜皮互激蕩安得誅茅結屋山之中徙倚風前聽
梵放

贈別澹公

出世雖多事生平竟若何批鱗真給諫托缽是頭陀老
驥當風立冥鴻踏雪過總無虛歲月何用補蹉跎
高人多負癖公獨愛南能可惜烟霞主都爲粥飯僧無
家求大庇暫拂笑傳燈熟讀南華子鯤魚不化鵬
藥地初相見丹霞更許觀此中藏二老吾道復何人尚
有魚山叟披緇東海濱近鄉渾未識天地久風塵

李九洪徐孝持入青原觀瀑布歌以送之

爾云青原尋瀑布故爲僕夫告其處約臺之下清溪深
君行徑過此溪去奔湍時響空谷風叢篁欲没飛鳥路
數折以後天逾小怪石老松互制據我昔遊此天氣佳
猶及看荷花樹葉如冬青幹如棘隱隱綠波藏白鷺

豈無牧豎尋斧斤半嶺雲封不得渡激湍咫尺[illegible][illegible]雷
紫茗田上新栽蒲挂蛇行學不能采[illegible]代與疏泉遇
濺珠激雪真爾爲海風江月何[illegible]社一半懸空半注壑
龍首龍身骨全露老柏蒼藤位置偏[illegible]此枝作烟霧
左有一巖更奇兀嵌空石磴懸呵護碣上題名小三疊
藥地老人手親署衝泥虎跡何時乾竹日照天涯欲暮
小憩須逢青又菴紀遊莫怖恐山句記取經過十九溪
爲我一溪留一賦

登青原山寺歸雲閣

虛亭挂遊薜蘿衣復有高樓坐翠微引水乍蟠三徑竹
看山忽出萬重圍下方風定虎猶嘯一寺鐘鳴鳥不飛

借問老僧何所事朝從雲去暮雲歸

曉入青原

田功既已畢家家催桔槔老農胡為爾冬至收魚苗天寒水氣靜微生耐喧囂及此託負販擲波皆帶毛魚盡水亦涸畚鍤流土膏匯獨深我滌亦從泰田餓語罷復顧笑此予非我曹

玉淵潭

盤盤萬夫石其下玉淵潭沸湯飛大鑊勢若不可探側聞太古水及此多泓涵十日絶雨澤始露白石龕遊人冀一遇難若開優曇我來但嚄唶欲語羞常談渴蜆爭赴壑怒馬忽脫驂龕前一匹練匝欲封烟嵐三峽與三疊奇勝與足參

棲賢寺觀舍利歌寄石公

六合以外真沙莫舍利之說非荒唐小儒信耳不信目紛紛只辨蛇與鼓老松化石脂化珀世人見慣渾尋常彼芥生人異萬物精魂不死應堅剛況乃佛氏學清淨即此何以稱法王聞予導我棲賢堂一時光放紛妙香合掌再拜啓繡段斗室四道牟尼光小者如珠大者貝倏忽異色難端詳問取清泉試游戲時或下墮旋飄揚此物道從服餘得琥珀之器浮圖藏舊非石碎詳紀注巨細盡為犁鋤傷乃知造化著靈異壽世畢竟資文章石公歸來幸相示好記作歌人姓汪

歡喜亭同玉明上人觀雲海

山與雲俱沒憑高安所望人初入混沌天不改青蒼俯檻衣裳濕鳴鐘虎豹藏松風響何處淵水下鄱陽

九雲屏

我尋三疊路忽到九雲屏列嶂隨嵐變空潭得樹青漏天懸日月絶壁走雷霆不見泉飛處先從石上聽

出谷

後偪萬仞山前臨萬仞溪溪石白齒齒欲下誰為梯攀藤企來路薄霧已復迷紛紜萬里雲亂至無高低倏忽閉萬象俯觀蒼茫齊陰谷送悲風白晝聲淒淒乎慎險巇聞莫聽猿猱啼

凌霄崖臺上作

鄱陽湖如何歷險始一見平練浩無涯倏忽雲烟變憑高騁我懷退想艨艟戰無煩草木兵已覺旌旗眩彭蠡止我前勢不相救援嗟哉道路人稱名隨所便及此欲老限兩水分一線

泊三江口

月出日未落大江生晚烟舟停宿鷺起潮退薄氷懸列戍吹笳地黃蘆貰酒船比來長道路盡醉水雲邊

訪阮亭先生袁浦官署

闊世同翻水腸中轉轆轤儒歷遭嫚罵鬼盡解揶揄季子書難讀陶朱策頗迂平生虤五岳方寸不能無

倦鳥二首留別西樵既亭兩先生

倦鳥入林還舊飛羽聲肅肅筋力微風塵歷久塌雙翼鷄雀滿樹知我稀鳳凰識大聖片羽能為萬物衣所悲生事拙竹實不實常苦飢一朝相見相拂拭終然毛羽生光輝

劉考功公戩見示夏峯老人書卷屬題長歌

夏峯老人雙眸空論交只許劉考功長安隻字不昔入尺素突出開心胸上言日讀數行書衰老以此酬蒼穹不言劉君世所望不為韓富非英雄虛堂披對正六月滿天赤日來清風老筆生硬轉妖嬈直欲處處藏其鋒浪馮識途惡荊棘蒼鷹顧擊愁拱籠江河日下事日變

世無曾叟誰彌縫我聞劉君昔偕隱攜琴荷鍤驚老農盡散家產別親串逝將食力深山中若使至今不一出入開安用雙赤松待汝他日濟時了把酒問汝將安從

庚戌初冬送魏冰叔還章江觸緒懷人遂成

嶺梅高且潔攀折殊不難如何雙黃鵠斂翼戀閒關自我還江都人誇鬢毛斑感此惡明鏡忽復思老顏（無可大師）出世轉益勞浮生幾時閒黃荊聽說法白首隨住山（方三素北）春養蔬與水何以勸加餐

胡生倜儻才（心仲）邂逅為吾友晨夕數老成叟復知彭叟（躬庵）讀史擅雄略昔嘗交某某駃騠服鹽車非時且垂首急浪打章門亡見忽分手游龍不入檻天獎不泛任千尋雙魚來長跪為君剖

有客吳江來傳君忽為僧（[illegible]）不信溫泉中一朝結寒冰十年騎塞馬一氣何驍騰馬蹄踏白骨月照光崚嶒上書雖不報誰謂君無能激昂還出世夫豈憂繳矰嗚呼壯士肝永夜為摧崩

仲子愛論詩把詩眞過日（曾一青藜有過日集）鳥鳴幽谷中其聲振都邑頗來倒屣迎不少下車揖窈窕金精山且為友生出正月下彭蠡二月下南國三月渡邗關枉道問遂韮相尋不相還轔悅心如失

封宅旋賣宅還餘潁上居水色上草堂蕭蕭雜木疎柴關遠妨竹牖亦淋書高吟出鄰室橋上停軒車軒車

轔轔來三徑何太紆尺寒鳥雀藏雪片飛東湖嗟哉揚子雲思酒誰為沽（陳伯璣）

藥地常謂余取友毋苟且郭林（入門）與吳雲（舫宵）猖者與狂者擁書絕婚宦被髮凌袁馬思苦水榻穿筆落飛滿瀉論心紅塵外班荊翠屏下歌哭豈必同天機總非假安得如雲龍相從歸大雅

送蔣絢臣歸閩中

蔣生天下士不信有途窮緩步奔車裏高吟野寺中驚心蜥蜴雨撲面鯉魚風好勸王孫去深山守桂叢

感舊集卷七全

感舊集卷八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王又旦九首

又旦字幼華號黃湍漁人陝西郃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有黃湍集漁洋詩話幼華才最高初爲詩趨古淡後變而之雄放自謫汕令入爲給事乃數才筆於七言古五言今體多可傳者大業羅浮詩尤爲警策五言如月明飛夜鵲江靜楫無風斷岸秋下黃牛見句亦古人所少又漢武帝秋風詞足踏驂人筆帳分陰行從使男皇感動流涕亂絕唱也予宗弟幼華有詩云東風紫燕人家柳河上人家記渠依古陌東余入上水蒼松今祈雨中枝依稀之閒流光夜想像千官立使時最喜吾宗黃湍水數看花一路到汾雕亦爲想才子之目　漁洋大器嘗爲詩集序巳亥予在京師始與幼華相見是年之官揚州諸詞人賦詩祖道推幼華詩最工幼華論詩獨能破流俗之說洸蓋于應宗諸名家上溯風騷以成一家之言故其詩每變而益上其足以行遠而傳後無疑

悲詩

涸魚不擇水倦鳥不擇枝懸釜待千鍾君子慮失時仲由方仕楚鼎食貴不訾撫箸空悵望涕泣無乃遲所愧爲人子使親忍長飢既死厚衷具雖華徒爲世俗輕至性永爲達人嗤

吾懷朱百年耐寒泣絲帛吾希王叔治遇社念宿昔古人抱殷憂何術可解釋大運若飈決人事多變易謂言豈不懷歲月懼疎隔含悲登隴首悵望頭將白

雜詩

迢迢百尺樓飛甍照華榱樓上誰家婦皎皎理容儀當户不畏人侍從照誰知(?)笑鄰里開衣食少所宜趙勝昔豪華層榭羅四垂一言殺美人賓客以盛衰妖麗雖足爲貧賤不可欺

下太行望蘇門山懷劉比部公戩

五日歷嶇嶔石子瘏我馬行行辭上黨豁然開四野翟條暮鳥歸竹陰飛泉瀉修阪何倭遲去來行旅寡側身眺蘇門百里見梧檟故人慕張邴棲此無知者巖壑自北嚮客路方南下有懷不得往羽翼何當假

郝山漁招登康山

望遠得高邱幽徑入閒閈傳聞康對山此地曾遊宴敗腳彈琵琶埋照自疎散往事不可追登陟興遙歎憶昔尋遺蹤騎馬武功縣滸西野菜黃古墓碑文斷大雅久汨沒太白竟空燭廣陵遙故人攜樽俯江岸荒榛來寒風老竹挺修榦一杯酹先生耿耿視霄漢

折梅呈汪舟次

北枝花未發南枝花已放同林氣化殊先後難俱暢故鄉遙阻隔物候豈可量步出西郭門歲宴勞瞻望

鹽官漫興

晨出步城南城南棧棧名每昔昔人負高調在此廷望但見野木風號鳥翅翅成連何處尋爾師如何至今不知向雲烟芥渊白日浹陰風常起伯牙臺千載尚有憑予客山徑時時騎馬來

蒼龍嶺

削壁突斷絕微徑始躋攀長虹馳遠影飛落青冥間迅

颺雨崖起巘巘雲氣還連風若動揺我行亦孔艱天色
撲蓮花瑶草何煸𤮕陟危千萬慮矚望忽開顔璇宮望
不遥從此升天關

下山

下山尋舊徑洸洸臨大壑亂石忽改觀煙景紛相錯低
頭追勝蹟背面惜林薄巖廻明星掩路轉石月落（明星峯名）
（石月在東峯上）大河折東流波盪宏農郭萬古東西路世往事冥
漠名岳姉亦留吾欲齊龍蠖

吳周四首

周字後莊江南歙縣人有豐溪集（漁洋文畧黄諸集序吳周者貫士也）

揚州月夜聞杜鵑

有懐不能寐策杖臨高臺天宇何寥寥江明烟樹開滿
城歌吹歇夜半杜鵑來

東吳處士賓賢

日暮暑氣徂柴門有餘清遥遥沙際月泛泛波中明榆
柳既垂陰藻荇亦交横莎雞出岸草振羽如欲鳴時移
樂尚拙多病懐友生倉卒岐路別浩蕩滄洲情向老會
面難寸心何繇傾愁坐東軒下獨夜秋泉聲

元日

元日陰雲好豐年卜此朝老儒難跪拜茅屋幸蕭條今
古歸雙眼乾坤剩一瓢素心溪上侶酒熟早相招

題畫

月明浮桂棹露氣濕洲蘋誰和滄浪曲蘆中時有人

雷士俊一首

士俊字伯顴陝西涇陽人僑居江都之艾陵湖
有艾陵詩文集（揚州府志本傳士俊幼爲諸生後棄去專力於經史百家熟悉古今治亂得失之故[illegible]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幾爲文鉥心刿胃既脫稾必琢磨再四始出以示人貧老負氣慷慨[illegible]以卒）

燕至草堂定巢

無處堪終老歸湖構草堂聊供吾偃息亦任汝翔翔戶
外烟遮樹窗前水滿塘新巢須改卜甲第有雕梁

汪懋麟四首

懋麟字季角號蛟門江南江都人康熙丁未進
士官刑部主事有百尺梧桐閣近詩又詩文集
二十卷（[illegible]）

莊如王會韓萬玉乘輿擺翼劍畢鐵椎如精算建大辯長史利蟲森蛇發孫年丈夫古冠劍乾坤大筆來神樓靈光[illegible]雲在石氣顛到三巷留東京梁鴉及皇象法書一一難為俯下達李北海碑此拔書畫銀鉤亦考和汝懸河哭筋骨相匹[illegible]雖烏伏震逆[illegible]鮮[illegible]經[illegible]會稽遊在眼舉見懸崖山鬼鳴啾啾[illegible]廣宇歷友附[illegible]之從伯也有[illegible]藩山房集多[illegible]洋手[illegible]亦[illegible]其詩亦文[illegible]小詞等篇千[illegible]

洋詩

語云

闔廬墓

吳王好寶劍殉葬埋山隅發卒千萬人捐棺藏玉凫匣沈劍池底光怪時有無祖龍欲求劍發冢毀闔廬忽見白虎踞徒旅皆驚擾此事終茫昧理勢豈然乎吳宮有嬌女蒸魚命忽徂送葬舞白鶴聚觀萬民俱發機盡掩之白骨成邱墟湛盧惡無道入楚潛去吳魚腸殺王僚[illegible]逆良可嗟郢送死女寶劍皆空虛誰能起歐冶此說關風胡古鐵亦有靈亂邦詎能居王道自無敵一劍真匹夫匹夫與秦所見亦何愚

放船

森森中宵雨蒼蒼林麓間不成撫壯游空作放船還坐惜千峯過行嶠一水間歸途甚蕭瑟猶欲問寒山

吳山寺

吳山江館日吹簫只有寒山寺寂寥晨樹江楓對漁火行人[illegible]

登靈巖山尋館娃宮故址

吳王伐劍昔圖霸意氣咤叱凌羣雄萬夫築臺意未厭山頭起幸開離宮玉輦經過谷草綠翠旗搖曳巖花紅美人此時益娛態館娃響屧延春風俯瞰太湖似明鏡煙波遠近含輕容其陽舊有琴臺石峥嶸寒玉誰磨礱梧宮忽秋越人祭碧窗朱戶皆塵封千年留作梵王宇當時歌管今寒鐘湖雲吹雨佛面冷蒼鼠竄瓦瑤臺空春女如花盡黃土殘僧牧豎來相逢怪禽一聲叫林末客淚迸落春山中不覺憂來乎山去日斜煙霧空濛濛

吳玉麟十三首

玉麟字天石江南宜興布衣

按天石與弟天篆俱善詩餘嘗與曹爾堪作倚聲詞康熙年爲之序丞稱之又天石有都梁園詞行世

飲酒

洞庭歲萬頃世[illegible]與沼中爲湖君山森然秀突兀相傳酒數斗甘香透林樾歲星飲其安遂逆綠巴蜀我今呼靈威遐搜徧巖壑生致善釀人飲我同當歸臥包山顛二曜觀出沒

嵩生食飛魚一死二百春劉石沽中山醉埋乃百旬修短詎難齊生死理則均今我覈其醑霜刀批素鱗便當別[illegible]永夾重泉錄千秋非所懷七尺何所珍落月參[illegible]衆雞方向人醒與慕木見楓柢何輪囷

[illegible]花賦

陽翟賈釣奇貨不惜千金手黐揣千金夜入殽函關孝惠暗裏淚潛嘆奈人命重禮法輕華陽奪嫡無敢爭埜鳥銜綠丹鳳雛鳳雛零落啼無聲咸陽宮庭本無數郡

鄴歌舞舊有名予為王姬為后食客三千前上壽昔日殷勤奉異人何圖富貴要及身問君何功復何覩一死不足償亡秦君不見黃郎頭戟門外仲父未稱肉已敗猶幸秦無李園在

江上

日日江頭看潮水無數楊花入揚子蜀鳥一聲春欲歸吳蠶三眠蜀朱起細腰微步太紛紜爭畫蛾眉惱使君別有採桑秦氏女自言夫婿更超羣

没字碑

博士弟子若[illegible]漁衣食俛仰山中蓄一鶴辯論編泰相[illegible]公家老隸跂足笑齀生腐儒泣相爭提槧操觚空爾為父老聞之戒年少君不見没字碑崔安赫赫天成時又不見斛律書金況以屋瓴狄作千如穿錐男兒何用雕蟲為

題畫

此地吾應識追思亦惘然却攄閒叢薄谿壑送流泉但見漁樵路如聞曉暮蟬何時身入畫投老此山邊

樓上梅花

春向臘前回花從恭早開未經殘雪壓況藉好風催啼鳥夜知宿酒人朝看來相逢共傾倒不惜久徘徊

贈枯樹

住此幾經歲山風吹汝寒會心爭共語潭影靜相看寂寞吾同老蕭森臘已殘獨行頻矯首百慮起無端

同宋仲遠登羅漢山憩福源寺前石井上

雨醉故人酒晴看羅漢岑每懷多騁跡作興便登臨叢裏寺俱綠水中天更深未能安埜性聊可滌煩襟逸矣誰為古悠然重到今出山雲自靚走壑葉何心僧課方耕稼經堂得嘯吟窺門驚乳鹿聞鼓散棲禽秋日初知短羣峯互陰歸途詠招隱殘照已疎林

焉處閣

巖頭高閣接清都策杖登臨事有無山涌怒濤趨建業水闌晴[illegible]見姑蘇舊京荒廢迷紅樹霸業銷沈長綠蕪此去[illegible]萬里一簾先挂洞庭湖

金陵懷古

遠水千帆去空江一鳥過尊前雙淚落不為莫愁歌

憶如水堂牡丹

見花初放別花行作客春中江上城蝴蝶曉風深院影鷓鴣新月隔溪聲

東谿詞

未谿五月谿水平青菰白芷傍溪生偶然舟入橫塘去塘上鷗鷺立不成

劉雷恒 一首

雷恒字震修江南無錫貢生官常州訓導居易錄門人劉雷恒字華子潛嶽居棗里賜司業新震滄陳島云雷恒兄弟五人皆有盛名弟霖恒亦能詩嘗遊粵東詠五色鸚鵡云萬里飄零仍故國一

生珍重見文章

過銅雀臺

西陵誰復望歌吹承新恩珠簾延素月錦瑟對芳尊天命尚有待蛾眉安足論如何拾翠女掩涕爲東藩

方中德一首

中德字田伯號依巖江南桐城人檢討以智長子有遂上居集張中嗅云田伯敦行孝友隱居不仕年八十猶讀書不輟著古事比一百卷

和韓聖秋白海棠詩

雨洗風吹色不同胭脂井在淡烟中等閒免得年年羞誰信當年面發紅

方中履一首

中履字素伯一字素北中德胞弟有汗青閣集[illegible]

詠史

司宗辭司馬大將六十日何以孝尼家醒然草九錫王祥爲太尉安貴一長揖劉殷錄尚書反避齊王碎世人不好名忠臣安可得宋宏拒赤眉曾爲莽共工嵇紹死蕩陰乃是偷侍中君父仇不報人反言其忠南宋齊梁陳篡竊概相同何以稱正統出自溫國公

中夜讀離騷鳴咽不能止何國不相容自今乃若是懷王既在秦令尹當稚子大夫一胡爲必死然後已賈誼來早濕投書在湘水揚雄著反騷岷江日千里三世不徙官歲餘哭泣死有才不得志古今多如此

張芳二首

芳字菊人號褫菴拙叟江南句容籍江寧人按古懽堂集有寫張菊人先生宅詩舊題輞川作鄭舍將隨家景老山林

隋宮故址

白露青梧著意秋行人懷古思悠悠隋家天子原無福院院橫陳慣得愁

送王持和王西樓先輩韻

玩鞭遺跡舊曾探開府清新種髮鬖重到于湖還寄訊勞君餘夢度江南

吳光十三首

光字長庚浙江歸安人順治辛丑進士及第有南山草堂集

晴川樓

萬古山樓對黃鶴一身楚塞吟清秋星河平向窗中出江漢交迴檻外流深夜黿鼉時隱見盤渦鷗鷺靜沈浮禰衡李白今何處日暮空悲芳草洲

九日武昌舟中同朱印岡小酌

九日扁舟望岳陰晝欲開孤峯銜日落遠浦宿雲廻重
憶山中菊還同江上杯波濤樊口急蕭瑟罷登臺
登浦空烟晚高城霽氣微秋澄萬木遶江遠片鴻飛碧
樹漢陽郭青山黃鶴磯去年京國會惆悵故歡違

回雁峯

瘴海知何地冥飛也自猜蕭條歸客意長共雁爭廻叢
亂風江急林明霽岫開故人愁望遠應悵一書來

泊湘口二妃廟是瀟湘二水會處

汎檝楚江曲艤棹瀟湘涯天水互澄廓祠逢秋清時霜
明沙渚淨露寒岸草滋芳蘅被長薄修篁映漣漪月華
臨夜空青山窈多姿帝子渺何許嬋娟遠秋睹遺難延
翠旌彷彿驂文狸蒼梧白雲去洞庭丹楓落美人期不
還日落愁參差睇彼湘竹吟躊躇有餘悲

洞溪站

畢春行總感逝日照炎州樹斷雨常泫山重雲不流能
霞蒼石吼瞑鹿丹崖遊勿溜何峯是丹砂似可求

沅江雜詠

炎徼日多雨泠泠晝欲陰雲烟與嶠異風霧瘴江深草
樹今年色花含觸處心浮槎天地外悵望一長吟
新月邕州郭愁心對夕磯三春芳草外萬里斷蓬飛宿
霧連山瘴明星繞樹微刀環今夜望惆悵故園扉
溪谷遠諸峒風沙繞百蠻松門雲淡淡藤峽水潺潺壁

向青天削林開錦樹斑斯遊良不厭多遇絕奇山

斑竹

帝子江雲愁淚斑不可數青天捲籜長渺渺婿烟浦

棲霞寺

萬木隱深翠夕陽明亂峯遠聞白雲外瞑落青山鐘竹
逕飛泉瀉松門遠梵重因懷靜者趣長得謝塵蹤

遊招隱山六洞

晨策窮崎嶮披尋陵壓峴夫路森浩浩虛無忽在眼岩
峰嶺岫複滌溪溪溜淺谷邃猿嘯幽林清鳥吟纔白雲
裏空山因悟孤往善佇期嚴阿哲晞髮任縱誕潮灘石
邪潭夕憩松開嶽呼吸玉桑嶺倘徉紫芝細點蕃性同
適鬱陶悰熟展紆晒崇山岑靜琴且游衍

遊虞山韶音洞

探奇尋古嶠巘窟臨清瀨空谷響易奔萬竅咸竽籟
蘇映崩壁竹柏翳叢薈冬夏鳴瑟商昏旦變明靄曖遙
蒼梧迥遠遐翠華邈騶虬紛嗟噓羽旂森晻藹攬袂南
薰亭天風動衣帶月皓清湘流雲空九疑外抗袖千載
前躊躇發深慨

寗擺二首

擺字益賢江南穎州人

[illegible]

效古

湛湛芙蓉鍔本出昆吾谿鼓橐光燭天太乙觀其奇心許萬夫雄纖兒那能持寶逝十城璧用之自有時物還不可常豐城同棄遺張雷儻不逢仍可刈秋葵

元宮詞

銀漢西灣蓮葉青金鋪柳上出虛亭吳歈緩奏行雲駐不遣琵琶犯白翎

金逖三首

逖字祖生江南吳縣人俊明子更名上震字東宰順治庚子舉人精華錄金孝章畫梅寄子兄弟今六年矣丁巳七月先生之子祖生至京師始見之而先生與先兄考功皆已下世愴然賦詩撫取銅坑五一枝江南春贈隴頭時到來已是塵沙劫賦得孫華欲寄誰　徐崧雲山倡和祖生次家刻昔寫對為詩不假雕飾

獨坐

夙昔青雲志蹉跎秋復未英雄無復見肝膽向誰論隨俗同懽笑傷時自苦辛蕭條成獨坐天下正風塵

見蘭開

每見春蘭發偏多風雨侵不充君子佩豈上美人簪九畹今何地三湘空此心獨行堂下久歎息欲抽琴

端午日較射

共懷彩線赤靈符獨跨銀鞍白額駒羽箭扉弓射楊柳玉卮珀碗泛菖蒲風流未許推安石意氣何能讓灌夫脫帽橫襟且爲樂更將百萬一呼盧

曾傳燦三首

傳燦字青藜號止山舉人畹之弟有止山遺日等集有學集曾青藜詩序青藜為詩晤言什之永　五之其思則希疏秀也其志則天問卜居也考彭氏詩史京耳之後十門然才二十獨身提挂獨軍眇然一書生如灌將軍之在洪楚閒說觀其詩求其精强剽悍之色暫然已失之矣為掩卷太息久之

田家即事

田家每自還出入俱忘形荷鋤不知苦總以求所生我昔勤耕種碌碌竟無成紛然萬慮多因之廢經營偶來桃溪上秋色滿柴荊牛羊薄暮歸雞犬相迎鳴稚子望濯毋拱手道姓名雖然少禮節中心亦至誠徘徊山景合緩步籬間行寒塘上斜月遠樹紛虛明嗒然忘物我長嘯聞松聲

鯉魚江

泊舟澄潭下水清石自出硤古迥層陰虛照淡寒日孤邨四五家高樹氣蕭瑟游魚心不驚湖流頗閒逸依光淰淰來詎識網罟密偶動惻隱懷投汝以穀實大者遠來吞小者還相失念汝本游戲飢來即倉卒倘非愛白然豈不罹智術物小亦生成仁者良足恤

歲暮武林別葉子九徃京口

殘臘無佳日況當離別年布帆從此去江水正芬然貧賤愁中路風波亂後天好將今古淚寄與夕陽船

諸九鼎八首

九鼎字駿男一名畳字鐵閣浙江錢塘人今世說諸駿男

與弟虎男詩有令嗣時人方之穎濱軾轍又嘗謂男才能而學識則穿以史百家之言爲人英偉倜儻有不可一世之概

送戴務旃遊華山

白帝金天鎮青柯玉女盆遙岑明嶽廟初日挂天門曉

望情何極登臨葛未捫何時九節杖同汝問真源

歷下懷友詩

猶憶方文歷下來青楓黃菊共銜杯酒酣上馬泰山去

夜弄海日金光開 何璵方處士文

朱蓮綠蘋滿湖香門近西陵松柏傍邀得題縑王吏部

阿應名重善和坊 新城王吏部士祿

鵲山湖水連天碧日暮西風吹柳絲最愛當年秋柳下

支頤手板獨吟詩 新城王儀部士正

噴雪驚雷趵突泉楚狂題壁音鏘然龍蛇落筆欲飛去

疑逐奔流下九天 淄澤王孝廉裕

旋公口吃似相如薄宦匡廬歸著書聞道故人已歸骨

不須吹笛更欷歔 邵弁亡友王于一也 宣城施少參閏章

蓬山傾蓋便抗手短後蕭條經曲阜秋雲翠柏遠迎人

匹馬迢遙大汶口 華亭金高士昆瀛

雞頭關

雞頭何昂然似向雲中鳴陽烏隱未出催促戒晨征摧

關半天上仰視不分明下視坤輿底忽見江流傾石路

未盈尺坎陷復柱撐踰此北棧畢險盡始得平下坂行

曠野清江繞褒城女子閑汲井農夫多耦耕水邊花百

朵柳下鶯一聲暫得出艱阻稍慰羈旅情

楊涵 五首

涵字水心山東益都人

楊水心性簡傲狂放不羈善畫尤長于墨竹居常坐臥竹下會其興到輒斜之態久之忽然有得其所作往往縱手而成雨崇風枝千層萬疊而各具脈絡毫不爽當時以爲神品與某倘善每爲作畫輒遲得意之筆無接爲紙圖匿之神中情知而搜得之乃相與大笑其不爲如此

題自畫芭蕉竹

重疊愁心不自緘離披狼籍竟誰芟縱然裂盡秋聲急

也似高人著破衫

一片青光拂碧雲滿山秋籟有誰聞小齋幾日莓苔雨

欲擁鉏報此君

塞上雜詩

碑殘荊棘臥斜曛臺下蕭蕭散馬群北望不知何處盡

濁河衰草入黃雲

黑山山畔月如鉤老戍停笳話舊愁記得城開猶巷戰

凱歌樓下血交流

數點哀鴻沒遠空收兒歸去臂雕弓晚來略見風沙息

歘貢城連夕照紅

王士祿 八十二首

士祿字子底號西樵山東新城人漁洋胞兄順

治壬辰進士官考功員外郎有十笏草堂集考

功詩選 漁洋詩話西樵作撫宋雜詩有湖勢汩汩韓之句或疑汩字所出汪鈍翁曰吳楚東南坼坼字汩字正以錯互爲妙

又西樵歲爲賦某詩二十首蓋有所感觸而作余見之曰此下彬彬越
賦之流雖游戲三昧然非才人不能道也　分日徐諸兩無書意云鴻
鵠而雨桂浦沙昨夜郎來貽妾家藏獨入門處若夫看郎　似讀滿花
最質而古　杏林筆記西樵先生爲淵脩髮自簡家使此刻四卷佳句
佚者頗多如海野道中六人煙通下衛橋路追來片葉飯問示夢說別
花兩岸河一帶楊風與云大人有賦官仙意向策何方驛驛聯此類尚
影　池北偶談先考功兄少時有詩云律風深大聲派就賞枝城時推
聲東　恩山集考功員外郎王君紫銘君子諸書綜擇林衷周有義例
官為二十一史宋遼金三國志並刻為非訓蜜巍陳氏而用湘潭李
漢書欲晉書劉則照吳考世家人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川李廷
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十二史誠正史體復
省煩複擬上書不果又謂坊本于貢詩傳申公詩說并僞書李維正序
行集遼秘書收之皆說也
為辯其僞有功經學甚大

賦得丹鳳城南秋夜長

丹鳳城南秋夜長關河漸近落微霜不須錦字論長恨
自有清砧敎斷腸破衲沙頭鴻欲去拂雲堆上草初黃
傷心卻羨城邊月猶照深閨玳瑁梁

臨淄道中

猶山雲壑迴逶迤朝氣鮮晴雪晻暎景明滅閒尋戀我
行處遺跡爲詠遊猶蒲縞邈幾千載雄風仍颯然驅車
一回首兩嗎康浪淵不見飯牛人白石猶爛爛棲身斗
口下狂歌役火關一朝躡卿相通國稱其賢念此爲落
人爲獉窮愁顏散平或上林牧豕或菑川北蹤累已似
烏與何能肖此來悲物役況復當窮年悠悠思古人茫
茫集百端浩歌一觚首涼風吹古原

裁衣曲

初罷清砧響還勞素腕舒殘燈金粟尺遠道玉關書白
紵縫仍濕紅縣怨有餘流黃明月路何處逐輕車

讀杜集竟憮然有作得百九十字書之卷尾

杜陵詩人宗詞場縱高步徙筆扶天藻高山復梱具早
年齊趙游裘馬散高趣攜友登吹臺風雲發指顧應詔
咸京來閶音奏韶護謂萬排天閶高衢見牴牾突兀延
恩匭匍匐三禮賦率府寄道遙未協同時慕蠖矣漁陽
塵艱哉鳳翔赴甫升鶯鷺班徙背雕鶚路玉女雖可尋
朱鳳豈堪致浪跡入西南浩歌盡情愫閒關青羌坂差
池下牢戍故人紛旌麾一老颯飄寓扁舟亂衡湘蒼茫
向遲暮錯雜難驅詞隱約詠懷句萬古祝融峯鸞龍隱
煙霧蕭條稷离期支離楚蜀過獨餘草堂碑千秋邈邈
悟

效小遊仙詩

碧玉裝車駕盜驪觴殘翠鳳返西池化人萬里來同日
卻見君王哭盛姬

覲青巖夕眺

柴柵陰陰帶夕暉下方鐘磬遠微微遙高俯瞰一千仞
山鵲凌風松頂飛

題綠玉堂

何令大書北堂額曾傳映户千琅玕我朱不復聽疏響
遠思空然懷慕寒貧郎一節遠莫致由衛累尺殊非難
割薪曾須種萬箇抽梢看過青雲端

憶齋前二桐樹遂示諸弟

苦憶東堂堂外地三株桐樹最參差白花長夏緣衣落
碧蘚幽堦過雨滋午夜團㭬還對酒清晨晞髮一題詩
何時共汝濃陰裏石几匡牀話昔時

寓堂醉歌

草堂十笏堪獨寤客子羇棲此焉寓偪窄雖違疎豁期
茅茨頗愜滄洲趣短扉敝雨復蔽風隙地種爪兼種芋
璧間妙蹟移家圖篋裏新詩乞食句旅餐無恙且高吟
庭謁有期聊一赴白氈輕衫懶恒着烏皮隱几差能具
窓邊𪕰鼠時噬梁屋脊雙鳩日鳴呼蟲響悠悠杞菊叢
豆蔓盤盤木瓜樹五斗何堪換二毛一酌還能散千慮
謝客終朝掃軌眠懷鄉幾夜延襟步棲棲恰似杜陵人

白鹽赤甲經年住

秋柳和貽上

千條萬縷最堪憐夜帶棲烏曉帶烟天畔星光仍晳晳
風前笛思轉緜緜折來玉手曾三月種向金城更幾年
足處經秋總怊悵傷心不獨渭橋邊

調公戩

風流文采信吾徒談俠朝朝恩酒胡莫漫逢人矜馬稍
琴中雙璞似君無

詔罷高麗貢鷹歌

眞人御極臨八荒百蠻九譯皆享王西旅之獒越裳雉
貢物各各因其方海東俊鳥好毛質鐵爪金眸猛無匹
九都作貢來天家特受韝鞴佐罘畢涼臺上秋天高
川蘭驅獸行蒐苗羽騎驂騑翠華至星旂雲罕紛迴遭
棠鶻射熊未足羨跋扈殪兕勞遮邊是時摘條試一縱
萬人仰首瞻青霄飛鳥狡兔失巢窟委身濺血塡君庖
至尊往往動顏色玉虬廻戀鳴蕭蕭柔遠猶然勤睿旨
詔罷奇毛自今始行葦秉存踐履慈茁葭還賦春田美
聖神舉動殊尋常此事悠悠古誰比君不見虬髯天子
英雄人佳鷂猶遣懷中死

憶萊雜詩

時復尋春郭烟光縱目寬山姿瀛大澤潮勢汨三韓小
澮拋藤杖微吟側幘冠醉歸還倒載來厭海風寒

委巷柴門接閒情習野農樂寒收海帶供爨斧山松露
麴清春釀沙秔淨晚春家家貰網筏處處狎魚龍
趙氏小平遠幽尋興不違時緣看竹去兼作聽蟬歸屐
涉春沙轉孤吟細雨霏最憐九峯碧洲夕對書幃
未學任公子垂綸問海濤疎慵眞自慣匕箸不曾虛飽
飯兼魚蛋清樽點蟹胥波人劚石鰒此事最憐渠

夜讀西崑詩偶成

冷抱羇人不自溫一編當燭詠西崑玉溪怨瑟聲聲好
秖愛星河壓故園

涿州城南送別紫洞門使闕余之山右洞門道經
維揚言念舍弟遂有末章

欲作經年別先愁此路分邅邐同奉使太息各離羣王
屋通闕驛仙霞入海雲名山吾有願爲報武夷君
廿載無諸國猶深戰伐憂烽傳烏石夜汛警虎門秋藩
府新移鎭降人幾拜侯書生矜燕頷儻一借前籌
五月荔支熟紅鮮映玉盤吳鹽防飽啖齊客喜初餐橘
實兼秋摘榕陰更午寒陸郎誇使粤試較此中看
小弟江千去經年困折腰秖應禁沉瘴誰與話逍遙幾
日開官閣臨風待使軺相逢問遊子爲指太行椒

獲鹿道中望抱犢山

茫茫懷古心悠悠鹿泉路不逢抱犢人悵望青山暮

晨發獲鹿薄暮抵井陘周覽百里開巖竅因書鄙
目

一入土門口漸覺千山重周視耳目變頓使心神融是
時日向晨朝曦甫在東光景一以澂分巍開諸容近嶺
既昭晰遠岫尤微濛乘凌出垠崿蟠蔚歷錯礲車回礙
石角徑轉開叢萃有時陟絕棧颯沓來天風下瞰見墟
落相倚如巢蜂田塍互鉤帶谿谷斷衡縱萬態騁一眴
谿遠明心胸更愛縣河水數曲山根逢作爲廻嶺蔽忽
向前林通兩涉乃相逢出溪山亦窮卻從平楚外又覩
天邊峯

發井陘次故關作

凌晨發山郭渡溪指山隧稍稍歷原隰忽忽入幽邃天
陰嵐氣亞草樹殢蓊沓石路足蜿蜒縣崖遞斷截山横
望若絕崖轉徑仍遂畧無十步直大抵兩壁對行行近
關側巖巒尤奇怪撐者或如拒掠者或如墜屈延蟠象
伏怒儼虓虎雲千折勢不窮各各殊狀類睥睨界其上
高與青冥會謂此信天險飛鳥詎得越他時戎馬蹤何
無一九關俯仰意慷慨指顧傷既來安得凌絕頂一覽
八荒外

鑌鐵院

瑰爾留奇蹟幽亭礙古苔氣應千象緯地已絕塵埃知
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刀材

遣樂行

王君豪舉饒風格明月壺觴夜留客酒酣宛轉出歌人
廣帕纏頭宮袖窄仙音決曲非人間按拍時時聞太息
客疑太息應有因垂淚向客爲客陳早年芳齒當三五
藩邸豪華競歌舞蹋絃不數段師彈清歌每逐花奴鼓
紫雲異調少人聞來遲新破謫仙一從戎馬起秦川
世事飄零劇可憐桃李久摧故宮路松柏并闌西陵田
公孫弟子窮無倚遊食鸞歌老不死忽忽回頭二十年
蓬垂白髮華筵衰當筵聞此爲拊膺白衣蒼狗信難憑
坐客雖非沈家令斷腸如遇鄭中丞

望緜上忌坂作

南望介休郭青山鬱相嚮爲問斯何山云是古緜上子

雅從亡返託迹此巖嶂公子詎爲喙斯人自避尚姝殊
少伯遊復異靈均放焚林良已苛抱樹或遐嗇犢知志
士心未易恒情畢誹代欲龍蛇其迹類有望棲隱儻不
終擢爲高人論田光齒利劍瀨女沒淸浪所貴明一心
何能畏死喪嗟彼苟且人浮沈詎爲嘅

孝義道中

八月汾河秋氣淸遙心無限爲秋生斜陽勝水南原望
人道唐家六壁城

普菴堂吳道子水陸畫軸歌

吳生畫筆其在於今蛤片楮素更只千踢而偏普菴堂水陸社乃有吳生所畫水陸百二十軸社之得名以此也癸子始來爲余言聞之寺僧延畫所由出蓋奇甚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陸地傳爲勝奇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許雨下不濡雷甚不積又中夜常見奇光王心異之乃掘地以窮其怪得深五丈得巨石函一以鐵鎖一道束之發之又得鐵函其從中函以木木函啟而畫軸見乃希代之奇寶也王其[illegible]宋宗寺僧以桓直斜之[illegible]以藏焉[illegible]因[illegible]之

聞昔吳生圖天宮變𠻳劍舞稱豪雄借發奇思動真宰
振筆萬象紛來從又聞元元廟壁狀杜老辭衣盤礴非
草草五聖千官貌奇傑翠抽紅裸映深宵擅場當世曾
無判睥睨顏陸聊前進惜哉遺蹟千年稀寸縑直等天
球貴今秋鐵馬平水陽那知奇物居然藏此畫出見事
亦怪豐城寶劍同光耀朱隱碧黫神理在絹素古點增
蒼茫爲聰捉筆百靈急搜滿抉詭誰容匿幢纓冠玦天
人儀雲烟龍鬼幽冥色會稽姜生爲余說乃得發篋觀
奇絕風塵躑躅難盡窺安得窮年銜摩挲

有話勝上后土祠者因遂題之

千秋脽上尚遺祠武帝雄風自一時法駕逶迤齋殿夜
靈壇孤沓羽旂披禮成侍從隨遊盛情極君王感物悲
陳跡祇今誰髣髴白雲南雁望參差

澤州使院古松

三株並是青牛質尤愛敧松亞復盤入夜龍形殊益怪
隔窗濤響不疑乾人如僧懇心堪寂舞作胡旋勢未安
韋偃畢宏那貌得祇須扶且百回看

飛龍宮行

臨潘此地曾潛龍倜儻頗有文皇風夜半入宮星如雨
乾坤再闢成奇功十有一祀帝業崇耀武太原臨河東
中經上黨鸞旗翀凝笳淸蹕臨舊宮眷言顧之凝沛豐
問疾賜酺歡無終易以嘉號志所從更聞余櫓謠兒童
羊頭山翠當朝宗蛤蚌三十萬旌旗千里軍陳吳作繪
燕公頌潞州別駕堪豪雄乾符坤珍一十九并與茲郈
傳無窮奈何乎龍漦降庭蛇起陸龍入蜀江作魚服雨
黑廷秋鳥語哀月明南內絃聲促阿犖凶狡阿瑗驕何
銜蓁龍同豢犢漁陽烽燧沈香欄勿乃遂爲故宮穀噫
吁嚱飛龍宮已泯煙三郎魂魄何來還

上黨

雄藩上黨古今名形勝居然未易京南貌河山全覺下
背看星漢只疑平義陽千載仍祠廟夾寨當年劇戰爭

足底黑雲天下脊幾朝車馬赤霄行

神頭山謁李衛公祠次葉文莊韻

蒼山深抱藥師祠駐馬橫鞭一揖之杖策文皇龍戰日
啟書西嶽蠖蟠時神歸風雨宵嗚咽地僻雲嵐晝色遲
我慕人豪遺象在披帷重為拂蛛絲

邯鄲作

七雄遺事久蒿萊到眼空餘落葉哀何處慨慷望終古
短衣被酒上叢臺

蟬

腹與龜腸潔齊兼清露遙何緣塵埃裏強著伴金貂

叩頭蟲

手推故神物名流解望塵將軍揖客少敢詠叩頭頻

阻風望金山用坡公金山夢中作韻

霜風吹面曉添寒惆悵烟波江上樓何日妙高臺畔去
青天廻眼看揚州

寶應舟中得貽上金陵書感懷

東閣邵來空舊約湖風忽去又離居可堪酒醒寒湖外
涼雨遙聞建業書

次韻貽上用坡公東府雨中別子由韻見寄詩

次歲由汴上省親維揚寄余時貽上最假滿有休文之行僕行狀一宿乃與同至是至真州南部而別余北還貽上南來星役歸也今年春貽上用坡公東府別子由韻作詩見寄韻之後然未及和答比在燕寓中偶念聚散感慨不能已已遂次韻寄之并示禮吉子倜也

白沙洲畔樹年時記別汝歲晚江城陰風淒如欲雨去

當南雁時不待雁同歸離居復多難徒爾思前期歎息
重歎息兄弟等過客幾番約池水歎若湘靈瑟秋來雁
又飛題詩附爾行晨風零雨外渺渺十年情

無菴教子養生之術戲答

百年真樂只銜杯閱世深時萬慮灰何必瓊膏駐金骨
嵇康曾論養生來

聞雁寄弟

八月金臺下初聞一雁來似添宵燭冷欲比峽猿哀搖
落兼庭樹飄蕭下岸苔幽憂重感汝中旦起裴回
碣石秋風路連翩望乍齊夜絃愁翙翙雨笛怨淒淒幾
日來天北前途過竹西憑誰囑遙影為寄數行啼

長齋詩

我從憂患來每食唯茹素敢希次道佛此事蓋有故念
我與四生俱如惡又聚雖復殊胎卵各具生機寓置身
砧几傷呼天苦無路啟意渠所同寧不軫犁觔那須介
葛盧方解犢牛訴烹葵吸藜羹吾腹亦可飫胡取恣炮
炙冥然不相顧一人戒饕餮萬物息憂懼所抱區區心
詎止吐吾哺尚欲告哲人罷此吸漁具鯉鱅與鰿鱉居
士毋乃誤

喻老馬

余有老馬乘之四五年先發者南還不忍使其復就道路以倦之餘疑寄市賴念其馳驅既久還此路歧能無悵然因遣之以短咏云爾

綠爾步能緩從吾歲幾逾劇憐成暮齒應是怯修途占

寺春燕長殘陽老夢蘇餘年安飲斷慎莫怨羈孤

詠馭人所執湘竹鞭

柯亭一何遇拄頻爲爾嗟詎有瀟湘質居然作馬撾

雨夜用子由韻作二絕句與李弟

一燈欲臥聞窗響雙屐君來踏砌泥忽憶迸鑿江上別
江風含雨晝淒淒

屐提閣外蕭蕭雨十載難同聽此聲珍重深宵窗燭影
他時應是念燕城

林公泉

林公得泉處竹溜僧廚通閒說秋巖雨傳聲滿寺中

與無言偉男道子由走馬澗度柳溪橋觀秋月潭

側石壁

游屐緣春江參差復幾兩緩步江路斜風前羨鳥翔未
縱憑高目先尋石橋眥青嶂削千仞若花大於掌遺跡
溯孫劉悠然獨長想

北固多景樓臨眺放歌

危譙颯爽臨江闊襟江冠嶺何崔嵬振衣直上俯千仞
恍惚疑躋金銀臺朱方鹿崎在襟帶陵巒膠葛紛烟埃
長山遠勢拔天目鬱爲京峴形奇瑰別嶺入江此突兀
神龍昂首窺九垓江流如練盡一晌當樽劈髮堪流杯
高檣大舸過枕席來鳧去雁相沿洄金焦猊蹲復鵠峙
左埼右角儼星台仙人揖遜海山徙二山終古洪濤堆
噫吁戲北固之勢眞雄哉回眸憫然見萬里蓬壺方丈
如浮梧何止青霄鳥道五十里了了下見燕城隈苟生
數聲已寂寞蕭公游處餘蒼苔人生不飲亦胡待爲我
長江化酒歸金罍左拍浮邱右洪厓元暉微吟太白續
蘇公大笑揚其頦庶幾陶寫中心哀古今緣紹不堪把
大江赴海無西迴掉頭長嘯歸去來

登焦山絕頂作

忽送憑高目身疑著日旁天連京峴碧雲覆大沙蒼千
片遠帆小數聲孤磬涼冷然思欒冠烟路欲相將

焦山古鼎歌

焦山有古鼎圓腹三足雲雷紋高可尺六寸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爲余言鼎款[illegible]物當分宜相[illegible]圖[illegible]某公官於朝分宜聞此鼎歎之某公不初歎固辭鼎先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公以歟由鼎作詞鼎不祥捨之焦山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備掌故焉

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駁犖龍文獨許吾郎知
篆銘畧辨周京作宛同石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西洛
韓公摩挲指向余曾入泰家格天閣雲烟過眼已成虛
劍去珠還事堪愕安睎飛龍亦英主元修覡並軒轅樂
一德何人曰相嵩金鉉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士報
揚沈謇謇如雕鶚鼎當有耳豈不聞恥向廻風作秋蘀
琴山先生所養耳紛紛冠蓋多酬酢當時不鄙趙師睪
于今誰憐賈秋壑從來鑄鼎戒饕餮此物胡爲亦遭攫
山頭向有椒山詩三尺古碑墨光錯隻字重於神禹金
猶向山林辟不若老奴眞欲愧歐陽廿載鈐山空寂寞

壘已拉冰山摧有鐵誰能鑄此錯徘徊三嘆軒几旁
極目汀天莽寥廓

奔牛

細麥綠風岸寒曾對水樓櫓聲雜津鼓斜日過奔牛

讀孟襄陽詩有作

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
誰識襄陽孟浩然

禾中

江城還構李望古一跡蹶老寺裴休宅春沙范蠡湖邊
煙明渚鳥斜日冷橋烏太息東流水年年浸綠蕪

石門縣

落日石門路語谿明夕波女墻纔幾尺一半入蘇蘿

西湖竹枝詞

日西湖頭霽景明渲青浮碧鬭彎環劃水水蕩漾含雨
失羣當茶一帶山

波面向曉聚蘭橈勝日春風粉黛嬈相喚子家埠邊去
紛紛搖過第三橋

青水真似鏡中行雨細風微浪不生解道波平不忍唾
湖波伎槳太無情

湖南入夏芹滿塘塘上桑陰青覆墻郁裏平拈紅帖子
人家一月爲蠶忙

湖畔十三嬌女兒新粧還較轉嬌憨何當良夜隨儂去
明月滿船歌竹枝

湖心亭大風雨歌吳香爲葉子肅席上作

湖樓夢破朝徘徊吳君葉君折簡催欲以勝游盪羈思
金樽蘭槳容趨陪一醉湖亭好風日四山靜綠如春苔
忽忽殷雷起山脊黑雲壓檻聲焞焞夔牛鼓震日月死
驅山鐸掣陵巒摧急雨注射激萬弩層波黯黮爭喧豗
迴風雲旗颯出沒黿鼉鼓沫江妃哀恍如軒轅張樂洞
庭野蛟龍雜遝纙椅鼂又如神禹行水過桐柏巫支騰
踔犇靈猜山腦乍穿怒濤涌危橋欲拆神鞭迴狂生顛
視臆才豁奴子屏息顏如灰須臾勢過萬態息翠屏玉
鏡亭亭開湘靈鼓瑟九嶷靜李謩吹笛清颷來我醉湖

山亦已屢大抵好女臨妝臺久對令人少志意茲來壯
觀眞奇哉山川情狀出明晦丈夫意氣生風雷歌成長
嘯興未已好呼山月浮深杯

顧云美爲作八分堂額歌 顧名苓

斯翁變體古文邈斟酌其間八分作中郎以還攻者稀
直數開元顧文學千今苗裔仍東吳短簿祠邊舊棲託
我從筆陣推波瀾遠綳乃祖眞無怍爲言向來大有人
蹋漢追唐歸宋郭妙跡鄰人惜少見餘子紛紛資力薄
乞君迴筆書堂額鵠跱龍拏臨中落君也早年肄國子
文章幾貴金陵紙石頭城畔來高軒思公門下稱奇士
當年海內無干戈留都文物尤巍峨不獨槐市盛絃誦

兼復桃葉餘笙歌入看祭酒解散髻出醉美人金叵羅
雅負辨眼工小字詩成自寫無偏頗爾時負販重風雅
人傳片楮兼金多仙人昨過蔡經宅清淺茫茫不堪索
蟲刻居然非壯夫蕭條誰問韓陵石儒衣僧帽顛阿瑛
老向江湖作逋客醉書自署頭陀苓擲筆時時念今昔
此書珍重藏君篋歸當高揭南榮陰臥看渴驥奔泉勢
如見冥鴻避弋心

贈韓生

政平如水先皇日行樂時時觚戲傳江上逢君道遺事
斷腸如過李龜年
龍語縱橫許入詩舍人侍讌柏梁時武皇没後天無笑
說著宮車只淚垂

雨不絕

劇雨連三日江雲接短茅荷傾珠又續竹重翠逾交垂
雪如懸瀑鳴堀詎辨泐蛟龍雖自喜祇恐二儀殽

東吳野人

心知吳處士未厭古人風裋褐逃塵外柴門閉雨中露
涼深警鶴秋老急吟蟲此際抽思好新詩定不窮

聞友人言林茂之先生尚未能葬因成此詩

多奇林那子風塵逋漫尊耋年雙眼暗兒日一錢存死
闊跡妻謚生悲杜甫魂桐棺還地上何處故人恩

疏柳詩為宋射陵賦

玉女壺寧妄仙人博漫疑不然雜眸意詎與橘中則黑
白曾何定元黃劇可悲外間劫總急老子不須知

廣陵清明曲

風滿晴空足路谿莫將辛苦競高低揚子橋邊九層塔
朝來不共紙鳶齊
莫道春郊樂未央夜來鬼火尚青蒼淒涼不獨吳臺路
曾是陳家舊戰場

末麗詞

冰雪為容玉作胎柔情合向瑣窗隈香從清夢迴時覺
花向美人頭上開

秋夜作

薄雲輕露月危葉暗辭秋耿耿書窗火茫茫猶夜愁離
居思弟妹岐路感朋游負手寒庭裏誰能不白頭
秋樹層層響秋河的的遥無螢流暗竹刺月濕寒蕉作
客驚年矢思家銷斗杓愁中桑落熟恐伏百憂澆

杜緩耕贈簟

卷送蘄州竹簟良瑠璨八尺射眸黃忽愁涼吹清茅屋
預報炎曦拂石牀長物王恭知定少新詩韓愈愧難方
只應他日幽林裏持夢湘波楚塞長

宵行至泰州時漲水未落即事有感作

嚴程連晝夜急櫓劇乘陵逆月看奔堞涵星指組罾魚
龍紛偃蹇鴻雁就哀矜萬井懷橐裏生涯茲最能

十笏草堂成有作

幾載堂傳十笏名把茅今日計纔成徐看竹石隨心置已覺軒窗潑眼明江海回頭餘汗漫圖書垂老許縱橫差應不愧維摩室妙喜眞須一手擎

過河渚園有感

寒溪頹照西城角門掩蘇華事事空惟有塢桃將凋柳迴紅換碧廿年中

贈張簣山學士

銅龍曉色破層陰渙爾批鱗意獨深言聽便爲天下福計違不負一生心他時爲奕看青史此日輝光燭翰林我亦握蘭東省客浮沈徒愧二毛侵

由香山往新法海寺

香山指法海五里各山突策杖遵縈紆春陰淨爲幅幸綠蹊路迷得窮郊壑妙修溪宛龍蛇亂石或織暴青碧發自然參差見天巧微徑一以折初地居然造前臨俯平岡迴望合奔峭矗矗裂帛湖依依入遐眺縹始章皇年新搆棠故蹤歎彼住山人辯拂亦窮究入室談四禪出門憶三笑幽尋方自今揮手謝煙嶠

故明景帝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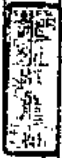
景皇決策仗于公定變支危社稷功南內已殊淵聖沒絕灘何意魯昭同玉魚殺禮虛幽寢蒼鼠驚人竄敗叢莫向空山紛感慨十三陵樹各悲風

嗚呼此先兄考功遺詩也先兄束髮攻詩便悟上乘中年與海內名流切劘益進老蒼在國博常戲語同年生汪苕文程周量曰昔劉貢父呼梅聖俞爲梅都官梅便作色而愠某即不然但使有數百篇詩得稱廸功集比于徐正卿足矣其胸情託寄如此士正自九歲學爲小詩兄輒喜之令勸唐詩中王孟韋柳常建劉眘虛數公之作都爲一卷日夕吟諷至順治己丑歲士正年十五六已有詩百篇閒出請正于兄兄則益喜更爲芟定手自書之以付雕梓所爲落箋堂詩鈔者也自時厥後兩人遊宦南北雖越千里詩筒往復無異對牀甲辰

之秋兄事白南下士正迎兄于秦郵相見悲泣兄了不爲意直取憂患中所爲詩兩巨編授士正前曰弟視吾境地兼進不益其道力堅定寵辱不驚視人世富貴直土苴耳庚戌辛亥閒兩人同官京朝每下直輒相倡和而故人宋荔裳施愚山輩皆在每一篇出人競傳寫自謂平生之樂無以踰此顧不圖風流雲散諸君子或出或處相繼罷去士正旋有西蜀之役而兄遂奉　太夫人諱以歸也壬子之冬士正舟下三峽奔喪歸里時兄已離骨僅存泣血相對同苦塊寢興者八閱月兄竟殉吾母以死嗚呼悲哉先是士正嘗集同時名輩詩爲

神韻集凡剞劂其書趣便成之未及卒業茲感念存殁別次平生師友之作爲感舊集而以神韻集所錄舊本割什三以附益之因鈔凡篇什次于後昔代宗答王縉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石室所藏殁而不朽先兄生值

右文之朝坎壈以終其身視右丞之遇殆有幸不幸焉用竊取篋中登李川中州載敏之之例附諸賢以傳于代言念平生不知涕泗之橫流也曩松陵顧茂倫撰四家詩語溪吳孟舉撰八家詩錄凡篇什尤富茲得以畧云康熙甲寅四月二十日弟士正揮涕書

感舊集卷八全

感舊集卷九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宋琬 四十四首補遺二首

琬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丙戌進士官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集 漁洋詩話康熙辛亥宋荔裳施愚山皆集京師與余兄弟倡和甚久明年荔裳補官蜀臬余典蜀試先後出都門余以十月下峽荔裳以明年春上峽遂不相見是歲荔裳入覲歿於京師後二十八年荔裳子思勃來京師以入蜀集相示寥寥一二短章於此次黃州云馱成赤壁人如髮江到黃州夜有聲憶故鄉海錯猶刀魚云銀花燭漫李筒些鬱鈎蛇擢長千歲專諸留飲骨至今ヒ著南飛蓋曾蠻云戲蟲小技耳知名喜已由來能皆成曾與江郎書恨賦莫將刀筆博公卿題贈鄰鄉界石二蜀國至今悲杜宇見人猶是惡鴻雁 池北偶談康熙以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施愚山宋荔裳也宋詩頗擬放翁五七古歌行時闖杜韓之奧壬子春在京師求余定其詩筆為三十卷其秋與余先後入蜀明年宋入覲歿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殘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按安雅堂集刻於康熙己卯已失漁洋所定原本姜梅村原序失之其族孫所遂刊於選六卷而冠以吳序節錄於後當萬歷之中葉海內文氣衰於京然宋氏以學古茂之辭為先倡後先輩浸而吾友故司空九青在其間之傷總未對九青而起者又得吾友玉叔玉叔天才儁上拔闊父兄典訓肚膈前九青若太學自九青之存駁駁乎被連繇而能盡感年猶然興滯然綏登朝列儀京國不可謂不遭時也而仍見宅訐用証治繫於理凡浹月而獲辯復還官郎署出調外省其才情鋳麗格合聲諧則豔如華滋潤如璧而抑時戲書類多湊清激宕之詞又如秋隼盤空嶺猿夜嘯亦既悔亦復不盡於和平然則其備人實而兼雅怨者實參與型之未渝希人雅之復作因為推本其所自來有得於天之成就者如此欲使世之習詩者知其…在斯相與珍重而讀未之也

雪夜蘋園聽何山人彈琴歌

殘雪莪莪照金罍主人置酒臨高臺座中有客操綠綺
使我徒御皆心哀寒風蕭瑟空堂裏一曲未終柄雅起
忽疑空山雷雨過倒挂飛流聲蕭蕭又如班馬之羣鳴
千騎萬騎行復止山人本自雍門客長裾恥向王侯宅

結友偏多依少壯貧來獨有丹青癖醉時攜得虎頭筆
滿壁煙雲峯削成生綃爲擬洞庭雲綠窗掩映蓬萊日
絲桐筆墨各有神琴理真從圖繪出水仙海上霧濛濛
廣陵絕調隨林風絃際何由識今古胸無邱壑難爲工
伊余自歎嬰塵鞅五嶽空懷何日往頗君爲鼓一再行
能令宗炳群山響趙郎善手寫金徽更爲變徵淚霑衣
明月疎鐘兩搖落滿地清霜鴻雁飛

送何癸如歸里

年年作客雁先還纔說歸期鬢已斑落日片帆天際遠
那能相送鶴兒山

蜥蜴行

退食苦炎熱披襟聊散帙清飈何營營室小厭充溢智
勇兩無施未可張羅罼承塵多蜥蜴三五相傳匹見蠅
忽如怒奮迅搖其乙須臾翻靜默臨敵轉恐慄將通復
斂身欲動或屈膝攻取勢多端精神乃專一青蠅一何
愚忘情似親暱呼吸飽脣吻百試不一失未即盡驅除
去我心所嫉吁嗟此小蟲暗合兵家術始焉弩在機終
也刃出鞘叶古來帥老馬戰勝未敢必衰至則寡謀禍
機戒不密可憐智伯頭竟爲讐人漆

釣臺歌贈馬蘭臺山人

九峻山人聊說世伏波將軍之苗裔家在漢陂紫閣間
孤情獨與煙雲契彈箏叩缶本秦聲裂笑爲衣皆楚製

儒冠誤人幾半生秋風慶雪劉貫涕長焚筆硯事丹青
潑墨吮毫稱絶藝横皴酷似黄大癡細染還宗吳仲圭
近代以來數文沈嘉隆而後作者誰山人工意不工似
匠心自出無專師盧龍山水頗不惡韓家鈎畫尤最奇
一峯高入白雲裏登樓坐見滄海潴游人欲繪每束手
譬如寫照難鬚眉一日坐我悠然堂解衣盤礴無人窺
須臾圖成挂諸壁高巖邃谷光參差瀨瀠旋渦漁艇立
窈窱洞口煙蘿垂主人韓生有狂癖此臺自闢高曾貽
見圖再拜悲且喜重之不啻商尊彝便買貞珉勒山側
酹酒欲告山靈知山人此別欲何往贈汝一枝筇竹杖
避世宜從麋鹿羣結廬高臥仙人掌寧恤牀頭妻子飢
要令胸中邱壑長我今持節越王城蘭渚剡溪恣偃仰
預拂霜綃以待君一揮欲使羣山響記取雪深一丈時
山人須鼓山陰槳

清水道中

隴阪高無極清秋望更賖石林千疊水版屋幾人家古
驛羊酥飲空山燕麥花停驂問耆舊井稅說頻加

燕子

燕子何時到三春逸海西不嫌官舍冷來傍畫梁棲風
雨爲巢苦雌雄羽力齊吾家有孤姪應勉屬山妻

驛夜

濁酒更深醉不辭短檠疏篳快涼颸樓邊哀雁飛何早
海上鱸魚歸又遲銀漢欲斜爲客夜金釵初墜憶眠時
空閨應有刀環夢泣向流黄說鬢絲

邢州初度

迢遞關山木葉稀故園又負釣魚磯明河射角夜將半
秋露如珠客未歸蟋蟀多愁啼復咽寒螢無力倦還飛
誰知八月乘槎者猶著單衫越布衣

登西嶽廟萬壽閣

咸京西望樓平蕪下界陰晴乍有無九曲流從星宿海
五陵煙鎖帝王都蓮華再影空青落瀑布當窗雪練鋪
咫尺三峯聊徙倚不須探笈索眞圖

登華嶽作

獨上鈎梯覽大荒泰關終古氣蒼蒼天開閶闔纔尋尺
地界雖梁入渺茫五粒松搖羣帝珮三漿露浥百神觴
仙人方罫青冥上更欲凌風度石梁
松風謖謖步虛聲杖策高尋衛叔卿星近祠壇光欲墜
月臨仙掌夜偏明扶桑萬里天雞曙箭括三更石馬鳴
誰信揚雄善詞賦不將綵筆記層城

鸚鵡

雕籠萬里託征鞍辛苦何辭行路難幽閣恰添嬌女伴
方音猶作部民看且分薄俸供秔稻莫遣春風瘁羽翰
流水隴頭相憶否朔雲邊月不勝寒

詠史

古聖貴遠猷經邦戒謀始秦移殺三良亂命一朝耳安
知家法垂視人猶犬豕數傳至祖龍熒惑六王死諸生
竟何辜阬之咸陽里勿嗟新法酷孫謀在前史
少卿陷狼荒司馬爲歎息上書坐腐刑公卿弗爲力洛
陽賈賢子牧羊拜高職窮愁著萬言發憤攄胸臆結交
慕游俠多財思貨殖名山今則傳衛寬竟誰直
泰兵圍邯鄲信陵抱深恥一邀朱亥行能使侯嬴死設
笑卻狂氣連城棄如屣驅車返大梁謝罪居田里悲歌
築糟邱壯心付牀笫英雄作達人顧彼三公手
太尉血未碧無敢瘞骸骨緣憤爾何人哀哀夏門卒偉
哉門下士左手提章鉞傭身誑六尺宗祜朱淪汨種松

期歲寒觀人在倉卒使居高后時可以爲周勃
應侯既得志誓漆魏齊首急難有虞卿棄印與俱走無
計抗秦威甘心作窮叟豈如孫賓石複壁藏死友成敗
安足論二子俱不朽古道良若茲今人以爲否
崔生良史才博物綜墳典著書仿漢紀金石垂斑管春
秋諱定哀本朝必歸善奈何賤斯義坐數宗支翦同時
載筆人青宮出諸險危哉太史遷宮刑猶幸免
魯史多傳疑石言夷於晉所言人如何尼父未嘗諷或
曰物所憑此理差足信孤臣孽子魂千年豈能詔滔滔
水東逝青山共磨礪師曠失其聰九原復誰問

縛鼠詞

我僕行丐歸不虞明日飯香秔白如玉未飽身已健黠
鼠率其羣嚅嚅僅盈寸豈肯念予飢但欲充爾腸設羅
當穴口小童不勝憤貪饕禍所聚黠巧莫能避畏人仍
奉首磬折如九頓我心方惻惻弗忍誅其困懽然脫拘
紲三窟縱橫奔釋氏等冤親先民戒滋蔓豈若兩相忘
可與達者論

古銀槎歌

我有匣中銀槎落碧山山人手所作背鏤至正壬寅字
點畫形模今宛若斷節枯根紛錯糾中有仙人博望侯
衣冠甚古鬚鬢蒼飄飄一似乘孤舟肘後惜無節竹杖
袖中或有安石榴人言八月泛天漢支機石畔逢牽牛

奇事流傳見圖畫銀師何意窮雕鏤當年親致汗血馬
飽歷條支經大夏安如骨貌久銷歇使人把玩充杯斝
金人已去柏梁臺玉液常沾白蓮社嗟我墮落溝斷同
潦倒賴爾哀離紅有酒如澠不稱意欲求仙術尋壺公
跳身此槎之腹中窮源再入馮夷宮爲侯收號鴟夷翁
胡爲低眉偃蹇在塵世枕較騎虎愁吾躬

市驢行

同伯寺前黃紙下黔首不得畜匹馬輸官者後罪無赦
騄駬騂騮棄中野走馬糞田史有書房星天駟光模糊
柴車轔轔驚蹶蹶負軛者誰大宛駒五陵富兒顧盼養
蹇驢價出龍媒上青絲作鞭金絡頭騎嘶奮鬣行長洲

挂劍臺 在張秋鎮

延陵季札賢公子腰下芙蓉淬秋水一片心期不忍寒
蕭蕭隴樹虹霓紫歷聘諸侯未反命魚腸刺了王僚死
躬耕三讓宗家法吳邦不受輕如屣闔閭枉自鑄黃金
屬鏤不以誅奸諂當時列辟尚權衡劍客縱橫仁義否
君臣父子競相屠谷風之刺徒為耳公子深憂在萬古
聊因死友扶人紀縞紵非無於與僑子金獨向徐君委
竭來酹酒想遺風荒臺半圮埋寒叢麒麟寂寞一抔土
誰其樹之松柏桐人言墓草似子將蟠螭鐔鼻將無洞
三十年來不復甲枯根或化為蛟龍水湯湯兮風烈烈
篝火黃昏讀殘碣金石有時銷此誼長不滅君不見交
態紛紛等阡陌任昉門前無弔客

贈鄭汝器歌

近代八分役何有專家獨讓前山叟作者紛紛祖唐隸
臃腫支離轉爲醜鄭君博物饒入奇書法遒勁多離奇
老筆縱橫森劍戟尺幅光怪盤蛟螭大書徑尺壁[illegible]
彷彿再見嶧山碑家藏圖書半秦漢隙倉石鼓宣王詩
岣嶁傳疑夏王禹之眾篆刻祇相斯縹緗卷帙各精好
蒐搜窮剔將無遺我來焚香肆展閱神遊三代觀鼎彝
主人愛客出斗酒高齋月午桐陰移況復聯兄兼豪飲
酣揮三百金屈卮君從壁上觀人醉獨踞匡牀作奇字
潑墨淋漓四座驚咫尺蒼茫風雨至昔我持節隴首經
磨洗中郎鄖閣銘會將什襲稱雙絕置向淨嵐暖翠亭

張幼量古劍歌

有客傳書渝海東貽我寶劍光熊熊龍鱗鳳脊不復識
閃箧蜿蜒生白虹張君今之魏公子好古懷奇性所喜
急難偏憐趙勝危虛恭能使侯嬴死一朝劇地出湛盧
雌雄再向豐城起拭以華陰山下之紫泥濯以浩汗東
流大江水鷿鵜寒光不可藏星辰夜閃珊瑚匣[illegible]頭吳
兒虬作鬚三尺錦囊常負趨擄舞樽前聊娛客空堂似
有蛟龍呼五陵貴人欲相奪君執不可顏色沮酒酣顧
余恆促膝笑指蒼天凌皎日何由邂逅有心人脫手贈
[illegible]我鋏沸地前滿眼昧肯須臾暫相失故人風
病久雜萃豈意寒暄到白雲參差宛帶芙蓉影滅沒遙
疑蝌蚪文冰雪交情有如此始知世上空紛紛自昔神
物稱難遇春日蒼茫隔煙樹報君遠眄塞沖飛挂壁蕭
蕭走風雨

送顧勉齋督餉關中

柳色依依邊馬鳴故人萬里賦西征漢江樹繞褒斜谷
蜀道新懸驃騎營積雪梅花春不度樓中羌笛夜偏清
相看懷抱蕭條盡隴水秦雲雁幾聲

竹器草堂歌 嘉興朱松鄰白門濮仲謙皆以竹器得名

君不見練川朱生稱絕能昆刀善刻琅玕青仙翁對弈
辨毫髮美人徙倚何婷婷石壁堂嚴入煙霧澗水松風

似可聽鏤玉雕屏安足數玫瑰列砌犢尊腥白門漢生
亦其亞大樸不斵開新硎虬鬚削盡見龍蛇輪囷蟠屈
鵰夷形匠心奇創古無有區區荷鍤耆劉伶妙製流傳
眞者少何侯得之爲異寶大書深刻作堂額客至登堂
多不曉我來問名請縱觀錦笥幾開稱絕倒黃倖慈栗
纈且堅潤比瓊琚兼肉好何侯唉我燒羊胛華髮臨風
除白袷階列唐昌觀裏花欄餘甫里先生鴨美酒元從
白墮傳新篘更得青州法南人不慣北人歡繩牀坐聽
糟牀壓君不見蔡邕笛千年人去亭名柯詎若龍鍾古
節大如斗眞堪一日十摩挲銅盤蜂燭朱顏酡尹君之
笙爲君歌年來已厭烏程釀客中千斛須相餉沙棠樹
下牡丹叢蓓蕾計日應余放殷勤欲借好風吹痛飲還
期明月上預勅雙童洗竹罌待余醉臥青絲幛

贈馬參戎

君昔受命越臨洮少年意氣何雄豪狐白之裘秦復陶
衿聯帬首烏孫刀劈深草淺韋旅䩙手格猛獸如童羔
綠熊赤豹達遯逃生取蒼兕拔其髦屯田無波愁叔舞
黃沙積裏飛蓬蒿余城戍卒飢嗷嗷翁孫刀畧徒煩勞
安西都護醉蒲萄詠求絡繹窮秋高旋從承韶征哀牢
五月渡瀘入不毛皋蘭城下血戰鏖鸑叢鐵馬隨猿猱
李廣數奇功則高猿臂不得擁旄旌長嘯歸來脫錦袍
黃公酒罏換濁醪鱸魚三寸蓴可芼安能俯仰同桔槔
美人環珮逢江皐感君一曲求凰操溫柔有鄉堪酕醄
何勞錦字貽竇滔霸陵醉尉空嘈嘈吳鈎夜作蛟龍號
孫盧餘孽作風濤天威赫怒集征艘樓船十萬聲喧囂
何人爲薦公孫敖登壇重繡解弓弢洗清瘴海爲城濠
雲臺圖畫鄂與褒道傍笳鼓驚兒曹丈夫窮達信所遭

剡溪道中作

昔人乘雪往而我溯風行萬壑穿雲轉孤舟與石爭漁
游寒水見鷗立夕陽明安道留遺宅寥寥千載名

申園同姜如農作

舊與張常侍同吟桂樹歌重來松鼠大相對渚禽多花
氣浸衣袖茶煙隔薜蘿終焉遂疎嬾白首問漁樵
百尺辛夷樹春秋兩度花游人紛作賦圍叟至今誇池
水通吳苑鶯啼過阮家陽瀟施枕簟歸臥月方斜

檢閱故人姜貞毅當遺稾泫然有作

宿草萋萋幾度春拾殘不返大江濱安知嗣祖非爲福
況有要離可作鄰良友心期違楚些孤兒風貌是吳人
西風似箭吹殘燭三復遺文淚滿巾

烏聲

三匝棲烏夢不安哀鳴啼睍睆曉霜寒豈云蕩子從軍樂
似訴征人行路難金井轆轤梧乍脫白門樓閣柳初殘
賤臣哭後頭終黑腸斷當年太子丹

贈陸君暘

朔風吹雪夜漫漫變徵高歌易水寒醉客滿堂齊下淚分明畫出白衣冠

舟中見獵犬有感

秋水蘆花一片明難同鷹隼共功名樯邊飽飯垂頭睡也似英雄髀肉生

吠月何須永夜喧閒眠實娛主人恩咸陽市裏金張客兩度悲號出蔡門

夏瑗公先生廿載淺土門人盛珍示卜地葬之以其夫人祔焉高其義爲詩以贈

幾年松櫝缺經營負土荒原賴友生曹賦固殤哀□[illegible]合雙龍捲素旌

二陸寬環應共語雲東風馬笑相迎

胡去騎羅以獻將歸楚中小集南園即席分韻

幾從雙屐探梅萼忽送孤帆折柳條哀鶴灘頭春欲盡驪駒陂上夢方遙生徒南郡悲長笛詞客西京有洞簫我亦因君動騷思那能長住伯通橋

元日日食陰雨不見越四日微雪不成夜乃大雨

排悶賦詩

歲云改矣寒方劇日有食之雲氣微柳色偏於南國早雪花長似北人稀愧無旨酒會鄰里且擁殘書掩竹扉堪笑兒童强解事鬧街簫鼓試春衣

行樂詞

三間笠澤魚鱗屋雙槳松江鴨嘴船長大從吾釣秋水大兒捩柁小兒牽

寓侯記原秬園

高枕吾廬似花香繞屋清夢迴魚潑刺祭殘獺縱橫宿釀呼兒勸殘恭共客爭吾衰甘就隱不復問歸耕

飄泊仍吳會淒涼但越吟鄉遙悲去雁春晚見來禽老病初攜杖良朋喜盍簪妻塘隄上柳步屧定相尋

上巳遲三月是年閏二月高齋自一家魚梁連竹屋雞柵繞藤花萬木偏能冷群鷗未覺譁臨邛頻送酒莫遣豹奴賒

未忍辭君去行行且復淹酒錢朝尚臥花箭夜來添中齋

驚開白鴉聲相亂黃魚價稍廉東鄰如可問龜策未須占

江南曲以下補遺

菡萏池塘翡翠橋月明樓上美人簫寸年不到傷心地夢逐長江來往潮

劉越石聞雞處

衰柳平沙古渡村傳聞此地舞劉琨數惟祖逖能先著客有盧諶感舊恩江左衣冠空北顧古來天地此中原雞聲依舊清霜曉招得并州萬里魂

旌閭章四十四首補遺二首

閭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歷官江西參議選舉博學鴻詞授侍講有雙谿草堂學餘等集漁洋詩話洪昇昉思問詩法於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詩大旨愚山曰子師言詩如

華嶽雄關猶指節則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余則不然
雙作室諸僕兒求石一一題記平施并起洪門此禪宗枯淡二義也又
憑山崗嵩山詩云翠屏橫步空明月正中峯十字令人舉目不盡
易針摩照炭中干與題愚山同過宋圻春有海棠各有四絕何令庚午
二月重來海棠三株宮已化去而愚山之墓木拱矣下勝今昔存歿之
感因復成絕句云十年不見湖宮城月白欲渡江邊恨生白首重吟枯樹
賦江潭柳樹新成 池北偶談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
一字千金竊謂愚山五言送梅子翔云云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已未
在京師與予定其全集又予讀梅杓詩五言詩史其溫柔敦厚一唱三
歎有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園客獨繭約蓄聚之若到
紫不可理酒盡某江頭人日日詞晴明風一夜至明月無遠近詩枕不
能寐數篇是也予嘗以取月排成爲山木二集所錄愚山詩爲詩意
未盡因別取五言近體
爲摘句圖付好事者

發昭潭

瘴路已深入蠻江更獨行搖搖逐峯影颯颯隨灘聲𥗽
壑蛟涎出衣裳蜃氣生戈船思漢將從此向南征

次答沈梧州送別

別緒不可理茫茫失所思斷蓬吹更遠疲馬策難馳脫
贈平生意殷勤去後期三湘風雨夜應有夢君時

南沙渚公招集五羊城上

嶺外荒城復此登潮平沙暖荔枝黃五羊舊蹟歸春草
萬頃危檣在夕陽醉客欲眠白苧舞漁歌忽斷碧天長
不知銅柱還無恙橫海旌旗一戰場

彭蠡阻風二十日

北風一月聲淒淒彭水勢壓匡山低客子無衣看落木
愁人敧枕聽鳴雞眼前五老招不得夢裏雙溪去欲迷
滿地江湖無鳥道杖藜何處可攀躋

濟南官舍有橫渠命作石梁命曰濯纓

官閣倚湖渚橫江漾漣漪有如故園水清淺通荊扉代
石代浮檻濯纓欣在茲春草紛沃若秋荷餘芳菲空水
相照曜秀色忘朝飢誰知濟川客回首垂竿時柱下跡
已混魯連心獨悲感彼滄浪趣永與漁父期

尋歷下亭舊址

荒亭更百戰往蹟皆逝波古人不可見來者自爲歌塵
纓聊盥濯杖策重經過一城半湖渚清風生芰荷藉草
酌我酒數杯顏已酡人生日苦短流水一何多

汶上道中

半霽春陰好平沙趁馬蹄桃花村逕裏楊柳板橋西薄
霧橫篙籠清流到舊提如何寒食過不見燕銜泥

送梅子翔

朔風一夜至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岱
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

家叔歸江南

一身歸去二千里細雨飛花三月時拙宦生涯疎骨肉
長江戰地滿旌旗春殘菜色還催髩客裏新詩好對誰
搔首家山暫知己數行書札淚如絲

登州作

郡僻滄洲外城孤絕島邊亂雲時結蜃六月未聞蟬水
氣垂天濶濤聲裂地穿乘槎問牛女消息轉茫然

雪中寄楊湘賢

落葉積空庭林鳥斂雙翅此時雪滿山正對寒江寺丈
墨日以煩遲暮忽將至誰發洲上閑攜壺同一醉

發衷江

秀江空翠晴欲無燕渦激瀨來從脊乘流縱棹迅飛鳧
翠山卻走如亡逋岸傍水碓空轆轤釣臺亘石青珊瑚
河伯江妃白晝趨臥聞灘聲忽已逾颯如勁箭離雕弧
萬籟奔騰鳥獸呼枕藉清光離簟書藤花飄落上髭鬚
逸興今朝不可孤舉杯滿酌酬江湖

雪中餉熊漁濱時寓金牛寺

夜聞淅瀝聲散霰灑竹栢朝來庭戶開坐見南山白躋
躋柯新榛怨憶耕耦容蹤檻臨長川幽泉瀉白石不有
物外人誰當共晨夕

發富春

新霽岫吐輕春風送客行高臺迴嶠隔深樹雜花明村
邏半山歸山田皆水聲出門纔幾日鵲鵲已先鳴

騎楊商賢

京洛歸何日狂歌興不違家傳殉國節身老釣魚磯作
客憐黃獨尋僧臥翠微風流滿江漢祇覺似君稀

山亭

山亭秋色裏喬木散秋陰果落跳松鼠萍開見水禽入
林蒼徑滑隔岸數峯深一坐移清晝悠然物外心

荷湖館

隔林煙火發人家古廟江頭噪晚鴉欲問芰荷香寂寂
一川新漲白蘋花

未老

未老忽將老曰歸猶未歸檻花經雨盡沙鳥過江飛文
字生涯薄交游晚節稀試庭滋碧草兼抵北山薇

中夜

倚枕不能寐惟含中夜情為誰催白髮持底答蒼生天
意晨星見秋聲鼓角清已聞哀痛詔盜賊忍縱橫

茅山access道士山樓懷蔣修撰虎臣

山房瀕流泉高閣相迴屬春寒冰未消林下苔已綠微
月出東峰靈飆響喬木此中有石牀故人嘗獨宿

元符宮迴燈

雲際複琳宮白晝靡氛縮恰對大茅峯晴餘半峯雪

寄重樓

長溪縈白石草閣臨滄溪欲收眾山色不惜千尺梯前
看北枝並迴矚睇亭低雪月遞照曜嵐雨無端倪春流
漲舟登芳草闢新蹊人閒物亦靜遠岸幽禽啼驅馳垂
二紀自顧何栖栖出門兩方朔首陽若夷齊此中聊頻
仰誰知肥遯棲

雙溪故園

玉山當我門客夢屢登陟返駕尋園廬路迷不自識傾
垣無人居佳卉讓蓬棘叢桂忽成圍伊昔余手植婆娑

汝亦老舉條一歎息忽訝我歸遲今茲就家食北顧鄉
已衰所未渝舊德誓將聚朋好花時酌爾側倘未窮頹
齡餘力問耕織

園居

覊官違素心十年憶雲壑匪謝簿領煩抱疴屢疾作乞
身翻見近園林成宿諾清時適省官偶遂歸田樂束身
免顛躓所得良不薄春林雨澤豐絲筍舒紫籜未能躬
隴畝微勤肆花藥時時招友生高論討風學何以娛我
懷守真庶無怍

人日經洲道中

人日初晴春風昨夜生野梅誰累折凍土又新耕餘

雪娟娟白流澌瑟瑟鳴琴溪閒挂鯉駐馬一含情

秦淮閣夜

明月非霜雪滿城生夜涼閣浮楊柳岸風接芰荷香漁
火平臨檻蟲聲暗遶牀誰請河漢淺牛女獨相望

半公游黃山

貞僧愛名嶽春入早支筇獨去尋深寺幽居定幾峯雲
來見滄海雪淨聞清鐘猶恐層冰在巖巖細路封

太白祠

太白騎鯨去空留采石祠當軒千里水遶屋萬松枝山
月長清夜江雲無盡時誰將一尊酒把臂共論詩

宿松隱菴

寒山曲徑石嶙峋落盡桐花萩雨頻昔別重來三十載
松雲遍地若留人

豹兒嶺僧舍

回岡合沓畫縈分半嶺茅菴住白雲落葉滿林人跡少
一聲清磬萬山聞

書孤山上人冊

三年不到雙峯路夜半鐘聞城外山時憶休公相對處
亂松深竹片雲閒

新城訪王幹生歸舟即事宣城北郭有地名新城

三月乍暖如暑天溪光柳色清可憐野渡孤村浮鏡裏
敬亭到嶂橫眼前平沙深巷見高樹菜圃麥畦交綠煙

幽人坐語從日暮歸路晚風報客船

偶有懷

江干僧舍見櫻園迴有深竹留人細雨中之句率
深篁細雨客重過好句留題奈若何欲寄數行相問訊
白蘋風起亂愁多

夜涼

數點疎桐雨不知秋氣生殷勤語紈扇又是一年情

釣龍臺

寒潮日日至東流無重迴何人此垂釣傳有越王臺山
川掃陳跡臺殿皆黃埃龍蛇相吞食戰骨高崔嵬殷
臥不起萬古桐江隈

上接筍峯至隱屏絕頂

躋盡危梯倚翠微松門出屋坐忘歸雨從天柱峯頭過
雲向臥龍潭上飛

夜坐天游峯得月

微雨仍留月千峯洗更明仙雲真可數片片掌中生

鐵笛亭

漢光漠漠樹冥冥勝事猶傳石上亭樵唱數聲人靜後
松風吹出片雲青

歸宗巖一名小武夷

衣濕武夷雨還登溪口岑巖穴互崩峭石門相敧臨懸
泉瀉微溜泉巔生烟陰洞寒氣欲凜峯迴霧全沈日午

始聞露[illegible]樹江潯荒榛翳木葉雲蹟無人尋下山望
巖屋但見青松林

將遊嵩嶽留別都門諸同好

富貴非我懷誰爲金高蹈京國仍羈棲相憐爲同調文
酒連朝夕爐[illegible]頗倒欲渺重峯峯白頭不忍掉秋風
感客心言歸[illegible]與[illegible]勢芒[illegible]淚游間高少名嶽領
中岳元氣羅衆妙[illegible]嶽景物清奇翠相照曜齊心躁往
跡續鶴或前導中峯有絕頂陟雲踏芥峭俯探一室幽
坐對三花笑要期接至人靈境不空到登臨諧賞心詠
言託微好惟應憶故歡回首一長嘯

緱山廟

不知黃屋貴揮手出塵氛野草沒丹竈天風來嶽雲荒
祠環嶂入仙樂幾人聞倘值浮邱子吾將鸞鶴羣

登太室中峯

壯士貪名山如海吞百川東遊臥日觀羲和親比肩南
使經衡嶽霧雨悵邈延近思太華頂遠夢崑崙巔嵩高
在咫尺振策窮攀緣詰曲蛇遶細幽陰態館穿冉冉極
天際舉頭觸星躔宅中環四岳一氣何盤旋風雨鬱交
會蛟龍走連蜷樹杪忽橫練坐見黃河懸窈窕擣衣石
淒清玉池泉引領眺箕潁巢許方陶然辛苦茂陵客壇
時飛荒煙有爲終滅沒瑤玉空雕鐫帝休昧珍木石室
閟誰傳長齋食肉者虛無求偓佺

漢柏 [illegible]

海風折若木隱火燹崑崙天地幾反覆磊砢君獨存萬
禹嵩勁幹河洛滋露根鼎立勢犄角鐵橫鹹蹠跟彭亨
腹瘤腫攫拏枝騰騫平闊溟鵬奮白[illegible]蒼龍蹲[illegible]漢時
[illegible]日月爲吐吞漢武昔封禪當殷萬乘喧雜時盛宮
觀[illegible]瑤枝郎[illegible]上[illegible]珠殿黑下蔭翠華翻天子動顏色
錫封謬濫恩陵谷改朝暮遽焚無寸垣數千年頑[illegible]惟
爾留中原前有開元碑巔屬立軒軒其詞出林甫穢瓆
不足論與[illegible]爾獨古正氣同乾坤岱松大夫常俯[illegible]成
耳孫自非闕里檜不肯讓稱尊豚酒勤父老叫嘯來[illegible]
狨其神長數丈建纛擁朱旛左手佩鉞斧右手垂槖鞬

出入衛中嶽自稱臣大蓋古道日隤替瓦缶看與嶠我
來肅長揖將軍向我言余已經百戰鎧甲挂疵瘢近曾
決劉項遠則從軒轅小人不解事蹶恩羣擧援剝虐肆
剝剝受侮心煩寃帝怒命祝融收一先燒燔吾儕逝當
化蜿蜒升天闕予頗識文字為我紀混元杜韓不再出
掣筆誰飛鶱再拜陳荒詞風起黃雲昏

聞陳伯璣訃

貧病煩愁思生理久難恃浮名竟何為吟歎坐成死白
日暗匡廬悲風倒彭蠡西江數耆舊接跡奔萬里稚子
當何依殘編遊誰理平生八口憂此日君都已空令故
所歎白頭哭江水

泰山梁甫吟 以下補遺

山高多烈風鬱鬱少松柏側足陵天門浮雲蔽碣石辛
勤紀封禪茫昧探玉策擬議七十君一逝無陳迹上為
羣仙居下為萬鬼宅言當採芝食使我生羽翮攬業不
及餐白日何愛迫生非孔顏徒百年亦何益何況蕩陰
里空埋壯士魄

酬何匡山先輩

坦步從苔逕孤吟傍竹蘿百年成底計斗酒漫深斟苦
憶淵明菊驚看水部詩江田宜晚稻歸刈復何疑

陳允衡 十二首補遺一首

允衡字伯璣江西建昌人御史本子有寶琴館

集 源評詩話伯璣食貧而好表章故人遺書所選妻子柔孫互源古文光為不朽 香社集記伯璣好論詩昔在應陵評予詩譽之皆人云偶然發書此語前輩詩文三昧 皇華紀聞吾友陳伯璣家衛邑來衛亂後流寓吳楚秋翁以晚歸來湖貫雲州話開故址居之伯璣弱不勝衣髮豎望道致工五言如斜日明孤城晚歲下寒鳥微鐘荒寺在發月空林拼疾與鬼語鳥自集空城曲此例數十句非無蘇州倪元鎮輩不能道也伯璣嘗屬予論定其詩嶽詩慰因雅亦錄先侍御伯父先孝功兄及予詩甚夥 懸山集陳伯璣詩序吾友陳伯璣寂實閒關之曹也避亂移居與劉達公俱流寓燕江杜門窮巷以詩歌自娛其言清深沖淡務而不織肆而不養其辭之先達自天下之望若熊公雪堂暨公左丞趙口攬毅其在江南一時名公鉅卿詞人皆樂與之遊而吾友劉子貞顧與治尤稱善信乎其學成於己而信乎於友也

山居

結廬山水中頗辭外物牽洪厓去已遠遺跡多幽懸日
夕娛我聽修竹周流泉長疑風雨聲絕壑無晴天清晨
攬衣起好鳥鳴牀前所欣人跡稀與古相周旋初日盈
[illegible]白青山曉逾妍獨得此時趣聊復東齋眠

京口江上寄林茂之隱君白下

寒月散篷隙皎皎爭朝暉不寢學趺跏如掩山窗扉啟
視闃無人遠水長天闊眷懷在高館既醉未言歸

烏龍潭訪唐宜之

蘆漵望歸鳥日暮空城曲衡門終日閉垂柳春風足時
聞楚唄音隱隱潭上屋林間花自香戶下水長綠

送韓聖秋還秣陵

朔風吹江聲江寒愛水落孤舟不覺遠細繞青山郭跼
蹐柔櫓傍停歌進離酌木葉下津亭遊子感棲託君行
信所安余懷渺難度

答姑溪吳叔向

明月溪上來好友與俱至晏坐修竹間已得平生意棠名不可常章句我所媿聊誦古人詩柴丞有深致見子通脫懷頗兼窮達器讀書好深思飲酒亦豪寄云何寂寞者春風能鼓吹

送舒元適還里

北風利歸帆遊子中夜發天寒流景疾倚棹怨江月去家踰千里終歲音書闕遠客乏黃金高堂增白髮歸心正徬徨烽火忽馳突別我同學人中懷莽超越

白下同千皇過孟貞水閣夜話

春殘山更青幽居傍水色杖策尋詩人閉戶方晏息欣[illegible]鐘玩詩在[illegible]林得浩歎

不就枕廊落誰相識

答熊來常

客心傷歲晚倚棹聞歌聲歌聲一以歇谷響寒潭清孤舟不能發古調感中情曾是澹蕩人而為塵網嬰嚴鄭長道跡張邴甘辭榮豈無好爵縻千載高其名郢園可棲遲文史足經營俛首徇世務無乃負此生君言良非誇吾願亦易盈行當攜妻孥白首從耦耕

至劬邑止宿豐玉堂邵事芷明府

雪霽竹色淨蕉影亦疎散朱實綴林間幽蘭圍宅畔主人少塵事容至有採玩夕景若為駐寒鳥時一喚入室見琴書道懷自澄觀徙倚忘羈愁晏息發詠歎感公清

淨理未覺經離亂

拜先大夫墓下述

母氏望門閭已是苦寒日兒今別翁墳悲風飄淚濕墳前萬松樹樹樹兒手植十年過人長能作菁蔥色再拜告土人人誰非子職但願護根株慎勿肆戕賊兒行多回顧夢繞松枝泣來歸當有時早晚難自必將欲東遊南又思西去北鏽書與投經庶幾近食力骨肉永相保此身任通塞翁靈無不之兒衷難覆述

留雲梁

道上車馬喧取境避人跡略約自橫斜以待獨往客[illegible]安文格遊攀山訪約司[illegible]

探山只數里倚棹變陰晴竹樹依城轉鳧鷗傍水輕松風生夜色人語雜溪聲隱者不可見空深漁釣情

葦間　補遺

莊生去已遠漁父留其名蕭蕭葭菼外何處扣舷聲

孫枝蔚　三十二首

枝蔚字豹人陝西三原布衣舉博學鴻詞以年老授司經局正字回籍有說堂集

漁洋詩話孫[illegible]在[illegible]最東多在太史甲展內還謝詩老送別禪智寺豹人有句云殺關忘情恭何名其命為雞官無所住齊有漁浦漢天孫豹人中齊蓴高歐一二謂其山中清遇風賦詩云云　施愚山贈孫豹人倒屏[illegible]高不見之節予所之為以詩云焦穫有人孫豹人前詩賦出風塵未來不見陶潛節端木寧知原憲貧漫勇其還文　沈[illegible]漢孫豹人老詩人也以年老授守故還山初得正字賦詩云一官如雞肋為伊不得歸嶽賦徒非憂童守說與劉山人今上游小楊[illegible]看[illegible]守恐　漁洋簡集詩孫豹人小像絕壁長松不世情科頭箕踞一寄生胸中環磊無人語落落琴

帮大賢行 揚州府志本傳枚射少為諸生遭流賊執其儕少年書戈退賊尤深遂得不死乃走江都從賢人遊深究于金陵之既而閉戶讀書肆力詩古文名滿海內

蒿里曲

道傍白骨走蟻蝨不如秋草隨飄風此曹有母復有妻誰令拋置古城東肢骸雜亂相撐拄知汝或為雌與雄或為壯士或老翁吁嗟人生誰不死姓名須載青史中不然亦得歸鄉里兒孫拜墓淚眼紅哀哉長平之鬼魂天陰月黑嘯青楓國家選將貴得人無委士卒葬刀弓天子有道重人命鴻名赫赫垂無窮

田家雜興次儲光羲韻

[illegible]道田[illegible]腴結交非平原或[illegible]或樵漁親戚不我嗤還復羨幽居廚中辦雞黍前溪漉蝦魚相期風雨候早晏過吾廬得巢雀相賀得食鹿相呼與爾共鄉縣時來傾此壺

桃柳既相對雞犬亦相識新婦出採桑道上誇顏色教子不求官百年樂比翼昔有曾秋胡其事堪歎息竟捐君子名長愧高堂側安得如冀缺家風最樸直欲知相恭敬請看餉食

野人常在野鳥獸頗相鬬噭噭歎衆雀求食何時鬬慨然念羲農不生此世間鼙鼓聲不休羣盜滿南山衣食起干戈世路多險艱仁義那可恃清淨良難攀莫言莊與老不如孔與顏

獵騎過青山追逐良自樂朝出長安城晚投咸陽郭笑謂田家兒止知誇收穫乾坤方用武人命輕鳥雀養賊二十年無人收河洛空有長弓箭不射欃槍落大言竟何益此輩眞輕薄

自作挽歌

鬼伯無親疎百年有盡期夙昔躭書籍今且忽棄茲五十不爲夭（星家謂予壽止五十一歲）便去勿復悲所恨非故里家人痛流離老妻與衣裳幼女啼房帷買棺須一金倉皇在窮時親戚稍來視弟兄天一涯生不須相見死後長相思寄書三千里得達亦已遲魂魄冀早就託夢暫追隨嗚人若愚魯未必魂有知含酸赴九原茫茫任所之

眞孃墓

世上美人倘不久看花時節舞裙朽化為黃土香春風何況當筵覲勸酒無人經過不題詩為問芳魂知不知墳前草色青如此城裏歌聲那可遲

勸酒

昨日桃花紅滿園今朝花落池水邊正逢老僧杖錫來見我相勸學參禪酒杯在手無奈何君且歸去我醉眠陶公不入慧遠社後世亦得稱高賢神農虞夏忽皆沒伯夷餓死太倉卒治亂循環亦天道憂時何為常咄咄博徒名娼左右俱酒錢安可一日無杜鵑聲苦聽不得春風何處無提壺

馬食禾代田家

禾黍正油油何人放馬上隴頭碧眼虬髯使我愁向前長跪淚雙流租吏坐我堂聲高氣正揚縣官催納粟不待禾登場願約馬客至舍下今朝為吏辦酒漿馬客來租吏去早知馬客能逐吏馬食禾盡不須慮

登多景樓

登眺初多感江南古戰場羇人念墳墓故國棄封疆仰面孤鴻下回頭一水長億翁曾到此愁絕為襄陽

河漲後泛舟至平山作

出城尋古蹟寂寞少游人樓外一行鴈亭間三尺鱗昔賢曾泊蜀秋水忽如秦客子能行樂花前共老春

春日讀書

垂老貪書卷長貧罷酒杯古人皆不見春鳥忽飛來為看流光速辛勤轉自哀

雜興

宋襄無智畧姑息以為仁卒自傷其軀見笑於桓文樂毅如湯武比擬失等倫二邑圍三年徒與騎情都劉備敗當陽輜重竟何存不知兵貴速區區戀州民一夜三百里魏兵稱如神操刀貴能割衆網無擇鱗丈夫非老嫗乃慮兒女嗔徒使千載下聞者增酸辛不如為猛虎猶能制豜豚

焦山遇風作

風起中流浪打船秦翁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

秋耕

出門葉盡落晚稻初上場倉廩幸稍實牛力終堪傷驅之復父田黃犢鳴其傍麥種未生蛾且足舒愁腸觸寒責早起耐此褲衣裳縣帖前日至鄰舍半逃亡耦耕竟無人隨牛轉高岡聚歌聲含利獨歌聲悽傷安得借寒風吹聲到君王

鄰牛

兩牛並已老鄰居路不斜常時日暮歸各自識其家辛苦[illegible]歡[illegible]力盡[illegible]食報草色青無涯遭遇不賢主忽復刀見加託身一朝所行路為咨嗟哀鳴知無益主人厭桑麻見笑於鄰牛飽食卧東畬卧起常自如不斆服大車

題俞生所畫江南山水圖奉酬王麟友送予之屯

留長句

我是閩中舊酒徒全家避亂來江都此邦南北之通衢相顧草堂多鴻儒文章不救飢寒軀歲歲挂帆江與湖雖然奔走顏色枯眼看山水樂有餘夜泊廟門聞啼烏橋邊酒家女當壚醉聽鄰船唱鷓鴣江南樂事輸姑蘇洞庭漁人一何愚風雨不知惜肌膚近午打魚聲喧呼前鷺白鷺後飛鳧可憐村農更勤劬小艇尺泥泥最污

景物此時觴老夫苦搜佳句忘客途空手歸來愁妻孥
贏得清夢依菰蘆此事語人人謂迂今者舍舟思登車
有兒遠仕漸尚書也名乃在山一溯但飲蒲萄少尊罏
王郎送我心踌躇惠以長句勝隋珠知我眷戀江上漁
更索俞生畫作圖他時相見吾友于但道王郎美丈夫
若憶舊遊問吳趨請示此畫非糢糊

竹林寺

漸近雲中寺山容四面蒼松門聞法鼓竹徑見天香乞
食春風裏思家老衲傍長江不可斷處處對維揚

宣華苑

共醉宣華苑嘉王好酒悲韓昭方用事湖漲莫空垂

蕭儼

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不及景陽樓

小園芍藥

幾度江南勞客思今年江北繞花行便教風雨猶多態
花正好時天更晴

自邑中歸田作

壯士不苟交意氣受屠兒以茲處城市恥復問東菑鄰
里漸乖違田園長蓁蕪學劍既不成為農則已遲道逢
賢親友勸語詩且悲上當念先人下當慮度塵謝君車
與馬贈君以鋤犁但使身長保何妨四體疲我欲擇之
去還復坐自思前日弔荊卿昨日哭漸離此輩皆湮滅

我安所追隨不如從君言但恐鄰里嗤
覽書忽不樂戰爭古來有當時立功人往往身先朽富
貴苟不終空羨田間叟達人識進退沮溺果良友可笑
王孫仲乃為兒曹醜苦節誠未易且復對尊酒

與客二十餘人夜發三原赴張果老崖

鷄子橫九州猛虎步高岡男兒須戰死時危見忠良左
手挂長弓右手寶劍光與國雪大恥何暇恤殺傷郭君
建義旗盡室離涇陽讀書慕于儀號令嚴秋霜哀哉無
王命布衣念封疆幸得同鄉里提攜成大名請誦無衣
詩與子且偕行

覽古

鍾儀戴南冠乃在囚人中取琴使之彈樂操必土風賢
哉范文子數言辨公忠放歸還加禮晉侯亦英雄
去故以適新樂毅非純仁交絶已復通往來一何頻終
身不伐燕趙國不敢嗔今日事趙王猶昔為燕臣去國
苟無禮趙亦有四鄰所以隆準公垂問其後人
房琯隱陸渾矯矯負令譽天下為已任高談頗有餘一
朝將重兵車戰竟何如所恃揖與秩豈知皆豎儒哀哉
四萬人流血成溝渠名士若無用萬古成欷歔有愧諸
葛公不輕出茅廬

七夕復集禪智寺碩公房送別阮亭儀部

彩鷁停南浦斑馬鳴秋岑濟濟四方彥蕭蕭祇樹林鐘

餘日復夕鐘魚起清音上方久寂寞殘碣一披尋居人惜離别行者重登臨躊躇雙星燭聽此白頭吟欲問忘情老何名共命禽難言無所住齊有淚盈襟

陸放翁研歌爲畢截積題

道士狀邊日將落漁人網重心最樂不關撥刺轉堪疑到手且看石厚薄相逢未少讀書人得錢勝賣三尺鱗攜硯歸來贈畢卓甕頭大叫驚西鄰老友如從劒南至上鐫心太平巷字放翁不止是詩人酒罷淒涼南宋事揮毫意氣陵千秋冬天不惜寒無柴曉歎一篇情具見後人展誦淚長流此石相隨到西蜀洗滌坐臨江水綠只今湮沈幾百年卻與漁家換斗粟古來得失何事無

金銅仙人來魏都塞馬楚弓何足問船中書畫聊自娛世間正貴豐城劒笑君癖愛江底硯可憐情性與時違夜夜名流滿高宴何人把玩最歔欷白髮西京老布衣

同方爾止吳仁趾陪吳蘭次登多景樓時蘭次赴

湖州

出城送客共躋攀萬里煙雲杳靄間天下江山如此少古來冠蓋幾人閑潮頭日午添帆影樓角風微散酒顔五馬臨行重回首故知魚鳥最相關

漢口送同遊諸友歸里數日後予便往潛江

遊蹤歷歷數能眞屢日相煩伴此身白浪打船書在手紅桃隔岸酒沾唇江頭送客愁清曉寺裏關門坐晚春

不得西歸更南去須尋名蓼姓辛人

感舊集卷十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董文驥二十九首

文驥字玉虯號易農江南武進人官御史外轉隴右道有微泉閣集漁洋詩話董易農題井陘淮陰侯祠云春雨王孫草靈風古木霜汝北偶缺作詩用事以不露痕迹為妙玉虯外還隴右道留别子鑾詩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謂常語後讀北史魏孝武西奔宇文泰遣河西行臺濟謂梁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深歎董語用古之妙

故關

神都西北界天險設故關連山千里來巉徑綫縷開斷崖刺天灰金城本鑿山崇墉冠其缺雉堞紛迴環入谷騎擁塞緣雲鳥飛還一夫荷長戟百萬未敢攀白梃昔奮呼來去無險艱防虞此何及守在羌與蠻

緣無定河行

昔聞無定河遠使河之湊源自大荒來濁浪吼千里奔流何湍悍頹沙性善徙地是古戰場四顧悲曷巳其窟漲征魂貂錦三千子死時清無戰骨水寒終北部磨刀刀未瑩飲馬馬不喜一望塞垣深九月邊風起歸渡會冰堅悲哉宦遊子北首溯河源愬此南流水

扶蘇墓

秦王輕食人其子自相誅矯書既虐焰咸陽復坑儒直諫救諸生諍子有扶蘇撫軍以監國上郡握兵符宮車晏沙邱璽書付刑徒矯詔遂殺適亡秦果自胡內含遠狀夠適也抑何愚再請死未晚況與蒙恬俱輼輬難久祕亂命知有無擁兵三十萬壁壘如摧枯胡為受賜死天心厭穿窬先亡伯翳祀乃殄其諸孫我行向秦塞有墓傳峩隅蓬顆只蒙冢朽骨猶區區伏臘閒遺廟俎豆人爭趨葬埋何用侈銀海黃金鳧牧豎延爇火魚燈照穴狐秦中祀二世魂魄屬匹夫歎息恭世子千載哀路衢

八盤

蜀道險五盤飽聞通劍閣八盤亘石州其險則相若天討鮮平陸上山道彌惡緣磵路更窮仰穿鳥道削俯谷邃無地返顧眩猱獲昇夫躐先登跼步進復却肩輿半

眠坐四體翻有著下車試馬騎憐彼衆力弱蹄腕似縶維但勤黃金轡下馬又徒步布韈本濕屩汗流被赤貌喘喙氣索索亭午凌絕頂高遠忽動魄身在萬山中所歷那能度培塿小羣峯合沓攢衆壑如米聚陸坻如豆秩盤格右眺帶黃河湍悍折岸彎南來入塞流西去離石郡界破秦晉山非關禹疏瀹左睇得迴溪此溪我行昨蛇行齧山根明滅見一勺其口入於河濁浪為之豪前峯或後嶺徒侶走寥落地底僕夫小木杪我足躧側身下西麓陟降趾屢錯迴首登頓處畏途轉眙矆獨念山中人此土世為樂牛羊山巔散土室山腰鑿開田白雲中青天近耕作腰鐮慣登危筋力婦姑穫征夫叱馭

情野人登山脚勞𠒋萬里坐貧為一官縛吳山日夕佳
秋色自林薄

春夜登惠山

山水有佳氣昏旦恒不同空山清夜遊視聽變衆容路
晦光迴迴谷靜聲乃從湖雲過高岫海月涵九峯蒼蒼
在煙樹星星傳暝鐘松頭禪中定泉源山下蒙時聞金
琅璫微動泉聲中賞心寂寞鄉蟬性於斯通

登州太守歌送徐同年

登州太守得郡還我行昔在渠渤間遥觀東海如碧環
西北半卷登萊山海中三神何縹緲望見如雲未可攀
秦皇漢武求仙客來往黄腄候神跡之罘巨魚弩射强

祭成朱雁歌云獲六王應逐海神降萬歲能使山壼格
蓬萊閣上望蓬萊海市相傳更壯哉魚鱗屋駕龍宋改
紫貝闕湧珠宮開斂人衆客波中出馬乘牛雲天半來
羣仙出没動光景海傍蜃氣象樓臺神功物怪兩難擬
幻影偏從春夏起此事恍惚難明論興派要有神靈存
東坡禱祓海天凍如開石廪行雲昏昔自登州知此郡
五日到官還擢近使君人地頗相符下車新政歌來蘇
雲石丹崖敉廉角蚍松男海暴乾墳公餘為政風流在
海嶠傳烽夕警無高句麗賓鯨海晏珣玗南走貂衘吳
元菟城今根本地使君卧治何報娛漫說玉皇香案吏
居近蓬萊輸此地皇恩那許住三年早晚徵黄推卓異
我今送君歌北行自憐官冷真為郎丹山碧水兼吏隱
道書畫讀焚清香所望不過二千石耕織伏臘歸方羊
誰能無錢官帝鄉

畫鯉魚

盈尺素練生波濤鯉魚風起揮霜毫老魚鼓鬐振鬣踐
剌跳小魚一寸二寸隨其曹下有一頭巨口鮮眼目層
動何貪饕老魚有神不敢動隨波掉尾而潛逃此是畫
師畫龍種坐觀一拗綠鴨恭龍之水如臨濠金盤羨膾
費思牢還愁飛去乘琴高

井陘口淮陰侯廟

淮陰祠處問魚竿遺廟空山尚識韓不用左車輕出險

能知空壁始傳餐萆山背水奇兵地法鼓靈旗大將壇
若使功成還學道漢高大度朔終寬

平原弔東方朔

先生故里問征途歷次鄉名尚有無妓好誰能輕綠幘
幸偶不敢倚投壺非無直諫逢人主猶復啼飢似老夫
飽食更堪長玩世休將欲死笑侏儒

華不注

東嶽勢欲盡餘勇賈兹山郎陵莫開茁突起蒼莽間單
椒拔其麓虎牙攢其顛我以王事便斯游任瘠攀乖石
落未落浮雲開不開雲根出於石石狀殆千百其陽見
三面黛黑遥相射自南自東西其勢平以積衡然角而

上若囷歎跳擲欹然累而下若寢獸犇宅或攢高青劒或排澀玉戟或如覆盆異或如秩有核或敞如元堂或削如鐵壁行陣整如戰甚消散若爽釘而平如掌負而立如跖趍而欲搏人怒而自相齟南上六百步置屋於石隙祠彼古仙人慰我濟勝客祠傍折而西得石相崩迫直上一里許山腰造山嶺蛇行犬牙關捫蘿濟僂屐躋頂平地少仰面去天尺力稀喘喙眠徐起須人策近俯齊州城翼瓦分廣陌明湖懸玉鏡濼泉識絡繹歷山亦破碎岳影渺空碧如孫顧祖禰如亦朝百碎其險俯山北石更奇而赤瓚肩不足名鰲背鉞三脊太華之一峯巖巖兩洵壁西北望嵴亭湖堙土已斥甫也歇馬處

憑弔仰詞伯吟眺憺忘歸陟降日云夕歸來憶壯觀突兀動魂魄空翠猶在眼圖詞多格格縱夯如芙蓉語特寫其跡挂一而漏萬草此補太白

喜同年納姬

妝束休梳時世頭連娟何事嫌眉畫柳家郎好偏無賴愛捉新人問舊愁

和吳學士梅村送王元照

故國重來客薊門宣和遺跡一無存白頭只索丹青引文彩風流舊子孫

乙未除夕

明朝霜鬢又蹉跎漸老逢春冉冉過借問閒情多少在校人已少校僧多

西巡

大國才難及非關擊小鮮奇民斯晉寶行部動秦邊禹鑿河千里周營水八川王程無險遠來日急鷹鸇

滎河逢雪渡河作

積雪渡黃河迴望滎河縣汾陰脽上祠蒼茫復何見珪璧任方圓虛無疑玉殿茂陵秋風客金盤出中葉世主復甘心西祀東封禪汾水只悠悠素波逝練練秋雁避寒飛白雲自舒卷中流發棹歌擊楫衝洄漩紅顏能幾時壯風吹人面

埋馬

駱馬敝帷埋凍雪楊枝病葉落寒風疲駘狹路老荊棘愁殺詩人風雪中

借馬

駿骨千金買可憐蒲梢暫借信吟鞭五湖家在歸休去山路籃輿水埠船

暮抵蒲城望餘雪

泰山雪後看餘雪半嶺寒烏色斜陽霊車聲古道荒金城悲麥秀玉殿想雲端暮鳥歸飛急王程尚未安

問姑皇墓處

海上長生藥泉下送死具二者不相須變計聊日暮銀河雁欲飛蓬萊蛟可捕宮車出何處魂斷沙邱路羨門

工匠閉黃土美人衲死若如有知腐鮑亦堪惡魚燈照已殘牧火勢何怒穿近弩不射重瞳收北路北小無可欲南山何必錮我過驪山東指點疑枯墓麒麟紅肢折草木誰復樹麥飯上邱隴抔土崩玉步千金寶客軀束縛同山足神仙杳難求厚葬彌自誤百年有妙理飲酒服紈素

驪山温泉

山上千門山下池玉環何處洗兒野人分得温泉水菜甲紅於錦荔枝

青柯坪

松色本無土石色欲入天俯身盡萬壑仰面猶飛泉

三月廿二日汾陽道上見梨花折得一枝口號

東風遠到晉山遲三月梨花始放時雨裏粉痕殊鄭重月中空色共迷離待人雪夜寒無粟騎馬平明淡掃眉九十春光故園外鄉心客眼寄瓊枝

題長平驛壁

上黨南來狼孟城連山地險不利兵鼠鬭穴中勇者勝父書能讀徒空名趙王何愚趙人哭國中壯士盡長平土花血碧拾金戟戰場處處今人耕已降殺盡爲鬼雄前有鋭頭後重瞳杜郵之土烏江水刎且賜兮船自艤六十萬人含笑死

北邙山

陟彼北邙山纍纍滿昔賢松柏摧爲薪原陵犁爲田石馬臥秋草玉魚出下泉而況洛城內歌舞化寒煙燕趙有佳人蓬萊有神仙一笑輕千金一丸駐萬年

馬上迴望中條口號

辭滿期年心自閑中條盡日白雲閒從今定向五湖去看徧五湖湖上山

介休張氏園

密竹雖非惡繁枝況不材斧柯須翦伐彈射有栽培昔日駝金斵春風繞砌開荒蕪今不治客位緣生苔曾識張公子孤兒位侍郎牛衣終未從鵩舍亦堪傷還業園花在新枝砌竹長何如盤水刎妻子竟投荒

過固關

十年三度夫關吏似相知燕趙當茲險風雲過亦遲棄繻成往事跋馬覺吾衰九折艱難盡應思叱馭時

復過井陘口淮陰侯廟

背水千年廟登壇百戰功至今思赤幟何處吊藏弓春雨王孫草靈風古木叢淮陰年少子終自笑英雄

劉體仁二十二首

體仁字公㦷江南潁州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考功郎中有蒲菴集漁洋詩話公㦷善鼓琴嘗於慈仁寺彈鄮風標余贈詩云與君別作作的蒿萊山前詩載行京口黃鶴山戴顒所居也後五年果闢漸黃鶴山下又公㦷當有隋閻山人題句云六自騙其集遺之余樂似云如孔作何以不錄公㦷笑謝曰賴兄爲我作行役書又劉考功官風雅一日同人飲酒過龍樹寺詩老衲流連覓日赭別蘇歸鄉夢錦水笑吟門六十年來一

蒼崖黯然四大御風頗與君昨日鶴與寺猶是泥帶水行覺而異之急聞制水聲則制僕人至云已坐脫矣　居易銘公載詩頗有奇氣如直淡東天色淵激樸林左削削栖似東野語　池北偶談公殁友某素嘗琴殁數年公載一日挾姬過其墓停車酹酒使姬吞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

夏日村居

石枕閒漁欲夢起為神王作箋乞天公愁賜珠可放骨
月有孤窮安忍尋徽尚何時家湖海舒嘯信煙榜簑笠
手織成披雨看青嶂庶逢汐社人遐搜發高唱

七頌

成連

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未能得也成連曰吾之學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乃齎糧從之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心悲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汩沒山林窅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作水仙操

曠然念終始寂寞不可憩異境絕抽尋徽與遂孤詣昔
似雲中月今作秋邊齋海天者鳴琴了了見綺麗我居
樹色裯光風轉叢蕙於此徒脉脉誰與執吾契

陸賈

賈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

至人田人情功成無遺趣龍蟠斂神力威儀迥自如陸
生智絕倫喜怒調羣狙用此佐漢業大謀出頳舒觀其
語兒子藏身其猶賾懷古陋諸家許君説詩書

司馬徽

撤有人倫鑒識或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皆言佳其妻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每輒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天地不好名世不產才士偉哉三國人角立無怡儼伏
龍與鳳雛龐公談何多沈沈仰水鏡辣批鑄牙齒大人
栽萬物當年止素履安居笑劉王千秋自雄視

桓伊

每聞清歌輒喚奈何

飛思無畔岸兩大事日形懷感成澹默我願何時盈學
道恥既晚心跡謝沈冥發我蘊蓄意翠箖集成英入耳
不假思山水歎已清闋歌喚奈何亦復可諧生

沈麟士

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沈子姑射身儔隱示餘姿即事紀一屐脫著寧戚嵩寓
形本世間物論安可齊務光趨高名魯叟倒是非辛苦
憂後世後世果誰師下士方躊躇自名惠與夷

王績

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歡甚

飲噉支寒暑荒荒百年道獨居亦鮮歡神解豈易求東
皋祀酒師渚田雲幽幽講席逃河汾乃與長瘖遊銜杯
永佳日高風為獄酬有耳無留語轂音徒啾啁

韋應物

鮮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

矜躁傷局促田則無停機哲士儀一室八極聊可揮物
候靜始覩道心皆希微如見侶笙鶴青葱稍畦衣却憶
少年日豪縱脫羈韁

同西屏秦淮竹枝

幾方闌檻幾層樓一處相逢一處愁不分鷗鷺打水面
南看袙袜北梳頭

東陽過徐靜菴招隱寺閣醉作短歌

招提香閣秋崔嵬主人愛客金尊開論文欲韋虎賁飲
新聲復選秦青才洲潋寒蕪水百匝居前霜日紅颯颯
意氣相傾禮數寬深杯欲就維摩榻羨君年少辯懸河
君家鳩兹予舊過磈礧驚浪春呼酒飯羅層苦秋聽歌

遠遊不道困人住日坐江樓有詞賦前山雪影後溪聲
猶記當窗郎高樹蹋時美人多於花蘭蕙疏簾引煙霧
舳艫銜尾夜鳴箏海客已賓陽瓜步歸來相思魂夢飛
蛟鱷橫厲商胡希客具似收淮口秋落照千帆鳥巽徽
劇談尊前不知出來心便忘門如水飲君固君思舊遊
閣外夕霞看成綺

送戴務旃遊華山

夜談太華奇朝來理輕策似予獨往意自然生羽翮我
無濟勝具心懸神仙宅樑壁閒蝯蝶索度攀松枷即至
玉女盆蓮花豈堪摘顛崖造化由能識巨靈擘一身出
天地笑看培塿積歸來毛髓異定跨茅龍奔

題李長蘅畫

相逢酒客畫歡顏多在青峯紫閣間三載五陵祈句芋
醒眸堅坐鬢毛斑

桃竹秋深撥溯花紅泉潋齒忘還家閒人未得長閒住
絕壁無梯空落霞

寄閔山人

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桑苧
秋山紫蕨憶行滕

慧湖閒居懷汪若文下貽上

舊結茅堂向水開懷人獨羅掌中杯江湖淼漫蒹葭晝
颯雨宵深雁鶩來作賦少年空水部著書多病滯金臺

停雲吟罷重搔首應有壽谿雪棹迴

寄王貽上

薊門一別已隔歲南村卜宅淮素心把君新詩堪遣日
如我倦鳥宜投林草齋撈鰕山色近腰鐮刈稻霜風深
百泉有田不得去悵望秋空撫玉琴

慧湖懷貽上

離堂如昨日蘭葉春風生門外即流水布帆東下輕野
處寡新友良時多遠情思君如草色迢遞入燕城

井陘

時平無設險入晉鵜山青曉色隨驅馬秋風下井陘征
衣寒計日古戍遠當星絡髮談兵事微名占一經

過故關

前路人煙少風高八月霜夾天通徑險積鐵削崖蒼疲馬窺形勝商歌過戰場暮投山驛宿驚雁影荒涼

贈傅壽髦

逢君賣藥暇跌宕此邱樊何日攜孤笠相隨卽弟昆秋陰生菌閣黃葉下清樽歎息歲華晚狂言時復吞

季通青主位思小陸約遊吉祥寺

今日一樽酒幽人許共持探奇尋澗壑步屧見襟期老眼空燕筑長鋏託晉祠放歌愁不樂渺渺動予思

企喻歌

燕地買良弓秋來不離手亦知無射處可愛好弦口

汪琬 三十一首

琬字苕文號鈍翁江南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舉博學鴻詞改編修有堯峯集

漁洋詩話鈍翁[illegible]

王龍標昌齡塞上

黃榆生悲風落葉滿邊徼日暮望平原纍纍傷懷抱屬對將軍簿不聞天子召功成其奈何痛哭蕭關道

韋左司應物寄舊

寂寥自多感悵望同心客微雨忽已過窮巷無來跡數蝶媚蘭畦孤禽春林石離居歲將徂紅藥爲誰摘

泊石湖有懷

江風逗餘涼輟棹自成賞谷口霞已闌湖心月將上遙聞欸乃曲知是漁人習獨樹影蕭條孤鴻色惆悵不見故人來時向煙中望

送友北行不及

送君君已行寂寞江上路落日際遙波孤帆渺何處稍辭吳苑花猶隔晉陵樹欲寄停雲詩愁吟不成句

登鄧尉山

鄧侯栖隱處聞在西南峯昨投山僧宿迢遞尋遺蹤足履一片雲手扳千尺松俯視太湖水孤光澹濛濛稍見煙中村微聞谷口鐘崖隙露白日洞門生雷風飛泉激潺湲寒花弄叢茸往事不可問昔賢何由逢但覺勝槩殊彌令幽趣濃撫跡遣塵慮長休采芝翁

贈史辰伯北斗歌

史翁行年八十餘蒼眉皓髮紛虬鬚胸中貯書一萬卷抵掌談笑誰得如君不見長洲劉侍御劉鳳子威又不見太學王校書王穉登百穀十年著述傳好事一日聲名傾直廬渓君自昔交王劉前輩俱推第一流吳中人物不知數有時落筆驚陽秋我辱史翁呼小友小飲堂中常捉手卽

今拄杖過我門捫蝨說王劉不容口忽然感激眼前事離恨窮愁無不有道傍輕薄半驟飛海內衣冠盡衰朽翁乎不如飲此一杯酒勿與時人競好醜踠也願附牛馬走

謝沈編修贈藥歌

病夫移病一月餘翰林沈郎辱相念入門怪我顏色惡知我坐久傷煩眩自言囊中有禁方頻年試此已經驗許分成藥一贈我令我不覺生欣羨春來門巷苦寂寞無人下馬垂顧盼因君訪我生感激況復深情重繾綣須臾遽捧一器至封題未開香味遍連朝服食果有益頓使春風動顏面京城酪酥潤於蜜寶坻銀魚白如練

貧家治食雖不精此種亦得登盤饌往時遇之屢撣手即今相對頗下咽願將服力受方書悔向中年逐婚宦衰賤已逢親友恤艱難終荷皇天眷明朝行藥到城南喜與沈郎復相見

畫馬歌

波流宛宛穿沙隄一馬掉尾一馬嘶其餘兩馬各回顧含情如惜錦障泥可憐四馬皆駿足徘徊弄影無羈束雨後長驕苜蓿青春來共戀蘼蕪綠只今兵甲滿三吳鐵騎千羣夜秣芻何時不受奚奴鞚飲齕斜陽似畫圖

捫蝨行

君不見北海王郎年少時窮途賣畚無人知華陰山中好山色惟許野叟同襟期忽聞關外弁師度入幕參軍書露布營門劍戟森如霜獨有王郎懷刺赴晉家貴婿非純臣赤鬚紫眼亦不羣坐中相見便傾倒誰知顧盼旁無人褐衣破盡殊坦率不妨談笑頻捫蝨抵君之掌抱君膝中原陸沈三歎息區區卿相本易致肯與東狀借出入灞陵橋頭波浪深三秦父老爭掩泣君不見老賊睥睨窺江東朝賢執版趨下風過江名士俱碌碌何異羣遊犢鼻中

王秀才欲從軍滇南

君才如仲宣擬賦從軍篇銀鞍將錦韉結束毋遷延六詔由來稱屬吏洱海蒼山等平地一從射虎事橫行遂

令遠道生荊刺番禺蒟醬若爲通益郡碧雞那可致至尊按劍臨丹墀詔書三遍爭出師牙帳特開都護府戈船直奪昆明池羨君舊擅封侯相遙逐征南志彌壯錦衣玉具鏽蝥弧選揖營門不相讓功名已解笑儒生意氣何妨侵突將鐵柱南頭初合圍看君倚馬速如飛好從楯鼻醉磨墨檄取蠻中驃信歸

曉發

舟人不知寒解纜陵清曙隱隱月墮水翻翻鳥繞樹煙連壁社生潮入蕪城去一任孤帆行沿流向何處

游友硎山

白雲所宿處連在牛頭峯我來振孤策獨躡層巖蹤日

落煙景洗杳靄閒疎鐘支公久淪化無人繼談宗石室空峻嶒流泉尚淙淙去鶴不可招月明幽澗松欲訪紫巖蹤莓苔今幾重

由董基入聖恩寺

入竹不知路肩輿任所向風吹遠鐘來步步愜微尚芳樹紛葳蕤寒花屢飄颺翠禽時蹀躞松鼠越層障飛澗無停流夕嵐非一狀遺龕孤壑中香界諸天上漸覺清塵心梵聲起高唱

夜坐梅花下聽潘爾開琴

月明銅井缺夜靜山蒼然回顧梅花林靄靄浮輕煙幽人坐花下對月稍揮絃風吹絃上音俱向遙空傳蕭颯

澗底松潺湲崦西泉將此未終曲驚禽啼不眠

雨後舟中晚眺懷王十一

斜陽下蘭陵景物澹塵慮草樹競含滋夜來河上雨涓涓泉亂鳴靄靄霞初吐之子渺何在相思楚天暮疎林表遠村微火明前渡惆悵暮潮生廣陵隔煙霧

過江距廣陵三十里値暮雨

天陰生暝寒旅客傷寂寞微雨江上來江村杏花落蕪歸柳塘社漁返瓜州郭何處遠鐘聲孤舟且須泊

眞娘墓一首送葉予吉

瑀姬勝玉渺何許眞娘又逐行雲去一生顏色能幾時惟見蘼蕪雜荒土雲巖寺下花成村采香蝴蝶爭紛紛畫船日夜競笙管不知誰酹眞娘魂君今歸涉江南路遙指眞娘墓門樹武邱東去水如雲是向玉山草堂處

畫牛圖歌

桃花深處何人家疎籬矮屋溪之涯溪水溶溶莎草暖羣牛相尾嬉晴沙牧豎負暄殊不惡不用高歌扣牛角惟將一笛當風吹分明吹出農家樂老夫曾讀相牛經一聞布穀思歸耕何時寫券耙黃犢驅向東阡北陌行

憶宋牧仲黃州

齊安道上風土嘉修篁盧橘森槎枒使君簿領本無幾日未停午先放衙徐呼官騎出江郭踏徧蘼蕪穿林花青山隔岸斂晴霧赤磯映水蒸明霞竹雞亂啼江路晚

乘興徑入漁蠻家我聞髯翁昔寓此曾借隙地開耕畬有時月出江水碧招攜佳客浮輕槎可憐遺跡渺難問流傳兩賦人猶誇使君南行頗快意安用憑弔生咨嗟江山風月不易得殊勝賈傅官長沙計期已見三寒食明年候汝趨京華

九日劉公戩招游草橋

右安門外斜陽懸鶯鵝雁鶩紛平田草橋去天纔尺五相邀共策珊瑚鞭暮雲隱隱拖白練遠山歷歷含蒼煙道傍擔夫荷秋色漸覺景物東籬妍須臾下馬入幽徑花開如綴黃金錢借問何人種花者葛巾幞頭陶公賢珽莉雜坐酸陀側一一語笑皆入元狂來便作鸜鵒舞

醉後亂撥鵾雞絃吾儕握手豈易得況復濤領相枸牽
東南菰菜兒於玉雞頭漸稀菱角鮮分湖紫蟹已輸稻
巳亭黃雀方披綿故鄉風物殊可憐欲賦歸去無由緣
此身寧殊籠中鶴日夕引吭愁騰騫有花有酒且行樂
莫待緑鬢成華顛掀髯大笑杜陵叟空將老健思明年

黃魚

三吳五月炎蒸初楝樹著雨花扶疏此時黃魚最稱美
風味絶勝長橋鱸憶昔東南全盛餘海舶銜尾張網眾
公然滿載返吳市市中雜遝喧擔夫柳條貫腮冰貯腹
數尾僅值千青蚨豪門膳宰善烹治剩以醯醬芼筍蔬
芳鮮頗覺溢几案主賓下筯爭歡呼須臾飽食共摩腹

餘羨猶飫長鬚奴自從洲島阻兵燹鯨鯢竄逸稽天誅
詔書尺一禁航海漁師安敢帆揚蒲蛤蜊海母尚難致
況望此魚供客需黃金為鱗白玉質中裹膏液尤推腴
老饕雖患食指動長觸禁令生他虞吳儂日夕歎且吁
有司束溼嚴錙銖何當小醜就拘執舳艫往返如通衢
舶趠風中販鮮至此魚復得登庖廚吾儕口腹詎足較
但願海晏波濤除廟堂日佚羽書捷戈船諸將今何如

贈王山史兼寄題獨鶴亭

嵯岈樹石營邱筆繭紙蘭亭定武刻秦川公子收藏家
牙玉為籤錦為帙蹇驢馱來入京國好事何人相賞識
几靚窗明覩卷舒每防寒具露遺墨我聞君家築亭太
華偏短歌招鶴鶴來前松陰月午引修吭何不騎此同
飛騫看君直上西峯巔俯視長物皆可捐區區書畫何
足道一笑過眼如雲煙

雲間癸生生閣

江邊高閣倚層空景物淒涼一望同客路自臨秋水外
雁聲長在夕陽中五茸衰草蒼蒼積三泖寒煙宛宛通
回首祠堂還二俊故碑零落起西風

吳中感懷

憶昔危樓縱炬焚三千歌舞化餘氛鴟鴞盡日啼春雨
睥睨連天起暮雲蔓草自荒丞相府故碑誰識太妃墳
只今父老兵戈裏猶話徐常舊建勳

垂虹亭

暝色連楓樹寒聲起雁羣故園回首望迸腸太湖雲

吳江寓中雜感

江上西風滿棘枝夕陽遙映去帆遲不須便作思歸計
且為鱸魚住少時

和程五九成臺同原韻

帝子不可見湘江流至今君過舊臺下落日一登臨祠
宇廻岑寂山川紛陸沈南薰千載曲歎息絶遺音

詠古

桂樹春深臥閣寒姓名無復挂朝端若王自厭淮陽守
封事從容踞廁看

杖錫探丸意氣生五侯賓客太縱橫不知猶有張公子日暮人間借姓名

調薛户部大武

十載雕蟲稍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時若得登三事但乞蕭郎作騎兵

題與也畫

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曾向兒時窺指訣筆端桃萼一枝斜

程可則二十八首補遺一首

可則字周量一字湟溱號石臞廣東南海人順治壬辰進士第一官職方郎中終桂林知府有遥集樓海日堂等集（漁洋詩話程可則有青山寺云衣未剩古詩余直删作絶句以爲有不盡之意程深歎之　分甘餘話同年程石臞小字佛壯汪鈍翁小字夜仙劉公戢身自稱阿戢子嘗有詩寄之云佛壯試詩登羅閣夜仙權府罪鋒刀遠也阿戢錄詩頗似陰無端與汝傳又故友程石臞者權御一日早朝余詣曰日談燕之示程鄕夜永未来與趙應劉宵有愿同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讌坐與樓鄕　曝書亭集程職方詩序程君周量折足詩歌洪于定安祖素爲一祖曰鄭出其新詩累百篇先名公撫宸宗下至布衣潮廣七十留京師老欲食燕好贈送靡不有詩焉以視友歲其之篇既既久難集海日堂集若干卷其自和以舒其志廉以道賢君于若底蘊其辭之工而不覺其多殆詩而工者未肆者邪　漁山集海日堂詩序于今部下故人粵君頗能宋而氣也君而相陰小沈君堂相與連日飲爲文酒歡者時周量官於部職方郎於事相對有不寔之窗身與高會出其詩嘉羅錄重條能能有光啟館鹽量職於之漸一出而冠南宮入集稱且若把其政政謂不當厭楊其輸而去之其不在尚黃之事與是存實浮沈昭書下餘平蕩則意好古爲詩又以行遠流品及前事謝曰詩以鬻名亡又試不足以累天下是謂名我也然周量之爲人又可知也）

游曹溪呈大休禪師

振策出重城迢遥越陂岸微雨不滑地輕風午來散好鳥相與鳴三花遶簷亂忽聞鐘磬聲遥出珠林半信步涉元關跡與人間斷大師閒竹房茶瓜列香案夜靜蘿月佳微言雜清盥幽賞契未已荒雞漏猶旦只愁下山去渺然隔星漢何時解塵纓因師發幽歎

安陵驛

歸路知何極斜陽且繫船落霞明古驛秋水滿前川茅店雞初動漁舟火漸懸無人問羈旅愁絶向江天

送一靈師入廬山

片雲辭故國獨鶴向湓城自有名山契能將客路輕杯浮彭蠡闊衣浣瀑泉清未覺勞生夢飄飄愧爾行

奉寄袁特邱先生

夫子南還役經年獨此心雁歸衡浦遠月落洞庭深字許何人問山應幾度尋焚雲朝暮見不得到湘陰

寄賈孚遠

自我還珠浦花飛又見新山川記行役風雨隔伊人只作離歌慣何曾遠夢頻虔南有香草采采爲誰春

虔州

章江迴合女牆低不見行人但鳥啼落日郡城誰射矢至今函谷未封泥風吹敗葉沈沙磧日落前營動鼓鼙欲向鬱孤臺上望亂雲含雨草萋萋

凌江東朱竹菴

他鄉復何事幾日不同過向晚聞風雨相思湘水多

夜泊九思灘却寄韶州諸子

作客瞀江雨淚旬青山日與故人覩雄州一去灘聲急無數青山不見人

題老將騎馬圖

一騎平沙大漠風據鞍誰識伏波雄平生白草黃雲意猶在蕭蕭落日中

江上

江上夕陽盡孤舟春水生遠山何滅沒寒月未分明前路渺然去歸鴻相向鳴客心視至漢耿耿到殘更

汨羅望三閭大夫廟

往讀離騷賦曾憐澤畔吟山川過雨雪祠廟失登臨江

潤黃沙暗天寒白日沈如何非賈誼流涕亦沾襟

辛苦江潭日飄零問卜居靈修終不悟芳草總愁予浩蕩思公子嬋媛泣女嬃空令薦蘋芷長對楚江魚

雪

十載南天外深冬見汝難一從鄉國別兩度客中看野寺飽塵鞅空齋增暮寒自憐高臥好不是擬袁安

塵還別周永公高雪潭昆弟

何處可銷魂塵逕北郭門山川岐路酒雨雪故人思立馬此相送含情無片言秪餘清夢在夜夜繞西軒

劉公戩至彈琴

閒門理幽獨日落空齋陰客子此時至青天鳴素琴松

風生萬壑人語靜疎林不復知城市悠然山水心

青山

朝發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

荔枝詞

劈破天漿貢祝融蕊珠宮是水晶宮漢王不下唐羌詔驛路長兼堠火紅

花朝同林坦菴羅杓受詹竹也諸子集王蕉菴誰園餞談蓮懷之京口次留別韻

宿雨連雲擁去舟送君還與鷓鴣愁酒香滿座難成醉柳色依人欲上樓偏與花時縈遠夢豈知蓮社得新秋東風萬里憐芳草一路題詩到潤州

出湖口入江書所見

客路經揚子江光豁見聞水兼彭蠡潤山無郢黃分風細魚吹沫天空雁赴群人家煙渚外漁網白紛紛

雨中懷芝五

雨從西山來飄向南園度爽氣襲空庭微涼散高樹行雲若有適宿霧憺無豫忽念平生歡邅迴在中路

送戴務旃遊華山

春草既銷歇夏雲多變遷緇塵涅素衣白日凋朱顏達士抗遐尚杳然非人間獨往凌清虛杖履何時還

我聞華山高壁立青芙蓉白帝居其巔側壓羅諸峯君行侶猿猱上下攀雲松神仙遇有時相將騰赤龍

君本忠孝人當世稱大賢束身爲圭璋所志非僅佺振衣仙掌厓洗耳玉女泉皎然脫物役可以臻長年

我家羅浮下夙昔阻登陟前年岱宗頂煙霞暫怡悅常恐塵土姿邂與名山絕何能從君遊醉踏蒼龍月

送譚左羽之山東次留別韻

天門祠太乙滄海紀朝宗處處緬前跡山山聞暮鐘空青圍九點積翠沓千重秋日秋煙裏題詩過幾峯

長安春望

東風何處只徘徊望遠當春自可哀倚樹每愁花落去登樓不見燕歸來鏡中髮逐京塵改夢裏舟從粵客回昨夜青郊有離別教人無那獨銜杯

不寐作

皎皎窗月明唧唧蟲聲亂藥火憺前檐孤燈耿幽幔久病不成寐沈憂夜方半悠悠百年內詎免盈襟歎所傷閶道寡更惜歲華晏展轉聆晨鐘憬然發深憾

送施愚山遊嵩山分得高字

涼秋復新霽爽籟生林皐側望西山岑百里明纖毫苦爲物役牽未得恣遊遨夫子負奇懷山水恒相遭論文躋日觀秉節臨江濤茲來踏春明屏跡辭官曹手攜綠玉策嘯傲凌嵩高嵩高何巍巍背洛襟函崤乾坤界其中風雨爲之交三臺架絕頂四樹生危條石脈已千載突兀留山坳君其暢玉趾攀陟偕猿猱道逢浮邱公鸞

鶴從所招人生不百年散髮當自豪嗟彼向子平選爲婚嫁勞因君羨此遊不寐懷中宵

江行補遺

今日大寒寒不輕却欣殘照一江明光風兩岸催前路無數山容先後生

彭孫遹四十五首

孫遹字駿孫號羨門浙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舉博學鴻詞第一授編修官至吏部侍部有栢悅堂集漁洋詩話南昌王開石流寓爲賦詩推彭羨門絕句中踏云依然楓浦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余嘗京口詩話之謂劉文房聽石無以過也又題湖口句云湖光盡日依樓棲山色經年滿縣城亦是萬點又竹枝古勝劉夢得梧廬天近彭羨門先工比體如廣州竹枝云云 居易錄吾友彭少宰羨門以丁丑假歸己卯九月卒于里娃甥黃香秦謝山賦詩云平生幾兩中郎屐吏不登臨奈老何明年庚辰重九後遂下世錄詩讖也 按羨門尤工詩餘頗溁撰倚聲集推爲近今詞人第一

暮春同蓮非孔阜勤止登文星閣遠眺時與勤止共習參同之學

憑欄忽與白雲齊吳楚青蒼望不迷春去空洲花隱隱人來故苑草萋萋風濤獨罫聲皆應雷雨諸天勢盡低早晚游仙成大藥若爲霄路共攀躋

姑蘇竹枝

弓腰帖地曲彎彎水鬢施雲雀色斑翻盡從前巾舞曲新來齊唱娜如山

空傳崖寢滑如飴浪說宮中進荔枝光福楊梅洞庭橘吳王當日餉西施

洞庭山下太湖平郎住湖中妾住城不畏石尤高萬丈
郎船日日借風行

金陵懷古

日下何人肯息機輕塵蜆露事全非苑牆雪暗鐘初斷
山館秋涼蝶畫飛江上青龍千騎擁桁邊朱雀八騶歸
可憐年少青雲器不及丹徒老布衣
杜宇聲殘百感生西風建業舊神京詩成狎客遊簪會
酒泛諸郎按曲聲江外羽書空絡繹禁中刀敕正縱橫
大官別有長生藥不假天台刺史行

早秋即事

蒹葭初滿岸遠水沒空洲白日頹西下滄江自北流炎

雲不作雨楚樹易為秋時見行人影青青下渡頭

登湖口縣城

一望烟波萬頃明女垣高與石根平湖光蕩日依樓堞
山色終朝滿縣城寒嶺無人孤鳥下秋林欲雨數蟬鳴
何當便作移家計終臥滄洲寄此生

秋日登滕王閣

客路逢秋思易傷江天烟景正蒼涼依然極浦生秋水
終古寒潮送夕陽高士幾回亭草綠梅仙一去嶺雲荒
臨風不見南來雁書札何由達豫章

海颶風

海颶風振山谷蕩我田禾摧我屋黃茅白草百萬家夜

雨啾啾野鬼哭風伯莫怒慎海若何不仁安得精衛填
北津五山相屬皆揚塵長鯨北徙行浪間復爾那族爾
莫哀牽縮十月削塵灰澌波煮水霜皚皚颶風之後春
風來

答澹公見留遊丹霞山之作

荷香荔熟正佳辰鷹爪花前坐晚春遙海潮生清磬答
隔江雨過夕陽新名山久擬追禽慶上行何時訖庾詵
便合從公方外老蝶墩錦石一閒人

珠江秋汎

出郭窮秋望櫓壺溯晚晴但隨潮水去何必問期程

題海珠寺

水中樓閣出虛無兩岸烟波入畫圖來往帆檣歸客少
興亡亭榭夕陽孤鮫人聽法秋揮淚龍女樓禪夜施珠
物外莫論塵世事越王臺上有啼烏

嶺南竹枝

木棉花上鷓鴣啼木棉花下牽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
落紅沒盡郎馬蹄
妾家溪口小廻塘茅屋藤簾蠣粉牆記取榕陰故深處
閒時來過喫檳榔
半年水宿半山居冬採香根夏採珠珠好須從蚌中覓
香燒還仗博山鑪
月明歌女摸魚聲風靜蠻童鴂舌鳴鬼子驛中乘傳過

蜑人江上弄潮行

南康夜泊

塔影桂星渚家家煙外鐘驟涼知夜雨繁響入秋螢霜露行將及關河悵所從謝公精舍近相隔幾雲峯

夜宿祁上人山齋寒甚乞臥具

已阻山中雨還就山中眠風淒感凜秋鑪寒無宿煙堂中高行士趺坐方晏然暫乞蓮花服終依鳥道禪

曉入海幢寺尋阿字首座不遇

臥覺江風吹鐘聲滌煩慮忽憶東林遊悠然自來去蒼蒼日初上冥冥花始曙堂空戶不掩乞食知何處

合江樓寄蘇商卿

曉樹清如沐春波慢不流思君無近遠風雨合江樓

南津口寄王黙菴

孤村臨渡口斜日下長林舊侶平原約相思單父琴垂楊將暮色芳草欲歸心愁對春江水花前悵別深

雨中過白芒村寄高山人儼

春陰生驟寒溪上無人跡石筍清相羅翠煙紛可摘欲持三尺絹寫此春山碧却憶山中人遠在龍池宅惆悵不同遊白芒風雨夕

游丹霞山不果寄澹公

沃洲不可到歎息久離羣逢水人空返東風草又薰茶林春雨足竹澗暗泉分日暮山中客多應詠碧雲

南還至横浦驛前與程五別處

憶向清秋採白蘋今來江上值殘春一從横浦三年別南北俱為萬里人

詠懷

猗猗山上桐鬱鬱河邊柳秋至葉自零榮華安得久古人若無死樂亦非我有矧無久視方百年一反手軒冕非我榮金石非我壽彈琴而歌風所期在不朽

素律吹暮秋北風淒以怒百卉悴不芳木葉辭林樹蟋蟀在戶鳴陽禽亦南度萬景不暫待涉跡皆成故昔我青雲交接軫馳皇路宿草忽已繁纍纍邱與墓蜉蝣美衣裳朝菌不及暮富貴不永年榮華亦何慕

晚出南安城還視東山塢紙錢白紛紛多於寒食雨松栢吹高原飢烏啼墓門肉食厚肌體徒為螻蟻恩金亦不可成河亦不可塞安得絳雪丹駐此好顏色

彭蠡夜泛

涓淺宮亭水濺濺百道流殘春風送客終夜月隨舟野火流葭葦遥天挂斗牛相依有鷗鷺任意宿汀洲

湖中寄泠萬年

杳杳踐脩塗苕苕眇孤巘沙曠水無際江深春日晚川路極咸紆流芳增纏綿鄣水接盱江室邇人何遠

浴佛日

佛日凌晨起林葵露未晞柘烟江店飯苧雪石城衣貧

覺爲農晚愁縱入道稀秖應釋形累長採故山薇

江上

夕氣隱寒山長川晦蒼霧日暮暗潮平渺渺西陵渡

進彭蠡口見鄱舟挂帆入楚

淪落天涯可奈何又看清露滿林柯書裁繡段愁難寄
地險潢池喜乍過皖口西來江路盡湓城南上楚程多
因風想到懷沙處秋水瀟湘已自波

南園

聞唱吳歈早倦聽南園猶作片時停集賢舊苑春將暮
相國東門草自青芳樹斜陽成畹晚孤帆細雨極飄零
朝來觸目多惆悵榆莢花殘已滿庭

花石潭

孤月在林杪哀蟬猶亂鳴碁雲瀞無色依約一川平尋
煙遠自泊汲石秋逾清徙倚江潭上行吟空復情

次芙蓉渡

東風不爲送灘舟百里川塗信宿留臨水早驚千葉下
隔河時見數星流清江渺渺芙蓉渡白露泠泠桂子秋
夜擁吳綿聽寒漏不知身已近炎州

見涉江者

秋鮑映微明川光遠相接林靜不聞聲歸人踏落葉渡
口立踟躕水寒不可涉

簡王說作

春江十日雨門館晝不開寓居城西地最下病中枕席
生青苔天寒鶴骨應更瘦猶有清吟日幾迴

題程氏水樓

舊館重來倍寂寥隔溪惟見柳千條黃花水榭無人到
獨對西風看落潮

渡畬坑

羣山浮爽氣夕吹漸清和夜雨溪行遠秋畬火種多去
帆沿水急歸騎亂流過逆旅知何託新蟬已挂河

出峽後次始興江上寄陳元孝

景物淒涼感昔遊孤吟況復軫離憂南梁山院春長在
西漢樓船水自流沙石尚含稜谷態雲煙不斷古今愁

始興江上半株樹歲歲花開送客舟

韶陽道上寄融谷

數從帆底眺晨星蕩漾孤舟類水萍夜雨獨行中宿峽
春風重上曲江亭武溪渺渺寒流白韶石蒼蒼落照青
得似洞庭張樂處仙音雖好不同聽

呂城雨泊

古市平橋跨水津欲尋舊壘已荊榛十年萍跡長如此
千載吳蒙解笑人隴麥因風吹浪細林梅冒雨作花新
南來景物多惆悵且訊壚頭酒味春

舟中夜雪

夜雪壓舟重風濤落枕長覺來人語靜一犬吠寒塘歷

歷聞殘雁遥遥度曉霜江南今夜泊客意似瀟湘

次蒼水扇頭韻

客中三月換春衣一問三江舊釣磯幾日西風潮正滿

縠文深處見魚飛

感舊集卷十全

感舊集卷十一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葉方藹 二十六首補遺十二首

方藹字子吉號訒菴江南崑山人順治己亥進士及第官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加本部尚書諡文敏 分甘餘話亡友葉文敏詩余嘗選其詩爲大篇如安分 首具行一十分力量所謂獅子搏象兎皆用全力也余采 選其它又書品余見安吉句他人不能及旅況最傳其況其異耳 香祖筆記余少時有句云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葉文敏極賞之 取入獨賞集 至於數十公詞詩葉公獨賞者寫錦則以斯文爲 己任詩宗蘇陸文宗崑山生平服膺王阮亭詩程純翁文公賞亦有仁 家之言

按學士才餘于位德餘于才曷 仁皇帝所器重台 予告家居有審 陳其居鄉不謹者 上命蘇撫田雯察之雯以據詳之實入參 上曰 朕向知葉方藹不如是也將大用而學士進捐館會爲時以學士之諡 德爲 明末所深契閩縣未 行而遂亦不免可嘆哉

人日

新年春色暖融融人日晴光更不同水向野塘猶自綠花非繡幕亦能紅聽鶯樹下沾初雨試馬隄邊愛晚風若比道衡難思苦還家已是二年中

郵舍見紅紫葵花開特可愛

插棘編荊茅舍清此中誰擬見傾城紫絲作障遮空暗紅錦裁衣曳地明惆悵忽從攀處得淒涼多爲別時生不須更結繁華夢楚蜨山蜂自有情

方塘

方塘如鏡月如弦綺陌風光只似前草暖庾郎盤馬地絮飛謝女詠詩天重尋好事虛經夢更盼佳期恍遇仙特與何人共攜手隔花羞見蜨翩翩

春日

柳短閒莎長春風觸處狂蜨飛迷剎粉鶯過失新黃銀榼頻傾酒金鑪滿爇香可容窮阮籍一慟綺羅旁

橫塘詩爲雪洲作

黃篾樓西赤板橋曾于此地見妖嬈星河耿耿前期宵雲雨沈沈舊夢遙空倚露桃誇靚頰每攀風柳愛纖腰相思便抵橫塘水百折千迴在此宵

江邊見白鳥

吳波楚浪兩茫茫獨占荒原立夕陽海鶴肯教成伴侶野鷗翻自笑行藏誰憐皓白衣如雪祗恨飄蕭頂似霜難遣江湖幽興在汀蘭岸芷夢魂長

月

浮向雲邊見多於容裏見雲疑淹逗彩露欲洗幽塵一泱絕溪崖上更轉近人偶窺微缺處清淺忽沾巾

時去自下留題寓壁

旅遊日日閉雙扉祇怪浮蹤與世違絕磵斷崖行處路水鄉單絞著時衣無心偶逐雲同出避色還隨鳥共飛底事風光留不住江鄉久誤釣魚磯

秋日過鄰院

山雲擁榻靜相依偶爲孤遊得笑嚬閒對景光真逝水暗悲身世總流塵頻來驚鳥疑新主別去庭花是故人

一閑漁歌數聲笛溪邊林下轉情親

與一公

北窗鎮日坐騰騰自把閒身閙廢興須我全拋黄綬客愛君不著紫衣僧秋林汲罷沾雙屐夜雨吟殘静一燈廿載名心刊落盡不須更爲説三乘

南棠

破夢罷朝眠南棠亦坐偏不知愁有力翻恨酒無權日愛趙衰暖風憂張旭顛還嫌鄰背樂難得獻君前

口占

道逢牧豬叟荷篠向巖中攜經欲借問恐有淡三公

客有引韋宏嗣賦嘲予者戲舉謝安石事答之

淝水千羣鐵騎塵謝公方罫鎮隨身無因説與韋郎道三百枯棊敵萬人按宏嗣有博奕論非賦也疑似有誤

題吳處士莊

二月春泥一尺深杏花門巷貴招尋爭傳市上搖頭過忽見窗間擁鼻吟砌迸筍皆成碧玉囊餘藥盡化黄金元纁尚擬何時到只著麻衣弄渚禽

荷花

千二百鷺鴻翩然小隊同采珠洛浦上弄珮漢江東翠處矜着翠啼時怨臉紅一生心事在辛苦緑房中

枯樹

無復凌霄聳壑心千尋落落卧幽岑敢將榮悴爭時代獨與巖流共古今縱使帆來難近漢便教斵就不堪琴南朝名士雖工賦未解莊休意更深

柳

嫋雨拖煙萬萬絲秋來顛頓不勝悲何人曾到靈和殿記得君王手種時

青溪廟

青溪白石渺相望獨處終年不嫁郎曾笑素娥婚作寡更羞織女動成梁龍旂影冒蕭蕭月鸞瓦寒鎖寂寂霜廿載無媒路旁客還來下馬奠椒漿

飲勿菴二十四峯閣

二十四峯新與君充下陳開窗雲入座卷幔月窺人小

駐尋花屐頻攜漉酒巾醉醒俱不忌始見兩情眞

伏枕

伏枕三竿日巡檐半畝居愁同塡海鳥恨比過河魚往事重懷淨名忍更除茂陵松柏老誰問病相如

瓊樹

瓊樹何曾見一枝紛靡衆草競英蕤擬從騷客求蘭珮欲向靈妃問桂旗天上只疑星是石人間枉泣墨非絲偶經祇鶴山前過終古無端替玉悲

清江

清江水色碧于苔南客扁舟北渡來晚日未曛鳩鵲觀陰雲已滿鳳凰臺漫防酒醉先防醒不怕花殘卻怕開

無限傷心還自語此生終見太平廻

將至辰山寄勿菴子 以下補遺

知近漁人住谿流覺更清偶隨落花入忽見羣峯迎石上逝誰酌潮邊遥獨行烟波三十里無舍與君爭

自題獨賞集

洗淨浮埃覩碧天虞山一老獨嵬然短詞數首尤多味不羨驪珠照璧懸

婁水虞山相代興長篇學士更誇能連昌長恨猶難匹近代何人敢作朋

梁代詞人庾開府哀江南賦最稱工千端萬緒嫌難盡未抵金陵四句中

宛陵風玉擅詩名自古前賢避後生近日施家新體好無人更道謝宣城

機雲昔日皆工賦軾轍當年並擅文今見二王詩律峻始知鼎足是三分

王家小美擅詞場五字堅城勢莫當吟到池荷暗香句教人不憶孟襄陽

海虞馮叟筆通神比興詩篇字字新若較吳戈眞敵手邢夫人見尹夫人

長沙舊著弔屈賦南海今爲哭賈詞魚腹消沈千古怨蛾眉謠諑萬人悲

菊秀蘭芳並一時玉遮風調畧堪思省曹誰是知名士便欲煩君替左司

破扉烟斷出孤吟廡下高風尚可尋萬手雷同誰敢擬懸軒瀟灑一聲琴

鷲水騷人彭駿孫兩年詩格未評論鄱陽出獄猶流落何日含毫奉兔園

陳維崧 三十三首

維崧字其年江南宜興縣學生舉博學鴻詞官檢討有湖海樓詩集檢討集 曾祖筆記余少在揚州識合春詩其年後至贈余詩日來山館正蕭居長慈孤公燕龍草人旄兆偶然陳生年四十餘尚爲諸生有日者謂之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村詞爲何云朝來泊者福慶爲詩功名似馬周李巳未果以鴻詞授檢討時年五十六又先於功名宗云陳其年浪得前朝去英雄語也其年有烏絲詞三卷多瓌奇縱放之詞尤錄如春陵叢外天如疊玉梅花下亥三九難奉李不能到也 說鈴陳其年士耕僑之文年幾慢僻長于博徐振咸余致

書王手一日庸以前業不敢知自開寶以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宋牧仲常謂鄙儕筆王西樵常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

按陳檢討四六文集二十卷皖江程師恭叔才爲之註

子夜歌

昨夜春風來先入秦淮殿可憐桃李花開遍金陵縣穿妾鳳凰針雜花復經緯辛苦製邊衣誰人之東魏

黃竹子歌

竹子何黃黃知是長江口與郎並船行碧浪照蛾眉

古意贈吳四湛

便覺寒城外蕭蕭秋雨音邇道賢遮訓羈子豈無心昨夜湘君岸猿啼深更深師涓儻早悟絶操已如今

同吟生谷賓過訪仲奉觀書畫兼聽小僮紡索因

觀劇至夜分大雪始還

冬十一月北風作麻衣透體若穿鐵此時客子何所似旎于山頭棲凍雀酒徒蔣濟吾葛蕴老大只欲爲顛狂清晨拉訪浣花叟入門大叫呼宗郎主人嗜好古無匹四壁縹緗氣蕭瑟觀畫嘉無寒具手摹書大似釵痕出少焉邀予彈龜兹白翎雀雜楊叛兒老夫度曲辨分刌此輩嫋嫋眞如絲與酣樂極不知暮欲行未行客相顧主人留客爲客言且聽燈前歌玉樹一聲摻撾客滿堂紫簫紅蠟何蒼凉細腰解作善財舞瑣骨能爲回鶻妝夜闌燈爐滿欲絶絲羅綷縩神清揚君不見健兒須飽馬須醬來時北風去時雪

別姜綿季

去歲王㺯宅邊住思君只隔吳宮樹我作伯勞君走兔參差蹁躚西風著同住南朝石子岡我作何戲君葛彊十年心事那便數秋星下照庾家墓明日辭君出城去

春日訪推山大師

閑邊維那病春深自息機人持初祖偈家對五湖嗶祇樹淺清磬玉城拂梵衣衡陽能設難何日解談圍

別梅杓司

與爾吳門梅樓邊又浹旬相看無一事攜手過三春花酒忽不樂當今無此人那堪分袂日金鼓動江津

贈杜于皇

蕩蕩乾坤内如君老客星浮雲雙阜帽落日一新亭昨過江陵估攤錢下洞庭亂離終在口淒咽不堪聽

贈吳人陳敬仲

紫蟹黃花節物新他鄉斗酒亦情親樽前賴爾能吳語澤畔憐余類楚臣夜月鈿蟬彈法曲秋風石燕識遺民江東年少休相問七十何哉是舊人

舟中作

潮生前寨橋月出東湖漵不見故鄉城漸聞故鄉語

歲暮懷文友武林

越女如花倚玉牀金樽美酒兌餘杭相逢勸飲且須飲未到白頭休斷腸

憶湖濱舊柳

六橋散絲拂柔前絲和月復和煙當時春夜頻來往曾是依依十二年

歎溪竹枝

斜日㩲撓畫舫遊可憐春水滑如油迴船亂泊蝦籠嘴三度風光似小秋

珊瑚妝樓水上多樓前流水是宮河鉤簾纔覺西風起一樣吳綾已作波

荊溪山女多明秀眠食青山與碧潭周處廟邊珠巷北妝之陂在石橋南

百合場西戰壘存射蛟橋上暮雲昏尚留雨後銅官色

潑翠流丹剎縣門

聽白生彈琵琶

感慨淒涼復窈窕細如春夢疾如風少年漫把紅牙拍
此是檀槽太史公
縱酒狂歌總絕倫曾將薄藝傲平津江南江北千餘里
能說興亡是此人
醉抱琵琶訴舊遊禿衿矯帽䩬帩頭莫言此調關兒女
千載夷門解報讐
彈罷金樽酒不辭自言雙髩竟如絲依稀記得調鷹處
盻子城東月黑時

顧尚書家御香歌

獵獵朔風翻毳帳營門紫馬屹相向陳生醉拗珊瑚鞭
蹀躞闌衙朱雀街顧家甲第高於天顧家父子真好賢
闔門揖客客竟入留客不惜青銅錢玉缸潑酒酒初壓
秦箏促柱彈銀甲綠鬟小史意致閒卻愛微紅添寶鴨
陳生此時聞妙香欲言不言魂茫茫心知此香說不得
得非迷迭兼都梁主人重取蘭膏爇此香舊事還能說
憶昔初賜長安街金甌天下猶無缺至尊桂殿日齋居
千首青詞錦不如綠章夜上龍顏喜第一勲名領尚書
壖城紫塞榆關道白雁黃沙風浩浩萬馬崩騰夜有聲
三關蕭瑟春無盜尚書辛苦鎮居延絡繹黃封賜日邊
非關小物君恩重為許香名國史傳鏤金小盒宮門出

中涓一騎紅塵疾親題萬顆小金丸猶是昭陽內人筆
只因滄海看成田留得天香幾百年攜來綺袖人誰問
熏罷銀篝味不全白楊已老尚書基世閒萬事都如故
主人語罷客亦愁留客牽衣客不住君不見客衣零落
誰堪論半漬香痕半淚痕忍看天寶年間物我亦東吳
少保孫

贈王仲超

江左蕭蕭老畫師酒酣雙髩漸成絲卅年曾看巳陵景
合墨空齋寫楚詞

清明後六日將發如臯留別詩

市橋山郭綠參差正是愁人欲別時客裏論文情倍重

醉餘聽曲調還悲東風送遠惟江水南國銷魂在柳絲
此去淮陰春已暮當年漂母只空祠

招林茂之先生劉公㦸比部小飲紅橋野園越日
茂之先生賦詩枉贈奉酬廿首

遲日和風泛綠蘋飛花落絮胃紅巾此閒簾影空于水
何處琴絲細若塵波上管絃三月飲坐中衣屐六朝人
獨憐長板橋頭客白髮淮南又暮春

歌贈杜于皇

我昔住冶城家近石子岡魏收能弄載敬則解拍張江
東冠蓋爭輻輳臺下山川本鬱蒼一代清流歸太學六
朝豔曲有諸郎至尊冀坐黃金牀牙籤堆滿中書堂瑤

星不動澄少海二十八宿羅文昌肥牛大肉哭崔蔡輕
軒細馬馱班揚中官赤棒避文士布衣白恰多輝光杜
陵二十游京國青春彩筆增顏色豈惟公等增顏色僕
亦翩翩有人識風塵澒洞羣傖來華林賓客安在哉杜
陵老大不得志頭白只向江頭哀蜀國柳絮正堪把逢
君揚州古城下揚州酒價不肯低眼看高樓淚如瀉君
不見飛龍廐下諸小兒轟隱夾路靑絲騎又不見東家
買得近蹤跡人奴詎受侯家笞天生此輩眞俊物爾曹
雙嗜空爾爲

和阮亭冶春絶句同茂之于皇祖望豹人濬心賡

明

水閣蕭蕭三兩家隔墻斑竹數枝斜滿簾暝色碧溪漲
何處船窗搖綠紗

與客且銜金屈巵錦帆天子繫人思孝廉間一常知幾
瑣瑣興亡若怨誰

題唐六如綠楊紅杏圖阮亭屬賦

江南二月春滿陂廻塘枉渚相參差樵風稍便落空翠
漁舍忽接生烟絲白魚銜破淥波色流鶯啼上桃花枝
山水自是天下絶何況風物爭清奇我家本住善權下
十年飽逐羣兒嬉竹枝夜唱小姑曲銅鼓曉賽周侯祠
苕溪花竹頗不惡草香酒熟還招攜別來樵悴客淮海
兎葵燕麥空離離還租船上一企脚嘳然雲水增傷悲
个農偶過屢提閱知音促坐王僧彌自言愛畫入膏髓
示我一軸何淋漓關仝細皴作點染吳綾滑膩如凝脂
心知此是六如筆瞠目直視徒嗟咨噫乎六如本畸士
少年獻賦黃金埒斜風細雨長楊館爛醉銅街要馬騎
老來蹭蹬飢欲死鄉里小兒呼畫師唐生墨妙天下知
王郎亦是神人姿高齋留罷日相對第一丹青絶妙辭
舊游獨惜我冷落舍南舍北啼鷓鴣風狂江水鱗甲動
徑須歸臥南山陲

題唐子華抱琴圖

野寺暝初結西軒涼已成蕭條楓樹下獨自抱琴行抱
琴不彈有至理幽人吾愛吾琴耳躊躇石徑悄無言籟

籟霜紅暮鵐起

塞外詞

阿那瓌歌變徵高前營獵火微臨洮蠮螉公主霜狐帳
一箭能穿兩紫鵰

絶句

一生就緩杜分司七字淒涼本事詩半減簡紅心自省
看人微雨出門時

小秦淮曲

思鄉渾似欲眠蠶自入新秋百不堪正是水雲寥落處
斜鋪柒簟夢江南

鄒祗謨十首補遺一首

祇謨字許士號程邨江南武進人順治戊戌進
士有遠志齋集拉麗農詞 居易錄曰余在揚州與鄒程邨撰倚聲集起萬曆迄順治以鄒卓珂月徐野君詞辟之後今世詞家引十大有撰異過目斯所遺忘上自經籍子史以及天文宗教百家之書細及今人嵩岳杜氏世大年譜無不鈔記

折楊柳歌

美酒白玉壺高樹白頭烏壺空烏不去彈盡大秦珠

清河縣

客久歸程近鄉思益不禁春波高泗水瞑色下淮陰漢
漢寒林樹蕭蕭社渚禽黃河流不到禹德歎逾深

横江詞

罩彩小袖藹花天雙鯉傳書到日邊不信石尤風波惡

今朝吹轉下湖船

從嘉禾行鴛脰湖中

客遊倦休憩孤帆乘蹁躚織風薄千里泠泠桂楫閒荇
芰發照耀葭柳婚清漣仰望碧雲合曠然知空山倒景
不能發餘暉生紅泉愁來憤方結理至衆已捐滌蕩悅
心耳杳冥思神仙琴高騎赤鯉揮手隨芳煙波瀾虛曉
月渺渺區中緣去去謝湖水綢繆永勿諼

舟泊水陽用東坡夜泊牛口韻

榜人儀背涉停橈邨市口寒鴉日夕噪古樹半槎枒魚
鰕不論價賤等園蔬售囊剩青銅錢滿沽水陽酒獨酌
坐蜻蛉漸歌唱銅斗舉頭攬素輝飛露沾衣久不寐自

耿耿無乃爲俗誘大隱諒所慚未得孫盧守乞食時叩
門淵明亦拙陋世上諸小兒紛紛誇疾走

微雨

雨旋空階濕寒增暮靄低小紅斜著樹浮綠淺穿泥雪
意柴荊書風光畫閣淒何時逢良約策杖訪梅谿

登餘干東岡尋白雲亭故址用黃山谷韻簡江度

遠

昨過雲錦江乍與故人遇今來白雲城又誦涪翁句吾
生儻如寄頓易舟車屢市湖澈正平梅殿不如作更出
紫翠衆螺鄉適成趣嚮鶴採鷺魚鶺鴒搜木蠹信行每
留連況得良辰助木葉下清秋賓鴻待南翥緬想高士
蹤賦詩日相聚絕境不易名白雲自來去松間茶竈新
竹裏丹爐故山川几席間何必尋幽處滿飲干越泉坐
看煙波注

登爛柯山坐青霞洞天半日

清溪隔荒畬螺翠崢嶸起白塔與紅亭明滅蒼松裏石
路足盤紆磵流自瀰瀰拾級得閒道恍闢洞天咫嘯然
通虛明邃廓信可喜若無衆山橫坐瞰見千里御風朝
玉京浩浩卻炎暑欲攜楸枰來縹緲問仙子便得青鸞
乘但恐白駒駛王質誠何人到今猶不死流傳好神怪
此言無乃詭不忍獨長生崎嶇尋石髓但當笑題詩再
看碧桃蘂

將發安仁白門朱曉臣柯復旦攜尊沖虛山閣餞

樹劇飲留詩爲別

春盡理征棹清秋憶忘歸我豈好行役山水撼渴飢昨過雲錦城但見百草菲古道峯似鐵粉堞相崔嵬青楓與紅柏千章紛合圍天香高入雲金粟吹霏霏二客住琳宫無事晝掩扉野坐暮賓主泥飲忘發機滿沽雙酘酒寒加半臂衣惆悵行不得鷓鴣鳴且飛緒風噏燭跋松際來清暉滿酌勿言別心知此會希

坐濠上居觀水漲

入暮濤偏急波盤捲地來蛟龍三峽闘竹箭一溪迴疊瀾從闕落雄江向浙開雲煙成過眼風雨更相催

詠懷 補遺

舉世乏萱草平生苦寥寂東郭拉熊虎壯心思射獵西塞會名倡珠環生歎息相如工詞賦家徒四壁立君卿善遨遊五侯供飲食如何懷煩憂棄之遠行役攀翻桂樹閒揮霍椒邱側隱士已耆年教我佇顏色并忘恩與讐道遙謝荊聶

李念慈 三十首

念慈字屺瞻號劬菴陝西涇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景陵知縣舉博學鴻詞放歸有過嶺吟谷口山房詩 分甘餘話李屺瞻汴梁竹枝詞云紅油車子黄綦半敲蓋縣吹一道香余見之笑曰信陵賓客泉京華古今來應有多少風騷而顧孫圃子紅油車子之慕耳乳丑呂嘯浩肩云猜大知老叟恐名耶 漁洋前集懷人詩句日華古壯畫來胡雅樂微旋

朱圉山 絶可憐今日李郎行部去風流家世本秦川 有寄集谷口山房詩序余觀秦人詩自李空同文太青其不伉爛周壯有來都聊賦之遺響也寒偶不然行安節和一唱三歎殆有葉護白露美人一方旨意未可謂之秦聲也

我過朱圉山山勢何縹緲丹崖臥橫紋十里行未了塞路風沙集氷溪清渭遶雞犬叫雲中人家出樹杪天寒煙不上道險竄方窈移神探古蹟流目黝去鳥海內多戰鬪河西尚征剿苦爲行進遲半是憂悄悄雲開西傾青日出伏羌曉問奇懷胼胝尋幽披蘿蔦因愛山中靜人世多紛擾

阿壩東山晚眺

騎馬到松岑萬緑渺無數況有一片月挂在西陵樹進

遙隃寒坂拔榛入廣霧亂山何纍纍陵谷相迴互黄河自天東巨波來南注極目俯大荒風沙千里暮海內多戰伐邊功競馳騖良馬千隊進士卒百金募聯營臥氷霜轉輸披寒露殺傷不足論策名良已誤我來經戰地累火照寒素黄羊走沙磧飢鷹啄狡兔連峯接渺茫落日邊風怒長林振響籟空阿生深懼持觴弔往昔慷慨各相顧寄語嶺上兒莫唱丁都護

將登太華次嶽廟早起愁雨

風昔戍僕馭昧與理遊裝濃陰紛四布春雨忽成行名岳期必到愁爲泥淖妨此行入世網歸日誰能量況復陟險峻當及筋力强咫尺一相失終恐隔青蒼幽懷鬱

不悵竚立以徬徨

登峽

南出茅龍巻東帶朊長裼西峯阻當面凝望空絶壁大
雷引東北梯蹬乃歷歷千綿路石穿中情良怵惕一志
鼓前邁如期克大敵千尺亟跳躋少焉出深關附緣亦
徒然奮登在壯激懦夫寡眞見仰高徒戚戚

登東峯望叔卿博臺

山勢何奇幻峭拔行愈出東峯在我左変兀逞孝犇石
勢皆南奔萬松生叢密邐轉向北上及巔總石室東鄰
望博臺纚纚見垂綿鈎梯法不得臨深空惴慄坐傷寺
勝隔中情紛洋溢

登南峯絶頂謁上宮道出四眺

衆山祖崑崙五嶽兹雄長峭壁出青雲巍然俯羣象高
標五千仞三峯石非兩絶羣迥獨尊赴天成孤往窈窕
玉女祠旁第巨靈掌竭盡筋力能驅致青冥上短衣謁
白帝問源於仙仗海雲東南生夕日下林莽俯仰天池
側四顧変森爽學仙亦荒唐馳思聊自廣何當營茅茨
灑然遺塵網

秦駐山觀海

秦皇并四海飛劒劈雄畧窮極世上欲還希神仙藥長
城既西築纚山亦東作罩圖思萬世民生咸蕭索巨橋
那可成臨望心旁礴轀車載臭腐馳道空寂寞徒令鶴

上人大笑入寥廓

立春夜感懐

聞道花門信甘州今尚圍城分猶拒戰兵欠未成歸刁
斗連邊動軍書入塞飛客懐無一可愁絶盼春暉

鳥鼠山

已近燉煌俗愁經鳥鼠山渭流一勺出塞路幾回攀鄰
善班生老燕然漢將還西戎殊未息愁絶淚潺湲

臘粥

臘粥吾鄉俗客中聊爾爲黄芽春韭似玉粒曉霜欺暴
祭懐農祖臨餐感歳時庭闈當此日闊著一愁思

登浮山

絶頂憑誰引蒼藤乍可攀偶然臨福地不信在人間湖
水遥通艇江光日浸山東南百戰後登眺淚潺湲

雲

片片浮雲去愁人正望鄉東風吹汝急幾日到咸陽

上太行

木落太行秋斜陽漠漠愁摩天隔三晉倚杖識中州勤
想周流蹟雄傷合從謀黄雲高不動千古莽悠悠

西風

春水一江活春船片葉輕西風當挂席漸漸爲人生行
李臨雞夕飄零去石城金焦看已近興藝叩舷鳴

松江舟中

松江過吳會一道得安流旭日輕鳥動和風細草抽近城先見塔入市盡通舟衆游春衫把吳娘倚柁樓

懷張少參商於

一官貧劇向商於萬里艱難事得書直北家音新得否山南羣盜近何如秋空劍氣張華宅夜色星文揚子居稍待西風溪水落好將佳句付雙魚

己丑元日

今年塞上過元日哀亂情兼悵遠遊剩有鐃吹喧部曲儘堪風雪臥糟邱兵戈已倦劉琨舞生事真同杜甫愁桑野全空征調急將軍只解取甘州

行匡廬山下

匡廬山下識春暉斜推筍輿入翠微萬壑松雲寒客路滿空嵐氣濕征衣啄花小鳥銜花去出水輕鷗掠水飛景物都從閒處好市朝應是見來稀

春日莊浪看雪

蕭蕭風雪下千峰客裏相看淚不乾欲典羊裘沽好酒卻恐明日又春寒

銅陵曉發

客州秦關已二霜天涯無處不思鄉銅陵江上春風起又送征帆入豫章

吳六益池亭看花

松江十日九風雨無雨便為花事忙野水板橋籬舍外

醉將跣足踏滄浪

櫻桃

濟上櫻桃熟紅千客淚多思親忍嘗此欲致遠如何寫著青荷葉分貽玉叵羅傳頒懷近古蔗飲散鳴珂

不雷

高天乖號令五月未鳴雷烱炮遊無畏蛟龍蟄不回炎蒸苦相逼旱色青悠哉氣喝小東道浮生大可哀

螢

不自慚微照秋宵欵欵飛乘陰稍騰上化腐暫光輝月暗多依砌風生亂點衣明危妨誦讀乾死舊書幃

使絕

故鄉非異域使絕欲經年患難身同棄憂傷且自憐寄書秋雁後臥病魯人邊萬里寒宵迥空悲素月圓

鄰哭

朝聞鄰家哭哭聲良慟哉哭者各有死還待後人哀在世苟無補旅化同塵埃將衰德不進使我心肝摧

泰時石表

方石類削圭立在東嶽巔相傳秦皇置孤高陵紫烟沒滅絕文字無乃結繩前封禪事幽闇奄化無留連好大窮四海流弊毒萬年七十二朝代蹤跡同茫然頌名徒為耳身沒見怨賢民口不可防況乃欺皇天

九曲亭

九曲亭猶好樊山縱馬跡人經赤壁水燕帶雲堂泥詞
賦名空擅川原草自萋添生遺法在春釀過橋西

榕樹

榕樹橫江側長根亦太疏蜿蜒盤岸石繁盛過枝條著
日何妨息炎方幸後凋不才容老大無意謝風飈

廣州除夜

屈指殘今夕禁愁又一年已知遊少壯不復惜嬋娟海
色連銅柱江春發木棉殊方累多口迢遞限山川

許珌八首

珌字天玉號犀亭福建侯官舉人有燕關集

前非懷人絕句許珌號邪水上方文抱璞治城西 指筆錄慈仁寺
雙松歌謝許天玉千秋萬歲知者誰關海奇人許夫子 恩仙樵栗園

集序許子之詩氣雄力厚如曼殊狂虎泉乎其不可禦然
其不可犯者列其言御其外中之思無傳其亦可餘見矣

開化早起

烟火空林野老與千山初沐倚孤藤青甯屋角方衙日
白板沙頭已試氷絡蠟背肥逢野祭菰菱剌熟識秋登
可憐一片藤蕪地漸水漫漫遶故陵

和周櫟園先生清漳城上感懷

落日城頭戰鼓遙萬山瘴癘一荒橋大江春老人楨梨
故國天高弩射潮戰馬沙場驕首宿臥龍指掌近雲霄
伏波下瀨渾閒事要使千羣浴鐵銷
春草寒蕪化戰場翠飛海水動南荒燕歸故壘二年火
馬踐平原六月霜道左人迎新節度軍中樂唱古臨漳

東南瘴地元戎在夜色天狼不敢長

送林用始再遊粵中

老大辭鄉國殘春祖野皐五羊江路近四月客星高出
境惟嬴馬隨身有寶刀英雄萬事在旅夢到臨洮

張桐臣移居

芒屩縱横五嶽畢卒歸從山賦來日柴荊剝啄逸雞豚
環堵西風吹散帙一畝荒蕪亦借人主者偏側難具述
鳳凰欲止無良枝廣廈雲連虎蟻孫念爾艱難道里中
跼蹐新歸反須出座中名士老侯嬴江上小兒驚步騭
指掌功收丞相何磨楯書與將軍弼妻孥十載消息真
以此益悔其經術入門轉覺貧如客破硯殘書色癡疾

負戴瓶罍剌促行寂寞窮鄉寡車軼明月當歌烏夜棲
丈夫安能守蓬蓽

峽江秋泛同陳閑仲徐存永

放艇菰蘆外爲君理素琴酒痕雲袂重帆勢變秋深野
葯千崖淡寒潮天地音書生舟檝短無從洩江心

萬壽橋即事同張子陞講爾元

莽然一片水行路竟杭之佛日收漁網江秋老稅旗寒
潮迫前廡小雨立鷓鴣有客廣中去吹簫乞食遲

揚子江寄王十一用劉眘虛寄孟浩然韻

揚子乘流下銀濤白勝霜東南去不歇沙水天同蒼曉
氣分吳楚岷峨來何長煙消見海日登覽如故鄉慷慨

懷故人扶頹臥淮陽釆釆將離贈欲寄聊相望

曹爾堪 十七首

爾堪字子顧一字顧菴浙江嘉善人順治壬辰進士官侍講學士有杜鴻亭集南溪集 今世說曹顧菴博學多識字故又善強記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掌形勢了了大夫一與之遊積久不忘無貴賤俱能識其名氏爵里家世無遺漏既卽世卿之編行秘書李守素之號人物志無以過也爲文敏給博學長家撰同館皆通服之 西堂雜俎吾友曹子顧兄弟人目爲宗的子謝風說阮何

養蠶詞

清明洗箔出蠶子細小如鍼黑如蟻綠髮不理剪蛾桑半月辛苦一寸長二眠起後筠筐滿羅數陌頭愁日短不寒不煖四月天新炭何曾費一錢銀釵換魚衫換肉清還直待頭蠶熟頭蠶已熟頭蛾蚤今年郭外繅車少戰鼓頻驚成亂絲養蠶那得如往時

百泉

葭菼搦搦長岡風如在眼水草紛紫翠荇絲柔可綰柳外御鸕鷀沙底數潛鱸小橋激奔湍東去不復返息機山中人蕭散何閒遠撫琴悟流峙揮手謝孫阮嘯聲雖不淵淵具雕刻飯灌纓渹吾徒從遊惜已晩

嘯臺 李空同撰碑在嗣徵書

兩山翠柏搖天風古臺突兀荒山中宏正殘碑斷復續左氏書法文崆峒摩挲句讀歎古雅萬顆珍珠春自瀉中散原非入道姿公和本是逃名者人間機穽苦相攖石髓青精足養生嵇公援琴阮公哭虛負空巖長嘯聲

桃竹園故址

古人識先機嘉遯翦蓁塋結廬亦不遠敢圖地已緯街廨靜可局清泉俯堪酌山中無杜鵑坐聞風解籜布策箴潛龍退藏同尺蠖千載一蘇門苗裔尚棲託高柳緣倚牆脩竹事東作水偃青蒲揺穗散白楊落三復擊壤歌如見太平樂

衛源竹枝

罨靄春晴歇段遊風微沙淨燕差池比干廟裏情何限況是油油麥秀時

覃懷竹枝

萬派甘泉注幾郡腴田百頃長龍孫養成斑竹如椽大

到處湘簾有淚痕

三峯拾橡行

亂峯紆迴起邐迤伏幽寺無鄰隱深谷老木撐空不見人鵝綠緣崖四時竹道人來此聊結茅拾薪掃土如營巢丹沙點漆供藥稚攀蘿示我黃精苗洞中日月無新故祇見枯蘿纏古樹書籙能令烟蛹潛技頁或與神仙遇時捫怪石上層巔御空遊行風颯然天寒雪深飢不死麻鞵拾橡空山裏

錢牧齋先生挽詞

入世雄心老漸灰昔年餉黨競風雷俊廚何救東京沒刁顧還從北渡來天爲文章留末路人推碑版冠羣材

先朝實錄尤淹貫多少微辭紀定哀

過鏡檻南郊探梅觀捕魚作

小橋曲水淨如鏡瘦竹敧斜波上映縱横梅老花不繁
鐵幹含姿有餘勁巨口細魚應漸肥鉤家鵜鶘無乃横
出水撥剌錦鱗傷數罟竭澤非王政長鑱叟叟老圃貧
畦芥生花韭苗盛爲蕪洗竹從吾好瘿木爲瓢皆物病
但使清談閒絲竹麈尾何須玉爲柄賓客昔方孔文舉
人琴久痛王子敬解脫聊爲達者觀滿前飛躍從其性

遊吾谷

高天熱未平深林綠已老知是古人宅瘦蚓號陰草追
維廖賴徒探尋極深窅土脉泉更滋迴峯兩肘抱重扃

漆澄黑一罅入鮮覷人來鳥雀去葉大蹤蹤小楓赤遊
更似秋心已縹緲

秋懷

孤雁銜雲與蘇彩變煙背竹野塘幽仙人鐵笛期黃鶴
邊谷胡笳對白鷗已耐戍笳吹夜雨莫教徵騎競高秋
荒荻綠草邊余鞭甲馬東巡恐未休
今古萬邱穴已平公卿搖落總忘情黑甜正熟呼方覺
白髮頻添慣不驚湘浦行吟招宋玉大洪捕哭弔侯生
愁腸已斷猿啼處風雨重陽又滿城

過高陽

衰草徧平原孤鳶掠空起父老談往事城陷義軍死哀
呼天地動血作滹沱水帳前隕大星身從垂青史我來
弔興衰遺跡黃蒿裏殘雪寒未消悲風勁如矢停車上
谷東野筑高陽里鞞鼓聲不揚忠魂哭殘壘

漁陽立春日書寄里中遊好

菜畦青縮柳毿毿無數蘭橈擊碧潭墮舄遺簪誰拾得
春風先到教場南
挾彈追風玉勒奔蓋鞍黃帕競王孫天寒坐聽蕭蕭雨
自愛城南水竹邨

春風亭

白日移郊墜孤亭瀧水西侍郎頻拄笏鄰叟爲蒸梨暇
積荒原古喧禽野樹低春風吹不盡芳草又平隄

古銀槎歌贈荔裳

長安伏日赤如火曲檻虛亭門不鎖來公召我園林遊
河朔冰盤浸瓜果山雨忽收賓客至出示酒鎗異恒製
枯槎怪石坐神仙周桑溪向應無二元季巧匠朱碧山
市隱皋橋稱絕藝倪黃山水吳興書幾與古人爭位置
羣賢驚詫手摩挲神刀鬼斧曾琢磨西鄉好貯葡萄酒
南海空矜鸚鵡螺至正年間遭殺僇野火燒天煙萬斛
內府珍裘裂雉頭舊家寶瑟焚蛇腹獨此古物在人間
感慨乾坤同轉轂秘器偕藏埒球貝波斯問價昂珠玉
三百年來貴有徵請檢陶家輟耕錄亟呼從者傾郫筒
恢拓智勇開心胸爲慶遭逢落公手霓盌況出隧霄宮

鶴臺春夕

古臺寒易晩月出更城東巖拂春星落窗留夜火紅棲烏故相逐浮雲還自空冥冥山霧裏吹笛滿天風

春臺曲

古臺雲日午溪口水煙昏恰到茅堂裏春風自閉門有客稀到門踏破碧苔色春風瑤草花鬧香不曾識

東山上作

午風停長林移席趨山岷石徑杳窅冥松陰曉清淺晴日被疎蘭汀曲隱蒼蘚螢行既修迴樹北乃幽緬山川滿日中掩袂涕空泣君鼎嗣可捫落花夕悠然懷古事豈殊人徃跡空顯依依楊柳華萋萋葛藟槩時序催物情悠哉誰共遣

遣愁

多病愁司馬悲秋惜宋生古人雙寂寞吾道一崢嶸北斗瞻星影西風聽角聲壯懷今不淺把劒淚縱橫

微雪

閣下瓊華影霏霏入夜寒梅花疎故壘雪色滿長安漏下清霜迥風高玉笛殘那堪羈旅夕蕭颯獨凭闌

寄韓少宰先生

家住行山第一峯石泉寒衆出疎松黃河渺渺霜風起收拾漁竿放白龍

雪夜懷黙巖

北風吹歲暮雪景閉門低窗樹夜離立城烏曉懶啼路寒歸騎晩江遠泊孤舟縱有南征使音書未可題

冬日　駕幸幾輔謁陵門外口號

十年班列地咫尺九重門扈蹕思　先帝垂衣望　至尊清霜南苑樹冬月　孝陵園　玉輦無過處應懷舊澤存

寄楊松谷

楊子沁河上天隅水一方別來皆老大聞汝倍淒涼秋病眠山屋春遊溉野航鄉心紛紙尾零亂不成行

十月十五夜月蝕

碧漢初無影浮陰亦暫明衆星翻歷亂半夜白青熒莫疑金蔀姮娥似始生鼓鐘連火內嚶嚶動白[illegible]情

長至前一日雪中出署有感

凍雲初起校書樓更散烏啼暝色幽苑蕭霏霏霏玉勒天風[illegible]飄颻[illegible]自落千花影隨光吹六出浮捻是微陽如綫日陰霄清冷使人愁

白晢

白晢界西北居然天漢流鬪牛驚午夜聽角想清秋兵氣鬪春色花開笑客愁昔涼今右臂設險貴前籌

夢遊南樓歌

別久南樓已十秋長風吹夢下西州秖疑身躡青天影直見黃河明月流

雨中同諸公集田沛蒼前翠宅

琉璃厰西急雨飛驅車到門雨細微綠蕉隔席寒淰淰紅燭捲簾烟霏霏潞州滿酒琥珀色藐姑㺯公氷雪肌夜深霑醉此何適衎歸躬猶𨵦荆扉

戊申除夜和默巖少司成韻

臘盡椒花已頌春酒杯乘興郎佳辰一天雨雪東風轉隔夜星霜北斗新衰老那須餐玉術同時兼衎斷金人年華萬古蒼茫裏甲子從前幾戊申

張少司寇東山宅觀弈

眞見長安似弈棋故山回首爛柯遲古松流水幽尋後清簟疎簾坐對時舊塁滄桑初歷亂曙天星斗忽參差

祇應萬事推枰外夜雨秋燈話後期

臺上晚晴望西山

西來晴雨點煙鬟後院荒臺見遠山人語晚涼㳌歷歷車聲落日過班班下臨官道花枝放獨對宮河柳色遷古寺蒼崖春澥晚題名合在翠微閒

張賓山學士以言事左遷歸里賦贈二首

入侍銅龍玉漏催講筵早候閣門開　雨朝感激酬恩日三殿從容論事迴受諫稍收除吏命譴官許老直臣才九閽不盡回天意轉聽𨺕鴻畫角哀

障塞秋高　萬乘行數宵藜火罷西清　聖朝有道危言切臣子何心薄護榮四諫當時皆史職二羅千古自

同聲翠華風雨經過地惝怳留鑾題直情

小雪夜坐寫懷

孟冬風景正淒淒斷草飛蓬霜滿畦短日作寒逢小雪流年催曉報黃雞班駋碧落凝如夢縱酒清時醉似泥燈火客窗過半夜家山好在月平西

感舊集卷十一全

感舊集卷十二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李天馥一首

天馥字湘北號容齋江南合肥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大學士諡文定有容齋新舊棠集漁洋詩話李容齋相國嶽嶽八

都具甲戌諸對身世多遍題畫酒前弟子學史皆可詩原試為口部君館閣詞翰弟子門生十則翰詞人以他人筆歎絶萬先之句于今者升堂以為世其家有斯十如欲爲依古云吳人參舊公嗣思事去王部少宰情好有言外為　漁洋野有序集序月容齋爲吾鄉國翰林在齋代詩鴻偉題既有宋論百家類于萬物之榮所謂承其宋學中變而為清新就槌其旨論以序其言和以推其辭態以刜詭之有所謂大致不能自休既精者確成招精數以為不可及是皆觸天分之微意亦其源流之有自歟　有徐守文衰李文定公龔芝麓在行也萬十人如事翰林因爲翰総政進奏泰檢討松齋等公為學士時我以嘗博學鴻詞拾者也陸御史隴其部參議劉楚今選撫彭公鵬公爲吏部前議引以游至大官為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畯開發相思惟恐其不發用有名章迴句輒流連歎詠不置蓋誠所汙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擬也

送楊鄂州職方出使安南

楊子振奇人夙負萬里志慷慨好談兵清時蘊濟識吼百予華學富五經笥詩名滿長安誰言居不易居指海內交推轂天下事策仕昔滇南部民惴惴尚無害善為大治行邊流犯天下聞其賢優詔被內地覓試小司馬柘皆參重寄拮据軍務餘後先舉百廢談笑屈羣公見事無鯁避請論益貴邁偶忤觸鋒刺與予為久要好修各勉植三十為郎官曾擬谷賓戲燕邸何迍邅芫材直雄麗萬目屢上書議論亡所畏激烈腸欲言侃侃驚魑魅幸處不諱朝足以攄壯思孰謂竄巖嶂但覺徵蠻嫱疏入齊天顏特詔可其議書諾尊顯賁斯人獨矯異所爭在國恤而遑為身計亡何羽書馳日南提處置陳黎舊相攻仇讎復九世治兵擾蝸傷蠻觸一何恣始焉懷帶芥嗣乃生猜忌君臣寒夙盟寖以積年歲海隅叢爾邦亦自有隆替不思　天朝威薄海宏無外覆幬為幅幀黃紘咸漸被漆齒及翦髮慕化來交臂王道蕩且平東書合侯尉臣服諸侯土萬里操左契所以輯瑞時惟恐或遐棄亦粵九眞郡南徼充屏蔽守土長子孫奕嗇數十世侈爾不相能輒擅興烽燧法宜從偏師鉏討靖蕪穢但念自相殘未敢懷攜貳有詔沛鴻慈務以文德致所司承上旨慎簡選邦使詰朝謁明光首以卿名對　至尊嘉納焉促召詣殿內延問馭蠻策敷陳當上意柔遠責非輕國體實攸係不患講征誅聊欲覘情偽蠢蠢蠻鄉長何自萌乖戾蹲鷙無順逆殊要當分軒輊事成嘉爾庸應握以不次夏至後三朝卜吉戒徒御供帳胡喧闐觀者滿闤闠花驄躞蹀騎雄劍芙蓉利果下錦障泥油壁金交閉原隰賦皇華御途咽鼓吹青青郭外柳迎風自搖曳灼灼驛路花拂露閒迢遞馳驅日以遐何必嗟況瘁放溜揚錦帆瀟湘且棹楫湖沙洞庭波粵極天門際雨色晴枕榔炎嶂消瘴癘古道滿綠蕪秋程邈紅荔旌節震要荒笮黃接麂埤蔦飛浪泊高魚化艾山翳箐林狎蚺蛇嵓峒逐翡翠宵谷響鈴豁棲層巒盛

形勢前此龍眠公（程學士芳朝）一再宣德惠章服出上方河山指帶礪貢獻何殷勤陪臣雖相繼寧如伍公行朝三而暮四勾漏之東南休儒悉硃頰大長老夫臣郊迎應𢹂𡾰聞風從戎嚴無弗復遮說三界手斜飲一石臂拾遂擗容堅白勝良賈折閱市扶杖聚居穴延頸佇海裔龠擬仰威儀珠璣聆謦欬聽受應不倦會見遣子侍何難郡縣之稱詔加逮絷徒以兵燹餘撫綏軫凋弊澤國民善泅長恃越人智椎髻翦毛髮習俗多淫祭行棠迴涯恩許見麵禮義盛世宏遠圖在宥同一視引領請臣妾輸將供賦稅沒海貢珊瑚懸厓輸玳瑁歸來受上賞硃錫紫　君賜勤渠效自優足以風有位夫何以決之決之浩然氣萬里君遠行作詩以相慰

計東一首

東字甫草號改庭江南吳江人順治丁酉舉人有中州集（[illegible]）

豫讓橋

秋盡蓬山慘不驕流泉夾岸夕陽遙傷心國士酬恩地瘦馬單衫豫讓橋

董以寧二首

以寧字文友江南武進人（[illegible]）

楚宮詞

一幸高唐暮復朝章華臺畔柳蕭條相思且自加餐飯莫信君王愛細腰

秦宮詞

守宮砂在幾時銷夜卷衣裳仙路遙知道樓居能引鳳早隨公主學吹簫

嚴熊一首

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鴻集（[illegible]）

苦雨二月晦日作

太歲乙亥天河傾淋淋浪浪不能辭入春准過九十九逆數殊少二朝晴幽簷暗先卯似酉塵篋細字乙混丁榱題氣鬱過蒸菌筆墨膠黏恒嚙齧紙窗霧透燭飽蝕

布被熟敗虱欲萌千家漆綠好拔拂萬瓦玉甃堪結綮
剔洗根株松竹瘦漱濯洋瑛溝渠清憑然十炬只淡波
總掩兩耳猶怦怦兒童斗拔黍土迎婦女妄想占燈檠
鳩喧嘈嘈嘴空利魚從洋洋尾不賴幽港已見勢蝗鎔
通衢通駭聲訇轟摑前斷送百花笑柳畔寧聽孤鶯鳴
萍藻直從坳砌長籬缺多向墻壁生小隙尚欠茅茨補
大漏全賴盆盎盛甚移几案童子宵穀薺蟄妻屏營
有捕難認地演幻無樹不合天傷醒嵩尤陳列虎豹關
伍胥濤卷蛟螭爭炊煙慘淡飛不起船浪澎湃硬欲迎
茫茫麥隴不垂穗萋萋蘭逕難抽英摧殘佳卉歎汨沒
輔佐惡木看滋榮陽烏奚事終斂彩陰兔何夜當舒精

離畢久共星解袂封六將與蟻結盟劃雲極欲施利刃
縮地痴擬逃劫兵陽春曲好眞寡和愁霖賦切應多賡
顛倒寒煖莫可辨攪亂涇渭何由明市恩過恨李靖灑
濟喝太苦宏羊烹開陽且共懸嬰具老稚誰暇課春耕
或言五行于水德詞羊黑蜧應縱橫鳴呼商羊黑蜧從
橫行雖王水德亦豈夏秋無缺秋禾成會見今年流亡
饑饉滿天下叢祠天火光晶晶

李因篤 四首

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陝西富平縣學生舉博學鴻詞授檢討 此北[illegible]天生年三十[illegible]三疊注疏[illegible]十韻題青秋岳曹數田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何[illegible]老秀才 居易錄謂中名士于朱不友羨若如孫豹人輩聖秋王無異

李子德王又奉曾陸海皆一時人豪 [illegible]論春秋則指摘胡康侯傳子語之[illegible]

乙巳立秋

病裏逢搖落開來采杜衡滄州高侶得白露故園生宋
玉悲何事班姬怨入情行藏敦宿好不遣壯心驚
顛頓從茲始羈棲可奈何佳人懷遠道歸鳥起南柯
阪浮雲暮關門落照多竹書空在野無暇說山河

雨

積潦乘秋見鳴蛩滿地生薄言風有隧達郡西無正河
北多艱食天南未解兵十年留滯盡鄉國意縱橫

望夏屋山

秋色自西來蒼然萬壑迴涼風吹窈窕落日到徘徊林
谷關音本乾坤老象才何由雙屐齒直踏白雲隈

鄭日奎 十首

日奎字次公號靜菴江西貴溪人順治已亥進士官户部郎中有靜菴南溪荊署虎阜諸集 按次公[illegible]

題畫與王報菴

叠峯遠茅屋疊翠如螺鬟中有幽居人逍遙長閉關落
花滿庭際好鳥鳴樹閒潺湲澗下水掩映松桂顏車馬
渺難卽白雲相與閒高風足遺世我思鹿門山

題畫

烟樹微茫路不分溪聲應向隔林聞獨憐遊屐無從到

間卻此中多少雲

一線天

登高復臨深所遇盡奇態側身蒼翠中試足魚龍背兩

崖勢欲合萬象全幽昧僅劃一線光頓失天宇大日月

無多照欻忽異明晦縱横羅怪石嵥嵲有餘礙淙淙半

空溜直下曳潛瀨濕雲凝不流鳥聲雲內外靜覺雷雨

蓄幽疑鬼神會因想開闢初五丁力稍懈一罅不及補

千古詫奇怪

中航渡

飽飫雲水趣未覺歸來遲回首山徑黑暮靄何霏霏嚴

城譙鼓動細路行人稀艇子候渡口鼓櫂陵清漪灘聲

亂人語不知舟暗移魚龍潛不動水鳥驚忽飛下視碧

潭底星河影倒垂暝色帶遠郭烟樹相迷離涼風颯以

至零露沾我衣夷猶歸路晚後會當何期明朝塵事多

念此猶依依

遣懷

漁父釣溪頭日獲魚數尾所獲雖不多歲計有餘矣一

息生傷心竭澤志乃已澤竭魚亦盡請君酌江水

鵜鶘雖罕污爲主良亦力得魚不入腹所飽惟餘瀝天

寒河水涸一鱗不可得子婦坐相謀請殺鵜鶘食

遊嵩山寺

十里溪聲五里山數椽梵剎萬松間老僧掃地不爲客

待有白雲時往還

茶井

鐵甃護寒流一泓何澄澈傳是第三泉水記昔所志爽

茗聊就嘗甘香愜幽契石乳與雲漿天地留至味颯然

滌塵襟半疑松風吹未知中冷泉較此何差次終當倚

蒼崖結廬對空翠日日飽煎喫無然煩水遞

短簿祠

我過短簿祠喟然起太息歎君筆如椽乃供幕中書喜

怒操人意陰謀復誰識嗟乎海西廢安知非君策晉祚

方中微廟堂孰努力强私而弱公難免春秋責一祠空

復在短赫已非昔短簿非美名傳呼不與易信知衆人

口嚴于聖人筆寄語文章士身名當護惜

幽獨君墓

山北兩孤塚傳是幽獨君誦君題壁句悲咽條高雲人

生苦形累無形復何云君已歸冥漠于何抱慽殷莊生

齊物論釋氏觀空文死者旣有知嗟君胡不聞

秦皇試劍石

祖龍奮長劍六王供一揮劍心猶寃冗泛舟入會稽餘

勇賈莫當石上留痕奇何如湛盧鋒切玉如切泥安知

赤帝子走馬芒碭谿當道斷白蛇鬼母夜半啼

祁文友一首

文友字蘭尚號珊洲廣東東莞人順治戊戌進
士官工部主事有秋暑渡江諸稿漁洋詩話同年初珊洲爲廬江令有句云一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新水長魚蝦余深賞之戲呼爲劉魚蝦和於余笑謂何此自有倒見不劉樹河蝦耶和乃大笑而罷

出郭

桃花點點荻抽芽出郭行吟到日斜一夜東風吹雨過
滿江新水長魚蝦

吴　淇五首

淇字伯其號冉渠睢陽人順治乙未進士有蕉
雨軒集漁洋詩話西粵風俗諸使男女婚嫁婚訒樵仍相年吴冉渠曾撰粵風續九一卷凡民歌苗布刀伶衣歌皆具

感遇詩

黃鵠遊四海斑雉守一疆古人初委贄不出父母邦嗟
此宦遊子萬里赴遐荒仗楫渡湘水湘水何茫茫中有
懷沙士慊慊戀故鄉怨情託芳草慕思寓東皇魂不
離楚吾胡來遠方感彼招瑰賦喟然摧肝腸

經祁陽

已過衡山道祁陽地更偏楚雲淒似雨湘草澹如烟遠
塞無鴻雁殘春有杜鵑潯江何日到常使客心懸

烏夜啼

庭前楊柳樹夜夜有烏棲遊子出門去始聞烏夜啼春
寒生獨被月暗閉空閨已斷蕭關夢焉知半道迷

漢口

雄鎮曾開夏口名河山百戰未全更競流漢水趨江水
夾岸吳城對楚城十里帆檣依市立萬家燈火徹宵明
梁園思客偏多感直北蒼茫是汴京

江行

潯水西南來桂江從北注梧城下合流流下番禺去

彭楚伯一首

楚伯字士報

太白樓

我來河北凡幾日日日縱飲消離憂眼中狂客竟何限
擕我任城城上樓平野淒清泲濟直朔風栗烈海岱秋
落日蒼茫滿天地黃河蕩潏當中流離離羣鶴叫河漢

欲躡元氣登滄洲而我何爲無羽翼鬚眉仰愧青冥色
古來歷落吾輩人雲車風馬知何極即如此地樓中人
星辰已沒徒悽惻憶昔全盛開元中天下詞客多雄風
賀監清狂綬尚墨李侯跌蕩錦欲紅相從汗漫老賓客
把袖一傾天西東濟西小伎白玉卮當筵唱盡丹邱翁
珊瑚欲折瑤甕倒遂令此樓突兀千秋空一自人歸鑑
湖雨公猶躑躅巫黔路青門祖餞事已非夜郎流落年
垂暮無論二公在黃土開元天子驪山露華清宮中生
草萊興慶池頭走烟霧當年美人人不星至今惟愛沈
香句海水栽桑去復迴欲寄精靈與詞賦我今太息城
南隅翹首四顧胡爲乎

曹貞吉 六首

貞吉字升六號實菴山東安邱人順治庚子解元官禮部員外郎有朝天等集 漁洋詩話婁邪二曹禮部升六中丞錫餘兄弟[illegible]

登望海樓

杯勺滄溟掌裏收百年觴詠幾登樓尊前忽覺來三島此外猶聞更九州斷岸雨晴天倒影海門風急氣成秋搖搖坤軸渾難定曾否金鼇背尚浮

清明同人野集送朱錫鬯之揚州

風颭幾尺青帘子雨濕一枝紅杏花共向樂遊原上望鈿車流水日初斜

和家弟寄懷之作同用杜韻

還傳舴艋下荊州慘澹離懷翻百憂去國雲迷三楚澤思親淚墮五溪頭青山滿眼寧辭險白雨隨江不斷流安輯羣甿黔父老還家好共飯黃牛

柴窯椀歌

峨省齋頭少俗物秦銅漢瓦參差張中有一椀最奇古蒼然影帶玻瓈光扣之無聲色剝蝕非金非石誰能測徘徊共作千年想命曰柴窯理亦得四座且勿嚚聽我說柴窯顯德當年垂制作九秋風露涼蕭蕭想像青天雨過色千峯縹緲翠痕交錢塘國主充常貢舳艫北上輕帆送二百年前什襲珍官定汝哥皆不重于今片瓦等璠璵何幸吾曹得摩弄懸知此椀閱人多幾人曾作柴窯歌周宋元明如電走歷落神光逞不磨古來誰見河濱器致此亦足供婆娑主人好客常清嘯坐我高齋頓衆妙黃金叵羅鸚鵡卮柴窯不屑稱同調勸君美酒君莫辭不飲乃爲椀所笑

吳山晚眺

絕頂孤峯踏碧苔遙遙西子鏡奩開山扶靈隱樓臺出日落錢塘風雨來似有鉢龍隨霧現無煩強弩射潮迴短筇躑躅歸何晚萬樾清音響易哀

金山

巋然一塔俯江濆清磬依稀到耳頻山影似隨南去雁濤聲真懼北來人憑陵上界虛無地慚愧塵中色相身欲下翠微歸路杳西風吹亂水鱗鱗

曹申吉 二十五首

申吉字澹餘一字錫餘貞吉之弟順治乙未進士官貴州巡撫 漁洋詩話二曹兄弟齊名中丞淪沒異域未見其止祭告湖南有句云雪花飛過洞庭去愁對斑斑湘竹林

由黃陂至江夏道中作

河流曲折客懐同曉出西陵雲氣中江漢忽來天際合
瀟湘一望楚原空青懸橘柚千村雨綠剩蒹葭兩岸風
借問行人落帆處磯邊黄鶴影濛濛

登舟將之湖南留別邱曙戒

晴江一望遠波平夕照頻催鷁首輕雲際青山湘女廟
天邊黄鶴楚王城鴻聲暮入千峯碧漁火涼生一帶明
欲問洞庭水深淺何如十載故人情

泊金口驛

中流爭峽過清絶楚南天纔急知風轉帆低覺浪懸亂
留千尺岸午爨一江煙更問荒郵宿衡陽何處邊

巴陵阻風

洞庭昨日曉霜濃木落湘山第幾重問道方筇堪作杖
相扶直上祝融峯

過洞庭湖

偶向瀟湘聽斷猿斑斑千載泣龍孫楚南近日蒼生淚
不是當年帝子痕

過洞庭湖

只訝遥峯走中涵萬頃流精靈湘女廟風雨洞庭舟浪
急千帆白山遥一點浮悠然元氣和生事等輕鷗

舟中口號

日日齋心桼玉版時時對酒擘黄柑風味他年知最憶
鳥聲山色洞庭南

北風

北風渾日夜城畔積波濤氣挾江聲壯寒增岳麓高雲
低催雁急雪重助猿號歲暮湘州客朝來戀緼袍

長沙絶句

旅泊天涯幾日陰北風吹浪轉蕭森雪花飛過洞庭去
愁對斑斑湘竹林

武昌雜詩

隔岸晴川影帆檣獨浪奔禹功江漢丈楚俗鬼神尊地
濕陰常盛天低日易昏荒洲猶寂寞詞賦擬招魂

早發黄州

連朝雨雪歲將闌枕畔江聲永夜寒夢裏分明拜家慶
渾忘身在古齊安

雪堂蕭灑傳清興赤壁淒其映碧流勝蹟居然前輩好
疎雲遠岫送孤舟

司吾驛早發

朝暾晻靄上荒林野燒微茫古道侵芳草時時通遠夢
閒雲處處識歸心三春雪影留吳舫臘月鴻聲憶楚吟
到眼風光看漸異鳥啼初入故鄉音

月

乍見牂牁月荒城一照中低回今夕恨皎潔昔時同流
影悲蠻戍分輝憶桂叢北鴻飛不到切莫助哀蟲

貴陽中秋用杜萬丈潭韻

晴景及良辰秋高破陰晦月來峯頂出迴照荒城內淒

淒暮氣清遥空辨青靄不異故鄉明始信天宇大南山
矓峷嵂恰宜官闕對銀河遞隱見飛雪捲潛瀨桂叢紛
蕩裔時露孤光碎涼侵飛鳥遂影射哀猿外蛩聲雜鼓
角兔魄寒旌旆坐久分遐聽泉響通幽瀨誰識蠻荒境
促膝來我輩客裏十中秋皎潔兹夕最悠然曠世心寧
爲窮塗礙且擬石鼎詩殊方紀佳會

寒柳

牂牁江上拂清波蠻洞經霜瘴癘過銅鼓賽神紛自舞
更無人唱柳枝歌

人日貴陽作

故里今年別殊鄉昨日春看雲遥憂日紀歲乍逢人澤

國湘沅外山城魑魅鄰野梅初應候寒雨幾經旬亦帖
千門換雕題百帳馴綵幡迎楚燕銅鼓賽苗神瘴癘崎
嶇地艱危老大身已甘淪异鬼無復繪麒麟熒𤇆重開
寸椒盤屢薦辛牂牁天更遠屈賈吊何頻曖律廻窮谷
浮生託大鈞友朋偕奘道詞賦動芳辰鬢好寬青鏡心
期理白蘋鳳樓歌舞處望斷屬車塵

二月一日作用白香山韻兼傚其體

二月忽云至土中百蟄出年增道力減聞十不知一徒
留抱朴篇愧乏理人術苗俗挺戈鋋雜用中原律嘗恐
嵐氣薰觸眼成昏疾高樹灣推風深簷開曝日安穩歸
田園浮生此願畢作書報朝貴不堪今有七

二日再用前韻

二月還閉二閱閣稀復出靜念平生事漏萬而挂一若
待秉燭遊懼無揮戈術看梅似故人論詩用新律山鳥
解鉤輈靈藥寬愁疾竭予來殊鄉二百有旬日五嶽向
人笑婚嫁幾時畢屈指竹林中羣賢誰第七

海棠花歌

花朝未到花先紅美人顏色醞春風垂絲婀娜困無力
飄零絕域難爲工經年憶別家園側芬芳異種梨花色
他鄉乍見卻衣緋任是無香亦傾國

十四日大雪戲爲俳體

蘇子黄州遷謫日蒼茫每賦雪堂詩千秋夠黨人三已

二月蠻煙此一時故國親朋那在眼落花節序易依着
峯巒向曉頭俱白玉樹臨風嫋自垂

上巳雜詠

柳影青青絮未飄生憎拂地最長條不須倩爾留春住
哀樂中年向此銷
南蠻校尉仍開府東郭先生解送窮擬向擣衣張季笑
歸歟何事待秋風

午日

野塘繞郭綠秧齊葵雨荷風咫尺迷新水微茫鷗出入
舊巢零亂燕高低臨江伐鼓驚山鬼當路獰人病夏畦
千載不須重吊屈夜郎還在汨羅西

十月三日作

黔南十月天未霜疏林遠近分丹黃昨夕離離衆星光北斗明滅南箕張中宵寒霧何茫茫浮雲掩抑河無梁欲雨不雨翠山蒼猿猱躑躅蛟龍藏鴻飛不來神彷徨怪禽促曉啼蠻荒我獨何為天一方人生幸免謀稻粱高堂有母不得將胡弟翻然歸故鄉

陳增新 三首

增新字子更號除菴浙江嘉善人順治戊子舉人官安仁知縣有高假堂集 嘉興府志不傳增新恬淡寡慾無他嗜好惟以詩古文詞自雄喜結納客至論文徹夜不倦

贈盛伯含

少年任俠五陵東晚年避客菰蘆中丹青足用莞裘老鄭虔祁岳紛相從今人交態何蕭索羨君生平重然諾何處論交不好新羨君貴義輕黃金郎看漂薄風塵裏猶是當時一片心

賦得隴頭水

隴阪高難陟隴雲千里馳嶇嶔當積雪幽咽對流澌秦塞東行急羌江西下遲東西各異派相合竟何時

聞箏

青樓小婦解鳴箏十五嬋娟指爪清過客中宵聽不得那堪山月一輪明

孫錄 一首

錄字吉嗹浙江嘉善人順治辛丑進士有芷菴集官潮州通判 按吉嗹少[illegible]孫[illegible]錄孫郎[illegible]頗有賢聲風

晚泊揚子

過客悲芳草危檣十里分故鄉頻入夢往事不堪聞白鳥飜江樹青山隔楚雲離家纔幾日又見雪紛紛

魏允枏 三首

允枏字交讓浙江嘉善人忠節公大中之孫孝子學洢之子廩生有維風集 嘉興府志不傳忠節被逮過吳門周忠介公[illegible]中以女許字其孫即允枏也以廩入南雍晚年閉户讀書慎於取友所交皆東林後人後生有所質問必誨誘不倦家極貧非義不取事母至孝尤有詩敍詩[illegible]諸書 沈南疑季友檇李詩繫文讓甲申後隱居不仕留洲詩學之盛兼為表章陳子更宗伯合稱雅義兼正變[illegible]

風氣日上實賴其人

吳仲珪墓下

咸淳之末宋事非諸陵毀塌魂無依玉匣珠襦落幽竅古人白骨將安歸櫟林處士有遺墓自署沙門植梅樹虛冢不羨祁連山殘碑尚立青松路躑躅曾無樵牧歌岕沂自遠匠石頹闉歷滄桑三百年慕君高節愛逃禪已傳繪事冠當代遂將易數推先天君臣大義委草莽子孫中落無墓田胥塘東繞菖蒲浦丙舍荒涼倚誰主桃李春飛寒食烟梧桐秋落重陽雨君不見六陵鬼哭蔓草平此地猶存一抔土

少年行

紫騮蹀躞玉鞭垂半醉新豐日暮時生長河湟人不識
獨身曾得射鵰兒

題法螺精舍

絕頂峯陰祇樹林翠微側蹊碧沈沈數聲清磬落山下
門外日斜春草深

魏允枚二首

允枚字卜臣號功父自稱壺領山人忠節公之
孫學濂之子順治戊子舉人授西安教諭未任
卒有麓遊集嘉興府志本傳允枚詞氣悲壯文章爲志行之累駒朔劍龢淮揚鐵鮑聯無救二弟讓以産　携李詩繫麓遊集自序玉郁鈍鐵沈熱傷心之賦百年將半長恨消歸之詠無復衣欲歡當從一生飲春花秋月祇稱傷神冥飄難期私嘆身世悲其執不熟悉殺之首於此寄意從以想像爲也

少年行

少小辭家事至尊秦車執戟未爲恩只緣身識張公子
曾斷倉琅叩木門

淮上送人歸睦州

野波青青楊柳新自憐爲客久風塵送君遠向嚴陵去
七里灘聲落富春

魏允札一首

允札字州來允枚胞弟縣學生有東齋詩文集嘉興府志本傳允札才氣軒昂不屑榮進晚歲好交道士與其孫當事預製壽棺喪以其餘以歎仰服之

秋風

秋風飄飄斜拂衣碧天四顧雲氣微江頭蕭蕭波浪湧

空山搖落木葉稀蒹葭能蒼露能白可憐王孫北日歸
繁華寂寞秋風裏故國樓臺今是非

曹鑑徵一首

鑑徵字徵之號雲客浙江嘉善布衣有紅藥園
白石樓等集攜李詩繫徵之貌寢偏妙不似錦家有某所數畦當不得意奇氣所激卷門而笑人北平錢蕭東日爲詩人是遊處門有宋樹中庭有紅杏多株生創病務名狀上指由是病狂不頓不復行河市數年卒

贈蘇崑生

襄陽城裏鵰鶚飛回首當年事已非慣得筝中橫玉笛
峽猿山月雨沾衣

徐遠一首

遠字道昭一字眉甫浙江嘉善人崇正癸未進

士有遙集編攜李詩繫道昭家貧中歲衣蕭然環堵年七十八卒

春晝

欲去春光最可憐似沾紅袖對離筵風高燕子簾雙下
雪暗楊花人獨眠送玉清回星渺渺別桃源後草芊芊
時光過處皆堪悵不待逢懷爲長年

薛球二首

球一名玉章字豕鴻號禹書浙江嘉善人順治
辛卯副貢生有靈威集三選草嘉興府志本傳球有偉才未十九上書今日有武備三薦之日　攜李詩繫禹書長於之弟九歲以行名竟致絕不循人之將風流自雄一時而竟不遇惜也

湘妃怨

帝子無歸日湘靈畏及秋南巡終古怨北渚到今愁竹

枀千行淚江分二水流蒼梧雲五色彷彿翠華遊

蜀國弦

琴心通上客綠綺試臨邛曲自當筵度人還隔坐逢錦江三疊水玉壘九回峯送入弦中怨能銷鏡裏容

朱茂暻 一首

茂暻字子蓉浙江秀水縣學生有鏡雲亭集 [illegible]

東谿歌

萬壑爭流急猿聲四面啼不知秋月裏若箇是清溪

吳兆騫 二首

兆騫字漢槎江南吳江縣學生順治丁酉以科場事論戍寧古塔康熙辛酉贖還有秋笳集 [illegible]

湘水曲

佳期渺何許日暮湘山岑翠華千載沒江流空至今蘭芳揚皋綠雲起洞庭陰欲識相思苦瑤琴有哀音

湘中作

麗譙落日旆悠悠一望中原動九愁羌笛關山千里暮江雲鴻雁萬家秋咸陽羈旅傷王子漲海功名憶少游桂水只今新浴馬懷人何處命扁舟

湘陰

二月逢寒食三年寄短亭山空春雨白江迥暮潮青芳樹連巫峽歸鴻落洞庭嚴城有刁斗蕭瑟未堪聽

程康莊 一首

康莊字坦如號崑崙山西武鄉人大司空鳳華之孫官鎮江通判遷耀州知州有日課堂集 [illegible]

懷趙平符

憶爾山中舊草堂桃花水外百垂楊一從惜別如烟草歷亂多于春晝長

趙三騏 四首

三騏字乾符號石渠陝西韓城人官泰州同知有似園集 [illegible]

聽琴

涼風宜晚集燈火夜堂沈吳客鼓蘭操臨風寫意深露桐應下葉秋鶴欲投岑此調久淪寂聞之開素襟

衡山

嵯峨南盡楚江天七十餘峯路幾千銅柱挂雲堆漢表祝融看日起山巔金書玉簡從誰得石鼓朱陵不似前極目衡陽千萬水每聞鴻雁一悽然

舜墓

帝子昔南廵不見南廵迹但餘此墓傍一片瀟湘石

湘妃祠

鬱鬱湘妃祠似對蒼梧面楚人能南音彈出湘妃怨

陳玉璂 七首

玉璂字賡明號椒峯江南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舍人今世說賡明少有大志凡天文地志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觸緒言之娓娓庸客輒穀應酬菊午以至彈琴投壺辯啟之雜靡所不爲偶有所觸使爲詩文句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遲其俊才比于劉穆之云

詠懷

椎牛享壯士脫粟款上賓禮樂有隆殺所貴情性眞乾餱本細事或以戕其身

誰將萬斛舟虛置大海頭桅檣上干雲嵯峨排空流長年若有待束手慎所投泛泛天地閒飄搖經千秋工用誠不易置此豈良謀

飛鶻金僕姑銀靶白玉弓此物誤家國萬里生悲風白楊走寒兎昔日椒華宮脫身游灌陰回首悲傳烽瑣瑣安足論感激羅心胷勿學魯仲連飛書自稱雄且把珊瑚鉤長揖浮邱公

題江陰睢陽廟

突兀睢陽廟乃在江陰城幽光碎金碧肅肅來英靈唐家再造力江淮公所平公看古道開白骨紛縱橫安得古董狐一一存其名

不寐

莽莽夜潮生月落天未曙飢隼思摩天迴旋復匝樹況有寒颸侵當我覊愁處

望江

行子乘春望淒然發浩歌海雲浮客棹江樹接官河雁去吳天盡潮來楚國多妙高臺上月日夕逐流波

黃河

不識黃河水今看九派渾大星垂谷口斜日溢天門風定濤聲壯帆飛海氣昏乘槎問牛斗何處是崑崙

吳永廸 一首

永廸字星子

江閣

高閣人臺上空臺鳥自飛寒風吹浪起孤柳入江微近小櫻桃熟何山苜蓿肥十年思射獵猶著舊南衣

侯演 一首

演字幾道江南嘉定人通政使峒曾子與父同死于難

新柳詞

慕詩既自謂其四海同千古之心然果真自知之矣若其實心苦發 伸吾書之不負而不能自知而余獨能知之也[illegible]

獨釣亭

嵯峨華崎孤一徑下虛何荒草蔓荊榛五投誰能辨有
鳥從東來大闢異鄉踪我功雖久五仰視日不眩圓吭
裂層霄升頂生平高懸情青蘇游見爾如何毀

丁宏誨 一首

宏誨字[illegible]江西南昌人官獲鹿縣知縣[illegible]

施愚山就亭詩

澹靜當得崩岸幘發清嘯官游樂異鄉賓從況同調編
竹纏數極蟻艤已居要渺渺疊風帆離離散雲嶠木葉
下微霜江流共奔峭想見亭中人明月時相照

陳道 一首

道字路若

晦日同諸子集長安酒樓

招搖指東陸陶物東青陽遲遲淑景滋藹藹和風翔豈
不曰懷春時逝安可將頌椒既已闕落莫隨飄揚祓除
應月晦愉樂追年光良儔眷佳節攜手遵周行快哉共
登臨四顧何蒼茫昔人不可作陵谷遙相望今日雖宴
樂感此情悲傷

李稔 一首

稔字祁年

過大庾嶺

關門中峙鬱孤迴背指羅浮一道烟西北落陽明大水
皐原殘葉滿晴天單車作客投楓寺三户無人廢海田
心屬尉佗南巷陌秋風吹上豫章船

閔麟嗣 六首

麟嗣字賓連江南歙縣人有廬遊草悟雪草堂
集[illegible]

[illegible]

小孤山

江天吳楚長獨立水中央自古無潮信千秋有夕陽帆
過僧磬落徑絶石苔荒歎息狂瀾裏神功不可忘

宿開先聽雨贈石濤禪師

香界暮忘歸怡情對翠木中有安禪人常著離塵服語
我山氣佳止我巖下宿至道自忘筌松窗煮茗粥夜黑
風雨交萬籟集空谷聲聞盡世閒殊響難更僕久之入
無聲象外遊耳目燈影照維摩恍如抱幽獨幸此息事
擾五更清睡足

雨中登黄巖寺宿上達僧房

石徑入松竹幽寂如荒邨回看絶壑底始悟兹峯尊老僧黄巖居茅屋倚樹根奔騰澗中水終古常繞門攀援乘雨霽苔滑苦難行盡所歷妙久坐無一言倏忽起雲氣觸石迷朝昏安知十步外巖壑奇自存路險但歸客燒筍共饔飧挑燈聽山雨寂寞清心魂

登五老峯

飲露層霄足餐飢芒穎久巳與翻飛未能天馬行空際且可肩輿上翠微此日杖藜成獨往何年鸞鶴從將歸無端晞髮西風裏閑看人間到落暉

佛手巖

天坐丹巖類劃成參差石室鑿空生松盤絶壁留山徑鳥起危巢駭犬聲萬點寒泉鍾乳滴九江春水夕陽晴寶花時逐林端落到此眞疑入化城

禮達公募披塔

世閱草木原同腐露骨松林惜未能試看千年溪上月清光應似雁門僧

汪徵遠十首

徵遠字扶晨江南徽州人漁洋詩話新安汪徵遠工于詩古遊光閣淵若王孳之瓜若黄山詩不見若詩徵雨澤上來尚乃不媿古人其從弟洪度字于鼎余從定若公等亦行如楚文鑒湖熱采等篇皆見史筆非尚作者

過暎雲逕忽趨州巷故址

越險入深林凛然警心目流雲何紛紛空山來聚族揺蕩倏成海風濤洸衆麓僧指懸崖前當年有小築茶烟不復見但餘幾竿竹寒意澹塵襟萬情思結束諸峯亂斜陽潺潺下飛瀑

過桃源寄訊漸江上人

期我桃源來更踏桃源陌不見武陵人潭聲挂飛白憩息狎浪樓談玄憶疇昔坐見峯頭僧冉冉下空碧閒無霞際書謂眺雲谷通勸我雲谷遊清宵話泉石松風生晚涼月明照瑤席聊託孤飛雲一訊安禪客

上蓮花菴

秋山鐘梵寂蘿逕上崔嵬意想不到處峯巒忽盡開石林平落葉古壁滿荒苔更羨孤雲逸松顚自往來

凌雲道中

峯幅陵山雨烟中支一笻流雲不相待先上天都峯

早發蓮灘

鍾聲辨新晴遊人期曉發涼風穿壑來吹落山頭月

下雲谷待同遊諸子

下山入雲谷竹樹澹秋影孤聽滿風泉先期候蘿逕

玉屏晚望待榛公不至

洞口無人山鳥飛寒烟一縷篆香微遊人薄暮倚松立眺盡落霞僧未歸

暮雨同諸子下慈光宿狎浪閣

霜冷山楓葉未凋亂雲飛處雨瀟瀟暮鐘催下慈光寺

又繞寒溪過板橋

坐望仙峯

丹楓一壑染山容石面參差杖亦慵步到望仙崖斷處
亂雲堆裏數寒峯

坐狎浪閣

高閣臨溪水薄菸軒窗開不見菴中僧微雨潭上來

吳變清 一首

變清字方進號魚山浙江仁和人順治壬辰進
士官御史有雪嘯軒集 楓叔曰文集[illegible]史有九瀧[illegible]年無進君莽飾皆曰不宜貴人然難[illegible]數百然集於松上狀頗驚而小或曰常也松根[illegible]于俗持竿驅之人或俯拾石擊松枝紛紛[illegible]試浙江中式明年成進士于是人皆以白馬祥而[illegible]御史臨[illegible]是瑞[illegible]及方涑司李西粵白烏漸散去人私相謂五嶺[illegible]可[illegible]恐不先還耶庚子秋白烏又入集未幾方進以京察改御史

入法華山夜宿石人塢

散步入深林山山作秋慕幽徑引孤節蒼翠自成雨雞
落烟火微樵斧響前路徘徊桑畝間閉閉得吾素竹徑
通僧扉古木自盤互明月空谷中石人影相顧

李世恪 一首

世恪字共人湖廣江陵人有諧笑軒詩

送曹宸青之思恩

肅山自有雲雲向蒼梧轉風雲夢中來形容知近遠

李澄中 五首

澄中字渭清號漁邨山東諸城人衆博學鴻詞

爲龍爲蝬須臾成藻荇文憂細如縷小魚瑣屑何足數
中流忽斷烟波開乾坤冥冥雜風雨此時海裂天失愁
滄江倒立崑崙浮中有赤鯉閃光彩金鱗逆水聲濺濺
彷彿疑聽洪濤風細觀又似蓬萊宮星海下注積石遠
黃河上溯龍門通鱣鮪昂藏不知量鼓鬣揮鬐亦爭上
可憐魚服苦綺束撥刺泥沙色惆悵赤鯉力猛陡一穿
雙角突出雷火纏半身未化露魚尾半身已入天門烟
嗚呼龍變不可測畫工具有神明力雲行雨施迴八極
涸鮒踌涔淚沾臆

細草谷

細草春將晚山迴谷亦深逃形無熱客竟日有鳴禽石
激泉聲殷天衡峽勢洸飯牛人未達商調不堪吟

孫寶侗 一首

寶侗字仲孺山東益都縣學生文定公廷銓子 池北偶談孫文定服官居鄉惻惻廉慎子寶侗有高才侍公京邸每應試不許入京闈嘗曰吾為大臣汝又薄有文采使或以一第相溷爲諸納之資平生廉隅抽世矣寶侗至今尚爲諸生文定此一節真有唐貞蕭王忠肅兩公之風

酬家四兄

西風吹雨雨亂墮客子閉門但愁坐芭蕉闌外葉行凋
鴻雁天邊鳴正過入夜蕭條雨轉急風吹簷溜濕盡破
司晨早上紫宸朝我睡不醒任懶惰君家奴子寄書來
正倚空堦爛漫卧奇夢欲起說向君門外騎馬泥塗大
但把新詩牀上吟妙語驚人不敢和興起直驅架上書

官侍讀有澂邨集燕臺詩 [illegible]

嵩信識詞録 木刻詩人山左爲盛[illegible]
[illegible]

齊謳行

爽鳩沒云久季荊世亦移龍鍾渭濱叟起爲王者師尅
符來營邱英風生華旄山河卅十二大國古所選陰謀
上帝忌往往中葉衰君看賜履日田禾已作薮
桓公昔鴻舉仲父實相需情志射鉤隙深謀與之俱漁
鹽富海壖什伍聯征徒照耀衣裳會倡義扶天衢北伐
陵燕代南討蹈楚都十二國諸侯屏息相奔趨勤痛垂
竹帛英名激頑夫授命檻車中何由歧良圖道屈才智
短時會風雲扶鮑叔伊何人黃金鑄其軀奄忽世代遠
英雄困吹竽誰知天下才跼蹐甘窮途
穆陵自雄風渤海生陽春山川何贖簽三齊多異人田
橫耻歸漢魯連不帝秦誰能辨淄澠士前多逡巡絡鳴
與狗盜孟嘗爲上賓安知汚穢中屠販無俊民豪傑乃
處已駕馭有屈伸鄒儒守繩墨焉知達者倫

題丁野鶴先生魚龍卷

何人慎此跋浪情下筆快寫滄洲鯨世間萬事難自料

心忙手拙誰能那但得菊花開滿眼飲酒不妨雜亂堆
何須奔走向時名我輩天生不飢餓作客莫學王仲宣
醉來但罵陳驚座

徐倬 一首

倬字方虎號蘋村浙江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
歷官侍講有蘋邨集 浙江通志倬年十七補督學受知於從叟王公因錫劉蔽山陸以正學爲依歸癸丑成進士授編修乞歸養者十年癸酉上南巡獻詩年已七十擢老文館遷光祿寺卿致仕文照獨四方賞翰全唐詩錄進呈所著詩文十餘種合之爲蘋邨集

約用晦

風起荷香斷續聞漁舠病榻欲平分眠來對月明於水
曉起看山薄似雲勝地常思同著屐花前最苦是離羣
異年范蠡峯頭話網得西施日待君

孫蕙 一首

蕙字樹百號笠山山東淄川人順治辛丑進士
官給事中有笠山詩選 漁洋文畧笠山詩序笠山少負奇氣嶔崎自喜示其[illegible]明島藏諸國晴時見風捲洪濤靜夜聞黃菊候中無雁到賦客[illegible]猿啼此類數十句雖古作者無以難也

登八詠樓

翠屏迴合萬峯收婺野星分古縉州官廨閒雲遺碣在
人琴往跡大江流西堂春草年年合南浦飛鴻字字秋
苦憶東陽清太守苔陰滿地客登樓

程　邑 一首

邑字幼洪一字翼蒼江南上元籍休寧人官庶吉士改國子監助教有介軒集花園詩 梅鄣集程翼蒼序

[illegible]枯樹之篇見推大雅

贈席仲遠

翠峯三席地霜雪老秋顏時有杖藜往常看採藥還悠年具區水萬古洞庭山松下發清響少微心自閒

王雒坤 六首

雒坤字幼輿一字伯輿直隸長垣人順治辛丑進士

留別楊蒼水

身爲一官縶依依無計留人烟尋劍閣驛路俯江流送客滕王觀吟詩杜甫愁他時瀧水上心折雁行秋

高峯禪院

已見高峯寺縈廻路且盤驚心石萬笏照眼竹千竿夜雨增新翠秋風動細寒逡巡不忍去黃葉滿吟鞍

人日道中

異域驚冬暖王正不肯晴天風山柏響人日雪花輕愁逐羌兒俗春多故國情幾南花事早萬里聽啼鶯

寄懸乾一落第

當年交臂許雲龍太息名高未易逢我輩都非食肉相古人窮作酒家傭三巴二月驚千嶂萬里雙魚淚一封何處相思不相見梓江迢遞劍門重

清明書感

稠桑密蔓翠迤邐獨坐空堂對冷風雨愁連小寒食鄉關淚濺園花朝萬山重複皆遮眼五斗淒涼尙折腰手種長卿山畔柳爲誰攀盡最長條

二月三日祓禊華淨灘至長卿山下

上巳晴郊外清谿遶翠微中洲平枕石野蔓亂牽衣禊事聞能遂春愁遣更園鴛鴦避殘客雙破水烟飛

向謝秀才覓胡豆

二月松風過草堂稠花莪荻遶門香春殘應結垂垂子好與朝飢大令嘗

除夕

眼底年光盡家人眞不來西川兵火後無復望鄉臺

舍弟晚至昭署

破壁坐螢火空堂鳴馬蹄涼乘文水上遠自劍門西寺苦憐吾弟飢寒愧老妻何期今夜酒同醉玉繩低

謝迎秀 一首

迎秀字實夫

龍潭道中

萬山蟠盡大江流一線溪橋亂石抽海燕差池投野館

沙鷗滅沒傷行舟吳姬酒熟澆鄉思楚客歌酣誓國仇惆悵清和好時節短衫沾雨麥花秋

李以篤 一首

以篤字雲田別號老蕩子湖廣漢陽人有菜根堂集 按雲田高才淪落與尚書芝麓爲賦老蕩子失意行長歌

漢口舟次

雨意濃於酒花光滅卻春如何初發棹便已似愁人海內兵猶滿籃中士故貧沙鷗兼野老去去惜閒身

謝良琦 一首

良琦字仲韓一字石臞號獻菴廣西全州人官常州通判有醉白堂集 香祖筆記謝石臞工爲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持才傲物不可一世嘗以詩[illegible]公解初未相識不交一言能去就而知其才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遊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爲予作漁洋詩序

飲酒

兒女情多容夢勞春愁日日寄湘皋誰能徙向中梁柱殘度摩挲五尺刀

謝天樞 一首

天樞字爾元號星源福建侯官舉人官柳州府推官有嶺外詩集 西陂類稿余四十七年前與侯官謝孝廉爾元訂交[illegible]下後爾元自柳州司理歸余正判黃州盤桓數日而別又二十餘年[illegible]世今其子[illegible]得所著嶺外詩讀之感慨[illegible]

大藤峽

潯江流斷古藤蟠百戰功成王伯安鐃吹軍中陳鐘樂樓船天上擁儒冠鐵衣夜響森松檜馬骨山高長蒺藜此地從來多殺伐猶傳萬弩下危灘

李塗 一首

塗字季子一字若金號礪園別號滄浪水樵江南興化人有礪園集 [illegible]

宿塘棲

望裏青山下夕陽迢迢過盡石橋長戍樓南畔餘燈火記泊杭州第五塘

王祚昌 一首

祚昌字天薇陝西涇陽人有漁古堂集

潤城晚泊

月霽河明塔影斜叢舟戍市點秋霞帆頭小婦爭吳語問住垂虹第幾家

王清臣 一首

[illegible]

甫爲何人也問能作詩乎曰聞爲之遂留共飲吟一詩頓悟而去其日遂度逃其家見舊壁背粘字漫滅乃塊細枝爲筆所書皆所爲詩然亂不知所在

人生如泛梗飄飄踪無根飲啄得幾許營營晨與昏對此春日好荷鋤出南原近觀草色嫩靜聽鳥語繁諧有弄化本雜還呈眞元睌然似供我寧不倒青罇有身貴適意窮達安足論

查士標一首

士標字二瞻號梅壑江南休寧縣學生僑居江都

[illegible]

題清涼寺掃葉上人壁

所自泛梅瘦與菜亭同予支鶴一齋曰後乙卯生

枯花久礙人天眼掃葉猶留解脫心何似無花併無葉千山明月一空林

無名氏一首

海鹽朱尚選人遠客西蜀于隆昌道中石溪梅見石壁上題書絕句云云不題作者姓字

桃花依舊放山青曲几焚香對畫屏記得當年春雨後燕泥時涴石溪亭

金尚憲八首

尚憲字叔度朝鮮使臣 漁洋詩話天啓中金叔度由登州入貢都平張忠定公館之于家刻其詩一卷頗多佳句如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星又[illegible]更倩故里云云早春云云余論詩絕句淡雲微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

記得朝鮮使臣語果然東國解聲詩[illegible]

曉發平島

長風萬里送行旌十日孤帆十島經水到龍堂無底黑山蟠鐵背了餘青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星家近扶桑更東望寒霞蒼落水冥冥

登州夜坐聞擊柝

擊柝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寒無衣何卒飢不食豈是親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胞義使我心肝惻

登州次吳秀才韻

澹雲微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無限旅愁消不得因君好句重相思

五更殘月水城頭詠史何人獨艤舟不向東溟見歸路還依北斗望神州

東方朔故里

夜開宣室儼珠旒執戟郎官走綠韝首鼠棘駒俱碌碌漢廷綱紀一俳優

次同行金御史韻

紛紛人事動相牽歸去何時了世緣茅屋石泉陶穴里藥爐詩卷送殘年

早春

水際城邊野馬飛漸聞官漏晝閒稀東風日日催蕪綠

塞北江南總憶歸

王瀨流水遶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

山前山後早梅花

感舊集卷十二全

感舊集卷十三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申涵光十六首

涵光字和孟一字符孟號鳬盟一號聰山直隸永年人節愍公佳允之子有聰山集 [illegible]

雪中送酒與張覲輿

獨酌對曉雪忽念林下翁鄰屋寒難開蹊野多淒風古屋變煙黑妻孥在其中老甚厭紛紜孤吟誰與同茅齋近寒水左右亂枯蓬飢鴻驚夜啼雲樹相蒙籠市遠村徑滑一醉安得逢分酒遣童稚携荷杳木東與子遥對酌日暮衰顏紅

遣興

豈敢名高尚山園已定居數椽風雨外萬事死生餘避地尋丹訣傳家有素書天寒松酒熟日日問樵漁

汎舟

簫鼓鳴榔去遥村起夕煙舟行紅蓼上人醉白鷗邊野興難羈束秋雲正渺然放歌天地濶溪月近人圓

雨後林慮道中早行

曉渡青泥坂秋花亂馬蹄不知山寺近漸覺遠村依鷄事驚鼙鼓孤雲入杖藜門高歇處為訪碧峯西

赴伯巖招白函三侍御郝孔昭孟雨柳王雨若劉津逮霍亮雅張覲輿潘伯牙同集

別縣勞書札來當州秋暮谷住嶽一笑節科頭遠味江魚白叢陰竹嶼幽故交存沒半敢忘及時遊

郡樓秋望

草際鳴蟲急蕭然鄉恭秋開看林外水獨上城南樓落日浮江黃西風動白鷗晚山青欲近昨夜雨初收

初冬

日短天昏秋已過百年荏苒初冬時每恨于人何所戀卽今尋山亦不遲霸業徒傷黑閥夢仙蹤况近黃粱祠高平大冠俱腐草欲採寒巖青玉芝

答人

日日秋陰命笥輿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村醪熟為道無閒作報書

黃花谷

竹杖尋源入上方滿山槲葉曉蒼蒼亂碑雲落遊人少一道飛泉下夕陽

寄西山殷伯巖王郡鄰張覲輿諸遺老

未遂幽棲學尚平出門空對遠山晴知君細酌秋雲裏

也向朝暾指郡城

寄冀襄陽公冶

河朔音書隔楚煙十年無淚拜啼鵑仲宣樓上依南望細雨蒼梧亦可憐

茅屋成

溪上新成屋數間柳花蒲葉滿松關醉來白眼西窗下臥看煙中馬服山

汎舟明湖

芙蓉橋下碧湖灣落日漁舟自往還何似獨亭高處望隔城煙寺佛頭山

女牆倒影下寒空樹杪飛橋渡遠虹歷下人家十萬戶秋來都在雁聲中

四郭山圍嵐氣昏竹籬疎樹一江村醉中見月忘風露夜半吹簫過水門

宿靈巖寺

遊屐初從泰嶽還石林斜日草堂開上方鐘定無飛鳥一片秋聲葉滿山

張　益 十首

益字覆輿一字命士直隸永年人有張子詩選 [illegible]

七里峽

朝下懸壺頂暮行寒峽中壺形猶迤邐峽勢已巃嵸假隨刊力當知造化功水聲流太古石色結遙空重碧涵砂礫深紅綴薜叢暗崖迴北雪高岫阻南風山鬼宜幽辟神魚老汎潨依稀聞嘯鶴彷彿見奔狨間道瞿塘好常思灩澦雄干戈妨歷覽舟楫廢躋攀此谷聊堪隱前山幸可通杖藜五指外借馭鹿門東開葛緣明月披煙坐晚楓回瞻長嘯處何異在崆峒

盧工部說楚中山水

說峽山垂壁談湖水在襟幾時能到眼此物最關心戰伐周流阻窮愁老病侵酒中聞勝事感動一長吟

谿村即事

羃歷樹中行潺湲石瀨清野花開鬧色秋鳥落寒聲家住愚公谷書傳老伏生鄰人自來往日見不知名

昭明臺呈襄陽諸公

楚郡蟠江腹危樓逼太清窗通高鳥過檻俯白雲生帝子留文字羣公列治平我來戎馬際登眺獨含情

重陽後二日

重陽已過菊無花落木蕭條樹影斜童子學書收柿葉廚人浸酒拾松華張良辟穀緣多病李耳逃名失世家筋骨即今猶健在且隨令節泛流霞

登磁州南城有懷申鳧盟

野老乘秋眺水城遠林疎雨屬微晴煙沈臺瓦迷銅雀
雁入閶雲度紫荊我欲湖山隨浪跡君從今古定詩名
年來知己皆離索海内何人識向平

漫作

玉盤清渠可二斗高飛繭紙水鸞紋醉來揮灑興不盡
欲上青天寫白雲

孟亭

不見當年孟浩然魚梁渡口問漁船嚴扉松徑空搔首
沙岸如霜月滿天

與申子

草澤才賢盡上書奎章閣外郎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
獨有涵光是隱居

後湖中樂

桃花落盡柳花初重作蓮舟水上居已教行厨烹野雁
更催漁户打官魚

殷岳　上一首

岳字伯嚴一字宗山直隷雞澤人陝西按察司副使太白子官睢寧知縣有留耕草堂集

姑易録畝伯嚴遺集留耕草堂詩一卷皆五言古體也殷生平不爲律詩申涵光序之云宗山不多作詩復不肘聲偶爲古詩致龍淵標舒[illegible]宗山亦殷字也予往見其詠史詩於國門集古器悲壯有燕趙之風河朔一奇士也　曝書亭集殷先生墓志先生少與趙篤於茶友與弟翔進賢才名震宮後布衣皐嶠還里前舍鄉曰小宗草居三楹與申涵光晨夕唱和相樂也先生爲詩自盤旨不屑不與光不喜中行[illegible]所作推五言古風一體[illegible]雅最至見俗[illegible]

尤力年六十八卒　畿輔通志本傳岳父太白崇正時忤楊嗣昌坐法死獄中岳上書爲父之[illegible]比歸而嗣昌已敗遂與弟淵隱居西山擭南遊稿淵[illegible]死

讀史

冒頓縱鳴鏑何有乎骄翁[illegible]計[illegible]和親苟[illegible]白
登帝膽落事急聊相從官家屈體貌四朝少顏容貽謨
累風俗邊鄙詎偃弓若淮陰而在不當歌大風
人言父子親安知不爲虎猛獸惜其類步步生咻噢漢
武好神仙方士正旁午志欲凱回雨揚嘆夫稱一五尚牙
之爲稍荼毒於枯朽肆及衛尊命兩宮無靖土以子盜
父兵苟圖脫罪罟九服無逃命望思亦何補
霜雪何將將日月皎光明鍿弋不可活奉車托微誠以
是巍諸孤一旦寄阿衡朝著擢純篤攬轡見澄清常星

驚流電桐宮覆典刑公孫病已立草木亦知名世運惟
轗軻幸濟以忠貞妻孥怙烜赫得失苦縱橫禍福有所
常操存舍則亡
遠略不可勤衆敵不可速老臣數單實遂上便宜策留
屯飭武備居民弁田作罷騎省度支致穀若咸穗羌衆
以崩離我師過枕席當時訟盈庭便文多句棘如彼九
牛尾度越烏從淵
朱紫亂紛黑今古不同冶泥古以制今如以書御馬陳
湯入絶域折首虜居野一掃谷吉恥策勳遂而覆蹉旅
挫刀筆索瘢於苞苴棄大摘微細持論正僞吻匡衡忝

佔客樂

自作樊鄧客不著揚州紵至今衣上淚多於道旁雨

巫山高

巫山何窈窕萬仞絕氛埃岧嶢雲無盡傾崖雨易來夢留千古憶賦竭一生才朝暮情何限啼猿共此哀

覆鬴嶺

匹馬日將曛春風滿袖雲嶺穿秦望谷花繞辨才墳宿雨千峯潤新畦亂水分如何棲隱地射虎尚爲羣

楊柳

風暖芸窗白處生開簾翠拂萬條縈閒姬勸盡新豐酒羌笛吹來故苑情渭水清波嬌嬝娜白門烏鳥恨分明已從攀折悲遲暮誰信芳菲夢漢營

鏡湖竹枝

句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鬭鴨自呼名楊花飛遲雁飛急郎進城時儂出城

水田衣裓道人妝持偈從敲月滿牀流水自薰檀供佛無人知得兩般香

憶岳陽樓

樓壓孤城住天隨九派流遠煙翔夢澤晴雁叫衡州軒后古臺香英皇班竹秋少年遊最數風景未生愁

朝來曲

繡戶絢朝光君王在前殿借問菖蒲花幾日還相見

寄書怨

欲題尺素書昨夜秋風起此去到巴陵三千三百里

何伯與歸自維揚

春色揚州更不遲家家楊柳映蛾眉逢君滿面玻璃綫北轍松聲似往時

武林待施愚山不至

相邀秋浦錦駝灣相憶錢塘駐蹕山一別麻姑三萬歲始知天上隔人間

流螢篇

井幹新螢數點流美人腰細不禁秋水精簾外梧桐月幾度黃昏便白頭

沛縣道中

菰茭極望與天長芒碭周遭古戰場馬上一時增意氣沛公從此入咸陽

烏棲曲（以下補遺）

羅襦既解燭花殘象牀迴薄流芳蘭二八腰肢嬌比玉誰信春來長獨宿

金釭熒熒角枕爛烏鵲爭枝夜將半共言妾貌同羅敷羅敷有夫妾不如

寄張南士兼詢大可大敬

我到錢塘爾不俱一帆風雨隔芝蘆銅駝楚國青楓淚細馬秋娘白練膚四海出門堪慟哭十年吾黨合野孤

司空望氣今重擯爲問雌雄劍有無

南鎭元宵詞

松樹千尋覆石樓樓前細路遶溪流沿溪士女紛來往爭指蕭仙在上頭

毛甡五首

甡字大可一名奇齡字于一號西河浙江蕭山人舉博學鴻詞官檢討有桂枝集今世說毛甡少與兄萬齡知名人呼小毛子甡恢奇負才往遊與人交[illegible]其所作皆[illegible]詩歌樂府擬詞所爲大小[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意[illegible]麗凌節而歌使人涕淚[illegible]作海[illegible]樂府五言古[illegible]似漢魏多[illegible]長吉元建之嗣乎

慕歌　慕禹也

維上古神禹治洪荒水老入於越大會計天下解一維於越民及禹有道審平法度爲民功巡下爲鳥田解二於越之先世無餘君大守封祀作禹冢工師葬禹上到茅山奄及荒落栢槨無度倫德不衰解三越民望禹有若天神其地光怪埋古文奇字闢平壇壝命其祠曰禹井其山曰會稽解四神聖所至土地佳秀越之鄉世産賢者其山水窅冥深曲其俗闊大其人物輻輳解五思我民日用飲食追仰前世若我皇祖道其功德欲以詩示子孫多所可慕解六不幸介在荊楚外並三天子雜東荒夷當國衰薄賴神聖法度不敢自爲非世世發茅山思之解七

小海唱　頌胥也

吳越之國在大海隅錢唐之東西陵之西中有小水葬伍相子胥解一子胥在吳霸顯其名於中江水與越巫神爭朝夕來往日擁奔千里解二吳越報仇漸不可已其後長大有君烏喙與其臣幽思子胥身死越之後生日夜怨恚不得藏屍地上及君父之難社稷荅發惟子胥始之解三

三洲歌

不到娣歸縣須到姊歸鄉姊歸尋舊館娣歸不可量

解裙作帆去一幅一絲連絲絲滿使幅截上巴陵船

擬豔詩

東井匏瓜在西鄰棗樹芃苦心無處栲無力度桑乾黃

鶻思雄少青溪得路難左家徒織素班氏自愁紈菀蒻承牀細芙蓉隱露溥食禾根可共結膝履嘗草黃竹江邊杳鳥頭樹栗寒南塘春嫋宛北斗夜闌干弱水離思苦清河別淚彈強秦如得返辛苦望燕丹

釋今種三十五首補遺十四首

今種字驂餘

從軒轅宅入迷居洞

曉起蕊珠峰披雲策短笻澗猨驚驟雨山鬼拜寒鐘野飯芝泉冽秋衣竹翠濃昨宵逢道士疑是七星松

窺五老峰背三疊泉

面面峰巒絶横天鐵壁青飛泉若煙霧白晝走雷霆激

石成三曡驅雲到四溟無人知此勝來往水精靈

自沖虛觀入錦屏峰

路入黃龍洞陰森山氣秋萬松寒欲折雙瀑日爭流月吐金芝草雲開玉女樓泠泠響風佩涵與百靈游

任嚣城

瀧口高城在將軍舊啟疆親丞知越霸絕道待秦亡虎豹三關踞旌旗五嶺揚保之功不小祠廟遍炎方

人日衡陽舟中

人日雪霏霏孤舟上翠微帆隨南嶽轉雁背碧湘飛知己惟長劍還家復短衣猿聲如送客薄暮更依依

豆葉坪病起

山靜長如夕微微樵牧蹤有時聞遠瀑終日對高松久病悲歡盡新寒衣納重他宵秋月滿應上漢陽峯

題翁子東洞庭山館

東西兩洞庭吾愛莫釐青往日鴟夷子迴舟此翠屏君今胥毋住門對太湖扃旦夕懷仙意長歌入杳冥

同杜子入秦初發滁陽作

天曉滁陽望蒼茫大野開風威萬人馬煙色暗墩臺雕慨無衣賦艱虞不世才平生一匕首為子入秦來

登馬陵

俯挹中州盡河山表裏來天懸句注險水劃孟門開一笑雄圖失長歌故國回遙從狐突廟直下馬陵臺

廣昌

此地蜚狐塞神京一線通長城帶天末古戍接雲中馬踏三秋雪鷹吟萬里風河流聲太苦應為客途窮

贈張穆之畫馬

今代推曹霸紛紛絹素來真龍誰解好天馬自無媒萬里從軍夢三秋伏櫪哀何當將汗血霑灑拂雲堆

唐晉王祠墓

代北威名著飛揚射馬鞭長安迴帝駕天祐紀臣年三矢山河啟千秋俎豆懸從來賜姓者獨有晉王賢

發憤收京闕當時節度無奸雄紛割據父子一征誅鑿路迷秋草陵門怨夜烏三垂岡上淚老去惜雄圖

望晉恭王園

襟帶河汾玉殿長一朝弓劍委秋霜將軍死戰哀寧武帝子生降恨晉陽馬首關山空落日城中歌吹罷清商悲風處處吹松柏誰到并州不斷腸

大同作

飲馬東邊白道泉桑乾西接紫河煙何年代邸淪秋草幾處秦城出遠天運去英雄棄一劍時來游俠喜三邊哀笳莫奏思鄉曲都尉臺前月正圓

入蘆芽水

一水穿深竹孤舟蕩晚風但於明月去不與大江通

秋夕別岑公

一片他鄉月秋光亦苦辛每從風雨後來照別離人

子夜歌

熒熒桃李花薄命寄君掌河水雖東流河魚自西上

渡河

黄河春凍解太華曉雲晴匹馬蒲津渡中流浪夾迎

秦倡引

琴折層高起離鸞曲未終美人何旖旎腸斷阿房宮

始興江口

海嶠春生霹靂泉流爲湞水欲浮天溪翁正熟桃花酒
溪女鮮魚只百錢

瀧中

日日行舟穿乳竇時時濯足弄晴川青山兩岸花相接
花裏泉聲應暮蟬
舟隨湍水天邊落白浪如山倒翠微巨石有時亦却立
白鷗欲下復驚飛
一瀧煙雨一瀧晴瀧口桃花夾岸迎風送猿聲滿城郭
行人忽起故園情
峯峯白練挂天低溱水縈迴入武谿日落漁舟不出峽
花中愛聽鷓鴣啼

江上望南嶽

大江南北分雲夢七十名峯壓水低九向瀟湘還九背
隨波直至洞庭西
五峯雪作九江水迴雁晴連嶽麓雲未到朱陵仙洞口
鐘聲已隔碧湘聞

陳宮詞

臨春結綺彩雲端天上張星玉作顏萬歲不愁歌舞盡
龍盤虎踞是鍾山

歸風詞

南越輕綃似碧雲裁爲飛燕御風裙中流舞罷將仙去
萬歲千秋復贈君

與弟登釣臺

灘中浩渺三江水臺下縈迴十九泉若作方干我皐羽
富春春枕落花眠

華山下二泉

玉女祠前有醴泉張超谷在玉泉邊二泉釀就三峯去
醉向仙人掌上眠

客雁門作

三年作客傍滹沱聽盡哀笳出塞歌白髮不驚明鏡滿
秋霜只怨雁門多

別應州

難別金城太守賢愁心如雪滿秋天英雄自古爲廝養
不必投人寶劍篇

霍州道中

太岳青蒼接太行河汾襟帶勢何長白雲冉冉隨行客

春草茫茫入戰場

寄戴務旃華山

三峯好結一花龕濯足時臨玉女潭莫駕琴高鯉魚去
車箱一穴出江南

魯連臺以下補遺

一笑興秦帝飄然向海東誰能排大難不肯計奇功古
戍三秋雁高臺萬木風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攝山秋夕宿天開巖下

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頻驚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松
門開積翠潭水入空明漸覺天雞唱披衣念遠征

遊簡寂觀晁陸靜修故居

蒼松凡幾樹種自陸尊師暮雨引龍嘯春風吹兔絲丹
書雲竇秘仙馭鶴笙隨萬古東林月長歌空爾思

天池

天池深不測日月出其中高瞰漢陽頂下連彭蠡東雲
消時飲鹿春盡未歸鴻忽作神靈雨虛無入楚空

歷千尺峽百尺峽諸嶮至嶽頂

飛梯何嫋嫋千仞翠微邊路滑愁春雪身輕隨紫煙峽
中稀見日花裏屢逢泉早晚攜妻子同餐玉井蓮

信都

歇馬風門望冀州秋色開太行盤鉅鹿漳水遶邢臺聞
里聊爲俠皐天不愛才當時趙魏滿誰繼武安來

寄伯佐

陰晉標雙華宏農會兩河關門春水闊馬首白雲多海
日搖蓬闕天風拂玉珂向來登眺處哀樂奈君何

塞上

翩翩裹馬走盧奴隊隊燕姬春酒壚射獵不須誇白羽
關山一任塞飛狐梅花豈向江南發鴻雁谿來隴上無
雨雪霏霏憐歲暮英雄淚盡紫駝酥

絕句

美人攬明月盈手似瑤華欲贈離居者徘徊秋漢斜

吳興舟中

二水交苕霅流從天目來白鷗飛不盡爭拂酒船迴

贈雪公

落落羅浮松皎皎耶溪月將月挂松端清溪兩寥泬

灘上吟

嫋嫋松枝挂女蘿猿聲故向月中多征人一夕頭如雪
三峽三瀧奈爾何

錦帆涇

錦帆涇水碧漣漪往日夷光作水嬉留得娟娟亡國月
美人千載學蛾眉

別胡澍孩

邊城太守獨君賢射獵相將雨雪邊天作三關雄紫塞
飛揚應在武安前

陳恭尹 十八首

恭尹字元孝號獨漉山人亦稱羅浮布衣廣東南海人有獨漉堂集

漁洋詩話云元孝詩在□□中尤清迥拔俗如鶴發在湘水[illegible]路別數水石[illegible]別[illegible]兼步永驛多情[illegible]與風[illegible]行[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手自業云獨漉所貽漁洋賞之獨漉元孝別字也　唐易餘元孝寄余詩索南海集云踏似高人王右丞在官蓄數篆如冰將名兄弟諸方絕宗學文章自一燈滄海桑[illegible]到嶺山懷古詩句云南來新詠多如許親貴衡陽寫未能予乙丑別於佛山今六年矣元孝詩如[illegible]孤梅寒湘共此心積雨江渠歸心楊柳初三樣草生殘雨復數家門掩落花中皆唐賢佳句也

從石浪菴至高臺寺

晨飯氣始晴初日在山缺紆廻出林莽揖與老僧別攝衣陟天路百里上積雪適來歷崔嵬反視若邱垤清泠墜氷響淅瀝霜枝折中峯方眇然將登且當歇

登祝融峯

祝融高不測雲雨及其半濛濛若太古乾坤猶未判九州有餘覽旭日夜中旦登臨懷百憂因高獨南歎

夏初郊行即事同周量芝五

僕本草澤人信宿滯城闕出郊見蒼翠超然素憂失連峯去不窮衆芳渺如一疑雲遠樹雜冒水新苗出升高望海郡千里何超忽極浦映日明滄流際天畢曠心既以怡素交復投漆揮觴酹流光百年幾今日

送雪公歸耕蒼梧歌

蒼鷹六翮不上天化爲春鳩啄人田壯士有力不搏虎兩角肥牛耕瘠土毛摧羽落君莫歎龍屈蛇伸自終古送君耕耕何所上有蒼梧之深山下有牂牁之長浦浦上山田田上墅荷鍤來歸日當午曲枕右肱樹左股萬事不理望膏雨

赤壁舟中歌

曹家老瞞狡而武百萬戈矛下荆土螯關小醜袁掌雄當時意氣無江東江東少年矯斫案驅風走火烏林岸北船燒盡西蜀都吳王宮殿飛赤烏誰爲此謀吾與周兩郎年幾二十頭雄圖已失勿復道赤壁舟中人已老

過洞庭

灌注合梁荆蒼茫四望平江山俱不到天水自相生失路行湘浦孤舟度郢城風波此瞻眺貞信벗維傾

歸舟

積雨江漢綠歸心楊柳初芳菲空復爾少壯已全虛白髮何難得青山不易居從今向田里日與世情疎

楚嶼踰山盡章流向粵初映花黏路閉激水石根虛淹泊時仍杳羈愁日以疎殊方歸亦爾吾自笑懷居

八月十六夜泊舟長淮關懷故園別者

長淮今夜月此是故人心萬里送行者楂桐楓樹林維舟悵前別把酒戀同斟自我不相見知君愁至今

送滌上人

滌公到城久忽憶郎中琴積雪迴孤棹寒湘共此心獨歸紅樹外相待碧雲深借問茅菴路衡山在隔林

葉世顏重之中湘茅屋行後有寄

楚國木葉下西風行有霜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幾日歌蘭棹此時開草堂山川教兒子指點洞庭傍

送魏和公歸寧都

隔年相見郎依依知爾全家住翠微窮海訪人兵後去孤身攜劍雪中歸灘平橫浦寒流淺楓照凌江晚葉稀貧賤別離那可道寸心齊與片帆飛

新塘早春

江雲漠漠虎頭東幾日移居杏再紅三徑草生殘雨後數家門掩落花中鄉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有約扁舟未能去幽期空負釣魚翁

將發漢口寄毛子霞武昌

滄波芳草夜生煙東望離心倍黯然短棹擬過黃鵠渡輕裝催上白門船遙從江漢分流地坐到星河欲曉天明日五更應已遠故人殘月正高眠

送陳人白王問溪歸海南

送君歸去不勝情共國猶懸兩月程黎母山前當晚照蘇公樓上正秋清桄榔過雨垂空地玳瑁乘潮上古城到後從容問耆舊爲予一拜海先生

燕臺

燕南燕北戰爭餘白草漫漫雪下初河渡堅冰通下博關開沙路走居庸死求馬骨言終誕生拙吞胸計已疎

猶有興亡數行淚夜來彈與樂君書

楚中

衡雲巫雨晴江上孤吟過一春二女祠邊叢淚竹大王風急到青蘋虛無玉駟朝天闕縹渺雲旗降楚神終古靈均辭賦在湘南山水倍關人

蜀中

子規啼罷客天涯蜀道如天古所嗟諸葛威名存八陣漢朝終始在三巴通牛峽路懸雲棧如馬瞿塘走浪花擬醉昔賢魚水地海棠開遍浣人家

王邦畿 八首

邦畿字說作廣東番禺縣貢生有耳鳴集（池北偶談王設作王震生陳喬生皆廣州人工詩說稱句如滄波海樹潮上夕陽城曙色寒山外秋風古渡前殊近錢劉大曆語禮經何云云余嘗語程職方云君鄉粵東人才裝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爲中原江左習氣薰染故尚存古風耳）

春郊

閉門日以久出郭尚鳴鶯爲愛清溪色春風百草生雲低滄海樹潮上夕陽城何處山中叟猶聞伐木聲

西風

西風颯然至瑟瑟入秋林木落水流處孤舟明月心美人斂顏色遊子罷瑤琴珍重平生意前溪霜雪深

石門晨渡

鄉關知不遠漸見石門煙曙色寒山外秋風古渡前潮聲歸海曲流水入平田便欲呼漁父蘆中人尚眠

楚宮

五千里地昔稱雄餘烈猶存霸國風雜水一寬周室鼎秦庭偏得楚人弓宮中顏色誇腰細澤畔文章怨命窮頭上有天難問處江陵樹色月朦朧

燕臺懷古

地入幽州白日沈寒雲莽莽水陰陰亦知已首無成事只重荆軻一片心老馬過宮頻內顧高臺遊客獨長吟朱書玉簡何年物流落人間直至今

沛中

沛雲豐草日初黃瘦馬游人鬢易霜未有不亡天子國到來猶見帝王鄉千秋事業歌三轉一統山河泣數行

八月甕頭新酒熟牧兒誇說漢高皇

秋懷

匈衔雕樵自有神負恩還是報恩人轆轤暗轉銀牀曉鞍轡輕移玉宇春不信丹邱元有種須知黃道郎良囚蓬山多少名仙籍曾把雲旗向北辰

懷魏禮

昨冬歸去今春信言是端陽入楚山吟取荆州舊時事洞庭秋盡客應還

陳子升 五首

子升字喬生廣東南海縣學生以薦舉授給事中有中洲集（漁洋詩話陳喬生工詩題云南中雲上曲云云絕似楊用修 劉漁洋詩話喬生古詩變作古體）

金粹五律規摹太白諸家時有鞞行之句然其心蓄手追皆盛唐日也順德蘇竹亭曰生序其詩云洪永成宏迄今天下之詩數變獨粵中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風流庶幾才衡化為性情猶之作者也其有風者

遊峽山

軒轅二帝子弄笛向禺陽江岸偏舟客聞鐘到上方仙雲今寂寞靈水空青蒼欲遣愁心去猿聲嶺外長

昔昔鹽

鴛鴦樓外烏欲棲玳瑁梁間燕吐泥月華聞隨芳東軒天河傾向汝南雞萬方儀態華鐙出一笑横陳翠帳低愁見曉鴻征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

南中塞上曲

膠寒竹箭猶楊越笛散梅花已漢關小月陣前雲出海

滑都營外火連山江邊玉帳樓船度馬上金錢御府頒百尺高臺兩銅柱漢家何日拓南蠻

擬作賈生過長沙詩 并序

世傳賈生賦而無詩藝文志載賈生賦七篇而隋經籍志有集四卷治安策在新書不預焉則賦七篇不當四卷之數竊以生當有詩其過長沙也可無作乎漫用五言補之

南赴長沙路側身思雒陽我豈黃髮人用輔長沙王

曹溪禮大鑑禪師塔

寶林天外指黃梅花發菩提五葉開祖法云何便南去新州元自具西來山開逐獵人終散鉢裹降龍蛻已灰聞道此心無所住願隨溪水日潆洄

梁佩蘭 一首

佩蘭字芝五號蘭亭廣東南海人官庶吉士有六瑩堂集[illegible]詩

洛陽

客居寥絕少人尋只有詩僧共少林中嶽氣生朝日濕黃河聲應夜鐘深瓜分地勢蟠如脹人度天文界在心無限興亡無可說一春閒對牡丹吟

王鳴雷 一首

鳴雷字震生廣東番禺人有空雪樓集[illegible]

[illegible]之外又有[illegible]生跋[illegible]數人皆有可傳

楚宮

題詩西過襄王墓記得巴山寺裏鐘夢阻細腰思窈窕水生多葉怨芙蓉虛無環珮行陰洞彷彿精靈下碧峯重到荊州憶王粲亂山侵草馬頭東

戴本孝 五首

本孝字務旃別號鷹阿山樵重之子[illegible]

自題畫詩

叢薄何蓊薉喬木無餘陰斧斤向天地悲風摧我心不知時榮者何以答高深

潛柴今已廢岳靈杳何託白雲來洗崖有額為誰𥫃濤

聲聽松崩響逐龍湫落

何處無深山但恐俗難免一心溯真源千載不卷轉扃舟弄桃華此興自不淺

草木亦爭榮攀援與休則凌霄雜寄生滋蔓尚可惜哉不防微良材化枯樹

坐愛柴扉外林陰滿釣竿[illegible]水存殘不是滄波客前津問好難

吳殳 十三首

殳字修齡江南常熟人[illegible]

[illegible]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

楚

六宮無鼻客脣摇行見修門草色蘇沅芷紫思青泯泯江蘺入怨綠迢迢君王骨盡帷留夢舞女魂空秖剩腰悽絕不堪吟斷處巫峯娟妙似前朝

韓

地塞崤函迫暴秦縱橫無可自紛紜已穿八水資强敵空歷三川并故君金重美人寧足國技饒良劒不成軍五王若解興亡勢合力西郊立義勳

燕山懷古

直方譎秦變宸旒誰念憂勤十六秋縱有靈旗驅石馬

竟無行殿下金牛春深苑樹參雲發冰泮宮池入海流
事事盡同㝡日好一吟無奈雪堆頭

秦

質子妖姬盡可居六王猶在已邱墟鞭橋東去無靈藥
驂乘西歸有鮑魚黃犬淚中慚鬬立白蛇啼罷報驅除
當時好為秦非計牧地爲封食有餘

魏

九錫方酬百戰勳英雄梨樹共成塵香新魏帝漳臺妓
枕冷陳王洛水神白羽雀飛開讖鬼青頭難罔現長人
可憐遺緒無多在駙首山陽作晉賓

洛神

心不隨身葬寂陵却乘金縷一游陳舊愁黯黯因楊祖
新恨涓涓屬灌均射鹿未消漳嗣淚驚鴻猶賦洛川塵
君王八斗今餘幾腸斷無由更感甄

蜀漢

季世唐虞只此時泗亭天遠哲人違三交城下波聲急
五丈原頭日色微西國無煙生火井東鄰有女落蠶磯
不關鍾鄧能緣險黃皓譙周盡識幾

洛陽懷古

天中貯鼎自前周形勝眞乘萬里優龍首西通于午谷
鴨頭東下甲庚溝茫茫冠蓋松杉積渺渺樓臺月霧浮
惟有大河將洛水年年無恙作長流

隋

汴水龍舟咽管絃新隄千里綠垂烟司花女正吟黃額
來夢兒猶望紫泉何處楊枝歌勝李有人脒字折成羽
不須宮監延佳客驍果臨江已著鞭

燕補遺

山作屏風海似盃勝流遺蹟遞相推律非協樂還吹黍
金不雕釵秖築臺荷笑欒戛憐共起悲歌鉛筑恨重來
滔滔易水流無已每到秋風響倍哀

蘇臺懷古補遺

秋風槭槭雨瀟瀟追歎先王氣正驕壯士短簫吳市乞
美人雄劍越溪邀三更娃館樽前蠟千載胥江月下潮

只有忠祠今尚在行人指點過皋橋

落花

攪林風雨破雙臉知道朝來有惘然細數不成聊久坐
苦吟無已却高眠誰談不二煩天女似夢巫山見謫仙
何限閒情逐流水忍云離別只經年

笛

胡牀數弄渺難蹤只有清疎景物同幾片曉梅江岸月
一行秋雁野樓風却愁猿骨侵人竊更歎龜茲誤國工
那得中郎來仰臥會稽千畝正叢叢

遠山

不煩著屐可馳神窗外青青入座新半折定容仙萬歲

一尖應有路千循曾看屏畫牽離思爲似眉痕憶故人

海上劒鋩秋正割欲飛難化百愁身

北都五月見燕

自別烏衣失舊姿所如常與坎坷期投林應隼同居爪

穴岸蛟龍獨奮鬐南去池塘違社候北來庭院失春時

假君雙翅行千里相共唐衢作酒悲

嚴繩孫 三十四首補遺三首

繩孫字蓀友號藕漁江南無錫人司寇一鵬之孫舉博學鴻詞官檢討還山有秋水集 池北偶談上嘗問內直諸臣以布衣四人名字即李因篤姜宸英嚴繩孫朱彝尊也後公與鴻博獨姜不與蓋嚴孫目疾是日應制僅爲八韻詩已不終上特命與李朱二人同授檢討 曝書亭集嚴君墓志狀歸田後杜門不出築室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而以寢名小榆方竹晏坐一室以爲常君爲文無定格不屑蹈襲前人適如其意而止詩篇沖融恬易鮮矯激之言填詞小令雅而不黯少工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善繪事晚歲有以詩文書請者槩不應閉戶掃地焚香而已年八十卒

范園

十年桑海倍煎心草色名園不可尋敧柱倚風移舊穡

斷垣經雨見遺簪山僧禮懺支門急江燕驚猜避客深

惟有青山如昔日不能重上上頭吟

次韻唐人惠山詩

岧嶢青蓮界巖扉閟林樾清景惜再遇零落心已絕況

我平生情及茲坐微滅石門亦何事尚吐南朝月雲秋

樹影閒凋暝鐘聲發喧寂豈無時委化覯一撤

和趙文敏卷上詩次原韻

揚子江頭浪作花鯉魚風急吹銀沙青鞵布襪平生事

去馬來牛催歲華長鑱杜陵歌有客敝裘蘇子歸無家

脫巾何處臥氷簟旁置綠水浮甘爪

煙雨還渡江

京江春樹隔芊綿咫尺神靈意惘然青壁近迷山寺雨

綠蓑遥入海人煙江魚水澗難通市石燕風多不避船

我欲然犀照幽隱夢魂猶自怯潺湲

詠史

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斯言出主父坐使赤族成借

問彼何爲感激由人情賤日不相納富貴遥相迎以兹

日暮意口語愁公卿季千亦困辱自古焉足爭君看日

中市馮生見其誠奈何委身首殉此鴻毛輕陋巷有簞

瓢乘載聞賢聲

漢家邊塞動赫赫衛將軍丈夫富貴時呼噏生層雲偏

裨與羅襦茅土何紛紛龍蛇旣變化不能革其文君看

尚平陽舊田蒼頭羣

郭公在建寧名實清流倚閹尹方揮患縉紳禍靡止顧

顧清濁閒卷舒得其理孟生譽已歸叔賓竟誰齒奬訓

固不輕妍媸變終始悠悠墊角巾渺渺仙舟子誰知范

史雲聞風坐相鄙高名秖見輕今古有如此

中散餐霞人形解何荒忽好畫固莫容禍心更貽戚日

影照援琴廣陵於此絕步兵乃埋照中情日沈結旣勸

兵家妹復悲窮途轍洪醉豈偶然深衷係明哲蘇門竟
無言禮法終見疾安得磈磊平謹慎如葛石
炎靈昔中衰名字紛溢竊倚啟寶安豈拔起扳天際河
西遺種地累世已蒙澤舉足左右關輕重在所拒天水
鍔血寒功名等一擲井蛙列陛戟骨肉已仳猶侯方決
策東從容請儀通蟬蛻王侯尊退然避祖席英雄盡如
斯厥族何由赤
武安未貴盛侍酒諸郎年一旦恣傾奪隙始城南田諾
云過魏其渺若來九天帳具候平明日中不肯前有詔
賀丞相王侯若雲煙枯菀豈不懷勢謝禮則遷仲孺胡
為者側目心炯然衆辱東西尉感憤寄所宣終焉相為

死吾亦歸其賢要路不可近曠觀將自全
輕世固大節絕人誰謂難仲御棄親愛振此高飛翰靈
歌送甲夜安得同衆歡破蕩行去之寧必為朱丹浮橋
日三巳鷁躍捎波瀾邀矣河女歌聞者為悲酸叩舷激
清商驚沙浩漫漫高視謝太尉石心方自安

賦得何事棲碧山

川原望何極風雨坐來閑巳共野花寂每隨飛鳥還倏
桑山客稅尊酒故人顏此意復誰問浮雲不可攀

清明次杜少陵韻

春水春花盡向東夜聞猛雨使人聾愁看歲月青煙老
坐覺河山墨點空曉晚自應悲獲落浮沈安敢避窮同

王孫目斷思芳草逐客魂歸識遠楓蒼黃山開新火外
踏青人散亂流中輕輕蛺蝶雙鳧舸短短桃花一釣翁

蔣路然至自洞庭

何日不相見其如此會殊山門好風日忽與故人俱郎
事論詩律他時見酒壚君言莫醬勝失喜望平湖

冷泉亭

日色虛亭外飄然林氣秋揭來眞自失欲去迥添愁白
石落猶在清泉住復流茲焉足今古豈謂樂沈浮

杭州感舊

鴟夷江水繞霏微伍相祠前望不違事去巳看君子入
潮來寧復美人歸山頭碧血知花滿海國靈風見鳥飛

省識興亡共流轉羈能衰後幾沾衣

湖上竹枝詞

江頭日日浪花推不及儂船去便來惟有湖心亭千好
去無少過六守回
白頭漁父見承平吹笛孤山舴艋輕見說天家錢又趙
惱人湖水不分明
隄邊牐口水如羅月滿風生相應歌但得歡情似湖水
更無時少更無多

題自畫

乞得紅泉與綠蕪不將名字挂通都君看滄海横流日
幾個輕舟在五湖

蟬

高館豈知寂頻君鳴近林恐驚遲日意莫抱後時心流響不自晦置身空復深寧憐怨齊者歎息坐盈襟

雪後再同秦子還山中

幾日山際歸塵坌不堪理忽憶酒壚遊來生雪中起寒收疊嶺雲風結春池水復此近高標林梅散餘蕋

作酒

待爾扶衰颯閒缸即斷蹤時時傍寒煖短短注鈴華聽合蟠空雨當催上臉霞由來亡國物宜在野人家

秋夕山園同姜西溟秦留仙

空堂初罷酌欲起聞鐘聲秋月水邊上夜山林外明逝

將與朋好即此遺平生越客何多感南枝時復驚

吴王井

銀牀玉甃總成塵不及軍持汲尚頻試看一泓清未已鈴華先老沼吴人

早春病

誰有愈風檄涔涔臥一旬簾櫳愁裏雨燈火望中春心跡本俱寂形神更不親故人相慰數時起凭藤輪

高郵湖

誰置孤城水一隅居人曾此見驪珠一尊酹古來三月雙槳驚心落五湖淮甸夕陽浮地軸海門春浪舞天吴蛤蜊菰米應堪老只欠青山種木奴

淹留

盡處淹留類賈胡滄煙流水即三吳魚鮮淺瀨明孫鶩積背微陽坐晚烏人事驚心公幹羸歲華回首嗣宗途冬來未得江南信歸去寒梅試蕋無

滸溪行

滸溪橋下青溪路居人種桃千萬樹溪流暗長白蘋風青村曲曲飛紅雨老翁種桃今幾年桃枝成紅髮成素幸無獰吏橫追呼直遣幽人鎮來去春來相過盡繁華亦有明妝照落霞東家艇子能迎客西舍石鼎能烹茶鱖魚流水煙郊道君但能來路不賒

泰伯墓

讓皇墟墓草毿毿昔日文身那可堪豈爲瑞符歸八百故應天地有東南雄圖亦侯興王後伏臘惟看習俗諳一冠世家垂舊吏勾吳碑版自煙嵐

城南春望集陳公昌齋中作

城南微風吹酒香主人投轄當林塘即看花柳惱春事復有樓臺留夕陽今我詩篇最潦倒故人論議何飛揚亂兵獰吏汝暫息曼衍魚龍爭夜長

題畫

風雨無端感客心側身天地此浮沈荒涂送盡閒車馬不覺青山換古今

新春同留仙山居

不記頻遊地揭來方浩然且知山不改莫問樹何年映
水見初月隔林聞夜泉余愁渾得醉哀颯坐中眠

秋水閣

鏡檻坐何頻濠梁意獨親低釬變出水瀯洄不成春岸
竹緣青壁汀魚上紅蘋無人見虛白日夕冷衣巾

吳江道中 以下補遺

客思春流一夜東又看帆影過垂虹紅疎剩落桃蹊雨
綠滿頻吹麥壟風水驛浮煙通越絕曉星殘角夢吳宮
聽鶯沽酒何辭遠消息兵戈有異同

放鶴亭

林公放鶴處臺榭幾回新放鶴去已遠山禽飛向人溫

胸雲影薄刺眼野花春最想當年意清時方隱淪

靈隱寺

舊知靈隱寺此日足幽尋自昔傳飛錫千秋尚布金江
流消劫火山響答潮音桂子丹崖古蓮華碧殿深到來
惟濕水近處即長林夜誦聞猿語朝參見虎心未能捐
慧業已是異塵襟落日荒荒去春煙細細沉祇應掃花
雨日影鷲峰陰

感舊集卷十三全

感舊集卷十四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秦松齡十三首補選二首

松齡字留仙號對嚴江南無錫人都御史燿之元孫順治乙未進士入翰林罷歸舉博學鴻詞官諭德君易錄秦宮諭留仙所纂輯詩日以文為千古共所論與余夙旨之見頗同其所采取亦甚嚴當當為序而行之最後云松齡初入翰林賦白鶴詩題　謝有句云高鳴常向月善舞不逢人　上顧左右曰此人有品君家有園在惠山之麓據林泉之勝罷官後杜戶讀書與故人道遊倡和其中與留仙為同年友喜所選詩一編題曰寄暢集

將至沂州

失喜青山在頻看眼欲穿只今過曹岫何處望齊煙落日照原樹歸人隨淵泉倘移花柳種那復憶江天

新泰道中有懷嵇衣元在歷城

芳草懷人路中原靜鼓鼙山空春日澹野曠暮林齊浩蕩鳥投寺遲回馬過溪何時逢杖夜詩向歷亭題

野草

野草忽已青他鄉易愁絕客愁日夜生芳草何時歇

花朝

晴便可憐雨無奈弄晴作雨最愁人東風若遣春光到誰道他鄉不當春

旅次偶題

中歲無長策慨然懷舊恩驅車出齊魯落魄任乾坤白日照春色清川閱苦言當年鳳池客回首幾人存

續和唐人惠山詩

春風吹山麓迴塘集游人山容自終古物情時與新草木何華滋水石亦粼粼羅綺照樓閣白日疑香塵夕磬下林杪翠羽歸青旻此時幽居者蕭然絕比鄰

白鶴來何方草堂有深棲清唳時一聞林巒何杳絕水檻開素書坐看暮雲滅石磴落紅滿山頭吐明月風籟一蕭清道心中夜發莫使花盡掃高人有車轍

潞河寒食

浮雲北望悵何依寒食餘寒未減衣柳色獨隨行騎沒桃花不見釣人歸青煙禁燭誰家散紫燕春泥到處飛自別帝城多歲月西山朝爽尚暉暉

次侯漢儀出都口號

愁結不可道醉歌聊自申與君一對酒欲飲忽沾巾斯世難爲客他鄉何處春儒冠非誤汝所念老親貧

櫓聲

莫笑吳兒癖生來愛櫓聲紛紛乘月上約約逐潮生花岸移偏緩青山去復輕此方鰕菜好轉動五湖情

懷鄧黎眉在鄧尉

雲巖鄧尉兩人分花落空山正憶君幾幅生綃點染縱可曾圖到馬家墳

小寒青雨中作

吾意屢遷斥還歸草木邊春山孤客外寒食百花前短

短榜塘柳濛濛細雨船平生有微尚來往逐風煙

于忠肅公墓

定策當年奠帝京墓門遙見半湖明傷殘松柏啼新鬼
寂寞祠堂臥老兵宗廟有靈存社稷英皇無意殺先生
古來遺恨錢塘水又繞于墳氣不平

杭州感舊 以下補遺

興亡終古恨難消伍相祠堂對寂寥烏鵲歌殘吳苑月
鴟夷怒長浙江潮無心芳草年年合不定雲旗夜夜飄
何處水犀曾轉戰湖山一半屬漁樵

新林

幽廬此暫得稚子候門邊細火筍初熟深林鳥不言泉
流白石上山落青軒前靜意已為適涉險終紛然

王侍 二十一首

侍字山長湖廣湘潭舉人官教諭有可菴集今世

說王山長能詩文兼工書畫嶽嵩磊落以氣節自命鬚眉燦爛為海內
愚山築王山長祭片淳州主君山長岡岩慶翔至幸有貝不隨俗俯
仰放遊山水所至與賢豪交歡用茶話相然諾與之言侃侃四座莫能
難非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技淳者
之流往往抑摘相傾倒至於一事之長一言
之撒速騷名未立亟為推引盡其力乃止

施愚山社集貫圃

赤日喧華門蒸塵蔽要衝下客多乘崖其氣恆秋冬眾
賓聚高會忽復開心胸據此清華居執熱皆沖融層臺
倚空曠覬闕懸雙龍王氣鬱未改慘澹神堯封動搖葵
谷芬芳草青茸茸平泉草木荒流落山園供過眼芳景

減卽事稱遭逢仰視天外青萬古西山峯

贈汪魏美徐蘭生雨隱者

西山有靈隱松桂森巖扉二老采薇久十年來市稀駐
顏留黑髮飲恨著麻衣一倍悲歌發斜陽慟哭歸

雨阻太乙廟同唐魏子

積雨連旬天晝陰高樓五月夏寒侵雞棲籬落不知曙
燕濕飛花懶出林落魄易添羈旅恨故園端繫萬年心
與君惆悵南還路望斷四山煙霧深

青蓮菴

竹亭斜覆半潭煙老衲眠多不語禪欲識曷消無事意
廚中破竹引山泉

火星崖中有石牀

樹老無枝噪晚鴉寒封苔滑石門斜祝融道在何方隱
洞裏胡牀積雪花

瀟水源袁家渴一帶

雨後遙峯夾岸青雲蒼霧碧半江停輕橈取次憐幽險
直入瀟湘適杳冥

俞峯

火杖魚腸鳥道開渾疑靈運舊躋攀不愁幽險山靈秘
是夜月明千萬山

華不注山

華注山邊歷下田華注山下多名泉杜陵有詩嗟不得

辜負蒼蒼九點煙

田家雜興

伏鴨多育雌伏雞多育雄古老引昔聞持驗山家豐蠶
蔬羽族賤亦以勞化工爲渴古老辭此厥非余衷時匠
値運會所憂誠在公爲衆貴不妄倚伏安有窮萃雜羽
未豐豺狼號秋風

日月不駐顏壯髮搔衰慕父母有黨屬二三骨肉恭翦
紙現方招鍬鋤久營塋一身如私成顚倒爲鬼誤人命
氣歸盡卷舒類風霧滴淚將何附徒令有生悲莊樂欲
令歡釋罪欲令懼悠哉遠行人變化豈復顧

秋雨寒甚送唐魏子省試

高帆直欲乘長風秋水洞庭百川通天地大觀入胸眼
文章灝氣生洪濛應逢小范識司馬自有大蘇驚富公
古來磊落遇如此不可苟合修時容

答贈故人魏子

深篁引溪色白日風煙寒楓林懷苦辛潛柔含霜丹出
門望四野懷抱秋冬難故人慰寂寞滿把盈芳蘭佩之
清我神薦之加我餐抱犢有靈文奇貓愧與彈叔夜神
機空上心爲我觀願分靑泥髓千載生毛翰

遣愁

亂草哀蟬風日淒窮簷兀坐夕陽西遶庭時有在山虎
野哭不聞亭午雞世事癡兒全未了物情莊叟若難齊
披衣卻憶柴桑侶信步相過且杖藜

夜坐

蟲語驚寒夢颯然山夜深遶燈隔溪隱殘月過庭陰野
哭多新感林秋識舊音年來AR物異不但客傷心

宿唐魏子莊

蒼茫一徑入草閣生春陰世路不到此孤節山夜尋雲
迷嶽峯隱月照寒泉深抵足不成寐長歌接滿音

春日過津公寫菴

安禪忘節序門掩向春晴亂後一身在定中多慧生乳
鶯巢古木靑草上孤城去住了無繫買山空復情

送妙明還南嶽

嶽影望中逼君爐住幾峯伴歸南去雁迎路東垂松時
難行彌苦天寒衲且重買山吾最近早晚報山鐘

秋雨後步溪上値津公至

秋好各相憶臨溪一笑同麻鞵過亂水野服受涼風沙
鳥銜煙白晴霓背雨紅知君吟最苦好爲續寒蟲

題畫呈晉府潛公

山深水深煙霧深洪濤拍天白日沈孤舟不管開風雨
容我漁竿坐綠陰

畫小景寄劉社三

一壑一邱高枕閒經年無事不開關那知門外秋冬換
黃葉庭前積滿山

愚溪橋

曳杖溪橋聽暮流蓼花紅醉一汀秋斜陽直下弄溪色沙鳥驚飛山半幽

劉友光五首

友光字杜三號魚汁湖廣攸縣人

九日風阻感懷

吾生固已渺天地豈云寬出塞人垂老還家歲又寒全生探虎穴失計媿漁竿衆步多荊棘何由遂考槃

輓畫僧采石

黃金鎖斷蕙風起青草年年面上生最是春來無限恨牡丹深處哭王耕

聞歌

悽然小部類華清能妙伊涼宛轉生解變新聲頭已白有誰還問米嘉榮

聞笛

法部龜茲第一班本師妙技落人間一春楊柳聲全怨偏向江南庾子山

除夕

金雀迴嚴風雪花大如席黍羽山頭龍脚燭邊窗隙萬竅怒不霽寒威在肘腋歲暮望優游飫盎各蕭索憶昔盛年時遠游何氣魄上公開貂幄珠履繫門戟而我獨匡牀同決千里策軍書雜押至盾鼻傳絡繹連營收首

犢其醜亦幸獲骨相不宜侯山水衣當白萬錢散與人還來亦不惜錦瑟羅玉壺麗錯通鄰澤漁陽鼓動地鶯聲墮金巵有家在江潭蘭棹非疇昔山鬼日夜啼食人肉不擇簫糧辭邱壠憔悴海五劇予嗽不供掃相門車庫積裹飯誰到門琴怨雨何益儉不待明年飽喫慰今夕火城明䳺鵲珠鞭穿九陌照耀送窮人縛船為鬼役南來路多歧何處投汝跡

顧大申十二首補遺一首

大申字震雉號見山江南華亭人順治己丑進士官工部郎中有鶴巢詩選

愚山集天然明硯銘工部尚書郎顧十見山為作同年友所藏天然硯實得之李山人石硯不經斲琢硯堅潤磨澤光潔然李山人居金陵兵燹至自關吳寅獲以石硯贈而石遂銷亡不顧山人拾之三沐則硯也有宋仁宗御書與文采南宮黃山谷諸題識前後凡三十字林茂之一見驚曰此弇州集中所記天然硯山也試驗之歎議分寸銖兩悉合上下千餘年來陵谷變遷經紀地而硯山獨存既淪沒兵火復流落中山人得之完好深秘固斯以歸工部豈偶然哉工部贈雅集火斷崖邊霧氣可謂得所歸矣　同雅集鶴巢樂府千古人可謂金鼎無讀聽七律高華可追于李

登高郵而望遠海

軒皇沮戰且學仙橋山弓劍攀龍髯吁嗟政徹不及此扶桑滄海空青天沙邱之雲茂陵樹萬弩射魚氣張怒童男未返青雀遙銀雁金鳧起泉路璧田草不死蓬萊塵不飛丹邱靈藥如可致千秋萬歲詎相辭汾陰宮瑯邪碣石麟秋草莽蕭蕭銅仙望斷咸陽闕不見當時九鼎成濕湖雲氣時明滅

薛城

我登古薛城四望長太息此地昔嘗君鳴鍾會食客西
據虎狼秦陵原羣失色再相締齊組萬家張封邑長鋏
鼓幸舍狗盜揖左席一朝歸山邱車騎散敵國春秋祀
忽諸百戰荒荆棘歌臺晔狐狸野人燒冢城誰抱雍門
琴彈之萬古宅

歌風臺

秦鹿走中野大澤龍蛇哭劉季起匹夫拼命践黄屋南
巡過豐沛殷勤感湯沐游子悲故鄉扈酒昔日促短歌
泣數行風雲動心曲走狗縣韓彭猛士厭鼎鑊誰爲守
四方萬里鴻鵠當時既有歌此都復有臺昭陽秋水
闊寂寞魚龍哀浮雲時偃蓋王氣終悠哉

戚城

漢家營六宇羣雄受羈紲徒手并秦項壯心頓房闥楚
歌抱幼子飲泣訣愛妾羽翼彼已成恩寵中道歇含笑
對四公泄憤痛傷割朱顏銷永巷旨酒摧晨鐵遺蹕不
可期黄泉爲誰說我來戚城邊蓬飛風凜冽烏鴉啄城
頭梟傾鳥子滅不見當時人但聞水嗚咽烏飛上高柯
未央宮若何

雪後登歌風臺

一劒收秦鹿秋風萬里心悲歌誰掩泣壯士已成禽并
邑新豐舊龍蛇大澤深殘碑埋野戍雪後此登臨

鯽魚

已見櫻桃熟銀鯽好薦新顆勺堆赤玉目斷望霜鱗雪
黍憑山烏臨流愧水人三年鄉國夢對景憶江津

泗亭歌

疊鼓鬧閶急樓船曉夜頻未知湖海上誰是釣魚人
沛宮燕草没榆社久銷沈雪後登臺客應知國綺心
古道蓬根没寒煙野竈微飢烏抱枯木不復泗亭飛
危檣牽急溜木末更飈狂獨坐風波外愁君上呂梁
燕麥寒常縮山桃凍不肥愁雲芒碭合何處望春暉

送紀伯紫入閩

短褐科頭故國遺五言新體舊京詩多情誰對青谿柳
老向南荒啖荔枝

玉帳牙門異昔時儕君萬里赴戎機渡江裘馬都零落
今日參軍盡布衣　補遺

周茂源八首

茂源字宿奉號釜山江南華亭人順治己丑進
士官處州府知府有鶴林雲岫樵風諸稾池北偶談松江

唐童子勤五歲而甚年十二詩多可誦其先有始詩字仲言者亦替而能詩周宿來謂童子仁　不宋風雅遺㣲業此下問世　今世說周茂源官比部郎嘗赴鶴子山諸公落遊所稱白雲樓詩記其地也周與同官宋直方詠遇小洞滴狀飲酒賦詩雜大風雪飛鑑一詩都下傳誦後見先華風流　筠廊偶筆周宿來爲部以檢測驛前雪飛有山人得之刑器欲相以刑山人爺卒中流之狀郭執交蕈荐其貴賞之當其面比剔驚湖間問之答曰此余詩友宰君燭謁山人得無恙一時以爲部爲之若

立秋後三日集硯銘園居得木字

園林在郊數十畝翳桑竹芙蕖溢陂塘黄鳥鳴灌木中

有幽人居悠然數椽屋階前惡草鉏廡下驚麏宿衡門晝常扃道書聊寓目徂暑忽云秋雲物如新沐相逢皆酒人拍浮竟往復我非蜀子陽不好飾邊幅本乏逢世姿徹尚絶干祿埋照有沈冥獨醒殆非福

過張文忠故第

賜第松臺麓元臣主眷優天章懸傑閣相印沒荒邱謀奪千官氣身無十世謀立談工巷遇何似富民侯

與叟山夫重晤青浦兼訊吳江顧茂倫

與君違一載大半客松陵復到由拳邑言尋白足僧酒懷原灑落詩格最崚嶒寄語今元歎投壺已代興

偕蘭陔漢度諸子飲諸乾一九峯草堂時武塘叟山夫在座

春溪綠水繫輕航暄際扶筇到草堂江表原無醒僕射酒徒復見舊高陽素琴響處因風力樺燭殘時繼月光座上賦詩枚叔麗可堪頭白再遊梁

將赴山遊之約風雨遣懷

人物當年數故鄉一流將盡許翱翔生憎阿堵如夷甫酷嗜清齋類太常芳樹雨餘山閣冷棟花風急海天涼治遊恨少明駝足小舫輕帆濕亦妨

雨後過迴龍巷訪大衡師讀諸新詠

憶聽談空戒臘時秋郊復此接軍持三年作客如窮子半晌逃禪得導師龍女乍回香徑濕麾王初下夕陽遲祖庭未必無文字快讀湯休五字詩

顧赤方臨江相別今過我留訣贈言以綏其行赤方楚產實吳人也故末云

蕭灑曩日共羈棲一棹重逢谷水西君似高飛猿嶺鶴子爲失旦汝南雞愧無錦袖當筵舞虛枉羅巾倚醉題去國幸非三世隔歸心漫逐楚雲迷

彭古晉歸自南康遇同楚越諸子小集

辭作參軍去隔年歸來示我涉江篇水天破笠東林寺雪夜孤燈左蠡船深憶故人悲往事喜同春酌早梅前坐間不少依劉客失路驊騮盡可憐

周綸三首

綸字鷹垂茂源子有芝石山堂稾居易錦門人周綸才士不偶有子名耕農字水持少年以欽鼓觀潮賦知名下筆千言而慈悲怨惡蹄類猜狂常君門一聯云論索世知則帖官宗可稱花多問文章似淡驚頓韻按得錢無未幾卒二物皆松江府也　安雅堂集鷹垂詩序吾友周釜山以詩聞名海內有子鷹垂方在髫非之年當就余以其詩雜於山集中覺無以辨既而知之轍驚歎鷹垂由是知名今其詩益工幽燕老將之雄奇三河少年之便捷吾未之能斬輕也

故人

且向故人飲欲與故人辭故人今日罷官去明日相逢知不知

塞上曲

黄沙積裏風蕭蕭青海城邊狐兔驕十年百戰甲未解何時復見咸陽橋

津亭

容有棲棲者津亭放棹還秋風雨行雁落日萬重山得
失看皆妄進迎好是開當杯對藷瑟吟罷破愁顏

周體觀二十一首

體觀字伯衡直隸遵化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入
翰林歷官江西參議道有晴鶴山房恭南州草

奉利筆記周伯衡外補大南道與[illegible]山詞為江州[illegible]同[illegible]也其
風流好事[illegible]但有過黃州詩示不見當年劉克猶西風吹淚古黃州
諸詩江路能來否落日招魂古驛樓與不愧古人也[illegible]
余吾年友伯衡周先生官南州日在公私劇事中[illegible]好演左
漢晉魏之書唐以來文詞獨沒[illegible]于[illegible]於詩[illegible]所[illegible]尚
自然取神隨飾予嘗論其詩樸而秀古而雅[illegible]
氣則得之
子吳為多

再渡峽口

漸餘峽口渡路出瀨灘中巢擯落已盡空木結寒叢候
律催蟲響幽避人跡窮遠岑涵夕景翠色散遙空浩渺
流無定川原勢不同露下心逾怯潮平棹可通遙知經
宿寺應及暮林鐘

初春遊五峰禪林

不識談經處來尋梵宇春松巢傳伏虎碑字譯姚秦野
殿寒雲濕山樓曉翠新悵然漁父後多少問津人

南郊

南郊高士宅經月不相尋滴瀝落寒雨幽修聞素琴元
文秖獨賞古樂為誰音予亦空庭客流螢入夜深

[illegible]泊采石晚登太白樓

雲白山青江自流晚晴鷗鷺繞沙頭逐溪漁舍深相向

隔岸秋風遠對愁客路煙霜垂老鬢天涯涕淚滿滄洲
騷人已去風流邈浪跡空餘百尺樓

撥棹雜詠

不見當年劉克猶西風吹淚古黃州舊時江路能來否
落日招魂古驛樓

細切鱘鰉見江錯得鮮應已下湓河夜行偏是荊南舸
月落霜寒唱楚歌

一望寒江愁殺人萬金估客往來頻橫塘雨雪連檣集
銅鼓喧闐夜賽神

雙髻椎結嶺南女短布孫擩淮北郎漫道西江無產植
黃柑紅橘對船香

登池州郡樓

我行獨上朱大樓仰視萬里鄉雲渟刈漢滔滔紀南國
使我帽然增旅愁歸棹欲發不得發陰風排浪無停休
蒼煙落日迴白頭憑高倚徙空悠悠城中廓略風餘古
西歷紆隅多青邱柴扉細巷韓疏豁疑是桂樹生叢幽
安得移家住此州自築茅屋臨清流與妻共織仲子屨
呼兒同飯巢父牛躬冠先生攜琴至鹿皮長者提壺游
眠臥不知春鳥亂題詩但記梧桐秋自食其力百無求
薔鱸白水樂飢渴人生何必皆公侯嗚呼此願何時酬

齊山雜詠

杳杳湖山暮蒼蒼雲樹秋坐來如畫裏返照照池州

隔浦望江天瀰瀰知近遠不見江水流但見江帆轉

渡江

大江渺無際一度一回驚元日舟行少春風白浪生眼穿浦口塔心折石頭城送者空回首悠悠南北情

人日次徐州

泗上逢人日長亭許更過春雲回白首客夢度黃河甚俗淮南異前賢沛國多至今小兒女猶唱大風歌

次欒城

久客忘留滯長歌發興賒春風飛海燕盧偷放山花馬度垂楊綏巾隨落日斜孤城復何處向暮一吹笳

甯楚珍白集虛遊燉醉翁亭

滁州刺史愛留賓江上郎官作主人後硎出雲前硎日大亭宜夏小亭春泠然坐落梅花雨何處行吟野老巾酩酊不須歸馬急夜猿幽鶴晚相親

別張譙明

楓落吳江啼鳥頻青簾白舫駐江津秋花細路開梅嶺湖口寒潮汎楚蘋瘴雨自憐鄉國異炎霜殷見鬢毛新無將輕別西園飲十八灘邊少故人

泊湖口喬文衣招遊石鏡山

揚子亭前輕作別鄱陽湖口却逢君故人不遠數千里攜手同看一片雲江上扁舟風娟娟山間明月翠紛紛石鐘虛憶東坡記濁浪排空不可聞

楊梅城

石城山谷裏臘月野花新比屋榕根老諸生布韤貧硎泉閒洗藥松路偶行人不是驚笳吹依然太古春

再送緒銘

雨餘澄火起晴煙重理行縢思黯然灘路未平人獨往繩牀無恙憶同眠春來容易添江水歸去商量掃墓田新挂布帆輕更穩東行正及順風天

送李仲雍用杜老江上看花甚韻

阜口迴江江水東江帆春雨閘春風認得花間如木筆折來猶似寶珠紅

城下送君水滿溪江亭楊柳若垂低可憐布穀春三月萬里千鄉一樣啼

楊繼經四首

繼經字傳人湖廣蘄水人

秋夜

桐葉新飄感暮蛩夜涼還起看秋容雲從破處見明月山自斷時聞碧鐘白蛤草堂湖上路紅泉石磴雨中峰何當徑躡丹梯去布韤芒鞋苦踏幾重

登石門山尋陳匪石何小鳬子雋諸同學

杖策還修垌紆嶺尚陵緬嶇嶔巖徑仄澇激露光泣翠峯既我從曲折勢難辨殊響忽鏜鞳亂流正清沔白日蘢原隱倒景翳陘晛嘗懷丹邱生自結青霞撰羽駕不

可從遂使術阡淺捬菸由獨往乘月謝徑寒雲際暝當
還落木下苔蘚

酬微密上人見寄並示刪坡

中峯蘭若舊猶與草堂依名嶽有書判空山引夢歸凍
泉苔石古晴雪藥苗肥惆悵清暉遠含淒向翠微

憶廬山

殘月疎煙起暮愁滄洲忽憶五峯遊寒生石壁雲當閣
青繞斜陽樹滿樓匹馬獨嘶花外去香泉終向寺前流
當年獨覺時多暇三嘯吟詩得自由

陸圻 二首

圻字麗京一字景宣號講山浙江錢塘人 漁洋詩話[illegible]
山武林耆宿爲西泠十子之冠晚年遠遊不歸或云在嶺南爲僧名今
龍或云隱武當爲道士數莫得而詳也洪昉思詩云君隱西泠陸講山
飄然一瓶竟忘還乘雲我從孤飛鶴來到天台雁蕩間 今世說陸麗
京行庭綱一時事親至孝母未疾禱人[illegible]之爲子卑 明詩綜詩話崇
正間文社四起執牛耳者婁江張吉士溥也歲辛巳吉士卒麗京東歸
繫酒社會拜賦五言長律一時傳鈔以爲傑作兵後貴陽長安市上其
詩文采組六朝觀方酒令觴口悉成體語猶餘冷巢荆蠻而戢相對者
志其藏也晚因史禍牽連既得釋詠[illegible]於丹霞[illegible]入武當爲道
士不知所終 紫虎臣超炳西陵十子詩選序景宣雅史論序漢湛淹
通動異以數先驅首路詩則鍾麗爲宗精采照耀要津經體不厭才多
桉講山與吳虎臣超炳吳錦雯百朋陳際叔廷會孫宇台治張祖望綱
孫沈去矜謙毛馳黃先舒丁飛濤澎虞景明黃昊晉名稱西泠十子

舟泊富春

舟泊富春渚晴江接太清嚴光前路去孫策此鄉生山
勢趨吳會濤聲撼越城銜杯殊浩蕩天地未休兵

七夕有感

萬里銀河迴素秋海天東望獨生愁黃姑鳷鵲通斜漢

碧月嬋娟滿戍樓剖核無人來阿母吹笙何路問浮邱
可憐攜手欄干處空擬還家尚黑頭

張綱孫 五首

綱孫字祖望一名丹字秦亭別號竹隱君浙江
錢塘人有西陵二子從野堂等集 今世說張祖望美鬚髯長尺餘手足
胸背皆有毫寸許夏月好袒臥大樹下視富貴若不介意性恬淡不
樂交遊好爲詩古文詞名山水深澗絕壑不憚[illegible]有以追而返
明詩綜毛馳黃云[illegible]詩輪
囷結轄想谿谷[illegible]之遺[illegible]能用
此與絕人辭林[illegible]錄不避默幽以是人皆[illegible]之波
瀾老成也其爲北行燕諸篇尤爲奇崛方之西陵諸子竄輪熟犀 十
子詩選序祖望骨格蒼勁鍊其源出於
杜陵而宋龍獨運筆有利鈍無妨老捷

贈恆實上人

尋師萬里外隨宿古招提天盡條枝北河流大夏西秦
關看雁去蜀道苦猿啼應覽名都勝津梁路不迷

山居

人生苦不足趨利無窮年孰是能居貧而終寡所牽入
山不必深且耕南村田解衣桑樹下負薪古墓間古墓
多白骨蕭蕭生寒煙及時當行遊恐爲樵牧憐
少年相娛樂洞房驕陽春流鶯徙窗樹時時顧佳人荏
苒歲已老此歡難再陳變故非一事碌碌自苦辛昔爲
蘭芷花今作車馬塵涉世多傾危不如隴畝民於今四
十載轉覺此情眞且往秦亭山臨溪以垂綸

夏日宿沈氏園

高閣響荷露曲徑幽且深新月映歸翼涼飆生夕陰檀

樂影池竹阡眠散箐林解衿酌清夜吐辭揚德音佳趣誠難忘淹留賞寸心

贈張雲士

抜劍雞鳴去相憐慷慨行余非漢文遜君果魏侯嬴且過淮陰市還依夾谷城此中遇豪傑揮涙語平生

吳百朋一首

百朋字錦雯浙江錢塘人崇正壬午舉人官南和知縣今世說吳百朋少有淑清持[illegible]行江下為文數千言立就未嘗起草居官有異政得民心坎設百姓頌者醵錢賸貴一縣嘉宗建祠祀之見[illegible]吳公云十子詩選序錦雯才思婉麗有聲教故鳴其不羈悦必發為詩歌行溫溫大國風也

送別中州劉聯璧

汴州城內水清駛汴州城外塵沙起劉生昔日美少年狐裘蒙茸苦遷徙平臺置酒舊青山梁苑揮毫何日還十畝荒蕪狐兔窟萬家雕櫳蒼苔斑朔風吹霜虎蹲踞鳥飛啞啞天欲曙浙人俱作汴人語抽身上馬汴州去

丁澎八首

澎字飛濤號藥園浙江仁和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郎中有扶荔堂集信美軒詩選今世說丁藥園與宋荔裳挺崇山嚴顯亭並稱燕臺七子名滿京師又藥園初官法曹時曾立東宮典禮者調入東省叢末容貢使王諸館陳如丁為主客持紫貂玉犀從吏人易其詩歸國咸居丙焉異與昔名跡排自縣為[illegible]集小之風　西堂雜組飛濤像質少年時為天壇之飛將於其壯也掛南宮之上相今將老矣退而嘔於西湖之上　本事詩小序藥園少去祠部少時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相抄[illegible]　[illegible]如之器有句云根無十五僥驊女教唱諸家白燕樓為一時[illegible]十子詩選序飛濤天性[illegible]不[illegible]得[illegible]

入宮芳香充體以自然標勝

野鷹來

高臺入層雲臺下多朔風野鷹翩然來奮翮霄漢中攫視翔大漠四望天濛濛仰羨青雲姿斂背羈樊籠壯哉國運傾沸鬱若轉蓬權臣弄太阿涕下長陵宮淵襄峙南服竄圖膺我躬本初小豎子公孫亦賤傭茫茫大河漢令我稱英雄

覽古

大臣持高節朋黨名不祥望之為小吏不願見霍光惟古社稷臣所志在晉匡鄭朋傾邪士陰附識不良要結連宦豎譖人復譸張至令殺太傅天子徒憂傷經術貴達變權高生怨望杜陵一男子執義何慨慷

邊城樂

胥罕成圍獵火紅健兒走馬坐當中神廟年來少征戰臂上直挽雕弧弓暮向城東射漢月蛟鬚作叢鷺頭鏃仰天直落雙飛鴻撲面驚沙馬蹄滑氍毹夜開紅錦堆駱駝晝下黃金燈蒲萄之醴酪為漿誰其侍者邯鄲倡玉顏如花不知數金翹翠袖來相將臥看旋頭擊刁斗醉時鼓筑黃沙場三十餘年守邊戍忽傳寇逼漁陽路昨日大閱朔方兵明朝復調涼州募老兵意氣為我豪腰間倒摩金錯刀黃河岸傾白骨朽陰山雪凍青天高坐上美人起歎息爭戰頻年幾回克平中漫撥箏琵琶

爲君彈作娑陀力

送王山長還楚南

地盡三巴接將歸南雍州天空一雁斷何處岳陽樓橋樹侵寒雨猿聲入慕秋鄉園正搖落有夢逐湘流

送吳祐純自永寧歸吳中

雁蕩山頭雁北飛龍湫江上秋雲稀釃酒高歌一長別山花亂落吹滿衣猿啼冥冥日未曙鼓楫東歸向何處丹楓白鷺隨我行明日江關送君去

登釣臺側尋謝皋羽墓

來尋高士墓釃酒意何深晞髮蒼松倒埋憂白日陰惟君存慨慷而我亦浮沈日暮悲風起蕭蕭江樹林

金陵宮辭

別院排當第一班魚龍百戲雜中閒臂環金粟都宣賜獨付琵琶教阿蠻

日挂扶桑虬箭催鑾輿擁上集靈臺君王自有千秋樂不勸長庚酒一杯

毛先舒 十首

先舒一名騤字馳黃浙江仁和人有東苑詩鈔蕊雲晚唱諸集 漁洋詩話余從子武林毛映黃詠西湖絕句云[illegible] 前人道過 今世說毛先舒[illegible]靜不求聞達以古學振起西陵天下士翕然稱之 十子詩選序先舒[illegible]工韻語[illegible]沈鬱[illegible]出其右[illegible]拾合小詞[illegible]

秋思吟

玉露瀼喬林金飈薦商素羅衣單以寒團扇難爲御佳人倚飛閣遷延若有遇登高情既慆望遠誰能去西日戀返暉百里見雲樹迢迢臨河子脉脉前溪渡四座中顧申微歎獨誰故飛霜零綺疏高駕寧久駐

姑蘇樂

千箱炫金綺百戲弄觚角江南無數曲但唱姑蘇樂

儂聞姑蘇城姑蘇信實殊開花自言好女兒自言姝

怨歌行

南陌提籠葉始生西堂秉杼錦旋成郎心莫是黃梅雨看過春蠶便少晴

臨平申包胥廟

桐叩山前動戰塵土人何意祀孤臣火連雲夢終興楚

淚盡章華故激秦玉座春深移碧蘚靈旗夜曳照青燐那堪兵燹秋江上松檜蕭蕭漸作薪

塘上曲

第三橋頭桃李花游絲飛燕逐輕草滿湖春水弄晴綠騎馬醉行烏帽斜

西湖竹枝詞

晴湖歷歷草萋萋水向東流日向西桃花落盡楊花落好鳥啼休苦鳥啼

偶題

巫峯巫峽天半青陽臺飛雨寒泠泠北方姝子湘水篁

南國美人雲錦屏裁書欲寄雁鴻少閲歲相思霜露變來歸願化雙白鵠比翼徘徊凌杳冥

經江淹故宅

一自風流掩碧苔霜毫無復夢花開誰知千載經行處更有狂生賦恨來

吳宮詞

蘇臺月出夜烏棲宴罷吳王醉似泥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

虞黃昊一首

黃昊字景明一字景銘浙江石門舉人今世說虞景銘十歲卽善屬文嘗擬柳州乞巧更作辭巧文識者知其遠到　十子詩選序景明妙齡弱冠一洗蕪累雅裁秀色蔚然名家五言古體尤稱獨步於騷賦七體妙得天縱匪由仰鑽

楊柳枝詞

楊花如雪撲征衣馬上征夫苦憶歸曾向曲中回首望不知眞在路傍飛

沈謙二首

謙字去矜浙江仁和人有東江集今世說沈去矜少穎慧六歲能辨四聲長篤學尤好為詩古文嘗自言著作須十定自刻庶能垂遠務以俟之子孫恐歆然所不當二分直也　明詩綜陸麗京云去矜少為詩見華亭陳給事作乃循漢魏之規擬初盛之風致其意見而不盡其聲和而不流也馳貢云去矜上溯漢魏下逮唐宋波瀾律法韻致神妙　詩話西泠十子各以格調自高去矜兼采細於六朝故情溫麗　十子詩選序去矜吟詠最勤少多豔情晚漸不拘近更一變篇體瑰異

西陵

蘇小孤墳不可尋青驄油壁悵同心花開躑躅亭臺古露冷鴛鴦浦漵深落日迴塘曾蕩槳千秋殘碣更沾襟春來長盡新松栢猶帶南朝數里陰

九日言懷

九月九日意不愜杖藜扶病登高臺盈樽綠酒此時醉舊國黃花何處開金管玉簫激瀟灑銅駝鐵鳳生莓苔望鄉不見遠山盡蕭瑟江山歸去來

陳祚明一首

祚明字嗣倩一字允倩別號稽留山人浙江仁和布衣有稽留山人集安雅堂集居諸朱詩序祚在京師與施愚山諸君子以詩學相切劘因而有燕臺七子之刻嚴給諫灝亭丁儀部飛濤陳布衣允倩皆杭人也

送葉蒼舒之荊州

送爾離亭柳色青霜崖雨雪向空舲三朝三暮黃牛峽急水哀猿不忍聽

嚴津九首

津字子問浙江餘杭人浙江通志津文敏詩文有名與兄沆御史灝有三嚴之目津又雅負領袖時賢事親至孝家中落而甘旨不闕頻所居曰陶菴日哦詩數十章

代飲

習飲若天性苗裔眞高陽世守三十年糟邱亦有疆二豎數見侵一鼓下醉鄉播遷入醒塗念故輪轉腸向夕倍感懷況乃冬夜長燈火方熒然僵臥怯匡牀遣興聊命筆一篇如數觴一語苟愜心快豈輸浮白獨醉還獨歌我與我莫逆妙

處何必傳詞場任紛劇子載俟知音遺言已糟粕
燈前援筆書人定尚弗息妻女詰所爲是豈充衣食含
笑謝閨中念汝曾未識飽煖何足云醉心踰酒力吾其
默已乎何用行胸臆汝試聽余歌此中勝耕織
靜居忽失笑笑彼劉公榮雜坐酣終日雅飲偏割情吾
每遇歡讌古人視友生或爲王安豐或爲阮步兵談戲
于其閒與劉還抗行
張顛草聖傳無徃不神寓庖丁善解牛濟生于以悟善
飲不以飲觸境皆酒趣婦歎想伯倫鄰謗疑灌孺歌豈
緣聲傳醒尤見眞素
我妒陶元亮飲酒復有詩李白百篇成斗酒爲先資我

輩鍾情事二公乃兼之吾尤據勝要高吟即清卮如或
訊尊罍掩卷酒在斯
瓢杓中膏肓就句成老癖交戰不得休調和俾通籍述
酒自淵明止酒即彭澤飲興與吟懷迭居何離析
有亭名醉翁意原不在酒逃興出高雲暢情寄山數作
詩必以詩詩趣復何有說夢癡人前酒瓶挹北斗
怒罵皆成文子古稱坡仙譬若季布流使酒亦可傳誰
言身後名不如杯酒前蘇子非善飲布也無遺編一事
入壺奧詩酒名各全吾今但解吟於酒何關然

嚴沆 一首補遺一首

沆字子餐號顥亭津之弟順治乙未進士官户
部侍郎說鈴嚴給事沆擅既且秋柳詩東風作絮一首風調淒清
如聞鴻閒角易引騷情讀之憮然　今世說顥亭姓坦易
接人處事洞然無隱情牧已濂卹退約胡隨丸列抑然如寒士平
時不至有鬱色加人即家人婦子有過從亦相知而已

寄子問家兄

關頭柳碧又三春送別詩篇久愴神相讓五湖兄是長
作隨三殿朔稱臣一官薄祿逢時拙半畝閒園乞食貧
多負仲容依躡屐可教松竹過西鄰

送龔芝麓先生使粤東 補遺

直節爭傳亞相賢投閒上苑領林泉容棲遠今回中日
去問梅花庾嶺天金殿頻嘶仙仗馬滇江正踏武溪鳶
羅浮山色軺車迴却望長安北斗懸

鄧漢儀 三十一首補遺一首

漢儀字孝威江南泰州人舉博學鴻詞以年老
授中書舍人回籍有過嶺集 分甘餘話鄧孝威嘗曰某嶺歌使氣遇情嶺句句云人馬蛋空細煙處送照濃霧界過與似杰與詞楨賞界物梅嶺桑界未足當此　揚州府志本傳漢儀淹洽通敏貫穿經史百家之言尤工詩擧爲騷雅領袖太倉吳梅村合肥龔芝麓皆與爲倡和嘗品次近代名人之詩爲詩觀前後集偽鄧力追雅音海內言詩之家咸宗之

錢塘江行

夷險寧前算鳴榔已便風魚龍汀草外吳越浪花中樹
近知江狹山迴引岸東飄搖終快意萬里一漁翁

桐廬舟進

古塔空亭樹影寬鱗鱗夕照落寒灘却將爲道桐君宅
都作叢叢畫裏看石勢巉巖森洞壑江聲款乃出櫓櫺
月明風緩舟仍進便訪嚴灘未是難

章門逢談長益約同訪徐巨源陳士業不果

章江寒色上漁蓑客裏逢君踏葉過萬里烽煙長草屬
一生魂夢客銅駝依人四海平原盡哭友空山杜宇多
我欲同尋高士宅風帆明日又牂牁

山行趣大庾

莫愁前路杳月出正東峯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過
崖星陡見近郭火偏逢更喜灘聲外層層響亂松

晚抵三水

昏黑仍前發疎星破寂寥岸明知有汛船動覺生潮海
道羣龍會山城百雉驕稍因兵舸接盜賊滅三苗

遊海珠寺登丹霞臺眺望

曉岸潮生擊汰回驚看萬水觸墩臺不知何代琳宮廢
竟作軍營鐵礮開健卒自吹橫海角瞿曇難拔戰場灰
浩蕩春浪占城遠獨有浮鷗日暮來

嶺南作

總島誰傳颶母生五羊城角暮煙晴蠻花爭傍陳隋碣
海道曾過秦漢兵百戰地埋烽火黑中宵龍抱寺燈明
無心更訪屋門事月黯榕村破帽行

詠懷

南漢山川戰血斑尚留花塢荔支灣可憐雙女降幡動
寂寞昌華輦路閒
雲暗陰岑犀甲多風吹漲海蜑船過好瞻銅鼓荒祠下
萬古人傳兩伏波
戰艦黄昏覆淺灣陰雲千載壓空山銷魂最是煙波客
陪葬君王有白鷴
刺桐花發鷓鴣啼蘭葉春生翡翠低底事風流濠畔盡
女香姑墓一時迷

張登子招集書過胡豹生感賦

別汝眞經十五年嶺南重遇百花天中間生死誰書札
此地悲歡盡酒筵萬里河山驚虜騎一時兒女對烽煙
英雄老去心情改漫盡高涼洗廟前
憶昔邦江集寶衣花閒吟好送斜暉西湖戎馬君寧見
南越衣冠事已非宦拙終緣晞髮累客貧難向戰場歸

春風嶺外聊羇跡萬事銷愁有宋碑

瀧瀼歸舟偶成

青茅春瘴逐山流細雨孤帆漾客愁聽徹猿聲江更潤
祇疑天上是韶州

曲江野望

筆峯高倚郡城樓萬古任囂殺氣浮却望衡湘衣帶接
青山無數入郴州

韶陽寓感

整冠亭畔草萋萋一曲南薰落照迷腸斷九疑山似黛
鷓鴣飛入竹間啼

萬安道中病臥至章門小泉時值清明

過嶺風花陌上狂冥冥細雨攪孤航客中人病經寒食
愁裏鶯啼入豫章垂柳軍城殘日動新煙漁浦戰雲荒
不知麥飯江村路寂寞誰來弔國殤

厲烈士招遊天寧寺塔有作

千丈浮圖未敢登佛龕聊與伴香燈十年親酌曹溪水
我亦江湖破衲僧

宿八里江

對江湖口縣此地只孤村夜色聞礮聲風聲灑水門地
防蛟穴闘人習虎崖蹲且復高眠去天涯易斷魂

過江州琵琶亭

江州遷客未歸秦紈索初開潑滿巾今日善才風調盡

蝦蟇陵下總新人

孟冬朔日遊赤壁

彈指滄桑屢變遷黃泥赤壁尚依然卽看洲渚蒼蒼出
剩有風帆片片懸隔岸樊山晴欲雨夕陽嵴冢水連天
憑誰喚起吹簫客重上蘇家載酒船

江行雜詠

江州解纜客途長三日西風過建康試問誰人鎖姑孰
青山牛渚滿斜陽
十載遊踪冷燕磯今來旅棹復將歸却憐亭子空青極
無限鵁鶄自在飛

別趙五紘

梁園深夜促開筵酒醒明朝問玉鞭莫怪青衫易憔悴
蔡州今在亂雲邊

題息夫人廟

楚宮慵掃黛眉新只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平淮西碑

雪夜功成罷鼓鼙昌黎碑版照淮西文章何意關讒妒
婦女偏能竊品題易代磨崖爭日月當年奮筆掃鯨鯢
只今蒼碣斜陽外頻見遊人駐馬蹄

過馬當山

水逆舟難上橫江更馬當飛雲盤斷壁絕壑走危檣隱

隱蛟龍伏逕逕虎兕行臨深頻自責從古戒垂堂

撒花洲

橫槊高歌月滿船東南風起焰連天極知江左人才盛
無那周郎更少年

邑巴河鎮登太乙閣（閣為故相國[illegible]公[illegible]所建）

平津賜第久荒蕪傑閣巍然瞰楚都高處銜盧天外伏
到來雲夢雨中無千家煙火猶洲渚幾葉風帆自畫圖
留是赤眉燒不到奎光深照斗牛孤

題橫江館

渡頭風雨暗芙蓉津吏停橈會此逢歷歷雲帆銜雁鷺
沈沈沙館溷魚龍運移典午人皆散日落春中樹幾重

極目故鄉東海上只今江漢自朝宗

和阮亭姑蘇懷古

旌甲喧傳檇李師空江一夕鷓鴣悲遙教石室無句踐誰美黃金鑄范蠡麋鹿草荒餘舊夢蛟龍春盡起哀絲漫誇越士歸如錦不記稱臣請妾時

白隄雨泊補遺

白隄春盡水連空吳榜斜吹柳絮風怨忽酒醒眠不得五更新雨打船篷

陶　激三十首補遺一首

激字昭萬自以生當季世故又字季江南寶應布衣有湖邊草堂舟車等集激字昭萬寶應布衣湖激所著有白亭集予爲刪定其

客演南閩中諸詩多似高岑龍標今日一作弄孔翼予悲歌有何云可請采草地猶見建安人爲時所稱又今之七言所謂激字字從曾來模字謀二人皆以布衣遊于都下初不相識予爲介之曰二君非但詩聲相當即一字字亦絕對也二君遂賦詩定交　楊州府志本傳激幼負異才究心經史兵戎發聲舉子業爲力攻詩作然吟詠自適其性卷居無一事求人惟以硯田給妻子更喜游覽足跡半天下已未以知縣薦鴻博堅辭免以逸民終

當新安吏

我生遘末造天戒猶未央連延三輔地十歲九旱蝗害氣致晦蒙妖星爲欃槍有時雨如血瘡痍見伯彊中原復凶饑行者心盡傷城郭漸蕪塞弱肉爭豺狼邊土易驕貌巾呼癸庚絲管斂且盡罔計何蒼黃守臣蹙妨危川決必有防涓涓不能遏汜濫日以長蛾賊闚西來蹤橫入幽燕詔紙下六郡大義激微昂我亦良家子叢展共一王聞詔即自誓肯復依舊鄉雄劍久持磨拂拭生輝光持此報恩去存殁惟沙場

當石壕吏

結帶事遠方六親相決絕明日疆場人今日尊酒別遠人語六親此行勿啼血丈夫急國難草莽亦臣節中宵聞點兵慷慨荷長戟落月光蔽虧流泉水嗚咽同行各有類宛馬蹄踏鐵臨敵憤欲前賊勢頗猖獗至尊日西顧屈指大獻捷嗟哉羊將狼慚事不可說前日假者至願卽受羈紲幕府爲解頤轅門盡獄悦革面未旬日仍復據其穴全楚人割居中州土崩裂王孫應嬰禍等相實寒拙悔罪獨雉經誰云是明哲我本遠戍人顧此惟

蹔切進止莫敢議吞聲駐冰雪

當新婚別

憶昔妾未字生小皆清門相逢兩無忌比舍同六親十四年及笄遂巡初畏人十五值時難風雨啼空村十六今于歸媒妁無一存前日府帖下淮南大與屯王事不敢避執殳行苦辛君行在須臾綢席難久溫君意豈獨忍奈此覆冒恩黃巢犯東都六宮如飄塵至尊尚莫保況乃俾獨身裁縑作裲襠密紉裹以純君情毋棄捐妾有雙淚痕

當垂老別

槍雲起西陲霧翳紛四塞地鉄紫溟漲天傾白日敓中

原正格闕東南括民力宰相出莞兵奔走不得息江漢恃鍵鑰犄犄虎而翼尾大莫敢制離潰徒自感帶甲十萬人秦越終異域諸藩復流虐淮泗苦單弋天子日深居優詔還示德惻聞京尹令下丞司馬擬大募勇健兒蹶張守鵝壁老夫年半百蕭髮尚黟黑沃土棄蓬蒿諸男死鋒鏑入爲飢寒併出爲豺狼倡不如事征戰橫行寄胸臆

當無家別

城南翠華去日出空啼鳥誰能昭日樹商女今已無去年封五侯冠蓋晨夕趨西園貴糸王室前舖與奴一朝大廈傾萬姓同爲魚椒廚自充塞祇爲他人須儂家臨

江淮不幸與禍俱生事苦頓盡寄命如秋荼轉戰猶未息四方正風驅潛身笠澤閒浩蕩兵舍蘆

恰犢峯

落日弄餘暉孤亭出翠微峽雲晴漸盡橋燕暮還飛地僻逢僧少春深愛蕨肥再尋松徑去須憶露沾衣

觀錢武肅王鐵券

吳越武肅王錢鏐唐昭宗乾寧四年賜鐵券其事史載頗詳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進王冊進御覽元豐乃并又進宋末亦與券沒入官閣于尼五十六年爲漁者所獲其十四世孫世珪始得之時元之一順二年撥券之失當見某共元年也明洪武二年上將封勲勞之臣下禮臣議制度遣臣吉錫等訪求五世孫尚德猶寶藏之遣使者訪其家尚德負券及五王像來詣闕下上特御朝與羣臣共觀命工倣其制永盡賜之乃還券禮遇以歸元年台州亂其二十五世孫珍負櫃匿山中乃免辛卯四月于歲台州僉以見赤方得其觀券券質以徵爲之狀樣如瓦高一尺一寸廣一尺八寸厚三分其文二十六行行廿四字計三百三十三字金塗爛然因設官謂久後半多剝蝕獨首行別字爲斷而字亦引斂刀剝去以觀刻畫之深淺者世守券八百年失而復得豈非鬼物護持之力

截又武肅忠懿二王所賜有千款冊一仮有朱襄陽朱晦菴宋金華諸題亦觀畢輒謬附錄於末云

昔在乾寧日君王尚武功藩屏茲獨重蕩滌許誰同誓感星辰上潮回日月東百蠻爭入貢犂醜盡從風鏡水波初靜彭城位轉崇秦庭來赤載周典錫彤弓食報元無忝稱名本至公大宗承丕隊前代祀猶隆列像存芳躅浮雲改故宮文章馮汗漫金鐵互昭融苗裔應難續天心自有終體宜眞俊傑原創亦英雄沙鳥橫江白碑螭覆蘚紅年年寒食後愁見六陵空

樵風涇

若耶渡邊秋思多南風北風吹白波行人來往不知處日暮山深聞棹歌

武昌道中

朝食武昌魚暮宿武昌道所思礪正平慘然對芳草駿馬要駕易烈士狗名早何如廖武陵躬耕獨懷寶

襄陽謠

銅鞮坊北柳千條樓上香唇吹玉簫銅鞮坊南更嫵媚石城梳掠楚宮腰

眞州大舶萬斛強眞州小婦紅粉香勸郎峭帆莫更急林中城郭是襄陽 補遺

新妝初成代馬嘶銀鞍錦韉白玉蹄少年問儂向何處與郎相約萬山西

所思

杲日百川靜浮雲千嶂開所思秣陵道一夜挂帆回

簡董使君

城西峴首青崔嵬風吹滿空秋色來扁舟客子不忍去盡日爛醉昭明臺古今人豪亦無數何獨羊公淚如注高陽池邊游跡稀蔓草深深沒煙霧我將乘流歸故鄉鹿門斜日何蒼黃遥呼孟皮不得起駐帆一問董襄陽

發武昌

日暮驟風生中流挂席行有懷分獨夜無物貝寒鐺灌木千章影空江萬里聲東吳何處是漂泊不勝情

陳思王墓

斜日胥高樹秋風生細塵可憐衰草地猶是建安人白屋更新主青山結故鄰童童雙檜在風雨各千春

廣武山

橫山無奇姿迤邐宛如蝮虛壘鬱相望應是後人作川流莽沙立陵陸為大壑古之英雄人於此兩寂寞

溯江

十年遵北道何意復南行歷歷故山好泱泱秋水生斷雲歸遠塢斜日上重城江海今無事傳聞欲罷兵

上灘曲

宛轉四山內一道細泉來最惜無人見春風花自開

艱難行舟遲矯首送歸鳥青天碧雲盡歷歷數峯好

浮湘

春江北流日西匿槩景割波留不得道旁赤岸今為墟霸業何人更相憶昨宵峽雨來自東巴陵遠樹煙空濛湘娥染黛幾千歲朝暮只臨明鏡中柳生井邊沒芳草依然昔日相逢道音沈響遝天茫茫愁見白波吹浩潒船旗不定南風旋寂寞一聲聞杜鵑

碧城日下光如練仙人鶴馭誰能見祝融咫尺怒飛來西樓一夜春雲變江涵夕景連翠微楚王夢覺腰支非青燐白骨有時畫戰士至今猶未歸蘭枕更發城南路草色青青膓斷處湖中欲起鯽魚風莫倍輕慨自來去黃蘆岸側黃陵下雨濕天低水交瀉靈旗晻靄往來風人間那識蒼梧野傾心奉君無二心撫絃斷絕悲人琴

相望不盡淚中血零落可如湘水深湘東更有棠遷客憔悴千年滯冤魄

寒星搖搖天上明迴環下應十二城洞陽石乳皆雲英有人餌之躡日行日邊淵旋城下水可憐蕩景春山是嶽靈南去千萬重青霞一片飛初起舊寺銷亡今幾年蝌書秘記鴻濛篇陰蟲古苔蝕不盡六丁夜護蛟龍纏蒼筤谷口雲氣鮮此中歲月容高眠

湘君曲

落日不盡江峯青天風忽來吹杳冥昔年帝子今湘靈有瑟愴然不可聽搴蘭采药駐遠汀欲往薦之空復情蒼梧幽怨何時平雲車雨馬宵自征歸兮寂寞臨洞庭

宿湓浦

江郭夜初静繫舟空復情好山猶自失纖月為誰生念昔人俱往尋聲夢不成荻花風動後憔悴欲三更

八月一日

八月一日江上歸石頭掀邊檣翠微雲霞晴色自朝暮松栢故陵今是非柳花不見酒應熟湖水忽平魚正肥年來矰弋未嘗廢此後只虞鴻雁稀

終風

空穴如輪日日開銅烏初動集霾霿一川赤浪投東去萬里黃塵直北來庭樹亂飛俱作雪嶽雲膚寸不成雷休誇宋玉雄雌論乍聽鳴條意已摧

晚坐

浮雲起何處日日聽輕雷躑躅貞成笑蒼茫獨舉杯半簷殘雨斷一道夕陽開可奈都江尹開時不肯來

故宮詞

滁水歸左氏甲申宮人年五十矣敘庭知事猶能言之自丙申得聞忽復三歲恐他日傳聞異辭聊與記之云爾

水殿風搖楊柳絲至尊朝罷獨臨池從容寫得賢臣頌便教中官賜主兒宮中稱皇太子曰主兒

慈寧宮禁老莓苔元日鸞儔法從來上下隔簾遥拜罷六龍飛御一時回嘉廟張后居慈寧宮帝入謁后各兩拜禮畢簾遙不相見也

漁洋山人選　　德州盧見曾補傳

徐延壽 以下補選一首

延壽字存永福建閩縣人有尺木堂集[illegible]

也家藏峯藏書與曹能始[illegible]道廣陵與予定交有過燕子磯詩云云[illegible]寄歲才藁麗遊余以茶梗期之後十餘年[illegible]之哭又七年以尺木集請序存永之詩[illegible]始長篇述陽秋湖塘瑣[illegible]許有介頭湖南京見有介贈存永詩[illegible]

登幔亭峯

孤峯矗雲起千仞何岩嶤峯巔平若砥滿地皆靈苗王子昔張幔曾孫宴通宵千人布瑤席萬丈駕飛橋我來訪奇跡本爲山靈邀晴雲生杖底咫尺通扶搖俯仰天地寬鶴馭安能招人間實可哀曲罷風蕭蕭

題負薪圖

曉起入深林歸來日云夕持斧伐丁丁雲重雨肩濕不與漁父言莫看仙人奕狂歌忽一聲前山暮木客

五老峯後萬松坪

濃翠侵衣冷迴環種萬松中間無別樹前面是何峯林密遠藏寺山深晚聽鐘半空雲影散青出五芙蓉

送邵肇復還鄖蜀中屯鹽

使君千騎驛霜蹄橋柱休誇駟馬題貢賦分屯田上下吟詩重過瀼東西金刀峽漢存三國銅鼓征蠻遡五溪王事不辭行役苦亂山如劍郭公啼

建州符山寺別楚黄樊山圖

共借僧寮一榻眠離家愁說兩經年斷雲古驛過樵水涼雨孤舟憶楚天千里別情芳草外五更殘夢落花前城南歌罷今消歇又見關山月上弦

新塗縣拜周公瑾墓

水畔巴邱古縣開周郎祠宇傍泉臺霸圖當日成何事才士無年實可哀荊楚干戈終古恨小喬環佩幾時來天涯孤客逢寒食特爲停舟酹一杯

暮過燕子磯

馮夷吹浪嚙山根雲樹千重暗白門鐵鎖尚聞雙燕語空江曾見六龍奔楊花綠雪行人路杜宇春風古帝魂舟艤中流頻喚酒客情難遣是黃昏

南歸渡揚子

浩浩悲歌擊楫聲瓜洲煙火聚寒城空留天塹分南北不使中原罷戰爭漂泊孤身衣有淚興亡終古水無聲檣餘雨點金焦在日見潮痕落又生

霖日過綠玉齋同克張小飲

柴門雨歇履聲聞逕草春香盡種芸綠酌花前消永晝白衣天外看浮雲三人入座無殘客終日開窗有此君芳草不堪憐遠道夢中金虎閣閒墳

法海寺訪空生上人 以下補遺

隨身瓢與笠此外更無餘懶補破衲[illegible]

廚三頓粥石榻半牀書日見禪窗下廿蕉綠漸疎

望岱

芙蓉插漢遠開屏七十曾封嶽靈未向天東恭絕頂先於雲際望真形吳門匹馬猶懸白齊野龍煙不斷青日觀峯高何處是歸鞭端欲看冷冷

陳濬一首

濬字開仲福建閩縣人列朝詩小傳陳秀才衎字磐生閩人自其父以上五世皆有集傳聞中磐生篤學好古少從學於曹能始與徐惟和徐興公游爲詩文老於場屋好談遼事刺客及將相大畧當世不用家以貧子濬亦有才名

贈李小有

落魄誰知己先生六十身行藏皆不偶名姓自相親詩卷藏僧寺琴囊貰里人可憐天下士江上獨傷春

朱爾邁三十二首

爾邁字人遠嘉徵子浙江海寧人有平山堂稾精華錄送陸冰修歸秀寄朱生詩故人朱屠在何處驚飛鴻

夷陵夜泊

天半夷陵道扁舟獨夜來城孤懸楚望月冷失秦灰戎馬青山在蓬蒿白骨開巴歌聽已矣道入嶺猿哀

黃陵廟

日夜黃陵廟灘聲轉不休流來將帝恨散作楚宫愁豆垂江石亂亡問野鷗應知明德遠猶爲禹功留

舟中晨坐夷陵作

邊馬嘶寒急霜風割面來空垂去國淚何處望鄉臺形影親孤劒波濤送一杯荒殘今更甚不必問秦灰

巫山十二峯望神女廟

東南佳氣散層霄萬仞芙蓉挂沉寥錦樹秋飛珠佩近石屏春轉玉臺遙乍疑峯袂雲凌雨却道含情暮復朝朵朵涉江花落去最憐無路報瓊瑤

涪州道中

楊柳邊樹征夫未忍攀雨過三楚戍春入五溪蠻犬馬分新歲漁樵失舊山莫彈行路曲吾道正間關

珍木歎

蕨蕤者珍木露氣溉芬芳挺立城東隅儼然君子行植自柯年代榮落竟無常想汝生植時天地當樂康人事無夭札聖主垂衣裳時和萬物遂草木揚輝光爲汝非凡蘊移根白玉堂翠羽飾幃障金輪啓明璫羅之赤墳土沃以瓊瑤漿何以娛其下游戲雙鴛鴦亦有巢其巔飛來紫鳳皇相當復相對羅列成文章一朝垂圖實驚香殊未央婁身在雕盤吹氣溢蘭房美人重華色出入綺羅叢臨風展心愫歡愛無青黃誰知霜露至人物同悽愴主人變黃土珍木徒蒼蒼蒼蒼且勿保樵豎尋斧戕狐兔穴舊根鴟梟忽翱翔榛蕪蔽白骨池館亦淪荒豈無春風迴新枝日漸長有實無人收念之摧肝腸

末子

壯夫七尺軀攀龍駕雲霧朝恩若木津日夕披桂樹偶

然汗漫遊乍向人朋住人間何鬱紆草木多積腐未了
一細微託身安且固出入朋腋間倉卒毎驚顧羽扇不
能揮綺疏恣飛渡其來寂無聲飽食翩然去烱炎營營
蠅翻為污璧汙我本餐霞人紅顏與時駐逝將凌九垓
咫尺青雲路瑣瑣爾何施嘈嘈滋人懼為此若干篇當
亦關世故

蝦蟇草

蝦蟇秉太陰託身在月蝌本是微細蟲竟為天上物如
何流毒餘根蒂邛中茁連延白玉除戎戎敗蘂實芝蘭
黍同生蓬麻固分植秋風颯然披憔悴等枯折爾獨冬
夏青向人恣嗑嚙我行蜀道難十步九躞躃相遇復相

親防爾時草竊腰鎌三磨須滋蔓從此絕

戎州夜月

夜明看似水愁殺月紛紛一片江城白飛心滿蜀雲斷
磯無復檮哀笛那堪聞最是裝簷頂長年獨見君

天池歌

將軍蘸客出城隅車馬連雲雜沓趨雕鞍綺食錦躍瑜
高張毳幕臨芙蕖芙蕖乍開光灼灼接葉披花恣攀礴
白雪飛聲天上落碧筒滌酒隨斟酌中有一人忽淚流
哀絃彈出古戎州予丑年開天地愁大西日熾姚黃留
荒茅新骨堆山邱況乃城關滿豺虎獰獰噬人相嘯聚
有田不耕屋無主流渙剩留二百戶倉箱那得分禾黍

此時珠簾碧玉階渚蘇香散空金罍紫鳳天吳顛倒裁
朱唇玉面紫塵埃荷花滿池誰共來只有飢民出九死
匍匐池頭問菱米摘來滿把廿如薺上餓高年下妻子
一家猶恐無完理且喜今朝得暫存奔走新知官府尊
朝肩薪水候轅門暮聽金鼓如雷屯彈弓羽箭驚心魂
又傳縣帖紛紛在驛站樵夫並招買應之鄰里難分灑
不應惟恐重獲罪一身三役誰能辦為此羽聲慘不和
請君且聽天池歌天池菱米生復多好待流民日夕過
池涸菱枯奈爾何

戎州作

西馬登城暮蒼涼極望開青衣天半水鳥撒痺餘山風

激邊笳裂霜危峽草斑獨攜雄劒在長嘯拂金鏢

俯江亭秋眺

五子池邊樹影稀鬱孤臺下亂雲飛仙茅莫慰飢民餔
錦石難分織女機落雁城空月皎皎打魚江靜雨霏霏
荒涼且勿圖安土猶恐君王宵旰違
風高木落遍滄洲龍馬江光抱日流北引荒荒蠻樹直
東連浛浛楚雲浮百年兵甲分天塹萬國車書阻上游
草野何人收戰骨黃沙不散鐵衣秋
特立縹緲山之亭無邊瀘水吹冥冥孤軍曾閃旌旆月
獨容誰憐鬢髮星天柱秋標滄岸白石城盡壓霧華青
三分漢業亦已久遺來出師空涕零

古洞陰崖積翠攢仙人恍惚駐雲端卽非李耳青羊肆
猶見王喬白玉棺丹竈煙花秋以暖石林冰雪夏嘗寒
夜深恐有吹簫至一倚紅顏惜羽翰

瀘陽舟次得月志喜

相依且萬里皎皎見君心假以郫筒酒因之吳會吟岸
高懸水碓江冷咽霜砧不盡蕭森意徘徊楓樹林

重次渝城望三關

昔我上三關西馬何風發草青嘶益驕高下凌出沒嶺
見雙石門峨峩接天闕虎豚一夫雄萬人豈能越可憐
戰伐移竟爲豺狼窟酒肉厭朱門風雨閉白骨亦有桃
李花開落春三月千里無人煙棲宿在林樾今我泛舟
還風波走龍窟一望去時路嚴霜被楷柮哀猿啼不休
飢鳥啄空穴天地終茫茫人事多鬱結漫拭青萍刀更
拂珊瑚玦乘時在壯年俯仰慙時哲

東青驛見梅花

萬里飄零首重迴東青古驛見寒梅若爲遠客衝風盡
那復新花特臘開鐵笛横吹江瘴斷玉峯遥挂酒船來
年年浪逐巴人俗白雪高歌醉嬾裁

望酉陽積雪

積雪望中明長空類削成寒峯開霽色萬里照孤征風
捲蠻江濶雲移瘴海平古今懐設險南服信崢嶸

苧溪歌 九解

濯纓苧溪流爲君歌白苧白苧聲烏烏出涕零如雨一解
憶昔苧溪邊游人午夜聯交横金鑿落來往鐵連錢二解
公子彈銀箏佳人理瑶琵月落苧溪寒坐待初生日三解
羅馬誰家兒雕弓金僕姑倚笑當壚人氣凌馮子都四解
少年身手强駕船如走馬晝槳朱旗杆聲援三峽下五解
闤市南京街諸將紛羅拜至今天子城不呼磨盤砦六解
磨盤砦草青草青復黄落君家氣勢雄反手王侯爵七解
勸君且停歌歌長與酒醒勸君莫洗耳耳清溪水冷八解
溪水不斷流流自石橋裏橋存人事非依舊苧溪水九解

巫山曲

巫山一何盤盤東南初日團團照我緑波增瀾盈盈彼
美雲端彼美蹇嘿無言玉窗金屋晨開乍迴舞袖驚鸞
欲捲珠簾未前似與細腰爭妍宫女如花可憐楚王午
夢未還陽臺雲雨猶懸珀枕牙牀儼然風流一散如煙
臨風寂寞朱顏與君相隔各天與君相思淚斑不及巫
山連綿霞裳霧縠煙鬟朝朝暮暮情牽參差極浦芳蘭
折得瓊枝露鮮脈脈高唐觀邊微波通辭倍難巫山之
曲字傳與懐彼美嬋娟惜此春風盛年

巫山阻風辭

一日下瞿唐兩日泊巫峽峽雲如白鹽巫雨連赤甲
三暮復三朝十行九未遂殷勤石尤風如傳神女意
神女絶代無獨立渺空翠何處問妾家燕畫成巫字

楚江舟次漫興

舟並巫山遠心依楚渚長空留雲入夢難學荔為裳峽水連愁白天風拂鬢蒼家書傳斷作惆悵説行藏

柳色章華畔猶傳舊國春風高作賦客獨倚怨嬰人朵琵留歌緩纖腰排舞漸只今雲雨散三載負東鄰

巴陵懷古

軒轅鼎成毛龍來白日飛衆凌萬壑迴徒黎烏號墜龍行直向紫微開浮雲富貴聊復爾敝屣家兒何雄哉歎息天門不相待騎鯨遂施幾人回

立春後一日居臘

驛路難為送臘頻故園誰寄隴頭春一年一度一回首

三楚三巴三歲人

舟次漫興

迢遥三楚地旅客到年年雪斷滄浪棹春荒雲杜田披裘成獨往散髮任高眠衰鳳曾多事狂歌未肯前

樊山廣燕亭

君不見樊口山頭開廣讌周郎陸弟流英盼一時鵲起駕樓船三國龍爭明組練歌梁舞館接江流錦纜珠簾映月浮對敵笑傾却月陣勞軍醉上散花洲洲前草木風雲動陣上聲名山岳重光臨東馬道華容何況兒曹殊夢夢豈知代祀忽參差纓弁長丞朝市移江北依然出蘆渚城東不復辨灰圻昨我來遊雪花白衰木亭臯

風槭槭今歸楊柳已如絲綠遍兔葵抽燕麥雄圖一往冬復春可惜流光去太頻夜深只有樊山月長照年年江上人

賦得折楊柳

巫雲傷折柳楚雨更垂楊欲綰同心結抽絲非故鄉遲迴歌扇薄搖蕩舞裙長苦憶江亭上年年枉斷腸

潯陽曲

松柏大成圍兔絲牽作帶同是九江流風潮分九派

吳之振二十六首補遺一首

之振字孟舉別號黃葉村農浙江石門人有黃葉村莊集也北湖識吳澂泉對宋詩鈔至百數十家多秘本思山集孟樂買石園曰黃葉村莊作種菜詩

按橫華綠君和吳孟舉種菜詩孟舉有黃葉山莊集西橫院奇陳誠叢流傳宜曾顏卷程石雕入家詩選行世

黃河夫

河水逆其性橫怒無安流浩汗失故道瀕洞馳犇牛黑雲捲黃沙白浪吹不休遠矚枯楊叢人煙聚一邸日暮猶乞火夜半無停舟旋溜攻崖岸盤渦長沙洲屋舍蕩蘆葦平野迷田疇崩雷擊砰磕老蛟饞膏油支祁掣鎖鑰天吳擁旌斿閃爍眩萬狀光怪騰鰍蹂金隄一朝決勢迅誠難收社長不敢慢步傳如星投文書十五通到縣復到州州官上督府當食停珍羞急騎召傲屬軼會亭遲還肩背互支倚反脣撐雙眸尻高頭拄地欲語聲薄嘆再四導之言衆諭俄啁啁或上追禹力或下咎

陽堠或陳匯蓄策或開宣洩謀或言休氣積或說榮光
浮崇朝到皆累聚訟徒嘗喉一官頒然坐高論壓羣儒
自言諸公等碌碌難與符水經不記憶河道將探搜治
病先治標去害去其尤既防非草緣泛濫淹九州宜房
既應寒酸衆誠堪憂四瀆乘殺仰與府神所觸割解陳
白馬列幣債黃球人力不足恃營放通深淵採救是為
亟外此宜何求上官然其言好煩費諮詢鳩工審面勢
岡阜雲煙平延豆數里深傑閣進重樓甃甓疊高亞棱
桷工雕鏤占日從祭祀靈風飄颺妖巫前致祝揖讓
三獻酬堂上列官吏堂下排俳優牲牢既肥腯鼓樂暢
歌謳剪綵繪旂旄鎔金製兜鍪鏤刻像舳艫檣櫓事事
周榜人倚闌權黃帽踞舵樓臺隸挈朱旛女侍彈箜篌
禮畢中再拜紙錢號松楸轟然散纍爲符檄下督郵十
戶出一夫丁役憑官抽斂鋪牢束縛筐筥盈車輈淇園
千畝竹斬伐無一留椿橛泊釘橛缺禍到薪櫵柳樹鬱
葱翠取爾枝條柔老翁髻髮禿行步半傴僂伶仃刺霜
雪猶擔土一掊不敢自怨苦寧與官府讐自從河水決
三載廢耕耰遠賈乏行貨出入徒悲愁家住黃河邊田
畝西隴頭隴頭疊石磴下築千丈溝溝水響活活濁血
浮骷髏民命不足惜飄忽如蜉蝣河伯胡不仁廟祀空
千秋水旱無刑誅豈稔書勳猷大呼兩耳塞卑視兩目
瞪對此黃河大亦知慚愧不

石竹花

內家藤紙樣新摹玉作連鉤襯紫羅新得凌霄巖石下
麝香眠處翠成窠

夏雲

朱明轉機序物象動我神憑檻舒極目遙岑接高雲掠
曳布妙髮紛郁羅輕麗奔突如飛逐低昂走羊羣奇峯
削巖石空碧開魚鱗頃刻山雨至萬象益紛紜天地忽
窈窈雷聲復殷殷雲雨翻覆間變態難具陳以此悟物
理交道安足論

寒食口占

鶯語周遭惱客眠起看花落小窗前今年病裏逢寒食
禁得廚頭一泊煙

答禹鼓峯宿尋暢樓

連綿旅事宿空題野鹿新蕉一段奇閉戶不媚今世態
閒緘徒見故人詩茶鐺蟹眼松聲急畫幅龍孫雨腳遲
烏石雲深花信早山房應發出牆枝

答西鄰次韻

閉拏小艇傍漁磯磊落襟懷與世違激激冷泉魚子瘦
蕭蕭蘆荻渡人稀鷺鷥戲水當潮立蛺蝶驚風撲面飛
不是忘情疎釣餌久看風浪漸知機

送友人歸越中

片帆來去浙西東路隔寒江煙水通紅樹已殘秋色裏

寒號應踏亂山中頭顱可贈非豪俠筋骨猶堅耐老窮
日落孤城鼙鼓急星移杓斗建奇功

象鬲

一鼎入泗水不作秦嬴瑞小篆亦奇光中有龍紋字

鐵簫

溶金當截竹中諧鸞鳳聲堅卧石房裏天鼓如雷鳴

墨竹詩

狼藉煙雲卧筆端枯枝老葉傲高寒天真到處無人識
抱向空山獨自看

送黃晦木東歸

收拾吳頭越尾硯一肩襆被返柴門山深木客通名字

日暖慈姑種子孫老屋漏添新篆跡桃花水長舊江痕
白沙翠竹縈紆處指點黃公賣酒村

飲舍山泉戲答太沖先生

箇中誰到白雲鄉湯社揶揄論短長甘讓化安居上品
半甌酪粥更奇香
讓水貪泉戀一流筆端何用占先頭塵沙變換誰爭得
老眼糢糊望九州

和鼓峯移窩

輕風細雨共徘徊拂水穿花次第來科斗篆文封硯匣
石衣懸溜濕爐灰松圍幾尺共樵采鶴阜三間没草萊
留得一池春水在莎衣夜棹酒船回

維師下第即次前韻作詩慰之

破硯巾箱久滯淹神仙三食腹曾饜平頭無力吹茶竈
睡思縈人落帽簷得失於君寧有愧身名到此復何嫌
請看風雪長安道裹馬求魚那用占

九日集飲力行堂

如此江山裏歌呼送酒船人情雖迫促好語自清妍金
橘猶如豆銀魚不論錢呼童看蟹舍已過稻花天

題如此江山圖

今年釀錢作重九相約題詩窮好醜葦公不畏雨與風
著屐衝泥從飲酒長魚斫鱠銀絲飛筍糁脫殼和青韭
黃雞紫蟹堆滿盤紅面新芻傾五斗黃子酒酣出畫圖

裝潢妙手天下無金粟箋標雙玉軸吳綾蜀錦重摩挲
開卷煙嵐驚户牖重岡疊嶂相逶迤河陽劈斧營邱樹
鬖頭細碎塡青螺山陽亭子小如笠四面闌干來曲屈
中有高人載酒過停車立馬松杉側紫衣紗帽雜黃冠
杖屨紛然雜物色卷端題字紫芝生鶴頭小篆何精明
匡廬道士山中去從此人間無姓名展卷未完來具設
雙眼如花心欲折軒窗四面秋風來階前亂舞桫欏排
江山總作煙雲觀瀾翻跋尾勞脣舌米人豈墨元人題
王孫玉樹長叢萎吾儕賦詩看畫亦不惡丁香閣內夜
半窮鵂啼

寄贈木中許楚玉

雙槳安流到草堂相逢詩酒正排場三更白墮酬新月兩日清談送夕陽露滴文無當户桂爐烧栢子隔離香茅君袖裏茶三瓣背倚孤篷遠寄將

甲辰元旦

不隨爆竹鬧兒童後飲屠蘇似老翁翻著䙝時知冷暖倒騎驢去任西東野人拜跪渾無次草舍杯盤總不工年少客過相問訊高眠且到日頭紅

乞蘭

不同杜老乞花栽擬借盆蘭伴老梅等待花餘將結子扶疎新綠送君回

懶惰休抄種樹書信天翁也得吞魚東莊若解南前訣

筆墨雕鐫總破除

以元人集易鼓峰宮盤

草獸宮盤樣亦奇殘書十冊換應宜君方棐几研朱處我正爐煙篆時紙槅透風聲細碎松棚漏日影迷離南前往返成佳話爭似松陵隱士詩

次舜黨韻送黃主一東歸

小艇初辭江上村殘書賣盡計三飧新詩能守浯翁派涼繖還留越雨痕幾盞扶頭醒午夢一聲扰頰送黃昏葳鉤赤仄渾輸却孤注還傾老瓦盆

過西錦董蔵臣不遇用前韻寄之

小村客到聚翟看幾處答箬傍水干隔岸遠山如黑黛低簷枯蔓綴黃圓平岡射雉穿籬脚淺碓鞭牛上磨盤中有幽人高枕臥白雲深鎖一泥丸

過沈孟澤村居

攜節踏葉出門去愛殺初冬景物鮮十月白楯紅面重小春紅放樹頭妍主人候客竹籬外溪水橫船社廟前相約重過留信宿雙蟄須趁稻花天

重過仙潭寺次前韻

呢喃燕子已歸南花柳文章費討探白眼無心供俗客青鞵隨興到仙潭鐘聲日午傳餘響帆影風移學小參許向溪南營斗笠石爐煨火伴瞿曇

寄懷沈石逃先生補遺

七里東園紅葉堆銅鐺折足倚莓苔黃䌷被底攤書臥白板扉邊待月來古寺踏春留好句寒燈聽雨洗茶杯相思肯發州前棹花徑山房處處開

朱彝尊二十四首補遺一首

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明太傅國祚曾孫舉博學鴻詞官檢討有曝書亭等集漁洋詩話竹垞[illegible]

京口晚眺

萬歲臺前路眞成物外居潮聲迴北固山色遶南徐古
驛車輪轉殘陽水市虛憑高思載酒琴騎射堂餘

望湖亭對月

山色匡廬近湖光彭蠡開吳鄉頻見月孤客乍登臺遠
樹霧中失浮雲川上來離心似黃鵠中道一徘徊

大孤山

兩孤去百里宛在中流半匪獨形勝殊氣亦變昏旦天
梯鬼斧開廟火神鴉散昭昭雲月輝歷歷明星爛空水
既澄鮮浮光亦陵亂飄颻御泠風怳惚度銀漢未有歸
與情空深逝者歎

大廟峽

連山何迢迢迢迢夕陽外我行曾幾時虛舟入青靄崖
傾斷車箱廟古險松檜遥見靈旗翻微風響清籟川光
與天容上下如衣帶杲杲白石明窅窅浮雲晦日夕故
鄉心山川渺吳會

將之永嘉曾侍郎餞予江上吳客韋二丈爲彈長
亭之曲并吹笛送行歌以贈韋即送其出塞

韋郎舊踪羽林籍曾向營門教吹笛不聽吳中白雪音
定呼郡下黃鬚客平原相見轉相親置酒誇君坐上賓
北海樽罍朝未罄東山絲竹夜還陳閑來坐我花閒奏
玉洞飛泉響巖溜古調多傳閤馬詞新聲似出康王校
問我東行到海壖日斜江上慘離顏遥將北雁南飛曲

催送錢塘楚客船船人擂鼓津頭泊紅葉千山富春郭
忽作邊秋出塞聲江楓岸柳紛紛落哀絃促管不堪聽
賓御聞之亦潸然拄席還移艤千瀨看山宜上謝公亭
聞君欲問雲中戍雪消飲馬長城去廣武營邊折柳時
葫蘆河上題詩處司農舊是出羣才此日征西幕府開
試向樽前歌一曲梅花飛徧李陵臺

送許箕還番山

窮陰當歲晏相送出柴關別酒難爲醉離歌不解顏藹
然元度宅閒在食其山遲爾春江上遥同朔雁還

白雀寺

竹徑何年寺松門百丈巖野雲平石磴江日冷楓杉水

落青蓮湧花飛白雀銜五湖看在望生計有雲帆

南亭

薄雲雨初霽返照南亭夕如逢秋水生我亦西歸客

西射堂

已見官梅落還聞谷鳥啼愁人芳草色緣遍射堂西

北亭

日落空水深湖迴春岸白時有看山人江南望江北

孤嶼

孤嶼題詩處中川激亂流相看風色暮未可覺輕舟

吳橋港

聞說吳橋港荷花百里開當年王內史五月棹船迴

白水漈

雲峯斷人行活活風泉落知有山桃花青春發紅萼

瞿溪

烏鶩山月落樹靜谿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

上戍渡

月露下橋烏天風靜江樹何處夜歸人歷歷沙中語

西巖

朝聞谷口猨暝宿崖上月夜久天風吹西巖桂花發

仙巖寺

咫尺仙巖寺雲峯望轉親夕陽鐘磬發猶有未歸人

積翠亭

孤亭雲木暝衆壑哀猿嘯空翠濕衣裳夕陽忽來照

桂巖

蒼蒼桂之樹樹下幽人語山中正可留惆悵王孫去

忘歸臺 補遺

連山積翠深白石空林廣落景不逢人長歌自來往

題峴山窪樽亭

醉殺烏程酒天寒不放船從教騎馬去日日峴山眠

飲吳郎宅

吳郎愛客解千齡勸引青絲挈玉缾落日兒童齊拍手過江三日幾曾醒

祁六坐上逢沈五

東陽年少沈休文五載相思兩地分今日謝家羣從在青綾障外更逢君

謁劉文成公祠

草昧經綸日英雄戰鬬年眞人淮泗起王氣斗牛躔命世生良弼卑栖役大賢一官曾簿尉千里正戈鋋記室依袁紹飛書謝魯連神膺思飽舉戚夙必高騫漢祖除秦法周王卜渭畋廟堂才不易束帛禮宜先遂有君臣契能令帷幄專南征頻克敵北伐旋摧堅王會收三統軍謀出萬全河山分帶礪冠蓋儼神仙未辟留侯穀長辭范蠡船麒麟當日畫竹帛後時編一自郎陵歿重愁歲月遷隆中猶故宅縣上少封田舊俗還祠廟清歌入管絃黃金遺像蝕鐵券幾人傳古瓦鼯鼪落荒庭檜柏圍蛛絲虛寢冪鳥跡斷碑眠想像陰符策沈吟寶劍篇前賢餘事業後死尚迍邅去去辭枌梓栖栖到海堧空林多雨雪哀角滿山川玉帳無遺術蒼生久倒懸憑留一黃石相待穀城邊

謁于忠肅公祠

昔在狼山下軍書犯近坰六師輕朔漠萬騎失雷霆土木塵長滿龍蛇歲不寧豆田沙浩浩桑谷路冥冥濟世須元老長才總四溟從容持國計指顧懋兵形瑕呂安羣議劉琨表外庭嗣王仍歷數高廟有神靈既罷金繒欵無煩白馬刑北園旋翠輦南內啓朱扃命已甘刀鑊

功眞溢鼎銘春秋隆代祀俎豆肅維馨一自軺車王難
期堠火停邊壚愁戰伐大樹日飄零碧草空祠長黃鸝
過客聽霜鐘流曉月風帆繞明星下壺誰修墓邪陽數
降庭讖還思兩帝碑欲隨江亭遠水澄湖白流雲暗[illegible]
青千年華表鶴哀怨此重經

李良年 三十四首

良年字武曾浙江秀水人舉博學鴻詞放歸有
秋錦山房集 先北鴻述方爾止事多可笑一日與李武曾書哉 借李良年先生孫吳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 人誤讀作武曾耳 精華錄謂武曾之鳳陽墓故人惆悵題楊集好句 珍瓏散水詞自注武曾嘗客公武史謂有樂府很精雅諧調最佳 試錄李十九武曾吾為古文辭作詩歌兼去余問其 故答曰吾家伯兮亦往斯長何不欲爭勝耳阿咸良年小字

吳興竹枝詞

小鳳分行花葉稀吳紗十匹巻晴機爲儂裁作春衫袖
并入東風一處飛

茭角尖尖菰葉青別郎天氣晚潮腥秋來橘柚黃如此
不見郎船返洞庭

上巳前一日汎舟橫塘走筆寄廣漢

暗水浮萍合危檣細雨侵江邊成獨往春晚最愁心歌
舞幾時散池塘空自深明朝有修禊期爾共登臨

立夏同蘋公對雨懷微之

南風生綠葉一雨下清池借問山樓客青春得幾時故
人在江浦値此定相思欲有雙魚報滄波未可期

居庸

軍都何崒嵂天作神京背設險開雄關於此劃燕代依
稀百雉走偪仄兩崖對高度浮雲難低飛鳥礙蹊更
戍南口邏卒守陰晦我來及朱夏孟月微生朏初綠不
滿巖谿遙見邊塞衆峯鬱神駿奔突勢可愛守信一夫
足騎恃此行隘如何十萬師寇至倉卒潰羽林遮道迎
貂蟬後車載攙搶黃巾烽百里燒積靄衰盛如轉轂接
眼但耕耒炎暉照蒼茫獨立發遙慨流鶯語幽谷如聞
說興廢恃險非良謀鎖鑰愼此輩

得家兄斯年曲靖寄書

炎荒五載駐雕驂風物他鄉爾最諳一簇紅藤蠻女舞
不知春色滿江南

酬別關中李天生王山史

我有數尺畫長洲文點作老屋三重茅清渠妙疏瀹隔
浦駐漁舟垂楊蔽山郭中有抱甕子蕭然守耕鑿長鑱
挂青菜紅藤倚芒屩俯仰川巖閒置身殊不惡觀者訝
似予賤予笑且諾壯年恥無成草野分所託高堂侍闈
人齒髮漸衰落種蔬以娛親此願不爲薄數載客殊方
飄若風轉蘀行藏易蹉跎恐負平生約春陽忽滿眼流
鶯到詹角關來展此圖聊用遣離索故人紛詠歌相期
在巖壑江湖滋無限苦竹青如昨田園雖荒蕪猶能供
藜藿努力副高言明當去京雒

官馬行

北方高涼多種麥麥若不登農絕食何為御種官路側
日操豚蹄祝南岡馬來且趨路中央錫我歲入如笑梁
嗟爾何恩抑何讚馬不食麥天雨粟不若持竿備驅逐
錦衣使者來如雲駿騎數忽數十群老農衣呼馬不聞
朝田青青暮荒土縣符催租急如雨田家明年祀馬祖

拜方正學先生祠四十韻

絕學吾鄉重孤忠異代存丰姿留想像瞻拜肅蘋蘩憶
昔迴天步災躔切帝閽金甌成倉卒玉葉久翻反冊府
盟何補宗城壞有原謀猷誠左計寒齒及雄藩議惜移
封寢謀同築舍殞漁陽師剸銘上谷羽飛簷江左懿親
睦師中叔敎尊絳侯馳壁壘東越走連寨歎息樓船誤

憑陵突騎喧浮雲深建業宮雨濕朝元鎖嚙江腰折沙
銜地肺吞控弦江總宅吹角謝公墩馬飲重湖臨烽投
入水渾高飛愁燕子闕道泣龍孫勸進紛天策謳吟到
朔轅袈裟終遜國衰絰豈酬恩詔紙屠胥裂綱常一字
論漂零輕十族慷慨望千門碧血凝霜瀧丹心激弟昆
燕封虛餌蠋鄉夢不歸溫佳氣鍾山改新阡幕府翻冠
裳終未忝刀鋸史何言尚想紛鉤射當時下殿奔不成
悲鮑永誼敢哭陳蕃客有平陵義文招屈子魂黃蒿歌
偪仄白日些煩冤席帽三山市輿尸百草根長時深薤
露何地剪春旛密網羅中葉新祠起斷原鄉人還伏臘
隧道幾涼喧故友墮鄰近餘輝照隔垣松移荒木末階
淨長蘭蓀仰止從遺史經過感舊村更看金作鑄重叙
石為罇歷歷桑田改紛紛赤羽屯砂礫承俎豆容涙落
覆猿羌管悽神曲哭英薦瓦盆江花落門路長對孝陵
園

自烏龍潭至臺城舊址

蕭寺僧閒晝掩扉潭南亭榭枕魚磯秋聲一帶開紅葉
涼雨終朝濕翠微淵淺尖荷依瀨落水清鸂鶒近人飛
若為更指臺城路風景他年半已非

瓦官寺

大長干北小長干上瓦官西下瓦官紅葉酒市行處有
西風作意晚來寒

前塵香象已類更禪榻低徊過客情不見長康注錢處
丹青零落土花生

赴金陵

吳檣逆春水斜月下黃牛渡江上逢寒食燈前到白門烏
啼初綻柳花發舊巡村木起鄉關夢新愁破酒尊

戲題粵風四種

流蘇裹裏逐輕霞身是神仙肯憶家卻怜開元新樂府
如何不奏朗陵花
水南才子是傾城粵女閒歌盡解名攜手木棉花下宿
至今齊唱妹同庚
榕肺沙涼（粵人謂瘠曰肺謂曰沙涼）笑壓肩秋筍晴翠袷衣邊曲終那

便雙棲去更要梹榔作聘錢
炎天花鳥不知秋青草黃茅瘴雨流獠女能為桃葉舞
魚人長在木蘭舟

自泗亭驛至南陽見荷花連亘數十里

曉過泗亭驛人煙暝荒荒榜火候明月搖櫓生夜涼客夢清若水肌體聞妙香明明華嚴界現北河中央五更柁樓轉日出見南陽紅蓮何綽約映我竹几傍櫂女忽招手隔隄沙滄浪一花開數葉的的如晨妝五里一珥織十里還瀰茫幸無凹凸繞橫放谿流長蓮子捲碧玉藕絲送微霜我聞此谿農貧乏升斗糧田荒苦難耕征秋猶倉皇種荷以為業稍能飽秕糠安得設呪水大地

皆紅芳澤此蚩蚩誤遠勝稻與粱

前題再和汪使君

我家鴛鴦湖房櫳映秋水書脫芙蓉冠髻荷笑相比女郎溪口來雙鬟紛不理青裙雪色袴橫斜坐船尾縱無色傾城解事乃堪喜我怨棹吳船中年作蕩子五見此花開迢迢隔鄉里今日魯門東為樂差可擬月桂涼風前舟行暗香裏不見采蓮人含情悵何已

退谷題秋月上人壁懷孫侍郎

高僧結趺地遠在春山中亂水沒何處只花開幾叢日殘松磴雪牆接酒旗風不共穌門嘯蒼然萬壑空

秘魔崖

山行及朝暉煙銷翠屏斂空林鐘始鳴禪刹燈猶閃屋頂出層岸山僧解指點石門淨如拭莎徑綠於染歷歷鳥還樹泠泠泉出險二龍渺何極磨礪禁苔掩獨愛數小松百歲閱孩再雖未千雲霄蒼然秀不忝靜觀了可悟浮生當自撿及此滌塵心且憩松間簟

明景泰帝陵二十韻

紫塞蒙塵日金輿返蹕難普天憂不細宗社喜重安繼體元隆準神州即舊觀維皇追始禍旋詔族中官者定非無補丹青故不刊北庭烽乍息南內月仍寒但使天親秩寧慙聖德完都人歌棣萼哀慮失猗蘭曹石謀何遽宮庭慘不歡升遐方撤几復辟已鳴鑾與廢當年事

園林異代看隧珠天壽飾山向梓宮殘黯淡蒼梧照淒涼玉露團竹猶帶夜雨櫻絕薦春盤兔雁沙長沒蛟螭匣尚蟠樵蘇來寢殿野老拜衣冠白日哭愆淨朱扉鎖鑰寬空濛流宿霧嗚咽走驚湍陰桷棲黃瓦荒榛覆綺欄豐碑遙在目拂拭感無端

玉泉山

昨看春水伏今見玉泉生煙巒為誰好登臨空復情石橋花底出沙鳥鏡中行試覓芙蓉殿松風日暮聲

馬上望鄢陵懷梁侍郎

最憶梁夫子蕭然物外心清時無根宦高寄合長林繡佛架染古書牀薜荔深三花紛可拾行樂向何岑

池荷魚娑殘壇花鳥銜積幽討非一槪森爽兩崖敞蒼狗變斯須卻顧凭几席惟餘清妙香冉冉送遊策悲虛羨門子高座彌天釋此中應可求奈何塵網迫卽事感蒼茫喟焉念今昔

聞鷓鴣

花開飛上竹枝啼飛過黃絲又冷溪蠻鳥亦知行不得行人那向夜郎西

潘耒五首

耒字次耕號稼堂江南吳江布衣舉博學鴻詞官檢討有遂初堂集（居山縣吳江潘檢討次耕貽宋劉徵山集二十卷又有灰刻顧亭林日知錄三十二卷顧亭林師也眼雪亭集藝文與乙未冬七閩布衣與潘君四人爲國寓潘耒其一罷及命也）

臥佛寺

策馬入亂山山迴夕嵐隱徐步吟松風不知僧寺近入門坐脩廊風物轉淒緊寒石青稜稜枯泉白泯泯質簹東數叢娑羅挺雙本蒼涼殿瓦頹剝落碑字損獨有旃檀像不隨劫火燼丈頗對城闕千霜臥彌穩夜梵羣品靜晨鐘衆峯殷喧寂兩無營囂塵此俱盡山行信冥搜玆地聊息軫谷神如可求吾將養元牝

退谷

蒼崖斷谷口步步入幽峭達人昔挂冠玆焉理清嘯我來及春寒頹陽閃餘耀暝色來千巖孤亭領其要側對十丈松偃蹇龍虎貌俯聽百折泉錚鏦洩幽竅老樹無早花寒岡有殘燒煙磬何泠泠霜鶴時一叫愛玆蕭爽極彌悟靜者妙與公賦天台謝客懷海嶠斯境非遐陬幾人展吟眺作達亦山人塵襟那能掉眷懷躬耕者後來誰同調

碧雲寺

香臺俯鴻濛羣山四環衛龍宮豁然開樓閣湧空際丹霞排飛甍珠樹覆硬砌崢嶸神鬼工照耀金碧氣壯觀何能爾創此自中貴不見山頭冢規模更宏麗石馬隧道陳黃腸幽戶閉丹青儼祠宇特敕與蕤祭豐碑鐫鴻文一一元宰製行人不能讀識者發歎慨中官古來有掃除職微細念其犬馬勤帷蓋斯可瘞奈何濫恩波王章壞奴隸官號借台司封上同帶礪所以畜神姦毒燄流海澨然膚未快心掩骼堪裂眥蒼涼金粟堆寢殿非昔制玆何獨巍然石門鎖松桂誰能手斧柯千秋掃氛翳

香山寺

蒼峯聚菡萏香山內爲葯解明夕陽裏蔥蒨可攬擷獨秀自天語幽討富奇蹟石鐘吼雲雷湯泉應潮汐三春俯杏海茫茫浪花白至尊昔來遊名僧此卓錫雲旂麗雕甍翠輦憑玉磶可憐劫灰餘萬事感疇昔秋風語塔鈴寒月淚銅狄壯觀不可追歲序如箭激駐馬荒陂間感此長年客

神禹蹤其人邈千載明德無時虧跋山長不改却望東
海遂麻姑披五采示我蝦蟇丸揮手遙相待隱約金銀
臺神仙隔塵霧泠風不能飛相思攬蘭蕙

越中看月

一片盤龍鏡飛來入鏡湖乍生天柱嶺直照越王都棲
影鄰烏鵲啼聲聽鷓鴣含情多越女今夜捲簾無

送朱孫尊之永嘉

揮手去東甌春江淥水流山花開未盡二月下扁舟落
日催津鼓微風引櫂謳謝公幽賞地羨爾石門游

送劉文歸宣州

湖上春風吹客還白雲遙指敬亭山君歸儻駕琴高鯉
竟往桃花潭水間

感舊集卷十五全

不借直踏寒煙裏麝香獨游亭午時萬木環周風瑟瑟
諸峯鱗次雲垂垂將士此中且自放美人何處送相思
九嶷九眞無羽翼同氣同聲嗟別離

寄答裴又

離合知久近愁思殊不禁遠鴻傳尺素何當萬黃金高
詠見懷作風生斑竹林中原有吾子流水待知音

楊　岱二首

岱字東子四川彭縣人有村山詩集

按東子夜泊綿竹云夜船將泊擣衣聲荊蕪荒草野路迷只有斷猿嚎何處孤篙林上微明燈

棧道

鳥道與天齊盤雲萬壑低層巒飛瀑下空木亂猿啼山
勢危巴郡邊聲隔隴西可憐存楚路煙雨草萋萋

送孫默還黃山

歸去成高隱送君逢暮春柴車臨驛路兒女出風塵野
水斜春碓孤猿啼向人平生應有意不止為棲眞

高　詠十九首

詠字阮懷號遺山江南宣城人舉博學鴻詞官
檢討有遺山堂若巖堂等集詠以博學鴻詞科甲久不振非顯已未詠遊山高阮懷以為耕孫子皮求楚賜以鼎甲四人同入翰林推闢有挾三月復闢四花方位揣應四人所居人以為異騎過江上雪中見樓閣壯麗市上行見婦字狼狽不敢投止入小路行不數步雪中見雪於心知其為天地冥報事行若引筆文詩書命之曰結案此案而謫作乘龍引紀之後以為樂校史官數年復當前庭必舉之引疾歸里起居如常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而竟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八日也

欵乃歌

大艑小舸爭下江中流雷鼓傾酒缸巴童黃頭棹兩槳
蠻女清歌恰一雙

臨江中秋同諸公悲力寺泛舟回遂集愚樓翫月

分體各賦

丁丁蓮漏秋宵短銀屏華燭明高館瑤席清尊坐不遲
芳洲畫檝歸何緩入密花霧香蓊濛珠簾四角垂玲瓏
桂華扶疎玉除冷菡萏扶折金塘空千家羅幕蘭鐙滅
明月正過寒江東羣峯寂寂鎖蒼翠碧漢金波光瀉地
揮杯夜醉使君樓題詩晚出城南寺美人按座氣堂堂
騏驎騕褭爭騰驤雄劍削鐔爍紫電北斗掛戶森長芒
二十五聲何太早胡牀坐嘯重傾倒朱棟華榱倚半空
鳳絲雁柱愁清曉覓裳仙子歸海宮沾衣凉露迴天風
桃笙醉臥不知處東山疊浪朝霞紅

楊青歎

長江遠隔楊青北泥深水涸蕁如織夫不耋啼山竹黃
姑惡單飛湖樹黑牽船過淺太苦愁一夫豈直萬牛力
狐濡狼疐走且僵後跲前僕喘未息忽使英雄色沮喪
轉見波濤愁偪仄北風一夜天蒼茫蓬篷雨暗燈無光
鵜鶘鳴聒屬玉喜灘頭水高五丈強買各千帆疊前浦
老夫一葉凌中央足知造物有神力須臾得喪不可量
世路艱難乃過此聽歌楊青心悲傷

題西山洪厓井

蒼山雨岸聳寒翠飛流出谷聲動地垂藤倒決波浪痕懸崖照見莓苔字細泉別出鳴幽林風篁箭筍難追尋吐吞亦具山川力進次焉知天地深下有洪井最奇絕靈湫潭潭人不識水客未就秋風雨龍何胡爲臥深黑君不見洪厓仙人去不還空山日夜閒潺湲何年洞口丹砂出更睎白髮迴衰顏

歸舟次張湖

張湖野戍連江滸蔡山冥冥吹霧雨土雉頹垣四五家苦竹編棚濕茅補長年持斧取束薪行人擊柝防豺虎火照船頭夜邏歸結喉老兵作蠻語中宵月出灘聲苦

雪不止答耦長

大雪壓扉扉不啓開扉萬事不可理匡牀危坐正冠纓非歌非哭子桑子長貧不責長卿賦長飢不索仁祖米比合梅生久不來高會談經官舍裏今朝把袖出新詩如何懷抱亦如此世上竟有似我貧爲君粲然一啓齒江乘晴雪看千山拂拭鬚眉照江水

山中苦雨示客

結屋對楓林寒生天地陰雨餘千澗急雲合萬山沈逢世無高蹈幽居滅壯心荒村人跡少爲爾一開襟

寒食過野寺作

江城望欲迷煙合四山低春列南朝寺人歸茆雨谿雜

花紅照水宿麥綠綠隄正是傷心節林鶯何處啼

送李朗仙暫歸鍾離遂入蜀

公子淮南去相憐別路賒柳絲牽客夢桂樹傍人家晴雪添江漲輕帆破浪花明年歸計早三月止三巴

白雀寺

升山秋色曉崚嶒野寺煙中策杖登石徑到門通畫舫香林過雨見疏燈巖前一葉隨風落松頂數花開古藤借問何年來白雀游人長憶六朝僧

歸舟次黃池作

江上羣山擁髻螺楚王城畔榜人歌白蘋風裏暮愁重紅藕香中秋夢多漁火夜殘收別浦水禽月出叫寒莎頻年躑躅孤舟客回首平生空逝波

江村

曲曲江村抱遠洲疎花修竹板橋秋草衣過雨懸瓜架水鳥無人上釣舟何處林泉堪避俗只應農圃得無愁貧閒吾欲謀三徑不分風塵易白頭

望閤皁山

隔江悵望好山林江雲長護仙壇陰靈禽鳴澗月初上石門落花春已深丹崖未若謝公屐白髮徒負向平心移家那得就張葛福地人傳空古今

過謝皋羽墓

許劒曾傳此地游豐碑遺蹟尚荒邱龍髯墮海三宮淚

爲鬣封山萬古愁處士宅邊寒雨夜嚴陵灘下暮江流
當年慟哭聲猶在散作西臺松檜秋

五十酌酒自歎

莫問愁如海應知酒是春年來頭早白悔作酒悲人

飛壑

懸壑下飛流明滅林端出溪路寂無人潺潺隨落日

砥室

疊石倚軒楹峻嶒蘚花白前山松雪明石上無行跡

題林徵君茂之詩帳 湯山贈

斗帳懸懸白苧裁使君親自寫詩來孤山處士今眠穩
朝日烘門嬾未開

山行

滿谷寒煙日暮平松杉十里夜猿聲仙居尚在數峯外
已覺此中非世情

梅庚十一首

庚字耦長一字子長江南宣城人康熙辛酉舉
人有天逸閣集玉笥遊草吳市吟 漁洋詩話宣城諸生梅[illegible]多才令惟耦長在[illegible]皆不[illegible]田家[illegible]風物[illegible]又落梅[illegible]西[illegible]之才[illegible]圖[illegible]江[illegible]也

聽鮑生彈琴

黃山臨戶牖三十六峯寒何日新安水遙連十八灘自
言別清境抱琴常不彈愛此玉窻靜涼風汎崇蘭花前
一揮手搗衣聞夜殘新聲閒古調知音良獨難余亦辭
家客江邊逢所歡相期隨海月一臥浮邱壇

草

絲合城邊柳青連湖上山馬蹄踏不盡一夜滿人間

待月橋

石梁橫谷口花片逐殘春風響應茶臼嵐光下葛巾幾
時鶴鵠月已照虎谿人此是棠頭路潺湲好問津

湖村阻雪同大隱

歲盡河冰合輕舟路不通窮鄉如海外古屋隱蘆中水
犢晴耕雪湖禽夜嘯風猶能共樽酒未敢怨飄蓬

題畫寄新安曹使君

夢想新安水千尋見底清遙知露冕客時有濯纓情

梅溪見落梅

背城花隝得春遲野雀銜殘恣未知聞說綠珠搖絕世
我來偏見墜樓時

次琴溪

急漲吞沙瀨飛虹架欲虛田家桑落酒風物雜相魚眞
覺仙壇近何妨人世疎未能凌絕頂立馬一踟躕

半山菴訪半公遇雨

繞籬生苦竹亂葉法幢開亭午澄潭黑連山怒雨來傳
新依紫柏易米寫蒼苔坐待清溪月臨門見釣臺

見隔溪鄰女繅絲有作

軋軋傍津樓繅車晚未收花時慵出戶燃月罷梳頭陌
上桑陰薄門前溪水流人家勤織作風土近湖州

雨過阮懷留同魯玉小飲撥悶戲成

雨絲十日尚漫漫屋角斜陽路未乾花白花紅春閉戶
舍南舍北水平灘野田黃雀披縣少山縣鰣魚入饌難
勝有貧頭陳虎骨一開笑口百壺寬

短歌遣意簡道山

文章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昔賢抱孤憤今古同憂煎男
兒墮地坎壈纏三十不鳴如喑蟬莫言富貴與神仙但
求一飽私自憐仲孺未免慚兒女來安竊恐妨高眠侏

儒笑汝飢欲死仰屋著書誰與傳

崔華　二十一首

華字不雕江南太倉人順治庚子舉人有櫻桃
軒集 漁洋詩話余以庚子為同考官得崔華王詩其賞常有句云一雨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淋水清遠淵出精淵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此例甚多 池北偶談門人崔華太倉人性孤潔寡合以諸村自為孔聽一花 居易錄太倉崔華詩清真出塵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人目為崔黃葉不得志以殁予感其詩於感舊集 按漁洋王進士苹字秋史自稱十二泉主人能詩嘗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落葉林間自著書又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漁洋亦目之為王黃葉

訪朱雲子

秋水正生岸蘆花斜對門兩人多古色九月坐楓根

宿靈隱寺

幢影依依夕磬遲入門孤鶴伴筇枝此中枕簟客初到
夜半梧桐風起時暫得一身隨坐臥可游雙檝又江湖
小明燈火留君住盡為山嵐暗倒吹

渡錢塘

帆緩如近岸江明浮遠山敲檣坐清晝薄冷出嶺閒為
愛煙路淨不知風浪艱離離隔雲樹相對悅心顏

宿山居禪院

僧語向夕久竹關燈半紅谿深石為雨夜定松亦風窮
矣竟何去杳然疎磬中相期惟好道倦馬縶楊叢

從軍

幼婦張子房夜半講三略慷慨念舊君艱辛向京索翩

翩渡鴻溝美人亦零落此意告赤松報韓不受爵

偶然

如病兼如夜陰陰未定風偶然高閣見不覺暮春中石
竹枝將碧櫻桃花似紅無心看躍馬斟酌下簾櫳

江上

蕭瑟滿江上一雁蘋際飛水氣雜漁煙微茫入清暉漁
樵如高秋生業在釣磯大魚餌不受貪餌魚不肥斷絲
棄中流石上散髮晞

吳歌

雞頭纍纍下吳江紫角棱棱添數雙又月色斜飛河不見
穿針樓側正開窗

博山無力雪晴初縱爇都梁香亦虛重錦破寒圍下摘
水仙橫在玉蟾蜍

同滇南文公尋山至湖曲

山曲百重陰迢迢獨往心層崖日遠近連谷氣高深杖
入蘆花岸衫飄橘樹林鄉關今阻絕到此異登臨

新年作

心事仍搖落年年共此樓易青江上草難林澗中愁依
舊看新歷尋常作旅遊盈虛不可問遙思黯然收

寄言夏

往年湘水別蒼梧雲悠悠前年別燕山遼水鳴啾啾今
別予成三楊花吹酒樓我又五湖去此地無人留斷琴

將病鶴終日待高秋

題嚴陵釣臺

功名莫後人雲臺已嫗媮生不能封侯何當故人儔
昔年吳市門辛苦南昌尉應為婦翁留七里光㶁翠
水習荊南公步習大司馬此時煙濛濛羊裘臥月下
影落臺千尺光連山一髮我來亦愛此不獨是狂奴

宋如意和歌

羽聲既凜冽陰飇吹大荒驅車過金臺目已無咸陽余
亦從此逝無人燕市傍

過江州有感

但得絕流去此行非我身有軍揮白羽無令不朱輪坐

失郡鄂策空塞洮水人故園花已落惆悵老風塵

宿官渡聞歌

秋至依然客微風何處歌巖荒店早落葉異鄉多此
曲竟予夜離人悲渡河與君俱失路終曉莫經過

詠曉風殘月圖

清光動樓際滴滴落寒泉缺嶺正生白斷橋將出煙寒
帷百舌曙内手五更天檢點鴉黃色花明上酒船

漫興

依然為客向長予五月披裘昔所難不信莫山清似水
許由終日落皮冠

來蕃一首

蕃字成夫浙江蕭山人有北沙集今世說來蕃負氣頴十歲試輒冠軍蘇精六書能作古篆隸八分第不輕為人寫好立名節每抑東漢人物蓋以東漢人相擬則志求本甲發蕃獨貧空敝衣弊裂所攜圖史外無燕十餘年出行書求錄表千自抱持當大雪忽憶毛姓浅遊賈益登香爐峯西顧蒼茫嘆所製八儒論詩吟哭乃歸

躑躅詞

山頭躑躅花半紅山前棠梨亦蒙茸南溪少婦蠶獨苦
桑條苦斫蓓蕾空桐花開時卷絲絲薄楊葉暗時促蠶叢
傳聞蠶與馬同種馬生蠶死理則公丁男種穀宜飼馬
剝皮割肉還無暇婦人從夫仰衣食從叢卷薄空歎息

黃始一首

始字靜御別號東吳廡客江南吳縣人分甘餘話吉詩倫吳人有句云一聲啼鳥半江月才到兩山天欲明

溪西

溪西人家欲水生孤舟常自三更行一聲啼鳥半江月纔到兩山天欲明

沈泌一首

泌字方鄰江南宣城人有𠑊羊集漁洋詩話曰沈方鄰詩有木叶集谷梅詞公府掌書記以詩名相友善一時名公卿咸與之交遊泌為人孤介寡言笑

郎景同寅降

江路緣沙岸岸通倚船幽眺思無窮數聲燦磬來秋寺一幅蒲帆挂曉風渡艇每維楊柳下人家多在荻蘆中翻令此際添清興賦就新詩賴汝同

戴移孝九首

移孝字無忝重之次子池北偶談戴移孝字無忝之第四子不娶亦有詩名見於布衣陳檢討集無忝詩序於陽羨戴無忝者嚴駿名家碧神妙詩文章清麗有雪之詞體製流宕白鳳蒼龍之筆黃陂作移自清者哀集樂府序曰健者以成趙霸依稀雜見之哀曲奏楚音彷彿鐘儀之調

石城樂宋書曰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為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此作歌故有忘憂之言 郢中石城伎女自名莫愁善歌謠古有石城樂莫愁樂乃古神仙者流非女子也 樂府石城樂宋臧質為竟陵時所作是為石城也西曲莫愁樂亦出於石城樂中云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常召入楚宮是也今漢江之西有莫愁村後人訛為盧家女為余故逃洞余既有莫愁 樂府解題云莫愁洛陽女之名莫愁又云莫愁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是以夫姓為盧莫愁也 今莫愁樂今據女兒所作也女兒有名莫愁者作十五六為秋浦詞人所敘復變不得意以存臆說為歌以自適因其所為詩傳之樂府雜曲歌辭並述於此志叙對焉

莫愁似女子何日為神仙肌體若冰雪飄飄凌淡煙神仙不可求今復在何處手持白紈扇錯圖作美女郢中妖冶女自名為莫愁采蓮石城下送歡至山頂不愁歡別離但愁儂易老不願作神仙但願顏色好朝游漢江西暮入楚王宮宮女并羅列花豔不如儂自為盧家婦周旋得阿侯生兒不若早兒大使人愁儂不名莫愁家近此湖水贈歡白團扇姓字從歡起雙槳渡桃葉隨歡望夫磯催送來秋浦夜夜聽猿啼雨落不上天瓶墜已入井還歡金錯刀割斷轆轤綆

劉漢系七首

漢系字王孫江南貴池人有江左詩集

長干行郭茂倩樂府詩集長干曲古辭一首崔國輔長干曲一首李白長干行二首則其名相沿舊矣案長干里在今江寧府城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吏民雜居故號長干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皆相屬今建康南五里有山岡間有平地庶名大小長干吳都賦注云長干是建鄴里巷名也江東謂山崗間為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吏民居之故號為干長干里是也長干之曲即樂府雜曲為之辭

越王烏喙人報仇身不死二里八十步築邑長干起長干有大市雜遝麗丹陽太平治四境江表屬孫郎長干有艇子兩槳鼓涼篷白鷺洲在西赤石磯在東長干小女兒玉腕更朱唇鐵竹牀上眠千金無由親正德官家來南門簽已上萬歲擁長干聖人次方大

青溪小姑歌金陵人有見三女子青溪上者問之曰吾為將子文妹也後神祠有加其後貴池昔仙大人以發愈因知其地祠與神也將引人為青溪小姑大人以發因知此代輕婢祠非其人若于論而辯正之因效前歌補當時遺逸之曲

蔣妹家廣陵黃姑家秋浦皆近青溪遊各使淵蛟舞阿母在貞珉髮鬅人間世朱旗縹緲中嗔儂姊與弟

張霍一首

羅宇一衡福建候官人

按韓林蘊有清亭集[illegible]

讀史

舞陽變色後無人信童子何況朱俊呂羅織疑人使童子沒宮中宮中誰坐起前後左右開無不承后旨諸王縱有心何敢與接耳天心欲祚唐大赦于其婁昂昂十歲兒從天降丹陛

林佳璣 一首

佳璣字衡者福建莆田人有東山詩集 張[illegible]村集送林衡者還[illegible]

[illegible]

過仙霞

關塞憑天險安危托武臣千山湘竹雨三月杜鵑春

凌思勤 一首

思勤字元儀江南吳縣人

憶荔枝詞

客路千峯碧天涯一樹紅數年人不見何處問山翁

欽 揖 一首

揖字遠猶江南吳縣人 [illegible]

[illegible]

送友人

落葉何翩翩飄零墮南陌故人在何處一徑通楚澤月落江水寒秋風葦花白相思不可見日暮尋行跡

潘 高 四十一首

高字孟升江南金壇人有南村集 [illegible]

六月

六月水部住門前舟楫多涼風生户牖明月好經過夜色低羣樹秋來有伐柯東鄰殊未寤問訊意如何

懷元常和雪昆季

傒與故人別湖邊逢早秋涼風吹片雨飛落城西樓平岡被溥露嘉禾既盈疇節此多所惬興懷及獻酬迴颷迅輕翼白日馳驚流芳尊今復隔獨坐懷離憂

漫興

仲春植新騎藹藹川原斜齋居適無事閒數空林鴉回首更東望漁村水一涯明日且歸去春城方落花

春日雜興

高枕柴門內經時意甚長祇緣多懶惰不是懶衣裳一夜雨來急三春花正香幾時乘興出分日醉漁莊

泥飲

溪上春未半眼邊花欲無空齋忽悶休來眠時鳴方

將與朋好搖棹越春湖又值西郊社泥飲田家廬

遣興

戴勝飛來恰楝花黃鸝滿寺亦枇杷隔溪煙溜乎深蘭別塢香傳正焙茶

陽羨山莊作寄象明

今晨值春綦晚樹葉葱蘢落花引歸思昨夢華陽東谿谿滿池月參參清夜松水南隔郊火煙際疎林鐘月落瓦屋山湖上光滐滐起來坐清旦百舌啼春風題詩寄我友樽酒何時同

寄浩山叟老人

仲春好風日幽尋意獨展札札下輕帆超超上葱蒨雲歸樵欲失水漲洲初斂曩昔慣禪侶茲遊興不淺既至語相依尓別情猶緬徘徊宿孤村婉娩愁空館心知月滿湖夢斷煙波遠還當石上期把袂清陰晚

湖上贈次翁

斜日下北埯鵁鶄歸柴門借問髯何爲依依弟與昆却怪故年時才力賈勝騫如何久別後漸然無復存寥落更何有往事那足論飲我湖上山千帆過清樽御憶青草湖鷓鴣啼初暖橈船黃陵下花發廟前村拓落少年事至今傷羈魂怱怱行遊倦息意在邱園高年燕伏臘比合呼雞豚時醉黃公壚亦倒田家盆時輩不相識從爾平生言

從山閣過雲菴精舍

乖閒安可彌經時從此心況問久臥病徘徊遂至今階徑無客到始爲苔竹侵清齋花正落旌户何嶔深既飲鐘已寂稍聽暮將沈宿鳥一聲來微雨在空林前山應不遠累此數招尋試聽煩囂外時來撫素音

漫興

郭南數里又新煙曳杖春風問酒船江上清明疎雨後楝花池館一旗偏孤帆漠漠雲天外數騎蕭蕭水驛邊可識山翁惆悵意夕陽影裏聽啼鵑

荊氏園林呈幼白

柳塘水態正逶迤隔水人家總不知竹裏初逢因話久花邊微笑自行遲即看道侶偏年少忍對風塵歎鬢絲又是孤舟前浦別單衾空館寄相思

邑西官舍傍有文杏一株幾覆一畝下有老人年踰七十言是手所植今四十餘年矣賦詩贈之

日日春風步屧新敲門投杖坐芳辰黃衫數過看花客白髮爭憐種樹人只寫詩題應第一若論酒盞直千巡朝來遺感無毫髮不枉今年九十春

寄梵川諸友

柳暗溪南路柴門第幾灣人隨春水遠鳥帶夕陽還絲過孤村雨青浮隔縣山徘徊芳草意不盡綠雲閒

感舊

驛店微茫路逶煙曉行夢醒古城邊龍門水似江南綠
入節灘頭思渺然
渭水輕風裹柳條客情無賴酒全消而今爲取當時意
可合騎驢過灞橋
少年津吏鬢成絲亭下相呵了不知空憶關門明月夜
華山西畔鶴鳴時
南山曲曲一溪斜曾有當時朱亥家西出華陰消息斷
竟無來往到天涯

宿方山草堂

水落沙依岸煙深帆在門一年黃葉雨九月江南村雲
外雁方度溪邊火欲昏疏鐘何處起幽絕不堪論

正月十三日作

朝來風日佳出門一矯首偶然會所適杖屨過鄰叟自
從入春來新句亦時有如何杯酒間早已在人口三月
三日時柳花落梅酒幾人醉夕陽好事猶能否何當具
扁舟江湖入吾手

送兩人之湖南兼懷友于

二月送君發江南春水生停棹宿京口爲我辭江城
兹行過洞庭花落聞山鷓舟輕鄂渚雲月照清湘夜
去年與令弟道別黃花時人生能幾何又與君相離
令弟貫年少於我平生厚頗君一問訊江路平安否
帆檣自北去江上桃花枝到日有清興寄我瀟湘詩

雨後寄象明

閒歲經過未徙然臥竹根北時愁水漲幾度覺潮渾芳
草初晴路桃花帶雨村何時乘興到一爲揭蓬門

雨窗同古人象明作

細雨絲絲濕淺沙嫩寒池閣客分茶雙扉不上鶯啼午
落盡城南山杏花

同象明舟過横山下

舟過横山下山前稻滿畦一年聞雁處九里斷橋西

古意

嚴由一枝節幅啞數聲蟈此計良已得世事何足數我
思鴟夷皮既與鱖菜侶復作陶朱公徒然自辛苦

跨馬塞北地百戰封一侯釣魚江南天一竿占十洲此
事孰不知大白爲我浮酣起唱銅斗此樂君知不

送王辰南之焦山

元日甫已過人日猶未來喜君跨孤艇接我林中杯月
細光欲無梅寒花始開正月倏然逝二月翩然至怪君
命短棹又向江城醉鐘殘霜氣迥月上潮生未憶我庚
寅歲風雨宿焦山舊有數題字剝落莓苔閉君行渡春
水遙岸誰相待斤雨皮樓低斜日蘆洲在陽春暮春月
家家桃李蹊江邊草正長城頭鶯亂啼一帆儻相過先
泊蒜山西

秋夜溪行

艣聲咿啞煙糢糊榜人暗語舟如鳧前行索索侵菰蒲蒲葉起倒如撐扶須臾月出光平鋪照見隔船雙黃鬚勿言水寒不上罛潑刺驚跳雪色魚喚頭誰家酒剩沽柴門燈火時疎疎此時欲寫歸莊圖怪底世上詩人無

戲題長句與辰南

前日欲來今欲還我家耕種向溪灣問君若欲留我住索詩題徧青琅玕細雨吹濕江上路陰雲遮斷城南山遮莫家山寄書未書來未許愁中有劇喜空濛風臘臘初晴一夜生新寒霜徧屋茆花映戶丹楓雜拉鳴林端山下人家稻盈擔村翁婦女菜滿籃笑我只問竹林路轉簇簇雲樹攢昨夜醉眠茅屋下清夢往往攀煙巒我今放筆為長句半拉衫袖頭脫冠筆墨所到聲索索有如隔屋聞春蠶請君藏此數百字作詩人已毛髮斑詩成夜半月沈樹門外潮落風潺潺

竹枝詞

一種沙禽一種啼鷓鴣格格洞庭西行人早到黃陵泊莎草連天日又低

雪後喜爾人自楚中歸却寄

殘臘聞君到石城野夫歡喜動柴荊莫嫌此度江南雪要映紅韁馬上行

兩載空孤社酒渾三年不打野夫門懸知青草湖邊宿也夢江南獨樹村

寒食日象明以東坡尺牘索詩答之

坡老風流五百年重陽寒食只依然梨花楊柳情何限蟠屈南村詩句邊

憶得

寒鴉縠縠雨疎疎燕麥風輕上塚魚憶得往時寒食節全家上冢泊船初

春歸

江水悠悠送晝橈東風何處不魂消春歸萬里無消息又過垂陽舊板橋

偶過

偶過前山下溪橋落澀痕殘紅棲戍柵新綠暗蠻村麥穗夫春老林陰未夕昏飢腸鳴已慣尊酒不堪論

白鷺

白鷺銜魚蓮浦下飛出花叢花亂謝一隻溪頭梳雪衣一隻徐行窺釣磯半空墮下數十隻卻散林塘高下飛人生安得如鷺閒盡日悠悠遶碧灣明朝我亦扁舟去綠樹清波杳靄閒

何之杰 三首

之杰字伯輿一字穀菴浙江蕭山人 毛西河詩話 聖祖南巡獻頌者數千人之杰獻竹枝小京京六句 聖祖行幸之公奇其生平固奏祈屋山致其詩曰 聖蹤所及見慰粹卷生平指古之力

江陵女歌

江陵女兒子慣食江陵魚祝郎好網絲不進石牛渠

上篙江水流下篙江水浮送郎上江水相椽江津頭

長干曲

載儂小艑艑載歌大航船願得合篙檣共出買渡錢

黃澂之一首

澂之字靜宜福建福州人

小桃源山居詩

枘鑿方知入世非幽尋勝踐豈全違琴清夜月留僧宿酒熟春山待客歸自製竹皮籠短髮新裁荷葉理初衣平生羞乞胡奴米椽實哉泉可療飢

黃虞稷一首

虞稷字俞邰福建晉江縣學生寓居金陵泌北倘談金陵

黃俞邰登都萬元父讓篤以諸生召入明史館食七品俸于府西之堂書[illegible]閱集[illegible]山中校讎[illegible]日東華[illegible]好句初看[illegible]九重東下[illegible]賞[illegible]七律四首[illegible]工中有[illegible]句[illegible]章友之

贈王石谷

松老鍾山廢苑空六朝遺跡散飛鴻冬晴幾日閒驢背寫出荒寒落木中

趙瀚五首

瀚字海容山東掖縣人有塊庵草[illegible]

登南岡課僮樹枯棬作

山溪當蓬門連村安其養知耕不知墾嬰飧時一生莪來儀茅廬枕流謝羈鞅循餘味菜嗜蓬作灌溉想呼僮掘泥沙既日泉涓決樹擇亦花林林端見翎約略薪土中肥瓜蔓牆隅上雜果間雜花羅列目應廣顧惟懶悅資藝植多齒荞何所事機心欲質漢陰丈

贊白楚游歸寄問

幽士不居山奄有邱壑致任生未出門九州多遠思落拓當窮途事事非人意予行豈壯游予藏若有遯滔滔江與漢千古英雄積孤舟縱沿洄浩然應湧流何處可呼黍何人還避地王粲最庸流投跡苟自利禰衡騃猖子頭顱擲兒戲負性不下人權要傍何為賦華空淋漓竟漸靈鳥智山川鬱相望雲波互蒼翠岳瀆不可遷子中必有異予實水鏡流為我一相示

成山雜詩

日落川原靜憑高見海門寒春搖暮靄樵唱入煙村月麗軒轅迴波銜島嶼徘徊瞻太白芒角爾何煩

暘谷極東至扶桑曙色先雲連三島近天入九夷偏小市魚鰕裏荒城麋鹿前七真遺跡滿何處祕元詮

西村

貧居無半畝茅屋傍西村童稚雨中往麝饜崩到門秋山凝暮色新月照溪痕時與歸樵遇徜徉笑不言

楊通睿二首

通睿字聖喻山東濟寧人翰林院侍講士聰子

筱士穗字朝徵別號島湖崇正辛未進士甲申避賊京師投井死妻[illegible]
趙孔夫人與妻楊氏祝氏[illegible]
復活孔懸絲[illegible]
[illegible]

菊花詩

疎林斜日對幽姿未便蕭然淡容思似以江湖删與想
偶於咫尺遂探奇天分孤韻宜寒序人是清流重晚枝
儻有仙蹤階傲骨詎容矜茂向朋簡
經年習靜小庭中抱甕殷勤養數叢宋序不鄰君子色
炎涼敢謝古人風秋冬之際惟難定根葉生香孰與同
幽韻自然歸獨秀疎籬貪處是天功

楊通俊二首

通俊字聖企

菊花詩

冒雨仍憐墊角巾疎英照眼豈全貧我生世晚猶依酒
道嫉文奇未媚人小立西風愁點淡卜鄰北渚尚遺蹤
終年搖落爲秋盡笛裏山陽恐似眞

憶白門

雨花煙草際孤清人澹宵涼記舊京三花江詩環是業
六朝風物弔空城金盤夜月闌宮別石馬晨霜棘路橫
再賦吳都詢杜瀨鍾山秋晚唳泉鳴

楊通久一首

通久字聖宜 漁洋前集檇人絕句[illegible]

[illegible]通久時楊聖宜年矣

菊花詩

不爲風霜競後彫偶成色相仰能延年似進胡麻飯
益智同收靈藥苗甘谷分來堪味淡故園歸去已迢消
若教秋與林和靖鶴子梅妻未寂寥

楊通似一首

通似字聖美

憶白門

楓柏江南谷暮雷依然秋色亂斜陽白門柳落餘殘壘
朱雀潮生失舊航牛女星遙兼楚越川原勢盡感陳梁
板橋路接新林浦只有澄江遶建康

任虞臣一首

虞臣字鑫山 集居補小傳

落日

落日當秋霽清光欲半天寒村歸宿鳥暝樹亂炊煙三
五明星野南東白露田出門望樵牧人語隔溪邊

錢肅潤一首

肅潤字礎日別號十峯主人江南無錫人 漁洋文略[illegible]
[illegible]

贈沈䘵生隱君 [illegible]

歷御金星又婺星南山何白北山青鹿田風雨依然在

只恐山人不忍聽

顧貞觀 二首

貞觀字華峯一字梁汾江南無錫人明吏部侍郎憲成曾孫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舍人有纑塘集震滄云貞觀幼有異才能詩工填詞少與吳江吳兆騫齊名年二十餘游京師詩名藉甚六藩滿天嶺以兩詞闋行世不歲賦稱相繼見之即日減訪名流大起按兆騫以科場事謫寧古塔寓明太傅珠之子侍御成容若為友嘗侍御輦之末卽許貞觀作金縷曲二闋以寄兆騫侍御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囑也貞觀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為期侍御許之六傳於塞遂以辛酉入關其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穀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貞觀有彈指詞三卷其里人杜雲川詔草亭姚平山廷璐序刻行世

專諸塔

倚胸交戟事誰憐埋骨猶臨大道邊結束新春見女隊蒼涼古巷姓名傳浮圖舊俗還仍漢匕首遺謀竟誤燕細飽炙魚三月味只應身寄太湖船

游溪行

溪口白雲晴不歸溪邊紅雨沾人衣老漁收罾坐釣磯人家賣酒開雙扉樓頭鯿老鱖魚肥短蓑藉草相因依欲醉不醉煙霏微去與亂鴉投落暉

秦寅保 一首

寅保字樂大江南無錫人震滄云寅保家本饒富藏書萬卷其殷繼孫彝遵邵堂諸詩社為諸子之冠優游山水以終其身

喜蔣路然至自洞庭

北地忽相見俱忘在客中衣霑震澤雨帆落洞庭風已謂越鄉別還能吳語同從來重交態歸去莫匆匆

蔣遵路 一首

遵路字路然江南無錫人震滄云遵路為人敦篤有氣骨詩如其人國初為諸生病耳聾一日棄試顧為吾學殺攪何同就生涯作詩遺吟以訓誡吾宋存焉其人欽謝而猶涌不已學使者捕兩人俱罰之遵路以無齒罷試余事乃其文得意外味不計工拙使者閱其文至人不笑之文後來領賞及案出遵路第一晚年教授自給不求於外鄉里高之

和杜工部清明

春郊遊㩗樂城東轣轆雷車響破聾北里鼓催花盡發西施葬罷雨連空那知金盌幽婚合但有雞毬上食同格格軥軥啼紫陌陰陰杜宇叫青楓鯉魚歌起江波上薤露聲悲洛水中萬恨千齡何處說一時愁絕戴盆翁

嚴泓曾 三首

泓曾字人宏一字青梧江南無錫人中允繩孫之子有青梧集精華錄嚴人宏寓碧山吟社圖留別用韻送之碧山吟社好題目逗霽林碧起聚讖韻聞門貴蒙泉君歸自邸數年興在空谷賴書滄洲趣超然慰虛並雪幼有肺疾新不勝衣與病終始體常傳行而詩才尤超加秋水芙蓉就出風塵工乎遊山水尤善人物嘗畫昭君出塞圖人爭寶之每自言得南華三昧有句云羅襦何必乘今日種樹無妨計十年震滄云泓

感遇詩

結廬面清谿水色何瑩瑩日出蕩昏霧萬象含虛明杖策有時出飛鳥繞舍鳴藥畦既云理野田亦春耕平生

愧薄劣山水怡我情積痾協幽討棄智寡所營高揖謝
時輩永言遺世榮

湖上坐嘗晚罷琴風滿樓何來扁舟子散髮乘春流坐
嘯山水間甘與麋鹿遊我方若物役動息常弗周推理
固宜爾猶罹招怨尤安得從子去逍遙滌煩憂

蒼松生陰崖宛若孤飛翼結根與地厚生幹摩天直風
雷忽萃之變怪信難測萬孔溜寒水蟲蟻共充塞山鬼
互主賓吞持傍昏黑遂無淩霄意惟應蒙荊棘鸛鶴不
復來鼯鼠晝奔匿寧知冰霜候尚賴孤高色摧朽雖久
持君子行歎息

陳維岳 二首

維岳字緯雲江南宜興人檢討維崧之弟有蠟
鳳吹簫二集 蠟屐集紅鹽詞序宜興陳其年詩餘妙天下今緯雲之作若與有過焉者也其弟緯雲續之採紅豆詞三卷今雷唱酬驟乎小雅大雅之恭而不失其倫也緯雲留滯京師久予至輒相見極談燕賭醉之樂閒行詩其年近時情狀三人者玫對黑相似也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其於京師風土人物之勝咸載集中　侯朝宗方域壯悔堂集陳緯雲文序緯雲之文騁高騫吞吐出沒如夏雲多奇如秋日山陰道上煙雲萬狀余雖欲執一體以定之不能也嘗最序緯雲之兄其年之文其年年十七今更十餘年而序緯雲之文緯雲亦年十七何陳氏之少而多奇也雖然余幸數見陳氏之少而余且老矣

清明

昨過城西試玉驄隔牆初見嶠紅花東風似我未稱意
垂柳向人無數斜寂寂官中傳蠟燭蕭蕭隄上少香車
羈游此日腸堪斷望盡江南天一涯

御橋花發漸啼鶯冷火新煙眼暗驚樂事總拋非曩日

春愁如醉是狂生幾年佳麗猶韋曲到處風光似洛城
稍喜畫堂絲竹夜雨牀鳴咽管絃清

彭始奮 三首

始奮字海翼一字中郎河南鄧州人而述子有
娛紅堂詩草 待雁錄鄧州彭中郎直上兄弟詩名滿中州天嶽高第乃名中原傳二妙故闈韻三初見帽滄東茶青山宛榮情然著名父子家本冠軍城樓而述子六人始起始奮始耀始喬始搏皆能詩號之流亡又花以名族鄧州彭氏布政使禹峯而述女適李湘為宗盍父漢公斯孫學士恆茂之子予門人也禪亦能詩而才不及始奮序其編錄集刻之京師

遊浯溪

亭午林陰合蒼蒼欲隱天草蟲荒徑外秋隼斷崖邊檻
俯瀟湘水碑殘唐宋年來遊今古內知復幾人傳

愚溪謁柳子厚祠

柳子常就溪上情尚餘祠廟枕溪聲門臨白石魚梁淺
葉墜丹楓秋水清謫宦幾人寬瘴癘名流悔不薄功名
可憐往事殊鉤黨空望雲山憶聖明

寄隴西觀察趙韞退先生

新分采邑陝西偏上奏仍屯塞下田部傍先零理作帳
道通西域雪為泉陰山控馭六千里河套因循三百年
會見殊勳陵海外那煩班固勒燕然

冒丹書 四首

丹書字青若江南如皋貢生襄之第二子有枕
煙堂集 居易錄丹書詩神韻集是予前在廣陵教洪兄弟初入塾偶摘唐律絕句五七言授之者頗幽而精如皋冒青若見而好之手鈔七律一卷攜歸泰州黃泰來刻之非完書也

同其年看池荷

幾折沿堤路相攜坐此中天連千頃碧花派一池紅欲去日將没看來意不窮江南有愁客對此憶吳宮

黄脰

愛爾獨微小相看更可憐雙飛形影附縮睡羽毛圓帶慧聲能碎含嬌語未全金籠深夜裏移就一燈前

水繪菴臺成其年諸子看月余以病不往

架屋層臺夜色收幽人乘興到林邱諸公家衆當筵合野水泯泯拂檻流獨憶春煙濃似海最憐新月上如鉤休文今夕偏多病減去腰圍臥閣愁

贈吳門蔡孟昭

六月寒江射素秋驚聞烽火剩歸舟可憐婦病誰相問遮莫孫城迴自愁羈客飄零惟有淚故人迢遞獨懷憂蒼茫何日同攜手醉指銀河挂九州

王士純一首

士純字孫肄山東新城人漁洋詩話從兄孫肄諱士純贈光祿叔祖兒初公象復之孫白皙美風姿善談笑北海弱冠與之齊有新月詩云云

閨情

乍見簾水回頭月抱肩黄如淳醉酒瘦比壓琴絃

張實居五首

實居字賓公號蕭亭山東鄒平人少保忠定公延登之孫有蕭亭詩選居易錄内兄張蕭亭家有濯園邱壑之勝今絶矣嘗有詩云桃花

年秋柳初生葉底彩禽逐好聲人在西湖山翠裏斜風細雨夜清明予刻其詩四卷　漁洋文畧蕭亭詩序蕭亭生席華歴鳴鐘列鼎其所用有一旦棄之如屣然而甘就窮約以終老豈非命之使然抑有所託而逃焉者與蕭亭古今詩凡若干首祭廟尤有神解予爲擇其最者三百餘篇別爲選集行世後世誦其詩應以知其人云

秋思

蜎蜎秋風鳴泠泠秋光澗愁思夜不眠坐看星歷歷河鼓垂九曲織女送東壁同在水一涯如何歎疎逖而我懷遠人千里遊安適殘梧繫幕砌高樓吹檐哀哀蟋蟀聲皆以助憂戚

漫興

目送飛鴻拂五絃浮雲富貴亦徒然山留桂樹堪招隱路阻桃源漫學仙午睡夢回湘竹簟曉寒題紅衍波牋風流好句思張翰但種黄花滿徑邊

階前白丁香

十載題詩苦未工幾番辜負玉玲瓏人含舊恨青山外花結新愁細雨中姑射神人原似雪中朝名士解談空杜鵑聲裏春將老濁酒蒼苔興不窮

明湖別業

田田一望碧連天臨水人家屋似船翡翠巢來花砌下慈姑生出臥牀前

微雨初晴劇可憐登樓四望碧垂天誰將一幅西川錦鋪向明湖晚照前

余綬一首

刻感舊集後序

余聞漁洋先生有感舊集一書久矣先生所著詩古文集及說部諸書先後皆已行世獨是書久而未出然嘗縱觀先生諸書所載自諸老前輩名公鉅卿外頗多隱逸窮約憔悴專壹之士而於其閒或舉其生平軼事以及談讌歌詠名章雋句每一循諷輒有秋水蒹葭蕭寥遺世之想則益思亟見其書乃求之五十餘年而卒不可得德州雅雨盧公與先君子辛卯同舉於鄉余昔假館安德每相過從商畧風雅公亦以未見是書為憾今歲夏五於歷下接公手札謂今已得是書將係以小傳付梓邀余佐成其事而余亦竊幸及見是書之得行於世也乃赴期就道及抵長蘆官舍則已徵書畾槃燦然具備矣於是徧檢漁洋諸書其有未備則參之他家撰著搜羅諮訪輯為小傳而發凡起例增減審定則公自總其成時當盛暑案牘委積應酬轇轕公五官並用猶且日不暇給稍有閒隙卽復披閱賡以繼晷揮汗援毫動逾夜分如是者兩月有餘乃得就緒公之勤於所事雖其天性然哉而於是書亦已究心不遺餘力矣吾觀一代之興類不乏殫心騷雅之士當其濡墨含毫擢搯肝腎亦各思名當時而垂後世而揚扢無人不須時而泯沒無聞者蓋往往而有是集所列諸公徒以得遇漁洋別裁撰錄擷其菁華復得公為小傳表而出之則是書之傳不獨可以衣被海內而其流風餘韻雖奕世百年之後猶可遇諸長言詠歎之閒而流連不置斯其遭遇亦似有天焉於其閒者非偶然也余今且老矣尚及從事編纂覩厥成書一釋向者聞而未見之憾且附名編末以聞於世是又余之所深幸也夫乾隆十七年中秋前十日淄川八十一歲老人張元書於長蘆官舍之廣居堂

大呼集八卷

〔清〕梁顯祖輯

清康熙刻本

古宜梁艮夫先生彙編

大呼集

本衙藏板

大呼集序

言者所以明道也古之君子懼道之不明不得已而有言言之所傳道之所載也六經四子尚已三代而

下大儒輩出莫不溯源承流考鏡得失深切著明以垂訓於後而後之學者好爲新奇逞臆說以自名其家而於古先儒之言置焉

不講是以言日益多道日益晦正學混淆異說蠭起大之倫常名教違其理微之日用飲食失其恒希聖希賢之路於是乎岐愚夫

愚婦之知能於是乎惑而道烏乎明哉能明道者不必研精覃思自剏其言以矜闢距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然則彚集群書博綜約采以先儒之言垂訓天下豈不事逸功倍勝於自創其言者乎三韓梁艮夫先生與余同官內院者七年道合而心孚判袂以來閉戶潛修毅然以明道爲己任所纂大呼集自漢唐宋元明至於

本朝名儒鉅公有志明道以維世教而正人心其格言碩論確乎不易者先生爲之博而綜焉約而采焉或節取而不嫌於畧或全擴而不病於煩或一人而前後數見則說以兼收而備或一事而彼此互析則義以各出而精要其大旨總歸於明道而已道明而世教

以維人心以正日用飲食之恒不失則倫常名教之理不違使愚夫愚婦不惑於岐途邪說則與知與能之衆無不可以希賢而希

聖然則良夫垂訓之功其於世教人心豈小補哉吾願天下之人家置大呼集一部朝夕警惕庶幾聾者皆聰於耳而不慮滛哇之相聒也

康熙甲戌孟秋下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年家眷同學弟陸棻頓首拜撰

序

葢聞習俗之沿流也中於世道人心而不可衰止聖賢之徒出而剖是非別邪正提撕而警覺焉然歷世日久往往目爲迂談甚至取其辭而不知其意即或

解其意之所在而不能用力以體之直無濟耳更有騎墻者流口誦聖賢之經不免依違遷就溺於末俗之所爲而寡聞淺識之士爲其所惑靡不附影而隨聲譬之終日睡夢恍惚不醒暗

室一燈何時復朗余曰是無人焉大呼之故至此梁艮夫先生見及此矣先生系出華閥弱冠登朝其歷仕功績歷歷在人耳目間邇來優游林下講道論學確有所得於是上自漢唐下至

近代輯其切實要語勒成一編公諸同好可謂能讀書者矣夫天下讀書人葢不少也然兀坐一室不過呫嗶咿唔剽竊聲譽以爲有得而已其於道學何如哉古之讀書者實踐躬行見諸

時有其用垂諸後有其言寧徒以文采取悅當世爲也余閱先生大呼集及其凡例綜旨誠可謂能讀書者矣抑聞之道學貴辨眞假眞則據精髓而會其原假則竊規模而昧其意今覽集

中所載破流俗之見開人心之覺悟微言奥旨厥有眞傳炳如日星流如江海非蓄積數十年者未易辨此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於性理諸書勅令繙譯咸使曉解先生大呼集乃應運而出殆與

興朝文教有相發明苟披閱者不徒以爲紙上空言而身體力行之扶世道正人心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旹

康熙壬申孟春秀水沈廷文拜撰

序

先生嘗爲靜中吟以闡道矣又懼夫邪之足以亂正也而有雜著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猶慮其言之無徵也爰復爲大呼集是集也先生借諸君子之言以伸一已之見固不專於闢邪而闢邪其大旨也天下學術有正有邪邪之勿闢正於何存故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楊墨者蓋其邪者也顧楊墨邪矣而天下古今之入於邪者又豈止楊墨而已哉儒者誠有志孔子之道則爲楊墨之

邪者闢之卽不爲楊墨之邪而其邪或類乎楊墨甚且過於楊墨者亦必盡舉而闢之此諸君子所以不能已於有言而先生之樂爲稱述之也襄受而讀之蓋自老佛陰陽家以及村豎里媪之談一切迂怪不經之語悉與剖決淨掃塵翳洵醒迷之霹靂清夢之晨鐘也而命以大呼蓋取諸孚號之義云爾先生之心良迫矣然而先生之爲此甚不易矣始時聚百十人之著作千百卷之簡編耳受心裁反覆參訂精之又精約之又約而後

從數十八中輯成八卷刻竣後復屬加刪補故先後印本多所不同此其研精覃思以啟牖人心爲何如而向非見道分明如立堂下以辨堂上人之曲直又豈能如是之審確哉抑褱更有說焉自明及今之論姚江者率云陽儒陰釋竊謂此可以指象山未可以加姚江也象山學於僧宗杲之徒得光受修鍊精神之秘術而駕言先立乎其大以附於儒誠似有故爲陰陽之意至於姚江之致良知儒家從未有此三字之文而其自爲訓詁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佛氏開此方便即我之致良知又曰我之致良知即佛氏之常惺惺姚江之直白承認無所掩覆明矣而論者概以陽儒陰釋與象山之改頭換面同類而譏之不亦近於誣乎請以臆見補諸君子所未及且質我先生而求裁定焉先生刻是集褱向已爲之序矣而未能悉達其意故易此數言附諸簡末云

臺山後學閻褱孫七氏拜題

凡例

一余病目疾。謝客靜坐。二十餘年。匪卷帙無以娛也。而繙閱爲艱。幸子弟輩讀書。良友數人來往。家有藏書。更迭朗誦。余傾耳以聽。冥心靜索。若有所見。取其所尊。彙成一集。名曰大呼。蓋恐間時昏惑。或有怠荒。檢此一呼。庶幾來復。敢曰呼人乎哉。

一名賢著述。隨所聽聞。有得於心。即錄諸册。不拘後先之序。不爲門類之分。蓋紀者錯雜而互陳。則閱者鼓舞而不倦。如遊者之於目也。若覽而窮。隨者雲起。自興味悠然矣。

一是集所採。如周程張朱。則以某子稱。其餘有諱者以諡稱。有號者以號稱。若諡與號無考。竟以諱稱。至姓名不傳。僅存其書。又以書稱。蓋書籍綦多。率難一律也。

一平日師傳心授。向慕而服膺者。惟有程朱而已。數十年來。潛搜苦索。博參互考。信孔孟之心傳。眞無有踰于程朱者也。故集中網羅古今。而一準之以程朱之義。不敢失所依歸焉耳。

一規言箴論。累帙連篇。古人之言。無非金玉。然余不暇述也。所述者大抵事居疑似之間。理在毫芒之際。聖狂出入之關。人鬼分途之要。則細辨而詳述之。吾人有志理學。欲析之於幾微。直窮其底奧。窺聖域而見天心。則斯集亦一葦之航也。

一集成八卷。記載幾何。以管窺天。掛一漏萬。曷敢問於海內大君子也。然牽一髮而頭爲動。舉一隅而三可反。因類相推。即斯稱猶躬行[illegible][illegible]事。繁多爲乎。

一是集所聞之書。歷有千卷萬帙。百家叢收。理學爲本。談言微中。輓近之議可珍。設論偶乖。古昔之言。奚取。蓋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夫婦之際。尽要了然於心。便可爲訓於世。不然者。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夫子固明以教我矣。

一集中所載。爲辨邪正、明是非、別眞僞、析疑義、釋妖妄、破積習而設。而亦有不盡於此者。蓋余爲

此書大抵為人心起見。為斯道起見也。苟有關發人心。闡明斯道。金石兼求。參苓並用。類為頂門之針。不是單方之效。

一余究心此事。歷二十餘年。或偶觸一事。懸想空摹。徹晝徹夜。至廢寢食。忽然有得。恍乎如見。而質諸古人。契如符券。則錄之。或偶讀一書。將信若疑。翻閱諸家。互相參較。善多從衆。快然於心。雖老嫗童子。可共解說。則錄之。蓋日月山川之外。別無天地之奇情。綱常倫紀之中。已畢聖賢之大用。行之有效。方是眞傳。口不可言。即筆此事也。

一華詞藻語。名之府也。即學之害也。所以自宋儒以來。義取乎達。不為艷麗。凡欲人之措諸實行也。余為此集。凡古文之駢麗皆不錄。即前賢之吟咏亦不載。亦有望於人之措諸實行耳。諸所剟記。皆據刊本中一一摘取。若其人之生平行誼。余固未遑詳也。

一前人之言。後人奉為模楷。如妄行更改。難免無忌憚之譏。是集所載。無論漢宋大儒。即出自近代。亦未敢輕易字句。惟意思重複。詞氣冗長者。間行節取。蓋博採謨猷。不異釀花作蜜。去茲浮泛。如同集腋為裘。識者當不以割裂為嫌耳。

梁顒祖艮夫氏識

大呼集卷之一

古宣梁顯祖艮夫氏彙編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程子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朱子曰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切要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張子曰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方正學曰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

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何道耶以聖人之智磨七十子之偉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巳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

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舉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之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薛文清公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呂新吾曰聖人垂世則爲持衡之言救世則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可以示極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矯枉而不善讀書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訓亂道也夫誣聖也夫

周子曰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朱子曰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

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

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胡敬齋曰今人屛絕思慮以爲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眞西山曰神仙之說自齊威王燕昭王始至秦皇漢武熾焉皆方士爲之也谷永之論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楊雄氏曰或問人言仙

者有諸曰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

李樂菴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因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張南軒曰溫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

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假者絕裾之事也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且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寔太眞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眞獨忍於此乎若琨已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來豈無他人太眞念母獨不能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傲倖投富貴之

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眞不來江左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眞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肩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干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

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眞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爲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眞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有憾矣

李延平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胷襟流出非從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嘗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許魯齋曰說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禍孽之命是天之所賦盡力行去至於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委之於天而已當其可爲而爲於其不可爲而止不必問今歲如何明歲如何假令今歲命快或無可爲之事當如何

董仲舒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眞尊孔氏矣

呂新吾曰發憤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斷

楊龜山曰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宋景濂曰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以誠感天寧有不應之者乎

丘瓊山曰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葢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理況五六哉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太乙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薇並列至其所爲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尙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子周

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

胡氏曰禱之爲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爾然君子不自爲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

陳白沙曰狄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

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
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
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景公疥且瘧朞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
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
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以
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
說於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
公曰晏子如何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

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人物
之天地由不得天地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
於無涯㫺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澌盡天地亦無
如之何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
而怨之
薛文清公曰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
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
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
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

工而自工因知凡作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方正學曰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
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敎民之通
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貪冀
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
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
也後世闇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
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擗踊而於鐘磬鐃鈸
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猶於山

廟有主祭之禮於家不於墓也墓也者親之體
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
之禮非祭也近代所爲祭者或降於墟墓而略
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
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
莫怪子嘗適野見車馬蔽道士女盈盈於墟墓
之間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未嘗不嘉
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歎夫古禮之泯
胡敬齋曰學一差便入異敎其誤認聖賢之意者

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眞淸淨無爲矣此言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眞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眞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顚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謝廷芳曰卜筮之說尚矣予但嫉夫今之卜筮者誣罔百端與古相戾無足取信如占疾苟能斷其安危決其吉凶可也今曰某神禍之某鬼祟之禱則生否則死吁何其卦爻之間灼見鬼神如是耶其宅妖妄大率類此予之所以不信者此也非謂無蓍龜之靈也

蘇老泉曰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之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玄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

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跡則其生子亦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弃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悟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曾月川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道一章書亦孟子拔本塞源之論帝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者況後世乎邪誕妖妄之徒索隱行怪欺世盜

名之所作不曰經則曰書者又可信耶適足以戕人之心壞人之性導人之惡滋人之迷而已故朱子詩曰誰截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賈長沙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欲知大體非秉禮以爲教其孰能從之

范仲淹在杭州子弟請乘閒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不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丘瓊山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以神怪之興皆於衰亂之世然必在上之人有以惑亂其心而與非鬼之祭以求無妄之福然後下之人從而應之謂福可以禱而得禍可以祈而

免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徇異端之所爲由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微蚩蚩蠢蠢之民心無所主而邪僞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亂之脅之以禍害誘之以福利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制爲祭祀之禮秩乎其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經典所載一切革去凡夫世之所謂扶鸞降神追魂攝魄等術不

許士民習學崇奉邇者治以重罪是亦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端也

程伊川曰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羅整菴曰書有[illegible]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者不勝其多亦嘗略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云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衡決真妄不分真誑邪遁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矣

朱子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胡敬齋曰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爲善荀子在情慾上看故以性爲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楊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

兼本原氣稟而言斯爲明備
陳清瀾曰義理所以主宰乎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義理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司馬温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人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味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

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盧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

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買田營墓而葬之乎破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呂新吾曰人心喜則志氣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冲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安得

不壽故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即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功夫幾諫積誠耐煩留意委曲方略自有圓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邵子曰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

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亦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亦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於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雖

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且見於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爲象所害孔子不爲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爲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可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事苟免蓋不至於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于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子蒯聵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

子不以柴之來爲非則知由之死者爲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犬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爲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也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

鄒氏曰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愈果以周公之請愚不敢知修短自然未可以請代免也抑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啓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天何心未必爲金縢風雷也武王無周公之請亦未必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

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仁孝誠敬推曰盡其心至於受命如獨莫之致而至命也夫

呂東萊曰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謂之日燦然徧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漲然際空者謂之海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者習也焄蒿悽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祲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非懼其惑衆也本無怪之可語也

唐荆川曰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操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憑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人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脈以寧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故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歯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歙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遠也而謂旣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

朱子曰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

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
或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程子曰有
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
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
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
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
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
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
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

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
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
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値大聖見及問人曰
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使只此可驗
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
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値城火定遂
使兵士舁僧迦辟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迦
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
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

做事待何時耶惜乎定識不至此
眞西山曰夢之理最爲精微周禮占夢有所謂正
夢者有所謂思夢者念有正邪故夢亦有正邪
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
者也聖人所存者誠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
亂或見世間所無之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
吳娃而實得吳娃漢武帝夢木人而宮中果有
所埋之木人梁武帝夢河北諸侯來朝而侯景
果至此三人者皆因夢而召亂雖實有其人實

有其事然趙武靈王溺於女寵漢武帝惑於鬼
神梁武帝志於土疆其心不正故其夢隨之此
亦思夢之不正者也
莊定山曰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擧之
學其害甚於佛老者人豈知哉爲我兼愛寂滅
虛無固見闢矣至於冨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
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
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
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

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說。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其題立其新說。其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葬。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內。果有此乎。

程子曰。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

無如變夏為冬。降霜雪。必無此理。

王仲任曰。世俗信禍祟。以為人之疾病死亡。被罪戮辱。皆有所犯。起工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至於死亡。如實論之。皆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為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指以為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智愚賢不肖。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要非聖人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以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罹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

或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朱子曰。子之於祖先。

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功德在人。人自

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畱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羅整菴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石堂陳氏曰自古文人如宋玉相如楊雄班固陸機駱賓王張說劉禹錫栁宗元諸人與近世蘇氏之徒皆輕儇淺薄浮華妄誕且復矜其才慧傲睨人物荒淫不道往往爲之夫沉身之禍猶輕敗俗之罪尤大故程氏之門以高才能文章爲人之不幸使讀書而不知道豈爲臣下者所宜尊尚哉

楊升菴曰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蠢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劉孔昭曰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仇以怨稱逢禍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稱者不必盡凶而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蟢子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鵲者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蟢者未必有喜夢鵲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

丘瓊山曰追薦之說惟浮屠氏有之而近世黃冠師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亦效而爲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温公書儀只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爲此者蓋以禮教不明於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以爲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爲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飢寒患難尚有所不卹況其既死又肯捐其財超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太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爲之耳若

夫所謂士大夫及士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爲者然念其祖父以來世襲爲此而凡其親族姻戚鄉隣之家無不如此者而我何人一旦乃敢不爲既恐他人議己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譏己之吝財費也中有特見之士敎然欲爲然當親死之時五內分裂其禮散見於經傳之中無有定說平時失於講究一旦臨事欲行從何措手欲資之人一時無有所謂稽古知禮者苟直情而徑行則又反不如二敎之有據依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也彼佛之言止說天堂地獄歸向之者可以免苦而卽樂未有所謂科儀也科儀之作蓋我中國之人竊我儒之土苴乘其隙而用之以攫民財吾儒之不覺也方且作爲言語文字以攻擊其非而不知吾禮之柄爲彼所竊弄是以攻之非不力而卒莫知之何也已

薛文淸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呂新吾曰太和之氣雖肅徹於四時然炎徼以南常熱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暄煥而無一毫寒涼之氣者惟是五月半後八月半前九十日耳中間亦有夜用綿袷時至七月而暑已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猶未脫綿穀雨以後始得斷霜四月已夏猶謂清和大都慶肅之氣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生意乃生育長養亦專在于暄煥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沖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匱惠易

舞威中之惠鼓舞人群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
産相鄭鑄刑書誅强宗伍田疇褚衣冠及誦子
太叔猶有莫如猛之言可不爲嚴乎乃孔子之
許子産也則曰惠人也他日又曰子産衆人之
母孔子之爲政可考矣彼呫呫煦煦尚姑息以
養民之惡卒至糜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
縱恣善良呑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以
寬爲本未嘗以寬爲政嚴也者所以成其寬也
故懷寬心不在任寬政是以𠍧主殺臣慈母殺
子

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
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
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
先說與在某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
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
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
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
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此䓁

極善

陳北溪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
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氣脈相爲感
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擧而聖人
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
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
繼而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
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
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絶晉以牛睿絶
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
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
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
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
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
子爲後以姓離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
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
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
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朱子曰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
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
學俗學之別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
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首
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
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此火遂息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
無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事有
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
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
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
信

大呼集卷之二

古宜梁顥祖良夫氏蒐編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呂新吾曰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已任以檢身約已爲先圖是以生不爲世間贅疣之物死不爲幽冥浮蕩之鬼乃西晉王衍輩一出視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玄語爲得聖之清以滅禮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于山水之間爲高人以啣杯于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尙虛無不止亾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情慢放肆之風追原亂本蓋開釁於莊列而基惡於巢由也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敎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欠缺柰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人則前後際斷恁地現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不知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

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陳北溪似學之辨曰或曰今世所謂科擧之學與聖賢之學何如曰似學而非學也同是經也同是子史也而爲科擧者讀之徒涉獵皮膚以爲綴緝時文之用而未嘗及其中之蘊止求影像髣髴畧畧通解可以達吾之詞則已而未嘗求爲眞是眞非之識窮日夜旁搜博覽吟哦記憶惟鋪排駢儷無根之是習而未嘗有一言及理義之實自垂髫至白首一惟虛名之是計而未嘗有一念關身心之切蓋其徒知擧于踐遷之爲美而不知聖門堂宇高明廣大之爲可樂徒知取青紫伎倆之爲美而不知潛心大業趣味無窮之爲可嗜天命民彝大經大法人生日用所當然而不容闕者悉置之度外不稍接心目一或叩及之則解頤而莫喻於脩已治人齊家治國之道未嘗試一講明其梗概及一旦躡高科躡要津當任天下國家之責而其中枵然無片字之可施不過直行已意之私而已若是者

雖萬卷塡胸錦心繡口號曰冨學何足以爲學峩冠博帶文雅醞藉號曰名儒何足以爲儒假若胸臆歐蘇才氣韓柳謂之未曾讀書亦可也然則科擧之學視聖賢之學正猶枘鑿之相反而不足以相通歟曰科擧程度固有害乎聖賢之旨而聖賢學問未嘗有妨科擧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而有司明眼者得之卽爲國家有用之器非止一名一第而已也况其器局高宏功力至到造道成德之大全者所謂伊傅周召王佐規模具焉倘遇明王聖帝雲龍風虎之會則直探諸囊而措之與斯人同躋至道之域又斯世之所不能舍也但時王立科目之法專指三日之文爲名而素行不與在學者讀書而言則以聖師孔子爲祖者也吾夫子平日之所以敎群弟子之所以學淵源節目昭昭方冊

固有定法正學者所當終身鑽仰斃而後已非可隨人遷變者刱自聖朝列祖以至今日已有尊崇之道而判蜀江浙閩廣及中都之人復多以此爲習尙則亦此理在萬世不容泯沒其輕重緩急固有辨也或曰生斯世也非能絕意於斯世而舍彼就此也曰時王之法何可舍也假使孔孟復生于今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則亦不過以吾之學應之而已焉能爲吾之累也然則抱天地之性負萬物之靈而貴爲斯人者盍亦審其輕重緩急而無甘於自暴自棄也哉

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埋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地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訓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

顏之推曰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谷永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野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

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王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第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

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或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程子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

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功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足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强不得

方正學曰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別之唯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

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
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
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儒
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
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
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
依與黜罰其親何異而尤以儒稱不亦妄乎

朱

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
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

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身
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
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
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
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

程

子曰神與性原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禪
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王

仲任曰書言吳主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
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

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
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
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猛勇不過子路彭越
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
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
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人若恨恚
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
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
爲濤不止欲何求索

司馬溫公曰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
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
久矣惟其性之僻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
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古之
日月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
古之性情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
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
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
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

於衆人矣。得無所道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

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楊龜山曰。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爲說。左傳曾道來。後人得以藉口者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卜年。天

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爲。無不載者。若鼎之爲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纂之。載者何也。鼎。鑄於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爲備。如丘明之說。畧無毫髮相類。而况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爲也。

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方正學曰。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招。山崩川竭。雖爲可畏。變庸賢逅。尤爲可懼。牝晨瓶乳。人以爲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

北牕瑣錄曰。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心術。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孟熙曰。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叅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纊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濃。

薛文清公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說耳。人將謂神仙眞可學。誤矣。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爾。若稍動得。恐未能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程珦常知龔州有僚屬希範家神降地其神將爲祠南海道出龔珦詰之答曰比過潯潯守不信投祠具江中乃逆流上守懼更致禮珦曰吾請更投之則順流去妄遂息珦明道伊川之父

朱子因說鬼怪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呂新吾曰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者各物之天命定而言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天天亦再不照管天地既生人物則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於無涯皓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澌盡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而怨之

薛文清公曰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

工而自工因知凡作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方正學曰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從焉而祭昔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敎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賓寡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闇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牀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擗踊而於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乾於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櫬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迴者果可信耶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己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逆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

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者。必有餘惡之素。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謂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告宜爾也。謂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告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亾。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

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與。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亾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虜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葬卜吉。亩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丘壠山曰。有此天地。即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是則所謂神也。世俗乃以三月二十八日爲嶽神初度之辰。嗚呼。自天一生水。凝

而爲山。其所以凝而成形也。亦有時日耶。此無稽之甚也。甚者。惑於釋氏地獄之說。謂人死。其魂皆必經嶽祠。考掠而有二十四案之像。其說尤爲不經。乞下有司屏除。毋俾得以惑世欺民。

劉靜修曰。人稟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泛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脗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佛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

肉骨蕩爲虀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共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纒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呂東萊曰。讀書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

胡敬齋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聽。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朱子答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

程子曰。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今有狂夫罪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爲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曹月川先生弱冠時。志意堅定。卓然以斯道爲己任。有者僧素諳釋典。鄕人甚敬信之。時先生廬

省鄕人陰令僧諸先生曰秀才勸學篤孝但不信神佛未善先生曰事之如何僧曰佛主輪廻神主禍福事則報本先生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尊祖而繼志是謂報本若事神佛而言行違禮何云報本且佛法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漢去開闢數千餘年豈漢以前無輪廻獨漢以後有輪廻哉神如關某李某等皆漢世人豈漢以前無主禍福獨漢以後有主禍福哉僧曰輪廻不可逃惟佛救度之事佛者免

天堂不事者入地獄不可不信先生曰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猶旦暮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爲輪廻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不分君子小人苟能事佛一槩升天堂苟不事佛一槩入地獄決無此理且所謂天堂地獄安在自古及今誰見乎不過僧家設之以嚇愚民爾使人皆事佛不夫婦乾坤內不過百年無人類矣佛法將安施故曰我道如依三界說乾

坤不過百年空僧無以對久之曰禍福不可逃惟神能佑之不可不事先生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禍福之來人爲感之使人不積善見禍而諂神求免神本至公豈受枉法之贓而倒禍福之柄乎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道福善禍淫鬼神不能移也如不分積善積惡苟事神者一槩受福不事者一槩受禍豈有此理書曰惠迪吉從逆凶鬼神何與僧無以對曰公說神佛皆不足事歷代何以立敎

門崇祀典乎先生曰佛出西方本以化導西人西人事之中國可乎故韓文公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至於神之有功德於民者其祀典亦不敢僭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今一郡一邑神祠數百一村一落神祠數十家家祀天地人人祭山川甚者昊天上帝與五嶽及忠臣烈士同坐一室共饗一祀悖禮傷敎不可勝言魯公三望春秋

譏之季氏旅泰山孔子非之況庶人乎古者民不祀非族神不歆非類故狄梁公奏黜江南淫祠千餘爲此故也彼釋家妄說輪廻惑世誣民滅天理矣拋妻子離父母滅人倫矣雖事神佛無以救滅理亂倫之罪況能報本耶舍中國先王之法從事西方空寂之教舍劬勞罔極之恩周旋釋氏悖逆之像謂之忘本可也豈能報本如欲報本棄而幼習歸而故家拜父母於堂上娶祖宗於地下納室生子思以繼續宗祀上則供賦稅下則守禮法仰以事其父母俯以畜其妻子此所謂出幽谷遷喬木也報本之道舍是何以哉僧默然良久曰秀才言是也恨年老不能從學耳沓嗟嘆息以杖擊地者久之

韓魏公曰兩訟在官曲直未定生死予奪繫吾一言其可輕忽今不免曲直顛倒非因受賄卽是狥情否則率意鹵莽耳有一於此豈宜居民上乎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眞有爲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値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朱子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恁地不是眞有爲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然詩書所說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便是有主宰意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是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朱子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廢去矣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纔問仁便與打出方是

朱子曰或云舊見木儀言有行者盜常住食物而變爲餓鬼者初不之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

究。予謂二事一律。妄則皆妄。其則皆真。今乃疑其一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

真西山曰。谷永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

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胡致堂曰。古人未言之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

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於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薛文清公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

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説。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耶。

問諸葛亮取劉璋事如何。程子曰。諸葛已近王佐。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自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卻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個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個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

蘇老泉曰。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乎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朱子曰。學須做自家的看。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及已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王仲任曰。楚相孫叔敖爲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蛇。獲二佑。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也。夫見兩頭蛇輒死者。

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日舉子也。五日舉子。其父不死。則

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而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佑知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

許魯齋曰恐害於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已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

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事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呂新吾曰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薛文清公曰好為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劉孔昭曰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夏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烏喙猶龍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晏及衆庶皆有診相故殺子豐下叔與知其有後衞青方顏黥徒明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羊舌聲豺叔姬鑒其滅族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

責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

陳清瀾曰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皆是以義理言心也並不聞說知說覺也禪學出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與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

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以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譊譊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是即孔孟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

謝廷芳曰。昔之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生死禍福。亦間有奇中者矣。若今之汎汎售其術者。尤不足信。知命君子。何以惑爲。愚嘗謂聖賢知人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戰沒於衛。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括未幾見殺於齊。蓋由也行行。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殺其饜之理。雖當時亦有獲免。聖人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知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億中。何足信哉。

儲泳曰。設土木像。敬而事之。顯應靈感。此非土木之靈。乃人心之靈耳。夫壇場社廟。或興或廢。有靈有不靈者。係人心之歸與不歸耳。蓋人者具眞覺之靈。受中和之氣。天地之內。莫靈於人。人心所聚。靈氣之所聚也。故凡壇場立於會聚之地。而人心歸鄕。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此理。欲助其靈。乃取活蛇生鴉。或縳獮猴。藏於土木偶之胸腹。此非助靈之道。實助其妖孽耳。知者不可不戒。

韓非子曰。客有敎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程子之甥厔時樞寄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

客使侯隲語程子以釋氏之學程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閧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方正學曰君子之學貴乎博而不得其要則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至於烏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敎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於其手摶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堦除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少墟因顧諸生曰堦除灑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是無蕪穢併無花樹世俗之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蕪穢於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陳北溪曰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個序樂只是個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知此

朱子答丘子野書曰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

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蓍爲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

放子發曰或問沛公斬蛇神母夜哭信然乎子曰適然遘蛇而斬之無足怪者乃若神母夜哭竊疑沛公嗾老嫗爲之又嗾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氣耳夫釣謂之帝子也在彼爲蛇在此爲沛公何擬倫之不類耶雖然兵詭道也假神道以聳動人心尤兵家秘密之術觀田單守卽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丹書類可槩見

辨文公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郞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顚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

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二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食柳秘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

令人天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其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番俗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褻瀆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子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曹月川先生在蒲諸生某其母詣解州壽亭侯祀請隨行先生鳴鼓名諸生曰妄行淫祀諂求鬼神非吾徒也生曰母心欲之先生曰汝平日但少諭父母以道之義爾汝母離閨門從淫祀當明大義以死諫之既不能諫又從而助之可謂孝乎孔子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illegible][illegible]時關陝江浙千里赴會何獨愚生先生曰彼無知之人不知禮而妄行者汝業儒有年詎可混同流俗乎且關雲長剛明正直無少私曲生爲侯王死爲明神安肯饗民間婦女褻瀆哉聖朝祀典古今忠臣烈士春秋祭祀各有名分府得祭者州不敢與州得祭者縣不敢與況民間乎況婦女乎於古則違禮於今則違法而以阿意曲從越禮犯分爲事可謂讀書學禮人乎禮曰婦人無故不出閨門又曰婦人不可下堂送客又曰婦人既嫁不百里奔喪今汝母不然出閨門矣下堂矣出百里矣猶不知[illegible][illegible]之孝可乎其人愧謝不往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程子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

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主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歐陽文忠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

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僅逾三十斯二人者皆有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禀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

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絶欲鍊精氣動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逞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朱子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

眞箇在上帝之左右眞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

胡致堂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寖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寖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蠡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爲性耶何乃立敎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爲廣大慈悲

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呂新吾曰人言之不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而易傳者十九以易信之心聽不實之言播喜傳之口何由何據而流傳海內紀載史冊寃者寃倖者倖嗚呼難言之矣

羅整菴曰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或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初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字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敎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長短輕重類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

楊龜山曰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爲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

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illegible]
大順乙卯命撰三清樂章徐溥率同官上言天子
祭天地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為貴祭不過[illegible]
郊特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牢漢祀五帝儒者非
之兒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
乃以李耼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理也

問有人夜怕鬼者柰何陽明先生曰只是平日不
能集義而心有所歉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
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
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
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

范竹溪曰人倫之道從天從地亘古亘今一失其
倫不成世界觀之殊方有君同此父子生育同
此男女配合同此兄弟類聚同此朋友合散皆
海外絕域未嘗無五倫也再觀蟻蜂之君臣虎
狼之父子鴻雁之長幼鴛鴦之夫婦麋鹿之朋
友是鳥獸昆蟲未嘗無五倫也又觀南山之橋
北山之梓連理之枝紫荊之茂梅稱兄樊稱[illegible]
桂稱子蘭稱孫竹稱友是草木無情亦何嘗
不以倫名哉人而廢其倫反不如草木鳥獸者
試矣柰何有棄君臣去父子滅夫婦絕兄弟
友如涉門自足也更有亂臣欺君忤兒背父[illegible]
婦淫而昆仲乖朋友反覆如雲雨斯天下大亂
也故五倫明則人道立人道立則天下治全在
主風教者諄諄提醒刻刻化誨之

問再娶皆不合禮否程子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
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
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是大夫以下有
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
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
以不許再娶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
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
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
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
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

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
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挾婦勢以取貴苟有
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朱子曰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是怨君
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
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
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
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
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賀醫關疏畧曰東岳泰山之神但謂太山之靈耳
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焉
豈可建爲廟宇塑爲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
誕之號乎且又別爲廟宇塑爲夫妻不知太以
何山爲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
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乃今之
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借越諂瀆而汚穢之
乎魯地如斯已爲非禮況如遼東相去二千餘
里亦爲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太山爲齊魯

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爲十殿閻羅
之形剉燒舂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誑
至於此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
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
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
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
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
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

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
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
謂已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
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
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
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
大慾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
爲厲秦皇帝獨不畀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
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

一言耶聖人或寧不言自孔孟而下有見楊雄
王仲淹韓愈學亦未及聖人亦不見畧言者蓋
爲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著
言親見者

來瞿唐曰余遊峨眉山欲見佛光連日陰雨山中
將住一月矣僧曰此光亦難遇如將發光之時
前一夜必有大風吹撼屋動則次日有光矣果
一夜風發屋動次日天開霽晴明僧曰此當以
自影驗之日照屋影到某處即有光矣果至其
時日射崖下之光不即有霧如線平鋪二三十
里僧家謂之銀色世界者此也俄而空中兩道
白毫挺出霧中即有一光如螮蝀紅綠相間圓
如月五七丈寬此蓋山之精英也芸芻指爲佛
光世人安得不惑哉朱子說峨眉山看佛光殊
五更看五更看者非佛光也僧家謂之聖燈薄
天飛蔾腐葉之類

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
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
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
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
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
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
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
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
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
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
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平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唐荊川曰鄉賢之祀關閭巷萬戶公論關國家
彰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
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
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棲棲伐樹削跡之
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春
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
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孫之名於
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以[illegible]

之此臣子之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illegible]
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
馮少墟曰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
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
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禮之
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方正學曰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
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
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

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
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
逮古哉習俗之變也久矣
耿庭懷曰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辨所以
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前求了畢欲於死後再
生尋究竟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個輪廻深坑
裏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錯
決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穎異
必其前生參悟之力結爲慧根又輕看了那生

萬物的他既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個穎異的
人有一個穎異的人便是生前參悟來者則自
古及今只生了些癡愚鈍根而已是誣天地者
謂自古及今只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
生愚智時是誰來者况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
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是誣聖賢
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者必有一着落
處爲家余郝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着
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喚作生

時光景宜乎其復來死後之光景也况以生爲
客爲寄而以死爲歸爲家則生不如死矣是離
生死蓋佛氏輪廻之教原爲超出生死而設再
生之說乃其徒敢壞宗風的說話何故信之[illegible]
勿論儒道禪已荒矣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
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
之無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
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

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曰觴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與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程子曰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個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歐陽文忠公曰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郞磯云彭郞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有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

甚勇手觴一屠力尖甑長膝節坐問老叟曰
答曰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志而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朱子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値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府捝了

眞西山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自古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此與其他毁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形雖斃其理不斃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爲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太常賀循議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

爲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爲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可以爲孝也然捐身蹈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戰兢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

明宣德朝有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煮液飲之而愈禮部奏宜旌表上曰爲孝固自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至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傚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如罪所請不允

程子曰謂旣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旣斃之形旣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邵堯夫謂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漁者曰諾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欺有妄也順天而勤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胡敬齋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

是伸夜是屈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作伸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昨日底晝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底晝夜不是將昨日晝夜來作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窮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滅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便生是聚也始也游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聚散將既往之始終來作新來之始終如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歸根返元死生輪迴之說是不識造化也

方孝孺曰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美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胡氏曰佛固爲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能神其徒寶而畜之者又云有五色珠琲附而生焉名曰舍利子云是精氣所結也是物也饑不可食來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生人梁武敬信之篤至幸寺設齋冀得護持然不免餓死佛力果安在哉

大呼集卷之三

古宜梁顒祖艮夫彙編

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

胡五峯曰人之於天地有感必應猶心之於身疾痛必知焉

歐陽修曰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昧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感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成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倪岳曰梓潼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以復母仇徙劒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封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童無予道書謂上帝命梓童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輩其誕也

薛文清公曰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富大書眼力以辨其眞是眞非不可執以爲先儒成說而悉從其言魯齋謂其言有彌近理而大亂眞者蓋謂是也

胡五峯曰一日之旦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具焉

問釋氏理障之說程子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巳與理爲二

呂新吾曰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積者

多矣未有不以禍散者與其禍敗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德乎故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則審編屈指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垂涎羅以他罪三則爲盜賊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鄰所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羞其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損其志八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攜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算而夜煩勞十則爲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夫人冬一裘夏一葛朝一饔夕一飱所需能幾一歲人事之資因年之備所需又能幾大率家雖甚富積三歲之計可矣餘則念我同類思以相分蓋天之富人非厚其身正欲假之善者以均其惠也

張南軒曰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瞞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

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囬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

劉更生曰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自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粗其取彌粗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程伊川曰君子宜獲福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薛文清公曰程千云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劉文成公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露雷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嘘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

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

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汩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

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鈎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人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

高景逸曰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家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

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顔淵死門人欲厚葬
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
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
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
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
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
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

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鍼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
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
肯削髮異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簀意同了此便
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
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呂新吾曰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
行作比試思知箇甚麼行箇甚麼遇爲政題目
每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箇教了那箇

若資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邀國家寵利此
與誆騙何異吾輩宜惕然醒矣

方正學曰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
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人於禽獸而不知
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
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
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
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

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問嘗
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
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把
奉佛爲善如修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
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
下之人既不溺於後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
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敝文字
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
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

士大夫好佛者多爲黄鼓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張子荅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蘇文忠公曰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程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下者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

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下安於命
若乃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真西山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摭其易
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
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
無情民自淸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致
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
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

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
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
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
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
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淸談者倣之自其
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
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
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
籍而甚淸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
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
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
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
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謂醫師
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
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

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淸靜慈儉老
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
而未及敎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
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
斁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
焉是不得不辨

薛文淸公曰豈獨樂有雅鄭耶書亦有之四書六
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
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

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敎皆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濬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

羅整菴曰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常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

方正學曰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敎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敎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晋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彼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邪。則很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illegible][illegible]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

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平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徵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覩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

程子曰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爲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未必全信卻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歐陽文忠公曰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要教人識此如今全無

此意

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胡雲峯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

桓次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理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

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

王仲任曰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圃杜伯起於道左射宣王宣王伏韔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為鬼能害人之驗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莊子

義何獨為鬼也如以彼非辜者能為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輩何不為鬼太杜伯莊子義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弒君則夫死為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為也世多似是而非虛偽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曹月川曰南容免於刑戮只是不輕言妄動取禍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若以直言極諫面折廷諍為不謹言豈聖門忠孝

之教

程子曰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殮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膺背冷故未三日而殮皆有殺之之理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郡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非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貲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得富貴得富貴

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莫地為政於是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一笑而罷

問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人議論奈何焉少墟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為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為佞孟子講學外人議其好辯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偽學之禁真西山稱為真小人魏了翁號為偽君子自古聖

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故曰若要熱也
須從這裡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
見是非毀譽聖賢方藉以爲鍛煉砥礪之資也
又何討人之議論哉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
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白沙先生詩有云
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羣譏衆詆
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願與諸君曰三復之
賀醫閭先生因諸生於朋友間不知責善之道命
作朋友論來看已而各作論來請教先生讀之

曰既知得朋友之論如此却都會這等說話全
不依這言行便不是人了便如鸚鵡猩猩說人
底話做不得人底事一般更成箇甚麼人
陳清瀾曰近日陽明門人有著圖書質疑附錄專
詆朱子專主養神至謂神爲聖人之本而引易
孟子說神處以証者愚按神字有三義有鬼神
造化之神有在人精神之神有泛言神妙之神
如易說神以知來以神道設教陰陽不測之謂
神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說鬼神造化之神孟

子說所存者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是說
神妙之神易說至精至神精義入神亦只是說
神妙皆非指人心之精神也朱門以神爲聖人
之本也惟莊列之流然後說神全者聖神之道
說心之精神是謂聖其所指與易孟子自殊何
得混淆推援借儒飾佛
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
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
已而由卜乎

朱子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
法愚之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
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鶴慶命
焚之父老爭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命積薪舉
火果雹即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
輸之官
劉文成公曰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
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

惝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臺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

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呴呴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故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蔡虛齋曰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後人以爲趨利避害失之遠矣

范竹溪曰世之有卓品者咸視財爲瘡疣爲穢物有道者觀之殊不然財若在君子之手用之助國養賢周窮救命則有財已勝無財多財更勝少財貴缺皆德輝皆恩膏皆有精神光彩錢神即天工也一落小人之手則用以宣淫逞兇濟惡結冤方始爲瘡疣爲穢物矣斯亦財之不幸也夫非財之罪也

葉夢得曰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

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人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皮日休曰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倪岳曰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鵠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臺峯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

朱子曰予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裡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

呂新吾曰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凶登泰山造浮圖衣冠土木諂事鬼神者褻也善則福不善則禍求人之譽怨人之毀者勞也善則譽不善則毀雖然此理也此古聖人教人不得已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然善者皆凶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君子不敢

忘善以徼福善者百毀而君子不敢違善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姻族睦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爲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當爲如饑之食渴之飲耳吾不爲所不爲如饑不食童渴不飲鴆耳吉凶禍福毀譽聽其自來也於我何與焉雖然善難言也不擇善者每失之或曰忘其貴賤同其尊卑忍恥包羞納侮受欺善

乎曰非也此老莊也不然是以寬爲阱也君子臨下以莊體統以辨爾汝不受使人無犯是故有寬爲惡而嚴爲善者此類是也或曰勿擇是非莫問賢愚慈悲憐愛樂施好予善乎曰非也此釋氏也不然是以恩爲市也君子推恩有序由親及疎不惜有罪不忍無辜是故有殺不爲暴而赦不爲仁者此類是也或曰正色直言切責愚悖盡我實心忘人怨懟善乎曰非也此觀師之道也不然是以直賈禍也君子較其厚薄觀人審已和平獎勸以遠辱恥是故有薄責於人爲是而攻人之惡爲非者此類是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程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敎而人可化乎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强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徒與人作鎭石耳此實語也今旣不能免依其誌文但可直敍鄕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

陳淸瀾曰儒以義理爲主佛以知覺爲主學術眞似同異是非邪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爲主也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陸象山曰吾目

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臭。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爲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係甚重。全義理則爲聖爲賢。失義理則爲愚爲不肖。知覺則夫人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耶。此理甚明。豈容誣也。

胡敬齋曰。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默中。逐指爲太極。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逐指爲性。舍其眞物

顧涇陽曰。此身有重於泰山之時。有輕於鴻毛之時。當其重而重之。固是重身。當其輕而輕之。亦是重身。

胡五峯曰。即物而眞者。聖人之道也。談眞離物者。釋氏之幻也。

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眞而云然。然其弊之尤甚者。道家是也。夫道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失之矣。

朱子曰。陸楊二人。是十分好人。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話遮掩。欽夫伯恭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愚謂釋氏說死心。象山說活心。只是拈弄精神。專於已發處認其本心。象山惡人讀書。謂以意見而蔽其本心。正達磨所謂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說。無吾儒存心養性已上一段工夫。慈湖於扇訟之次。問曰敢問足下如何是本心。象山離席大呼。謂適坐剖决是非。即是此所謂於流行發見之地而見其心也。剖决者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者是之。則爲好仁。非者非之。則爲惡不仁。心之可見者此也。二公執此以爲把柄。象山所謂易簡工夫者在此。紹興以來。有慕老者爲禪學宗。張子韶、唐立夫、呂居仁輩。多慕尚之。反爲所薄。某與張侍郞書曰。左右[illegible]

入手可敀頭換面用儒家言語接引後學禪家
只於自己精魂上認取一箇知覺之物把持玩
弄至死不放舍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晝爭妙
齒而談端緒此要語也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亦
亂臣賊子之三窟爾

張南軒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
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
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
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呂新吾曰嗚呼天生蒸民壽殀分定造化之權在
人天將安用我閒爲惡膺殃作善獲福奈何會
我本身求之枯骨今老重風水者千人而千萬
人而百此千百人豈能康吉彼貧賤乞丐之人
豈盡衰絕是故一家之子貧富頓殊雙產之兒
有賢有愚一樹花實或榮或枯此其參商所徵
閭與古之葬者或委溝壑不封不樹既無葬師
亦無塋域當時豈盡貧賤凶夭如何不夭壽優
士庶至於西域夜化江淮藁葬乃其子孫各有
衰旺堯舜何塋乃生朱均瞽鯀何塋舜禹聖人
豈得佳城而爲惡者無凶抑葬吉地而爲惡者
不生信則教化可廢舉世卜塋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之說皆荒誕而不情何日者之八字有驗
而奇中者又决之五行梅占如見風角有靈相
術色貌蓍龜從此數者與風水之說相左與
抑不約而同我觀古昔又不但此一長安也秦
亡漢王二甲子也武興舜死長平四十萬祖墓
皆凶南陽二十八人吉穴相似郭璞絕藝不保其
身呂才所言豈無一是彼布衣而得天子其墳
何應乃天子世世擇地終亦革命嗟彼羣蒙竊
於世情或葬父母於兩地或遷朽櫬而瞻龍朝
尋暮訪歲改月更遂使骨肉爲塵尚不入土寧
長無後不得列塋不知無後者生而與人比舍
於人何凶又不知致此人無後者其父其祖地
絕地與子誠愚昧不得其情大抵死生殊途體
氣各分若使果枯移種別埋枯根其生其死是
否相因爲生屬屬牛生麒麟兆此奇瑞豈亦有

墳又蜾蠃蜉蝣蟣蠓蟲蟻壽夭不同勞佚各異
或飽食飛鳴或彼傷此噬想林穴塒庇草木依
麗當擇龍虎風水必有高卑向背大抵人物之
生莫知其故盛衰者勢偶然者遇凶不能避吉
不能趨是以君子以天理為地理以心田為墓
田生惟吾情之所適死從吾心之所安不使骸
柩暴露定魄屢遷此亦孝子仁人之用心焉
禍吾何知焉至於擇時卜吉避殃祓除事既畢
笑心何忍與古者士葬不踰月豈便吉日生者

倏然死犯某凶辰何秦俗之清明皆可安葬而
周家之嫁娶皆以仲春且同室之人生相親愛
一為精靈反成禍敗使其殃無知耶又何須避
使其有知耶豈忍相害况氣一散而升天久留
室家兮安待至於葬後灑掃此誠何心望歸來
而不得為虞祭以安神却乃視為凶祟鎮以符
文棄諸中野禁勿入門遂使一別千古之骨肉
為荒野不歸之魂此皆葬師以衣食之故愚世
人而為其所愚者以禍福之故納英雄豪傑於

醉夢之中明知其不驗而不悟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
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焉
少墟曰學也者所以學為人也故曰其為人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憤在此樂亦在此後世學
者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
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
以不及聖人

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
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
矣
羅整菴曰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
不可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
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
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
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
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

謂死而不亡者也。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榦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榦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箇大輪廻。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

高景逸曰。天地間感應二者。如環無端。生人物之萬殊。感。應。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也。凡世人所受。一飲一啄。莫不前定。皆應也。命之不可易者也。凡世人所作。一善一惡。各以類分。皆感也。命之自我造者也。惟。即。感。爲。應。故。即。人。爲。天。不然。是有天命。無人事。聖賢修道之教。皆贅矣。或以爲是近於佛氏因果之說。而諱言之。不知佛氏因果之說。即吾儒應感之理。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懾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其端之殊。在杪忽間耳。今懼涉於佛氏之因果。并不察於感應之實然。豈不謬哉。

丘瓊山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方正學曰。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稱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

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旣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慕。惟其

幽也故昏愚之娛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
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
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
經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
王心齋曰古之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嘗省察之非
問於親而後謂之定省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
亦只問安否於內豎而已
陳淸瀾曰朱子荅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
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

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
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
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
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
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
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
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
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
書也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爲至道朱子乃以

爲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水炭決
此傳燈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師
曰大德坐禪圖什麽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
上磨僧曰作什麽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
成鏡師曰坐禪豈能成佛耶朱子語類云昔日
了老專教人坐禪杲老不以爲然著正邪論排
之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卽與僧家坐
禪成佛之說同一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
識者每非之陸氏之說使遇懷讓其能免磨磚

之誚耶朱子荅汪尚書卽磨磚之誚也
徐存齋曰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
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
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是放也人之虛
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
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
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上
著力世儒乃欲潛居默坐自謂主靜乎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常否程子曰始亂周公

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幾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

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無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

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理亦命乎此矣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氣也非性也故祭祀之理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聖人之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所不容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

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言者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說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

豈不謬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矣。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寂寞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矣。

或問於曹月川先生曰。佛老之道。淸淨如此。固非凡俗之所及。今子不惡凡俗而惡佛老何也。先生曰。易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佛老以不夫婦爲淸淨。則天地不如佛老之淸淨矣。然使天地如佛老之淸淨。則陽自陽而陰自陰。上下蕭然常如隆冬之時矣。萬物何自而生哉。萬物不生。則吾族固無矣。彼佛老之徒。亦能自有乎。且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一天地生生之理。故有胎者焉。有卵者焉。有勾者焉。有甲者焉。原其所以。莫非陰陽造化之道也。是故聖人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生而不窮。此所謂參天地而贊化育也。假使男皆如佛老之淸淨而不求其

室。女皆如佛老之淸淨而不求其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類有耶無耶。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佛老只是一箇不夫婦。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矣。區區慈悲不殺。淸淨不擾。夫何補哉。

薛文淸公曰。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禀下。則惑於罪福。

呂豫石曰。中丘城外有石刻。云忠臣馮唐。孝子郭巨。里讀虛還傳。載唐薦魏尚。文帝止輦受言事甚詳。餘無足道。而郭巨事。頗不經。按巨朴愿人。家貧寓中丘。就食子方三歲。母嘗分食與之。巨曰。子奪母食。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與其妻攜子往野。欲瘞之。掘三尺。見石蓋下金一釜。中有丹書鐵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用以錫汝。官不得奪。民不得取。世廟時有司建祠致祭。予曰。直好名也。非孝也。世衰敎微。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多矣。巨可少乎哉。雖然。子奪母

食矣夫豈不可戒止必死之耶且巨與妻寧能絕粒何不哺其子耶毋之分食寧非含飴之樂而一旦死其子寧與其毋謀耶假令其子竟瘞毋聞而腸寸寸斷一旦或疾不起巨能安耶携子至野使不遇金將竟瘞耶抑不忍瘞耶竟瘞忍也不能他謀而必瘞其子愚也不必瘞而姑掘之僞也或曰古人質朴安知非出於至誠而鬼神格之耶如子所論不怨甚矣余謂巨此事大與鄧攸棄子留姪類其事不同其情一也攸郎留姪子何必殺巨郎愛毋子何必瘞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身不敢毀傷而敢毀傷其子乎余嘗謂申生伯奇不得爲孝子曾子耘瓜受杖孔子猶非之而必瘞其子以養母爲孝子者不亦難乎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此類是也而丹書鐵劵之說又近誣巨蓋好名而愚者也然則古孝子之所以養其親者亦必有道矣知孝則知忠矣予故曰巨直好名者也非孝子也

楊龜山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妄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呂新吾曰聽言之道徐審爲先執不信之心與執必信之心其失一也惟聖人能先覺其次莫如徐審

柳子厚曰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磚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

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而惟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註

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陰往陽來之義今世俗不知昏之爲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雖昕旦晝夜亦皆成禮殊爲紕繆

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蓬蓽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爲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

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闕於人事否朱子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耳

有一生買得唐百家詩呂涇野曰予不暇看也不惟不暇看亦不必看唐詩題目多不正大且煆字煉句夸多鬭美無益於身心一家詩已害事況百家詩乎

有人言郭璞以鴆鬭占吉凶予厚言此謂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鴆可以占吉凶耳

劉念臺人譜序曰友人有示予袁了凡先生功過格者予讀而疑之了凡自言嘗授旨雲谷老人及其一生轉移果報皆取之功過鑿鑿不爽信有之乎予竊以爲病於道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於虛無以爲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爲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爲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

之惑人爲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違其
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爲不及乃其意主乎
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應篇佛
氏亦多言因果大抵生死起見而動援虛無以
設教猥云功行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
旨胥壞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了凡學
儒者也而篤信因果輒以身示法亦不必實有
是事傳染至今遂爲度世津梁則所關於道術
聰明之故有非淺鮮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證人
之意著人極圖說以示學者繼之以六事工課
而記過格終焉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總題之
曰人譜以爲譜人者莫近於是學者誠知人之
所以爲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於
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友人聞之亟許
可遂序而傳之

程篁墩曰予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
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云其犯罪皆掘
地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南宋主予業因其
諸王爲地牢亦此類也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
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卽後世之刑
官金剛卽後世之衞士也皆其番國處生人之
制而學佛者不察謂皆施於已死者則轉相傳
流而非佛教之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
地之土名其地去中國旣遠風化不及故其所
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載狗國及羅施
鬼國者可考也而世之人乃欲以耳目不及者
懸斷其有無多見其不智矣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襍書訛僞尤多命呂才刊定
上之才皆爲之序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
五姓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
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
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
六合今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
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
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
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

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避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吊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程伊川曰釋氏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則不可愚按天命之性完全具足無有不善未賦於人只可謂命混然一理而已及其降是於下人與萬物同流各正性命則有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則其所謂道也天命流行之時何嘗去分別曰此爲人之性彼爲物之性及其隨所稟受則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牛之性不可爲馬馬之性不可爲牛人之性則靈於萬物氣有淸濁人有賢愚物有動植此又天命下一段事謂之氣稟則可佛氏乃欲混爲一區安得識性

馮少墟曰學者必有戒謹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晉室之風流非曾點之眞樂矣

楊升菴曰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酗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踒折支體者

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訶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壻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褻嫚而鉞其膚或脫屐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娼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文信公曰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戸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

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

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做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悉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

此則命書可廢也耶

胡敬齋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們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

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洒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眞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久。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旣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

此只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玄極妙。共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佀任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擧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効自然之妙。豈禪家顚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

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于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廻。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箇眞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眞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大呼集卷之四

古宜梁顯祖艮夫氏彙編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言命。

眞西山曰。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人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

丘瓊山曰。按雩之爲祭。蓋以斯民窮苦之狀。戚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爲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之術。爲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咒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程子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故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唐荊川曰。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從族戚朋友。各以親疏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

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縞散絹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戚朋友爲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爲之散麻散縞散絹是以主人而擅族戚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禮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奢月靡富貴人家一日至享數十家之奠自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刲割狼籍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魄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惟使生者糜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殺牲糜費於所有用所必受猶尚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其謂之何

南豐曰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世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楊慈湖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浚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

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比事摘錄曰。趙飛燕譖班婕妤。好咒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妄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辨。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劉孔昭曰。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昔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官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已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世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習德冠代。位僅遇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明主。而

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嫫瘤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也。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爲達命者矣。

朱子曰。老子初只是淸淨無爲。淸淨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陳淸瀾曰。王陽明嘗撰尊經閣記。謂聖人之述六經。猶世之祖父遺子孫以名狀數目以記籍其家之產業庫藏而已。惟心乃產業庫藏之實也。世儒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察於影響。牽制於文義。是猶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至爲窶人丐夫。而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嗚呼。陽明之言。直視六經爲虛器贅物。眞得糟粕莊脚之嫡傳矣。陳白沙詩云。六經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感寂中。

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晩生何敢復云云即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困知記曰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在沒要緊看了將相坐禪入定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愚按近世宗尚陸學者皆自幼從朱子之教讀聖賢之書理頗明矣然後厭淺近而好高奇厭繁難而趨簡徑其議道述言高談濶論雖曰宗陸而實朱子之教先有以啓佑培植之也使其自幼即從象山之教而捐書絕學遺物棄事屏思黜慮閉目合眼專一澄心不以言語文字爲意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不知成甚麽人君子試於此思之則陸學之是非不難見矣

程子曰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抛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韉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殊不然也

呂新吾曰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於簿書之繁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黙首懵不見聞即有司專職亦未嘗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浥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祇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不治

馮少墟曰不惟氣質之性憑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憑他不得如不忍觳觫不屑嘑蹴豈不是義理之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生旋滅如何算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

陳幾亭曰布施須有條理旋人己置義莊通邑立同善會荒年另應捐濟不必復論乎常年分則當倣陽明先生意每歲田租除公私用度外劃

除若干石爲行義之資親外親之近而貧者無
朋友之有行誼勤讀書而貧者遠近鄰之生無
以養沒無以殮者故舊子孫之不能自立者贍
給急多寡而量助之無干衆人耳目偶遺贍時
週濟亦無定額又修橋補路實有便於人者贍
意甚捐惟不可齋遊僧不可聽扛佛點燈化緣
惡套不可助造殿粧佛寫經刻經不可助一應
寺觀齋醮不可請僧衆至家誦經拜懺作功德
不可延尼姑佛婆聯翩念佛此端一開濫觴無
極無一毫濟人利物之功而釀盜賊壞風俗愛
清規或婦釋損世業種種貽害不可勝計布施
美名反成惡事大可惡也吾年十七方肆力於
詩文然幼時出家長生之念猶在一日偶遇道
士於門眉宇髭鬚頗異招予而授以紅藥丸予
有喜色道士因求雙履予力請於先慈與之因
令人施從見其入肆易酒肉大餐乞丐之尤盜
賊之媒也明後日道士坐於門者相接明言我
閩某郎君好道特來度之余聞悲愧無地後遂

絕意僧道爲質略先達某公既出門有短髮和
尚持其衣大呼闖入叱之不去推之不肯下予
笑問故某公第應曰施捨之端信不可開蓋彼
日偶遇一僧有所畀而此僧遂聞風而至觀其
意狀殊非良人又二十年前姑蘇會有假尼遍
歷諸大家事敗幾於獄窮其醜穢殆有不忍言
者引悔入門自作之孽將以誰咎好尚不端施
捨不審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男子正
其身婦人率其教是爲淸吉之門

謝惜見程子程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程子曰
豈無他日日今日吉也程子曰豈爲士而惑此
邪也曰惜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
母程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
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
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曰然則予所信者亦狂
言爾

朱子荅汪尚書書略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
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捷不歷階級爲

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倒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胷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推而置諸冥漠不可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伥伥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

汀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炳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汙吏姦胥悍卒即市井豪儈及巨商大賈之爲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王文成公曰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

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試取而觀之其徵吉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鏗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懼何也程子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曹月川曰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者其孝大于養極甘脆和色柔聲諫父母于善者其孝大于拜醫求藥昔錄虞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良以此也然此不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陸象山曰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

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其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呂新吾曰柳下惠坐懷此事之必無者也夫禮重於死生男女有別此千古之隄防別嫌明微此千聖之律令當昏夜時値獨處室卽吾母吾女吾姊妹亦不當念其寒而坐之懷彼女子何人也倩分何親也夜卽寒未必至死惠肯冒天下

之大嫌而恤一不必死之女乎且女也逛於寒夜而冒嫌以坐人之懷眛禮犯義卽死有不足恤者惠亦何爲破男女之大防而恤之乎夫惠也惟不坐懷坐懷必不亂卽夜夜坐懷夜夜必不亂不直當時信之千古亦信之何也惠有素人信其素故也自非惠也而坐懷未必不亂卽不亂其誰信何者使室而有一人在其側也苟不至於縱欲敗度者必不肯亂苟室無一人則言不亂者非懷人則坐懷人也此二人之言誰

足信乎是故心迹之間不可不愼也與其信心而略迹不若絜迹以明心卽使天下後世信我之必不亂也亦不可令女子坐吾懷凡事不可爲訓者聖人所必不爲也曾謂介若惠也而爲之乎男女之義當以魯男子閉戶爲正萬不得已則以顏叔子秉燭爲法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于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

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窻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窻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高景逸曰心者人之神明卽天神地祇人鬼充塞無間者也人敢於欺君父不能掩其一念之自照敢於傲雷霆不能消其一念之自歉其自照

自歎者神明之充塞無間也人乃以某神主治某山某神下降某日欲於是祈福禳禍亦愚矣不知自心之為鬼神而但畏鬼神何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賀醫閭曰真武本為玄武宋時避諱改為今名玄武為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名之今各處立為廟宇塑為人形別作龜蛇名為二將凡此等或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嘗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先祖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

李時龍曰東坡混儒釋為一途其失不小如解禪偈之類是也大抵三蘇學術皆不正坡特以文章氣節奔走一世而其縱橫不羈之術又足以牢籠一世而和合之故當時士大夫方且仰之如太山北斗得其片紙隻字不特珍之為至寶而不知其得罪於吾道甚矣

陳清瀾曰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而目敎人存養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闢佛祖迹而專說養神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王仲任曰武帝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見上上尊重之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遊射處老人為兒時事一座盡驚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

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于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尚謂之尸解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況不相似謂之尸解蓋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見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

唐荊川曰僕居閒偶想起宇宙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漢唐以前亦不多有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

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莛一莛草于鄧林棼棼之間哉

朱子曰俗俚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美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爲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

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重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恐避也知恩義之爲重而不恐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隣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爲煮粥

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寶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寶之日遍走視親爲診脉候其寒温人與藥餌訖事則去不復盥手人以爲難後皆無恙云

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司馬温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

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游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没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歛而藏之殘毁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

呂新吾曰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之罪

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敎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着渠將這好名兒一好肯不肯卽眞正好名所爲都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蹠乎果舜也與加于好名一等矣果蹠也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

薛文清公曰人皆知求鬼神于茫昧不測之間殊

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人或勸程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日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羅整菴曰漢高帝紀云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夫人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史遷所記殊費分疏若太公所見者誠然則媼決非夢媼誠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

陳幾亭曰惟僧家日月最閒思算最巧最趨假飾門之廣大莊嚴以自崇如關侯正直威武古今所重僧家心艷其盛謂可借以爲用遂塑爲伽藍使守寺門隱然人主之所尚舉世所俯首而惕心者不過吾守役也試問關侯爲伽藍果孰使之耶僧自以意使之耶抑起自何年唐宋以來有之耶嘉隆以前有之耶推其趨鄙窮其巧僞凡天下之名公鼎貴奇童巍科與一切世情所驚羨皆一舉而收之曰此前世某僧某禪

師托生甚與市井吏胥倚門娼妓駕言豪貴交遊誇重人前者無二轍也一唱百和翕然傳信靜心冷盼啞然一笑

曹月川曰生日者父憂母苦之日也人子親在則當設酒殺拜父母親歿宜借恭祠堂終日哀慕子在親歿安忍名賓客作樂乎唐太宗生日不受章奏況其下者乎

蘇文忠公曰石普好殺人以投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

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俗傳打旱孤樁者謂天旱是墓中新死人作怪所致掘墓碎之則雨愚民無知往往妄作成化間賀醫閭先生嘗告之當道禁其事後數年王崇渠始至適天旱村民來告欲踵故俗王草率許之先生聞之急作一篇論其妄誕且干國典王遂悔而急止之已而天自雨訛言亦息後有南

入彭姓者專以此惑衆兩城㢧民信者頗多先
生言之王叅戎杖其人火其書
范文正公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
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其名而保其眞人
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
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
聖人敎奬名敎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
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陳淸瀾曰或問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行而後

知淺識程朱先知後行之說如何曰陽明莫非
禪也聖賢無此敎也聖賢經嘗如曰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曰知至至之曰知及仁守博文約禮
知天事天之類朱易更僕數而中庸哀公問政
章言知行尤詳何嘗有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
說也惟禪宗之敎然後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
心在先見性在後磨煉精神在先鏡中萬象在
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眞此
陽明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所從出也大抵
陽明翻騰作弄横說竪說誑嚇衆生無一字不
原於佛
來瞿唐曰古人制禮有吉凶爲吉凶異道不得相
干者取之陰陽皆稱情而立文也送終乃禮之
大古之聖人制禮甚嚴凡容體聲音言語飮食
居處衣服皆有一定之制昭昭垂之於經所以
厚風俗益世敎者不淺漢去古未遠陳壽居喪
使婢在側丸藥卽終身黜落隋煬帝弑父自[illegible]
可謂古今之元惡矣居喪亦不敢公然食肉宋

儒有欲以酒飮人者乃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
不能以禮處人則宋世守先王之禮數者亦嚴
元[illegible]父母死[illegible]歌舞[illegible]屍洪武戊申年御史高
元祿言京師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傚况送終
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
其言命禮官定制今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日
不孝內有居喪作樂之條入議所不赦梁山去
京師乃爲遐方二百年來猶習元俗其舊時居
喪雖盡革其習但不才凉德豈能化及鄕人今

之鄉人雖依其革其浮靡。然猶剪麻布散弔客。名爲孝帕。親方死。即鳴金鼓。弔客來。即設酒喧譁如賀客然。甚至强孝子飲酒者。乃揚言云父母是老死。飲酒無害。此風俗之堊蘖至惡者也。殊不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縷各有精粗。今不論精粗而亂加人之首。若以此布爲貴與。又何士夫家官長來弔。不敢以此布加官長之首。而止加於鄉人。則此布又賤矣。梁山麻布一尺所直不過銀四釐。在主人以長短爲厚薄。

在客以長短爲喜怒。其可笑至此。殊不知羔裘玄冠。禮不可弔。白馬素車。弔客當然。而主人反以素布加弔客之首。何哉。蓋尺布裹頭。元人之俗。今猶沿元人之布尺。此孝帕之所當革者一也。酒所以合歡。禮。父母死。三日不舉火。人子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斬衰之喪既殯食粥。齊衰之喪疏食飲水。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來弔之客。非大功則小功。非小功則緦麻。菜果醯醬醴酒皆不敢食。又敢飲主人之酒乎。至於凡民無服之喪。有匍匐之義。亦不忍飲酒。在主人三日不舉火。不能設酒。在弔客不敢飲酒。若公然飲酒。正宋儒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也。此飲酒食肉之所當革者一也。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也。樂必發於聲音。以其喜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故鄉有喪舂不相者。謂其喧鬧而樂

也。有小功之喪者且議論而不及樂事。況父母之喪可以喧鬧而用金鼓之樂乎。且聞樂不樂。聖人有明訓。居喪用樂。皇祖有大法。今不遵聖人之教。違祖宗之法。而甘爲十惡大罪之人乎。此鼓樂之所當革者一也。蓋蓼虫不知其辛。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行失禮而自不如其失。舊習然也。

問。能。能有能無。如何。程子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耳。非特龍。凡小物甚

有能屈伸者
朱子荅呂伯恭書曰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
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
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也異也若
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
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
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
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旣而思之其言雖侈然
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

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屛絶不敢復觀今日
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將作於荆楚之間亦未
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
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
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
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
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旣久則漸涵入骨髓
不復能自解也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
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要而置之唐

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
羅整菴曰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
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於辨宜有不容已者辨
之弗明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
先之咎含糊兩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
斯道之弗明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
過毫釐之差其究奚啻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
者旣安於其陋了不知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
者或未嘗過乎禪學之本末亦無由眞知其所

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兩程子張子朱
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於吾道
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
已力排痛闢閔閔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
莫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闢之語皆
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
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
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
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

誦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
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學爲荅云
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
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
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
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
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
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
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

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
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
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或猶不
以爲然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
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
之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
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
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
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

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
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絡之端的雖有善辨殆
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
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
爲含糊兩可之詞也

王守溪曰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孟
子之言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蓋亦求諸人
事而已後世星數之說行富貴貧賤壽夭莫不
定於有生之初故人一切委之天自陰陽地理

之說行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皆係於葬地故
人一切求諸地夫委諸天猶有說也而以人之
貴賤貧富壽夭係於一抔之土何哉而世人信
之趨者瀾倒江西尤甚士夫酷好之至謂某山
是而得高科某以是而得顯位噫不求之已而
求之天不求之天而求之地亦異矣哉

呂新吾曰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
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的財貨悞了世上多少
生財的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

談也

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程子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顚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司馬温公曰迂夫夜立於庭拊樹而蠆螫其手捧手吟呼痛徹於心家人呼祝師祝之祝師曰子

姑勿以蠆爲慘烈以爲凡蟲而藐之曰是惡能螫我哉則痛已矣從之少選而痛息廼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攘蠆之毒如是其速也祝師曰蠆不汝毒也汝自名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名與攘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自爲之也於是迂夫嘆曰噫利害憂樂之毒人也豈直蠆尾而已哉人自名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

倪岳曰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眞人授符法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慶大觀宮每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數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亾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雨暘杳無應驗

周誦溪曰聖王不作此教此學遂墮湮廢矣夬科高第可以文藝取討經稽傳可以詞章訓久促不歸因執此爲自古帝王之所以教所以學不外是也間有復申明倫之說欲見諸踐履之實者則又莫不指爲道學之徒側目而怒掩口而笑巧毀文詆明議陰排若仇讐然者可哀也夫亦弗思也夫明倫不可將悖倫爲可乎學道不可將畔道爲可乎有人心者宜有辨於此乎聞亦有有志者聞風與起特以孤齊衆楚不勝其咻又惡有道學之名而因中沮者亦弗思也夫

名非君子所尚也亦有不可避者不得已而有道學之名不猶愈於無道之稱乎

柳子厚貞符解略曰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甚失厥趣仲尼敘書于堯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秖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

司馬溫公曰世俗好為襁褓許婚指腹成親及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行汚遂致從違兩難許訟者多矣是以先太尉嘗曰男女必俟長成議婚終身無後悔此子孫當法也

鮑魯齋曰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朱子謂此對幽明而言也若謂幽有鬼神而明無鬼神便是錯認題目不知鬼神之為何物而溺于輪廻因果之說也豈知禮樂中有鬼神鬼神中有禮樂二者一爾第不可不分界限而辨別爾天地定位辨子履禮也然二氣交感其中未嘗無樂風雷鼓舞樂也然風休雨止雷蟄霆息各有序焉其中未嘗無禮禮樽節人情氣之屈也以和為貴屈者又伸樂動盪人情氣之伸也而合止有節伸者又屈幽明交通屈伸相禪無往而不與鬼神通彼釋氏則死殺看了謂明則為人幽則為鬼豈知君子之所以謹獨者屋漏牖室洋洋如在禮以束其筋骸樂以養其性情禮樂之往吾身即鬼神之臨乎其上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

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方正學先生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之說者先生曰若欲知命之說乎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隣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藝之甚時漑培甚宜

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蒻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漑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二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殖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賤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於貧賤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壽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于人者有未至矣人

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

或問子畏於匡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程子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便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

因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讐甚

非聖也。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璞大慚服。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卽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呂新吾曰。陰陽微應。自漢儒穿鑿附會。以爲某災祥應某政事。最迂。大抵和氣致祥。戾氣致殃。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道理。原是如此。故聖人只說人事。只盡道理。應不應。在我不在我。都不管。若求一一徵應。如鼓答桴。堯舜其猶病矣。大段氣數有一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違天地。亦順之而已。旱而雩。水而祭。彗孛而禳。火而祓。日月食而救。君子畏天威。謹天戒。當如是。爾若云隨禱輒應。則日月盈虧。豈係於救不救之間哉。大抵陰陽之氣。一偏必極。勢極必反。陰陽乖戾而分。故孤陽亢而不下陰。則旱無其極。陽極必生陰。故久而雨。陰陽和合而留。故淫陰升而不

舍陽。則雨無其極。陰極必生陽。故久而晴。此是一定的。星殞地震山崩雨血火見河清。此是偶然的。吉凶先見。自非常理。故臣子以修德望君。不必災異恐之。若因災而懼。固可修德。一有祥瑞。便可謂德已足而罷修乎。乃若至德回天。災祥立應。桑穀枯。彗星退。寃獄釋而驟雨。忠心白而反風。亦間有之。但曰必然事。吾不能確確然信也。
呂東萊曰。物莫不能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淸。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混沌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況聖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熒惑德星。欃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觀之。醴泉瑞石。川沸水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翫而占之。方功義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龜

既灼矣蓍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混融交徹泯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歧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附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躁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

辛天齋曰今日禮樂壞崩凡宮室凡求冠凡器用有財皆得恣意妻用至子冠服僭亂尤甚子自飲乳即加之冠長而可冠誰知冠禮士大夫者家無有一二行者冠而加字已爲贅矣今則倡優僮僕皆有號爲而以字稱者十不見一二也冠禮從此壞矣婚嫁不論男女性情家門清濁女家惟較聘禮夫家惟較粧奩厚則相歡薄則相訾有傾家而行聘禮折產而備粧奩者而親迎之禮廢墜不行男女婚嫁多不及時有早聘少婚者有怨曠終身者甚有恐其嫁娶之難生子女而不存者庶民家有妾媵無數者一婦有再嫁三嫁而事四五夫者婚禮壞亂久矣喪禮貧者遺親富者無上或拘僧道而違家禮或設淫樂而蕩哀情或因喪而嫁娶或惑於風水而暴露不掩喪禮之壞久矣祭禮瀆亂更難枚舉文廟禮義之源也入從祀者去取尚多未當至如經傳不載國典不載邪神野鬼祠宇遍滿寰區不知何功何德於世僧道巫覡紛紛惑世而祖宗父母誰存報本之思道德真儒忠臣孝子義夫烈婦隱逸高士有補世教者竟乏尺寸之祠迎神唱戲放火誦經每歲費錢不知其幾千萬也祭禮之壞久矣樂則尤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也京師首善之地設立教坊官妓豈所以化道天下天下亦皆效尤十室之邑亦多此種淫人綾羅膏粱濫食天物妖聲艷色鉤引人心雖係人形實無倫理凡王以及庶民德性未堅者鮮不墜落此陷阱也富則蕩散貧則強者因而刼盜弱者因而流亡又有勢豪買良人子弟以爲戲俳或粧扮前代帝王聖賢忠臣義士烈女等類前代帝王聖賢人等不能表章已爲非矣

況復使戲俳之人辱之可乎況其道慾宣淫容姦養亂有言之恐汚口書之恐汚筆者古樂不作盡是新聲琵琶三弦之聲遍滿天下而琴瑟太古之音世之好者葢甚少也

朱

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於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耀發越而不可掩葢不必託于言語著于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于萬事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

薛

文清公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為言語耶以作為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蘇

文忠公曰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人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之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胡

敬齋曰老氏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眞有謙遜自卑之心葢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處空衆藏之所趨故欲為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衆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穽深為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儲

泳曰降筆之法甚多封書降筆者最異其封愈

多而牢其拆愈易而疾惑而信者多矣不動聲封可隨意而書寫或以天麻子油書之不見其跡此實唯拆書之術耳然有挾此殺身者故不欲著其所以拆云

陳

清瀾曰陸子云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艮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道心爲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氷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此語以餙己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故建不得不爲痛辨

劉

劭曰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鬬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鬬寡人不勝我其死哉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鬬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程

子曰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

太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

陳明卿曰傳曰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天與帝究非有二也一理而已世之庸夫愚婦不諳乎此往往以為有一袞冕丈夫號為玉皇大帝據于青天之上崇奉之則降福銷災不然則獲罪矣殊不知凡百所為合理則福違理則禍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謂之降者非從上降下之降皆本于吾心自有之天善惡一萌禍福隨之以其合在天之天故有若降之然也苟如世俗之論動作不必合理但崇奉玉帝自能獲福然為盜為奸之徒亦嘗設齋誦經崇奉矣而終必敗露死于桎梏非命可見上天無私非如世俗之所謂也

朱子曰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胡敬齋曰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說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

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其書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

其為害政良可悲矣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為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西域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

老莊玄言傳益之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羅一峰與劉素彬書曰大抵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徒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詩文之工拙皆洗淨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研精義理檢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心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士夫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群聚而譏之曰此道學也其中無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言語不求工而自工爵祿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詩律足以自立則楊雄李白皆可以爲聖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貴氣燄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澌盡而無聞也何足道哉

賀陽亨曰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控制遠方以間廷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翰林修撰鮑頻對曰元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之說乎今燕都二百餘年天下太平如一日則地氣天運已盡之說爲誣罔明矣

歸震川曰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

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敢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敢適爲其夫死者寔無謂也

程子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許魯齋曰貧賤富貴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生死修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至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眞西山曰清談之弊起於晉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敗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旨耶自蓋

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耶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王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共以名寵權利爲有耶爲無耶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眞有耶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凂焉者果如何耶此所謂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盡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

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

陸道威曰十月之朔舉行鄉飲升歌之次友人有笑者曰此種聲容殊無足樂何益於身心性命予曰惟無足樂故有益於身心性命也古人鼓腹而歌擊壤而歌操牛尾而歌俱有甚聲容惟無足樂故爲天下之至樂古人所以樂而不淫也若如今之戲劇倡優侏儒猱雜子女觀者且以爲歡樂之極而不知已樂而淫矣悉名損德敗俗亂常其於身心性命求其無損且不可而況於有益乎

大呼集卷之五

古宜梁顯祖艮夫彙編

程子答朱長文書曰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深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知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葢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許魯齋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

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蘇文忠公曰蜀諺云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
薛文清公曰聖賢之子孫賢不肖皆天也天本無心人之生也偶值其氣之淸明純粹者爲賢知得其氣之昏濁駁雜者爲頑愚若聖賢之子孫有賢不肖之異者則以所值之氣不同耳後人因見聖賢之子孫或有不肖者乃謂聖賢已奪其秀氣可謂謬戾之論矣
丘瓊山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等事東漢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受於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元魏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法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元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眞經劾名百神此後世符籙搦名之術所由起也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烹鍊丹藥之技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天宮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於魏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岳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陶弘景趙歸眞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其教遂大行於世與儒釋並立而爲三其尤悖者謂道士爲天師後世因之遂以稱漢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君帝王僅得以爲天之子而一介方士乃以爲天之師彼道陵謙之之徒其生也皆受胎於父母禀氣於天地具血肉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爲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此理哉然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至我聖祖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即其所謂眞人者稱之嗚呼

自夫太武信崔浩之言而祟奉謙之其法遂蔓
延於天下後世流爲淫巫小術無復五千言道
德之餘意矣厥後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
天天亦惡之歟

王心齋曰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
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
杯中物便不濟

沈勿菴曰漢武帝號知人謂霍光小心謹愼可屬
大事而諸葛武侯亦云先帝知臣謹愼故臨終
屬以大事也夫托孤寄命何等忠貞何等識力
而一謹愼遂足以辦之可見要一謹愼之人奉
世難得矣巳而光輔昭立宣廢昌邑行伊周之
事亮先後出師討賊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祁山
六出歲無寧晷由斯以觀漢武昭烈俱雄才大
畧之主斷不取畏首畏尾之人認爲謹愼而二
臣扶危定傾又不作畏首畏尾之事以冒謹愼
之名則所謂謹愼者卽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之旨而非壹于葸矣俗言彭祖觀井自繫大

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史稱石慶以策
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此謹愼之象而非謹愼之
義也必欲尋二臣謹愼處如霍光親迎昌邑於
藩邸孔明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之類是也

薛文淸公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
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謝廷芳曰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豈不有
助於世而闢之深耶應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
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
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
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
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
顯道復還太年獲國學解

馮北海疏畧曰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濁始而厭薄
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
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
操戈背棄孔孟非毁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

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敎爲桎梏以
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棄行檢
掃滅是非廉耻爲廣大取佛經言性言心畧相
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强同
於禪敎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
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
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䓁童而習之白首
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
外博極群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敎之殘

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鞮䩉之語語道既爲蹐
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
莽矣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
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
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
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
所係亦不輕

王子守溪夜讀有鷄正鳴於庭家人犇告曰必殺
之是不祥王子曰鷄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
爲驚彼止自止吾何爲喜鷄其有知乎彼以告
我是爲忠告不以告我是爲容默又可殺乎且
彼爲不祥者誰乎鷄乎抑別有物乎鷄也彼區
區者是何能爲別有物乎則鷄可殺而彼物者
可得殺乎夫鳴鷄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
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
鳴而死不默而生爾當與靈鳥而並名

俞文豹曰外方道場惟啟散時用鐃鼓終夕諷唄
講說猶有懇切懺悔之意今京師用瑜珈法事
惟郎從事鼓鈸震動驚感坐人尚有聞之頭疼
腦裂况亾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鐃
語演爲歌諷如降黃龍等曲及弄花鈸打花鼓
專爲戲玩之計以悅婦稚見者常恨不能撲碎
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人交譏羣議
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也

善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
之矣劉文成公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云未

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特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爲也。曰天鑒於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顯微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以震戮人罪。而不知天之所以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孫。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賊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脧膏劊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於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有一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程子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陸龜蒙曰。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今之碑。野廟也。非有功德政事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階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其上。梟鴞室

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叫作之叫怖之大者
椎牛衣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牲酒之
莫䵷於家可也䵷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
隨作耋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叫不曰適丁
其時耶而自感而生耶悉歸之於神或亦甚矣
嗚呼生能禦大災捍大患死則血食於生人無
名之土木不當以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
也明矣

楊升菴曰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
曰朋至斯孚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羣子之
善類也語曰君子不黨又曰羣而不黨黨者小
人之㐫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
賢皆紊矣

胡敬齋曰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錘之名能知
輕重而處不失當經是常法如兩事同至皆當
依經而行或不能兼盡必有一輕一重則當從
其重者如兩事皆重則當詳審而並處之如夫
婦人倫重於告禮如告而得娶得以兩盡是經
也告不得娶則廢人倫而重父之過故不告而
娶所以從其重者而處不失當豈不是權如堯
舜得子賢以繼其位此常道也又使其宗廟享
之是而盡其道然使不肖子居君位必至亡國
是誤天下生民而宗社亦滅故傳位於賢則生
民不失所朱均亦無後患是以傳子為輕君天
下為重也權所以濟經如一兩是一兩如十兩
是十兩不失分銖此正天理之精微處非聖賢
不能用後世學不及此有以苟且從俗為權者
以機變處事為權者設權變權術之學興於是
背乎經非所以濟經也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
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
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
與祝巫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
云是當為河伯婦即令洗沐易新衣治齋宮於
河上設絳帷床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上數
十里乃滅俗語曰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

家多持女遠竄故城中益空豹曰及此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長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大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佳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兵共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投弟子一人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還報柰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婦也鄴吏民大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曹月川修公廨有言土旺者先生曰土旺不用反用衰土乎且土旺不動土水日不飲水乎火日不吹火乎金日不煉金乎木日不折薪乎五行在天地間木旺於春七十二日火旺於夏七十二日金旺於秋七十二日水旺於冬七十二日惟土無專氣無定位故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四季總旺七十二日是五行各旺七十二日而成歲功也五行一理而巳土旺猶金木火水之旺也今於金木火木之旺皆不長避獨於土旺深避之何惑之甚也聞者歎服

范忠宣罹章惇之譴坐黨南竄子弟多怨惇者及渡江舟覆踉蹌中正色謂子弟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君子以爲知命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

王仲任曰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長懼故得病寢衽長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

虛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
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全牛所見死牛也二
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
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
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
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
鏁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
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
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
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
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
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
懼則夢見同一實也

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耶程子
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
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
衆人冤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
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
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顧涇陽曰或問因果有諸予曰有之曰何以聖人
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
曰惠迪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
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
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
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
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
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來
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不知佛氏
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曰不知也請舉所
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
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
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
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
皆爲報夙生之怨而家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
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

茫然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援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援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羲皇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子又何疑於聖人哉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朱子曰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時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者而其不如意事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等特所憂慮之事異耳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此中可以少安矣

羅整菴曰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柰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闢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

域稱二十八祖人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植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信决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就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是用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

薛文清公曰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呂新吾曰一日與友人論修身道理友人曰吾老矣子曰公無自棄平日爲惡即屬纖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况一息尚存乎

程子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唐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海剛峯曰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明白立身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

作而爲文不過書師之寫艸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首曰泰山巖巖焉蓋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加毫末於其間也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之講章壘卷臨文則記夙所記憶者收竄首尾影響模範就文求題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擧而見之行事間所言又無着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蓋欲異日爲天下用諸士目逐營營必小有裨補後可乃今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無毫毛補益謂之何哉昔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此亦云竟爲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良也舍其梧檟而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請試思之

司馬溫公曰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絶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三族世濟其凶此非

積善積惡之謂耶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貴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李之彦曰世人以茹素爲齋戒豈知聖賢之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卽在茹素之日事至吾前輒趍利狥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也

眞西山曰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

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靜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偕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

王沂公作郡時訛言有怪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則鍵戶滅燭匿童稚以黃猾薰爐置門用爲厭勝公開之戒徼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爲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於境民情遂安妖

訛乃止

吳韋曜爲太子中庶子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使曜作博奕論畧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其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微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論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也哉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

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放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

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也

皇甫謐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椁備增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採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所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所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火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於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於杯也及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見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珠向月可以得水金燧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凰來聲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

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娶如何程子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李卓吾論西方淨土甚詳羅近谿曰南方北方東方獨無淨土耶卓吾默然衆亦默然久之寂無譁者先生曰即此便是淨土諸君信得及否

張南軒曰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喜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特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炫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搏擊豪强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也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以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若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謂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喪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盡之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温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薛文清公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呂新吾曰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尚而勞苦是甘也人心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人身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禮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使人覩文得情而習於善也使入勞其筋骨手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淫也使人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聯世制欲已亂之大防也故曠達者樂於簡便一决而潰之則大亂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一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姱顏色柔聲氣工頌諛艷交遊密附耳躡足之語極籩豆筐篚之費工書刺候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於崇眞尚簡之歸是救俗之大要也雖然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於放達樂於簡便久而不流於西晉者幾希

羅整菴曰今之道家蓋原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淸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寖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祈禳禜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人心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眞西山曰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

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間
蓋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
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刷滅其
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
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
王之正道故劉歆因之以改名公孫述因之以
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
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
至引之以釋經謬妄爲甚歐陽修乞詔儒臣悉

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
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
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
難過有此理也

方正學曰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
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
持其貲去死則諉以他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
恆誇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
誕瞯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
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眞鬼也即旋其
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
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
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
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
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
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
床曰亟扶我寢我過鬼今死矣扶至床膽裂死

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史惺堂曰子曰富貴在天郭璞以爲在地動人利
已心不顧父母暴露則此心先絕於親何以感
天

或問於陳揀塘先生曰夫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
事皆由命則人事可盡廢乎曰不然凡事固皆
前定而在我所當爲者不可不盡但不應非理
妄爲耳如死生有命然凡可以養生而避死者

自當爲之苟徒一切諉之命則命該不死雖絕
粒亦無妨耶故聖賢諄諄以義命二字互相發
明宋儒以爲人事盡然後可以諉之命其爲世
訓明矣

司
馬溫公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鬭死傷橫
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
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
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稱治陰陽者豈拱手端
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要亦佐人主治庶政

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
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
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
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
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
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
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
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

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
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
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
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
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
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
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
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
欺而已矣

陸長源曰潼關北大河中有灘出水可三二尺灘
上有一樹古老相傳云本女媧墓女媧鍊石補
天缺斷鼇以立地維故墓在大河中水高與高
水下與下蓋神之所扶持也於今數千年矣立
祠於岸載在祀典天寶十三載秋霖雨一百日
河水泛溢其灘遂被洪水衝沒至今無遺跡乃
知向說皆謬耳

唐
韋絢曰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
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

紹虁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虁笑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曹月川先生至府群吏素聞先生名未識其面衆覩之問曰舉世崇信鬼神先生獨不事何也先生曰且如府太守淸廉列郡畏服有人執金帛導以金鼓欲賂太守免差稅如何群吏愕然曰如此將討死先生曰今人諂求鬼神使神而果神耶亦將討死使其非神要用事爲設一人犯盜一人殺之上司追求至緊二人各挾珍寶暮夜請求免罪太守可受而放之乎今人不務爲善臣不忠子不孝弟不遜婦不順積惡有罪天理不容乃諂媚鬼神倖求非望在鄉廣建淫祠惑誘鄉人在家裝圖神像朝夕奉獻苟無災禍曰事神之所致也苟或不免曰所事不恭也惟知倚於鬼神而修身爲善初不暇計神本正直安受人間枉法賄乎群吏嘆服不已

陳幾亭曰孔子百世不名明至尊也當矣自韓愈名孟子而後世因之至伊川序明道墓猶仍其失噫使稱頌孟子面可名稱頌父母亦不妨名乎讀孟子者於其自稱名則不易音示稍殺於孔子可矣臨文呼名無禮之大者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某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想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程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呂新吾曰樂要知內外聖賢之樂在心故順道窮通隨處皆泰衆人之樂在物故山溪花鳥遇境

繰生
羅整菴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乃延平李先生之
言而朱子述之者也此言須就人事上體認內
外兼盡則仁之爲義自明或謂當理卽無私心
無私心卽是當理而以析心與理爲未善是蓋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且如齊桓公之尊周室
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孰不以爲當理謂無私心
得乎又如直躬之證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
而自斃其無私心不待言矣謂之當理可乎果
如或者之言則王伯將混爲一途而師心自用
之害有不可勝救者矣
淮南子曰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
累也荆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
能驚也聖人心平氣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
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
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
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
夫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
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
人弗怪也水生蠬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
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梟陽水生罔象
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
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
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熒惑
也
歐陽文忠公曰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
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成駭
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
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
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
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閒
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
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
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
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
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

罪之民以嬰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桀紂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僕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與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僕之威靈暴矣哉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或問人可勝天乎胡五峯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不天則天不勝

薛敬軒曰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為兩段矣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

曹月川勸人勿赴水陸會畧曰切見僧不為道醮而廢齋道不為僧齋而廢醮是彼各知自重也為儒家者祖天地宗帝王師周孔將以正人心扶世道反為齋醮而廢禮是自輕耳寧無愧乎

薛文清公曰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呂新吾曰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案卷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

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
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
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
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
總數

文信公曰顛峯仲宗臣以拆字之法行京師諸公
贈言陳往驗甚悉予未即信試之且數年每言
輒酬奇矣哉予問顛峯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
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
應於手夫固動手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貧窶
之強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
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
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
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而子於其偏
旁上下之間紬繹解說曰某宜福某宜禍則其
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歷乎其上誘乎其中而
運之肘歟不然字耳字耳何靈之有顛峯曰未
也天下禍福之占於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
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算法生焉世人見
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耶末子之觀字也於
其心予之觀字也於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异
人异人誠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
又動于顛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其事其存
而勿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伊川先生曰天下果有
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
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

章楓山曰吾少時讀柳子厚送苑論歸覲詩序見
其有所謂風雨筆札雲烟簡牘與夫桂枝片玉
光生於家曳裾峩冠榮南諸侯之邪者未嘗不
美其文章之富慕其登第之榮也及觀韓昌黎
之贈張童子乃曰愈將進童子於道又曰童子
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動乎其未學者然後知
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其用心固如此彼柳所
誇者不過庸人之見世俗之言耳嗚呼士君子
所當爲者寧獨富文章取科第而已乎

陞深曰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答之曰此我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僊也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程子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念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楊升菴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今觀詩云先師遺訓今豈日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遊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幸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漏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王守溪書曰有自城來者言足下得長生久視之術僕始而喜既而疑竊爲足下不取也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日之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也今學者所共推尊以爲聖者必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爲異術順受其正則夫安期羨門鍾呂之屬屢見神於前人者今安在耶意以竊陰陽之氣獨得須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有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運世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獨欲超然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說昉於誰乎自老子

有谷神不死之說。屈子有一氣孔神之說。燕昭漢武始崇虛無而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而言神仙日思脫躧以事飛昇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而死者往往如是也則又變而爲今說今之說以爲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茫且遠矣往子居京師見縉紳往往有談此術者未始不竊歎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堅一旦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懼者惟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其若可以凌倒影而遐觀於是姑爲其所不可爲以覬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爲解自宋乎有刀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說故術者以此藉口而爲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乎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責夫秦皇漢武之爲耶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能仙曷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鉛汞者而何暇奔走權勢餬其口於四方耶或曰彼非自謂能仙但以延年損疾耳若是恐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說吾儒自有之中庸之愼獨則坐忘之法也孟子之夜氣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何待於彼耶今足下出李百里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奇衺恐有害於德貪緣請託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辯焉亦無以自解況如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之之誌李子歐陽永叔之序黃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俟於予言矣

陳幾亭曰太陽者萬物共賴以生而鴟鴞畏日鼠

畏曰虎畏曰蠱亦畏曰皆賊害於物者也太陽
育物而彼害物自覺與太陽之性相背是以畏
之又害物非可共見之事也故畏明人臣欲福
庇民物者惟恐其君之不明也其欲蠹善類凋
民生以自榮者惟恐其君之明也以位則官以
形則人以至性則何物也耶

高景逸曰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耳不
知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
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
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
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
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
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何以謂之天何以謂
之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
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
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

問福善禍淫如何程子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
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
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
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
幸也

呂新吾曰天下事只怕認不眞故依違觀望看人
言爲行止認得眞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
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
到中間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
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
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
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議
論自息即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
爲也論不得成敗

楊椒山曰介安從生生于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
始于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
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亘
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
與廉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
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

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于天而求其合于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于外者或不能介于內能介于始者或不能介于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籠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淺乎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薛文清公曰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識其義難矣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

劉念臺曰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辛天齋講一鄉之善士章曰此章正孟子傳心要訣前舜往於田數章辨堯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奚諸人受誣蒙謗之由皆引詩書之言爲証使聖人不白之冤一旦昭雪如此方算得朋友方是尚友于古之善士處若使我友善士而使善士有受誣蒙謗處我亦隨聲附和而不爲之體諒不爲之辨白則彼亦何取乎我爲之友我亦何以稱於天下曰友鄉國天下之善士哉且說知人又說論世何也夫人之受誣多因所處時勢不同後人論人又多執今日之時勢議論古人須是要論世設身處地然後得古人之心而相諒於形跡之外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自是正理若執此以病虞舜其何辭孟子以怨慕解之又以不若是恝發之則號泣之心事明矣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此詩之言也若誦其詩不論其世則舜又何辭孟子以告則廢倫以懟父母解之則不告之心事白矣封其弟而不使有爲非特愛有痺之人正所以愛象而保全之也或者病其爲放至孟子以封之說解之而愛弟之心又白矣至於以德衰誣禹以割烹誣尹以主癰疽瘠環誣孔子以自鬻要秦誣百里

奚使非孟子力爲辨之無論當時卽今日孰知伊尹孔子誣哉讀此數章止孟子尚友舜禹伊孔諸人處且此數章俱是孟子與萬章辨論故一鄉章不與他人言獨與萬章言也

曹月川曰儒家之理原出於天地而制成於聖人故自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自孔子而下明之者亦非一人矣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迦老聃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梁武宋徽之君乃妄爲齋醮之說故武餓臺城而徽流落於金將求冥福俱遭顚禍誠萬世之明鑒也奈何人不知戒踵謬成俗流至於今可勝痛哉然出俗超凡何代無人宋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元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倣之者今欲明其禮而刼其俗焉以二先生爲法毋曰我下愚也豈敢倣大賢之所爲哉孟子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況程許乎葬家詩曰塋家風水果何由舉世滔滔苦信求我道如依風水說陰陽個個倣王侯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朱子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

海剛峯曰宋眞宗獲天書於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言采而得藥人工搗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行耶天賜之老有手執而付之耶

大呼集卷之六

古宜梁顯祖艮夫彙編

陳北溪似道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老佛之道。與聖賢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蓋老氏之道。以無爲宗。其要歸事淸淨。令學者脩眞煉氣。以復嬰兒。誠爲反人理之常。世固有脫事物遊方外。以事其學者。然其說未甚熾。固不待論。若佛氏之敎。則充盈乎中華。入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埜夫賤隷。深閨婦女。無不傾心信尚之。而其所

以爲說者。大槩有二。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說。以誑愚衆。然非明識者。莫能決。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說。以惑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蓋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天地之所以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眞之理所賦。其存也順吾事。則其沒也安。死而無愧。始終生死。如此而已。

是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旣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旣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廻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旣屈之氣。有復爲方伸之理。與造化消息闔闢之情。殊不相合。且謂天堂地獄。明證昭昭。則是天地間。別有

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況其爲福可以禱而得。爲罪可以賂而免。則是所以主宰乎幽陰者。尤爲私意之甚。抑非福善禍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觀乎此。則死生罪福之說。眞是眞非瞭然。愚者可以不必惑。而明智者亦可以自決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有靜之理。則靜而

生陰。陰陽動靜。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予於物者爲命。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於心者爲性。理不外乎氣。理與氣合而爲心之靈。凡有血氣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則理與氣融。塞則理爲氣隔。今就人言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所以爲虛靈知覺。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四肢能動。饑食渴飲。冬裘夏葛等類。其所發皆本於形氣之私。而人心之謂也。非禮勿視。而視必思明。非禮弗聽。而聽必思聰。非禮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禮勿動。而動必思義。食必以禮。而無流歠。飲必有節。而不及亂。寒不敢襲。暑無褰裳等類。其所發皆原於理義之正。而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然人心易危殆而不安。道心至隱微而難見。以堯舜禹相傳。猶致其精於二者之間。而一守。夫道心之本。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

有別矣。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者。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而不復知其爲形氣之心。見此爲見性。而不復知性之爲理。悟此爲悟道。而不復別出道心之妙。乃至艸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用功至於心如秋月碧潭淸潔者。遂交贊以爲造到。業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之歆慕。舍己學以從之。而不思聖門傳授心法。固自有克己爲仁。瑩淨之境。與所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如光風霽月。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若彼之所謂月潭淸潔。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爾。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體所具者惟萬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爾。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後截人事粗迹之悖謬至顯處。其爲理之發端。實自大原中

已絕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所謂念者惟有正不正耳必欲絕之不生須死而後能假如至此境果無邪心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爲邪而非豁然大公之體也程子以爲佛家有个學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而無義以方外然所直內者亦非是正謂此也觀乎此則性命道德之說眞是眞非瞭然高明者可以不必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乃有竊其形氣之靈者以爲道心屏去道問學一節工夫屹然自立一家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稍有意見則證印以爲大悟謂眞有得乎群聖千古不傳之秘意氣洋洋不復自覺其爲非故凡聖門高明廣大底境界更不復覩而精微嚴密等工夫更不復從事良亦可哀也哉嗚呼有志於學者其戒之謹之

許魯齋曰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范竹溪曰涇陽先生云使君子不得止至善名之一字累之也使小人不敢爲極惡名之一字隄之也吾願君子以下人心頭且時時提起一名字君子以上人心頭卽時時掃除一名字且生前之精神在身死後之精神在書生前之不朽在壽死後之不朽在名名何足累惟在善居名者

有一生問爲學而苦於資生之不足如之何呂涇野曰無不足者只要見得破耕可商可傭卜亦可何妨爲學昔管寧華歆共鋤而獲金歆熟視之寧竟擲不視此不外耕而學的韓康伯隱於長安市賣藥不二價有一女子買藥長安市中鬪藥價不二問曰子莫不是韓康伯否此不外商而學的又如漢嚴君平賣卜凡有父兄來關

便教以慈愛有子弟來問便教以孝敬此雖賣卜亦未嘗外學諸生亦嘗有此學者乎未也故爲學不患身貧只患無志爾艾希淳曰見得破三字是主本

朱子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緊處做工夫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一一理會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如事君事親事其所當事盡誠敬之道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須是得這道理無欠缺到得那時死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故張子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聖人不說死已死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與他精細理會六經載聖賢行事備矣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爲常事也記與論獨載曾子寢疾時事爲詳不過教學者以保身謹理而已豈效浮屠不察於理而以坐亡立脫爲奇哉

莊定山曰世嘗以族譜爲譜一族表世系使宗族子姓無所紊亂於一族此一家之史也然其書年書月書邑書郡書里道必書曰此某姓也此某氏也此某賢人君子之後也書姬姓者必曰周公公旦之後書吳姓者必曰延陵季子之後書姚姓者必曰虞舜之後書孔氏者必曰仲尼之後書司馬者必曰程伯休父之後至於小邦僻郡卑官陋邑無所聞於天下者又皆歸而不書此何故哉蓋欲上人者人之同情也惟其操欲上人之心故以吾之郭而拜子儀之郭以吾之狄而哭仁傑之狄何所不至也嗟夫堯舜孔子之先豈皆堯舜孔子者哉有堯舜孔子然後其族始大也顏孟程朱之先豈皆顏孟程朱者哉有顏孟程朱然後其族始不可及也丈夫當磊磊明明以自樹立而軒豁於天地之間不以第一等事讓人也惟其能自樹立不以第一等事讓人天下後世自曰某族某人周公孔子也某族某人子思孟子也某族某人程子朱子也

吾之族。不求大而自大。又豈待有慕於同姓之大者而後大哉。或曰。天下之事。未可執一而論。吾之族。不出於周孔程朱。固可以自力也。使吾果出於是。吾亦將何以哉。余曰。出於周孔程朱者。幸也。出於是而又能以之自勉。是吾之族。又能軒天轟地。出一周孔程朱矣。吾之族豈不益大以光。而爲幸中之又一大幸也哉。

陳清瀾曰。近世陸學一派。不獨於程朱之言有疑。雖於孔曾思孟。亦不免。象山謂顏子歿。夫子事

業。自是無傳。楊慈湖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王陽明謂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卽此也。象山疑易繫非夫子作。疑繫辭首章近推測之辭。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兩語。可信而已。慈湖遺書。於大學格致誠正。於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下等語。皆以爲支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者。卽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敢以爲是。而况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耶。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痛哉痛哉。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葬者。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擧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

深歎愍哉。又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瘞之耶。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飮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

際何恐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求其福利耶
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
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
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
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
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
者良師也兄乃名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
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
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自己以意處歲月

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
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文曰大吉以是族人
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
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
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
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
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
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
視吾家

方正學曰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
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
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
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
嘗得某罪而然耳見缺唇掀鼻俯脊直躬者曰
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
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
書不特書之又爲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譎
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
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
曹月川先生因蒲學垣傾圮命工修築門人曰太
歲在東未可修理先生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
東太歲何在爾欲避之乎夫太歲天上歲星也
豈人間家家戶戶皆有一太歲耶命亟修之
呂新吾曰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
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貴才學
以成身也非以矜己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

故才學如劒當可試之時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衒弄不然鮮不爲身禍者自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憂哉

章楓山曰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觀之蓋不啻禽獸盜賊其肯爲之謀哉况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

下之告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諄諄之誨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爲教不屑者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

王仲任曰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

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心必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

范公甫將赴河淸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程子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耶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祀千七百處所存惟吳泰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

得以爲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爾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朱子曰溫公云陳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

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攻使
不慈不友亦無逃忝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
者則知之矣
呂新吾曰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
人巳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
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
人者每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
謙巳下人彼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
石濆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酒

死酒貪盜死盜貪鬭死鬭貪獵死獵貪漁死漁
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
死權貪財死財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
所易曉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
主父偃之夷僇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
誅也大夫種之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
有所曜而弗能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
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爲
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

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一一
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巳而謂其朋曰盍少
嘗之愼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忝
之巳而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忝之如是者數
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
群睨嘻笑取草履而着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
就縶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
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矣嗚呼古
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問講學盛於宋或云議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學
倣宋何也馮少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
而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
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竟
不報眞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乃借
口歸咎於理學諸儒不知當時諸儒多屛逐山
埜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講論以明
道覺人耳何關于廟謨國是而責其成效少哉
且宋之不競正係於京檜侂胄輩禁學之故即

有忠言無從取效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寃可不待辨而自白矣

呂新吾曰繼母之虐嫡妻之妒古今以爲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旃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懷非母之迹而困似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造謗怨讟忤逆父亦被誣者世豈無耶恣溪狎之性而恩重線絲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裏谷風栢舟妻亦失所者世豈無耶惟子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居家者不可不知

陳幾亭曰乞食募緣本爲怠相然是立法大濫窒碍人人不耕腹尚自餒誰施僧食人人不織體尚自寒誰捨僧衣其濫觴也貪婪之禿實情放利借名勸善方且爲已造孽反云代人種福世間乞兒最蒙賤鄙何獨禿子乞哀自居本分愚氓見慣亦以爲宜每見賦性慳吝者逐事皆慳作佛事偏慷慨天資刻薄者待人皆刻遇和尚

肯周旋只是爲彼所紿謂崇佛飯僧功德獨茂盍思斯人之徒總是天生凡在困窮同可憐憫豈緣割鬚去髮飯之便有陰功一切在俗窮民濟之便無福報天若作此分別豈爲大生廣生佛若作此分別豈非至愚極陋萬分無理舉世長迷仁者一體萬物縱不以異端而忍外之豈至以吾民而反疎之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眞有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眞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劉文成公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肯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歟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

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於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滛於物

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蟯蛔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於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㩳

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是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於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呂新吾曰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精粗者妄也因與一客共酌指案上羅列者謂之曰這安排必有停妥處是天然自有的道理那童僕見一豆上案將滿案樽俎東移西動莫知措乎那熟的人眼便有定位未來便有安排新者近前舊者退後飲食居左匙著居右重積不相掩叅錯不相亂布置得宜楚楚齊齊這個是粗的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個工夫還欠

歟否推之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
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
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
原不曾理會理會得來這衆上羅列得天下古
今萬事萬物都在這裡橫豎推行撲頭蓋面脚
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乃知神化性命極是
粗淺的

顧涇陽與李脩吾書曰足下嘗謂富貴功名都如
夢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視求田問舍
則有間矣其爲累等也且所謂古董者在我而
已我能做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
做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萬年
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謂古董何
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彫毀而况其
他乎亦可啞然一笑矣

或問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
此理否程子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
有人形似鳥喙牛首者耳荀子中間說問太古

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
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
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
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
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
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
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
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
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
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
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而後種生者且如人身
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
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
問譚景升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
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若楓樹化
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
是也此語何如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
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蛞蝌化

為百合。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便化為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石。

問 世途強悍難制之兇如虎。奸險莫測之徒如河。居此世者何如涉身。辛天齋曰。正好講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作用也。此等經綸在無事時為

涉世法。在有事時為用。兵法曰。為用兵法。信得及。若云涉世法。不能無疑。曰不惟行三軍。敵家是虎是河。即自家三軍。亦是虎。是河。即用行時。朝廷之上。亦皆是虎。是河。即舍藏時草野之間。亦皆是虎。是河。暴之必為虎噬。馮之必為河溺。噬死溺死而不知悔。未必不自謂英雄勇敢奮不顧身。然與自家何益。與世道何益。聖賢見虎見河。不敢逞一毫血氣。安得不乾惕謹凜而生懼心。又安肯退縮觀望。徒懼而無濟。從小心中

生出無窮妙算。要擒虎而終不為虎所噬。要濟河而終不為河所溺。卒之虎擒矣。河濟矣。自家安全。世道倚賴。眞萬全之策也。

朱子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旣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

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舉於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

薛方山曰。天下之道。固一而無二。而精粗本末。則不可偏廢。自夫朱陸之辨興。而左朱右陸者。但知六經為我註腳。而不究其義。矧於史學。又何庸心。其或折衷於二者之間。則亦謂讀經足矣。何史固在所後也。明道程先生。亦以謝上蔡為玩物喪志。此其言蓋為博而寡要者發也。未必謂

昇。經。史。而不讀也。邇者乃或妄意神化柬書不觀。事至於前不學無術多至謬誤而君子之經綸隳矣。君子之經世譬諸醫者之治病。經則其素難也。史則其方書也。雖軒岐和扁亦不能外是理以生人。而業其術者顧棄置之。縱自謂妙悟神解。其有不至於誤剌殺人者幾希。

呂新吾曰。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

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巳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擬者何。習見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也。余以爲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傳洽之譽有識者恥之。

汪文定公曰。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中者。其自考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乃服藥覲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考者如此。何以考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爲其徒者乎。世人不考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諭也。

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

陳清瀾曰。楊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象山猶是說事。慈湖則

說理障矣。然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汪盈科曰。祿命之說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然推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生員場畢。或偶然病故。乃其卷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星安在耶。

一人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奈何。賀醫聞曰。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家有和尚乎。其人遂服。

馮少墟曰今天下益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摛葩掞藻人蛇珠而家荆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曰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於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燿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強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亾論韓歐即秦漢有之乎亾論秦漢即左國有之乎子輿氏以來此爲正印柰何以瓦礫置之也余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閎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押闔之術其機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貫旨曇聃其意甚盛

但恐數年莊嶽不止齊其語耳蓋常人溺於所聞曲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押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旣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瑕類其人品可不慎哉雖然抹縱橫虛無之弊者在於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即不然而亦不至於爲縱橫爲虛無已故曰文章以理爲主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余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時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與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

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於。文。詞。外。哉。然則爲文者宜何如。余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於此。務必至於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疏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遇以獲禽。庶幾乎返縱橫爲樸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苑良工哉。

呂新吾曰。六籍載道之器也。天神地祇在焉。萬靈

百宰在焉。千古聖賢在焉。君師祖宗父母在焉。尊天地神明聖賢君親師則尊書。尊書則裝潢而繕備之。整齊之。架閣之。潔淨之。次第之。珍藏而保護之。自有一念不敢苟之眞心。重此萬分不敢褻之神物。今也緗帙錦函牙籤犀軸。不以鍵鑰。切身實用。手所點校批詳者。不以收藏。有攝之牀頭。擲之坐榥者。有面無題識。或破碎無護殼者。有拳角斷邊。垢膩汙濁。字不可辨者。有半在南積。半在北箱。半在家。半在友人几案者。有有宋元善本。千卷百册爲部。而半障窗。半覆瓿。半在婦人之筐篋者。經天緯地之物。而慢棄若此。不知士所寶重者何物哉。冠裒帶之儒。而踐踏若此。不知書所托賴者何人。語曰。丐惜瓢。傭惜鍪。非此物足珍。生所藉也。無論此心此理。有所未安。下之爲不肖之論。茲所誦讀者。非爾富貴利達之鍪瓢乎。士也無天道矣。夫佛經道藏。殻以衣服所不得之綾紵。厨以鳥鼠所不到之簡笥。每誦讀則盥手焚香。高吟莊誦。如對仙佛。

而終身所得。不過僧道士致位公卿。千萬緇黃。而視書若此。是仙佛負僧道而士負聖賢。士也無天道矣。吾不敢及他人。兒曹戒之。

問魂魄何也。程子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丘瓊山曰。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舖啜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必淫邪之小

鬼也。後世小人。乃以巵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賢。俗食褻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狹。所求者廣。一何無忌憚之甚耶。此在聖明之世。所當禁也。

曹月川先生。請除淫祀。祭祖先。時値日之午。吹雲之犬所在成群。先生問之曰。或有一人將父母不養。以致流落在外。尋覓過日。其子在家殺羊造酒。吹彈歌舞。請宴外來賓客。醉飽連日。其父母悲泣而歸。援牆而望。不得其門而入。又復悲泣而去。此子何如。衆曰。自家父母不養。却養外人。正孔子所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也。豈非悖德悖禮。忤逆不孝之甚者乎。先生曰。今人把自家祖宗父母。都不祭祀。却將外神他鬼。畫影圖形。在家祭獻。又去外面享賽某廟某神。與此何異。衆人皆慚服。自是不復非議。

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絶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陳北溪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

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値。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眞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値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値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値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値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値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

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

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旣是贊嘆便是那個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陸五臺理富民寃獄臺使者曰此人富有聲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

程子曰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劉執齋曰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好何曾不丹華而靡曼顔淸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詞貞滛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滛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

弄麞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彰

宋寶塔災得舊瘗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請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又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上從之

李之彥曰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葬與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詣墳所半載餘置其親於荒墟已爲非禮乘祭之後大率與兄弟妻

子親戚契交放情遊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舉杯酌亦未害若孝養有虧卽當收斂酒殽返舍潛自刻責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大獲譴於造物余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啟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陸深曰天妃宮江淮閩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

史愚甫曰人皆謂命是天命一定者不知其無定也如朝廷命一官矣若做得官好是敬命者也褒嘉崇陟愈久愈長如貪墨方命貶恥隨之矣朝廷何常有定命哉吾卽君命之無常而知天

命之無常也惟行無不善而遇或不偶然後可言命耳

黃鐵橋曰方家言脩天草神草也汁以淬鉛七返而瑩然潔七返而鑿然堅煉以他藥而謬鋌成楚人有務鉅積者謁藥師力求之三年得草卽市鉛汁而淬之無效也楚人貲且困泫然曰藥師誑我嗟乎甚哉方士之回遹愚俗之貪鄙也夫五金不相爲用亦不相爲制使鉛而可銀則銅可金石可玉萬類之質可亂陰陽剛柔動植

之故。可變置。則造化之柄可竊取矣。昔淮南王安陰蓄邪謀。謾稱好古。招致賓客。競爲論著。知天下之人可以利動也。故爲黃白之論。餘二十萬言。夫亦襲妖僧度世之故智。眩惑齊民。以寓夫烏合之計耳。淮南既亡。其言往往雜出於記載。方士乃撮其渣滓。以售其陰狡。愚俗之易惑。無怪也。或曰。信斯言也。黃白不可成。則鉛爲粉。水銀爲硃。非質變者乎。噫。謬何一至是耶。聖人因物制用。以佐民生者。法固種種也。乃假

附於淫僞焉。宜邪正混淆於世矣。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來瞿堂曰。五性金木水火土。有形有氣有神。形上用功夫者。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是也。氣上用功夫者。求仙而欲長生。求佛而欲不生不滅是也。神上用功夫者。君子所性。根於心。生於色。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喻。堯舜周孔孟子是也。形上用功夫者。朝華夕落。氣上用功夫者。水中捉月。惟神上用功夫。則以爲世爲上下與天地同不老矣。常笑李德裕平泉莊記云。鬻平泉莊者非吾子孫也。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吾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豪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而不知身死數年之後。皆化而爲煙。散而爲物矣。此形上用功夫朝華

夕落之驗也。作此記。出此語。可謂愚之甚矣。然古今之愚。豈獨一李德裕哉。於此見蕭何之賢。

陳淸瀾曰。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字。辭同意異。吾儒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又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禪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無欲而靜則爲敬。爲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此正所謂

差毫釐而失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爲陸學所惑。

陳仲醇曰醉人賸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呂涇野曰天下事。如風水者。雖學者亦當知。但馳心於此。則於術與理性。而上達於天之妙。恐不無外誤也。如葬法一事。只如程子避五患之說。可以通行無礙。而朱子山陵議狀其日擇水土

之淺深。穴道之偏正。以折荆大聲之非者。則可矣。若夫論土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不敢以爲必然。至謂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憂。則又甚怪而尤不敢以爲必然也。蓋上古之時。葬之山野。不封不樹。而孔子始封之。自秦漢以來。始有山陵原廟之禮。而中古迎魂立主之義。遂忽焉不講。乃專於塊壤之上。求風水之合。以爲禍福之驗。世豈有此理哉。雖仲尼而爲此論。吾亦不信。况出於郭璞。淳風之輩。以駭時俗之耳目。而不神於久遠者耶。審若是。彼仲尼以上聖人。又豈愚於郭璞淳風而自殄其世耶。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長生爲。甚矣人之無厭也。

陳清瀾曰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

論之。六經非得朱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宋世雜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竊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豐蔀。究辯至此。然後知朱子之功。

夏桂洲曰余以靈公之弑。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董狐。良史也。當時亦曰亡

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
已絶雖弑無罪可乎當時董狐只合擧某事某
事以直證其弑君不當以此爲疑詞故孔子曰
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
之不能免也

蔡州妖尼於普惠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
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共稱爲神尼歐
陽公旣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爲妖嘗有一名
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

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
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悞
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
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
萬物之最靈其尤者爲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
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
人皆屈服

朱子曰人只是一箇心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
如飢食渴飮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
之心是

呂新吾曰古今載籍莫濫於今日括之有十種有
全書有要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贅書
有不用之書有病道之書有雜道之書有悔道
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之類
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儁腴不必盡讀
四書六經通鑑之類此謂要書常目在之生死
與俱治安考據經濟名言大學衍義文獻通考

之類此謂經世之書不可不讀醫技農卜養生
防患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常目在之言雖
近理而掇拾剽竊不足以羽經史而多人眼力
是謂贅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
苦竭心思有妨本業如詩賦之類是謂不用之
書此皆無益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高說性
天玄談理氣言夫子之不言道古今之雜道淵
裏探淵夢中說夢是謂悔道之書縶言曲說小
見一窺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械縱恣是

謂敗俗之書。此皆有害。有世道之責者。不毅然沙汰而芟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不小。

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

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已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儲泳曰。嘗聞呪棗而煙起。或呪而棗焦者。心雖知其爲術。不知所以爲術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托名以呪。然之則棗如煙起。其棗之焦者。藏鏡於頂。感名陽精。舉棗就鏡。頃之自焦。是知奇怪之事。非藥則術。不足多也。向有行雷法者。以夜游艾納數藥。合而爲香。舞

燒則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爲藥術也。師巫多挾術以欺世。向見一女巫。應有祈禱。必納香錢。使自投於淨盂中。隨即不見。人多神之。後得其術。乃用荸薺木銀。雜草藥數種。埋之地中。七七藥成。每客投少許於木中。錢入即化。挾邪術。託鬼神以欺世。如此類者甚多。不欲盡紀。姑敘數端。以祛後來者之惑。

楊氏復曰。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既獻則徹去。奠而有酹者。初酹酒則傾少酒於茅。

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酹。而盡傾之於地。非也。

文信公曰。彭叔英精曆度。推予命。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孛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敎曹操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大化。絪縕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

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椰子所謂奇偏者。凛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憮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

胡敬齋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個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廻。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顚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

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眞。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眞。是以生爲不眞矣。問佛氏說眞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廻。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

呂新吾曰一里人專專利己屢爲訓說不從後每每作善事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曰近日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

曹月川先生因諸生有親死欲作佛事責之曰僧死不用道道死不用僧儒讀孔聖書死而用釋老之薦豈非惑歟生曰超度父母人子悲切之

至情先生曰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其待親之不厚哉借使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生曰舉世皆然不信佛事則以爲不慈不孝恐致鄉人非謗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理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可謂執德信道之士乎一鄉皆然子能獨立卓然不爲流俗所染舉行周孔之禮則鄉人孰不轉謗爲譽而矜式哉因命子如玉與王惠相之

一依文公家禮境內士大夫聞風相率觀禮約日喪葬以禮祭祀以時毋爲曹氏之罪人得罪曹先生則得罪聖賢各當自勉

魏周宣善占夢有人夢芻狗三占不同而皆驗譜宣問其故宣曰芻狗祭物故始夢當得食祭訖則車轢之矣故墮車傷足也既經車轢必入樵爨故虞失火其人曰吾第一次實夢後二次妄言耳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汝意既動與眞夢同是以占之皆驗

馮少墟曰告子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爲天性爲自然則必以仁義爲人爲爲矯强所以有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知仁義原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性原非人爲原是自然原非矯强且不別言仁義即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如甘食性也即甚甘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悅色性也即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

來有的非人爲非矯强也孟子從六陰旣剝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眞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呂晩邨曰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淸悉來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卽有一二勤愼乃職亦止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這箇不是也敬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詔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憲辭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慾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字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後不是不要可知

張考夫曰百年以來朝野習氣類皆以直言爲諱甚至父子兄弟之間亦尚緘默不言寧使父子兄弟見惡於鄉黨隣里在已必不敢言以爲惟恐以言見罪此何心乎宜其禍亂不息而風俗日偷也

魏環極曰僕不能讀書嘗見友人齋中書可充棟輒自愧無可讀之書遂購書若干卷藏之旣而思童年曾讀論語如學而時習章逮至其爲人也孝弟章吾日三省吾身章賢賢易色章開卷便是總不能行得一句天下更有何書可讀者昔人云讀一尺不如行一寸信夫

許勵齋曰中庸之道儒教也賢知之過卽佛教愚不肖之不及卽仙教何言之若淫若殺若貪君子三戒章何等平易彼佛教者俱過一步不惟不妄淫並室家好亦絶不惟不妄殺並有罪亦赦不惟不妄貪並自已身亦捨矯枉過則決裂豈得爲中若貧富若貴賤若壽夭吾儒蔬水樂雖有天下而不與朝聞夕死可何等安順彼仙者都退一步懼此富不永寧處貧怕此貴不長寧居賤慮此身生不久先死其心淸淨流爲刑名勢所必至乃知吾儒極中至正可大可久之

度。越。二。氏。也。
陸稼書曰。陽明以禪之實而托于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以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

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我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我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棄彝倫。離仁義。張皇鬼怪而自放于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此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

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聖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于我何有。而特以束縛于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于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

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于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于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于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于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當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

雖云事物之理。乃我性所固有。面亦當窮究。然旣偏重于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于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格物。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盡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

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鍼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于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我嘗推求其故。學者所以樂趨于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

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尚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則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眞我。不賢者旣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于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方正學曰。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

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弟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爲善於家。祥實基之。不勉己而徇物。禍之所臨。

詹東圖曰。道家禳禱經咒符籙等。皆推尊老君以爲教所自出。便涉渺茫。予嘗以公事過龍虎山上清宮。見殿宇館署災盡。則何不自用符咒遣神止火耶。至於受籙之說。似倣釋氏因果報應

之意。至無善惡。豈可禁禱超昇。則何以責民爲。善乎。爲因果之說。猶足勸世爲善。符籙徒令人恃此肆爲惡業耳。

毛元仁曰。孟子言求放心。康節曰。心要能放。二者何相反也。少史子曰。放心者。心馳於外。如雞犬之出。不求則不得也。心放者。能盡其心。如鷹隼之翔於雲霄。而機繫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廣大。流蕩者失其本心。廣大者擴其本心。

李禮山曰。事天不在香花淨水。磬折百拜。入則孝事天於親也。出則弟。事天於兄也。謹信。事天於言行也。愛親事天於衆仁也。推之一事一物。莫不皆然。

冉求光曰。釋氏近理者。則曰不殺生。乃其兼愛之仁也。不知惟在己口腹之欲。可言節制。若鬼神之祭祀。父母之甘旨。賓朋之燕饗。所重有在。則物爲輕。使必執所重者與一雞一豚平衡而論。則悖禮失義之甚。梁武帝宗廟不血食。所以貽

誚於百世也。豈獨禽獸有生機。卽草木亦有之。推不殺之類。必一蔬含生。則不忍刈。一粒含生。則不忍食。而後可。不然。以禽獸與人平等觀。而不以草本與禽獸平等觀。非圓通之論也。亦不可信者也。

大呼集卷之七

古宜梁顥祖艮夫氏彙編

柳柳州曰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恐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

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程子曰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呂晩邨曰立命即所謂順受其正也非爲自我作主不由造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即知死能事人即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

爲事故曰殀壽不貳也釋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胡孫走却直向瞎驢邊覓便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視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秀才見識低汚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脚底業已爲壽夭所貳何處得有立命來

應嗣寅曰古人言同心爲友同學爲朋如曾子與子張可謂同學曾子言堂堂乎張難與並爲仁則是尚未肯與之爲友也所以子言無友不如

已者友非交之謂也漢人多有求結友而不肯者今人乃以友爲不足求爲弟兄不知五倫本天敘非可相爲代也兄弟爲同氣吾身家之榮枯與俱也友爲同心吾道之榮枯與俱也

成我存曰秋夜不寐委體於莞簟之上顧此六尺思我二人展轉輿懷喟然長嘆嗟乎非父母安有此身今有此身又安有父母哉念此身蔭庇妻子衣食臧獲交往親知即疎而里閈之人亦迭有乾餱以相遺問獨我父我母生欲口含牖

思身代雖五内分裂覩子而目不暝如是之勞且至而曾不得我一帛之温半菽之養片語之慰然則父母奚樂乎其有子也居恒友朋相念猶然賦蒹葭佇日月即偶爾止宿之處猶念其村墟煙樹不能去懷而以我屬毛離裏之人九原非舍黄壤無家風雨晦冥之夕寒鴟笑乎松楸野狐走其壙穴雪封華表霜阻羡門此其爲情殆不止渭北春樹江東暮雲一離索之況而已爲之子者非賓筵高會即偃息在牀非對局

投壺卽徵租築室朝朝而便其身歲歲而謀其子亦曾慮我父我母之死而無知寂寂於南之丘北之壠乎或曰揚名可以顯親奚其嘁無論齪齪之名未必揚也卽使主父五鼎蘇秦六印於以自奉則得矣其於父母何與焉昔人有言日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名之於身猶爲泛泛而况上之能及吾親乎嗟乎父母不可得見矣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得與我同生於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之執母之黨而

加吾意焉得父母所使令之人而愛焉得父母平昔所用之常物而寓目焉得與父母之面相似庚相同者而致吾繾綣焉凡若此者皆其不得已者也求之而尙不得則慟哭以繼之是又無可如何也今人有父母在是於人之所不能得而已得之矣有此天幸則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何恐而竟不爲乎且吾未見稱觴上壽布亟於婚兒嫁女者也負土成墳有亟於受命奉檄者也朝暮寢門有亟於遷拜除賀者也更可異者一子則勉而事衆子則交相諉以問安視膳之道竟等於里均都派之徭貧者或紲於時富者欲同於衆致使父母不獲一日之安者有之此尤閭閻至惡之習也古謂行樂當及時秉燭夜遊吾謂行孝當及時秉燭夜侍何也父母之年促而吾身之歲月長也今有貴人於此睇盼則人促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汲汲皇皇猶恐不得一當乃嚴君在室慈母在堂呼左而右命東而

西何不以諾人之情而爲孝子之心乎是又世俗之可長嘆者也

陳幾亭曰著作以義爲主大學十翼夫子乎裁論語孝經吐詞而成其間多擴前室所未剖而僅居於述以爲其文雖剏其義則因也春秋因魯史之舊稍以筆削取義而自居於作以爲其文雖因其義則剏也義重而文輕述作於斯判矣後世著意造詞必欲得未經人道之句而其義皆昔人所已道也何當於作乎苟有獨得因古

以發其微新知新意默與聖會斯善逃歸焉爾

張武承曰相沿以爲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不知尊德性而不道問學究失其所爲德性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所爲問學者何爲朱子果如是乎夫嗜慾機智之用其心記誦辭章之勞其習不知有學者無論矣幸知有學又爲陸王所攝先入爲主必有好高矜伎之心無復從容巽順之志其取朱子取其合於陸王者而已非朱子眞面卽非孔子眞面也

張常甫曰漢文幸鄧通賜之錢累鉅萬惡通之有餓死相也賜以銅山使鑄錢而通富極矣文帝崩景帝疾通通卒以餓死由是言之雖天子不能以富人焉所施吾謀哉且文帝不得而富通景帝又惡得而困通其富也天也困也亦天也人之所加天之所命皆無與於我故君子求乎其在我者而不求乎其不在我者明於性命之分也

呂豫石曰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二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眞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眞固自眞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

呂晩村曰道近楊釋近墨猶是晉魏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分儘高尚爲所欺何況後生

魏環極曰士大夫書札中云啓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禮甚矣

胡應麟曰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於月下見一老人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俟我唐

昌觀中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於此方念之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啓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言奕矣因布局於地與對四十八變每變不過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通清源因覓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於常課必先了竟且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日於書案下置局布算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管夷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范竹溪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後訛爲鍾馗便傳會鍾馗能執椎以啖鬼又訛爲唐進士爲作傳如石敢當虛擬人名文人亦作傳觀考工記知鍾馗之訛讀急就章知石敢當之誕

汝州葉縣大井涸忽得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陰汝潁之東茲有國寶永藏其中葉人大惑謂之神石寘於縣祠中享禱日盛貪夫至有濬井掘田願求國寶者累歲未已忽一客因遊仙島觀北極殿有一礎爲柱所壓柱稜外鑴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永算享國巨庸子賢而嗣命考而終其客徐以廟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韻頗協量之復長短無差白邑宰取其礎觀乃唐開成中一中郎將墓志爾安礎時欲取其方因截去餘石棄井中後得之遂解惑焉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絶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遵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獨

於唐而貴於今耶。

詹東圖曰。陳摶益世所稱仙者也。史載摶徵入朝。宋琪等問曰。先生玄默修養之道。可教人乎。摶曰。摶山埜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放還華山。尋卒。曰尋卒。則仙未仙。固未可知。特其言寶洽言。爲稗世殺遠矣。若秦漢間方士。言黃金言致物。言不死。言蓬萊仙者可期。皆誑言希龍遇者也。大抵方士多誑世。人情好奇。知其誑不欲辨也。如司馬遷。與淮南王安同時。記已明言誅死矣。後世乃傳尸解。不過八公之徒。恥其主以罪誅。駕爲是說以自掩。至末年始出其書。以故不能誑同時。而後世遂以傳疑耳。即黃帝乘龍。與攀髯墮弓之說。亦不足信。史言帝獲寶鼎神策。於是迎日推策。索隱曰。神筴蓍也。言得神蓍以推筭。逆知節氣與日辰將來。後世因之。遂云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得道上昇。又因黃帝以雲紀官。因雲從而附會以乘龍上天。如此而人。問。何以有黃帝冢。人見有塚也。則又爲解說曰。既上昇而群臣葬其衣冠。甚矣人之好奇也。

馮猶龍曰。今日節義孝順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賄求而得。其夫則富家猶間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絕望矣。推之名宦鄉賢。莫不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及民。名不祀。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若尋常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祀爲。又推之鄉飲亦然。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帥一鄉。今封公無不大賓者。而介必以賄得。國家尊老禮賢之典。止以供人腹誹而已。

俞文豹曰。避煞之說。不知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曆。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殺十三十四歲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殺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

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俗世相戒至忌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即日出殯然回何處京城乃傾家出避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局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有爲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臥苫塊中煞夕帖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斂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姬家僕非但枕籍碑扱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所竊記曰凡[illegible]

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蓋凶人所隨身者惟柩中物耳可不身臨之此惟老成經歷乎時以此戒其子弟庶幾臨時不爲俗師所惑

許魯齋曰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事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效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徼幸無可效做者乎

呂晩村曰陽明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請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汝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爲其次立法的豁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亦只是誘引

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其說者五經四子中止一告子而已堯舜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牴牾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證諸五經四子而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韓瞽後世之術耳豈誠然乎若以本體爲

無善無惡必將並去其善而後可以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近人有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傳也說箇人心道心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慎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爲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頓漸者異端了悟之說爲禪相稱

教之分卽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詣矣何復云人心道心乎豈堯之授舜反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楊升庵曰以沈充爲父而有沈勁之子以許敬宗爲祖而有許遠之孫犧生犁胎龍寄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陸稼書曰士之志氣卑靡者旣不足言亦有志氣卓然異於流俗而不知學術有正邪或溺於詞章記誦者有之或入於虛無寂滅者有之又或

陽儒陰釋借孔孟之微言爲佛老之藩籬者有之千態萬狀志氣愈高爲害愈甚世道之憂也是宜別其塗徑知所去就欲求正學必宗孔孟欲宗孔孟必從周程張朱舍孔孟而言學者非正學也舍周程張朱而言孔孟者非眞孔孟也如胡敬齋之居業錄陳淸瀾之學蔀通辯分別邪正最明不可不看取舍旣定然後可下手

魏環極曰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口念阿彌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牀頭散亂

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總之求福之心太甚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矣

成我存曰理在心亦在事靜在內亦在外循乎理而動則廣酧泛應皆靜也睽乎理而處則尸居稿坐亦動也

王遵巖曰所謂神者果有物哉焄蒿肹蠁飛揚浮游昭明在上充塞擊觸於四旁非無物也危囧

之所籲號。疾札之所禱禳。忽然有接於人。其精爽翕霍而狀象彿彷。莫不神之。以為是有物焉。拯危困為安樂。化疾札為生全。而崇事報享之儀由之焉起。嗚呼。此民之所以為不可使知也。其有接乎彼者。因其籲號迫切之專。禱禳誠信之篤。自為其神。感於其心。忽然有動乎耳目。而以為有物焉。則遇矣。方其專且篤也。其人之所自為。與或為其父母兄弟妻子。惟其所為者之存乎心。而他不存焉。昔日之所膠擾抹鍛蹭蹺其神者。一旦蕩然不存乎心。而神為之告。豈有異物哉。然世之人。固舉謂之為有物矣。於是搏土斲木為之形容。寵之名號。原本氏族。廣衍景蹟。以附是物。而穹堂奧室。大庭高閎以居之。患其不稱也。刲羊椎牛。沈玉瘞帛。為其饗侑。伐鼓撞鍾。祓巫紛史。為其歌舞。奔走竭蹷天下之人。惟神之歸。嗚呼。斯民之不可使知。其亦久矣。

張伊問謚法。呂涇野曰。後世可謂太易矣。其胡能沮勸耶。故凡為翰林者。累官至師保。皆謚文。他官雖或經天緯地。弗論焉。凡為將領者。累官至侯伯。皆謚武。他官雖或運籌決策。不論焉。不有後日之公論。則王安石朱元晦之皆文公也。誰其辨之哉。

儲泳曰。正法出於自然。故感應亦廣大。邪法出於人為。故多可喜之術。劫時嘗聞一道士有斬鬼之法。每置劍空室中。以水噀之。叱其斬妖。對衆封閉。來日啟之。流血滿地。數年後旅寓中得親見此道士。既久聞名。厚加禮遇。而求其法。始甚珍秘。久之許傳。乃出示一草實。窖以擦劍。含水大噴。經夕視之。水皆血色。一見釋然。蓋人之與鬼。陰陽一氣耳。一氣受形而為人。一氣離形而為鬼。血因形而生。既不受形。何從有血。天下未有無形而有血者。君子可欺以方。難罔以非其道。惟達理者不受非道之欺。

陳清瀾曰。宗杲為人。權數陰謀秘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為秦王之子。而秦人不覺。宗杲陰以其學為吾儒之學。而後世亦鮮知之。始皇

既立名號猶襲嬴秦而血脈骨髓則已移於呂
無垢象山繼作名號不殊於孔孟而血脈骨髓
則已移於禪嗚呼六國幷兵合力以攻秦不能
得秦人之尺寸而不韋奪其國於几席談笑之
間呂黎伊洛終身闢佛曾不能少殺其勢宗杲
乃從容一語而遺吾道無窮之禍二人者其古
今之大盜與

呂新吾曰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己也非以其能
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私是爲勇字所狀

終不成箇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
顔子魯鈍之曾子而已餘無聞也

范竹溪曰人果有點鐵成金的手段何不自燒一
丹數百日外黃白堆積山丘人果有尋龍捉脈
的手段何不自覓一穴三十年內子孫飛騰霄
漢

葉訒菴曰老釋之學所以日盛者賢知之士方其
在學校之中則既厭薄科擧之文而學校之所
重其實則止於此及其當官任職則簿書期會

不得有毫釐之差而此外更無可自効者試求
諸老釋之說則爾有超然遠出於鄙儒俗吏者
矣浸淫汩沒乎其中而若將有得焉爲之誘致
吾徒而叛棄焉鼓動人主而尊尚焉雖窮鄕僻
壤而老釋之宮相望比予古之二十五家爲閭
閭有塾者不啻倍蓰之矣百里之地學舍僅處
其一焉老死而不得聽拜先聖先師者十之八
九老死而不得聽拜老子釋迦者十無一二也
生而不聞學校之鐘鼓管弦者雖都邑之士有

之生而不聞老釋之步虛梵唱者雖鄙邑之民
無之也尚可謂吾徒有人乎吾道未墜乎

温冠麟曰天下事惟揆之於理而已矣理之所有
則信之理之所無則當明辨之不可泥於成說
而莫之察也予讀武鄕趙君葬亞神女墓碑而
疑之據本傳元州守亞哥有女靜淑不凡時州
苦旱壇所罔驗公乃禱於九龍神日得雨蘇民
願以女侍左右雨果卽霈女隨暴逝遂以遺骸
立像於寢宮洎明景泰間廟圮屠媛柩於後殿

神龕內至崇禎五年司寇李公鋐式廓基址再移於前殿龍神座下迄今享祀四百載覩媛骨瑩然金色不易趙君禱雨謁廟始以禮葬之且表其墓而係以辭焉傳其事者一以彰龍神之靈應如響一以著亞公之爲國忘家至歷世久遠經名公表揚而厥事益確然無可議予獨以爲不然何言之從來神自神人自人各有配合不相瀆也九龍之爲神幾何年矣豈彼時尚子然無偶乃必須亞女以爲配乎且神固聰明正

直而壹者也聰明則不惑正直則不回是以能壹以禱雨之故而荐女以侍左右此俛之不以道神當叱之者乃遂俯而從之則與汚吏之納賄何異人世苟合便褻物議謂其逆禮而悖義也九龍尊神其以禮義自範當更切於恒人乘禱雨之急直愛人女而不辭禮歟義歟既非禮義安得對幽明而無慙耶況惟天好生大旱既久必降甘霖此定理也如謂以亞媛得之使亞公無以悅龍神卽有以悅之而龍神或不受雨

將終不需乎今年旱舉此以爲得計他年旱將何以爲繼也此州旱幸有亞媛他處旱又將何以爲格神之具也此予所以反覆思之而未敢信也然則此事之所以傳至于今者何竊以爲有旱有雨數也憂旱禱雨情也亞媛之逝會逢其適偶也立像傳奇聳人聽聞世俗之見之誤也相沿日遠人皆信之以訛傳訛也名公亦爲表揚不復置辨習而不察也不覩河伯娶婦一案乎方其事之興也翕然從之未有敢以爲非

者而其後竟何如也事之不足信大率類是嗚呼予之爲此言也豈好爲翻案哉特以天下之事準於理而天下之理具於心心之所未慊卽理之所未安與其輕信成說曷若詳加辨論既以白神之誣兼以解人之惑庶令後之學者知怪誕不經之談終有寢息之日而吾儒讀書窮理洵未可苟焉已也

吳霞舟曰有友云求長生當除妄想予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

文子行曰祀神一事實名理風教攸關世人大春會賽此唱彼和無不欣從神非不可祀有宜祀者有不宜祀者明太祖準文公家禮頒之天下遵為令典淫祀有禁男女上廟焚香有禁私創廟宇有禁止令士庶祀其先祖復置里社之典每里立一社祀五土五穀之神於春秋二享以里長主之宜祀不祀失之背祖不宜祀而祀失之媚神背則不仁媚則不義事于不仁不義此吾之所凜凜於心也且度此會之費不下十餘金若易此會為講鄉約之會借此金為講時茶餅之資庶孝弟成風非為無作不愈於行謟瀆而自罹不仁不義之罪哉是以季氏旅而孔子非淫祀太盛而梁公革愚願同志者奉若正典雖違衆吾從孔梁

張考夫曰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分明秦漢間語在三代盛時從未有許友以死之說春秋時方有之至戰國方盛荆聶其最著也秦漢間諸儒必見有許友以死而父母失所者故為是說豈知臨深履薄君子固終身是心何分於父母之存沒耶

高文虎曰江南徐謗得畫牛晝齕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主度獻闕下太宗問群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真宗時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間恐懼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風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陸稼書曰今日世風之壞莫患乎士志之不立束髮受書即從富貴起見終日皇皇但知以科第為榮不知以聖賢自勵科第到手心滿意足求田問舍驕奢淫泆之外無復他事士志如此世

風安得不日下也是宜知有向上一途不沾沾於世局常抱不得爲聖賢之懼而不肯以第二等入自處此志既立然後可尋門路

楊升菴曰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云云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誣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世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除國斯仁矣

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世廟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以密封授道行使自焚行乃爲僞封付火而匿其真跡所答具如旨上以爲神益信之

呂晚村曰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衆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庵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

曹陶菴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夫養生之禮世人無大謬誤姑勿論惟葬祭兩大事載在禮經者十之五家禮一書尤爲井然其葬也止以安親之體而棺槨衣衾功翣轝庳以制其用其祭也止以享親之神而牲饌酒茗拜哭齋思以盡其誠葬祭之禮備而父母之魂魄既安則人子之哀思亦真更不聞多作浮文爲悅人耳目計也奈今多有事佛者一事佛而剪綵幡幢之華麗反重於衣衾

棺槨矣供佛飯僧之精潔反厚於牲饌酒茗矣膜拜壇場日夜不休易爾三獻九拜矣鼓鐘笙笛播吹如戲忘爾哭泣擗踊矣男婦一家賓客千人悉擾擾於沙門熱鬧之中而死者之神魂反震驚而不得寧甚至捧父母靈座任僧禿指揮長跪於經案之前甘受凌屈聽其施食不敢昂首仰視而顧以爲求佛力之仁慈爲父母薦亡懺罪也不如是罪孽深重不能拔地獄苦趣以生天嗟哉父母無罪爲人子者當爲作傳作銘表其善行如果有罪亦在幹蠱之子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圖蓋前愆已耳況梁武懺記累累篇章止教人生前作善而未聞云人既死後佛代爲之免罪也且佛爲西方聖人至公無私信如經說果有地獄輪迴之設佛自能哀憫平反以從寬典何待主人香火相懇而爲之所如必待香火相懇而後爲之所則佛亦好賄不廉矣或曰習俗相沿行爲固然不如是則發引會葬寂寞無文噫嘻世俗移人良可歎矣吾聞喪家

率用音樂娛屍導輀古人猶且非之當悲哀慘切之時恐作耳目之娛以供路人觀美也哉觀家禮一書則一切非禮之事並無用處矣況佛教乎非吾謗佛我欲行禮也

張繼孫爲書誡人作淫詞略曰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波逐靡者多彼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傳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猶或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吾輩既已含齒戴髮更復列身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恐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爲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

節義之事編爲稗官埜史未嘗不可駭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児矢口定是佳人才子審約偸期絶不新奇頗爲落套而又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俾與天下共覽之也

程關之日予居喪俗送葬之日則碎盆陰陽家治桃茢急驅遣予急止之曰人受生於父母父母必愛子子必願見父母遣之何爲予尚恐不得見父母何忍驅之傷我心也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

問中庸謂明哲保身古今正人非不明哲然往往身不免禍何也李中孚曰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若必以苟全爲保身則胡廣之中庸蘇味道之模稜楊雄之身仕二姓馮道之歷仕五季皆是能保其身旣明且哲矣夫等死耳然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此處要見之眞守之定倘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民彜一死重於泰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國亡與亡此正保其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楊雄馮道止緣錯認苟全爲保身偸生一時貽譏千古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由斯觀之果孰得而孰失耶

應劭曰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祠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復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奬成之

耳
魯嬀尹曰世人看命太死謂天一生人而貧富貴
賤天壽遂一定不可轉如此則造化亦一不靈
之物矣而命實不然
魏石生曰楊氏無云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與子道
絶又云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
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
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
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爲士夫者可不知

守先王之道以爲一世標準耶
周公謹曰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
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
然夷攷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
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
也天復六年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
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
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
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

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
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
昌州通口元年黃龍鹿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
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
於外政亂于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
瑞徵乃如此耳至如致和隆盛之際地不受寶
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斬黃間至有一
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漫
四野有一本數千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

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綱進卽進職除本道運使
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
和山崩出水晶幾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
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觔其間大者一塊至重
四十九觔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
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
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
善乎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
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鄭以

龍哀春以麟弱白雉亾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
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㥘矣
陸子餘曰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
曰子胥者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是
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屍走其嗣君楚幾亾嗟乎
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爲盟
主亦孱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
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伯則子胥者其誅
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讐此
爲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
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
子之天君者臣之天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
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爲臣子
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怨吾且不敢焉
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
參若舉以來立於其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
而幾亾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
棠君尙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

子胥之成功吾以爲不如尙死之之安矣雖然
父兄併命焉巳又繼之一朝而尸三儁猶無益
也故爲子胥者亦逃之而巳矣擇遠國而自託
苟以庇身存其嗣續寢苦枕塊沒吾世而無怨
言焉其可也率讐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追其君
以顯於死又無禮於亾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
于是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以父怨將弒王鄖
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皆讐君則何
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覈子胥之罪矣方
子胥自楚適吳以策子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
心因進專諸焉窟室之兵魚炙之劍尸之者子
胥也夫耆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讐
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弒君乎於吳則搽亦焉
於楚則鞭屍焉一人而讐兩君何其悖也夫其
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
猖狂至此與夫屬鏤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
然吾以爲雖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其
心其君固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

夫身有父兄之讐也孝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
夫君有先君之讐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觀
其君有先君之讐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
爲高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
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高陸石曰疾病內外安靜屬纊候氣世俗急於穿
衣不知斷送多少噫恐矣哉

熊敬脩曰愚按朱子之世儒亦多類矣呂東萊史
也而籠陳同甫才也而覇陳君舉葉正則羅[illegible]
而陋之數子者鮮而闢之猶易爲力惟陸氏引
釋亂儒借儒文釋其筆鋒舌鍔尤足以駕僞而
滅眞故其勢不得不與之辨雖然陸氏亦易見
爾卽其答或人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又
有詩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
無我這般人此非分明禪偈耶其答曾祖道曰
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味手足能
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
做甚嗚呼此何語也非禪家所謂作用是性與
狗子亦有佛性之說耶陸之爲陸明明宗杲子
韶輩樹拂擎拳訶佛罵祖生活也人情固莫不
畏難而苟安亦莫不好高而欲速陸氏旣乘其
自便之私而中其寀而又爲之改頭換面飾以
似是而非之說使人陷溺於其中而不自覺故
聞其說卽易爲人一入卽不可復出亦其勢然
也自慈湖而後若白沙若陽明並祖其術而張
皇之以之取盛名惑大衆且儼然俎豆千秋矣
當其時誠淫邪遁辭猖狂胥宇宙而鬼魅者
禽獸之弗顧也然後知陸氏之學誠足以禍萬
世之人心而未有艾矣噫

史悉甫曰席間論及於命一以爲必有一以爲必
無余曰論語云死生有命孟子云得之有命安
可謂無命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安可謂有命蓋
命之權宰之天而命之機操之我世人只問命
於天而不問命於巳所以諫之偶中則曰有命
偶不中則曰無命不知理之外無命也奉理之

外無造命也不然自外於理是自逆其命也又何命之足信

成我存曰佛者曰人臨終時手忙脚亂必須捉得此性便不隨氣飄散有所安泊不知所謂安泊者在何處乎且未死時便須愁手忙脚亂則未死以前何時不手忙脚亂乎吾嘗笑其多此一番安排也其謬之甚者曰投胎奪舍夫旣絶去人倫矣而又奪人之舍嫗血肉而卽恩愛至牽纏至狎私矣

趙玉峰曰諸生中有謂貧而不能學者有謂家務繁而不得學者曰學豈論貧富有事無事乎食息起居罔非學視聽言動罔非學應事接物罔非學經綸事業罔非學若舍此而言學吾不知所學爲何地所學爲何事耶

呂晩村曰程子謂性道教我無加損焉蓋道在天地間人自不行耳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能止息也道如是教卽如是聖人之旨亦至今躡然也害道者曰三教教豈有三乎則又從而甚之曰三教合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者釋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教也聖教遂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自若也無存亡也

范介儒曰新鄭南有子產廟土人以爲生產之神塑翁媼二像其中及群兒於左右祈子者男女沓至也又有皮場公廟其神乃湯陰張森唐寨累封惠應王者今人不知以爲子皮固誤乃有皮匠二十餘人認爲祖師斂錢殺牲賽之尤可捧腹此可與杜拾遺爲杜十姨同入笑藪

張考夫曰綱目玄宗二十六年書以王璵爲祠祭使所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祠旣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

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陳淸瀾曰或問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其詳可得聞乎曰嘗聞之矣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臾離相似也不解即心是佛眞是騎驢覓驢與吾儒聖賢無心外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與吾儒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與吾儒鳶飛魚躍相似也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與吾儒月映萬川之喻相似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明德相似也主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檟而養樲棘相似也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也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似也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嗚呼伊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者誠不可不熟察而深省矣

劉劭曰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隣里此有何惡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凡變怪皆由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皆穉拙文人亦不諳察與俱悼懼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曹陶菴曰天下之溺信鬼道者莫甚於婦人女子語以世間正道理多格格不能了而獨於福利祈禳間好之篤而行之專是以登山人廟聚會脩齋而叢祠精藍之內悉爲脂粉羅綺之場矣禮始於謹夫婦別男女女子居內深宮固門

必擁蔽其面所以別嫌明微也而今也如此神如有靈亦當惱其非禮勅鬼使曳出其何福利之肯予哉夫香煙之塲男女雜處隘巷重門挨擠不前摩肩擦乳躡足留胼且也供神或多演劇婦女偏好觀塲優人褻語謔浪對而相使稍知自愛者何以堪此甚而妖淫不良一見狂且目成心許樂蹈文君紅拂之轍者有之矣雖然婦女無知不足深咎如使家有烈男子閨範素嚴足跡何由暫及門以外哉

陸信卿曰孔子爲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嘗疑其事既而深惟焉果可疑也昔季康子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折之曰子爲政焉用殺豈有已爲政未滿旬日而誅一大夫耶孟子曰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於陰陽不教而殺斯爲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以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誅聖人爲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曾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宰予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冉求爲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誨焉其欲人自遷於善甚廣也正卯既爲魯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教誨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之身首異處耶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僭八佾之季氏舞雍徹之三家囚其君之陽貨此則奸雄之尤者聖人爲司寇正刑明弼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奸雄之尤者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兩觀之鬼不亦有辭於孔氏哉陳恒弒其君告於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一請於君再請於相今正卯未有弒君之惡不告而誅又不啻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凡此皆涉於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家語左傳國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實出於刑名浮誇者之所以

自托故如子貢之辨宰予之死皆妄誕而不足據葢欲毁孔氏者爲之也不則視聖人過高以爲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掃駭人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因具服罪葢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傳物之效也

宋之賢唐縣人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畵爲蛇爲獸及有人來禮者轉側其鏡遣觀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獸形賢輒告曰此罪業者當更禮念之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大業九年煬帝在高陽子賢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

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

呂晚邨曰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則尚有涯畧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捉搦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吏難識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弄于朱陸之間矣譬之刼賊始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巾幗矣始猶是門外人尚可防禦今更屋裏人矣

成我存曰田巴一見魯連終身不敢開口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矣一聞二程論易而皋比永撤遂不復坐古人知己知彼故以其虛懷卜其實抱今之俗士則不然坐井覩天窺蠡測海其見勝己者不知其勝己也以其爵位聲勢之不如己故所見皆不如己也或其爵位聲勢之勝于己而不僅爵位聲勢之勝于己則亦但以爲爵位聲勢之勝于己也彼其心非不知其更有勝

於巳者以爲我傲之則我貴矣我卑之則我高矣抑知非爾所能傲傲爾愈賤矣非爾所能卑卑爾愈下矣奇才不隨衆而顯眞儒不藉譽而彰且夫高視闊步旁若無人此英雄之所以待俗士也而俗士反以相加不其悖哉一白眼也在英雄則爲不屑在俗士則爲無目矣一捫蝨而談也在英雄則爲故態在俗士則同穢巧矣一勿視其巍巍也在英雄則爲忘勢在俗士則爲無禮矣是故博通群藉而讓齒乎一卷之師釖氣凌雲而屈跡于萬夫之下古之君子溪固渾樸而莫可測今之俗士一見而洞悉其肺腑彼其精神囿浮露乎面貌之外而不使其有餘蘊也甚則才非李緒而學其巢巢任非劉四而效其罵坐彼自以爲奇側之不可不一演也而不知其貽譏于識者多矣然則才士將何如才士之爲人如蔣琬之爲政亦曰不事脩飾而已矣

未幾日葬親惑於分房之說見邠蒜多終年牽制

旣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于山水何與哉

張考夫曰舜之所以爲舜周公之所以爲周公正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彼以僞來此以誠往彼以殘忍加此以親愛處受其欺而不覺被其害而不怨是以謂之大德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蓋以此也若乃家門以內骨肉之間猜狠防疑機智相對以爲我能盡其情僞動無失着却恐以是爲心其初起於逆詐億不信其後浸尋至於賊仁賊義何止未免爲鄉人而已也

丹永光曰乾父坤母陰陽之氣合而萬物生焉父乾道母坤道陰陽之氣合而子生焉謂父母之氣不通於天地之氣非也譬之掘地爲井而井之水猶然地中之水也謂天地之氣無別於父母之氣亦非也譬之掘地爲井而此井與彼井甘苦不同味盈涸不同時也天地父母皆本也

天地者本之大公父母者本之至眞者也至眞無二故曰一也世俗昧一本而惑於異說曰人之生胎完期滿鬼神爲之送其魂不送不生也嗚呼異哉魂何物也而自外來哉人之生氣以成形理亦附焉知覺運動氣之爲也仁義禮智理之爲也今無暇論理而姑論氣氣者生生之機氣聚形成生機自寓其爲知覺運動一皆出於自然非由外鑠若曰人之爲形但冥然塊然不能知覺運動則生生之機遏而不可一日存

矣古人當官骸全備日卽在母腹已有知覺運動及時至而生如瓜熟蒂落此固非鬼神所得分其功者也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又曰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然則魂特氣之用耳謂氣聚形成而尚未有魂此大謬也嗚呼異哉魂何物也而自外來哉况乎魂者虛空無相非可貯而有也亦非可携而贈也卽令人之魂待送於鬼神而鬼神貯於何所携於何具乎人之生萬萬矣鬼神又何得萬萬之魂奔走而賷送日不給矣此可決其必無也且形魂分現則魂其靈者也形其蠢者也以靈者子鬼神而以蠢者歸父母譬之人有珠在櫝中而曰珠者鬼神所遺也櫝者父母所授也則鬼神之恩重而父母爲輕矣將無父母一本而鬼神又一本乎或曰子不云天地爲大本乎子曰所謂天地爲大本者溯其源也父母處天地中乘天地之氣以化生而天地非有所爲于其間如俗言鬼神之司其權也故一本專屬之

父母也人不知一本是不識取父母眞種子而忘其所自出矣予不可以不論

陳淸瀾曰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尙空言一切被他說過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說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

胡敬齋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刑政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

折衝使民不爭

詹東圖曰無病不宜尋醫服藥富家則醫者利其有往往用藥於無病者不知無病而藥則太過蓋藥不可不及尤不可過乎彙者以知醫而循古人不治已病先治未病之語懼身之虛也長年不離補劑而久之得腹脹頭眩脚膝無力蓋補之太過則脹脹而生火火炎上上實下虛故頭眩暈而脚膝無力又不自知用藥過也而日愈益用藥愈益病醫者多云將來不治心竊憂之未幾北上船東窮鄉兩月藥盡無處復覓而藥止止十餘月稍爽越一月盡減乃知使之腹脹頭眩脚無力以無病用藥藥力太補傷之傷焉得補于是乃悟當歸之以去惡血致補者非有加于本血也因有惡血可去去之而本血自在無復傷害是去其害乃所以生其補非有物外益而加補之也加斯過過斯爲病矣譬如種一木見其土燥而以水灌之木沛然生色矣假令地濕而謂溉之可以生色也日日復以水溉

則水積於下而根爲之腐木立槁矣人之不必藥補而藥補害亦猶是

冉永光曰予少閱袁了凡所傳立命之學喜其言有証據而導人以爲善之路也書一格懸之壁日以功過自程焉及漸體會孔曾思孟之書有所入覺了凡之言無當也置之不復觀近見呂晩村力詆了凡謂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以勸人爲善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亡者予因自幸不存少年之見也然猶恐天下人同予少年之見也故援孟子之言立命者以正之孟子曰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命謂天所賦予之理修身則此理不至失墜故能立也非爲殀壽爲命而立之以有壽無殀也孟子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謂氣數之命禍福是也君子盡道而得福固其當然卽得禍亦屬莫之致而至故爲正命也非謂盡道者順受其福而去其禍也了凡計功以千萬而所求輒應不與孟子相左乎夫學者治心之要不外存理

退欲耳窮理居敬以求欲之不萌而猶患其滑
滋暗長不可禁也今乃爲之勸曰行功幾何而
得某報行功又幾何而得某報譬之商賈持籌
居某貨而利幾倍居某貨而利又幾倍以此營
營於心人欲錮蔽天理消亡矣果其獲報亦云
私也見其不獲而徒役其心於不可知乎天理
善也人欲惡也存天理君子也徇人欲小人也
未有人欲可謂之善者未有徇人欲可謂之君
子者而司造化之權者竟不能鑒其爲理爲欲

爲君子爲小人而聽其願以應之必不然矣或
曰了凡使人知命之可移而勉於爲善是亦名
教之助也而予深闢之將使人肆然不知有善
乃爲愈耶予曰欲使人勉於爲善莫若使人識
善之眞告子以義爲外孟子闢之而人知義之
在內今人以善爲外而予能聽其瞴蝕不爲置
辨耶所謂善者本乎吾性之仁義禮智發爲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惻隱其最先動者也
見一人一物之失所不忍於中而思有以施之

濟之及人物之被其施濟祇順其惻隱之情而
全乎性之仁故以善爲內也乃天理用事而不
參以人欲者也今人見一人一物之失所思有
以博施濟之名不以爲吾性吾情之不可閉抑
也而但曰行善事耳出其物力爲之施濟夫物
力固外也非內也施之則善悋之則不善豈非
以善爲外乎而且有覬覦而爲之不獨外也抑
亦僞也以善爲外必待有所覬覦者爲之無所
覬覦則不爲矣以善爲內本乎吾性之固然發

乎吾情之不容已其爲善如饑者之求食不飽
不止也如行者之赴家不至不止也而物力特
借資耳非善之本也孔子不以施濟言仁而取
諸立達之心苟心純乎理即不施濟一人一物
而已深於爲善矣此又不可不知也今人方以
善爲外而了凡立說又鼓衆而作其氣久之遂
於本原而善愈瞴矣可謂勸善乎若報應之說
吾以孟子爲斷曰俟耳順受耳不聞隨人之願
而轉移也今信了凡將謂孟子之言非歟吾學

闢了先而從乎孟子。

耿逸菴曰性字從心從生。乃人之生理也。釋氏言心不言性。是無生理矣。空虛寂滅之學最足爲人心之害。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大呼集卷之八

古宜梁顥祖艮夫氏彙編

呂晚村曰。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若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末異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不徹得西銘一篇道理看。此等定無得處。

史西村曰。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不可勝計。富者倒囷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巫日肥而民日瘠。雖衣冠之家。亦習以爲常。莫有悟其非者。嗚呼。自妖妄之說興。蚩蚩之氓。狃於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躬蹈其跡者。甘心而不悔。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爲人欲所勝故耳。

飄環極曰。古人之詩。出於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歷之境。所行之事。至今一展書卷。瞭然者。眞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故耳。然而不眞者頗多。即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眞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爲忠孝之句。尤不眞之甚者也。吾願學者。當以眞詩爲法。

孟熙曰。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鎭。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

水暴至。死者十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予嘗詢於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曹陶菴曰。拜喪嫁娶一事。不知創自何人。致後人奉行爲固然而不知怪。則天倫之大變。至此極矣。夫居喪嫁娶。律有明禁。期祥以內。或犯此科。

法且難道而今竟於含斂在殯之時公然嫁娶號曰拜喪禮人子親喪三年廬居不入內寢不食酒肉不御琴瑟豈含斂在殯之時捐苦塊而就床褥易悲哀而爲歡娛燕爾新婚忘親不顧耶其主拜喪之說者曰男女已屆婚期若不嫁娶於新喪之時越既葬則不敢矣嗟乎既葬而親屍歸土時過卒哭猶曰不敢未葬而親屍在牀此何時也反爲敢之乎如慮喪期尚遠恐失彼女嘉禮之時豈不見曾子問篇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壻與女之父母或死俱致命絕婚別議嫁娶此不可倣而行之乎雖然嫁娶者之罪自不得而辭者也而任事主婚之人將何以自解耶

熊敬修曰陽明答羅整菴書有云某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嗟乎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亦惡容委曲調停於其間耶天下之人豈無有能讀朱子之書悉究其本末者陽明未嘗潛思詳考而率易立說其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世况朱子之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又安有所不忍與有所不得已也哉吾誠不能解於陽明之說矣

陳幾亭與紹守書曰天下之治亂在六部六部之胥吏盡紹興胥吏在京師其父兄子弟盡在紹興爲太守者苟能化其父兄子弟則胥吏亦從之而化矣故紹興者天下治亂之根本也

魏石生曰佛敎淸淨慈悲是其所長但謂大惡之人念佛一聲則罪俱消滅恐無是理反長小人爲惡之念則敎更爲可哂爲惡之人但以水灌身罪即消滅若天主敎則又以聖油傅頂皆邪妄耳

成我存曰昔疏廣疏受既歸鄉里日置酒娛族人故舊有勸廣爲子孫立產著廣曰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
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妙矣
哉廣之爲見也不特不爲後人作馬牛且欲爲
之去累此眞千古一人以其看得透而又做得
出耳世間紈袴之子多有不能振拔者皆以驕
奢淫逸故慮其驕奢而予以寒儉則人人自奮
而爲致身立名之事矣然則二疏之散財非止
於欲去累乃眞能以富貴望子孫者也
武謂燮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

皆咎焉魏環極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
君子而退小人燮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牛喘
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
爲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
張考夫曰世儒工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
語行事衆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坑阱人
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爲
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非心乎
外此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從謹言

謹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
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
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乎何弗思之甚也世
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已夫
呂晚邨曰依俗說物外另有個鬼神安得謂之體
物哉他只道依草附木憑巫降乩者是耳若謂
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
有隕落消寂者又是何物蓋其所見之粗者不
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四句而已秀才肚

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經賢傳如何
得入
耐得翁曰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
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
璵乃用爲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
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矣敘
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甞怪世
俗鑿紙爲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
據依無非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

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

李時龍曰程嬰杵臼之所爲人之所甚難能者也
天下後世之所歆談而樂道之者也以愚論之
取其存孤死難之一節則善矣若以道理論之
則未爲得也殺他兒以存眞孤此豈至仁者之
所爲乎他兒何罪焉而殺之乎存眞孤則爲至
仁殺他兒則爲至不仁矣在昔齊宣王以羊易
牛孟子謂其見牛未見羊也故以仁術稱之使
其見羊而以易牛則亦不足稱矣夫待異類尚
如此而况人吾同類豈論其見不見哉不見且
不可殺而况婉婉孱兒忍見而殺之乎故吾謂
二子之所爲非至仁者之所爲也或曰使聖賢
處此則何如曰謂可爲則爲不可爲則不爲但
盡吾心力焉耳若存其一害其一忍于此而不
忍于彼此春秋戰國感恩報主必于成功者之
所爲非聖賢中正之道也

陳淸瀾曰朱子謂人心猶船道心猶柁譬喻極親
切若禪學則以人心靈覺爲柁矣

冉永光曰凡名之可並稱者必其理之有同原也
不然則其事之有相資也倫有五爲君臣爲父
子爲夫婦兄弟朋友廢一焉不可其理有同原
也民有四爲士爲農爲工商廢一焉不可其事
有相資也若夫道相左而意相背者則未有可
並稱者也故饕餮窮奇不入八元八愷之目夏
癸商辛不登二帝三王之列名固不容溷也予
嘗聞三教之說而惑焉非惑于二氏而惑于吾
儒之爲是言也二氏言三教援吾道而伸其說
也吾儒言三教降吾道而同于邪也試取彼二
氏之心而窮之寧僅欲與吾道並行而已其意
直欲奪吾道而孤行其說於天下卒之知吾道
之正不可斷滅又恐顯然與吾道相畔足以駴
天下之聽聞於是爲依傍之詞曰釋道儒三教
以見其與吾道同尊而繫吾道于末又微以示
其駕吾道而上之也乃吾儒不察其欲爲吾道
病而安其與吾道相附羣以爲然竟成千古不
可移易之三教譬諸盜胥主人恐人之羣起而

攻之也號於人曰吾友也而其主人不正其爲盜而決去之亦號於人曰吾友也其究也爲其吞噬而不悔不亦大可惑歟且彼之所謂三教歸一者尤大謬也爲釋者曰性爲道者曰命竊吾儒性命之說而附會之然吾儒之言性命主乎理彼之言性命主乎氣其心蓋怵於生死之際務爲清淨空寂割絶情緣而悍然不以動其心要其起念皆私視吾儒之廓然大公盡其道之所當爲而修短付之氣數者誠霄壤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而二氏曰必行吾出世法使人盡出世而人道絶矣人之所以爲業者士農工商之各有所習也而二氏曰吾托鉢而謀衣食使人盡托鉢而衣食匱矣上世治日多以二氏之說未與也後世亂日多以二氏之說肆行也是庸可悲以爲教乎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一故道一道一故教一三其教則亦三其道三其道則亦三其性矣故知爲三

教之說者欲亂吾教也非崇吾教也而崇吾教者當先正其爲亂吾教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謂之異端耳非可以爲教也吾儒而樂談三教是與於二氏之甚者也名教之罪人也

魏環極曰凡醫不明望問問切之道不察寒燠溫凉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血氣之症不分老少新久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通變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加減實實不知而不得不任意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幾經効驗而始刋於書中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

孫鍾元曰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槃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见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者良可浩嘆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作石犀五

頭以厭水怪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杜甫作石犀行石犀行自註云是年無霖雨水不損戶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吳越淫祠幾與民祠交半錯處我欲盡毀而愚俗震駭聊托于此幸後之大力賢人有以救之也其詩曰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一解竟不知李冰刻犀牛是何意亦竟不知此犀牛定是李冰刻否若謂厭鎮江水則江水天然東流殊非犀牛之能天生二字妙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二解蜀人矜誇聖聽動云千年家禍今不先不後恰是今年漂損戶口竟不知千年之神靈忽不驗於今耶亦不卸蜀人妄誇神靈實則千年中關漂損之事時復有之總之只據見事神巳無辨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叅人謀○三解畢竟呼號衆力刊木只石高築堤防以救其半當清秋三字妙言今日日照于上人覩于堯明明可見不關犀牛之事何得相傳爾許神怪誑民視聽眞可痛恨也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四解舊聞五犀今年只有三犀今雖二犀後來焉知不剩二犀一犀以至無犀因戲語之爾犀卽不能經濟人事然却須自作經流

若不然者後來轉缺轉訛蜀人或又妄說奇怪我則曉然知是只被江水漂去耳犀尚自愁為水漂去然則惡能為人厭水怪哉眞乃滑稽之雄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忙○五解只二句結但見人平水土安得石厭水怪公每切有望於天下後世如將不能旦暮待者則必用安得字作結如此詩蓋了知二犀後來終成漂沒而畢竟于心不快故高呼聖人出世提天綱乎水上連取三犀投之巨浸以快耳目之前稱聖人為壯士大奇亦為其一洗惡俗禍福不惑于中故作是稱也

張考夫曰、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為不當為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耳其弊必至於見義不為事固有吉而不可為亦有凶而義決當為者君子惟義之與比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大哉言矣

呂新吾曰、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為而值可為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于舉動竟是成當隳耳孔子為政于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詹東圖曰。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蓋亦大言而已。論語首篇。四及孝弟。而普一誤再誤之言。以背太后則不孝。以忘大祖則不弟。嗚呼。半句安在。

朱勝非曰。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詞。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人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趙玉峯曰。今人高談性命。豈止老師宿儒能之。即童子操觚。命以天命之謂性題目。亦可作成文章。言下亦能了了。然孔子五十而後知天命。豈孔子知天命之難。而童子知天命之反易耶。蓋童子所知者。紙上之陳言。胸中之活套也。今之徒談者。何以異於是。

眞進曰。愚民惑於妖巫。雖官府嚴。莫之能止。海上一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於巫。巫言有厭勝於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致也。聞於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呂晚邨曰。告子遺說。至宋而忽倡。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幸有孟朱闢之力辨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此。若氏知立教至今曾未有孟朱者出。雖困知記。讀書劄記。象山學辨。閑闢錄。學蔀通辨。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屆耳。

隆慶中。吳中以狐精相駭。怪幻不一。亦多病癘。居民鳴鑼守夜。偶見一貓一鳥。無不狂叫。有道人自稱能收狐精。酬符懸之。有驗。太守命擒此道人鞫之。即以妖法剪紙爲狐精者。斃諸杖下。而妖頓止。

朱子曰。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過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慾紛起。恣意猖獗。

魏環極曰。東粵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

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要供給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好我回家供給兩個秀才代我兒子讀書雖弁語俱不經意却有悟頭

洪太白曰今士族家欲行古諸侯大宗之禮誠爲無謂然宗法不立則人罔知尊祖敬宗當如丘文莊公所云大族之家以長房主始祖之祀所謂冬至祭始祖是也而各房當自行小宗法然今鉅族之有家長族長但論行齒而不主於適

長房之宗子甚非古禮夫世有古今禮無沿革當遵時王之制而不失先王之禮意可也

叚九章曰承問初更鷄啼吉凶足下謂某將守某城時初更鷄鳴以爲荒鷄也厥地當爲丘墟亟引去而城亦遂陷竊恐今日亦類此余心不敢謂然大抵物理深遠其所以然之故非精於格物者未易窺測若執已事何異守株家語記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盡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且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子曰昨夜月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是知之及他日月離于畢而竟不雨左傳載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五月火作一如竈言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將復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夫萬物之變本於天文而天文極賾其

應尚在或然或不然之間況物之幽隱者乎且鷄之鳴也固必有感之者矣昔者孟嘗君逃秦至關關法鷄鳴出客孟嘗恐追至適其客能爲鷄鳴而群鷄鳴得逃去當其時鷄之鳴固非其時也則以人感之也秦文公得玉雞於陳倉山以爲神禮之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常以夜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祀城狀若雄雞其鳴殷殷羣雞夜鳴當是時鷄之鳴又非其時也則以物感之也今日初更鷄啼其感於人耶吾不得而

知也。其感於物耶。吾亦不得而知也。遂指爲荒鷄。不亦甚乎。或者終以某將守某城爲疑。彼謂鷄爲荒鷄。地當丘墟。夫鷄荒不荒。固不可知。而彼業已棄城去矣。城安得不陷。然則城之陷。固不陷於鷄之鳴。而陷於人之去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不足言。鷄鳴違時。又何足論乎。

伊席夫曰。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甦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故君子不愢惰於闇屋。不矯飾於廣坐。莊生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

湯潛庵奏疏畧云。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及劉猛將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

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福。借值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艶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而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民俗。如此。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毁。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革。神即降之禍殃。皆

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

敖子發曰陸象山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安能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好作聰明暨大奸大惡耳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僅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自夫斯言之出也世之庸人於凡天下之事有必至之憂叵測之禍往往以此藉口誰則肯麾杞人憂天之念哉

成我存曰余觀書册所載如拵傲而遠其跡鄙也而爲親焉義也廬墓而泣其行正也而爲名焉利也一物釋西伯其事曲也而爲君焉公也獻數州之地其言順也而非情焉私也他如國忠明祿山之反伲肖快復讐之舉公其事而私其心豈能有當於義哉

呂晩村曰天爵二字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眞實義非寓言也天位天祿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自天字不明異端橫起其最下

者造爲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爲善夫所爲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僞行善事此勸人爲惡非爲善也即使盡如袁了凡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亾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爲善者衆自漢以來爲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爲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耶

魏環極曰關侯生而爲人拒曹瞞金如土然奸人媢態心竊鄙之今爲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何猶持一陌錢以俯首堦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當羞死尚敢乞靈邀福耶至於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不受諂媚槩可知矣人亦求其爲神所取者而已

葉訒菴曰釋氏自達磨東來一花五葉隻履西歸

其神怪既足以衒流俗而其宗旨以淨智妙圓體自空寂爲言一掃從前義理而務反求默證之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於是其說重淺極妙而非復如佛之始來者不通淸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故知禪學之盛皆儒者爲之也傳奕言於太宗曰佛入中國孅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蓋唐人取經至京使僧人翻譯必使文士潤色如心經後註元奘譯于

志寧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等潤色潤色者羣集寺中某爲佛某爲阿難設爲問答一改再改取莊列之言更加幻杳而止然所據者亡莊也猶未敢顯然以周孔之言佐之也而沈溺既久恣無忌憚至有宋而益不可制矣如蘇轍註老子後序曰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其說一出軾極贊之以爲奇特而一時

程門高弟如呂大臨之論未發游酢之論歸仁楊時之從僧常總問性善謝良佐之言知覺皆不能篤於其師說以入於禪僧杲黠者也竊吾之意已動而易入也則語楊之門人張九成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不恨矣自此凡張氏所論者皆陽儒而陰釋視蘇氏之顯然以儒佛爲同者其機尤工而隱矣至陸九淵闢釋氏以爲自私自利而其學以收拾精神自

作主宰窮究磨煉一朝自省亦禪學也其弟子如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誠鏡中之見楊慈湖雙明閣上扇訟之證夜中黑幕脫去之悟一禪機也蓋南渡以前士大夫之好佛也顯不諱其爲佛南渡以後士大夫之好佛也諱其爲佛而陰主之主之既久而亦終不可掩也故西江之學禪機最淺離合出入之間使人不覺而其徒則顯然逗露矣嗚呼爲釋氏之徒者恐其說之壞常欲附於吾儒至於訶佛罵祖以巧護其

說而儒之入於釋者亦恐其說之壞至於改頭換面以自亂其宗幸而有大賢出排之甚力然而如傅奕韓愈闢之於儒佛判然之日其勢已艱有宋諸大儒闢之於儒佛混一之日其艱不更甚而其勢不更急哉

成我存曰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幾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况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况其下乎陸宣公

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出不取次年復出試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宣公藻鑒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人柰何躁急爲也聽之於命而已

趙玉峯曰學莫先於治生之說人每非之夫治生豈營營逐逐之謂哉男耕女織常勤常儉日用衣食自可不缺苟度歲月以黽勉於道方是善學若一槩置之妻啼饑兒號寒曰吾憂道不憂貧也道豈如是哉

楊君謙曰尹山許道師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其人居一室入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曄然妄見諸佛神相愚無知者深信爲佛所聚人

亦幾百數都指揮發兵收之其黨曰汝軍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皆死衛兵惑之果欲反走一卒大胆突前擒之餘皆就縛

呂晚村曰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祇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例者也騃豎每援此句以爲佞佛事魔之助造中立不闢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

不可不知。

陸稼書曰。聖學千言萬語。皆是要人篤行。知而不行。雖讀盡天下書何益。每見今人視書自書。身自身。若不相關。亚讀明道之言。不離於口。見微利輒動色。忿懲窒慾之訓。日寓於目。遇細事輒矜張。威儀不能自檢。手足不能自主。箕踞而談太極。跛倚而讀西銘。程子所謂只作一場話說。豈不可惜。是宜刻刻檢點身心。以不能變化氣質爲深恥。以負所學爲大懼。內省無疚。然後可講文章。

曹南庵曰。炎帝制醫藥。而民無夭札。顓頊命重黎。治神人。革九黎巫史之亂。而民安其居。乃知醫藥可以療人疾。而師巫之適足爲民害也。自古然矣。人以氣血爲生。以飮食起居爲養。苟失其養之之節。或內而五慾七情之傷。或外而風寒暑濕之感。氣血違和。此病所以來也。爲之診其息脉。投以方餌。或施以針熨。對症攻之。病未有不瘳者。愚人不解此理。未病之先。不知毖防。初病之時。視爲偶然。病久而不甚劇。亦忽畧而爲平常。一旦燎原莫救。轉驚轉疑。遂以爲鬼物之祟我也。而師巫之尊。竟踞上座矣。富者浪擲金錢。固無吝惜。而貧無儋石之家。脫簪珥貿衿襦。急供香火之費。嗚呼。臟腑損傷。何與於若輩之披髮呌號乎。況病之爲狀。或痰擁而譫語。或火動而狂走。或血潮而眩暈。顚迷種種變症。俱各有因。而病者認爲山魈木魅。牢執於胸中。而不可拔。師巫以此愚人。人亦以此自愚。究竟傾囊

喪財。師巫席捲以去。而病者躭延日久。殞命者不知凡幾。夫師巫之不可廢。祗古者祭祀祈禳。祓除不祥之末役耳。於岐黃盧扁之術。渺不相及也。延妖人以寄生死。不其北走而南轅乎。

黃震通判廣德。廣德俗有自嬰桎梏。自拷掠而以徼福於神者。震見一人。召問之。乃兵也。卽令自狀其罪。卒曰無有也。震曰。爾罪必多。但不敢對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

李中孚曰。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

讀矣只是上口不上身誠反而上身使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呂新吾云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書當作聖賢遺留下求富貴的本子矻矻終日誦讀惓惓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般念的經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敎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細思

量笑死愧死斯言切中吾人通病吾人所宜猛省

呂晚村曰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貲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窶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峻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鄙瑣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兄親族不如昆虫僧道矣故于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曹安曰唐呂用之以桐人書高駢姓名於胷桎梏釘之胡致堂云桐人桎梏世所謂呪阻也或見高駢之誅以爲驗彼呂用之之死又誰阻哉苟明乎理則不以此惑矣

費袞曰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女巫多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寖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之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

敗遠邇相傳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倘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敎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飲啖之斯須則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錢翌日又舉復來廟庭袒裼叫噱極口醜詆不可聞廟旁民大驚觀之者踵至少年抵神相前方祭賽羅列即舉所祀皆悉飲之以至肴餌無子遺旋俯躬如受縶者叩頭

謝過。忽黑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繙極麗。盎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人。捕治引伏。魁坐罪。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李睪曰。睪舊有一宅。高敞處。聞人不可居。每至昏暝閒。於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響。或四或五。繚繞宇內。至曉始息。先考好接士。徧訪人問其故。時有焦道士曰。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剋相滅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蓄在一隅。故成妖爾。徧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先考如其言。果妖不復作。暑自幼誌之。後有朋友言凶宅者。以此傳之。皆驗。

成我存曰。雖有聰明才智之士。必資教益而後成。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師。卽有責善輔仁樂羣之友。試觀先賢傳誌。必曰從事於某門。必曰與某某遊。則師友之際。關係生平。可不重歟。昔羅仲

素少從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李延平初見羅豫章。謂拳拳求教之心。比迫於饑寒爲更切。朱子二十四五歲。尚泛泛於釋老。及獲從愿中先生遊。遂翻然改悟。所聞益超絕。如兩程之與橫渠。晦菴之與南軒。殊方異地。而情同骨肉。志斷金石。觀其遺集。曾有一言之非切磋箴規者乎。今之學者。僅從事於章句訓詁之學。以爲師。徵逐於酒食遊戲之侶。以爲友。豈古人負笈千里聚首一堂之意哉。

高佑釲曰。京師喪家出葬。浮費最多。往往越分。集送者。張筵待之。優童歌舞於喪者之側。跳竿走馬。陳百戲於道。尤屬悖禮。

張考夫曰。近世居官惡勞。輒延幕客。書生不安貧。輒求爲幕賓。官方士行。安得不兩敗。范文正公有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必不可。由是思之。爲主者有如范文正公方可就辟。爲賓者堪爲文正師方可承辟。古人所謂相與

有成何可易易要不獨間帥爲然也

胡之采曰人有惡鴉鳴者鴉從東來避之西從南來避之北二方亦然或出門輒返竟日不出鴉或鳴牙前啐唶之使人逐之以爲不祥也嗚呼不祥之來由於天鴉奚能爲設其鳴而祥亦將逐之是逐祥也祥去而不祥者至率歸之鴉彼鴉奚罪焉天降不祥鴉知而先鳴卒逐之是逐天也天可逐乎巳未有德不能弭灾轉禍不祥莫大焉而以爲鴉實生禍何其愚也鴉亦不幸

建此人而終不能改其鳴聲將無爲鳩笑乎

呂晚村曰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任靈奇恍惚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意也鬼神非即誠即事物中運用其德則誠也

陸貞山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亦曰五王陸病甚卜者謂五聖爲祟家人請祀之陸怒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侯王而挈母妻就人家飲食者乎且挾詐取人財人道所禁何況於神此必山魈之類耳今與神約如能禍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家人咸懼至三日病稍間陸乃命僕撤廟焚其像陸竟無恙其家至今不祀五聖

魏環極曰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動言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宦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應劭曰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楊石齋疏畧曰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

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淸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妄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宋徽崇信尊奉無所不至史冊所載其跡甚明未暇詳論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勝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一皆身被誅竄家抵滅亡畢不崇佛與天尊之庇佑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至使宮闈之內修設齋醮萬乘之尊親蒞

壇場上惑宸聽下誑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能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刼殺戮彼能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况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根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其爲聖德之累非小非止虧損聖化耗蠹

民財而已

熊敬修曰有謂晦翁言伊川恭某僧有得反竊其說以爲洛學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片言隻字自竺典中來者耶伊川斷不取佛說晦翁亦決無此言殆好事者爲此論以自解免爾

葉少蘊曰唐人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爲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媼者謂小

孤爲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然托論亦不當如此

呂晩村曰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潙汭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愼獨之所必謹於此得手其餘更無難治矣

成我存曰先儒有言云時俗之病壞於先人者爲

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雖欲加以好水亦甚費力彼父督其子兄勗其弟師誨其徒先達導其後輩無非圖溫飽占便利廣田宅飾輿馬趨勢競富之故智苟非洗去其舊染之汚打疊乾淨俾知其所習見習聞者皆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如醉初醒如痳始覺翻然悔悟而後思有以易之驟語以求聖人之事豈可得乎哉猶之病患積滯必須寻以硝黃之劑消除淨盡乃可漸加補益徐理元氣矣

呂新吾曰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卧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箇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

薛文清公曰聖賢之書統體純粹而不襍諸子之言襍駁中亦有純粹者節取焉可也

葉訒菴曰人情好逸而惡勞大爲之防猶且日甚而況與之以可逸之途乎而或者不知大體謂佛者是天下之大養濟院也何其不考於古乎

古之孤獨矜寡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也雖窮老癈疾猶不使之無所事事而坐耗天下之財力而可使少壯聰明之民無所事事而以養濟院處之乎又可以無具焉使吾民皆無失所而幸有佛寺者以陰爲國家立一養濟院乎

李之彥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也者友其德也當親寄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

義也自夫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餟追隨有無周濟穢言相謔衒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隷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攖拂而取疏遠故隨事苟徇而覘親寄乘其父子之睚眦即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閱墻即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即導之以不琴不瑟謬引古人眩亂是非指鹿爲馬野鳥爲鸞背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耻者必浩然而去所友

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

呂原明曰孝子事親須時時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周舉爲幷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亾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解而俗易

呂晚村曰五倫者無論衰亂之時悖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嘗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倫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善知識高座

僧俗禮拜於下叢林分職辦務陞黜賞罰淸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即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徧參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眞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即眞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陸稼書曰余嘗閱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致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掃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孔孟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病正由見聞未廣善惡

未明耳掃見聞掃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溪海門之徒決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間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

魏石生曰癸巳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地震次日或告予曰昨夜地動予曰地不能動是天動爾或不解予曰地之下皆天也地之中皆天也非天動而何或乃釋然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如何術士具述其妙以爲世莫有遇之者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貺及於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僊福不易吾閱人多矣僊風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爲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僊福君爲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日

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於扇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慙而去

鄭省齋曰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壅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瑣瑣迂怪之徒尚莫遁於造言亂民之刑烏得而欺侮之

成我存曰古之硜硜小人即今之號爲君子者不遠也其曰言必信行必果這是何等人品吾儒若爲君子尚不及古之小人反躬得無愧乎廬山之麓有老儒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講道了翁曰吾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烏乎講哉他日陽明聞之嘆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便儇狡利去道遠陸子靜曰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議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由此以觀巧僞之不如拙誠明矣

或問呂晩村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是義利之閒朱子曰此猶是第二着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其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驗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

熊敬修曰愚按陽明一出諱良知者盈天下而議良知者亦盈天下議之者曰禪也談之者曰聖也紛紛呶呶無虛日矣嗚呼抑何弗考也陽明之言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又曰無善無不吾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告子爲諱也其答陸元靜書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又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佛氏爲諱也陽明不勝其好高立異之念而名位勢力遠足以動人遂不憚以身樹禪門之幟顯然與鄒魯洛閩爲敵而畧無所忌憚其徒又從而贊鼓震盪於其間若龍溪、緒山、心齋、海門、雙江、大洲輩齊唱宗風變怪百出口口良知口口菩提正覺方傲然以棒喝爲得意而又奚知所諱乎迨天泉一証擧世若狂滿街聖人一切不礙乎無善無惡四字儒耶釋耶此不待辨而知之者也旣乃人心不死剝後有復有識者起而攻之卽其徒亦或擧而疑之矣陽明知衆論之不我與而已說之不足以行遠也於是有晩年定論之作亦其計無復之

聊以塗飾斯人之耳目而已而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則又立爲三教一家之說以附和之名爲渾同爲調停實則竄入尼山之室而據其座也自時厥後人人儒也而實人人釋也名爲三教實惟有佛爾蓋自有明正嘉而降百餘年間斯文一大爲淪晦焉今其餘焰尚未熄也嗚呼豈可不爲之寒心乎哉

魏環極曰居官者何嘗不擇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戊午興商以戊午亾非明驗乎

賀季眞以寶珠與賣藥王老求黃白術王卽以珠易餅與賀其食賀惜其輕棄王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彼異教亦能如是

高陸石曰儒者雖無補救世道之權而不可無補救世道之心尤不可無補救世道之言蓋言出

而辨異端闢邪說使先聖之道明後學知所歸是亦聖人之徒也

魏石生曰道者人之所以爲性學者人之所以爲人也自明之末季有李卓吾者別以道學先生之名而辱詈之訕笑之後生小子效尤以爲高脫夫宋之攻道學猶加之以僞字彼雖戕害君子不敢抹殺道與學也今直曰道學先生便是迂闊無用之人則彼生所道者何道所學者何學耶聖王在上欲治天下擧大儒以興禮義起敎化則排擯正學之人必宜先加流放之典庶人心正而賢者得伸其志矣

丘光庭曰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爲龍吟雲起虎嘯風生者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與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居知雨是也

趙玉峯曰聲色貨利不是一切去盡方是天理止要得其正卽是天理

袁氏世範曰操履及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蓋操履自是吾人當得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造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爲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貴智慧而多貧窮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自無怨天尤人之事古人謂生死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便是樂天知命之學

熊敬修曰聖賢之所爲數也何爲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爲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矣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尚書禹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蓍卜爻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擧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行而下之皆十二與三十

之數迭爲用者也雖其爲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於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末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談不足挂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多假托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言以神奇其說小之謀利餬口大

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畧無忌憚而無知不遑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鶩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如張角方臘劉福通之階亂皆出是也嗚呼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間無窮之禍莫大之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於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之為天下後世明告也

程文憲曰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

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即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有日者謁王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有個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算數乎

陸稼書答范彪西書曰來札中惓惓指示不欲以荀楊比王陳則尚有不能無疑者故再瀆陳之來札云荀楊之黜祀在品行而不在著述即使法言與論語並美豈掩其莽大夫三字至哉斯言矣然品行固不可不重而著述亦不得獨輕荀卿未嘗為莽大夫也正以性惡一論遂不得厠于諸儒之列孰謂著述可以任意耶今以朱子之昌明正學而陽明指之為楊墨詆之為洪水猛獸顛倒其中晚之年使天下盡廢其書而

獨特其所謂良知其視荀卿性惡之論為何如耶弟前札云大黃附子自非加之法製豈可入藥夫法製猶可人藥者如荀卿之論兵要論軍制亦得見採干綱目特不用其性惡之說耳若就性惡一論言之則直無處可用雖欲為荀卿解不可得矣今先生若欲採王陳之長而去其短固無不可牛溲馬浡猶見收於良醫而况王陳乎若便為從祀不可議直於程朱大儒等而視之則是謂牛溲馬浡可與旨酒嘉殽登八棻

裴嘉賓也有是理歟來扎又云孫鍾元述陳蓬
玄之言曰建安末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
江末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建安姚江雖不
可並重亦可謂識變化之方不佞則又有說焉
建安之學補洩備矣偏于窮理者則洩之以主
敬偏于主敬者則洩之以窮理何病之足患耶
建安末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則亦以建安
洩之而已何以姚江爲哉以建安姚江交相濟
爲識變化則是孔子當與佛老交相濟孟子當
與楊墨交相濟也可乎假使天下無楊墨無佛
老則孔孟之道豈便不可行乎噫必不然矣閱
理學備考中嘗採學蔀通辨之言此書辨陽明
病痛至明至悉先生旣有取焉則此中是非固
是分明矣特不欲過毁前賢開天下輕薄之門
耳此意誠厚然弟非好毁人者也況敢毁前賢
乎顧恐是非淆混則學者悞入荆棘私心有所
不忍故不敢隱其所見每言及此不覺諄諄爲
人道之識淺言疎固所不免伏祈先生勿吝切

琢是禱

詹東園曰孟敏墮甑不顧於釋氏空諸所有告子
勿求於氣近之矣若以論儒者墮甑必追已不
慎而咎致墮之非能忍心不一顧耶昔程伯子
有金墮水淡加歎惜或問何故曰以有用之物
乃置無用之地故爲惜耳惟如此乃見人心本
眞彼不顧者終而成之善則爲萬法俱空不則
棄禮滅法

張考夫曰延師敎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
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
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等浮薄少年爲之且未
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以前此等爲人
子弟尚將見黜於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
十者卽以爲老蘧過時而鄙棄之父見之敎如
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衰乎

呂晚村曰天卽理也命卽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
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
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

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竊其旨
造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魏環極曰人得一器曰何代器得一畫曰何代畫
以是博古可笑之古聖傳來混沌心任其澆漓
上祖傳來忠厚風任其斲削是謂反古之道
冉永光曰命者理爲主而數寓其中非數與理相
衡而無軒輊於其間也世俗以人生年月日時
干支八字爲命專言數矣豈足盡命之實乎故
主理而兼數以言命者君子也遺理而專主數
以言命者術士也術士之說行而君子尠矣予
博覩當世大抵有三失焉一謂數固有定而我
以積善爲之轉移可得種種福報若然則從來
聖賢可以常存而上世風淳比屋可封人盡富
貴壽考無有貧賤夭札者矣此其說失之矯也
賢知之過也一謂數既有定非我所能轉移福
至則安生而獲禍來亦引領而受若然則聖賢
之修身盡道皆爲多事而庸夫之昏惰偷生如
醉如夢反爲解脫矣此其說失之卑也愚不肖

之不及也而其甚者謂數何足以限我天下之
高名厚利我但施其權力智計而無不得見有
可趨奪人而專之已見有可避全巳而歸於人
此小人之尤不足齒者君子未嘗過也以爲吾
弟爲善而非敢爭權於造物也亦未嘗不及也
以爲吾弟爲善而非可讓能於造物也若不知
有命而權力智計是逞者君子去之霄壤遠矣
蓋君子言命主理而兼數固如是也了凡以皇
極之數爲命始而安之則愚不肖之不及也既
而奮焉思有以移易之則又賢知之過也安命
可也安命不爲善不可也奮而爲善可也爲善
而冀移易乎命不可也此其失無可解也而予
尤怪了凡惑於數異端因得售其術竟陷溺其
中而不返也夫談數者以衆人而符於甲爽於
乙以一人而符於前爽於後其常也孔生談皇
極數固有驗豈無一爽者乎了凡值前塗之將
窮計無復之舉以告雲谷雲谷僧之黠者也知
孔生之談數未必皆驗故爲樹勉之語謂積德

行善○命自我立○其將來與孔生之數符也○則委咎於爲善之未篤也○與孔生之數爽也○則致慶於爲善之有功也○此異端誑誘庸夫之故智○而了凡不之覺○及其科名子息壽考得諸望外○不知孔生之數不驗○而惟信雲谷之言有徵也○斯不亦陷溺實深乎○當其爲善也○禮佛懺罪持呪書符○是以儒者之身○而爲釋氏之行也○其立說也○中心信奉○刊布海宇○是以儒者之口而振釋氏之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了凡之謂矣○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數固不違○理亦應爾○了凡謂爲善而獲福報○固主理而兼乎數者也○予曰非也○君子但知吾有爲善之理○而不計○善有得福之理○積善餘慶○不期而然○豈人力所○可倖邀乎○了凡言福報如持佐券而索償人心○橫發道心不生○君子不謂之善也○而何主理之云○或又曰言數者祖於易○易不爲趨吉邀凶設乎○予曰聖人作易以前民用○昭示乎吉凶悔咎之象○使人致其恐懼修省○所以剖天人之秘○而啓誠敬之扃也○觀伊川作傳○所言皆理矣○獨數哉○故讀易而知恐懼修省○以期寡過○即爲修身順受之實○理與數兩得之○了凡以求福爲立命○理與數兩失之紳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吾取而折衷焉○

魏石生曰○沈氏弋說云○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情○不過慮粧貲艱於措置耳○與其從厚○不如從薄○吳隱之之嫁女可師也○

葉秉敬曰解大紳洪武中上封事云治曆明時○授

以下原缺